

懵然无知

—

一望可知，这是那种托了熟人走了关系楞充门面的招待会。专供国宾出入的富丽堂皇的大厅挤质彬彬面带菜色的男女知识分子。很多人的行头不齐，譬如西服虽很笔挺但领带却又艳又俗，非土穿了贵重我的长裙脖子上的项链却是假珠子。

他们徜徉在一溜长之间，端很精致的餐盘耐心地选择能填饱肚子味道又不太差菜，令人同情的是，他们选择的余地不大。大厅上方挂着一条大红横幅，上面用别缀着一行字：《大众生活》杂志创刊三十五周年纪外设酒会。

人人都在交谈，低笑、相互引荐，大厅像个巨大的蜂巢嗡嗡作响。李东宝和戈玲胸前佩戴写有“嘉宾”字样的绸条混迹其中，边吃边喝四下张望。一个仪表堂堂的中年男子，手端酒杯，站在人群中不动声色打量来往起动的的人。远处响起几声零星的掌声，一个老先生走上虚设已久的讲台，站在麦克风有前，咳嗽了几声。

人他参差扭脸看他一眼，继续围成一个个小圈子交谈。

老先生摸出眼镜戴上，旁若无人慢条斯理地用微弱的声音念稿：“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各位朋友、各位同志、女士们、先生们……”“他说说什么？”李东宝问戈玲。

“我听不清。”“以及到场和正在进场的所有有关人员和家属，你们……”老先生翻了一页稿，拉长声音继续念：“——好！今天，能请到各位领导、各位国仁、各位朋友、各位同志……”

“嘿，嘿，你瞧，那是焦能。”李东宝一脸兴奋。

“哪儿呢？”戈玲外转头，找着目标。在那不嘛，大背头穿中式对襟袄，旁边还带一‘洒蜜’。”李东宝指给戈玲看。

“那是谁？跟他一起走满脸笑侃侃而谈的？”戈玲伸着脖子问。“刘震云呵，这你都不认识。”

“啧啧，这名人来。《大众生活》真有两下子。”

中年男子走到他们身旁，叉起一片冷火腿肉放入嘴里。

李东宝感叹：“什么时候咱们《人间指南》也能到三十五周年呵。咱们也开这么一个酒会，把各路名人请来撮一顿，一通意祝贺，时报报发消息，多风光！”

“也快，”戈玲认真地说，“三十五年也就是弹指一挥间。”

“不过，再怎么咱也对能跟大家《大众生活》比，人家影响多大呀，发行好几百万，到咱们周年，凭咱们这点影响，请人家没准还不来呢，赏咱脸。”

“就是，到时候让不让咱庆贺都不一定——不够级别。”

鬍鬚男子也眼瞧了一下身边这一男一女，把嘴里嚼烂的火腿一口咽下。这时，门口响起一片掌声，正在吃喝的人们纷纷掉脸去看。一个拄着拐棍，行动迟缓，一脸褐斑的老人在一群年轻男女的簇拥下步入大厅，老人脸上毫无表情。

“谁呀谁呀？这是谁呀？”李东宝着急地问身边素不相识的女人。那女子望着老人发呆：“等等，等等，这名字都到嘴边了就是说不出来来。”中年

男子看看四周杂乱的人流，整整领带晃晃头，浮起一脸训练有素的微笑，转脸面对李东宝，殷勤相问：

“二位是《人间指南》编辑部的。怎么样？还满意么？”

李东宝一怔，马上笑道：“满意，满意。”

“我叫何必，是《大众生活》编辑部主任。”中用男子说着从上衣来袋掏出一张名片递过去，在这是我名片，我很高兴认识你们。”李东宝右手与中年握手，左手接过名片，歪头看，笑道：“谢谢，对不起，我的名片忘带了。我叫李东宝，这是我的同事戈玲。”“你好。”何必矜持地与戈玲握手。

“你的名片也忘带吧？”李东宝问戈玲。“当然，真抱歉。”戈玲笑说。

没关系，我们已经认识了，可以到那边坐坐吗？”何必往墙边的一排沙发一摊掌。“好的。”李东宝放下餐盘。

“可以拿过去嘛，”何必笑说，“边吃边谈。”

三人依次于沙发上坐下，何必道：

“我妻子和女儿贵刊的忠实读者。有时我也翻翻，很有意思。”“哪里哪里，”李东宝极表谦逊，要论良师益友，贵刊才是首屈一指。”戈玲也一本正经地对何必说：“我爱人和孩子也常看你的刊物，睡前必读，堪称忠实读者。”

“过奖，过奖。”“真的。”李东宝道，“我爸爸都不识字，也逢人必夸《大众生活》，健康有趣。”“彼此彼此。”“客气客气。”何必皱眉头：“客套话少说吧，咱们还是谈正事要紧。”

“对对，咱们文艺界自己再互相吹捧就不好了。”李东宝诚恳地望着何必。“谈正事谈正事。”

戈玲不解地问东宝：“什么正事呵？”

李东宝转问何必：“什么正事呵？”

“哦，是这样的。”何必递给李东宝一支烟，自己点燃一支，若有所思地说：“再过两个月，就到‘六一’儿童节了。”“两个月另三天。”李东宝冲何必嫣然一笑。

何必看他一眼，掸掸烟灰继续说：“孩子嘛，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一年就那么一个节，咱们当大人的平时不管可以，到节了总得想着为孩子们办点事，你说对吧？”

“嗯嗯，你说。”李东宝一拳托腮神贯注盯着何必。

“孩子在盼了一冬一春了，总得他们献份厚不负期望。可你说现在孩子缺什么？都那么幸福，给吃的？玩的？”

“这个没什么必要。”李东宝认真想了想，点着烟说：“他们都学自个家长轮着咱们插一杠子。”

“咱们文化人能给小朋友的，也就是一片爱我”戈玲说，“我们早安排了，准备组一批各戈寄语小朋友的稿。”

“轻了。”何必注视着戈玲，缓缓吐出一口烟，全吹在戈玲脸上。戈玲霍的后缩，挥手赶烟。

“除贵之外，还设专栏介绍各时商场具柜台的新品种。”李东宝足足吸了一大口烟，全喷到何先生脸上，询问：“感觉如何？”何必连连咳着道：“还是轻、薄，不足以表达咱们的爱心无限。”李东宝说：“到那天我们还准备给大人放假，他们回去和自己家的小朋友碰头。年轻，家里没小朋友的，统统到孤儿院讲故事……”何必使劲摇头，眼镜差点下来，不行！这都不够！多数小朋友还是感受不到咱们的温暖。”

“那你说怎么办？你儿童节打算干嘛？”戈玲有些不耐烦了，“这也轻了，那也不行了，你倒是把行的说出来让我们听听！”“办晚会！何必老憋地憋出这三个字，一脸得意。我告你们，我们《大众生活》编辑祜部救汉的‘六一’那天为台市小朋友搞一台晚会，晚会的主题就是‘快成长’或‘我和祖国一齐长’最后名称用个还没定，反正，是这个意思。”

“不矛盾，用哪个您那意思都清楚。”李东宝点头称是，“好想法，我支持。”何必眉飞色舞，比手划脚：“整个晚会都用小演员，儿童演位儿童看，台上台下天真烂漫，百花争艳，广告宣传、电视转播、再请到十位退休的国家领导人，搞他个普天同庆，老少皆宜。”“太好了，这么着才像个过节样子。李东宝被何必的描绘深深吸引。戈玲也很兴奋：“对小朋友到时候不定高兴成什么样呢。”

“好不好？”何必问二人。

“好！”二人同声回答。

“愿不愿意一起干？”“什么？”李东宝没听清。

“我们准备，我们希望贵刊和我们共同主办这一盛会。”何必终于亮了本意。他目光炯炯地盯着李东宝和戈玲。

须臾，戈玲开腔：“好是好，可是……”

李东宝接上来说，“这我，当然很高兴很荣幸。可是……你知道，外面传我们赚了多少钱，其实，没那回事，上一期我们就赔不……”“等一等。”何必拍了拍李东宝膝盖，站起来。

刚念完稿的老先生从台上下来，走过这里，疲惫而孤独。

何必迎上去，恭敬地打招呼：“胡老，我们正在谈着呢。”

胡老愣了一下，看了看他：“啊？哦，你们谈你们谈。”说完走开。何必又庄重地坐回沙发，问李东宝：“你刚才说什么？”

“我们说，说……”“说包里没这笔钱。”戈玲干脆打断他。

“啊哈，你们太见外了。”何必呵呵笑起来，随之豪爽地一挥手，“不要你们掏钱，一个子儿都不用，只要你们同意以你们的来义共同主办这台晚会。”

“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李东宝忙问：“费用你在全包了？”“还是年轻呵你。”何必一副前辈的语气，笑问：“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文化人自个掏腰包办文化上的事？都是掘别人的口袋、有的是乐于附庸风雅的人，实话告诉你，晚会的赞助我们已经全落实了，现在只要你们一句话，愿意不愿意参加进来。”“你说呢，”东宝看戈玲。

何必看出他们犹豫，又说：“还有其它好好处，目前拉到的赞助已经超过了预算，用不了。就是说，热热闹闹办完了事，大家还能分点。”“这倒不错呵，”李东宝先动了心，“不出钱不费力、又扬名又风光最后还能有进项。”“可这事也太好了，好得都悬了。”戈玲道：“这年头有这种好事么？我可是头一回碰见。”

“对生活失去信心了吧？不相信这世界上还有善良了吧？”何必道，“也难怪，这资产阶级自由化把人的思想都搞乱了，什么理想，信仰，高尚的情操都没人信。我不怪你们，年轻人嘛，容易摇摆。这么着吧，你们回去好好想想，前后左右都想到了，要是觉得有问题就算了，要是觉得可以干，就按名片上的号码给我打个电话。我给你们几天考虑，好好想想，你们会损失什么。”何必起身和二人道别：“那边还有些可能性需要我去招呼，失陪了。”

他满面春风地走到大厅门口，与每一个准备离去的客人握手告别，亲切致谢，俨然一个热情周到的主人。

二

“想不出我们会损失什么。不用咱们出一分钱，干的又不是什么缺德事，他们能怎么坑咱们？”

次日上午，许可东宝在编辑部里大声对同事们说。

于德利第一个表示：“我看可以干，只要咱们咬住牙一分钱不拿，那就谁也不怕，什么套儿也套不到咱们脑袋瓜儿上。”

戈玲从桌上抬起头：“我就是不明白这么好的事，他们干嘛对拉上咱们？没咱们也一样子干？光咋牵着别人一起患难的没听说戈告着旁人一同享福的。”

“还不看上的咱们这块牌子？”李东宝说，“说明咱们在群众中还是有一定影响和号召力的。”

“就是。”于德利赞同，“连《大众生活》这样的大刊物都希望和咱们一起办活动，正好咱借借它的光。”

“东宝，”牛大姐示意他过来，小声问他：“你说的这个人真是《大众生活》的？现在骗子可多了。”

“这个没问题，”戈玲道，“我们看了他名片，再说我们谈时胡老也在场。”刘书友凑过来：“他们不会拉来钱跑了？活动也不办了，一屁股账推到我们身上。”

于德利十分不屑：“我说老刘，怎么把人想得那么坏？”

李东宝说：“他们能跑哪儿去，不会的不会的，都是有组织的人。”“我看，还是等老陈回来再决定吧。”刘书友道，“不是我把谁都往坏处想，而是现实要求我们多个心眼儿。”

如果领导同意了，将来即使发生了问题。责任也清楚。”

牛大姐沉思点点头。李东宝道：“能发生什么问题我就不懂！前面都讲了，咱们什么也不用出，既然不付出何来损失？”

牛大姐也觉得有理。戈玲插话：“老陈还要两星期才能办完他妈的丧事回来，等他回来，只怕就来不及了。”

于德利道：“我可知道中国的事为什么难办了，都怕负责。明摆着的好事不敢决定，都怕担风险。这么着吧，这事我负责、出了漏子我顶着。牛大姐，把编辑部的章给我，这几天的代理老陈的主编职务。”

他说着就过来拉牛大姐的桌子抽屉找章。

“别闹，别闹。”牛大姐一边用身体护住抽屉，拨拉于德利的手，同时对李东宝说：“在我看这事这么办，东宝，你叫他们来当面谈谈，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可以答应他们合办这台晚会，毕竟也是好事嘛。”

“让他们一定要把钱汇入咱们账号，由咱们管理开支。”刘书友提醒。“你瞧瞧你瞧瞧，这是谁又惦谁着占人家便宜了。”于德利指着他说。李东宝到一边去拨电话，看着何必的名片开口道：

“《大众生活》么？请找下何必同志，我是《人间指南》编辑部，我姓李……老何么？我是《人间指南》，小李，你好你好……嗯，我们领导基本同意了，希望您能来谈一下，我的领导还想了解一些情况……”

牛大姐在一旁插话：“慢，东宝，我想我们还是去他那儿谈，亲自去看看，问他行不行？”

“喂，老何，我们头儿刚才说了，希望能去您那儿谈，您看……没问题？太好了。你什么时候去好……下午？”

李东宝回头看牛大姐，牛大姐点点头认可。

“好，那就下午。可以……不不，别麻烦你们了，我们自己去……一定要接？那好那好，下午两点我们等着……再见。下午见。”李东宝放下电话，向牛大姐说，“下午两点，他们来个面包。”“正好，咱们都去看看。”牛大姐说。

三

除了于德利临时有事去不了，编辑部这几个都上了那辆乳白色的面包车。汽车飞快地向城西开去，经过一幢挂着《大众生活》杂志社牌子楼门口，李东宝指着那块牌子喊：“过了过了。”

“不到编辑部去。”何必笑说，“我们去招待所，让你们见晚会剧的人。”汽车在一个部队招待所的楼前停下，一干人下了车，在何必的引导下进了楼。刚上二楼梯，迎面就看见一幅大招牌：“六一”晚会筹备组《大众生活》，杂志社主办。一个粗大、醒目的红箭头直指里边的一排房间。走廊里不时有浓妆艳抹的女郎走过，都笑着与何必打招呼。“这些人都是晚会剧组的”李东宝问。

“是，演员已经集中了，投入排练，否则就来不及了。”何必回答。戈玲看一个烫着发、年龄不过十一、二岁的女孩骄矜地走过，不禁问：“这些孩子这么小，她们不上课了？”

“哦，这些小演员都是三好学生，将来直接保送上大学。”何必笑眯眯推开一扇房门，躬身道：“请。”

大家鱼贯进了房间。一个穿美国兵毛外套、戴巴雷帽，满脸深沉叼着根黑雪茄的大胡子男子站起来，严归地望着他们。

“这是我们晚会的导演，江湖，江导！”何必为双方介绍，“这几位是《人间指南》的同志。”

江导声音洪亮，带着胸腔共鸣：“你们好，去吧。”自己先坐下了。大家分头坐在两张床上，或倚或靠。

“江导，您这名字听着很熟嘛。”李东宝说。

“江导是我国著名导演，导过很多好片子。”何必说。

“是么？都导过什么呀？”戈玲感兴趣地问。

何必替江导回答：“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老《南征北战》……”“啊，这些是您导的？”戈玲吃了一惊，十分敬仰地看江导，“太荣幸了。”“不值一提，”江导谦虚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您可别这么说，”戈玲道，“我小时候最爱看您的东西了，起码看了不下一百遍。”“我也是。”李东宝说。“那些年就看别的大地距今已然二十年了，”他问戈玲。艾玲尊敬地问江导：“您今年高寿，”江导避开戈玲的注视：“还行吧，身子骨还硬朗，那会，L我也年轻，拍不好，瞎拍。”李东宝不同意：“您可真不是瞎拍，您那批片子可真是教育一代人。”“我说咱别老提我当年干的事儿了。”江导一本正经的说我这人不爱听恭维话，特别是过去的事，那只能说明我过去，我还有现在呢，我还有将来呢。”“好好。说现在说现在的，李东宝道，，您怎么着也关心起孩子来了，”“是啊，全社会都在关心下一代，我也得跟上形势，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吧。”江导说。，对对，要说孩子也怪可怜的，打铃铛之后只认识变形金刚了。”戈玲说。可不，不

能让儿童就认外国玩具，咱不关心行么？‘六一，节怎么得让孩子们乐乐。”江导道。何必插话：“江导为了孩子可没少费脑子那真是，变着法儿，什么点子都想到了，机关算尽。”

他走到一边掀起一个黑布罩：“你们看。”

大家围上去看，桌子上搁着一个用木板、木棍、莹光和小手电绑粘的舞台模型。牛大姐先称赞：“真不赖，这是哪个小孩跟这儿玩过家家搭的？”“没错，江导为搭这个……干嘛过家家呀？”何必解释。“是江导精心搭的晚会模型。怎么样，巧夺天工吧？江导，你给他们说说你的设想，这些人嘞看说起来也是文化人，其实还真没见过什么。”“江导，说说，让我们也长见识。”李东宝道。

“对，让我到先高兴高兴，”戈玲道，“其实我们也跟孩子似的。”刘书友说：“嘞看岁数不小，有一颗童心。”

江导笑了笑，走到模型前拿起一根小棍指着讲解给大家听：这儿，好比是那体育馆，这是那台子，宦光名打在台子上。演员都埋伏在锌子四周，前后左右一个角一组，我雕塑状，剪影，剪影懂么？”李东宝：“知道知道，就是大概齐，四周有个边儿。”

戈玲：“影影绰绰。”对以是这意思，让他们影绰着，成这几灯钉给谁就给我活起来，唱呵，跳呵都看他。唱完，灯灭，再给的剪影着。”

“噢——”众人齐叹。

“再一开灯，打着谁谁唱，依次下去倒区回地中间花插着主持人的抒情解说词。”江导住住了看大家：“追求个什么效果呢？神话般的，着了魔似的……”“鬼鬼祟祟的。”李东宝聪明地为江做注脚，“小孩子地喜欢恐怖，越害怕越爱看。”

“不会吓着孩子吧？”牛大姐有些担心。

李东宝说：“不会。我小时候就爱看这式的。您想呵，全场都是黑的小台上那一点亮，多刺激！什么作动作都瞧不见——江导，你真抓住孩子心理了。”

“太捧真有想法。”戈玲着迷地说，到时候给我也弄张票，让我也受受惊，好久都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

“那没问题，票有。”江导继续说：“我准备把孩子们熟悉的妖魔鬼怪全派去。猪八戒藏台阶下大灰狼蹲左边角，摘他二十几个小狐狸一边看台撒一窝，再派几个黑猫警长，瞧吧，那天准热闹。”“肯定！要是没有几个尿裤子的我白说。李东宝歪头一拱手，“江导，我先代孩子们谢谢你了，你能想到从小培养孩子的胆量，有胆识呵！”“别忙谢，我是无功不受禄。那天真能达到目的再谢不迟！”“刘书友煞有介事地人员着模型道：“这块空地儿留着干嘛，这么大一片，不利用可惜了。”

“噢，”江导瞧了一眼道，“这儿我准备弄个喷泉，激光音乐喷泉，安七、八个小喷子，配上松井进村的音乐，哗哗天喷。前排的小朋友都让他们带个伞，雨中看演出，多有诗意——简直他妈的绝了！”

江导扔了棍，走向原位坐下，大刺刺地抽烟。

大家意犹未尽地散开，各回位互相交换着兴奋的眼神儿。

“怎么样，大家觉得这一夜还行吧？”

“太行了！”李东宝说，“凡地敢去的终身难忘。”

戈玲道：“还真是，妖魔鬼怪天灾人祸都剂了。”

刘书友感叹：“都说年轻人有我想法，这中年以上的真要开动脑筋也不含糊。”姜还得说是老的辣。”牛大姐问何必：“你们这台晚会歌曲的曲目都定了没有？”“这您放心。”江导说，“全部健康有益。大灰狼小狐狸都不许开口，开口就是阿童一休和唐老鸭唐先生。”

“还有一些小英雄。”何必补充，“卖报的，划船的，听妈妈讲故事，以及放牛的王二小。”

“这点我们比你们慎重。”江导说，“孩子嘛，就是一团泥巴，成什么样儿都得看咱们怎么拄。”

“对了，还有。”何必问牛大姐，“您是负责人。”

“对对，她是我们负责的牛大姐。”李东宝说。

何必起身鞠了一躬：“牛大姐，您还得准备一两分钟的发言，晚会开始前跟小朋友托咐托咐。”“哟，我可不会说话，当着那么些人我说什么呀？”牛大姐连连摆手。“您大姐您不会跟小朋友说话？”何必道“祝小朋友好啊，长大了做贡献啊，这还能没词儿了。”

牛大姐笑道：“真是没词，还得回去准备。”

“是得准备准备，别说冒喽。”江导说，“我这主人晚会都掐点工，到点不管完没完我掐。谁住，电台播音员播音速度是一分钟一百八十字。您就想好三百六十个该说的字，一个字也别多说。”戈玲笑道：“全看你的牛大姐。”

牛大姐迫不及待地起身：“不早了，我看咱们是不是该回去了，江导很忙，让他们忙吧。”

“吃完饭再走。”何必连忙挽留。

“饭就不吃了吧，太麻烦了。”牛大姐问大家吃，还吃么？”

“不麻烦。”江导说，“反正我们也要吃，添几筷子罢了。”

“那就吃！”李东宝说，“既然咱们也是主办单位，吃也等于是吃自己了。”

“对了，老何。”牛大姐想起什么，“自我们两家是不是要签一个协议书之类的东西？”

何必道：“不必那么繁琐，我们双方负责人都在，都点头，以后晚会筹备活动都以我到双方的名义进行就是了。”

刘书友：“你们外边那块招牌我认为应该上晚会由《人间指南》共同主办。”何必：“给你们留着地方呢，我这就叫人写上仿宋还是狂草？”

就“行草吧，狂草遒劲！”牛大姐说。

“怎么样？把你们放前头了。”何必咬着牙签剔牙说。

一群人酒足饭饱，一人叼着根牙签围在二楼楼梯口看添了《人间指南》新字样招牌。

牛大姐满意说：“不错不错。”

一群人返身下楼，何必跟着牛大姐道：“牛老师，回头有些合同、通知什么的你们还什么拿到编辑部去，我给你盖的是了。”牛大姐头也的回地说：“可以可以，回头你或派人把需要盖章的合同什么的拿到编辑部去，我给你盖就是了。”

“别忙起，”何必站们叫剧组的小伙子：“你搬几箱沁可乐什么给他们带走。”“不用了，您太客气了。”牛大姐道。

四

牛大姐专心致志地趴在桌上又写又画，嘴里还念念有词。

牛大姐说：“哎，我的发言稿拟出一半了，念给你们听听，看看效果如

何。”她清嗓子。“等等！”刘书友起身从墙角的两箱“可乐”中拿出几瓶递给牛大姐：“润润嗓子。”又给了李东宝、戈玲一人一瓶：“都喝。”牛大姐把“可乐”放到一边，认真地念：“亲爱的小朋友们……”“七个字。”李东宝用牙咬牙瓶盖。

亲爱的小朋友们首先让我代表《人间指南》编辑部的全体同志，祝大家快乐。”三十一个字，戈玲喝了口“可乐”道。

“孩子们，你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我们的未来，共产主义的重任要落在你们这一代肩上，今天，你们是小草，明天你们就是栋梁。你们要想想，多想想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那是多少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今天，你们坐不这里享受着祖国的雨露滋润，幸福地过。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小朋友过不上节，挨打受饿，流血流泪，你们任重而道远啊！多少人眼巴巴地看着你们呢呵……多少字？”

“整一百八十字。”李东宝说，“加上语气助词。”

往下就没词了。”牛大姐放下棍子，“一拐就拐回‘任重道远，上，思路打不开。’，我有词，”戈玲对牛大姐说声“我说你记下来，后一分钟可以光祝福小朋友们，祝大家身体好！学习好！功课好！劳动好！团结好……”

“大人好！老师好！全家好！谁都好——这混不过一分钟呵。”李东宝说。

“真是的。”戈玲道，平时那么多词儿都哪儿去了？说正经的全行了，一分钟谁倒英雄汉。”

“其实很简单，来刘书友喝光了一瓶可乐，看看空瓶底儿说，“播音速度可以适当放慢，按广告那个速度，再加一点哼呀呀哟的，两分钟没问题。”

“你别说，老刘说的还真不失为一条妙计。”戈玲笑道。

于德利油头粉面地走进来的气宇轩昂：“说什么呢，这热闹？”

戈玲道：“帮牛大姐攒演词儿呢，人家要上千人大会上讲话了。”“和《大众生活》那事，成了。”李东宝说，“演员和导演全见了，班子还真强法也有。”

“招待所里的晚会招牌上的箭头这么粗。”刘书友比划碗口大小。“不是一帮驴子吧？”于德利笑问老刘。

“不是。”刘书摇头，“这回弄清楚了，都是文艺界战友。”

“牛老师，牛老师在么？”一个剧组的姑娘笑吟吟、客客气气地进来，手拎一个大皮包。

“来，来，小王，坐，喝点水。”牛大姐热情起身，递过桌上打开没喝“可乐”。“谢谢，不喝了。”王姑娘打开皮包，取出一叠合同纸，“牛老师，我又找您盖章来了。”

牛大姐忙不迭地拉开抽屉，拿出编辑部大印，用嘴哈哈气，高亨举起：“盖哪儿？”

王姑娘一指合同纸下角：“这儿，你们编辑部名下。”

王姑娘快速地翻着一张张合同，牛大姐不歇气地连续盖十几个章。“谢谢，我就不多打搅了。”姑娘收起合同，起身欲走，“你们忙吧。”于德利喝着“可乐”走过来：“给我一张看看，咱也见识见识咱们的合同书。说着，他从王姑娘手里要过一张，笑眯眯地看。

看了几行，他脸上的笑容消逝了，眉头的也皱起来，冲大家挥挥手中的合同：“这合同你们看过没有？”

李东宝凑上来：“没有。怎么啦？上头写什么了？”

于德利念合同：“届时将请五到十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接见，留

影……凡赞助一万元的企业领导，《大众生活》杂志和《人间指南》杂志将为其撰写一万元报告文学一篇，同时在两刊发表……赞助五元的……将为其撰写五言行长诗一首在两刊发表配以照片——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于德利走到牛大姐桌前，把合同一拍。

牛大姐拿着合同看：“这么许诺也是有点不像话。”

“不像话？这就根本一对！哪有这么拉赞助的？还有。”于德利指着合同下的角章印说：“这合同上怎么光有咱们一个章？《大众生活》怎么没盖章？应该两人章都有才对。”

牛大姐抬头嘴：“小王……”

王姑娘已不在屋里。“不会出什么事吧？”刘书友担心来说。

“我想不会。”李东宝接过合同看，“谁敢骗咱们？这帮人大概文化低，想多拉点钱。

那章也许先盖完咱们的再盖他们的。”“谁敢？”于德利瞪眼，“现在这人谁不敢？还别说你是个小小的杂志社四人帮在哪儿？”

“他们住一部队招待所，西郊。”戈玲说。

“更像了，东宝，你带我去会会这帮人。我走闯北过来了，专认骗子。牛大姐，我回来前，这章就先不要乱盖了。”

于德利拉着李东宝出门，到了门口又回过头叮嘱：“一切等我回来决定？”说完二人出门。“有这么严重么？”戈玲问牛大姐。

刘书友回到自己桌前自言自语：“他呀，总想显得自己重要。”

五

于德利一脸然正气，昂首走进招待所大门。

李东宝跟在后面，不安地说：“你可别上去就摔脸子，了解清楚再说。”“这我知道。”于德利登登上楼。

他们来到江导房间，敲门无人应，于德利推门进去，房间里乱糟糟的，床上被也没叠，烟缸里堆满烟蒂，电话铃。

卫生间一阵马桶抽水响，门开了，江湖手拿一本花皮儿杂志，提着裤子出来：“你们找谁？”“我，《人间指南》的小李。”李东宝对于德利说，“这就是说的那个江导演。”江湖拿起听了一下，电话已挂断，他放下：“昨儿熬了一谈脚本。屋里乱点，随便坐。”

于德利着江湖冷笑：“江导，都导过什么大作呀？”

“惭愧，戏不多，都是老戏。”江导系好裤带，坐下，点着一支烟。“江导是《东方红》和老《南征北战》的导演。”李东宝说。“是么？于德利仍旧冷笑。

“不值一提，”江导很潇洒地挥挥手。

“呸！”于德利大喝一声，“你以为你穿了坎肩我就认不出你了！《东方红》？你认得，《东方红》是谁么？你不就是老在野茶馆说快板的江宝根吗？蒙得了别人可蒙不了我吊里有名的骗子都在我脑袋里装着呢，你排不上号。

李东宝：“哎哎，怎么回事？”

于德利：“完了这事儿肯定有猫腻。立刻叫他们把盖了章了合同收回来，撤销协议不跟他们干了。”

江导很沉着，纹丝未乱，问李东宝：“这人是谁呀？有病是怎么着？”

“不知道我是谁？大眼睛瞧瞧，外面打听去，我往外掏坏时还没呢！小子，论辈份儿你还得叫我一声师爷呢！”

于德利对李东宝说：“还不明白？这儿就是个混混儿，农村二流子，搓后脖杖子的泥，增白了一烈火脸蛋，摊儿上置了身行头就冒充起导演来了。上这儿扎来了？上这儿扎工了？你问问他《东方红》是什么？还导演呢！姓江的，你自个说，你刚才上厕所是不是蹲马桶上？”

江导被说得面红耳赤，结结巴巴：“我是蹲马桶上，怎么啦？我那是怕传染爱滋病。”

何必从走廊走过来，正听到门于德利在喊：“呸！怕传染爱滋病？你倒也配！告诉你，我连你哪个村的，村支书是谁都知道。”何必慌忙推门进去。于德利拿着那叠“晚会总体设计方案”，用手拍着：在照照镜子去，也敢上这儿称什么著名导演！”

何必上前打圆场：“这位许可话不要说得大难听，我不了解你和江对什么关系，怎以认识的。但的插一句，不要用老眼光看人，就算是你说的那样，这么些年你就不允许人家进步是？咱们谁又不是苦出身？过……我还蹲过大狱呢，现在谁看得出来？”“你蹲过大狱？”于德利差别李东宝。冲何必：“谁裤裆破了把你漏出来了？”“哎，这人怎么这么我说话？”何必不干了，“告你我这人脾气可不好，你别招我抚错误，回头打坏你算谁的？”

于德利朝东宝笑：“听听，听听，有人居然要打坏我，胆多大？你脾气不好我也是个二百五！”

于德德说着便冲上去东宝忙拦住他：“别别，老于，别动手，这是何主任，《大众生活》的何主任。”

“我管他是什么鸟主任！眼红起来，看谁都是一堆肉，甭废话，把合同全交出了这事算吹了，不然……”

“给他给他，同同全给他”江湖对何必道：吹就吹，好像咱们求着他着他似的。老实跟你们说，当初我就不同意跟你们合办，一毛不拔。我找哪个单位不成了哭着喊着参加社办的单位多了。”“哎，你可别说这话，这么说我也不高兴，”李东宝道，当初要不是何主任……我认识你是谁呀？”

何必道：“算啦算啦，小李，不要说了，不办就不办，本来也是双方自愿的事，好合好散，说那些难听的话也没意思。”

“我不是，不是说……”

“什么也不安说了，这事就到贵为止。”何必从床头柜上拿起一摞合同，塞到李东宝手里，在日夜是你盖过章的合同，都拿回去吧。”“点清数，是不号全部。”于德利说，“要台部收回！”“有些我们已经寄出了。”何必道。

“限你们三日内，把寄发出去盖公章的合同全部追回，交到我们手里。逾期不交，我们就登报声明。”

于德利一拉李东宝：“走！”

这么合适么？什么也不问就掰了，到了也没弄清这事是真是假。”“到了外面，李东宝对于德利说。

“听我的没。”于德利说，“甭管真伪，就冲这江宝眼，说无也不能跟他共事非出漏子，宁肯把好事耽误了。”

编辑部里，戈玲正帮着牛大姐数发言稿的字数。

刘书友在一旁忧心忡忡地说：“怎么还不回来，不会真出事吧？”“不急着回来就说明没事。你别老唠叨，我们这儿正数字儿呢。”戈玲问牛大姐“刚到三百二十七了？”

“三百二十七。”牛大姐继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数，数完，顿时显得轻松，

伸了个懒腰，“这回够了。”

“心里有底了吧？”戈玲端着茶杯走向自己的桌子。

“戈玲，你说我‘六一’那天穿什么衣裳，布拉吉？”牛大姐问戈玲。“不太好，大轻佻。”戈玲靠着桌子想了想。“最好提好是穿小翻领毛料西服，庄重一为。”

“‘六一’穿毛料热不热？体育馆有空调么？”

“别臭美了！右于德利说着和李东宝进来，把那叠合同往牛大姐桌上一扔。“晚会的事吹了，我们已经把合同要回来了。‘六一’家呆着吧。”牛大姐闻言一怔：“怎么回事？为什么？说得好好的。”

李东宝说：“老子认出那江导是个假活儿，整个一个流浪艺人。”“说艺人都抬举他。”于德利喝了口水说，“十足的混混儿。这也说解放了，搁过去也就是个倒卧儿。”

牛大姐：“可是……导演是假，晚会是假的？演员咱们可都看见了，一屋子一屋子的。”

“羊倌都是大灰狼装的，那帮羊能好的了？”于德利在自己位子坐下，“一窝米老鼠也说不定。”

“没劲，真没劲。”戈玲道，“本来想好好过个节的这回他没戏了。”“这样也好，”刘书友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本来我也觉得这事悬点儿。你想一万多心肝宝们小皇帝集合在一间大屋里，那外面随驾的爹妈得有多少？交通还不全堵？”

“真是的。”李东宝点头，“我怎么没想到这点呢？”“还是年轻呵。”刘书友咂舌教训，“想不到的事多着呢。”

“这时，二楼窗户下有喊：“同志，同志。”

戈玲走到窗边，见楼下住着一辆小汽车，两男一女往上张望。女同志高声问：“请问这楼上是《人间指南》编辑部么？”

戈玲点头：“对。”“他们编辑部有人么。”

“有。”戈玲回答，离开窗户。

片刻，楼梯来几个人上楼的沉重脚步声。楼下那二男一女疲惫地出现在编辑部门口。

“终于找到了，”年轻男人进门就坐在一把椅子上，“真不容易，你们这工可真难找哇。”

“你们找谁？”戈玲问那个女同志。

旁边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有气无力地说：“就找你们。”

“你们是哪儿的，有什么事？”于德利过来问。

矮胖子脸一横：“哪到的？”“《大众生活》编辑部的。”

于德利也瞪眼：“《大众生活》干嘛呀？我们跟你们没关系了。”那位女同志人一边道：“没关系？你们冒用我们名义，四处拉赞助搞晚会，怎么叫没关系？”

牛大姐一听三步并作两步来：“你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无耻！”李东宝愤愤地站起来，“什么叫冒用名义？这件事是他拉你们干的自？”“何社任一脸冷笑：“谁无耻？”

从李东宝以下编辑部所有人都惊呆了瞠目结舌地望着一个崭新何主任。于德利：“拿出你的证件看看。”

何社任猛地站起来，大家以为对要掏证件，孰料他用力一拍桌子，吼

道：“看我证件？我应该看你们的证件！无法无天了嘛，胆敢用我们的名义招摇撞骗，你们这样干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不要叫，不要嚷。”此刻，刘书友从容地站起来走到胖子面前，严肃地说：“就算是真何社任的也不成发这么大脾气，有什么活慢慢说，心平气和地说。我们真要是触犯了法律，有司法机关呢。有理不声高，对么？”

六

“坐，都坐。”刘书友对方坐下，又招呼自己人坐下，倒了三杯水，送给他们摆面前。

“现在你们可以说了。”

自己拉把椅坐到近前，作倾听补。

女同志没喝水，义正辞严地对他们说：“那我们就把这件事严肃地谈谈吧，由于你们未经我刊允许，盗用我刊名义赞助搞晚会，你们《人间指南》编辑部已经触犯了法律，侵犯我们《大众生活》的名称权。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侵害，公开道歉并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向法院起诉你们的侵权行为。编辑部几个人面面相觑，一语不发。

这时，门口传来一女孩的声音。“你们是在天来么？”

接着，探进一个玲珑的脑袋怯生生，莫名其妙地看着大家。刘书友忙起来，起过去严肃地问：“什么事？”

“我想请你们看篇稿。”女孩红着脸说。

“上里屋谈时”刘书友悄声说，严肃地带着孩进了主编室。

“刚才您说什么权？什么权被犯了？”李东宝客气地问。

“名称权。”女同志回答。

“有这权么？”李东宝回头问戈玲。

戈玲摇头：“不知道。”

“我知道”于德利说，在有这么一说。就是说咱们用了他们名字，他们没允许，就叫侵权。”

“用用名儿子就侵权了？这，这法律管得也太宽了。”

“当然宽了，不但用名字管，用及脸蛋、身段也管，那叫肖像权——你可真是不懂法。”于德利说。

李东宝渐愧地摇摇头：“真是不懂，光知道不经允许拿人家钱犯法。”他对矮胖子等人道：“要不这样，你也不经允许用一回我们名字，这样咱们两家就扯平了。”

“我警告你，你……你叫什么名字？”何主任问。

“李，李东宝。”“我警告你李东宝，还有你们全体。”何洗厉声道。“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不要打哈哈，打哈哈的结果只能是到你自己身上。”

“有什么大不了的？”李东宝不以为然，“不就是用了名字么？你们不让用我们就不用了呗，还用这么兴师罪，上法院什么的？”

何社任：“名字？你不看看这是谁的名字——《大众生活》！如雷贯耳名字——是你们能乱用的么？”

另一同地男子也道：“用了，就得付出代价！”

戈玲小声嘟哝：“可是又不是你们名字，是他们，何必……”“对呀！”李东宝猛醒，“我们也没用你们名字，是他们，何必……”“谁？”何主任厉喝。“他们，那帮骗子，他们用了你们和我们的名字。”李东宝口气忽然硬起问：“我们是受害者，我们也要追究！”

“对！”戈玲道，“我们也是受害者，敢情他们是两头骗。

“谁们？”女同志问。“何……假何必和搞晚会的那帮骗子。”李东宝道：“我领你们去找他们，这帮坏蛋，不能跑了他们。”

“什么他们你们的？我就认你们！我不管你们是不是受害者，我就认公章！”何主任说着掏出几份合同拍在桌上：“这是你们去拉赞助的厂家给我们寄来的上面的是你们的公章。”

戈玲：“可是，干这事的并不是我他的人。我们也被他们骗我，以为他们是你们的人才给他们盖的章——本意也是成全你们。”女同志：“在怎么又成全我们的人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码事，是人家厂方给你们打电话谁盖了章就找你们算账。”“不要跟他们说那么多！”何主任不耐烦一挥胳膊，“我们不管什么人干的这事，谁盖了章就找谁，合同上有你们的章，你们就要对此负责——我就找你们算帐！”

“你这话可就有点不讲道理了。”于德利说。

“不讲道理？”何主任于德利去了”我今天就是来找你们讲理的！不但我要跟你们讲，还要拉你们上法庭上讲，我这话已经跟你说到了，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侵害，否则一切同果自负！”牛大姐终于站起来，开了口，“好啦，老何同志，不要发火。可以按你说的，我在负责立即责令他们停止下摘，发最后通牒。”“晚了庆现在停止太晚了！影响已经造出去了。”何主任恨恨地起身招呼手下：“我先走——咱们法院见！”

牛大姐追上去：“等一等，等一等嘛。”

何主任边走边说：“不等！坚决不等。说什么也没用了，跟你们——死磕！”三人气冲冲而去，男青年最后出门时把门的力一带，“哐”的一声。编辑部里一片静寂，大煽动以都垂下头，拉长了脸无论谁看谁，得到都是很大的白眼黑球。

主编室的门开了，刘书友轻手轻脚领着送稿的女孩穿堂而过，在门外又是握手又是热情叮咛。

“记住我名字了吧？下回来还找我。”

他回转身的同时挥去了一脸幸福，表情沉痛地走回自己座位坐下。牛大姐把桌上发言稿撕成一条一条，“到底叫我说中了吧？好啦，这回人家要跟咱们打官司了。”

说完她把纸团扔字纸篓儿。

刘书友轻声诚恳地说：“我早料到了，这事弄不好让人骗了。为什么就那么会听不进老同志的意见？”

“牛大姐我可不记得你说过不能办，”李东宝问于、戈：“她说过么？”戈玲摇头：“没有，我记得她当时答应得挺痛快的。”

“就是。于德利也说，对刚才写讲演稿的劲头摆在那儿呢。”“你……你们怎么——唉！”牛大姐颓然垂头。

李东宝：“你真的没说过不能办，你就承认了吧，没人怪你。”“我总是说过吧？”刘书友道，“别让人骗了，慎重，等老陈回来再决定。”“你也没说过，你是极力赞成的。”于德利道。

戈玲：“不是你张让他们把钱汇进咱们账号的么？好事往前冲。出了事往后躲，这不好，不是您这种政治面目的人应有的品质。”刘书友气坏了，对牛大姐说：“好在还有你的两人在的，我们可以互相作证。”牛大姐：“当然，我们可以到领导那儿说清楚。”

戈玲中肯地望着二人道：“我觉得这会儿就想着怎么推卸责任，实在让人寒心。有什么大不了事？不就是一侵权纠纷么？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上咱们人民的法院。这么点小事就不认同同志了？真要到了盖世太保手里，恐怕老虎凳没坐辣椒水没灌就得叛变！”“这是两码事戈玲，他敌人对同志那两以态度，一个横眉冷对，一俯首甘为，不能混为一谈。不能！绝对不能！”牛大姐气愤地站起来。戈玲：“不管怎么说，我认为现在还没到各自逃生的地步。

出了问题就解决嘛。其实你们就是不往后缩，挺身承担责任，我们年轻人不会让你们顶雷，我们也会主动承担这件事的责任——对不对东宝，于德利？我们惹出的麻烦我们不推诿。”

“对，我会特受感动，甚至把你们责任全揽过来也不是可以商量。”李东宝傲然起立，“上法院我去！雷要炸炸我一人！”

“没错！”于德利也说，“其实你们不这么说，说不说，我和东宝、戈玲也会一如既往冲在侧面，决不让你受半点惊。事日大不怕，怕生怕分崩离析，戈玲讲话：寒心。真是不需要你们出力，只要给包点鼓励，说点暖心的话，就感激不尽了——牛大姐暖心的话会说吧？”

牛大姐想了想，心大横，咬牙道：“会说，既然你们这么说，那么告诉你们，作为临时负责人，这事的主要责任由我来负。”于德利一拍大腿：“就要这句话大姐！有您这句话全齐了，没您的事了，干嘛干嘛啮事儿我于德利一个全顶了。

“不不，”牛大姐，“事儿是咱工大家办的，咱们都有责任，解决问题也该咱们大家一起解决。”

刘书友跳出来反对：“我不同意你这错误人人有份说法，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事实上确实反对过这事，在这之前我就表示过不同意见，而且一直对此持怀疑态度。”“老刘哇，烈火金刚啊！”李东宝一拍刘友肩头，“不承认不行，要论水平，你真是比牛大姐差一大截子。”

“还不如一个群众呢。”牛大姐斜他一眼，“他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说。眼下我认为马上要办的一件事就是去找江湖，让他们立刻停止晚会的筹办！”

七

“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祖国在黑非洲，黑非洲，夜沉不到头……”一个擦了一脸鞋油的小姑娘在如泣如动来唱。

八个同样抹得黑黑的小姑娘在伴舞，随着歌声作种种悲愤欲绝状。排练厅里，江湖、假何必坐成一排看孩子们排练。

江湖熬有介事抽着雪茄，手里拿着块表掐节目时间。

假何必：“不够悲惨，还应是点日，带哭腔。江导，是不是应该把裙子再撕几个口子，越破越好，这样才能把非洲人民的痛苦和不幸更强烈地表现出来。”

“够惨的了。”江湖道，“这是过节唱的歌，也不能让小朋友们都哭得泪人似的。”“西方来的老师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这帮去了那帮来，强盗瓜分了黑非洲……”小歌星声情并茂，江湖都着歌声情不自禁摇头晃脑，沉溺于中，竟带出一滴泪来。

他将那滴泪用食指轻轻弹去，站起来一击掌：“停，停！”

他走到小演员们跟前：“这段舞蹈情绪的绪没转过来，应该悲中有愤，突出裴人民反抗斗争的决伴舞小朋友动作要刚一些，眼睛要喷出怒火，国家被瓜分了么，很气愤……”

江湖边说边翩翩演示：“‘骑在我们的脖子上头’，唱到这里时腰要弯到九十度——这样。”

他发现自己是啤酒肚弯不下去：“你们就尽量弯吧。”

“脸呢？还悲伤么？”一个小演员学着弯下腰，两腿间露出脸问。“当然，又悲伤又愤怒，”江湖示范了一下，孩子们都跟了纷纷学着出怪相。江湖也有些不好意思，“算了，不要脸了，光眼里愤出怒火就行了。再来一遍——音乐！”

他退回自己位子坐下。

“我是一个……”小歌星刚唱了半句，戈玲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别唱了——都走吧，一边歇着去。”戈玲挨个叫那些弯腰拱背的孩子。江湖猛地站起来：“你是谁？要干嘛！”

“坐下坐下咱们谈谈。”李东宝从后面拍他肩。

江湖回头一看，自己已被李东宝、于德利夹在中间。

“你们要干嘛？我要求作出解释。”

“会给你解释的，”李东宝说，“先坐下，还有你，何必主任，不要走，过来坐这儿。”

于德利冲小演员和其他人员喊：“其他人都出去，统统出去，一个人不要留。”“走吧走吧。”戈玲拣起小演员们的衣裳披在她们身上，轰鸡似地赶着这帮吱吱喳喳的小姑娘，“今天不排练了，回去把小脸洗洗吧。”江湖生气地喊：“你们怎么敢？大不像话了！这儿我是导演。”“坐下坐下，安静点。”李东宝把他按下来，“你已经不是导演了。”江湖心虚地看假何必。

假何必坐在一边闷闷地吸烟，神态忧伤。“说说吧，怎么回事？主意谁出的？”于德利开口道：

江湖：“我不明白，我抗议！”

“那么你先说。”于德利转向假何必，“你的名叫什么？”

假何必：“你们听到什么了？千万别信谣言，谣言人这你也知道。”“得了，”于德利通了他分拳，“你不想我们扭送你去派出所吧？”“我看不出你们有什么理由扭送我。”

于德利笑了：“你瞧，你这就好像聪明人了，我们要不掌握了情况能这么问你么？丢掉幻想吧，事情已经全部败露了，现在重要的是磐个好的态度，可以告诉你，我们几个还是比较会说话的，见不得人说软话。甭管这人干了什么，只要哭天抹泪，痛改前非，我们都给出路。”

“最恨的就是软磨硬抗，死不承为李东宝摩拳擦拳，‘没火也勾走来，哪怕打人犯错误，有理变没理。也得先把这口恶气出了。’”“说吧，真名叫什么？”于德利敦泥以在我数三下。”

假何必无奈地叹口气：“不要动粗——刘利全。”

“职业？”“一九五八年开除公职，无业至今。”

“暖，态度就好，是老实的态度。就是说：你是个职业骗子？”刘利全想了想，“不少人这么评价我，可我自己从不这么认为。”“你认为你是什么？”戈玲问。

“在我们老家，我这种人被称为能人。”

“噢，这么回事。”于德利看看旁边颇不以为然的江湖，“两个能人碰在一起，一个乡下二流子，一个城里骗子，就想出这么个馊主意。”刘利全笑了：“没错，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红花还得绿叶扶，铝合金比什么都结

实。”

“有道理，”于德利点头，“不过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就不怕露了馅被逮住？”刘利全推心置腹地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干什么不冒风险？这也就是叫你们发现了，要没发现呢？我们是真把这当办的，真办了，不也利国利民精神文明？”

“真能说呀！还挺像回事。”于德利赞叹。

“要不怎么人家是骗子呢？”戈玲道，“搁咱们一句话没说完准脸红。”李东宝：“我就纳闷，按说咱们智商也不低呀，也都小精怪似的，怎么就让这俩家伙蒙了？怎么瞅这俩怎么像弱智。”“大意了呗，想占便宜呗。”刘利全奚落东宝，聪明一世还会糊涂一时呢。”江湖此为也露出微笑：“你以为我们骗谁？全是骗你们这样儿的，自以为机灵没人敢骗。真正的老实疙瘩我们才不去惹呢，都活得在意着呐——说什么都不信。”

于德利再三点头：“有理，听着长见识，那你们现在怎么办？被我们逮着了这回傻了吧？”

江湖、刘利全一起呵呵笑起来。

刘利全：“傻什么呀？我们才不傻呢。你们逮着就逮着吧，大不了我们晚会不搞了，一点其它事儿都没有，拍屁股走人，正傻的是你们。”江湖：“别别，晚会别搞还得继续搞，不用他们就是了。”

“怎么着？你们还要继续搞下去？”于德利火了。

“你别火呵，”刘利全颜悦色地说，“听我跟你讲，我们是用谁的名义搞的晚会？”“我们和《大众生活》的。”于德利说。

“盗用！完全是盗用！”戈玲在边上气愤地说。

刘利全：“可你们盖了章，姑娘，这章总不是假的吧？”

戈玲：“这是你们采取欺骗手段骗我们盖。”

刘利全：“甭管采取什么手段，盖了章就代表承认，热权，我们拿到盖了章的东西，再干什么都不是我们个人的事了，民法上叫职务行义全是为我们干的。”

李东宝急了：“要这么说《大众生活》没给你们盖章，你们也用了他们名义，你们就侵犯了他们的……老子，那叫什么权来着？”

刘利全：“我告诉你，名称权。”

李东宝：“对，名称权，这你怎么解释？”

刘利全：“没准，是侵犯了他们的名称权。可这跟我们个人没关系，要追究，他们追究你们，是你们侵犯了人家的名称权。”戈玲：“怎么是我们？我们也被你们骗了，事是你们干的。”

“你们怎么是不明白呀”刘利全不耐烦，“听好，我再给你们解释一遍，我们不是个人行为，是职务行为，所有一切都是为你们干的，当然得追究你们，盖章了么，功劳是你们的进失也是你们的，这叫法人责任。法人责任必须由法人承担。我们俩都是自然人，行为入除地里有的是个的围法情节，贪污啊、受贿呵，其一切所为不受追究。”

江湖厉声喝道：“不懂法吧？不懂你们就抓瞎！”

“妈的天宇宙远有这种理！”李东宝开骂。

刘利全含笑：“对喽，这就叫法理儿，回去好好学学吧，学好了再出来混。唉，不懂寸步难行啊。”

“我扇个老骗子！”李东宝扬手。

“你瞧你瞧，你这就不对了吧。”刘利全责备李东宝，“有理讲理，君子动口不动手，打人算什么本事？我过去像你一样，就吃过这亏，可千万别学我。”

于德利拦下李东宝：“就是，我们拿你没办法了？”

“丁点办法都没有。”刘利全愈发诚恳，“你们现在能做的也就是撤销承认，把盖了章的合同和文件全部收回，对今后我们的行为不再负责。”

李东宝：“这个我们是早已申明了，上主人我们老于已经正告你们。”刘利全：“可是你们没有收回了合同并交给了你。”

戈玲：“可是你没有收回全部合同有些已经落到了《大众生活》手里。”刘利全点点头：“噢，原来是这样。怎么，他们已经追究你们了？”于德利很难地点点头。

“所以你们找来了，想让我们对此负责？”

“对。”于德利的声音很微弱。

“没办法，你们只好自己负责。”刘利全道，“老实说，我想替你们负责不可能，道理我前边已经讲过了，我对此只能表示深深的歉意。”江湖看看手表：“就这样吧。你们回去自己想办法吧。我们要继续排练了。”他说着便去门口喊人。

刘利全：“走吧，再呆下去也没意思了。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你们的人的。《儿童世界》已经接办的这台晚会，全部合同改换了他们的名称和公章。”

二人面面相觑。小演员们陆续进来。江湖喊：“快一点，别磨磨蹭蹭的，我们要把时间抢回来！”

他又冲李东宝等人喊：“我请你你立即离开，不要影响我在排练！”刘利全见状道：“别，别那是厉害，我还是那句话。好好散。山不转水转，没准将来还要因为什么事呢——愿意看要排练可留下，但别出声。”

李东宝三人奈起身，快快离去。

刘利全一路陪送他们出门，再三叮嘱：“以后可得注意了，社会多复杂呀，不懂你们还会吃大亏，这次就算我给你们上了分课吧。噢，如果这个官司需要法律咨询，尽管来找我。”

江湖在后边给小演员们讲情绪。在要悲愤心情压抑，动作的速度放慢一拍……”“唉——”于德利在编辑部里长叹一声，“骗子们如此专业，我真是自愧弗如呵！”

李东宝叹：“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只好认了。”

“认了？就这么认了？”戈玲道，“多冤呐！”

“有什么办法？”李东宝自怨自艾，在谁让咱们盖了章？”

“现在只能坚持一点了。”于德利说，“我们也是受骗的而且一经发现立即制止了分自动中止了。”

李东宝说：“这理的咱们这月当然讲得通，只怕对《大众生活》不听咱这理们较真儿，就认章。”

“他凭什么不讲理？”于德利说，“杀人还有故意和过失呢，咱们又不是成心侵他的权。”

“看来这恐怕还得去和《大众生活》解释一下。”牛大姐道，“跟他们好好谈谈，把事情经过，平心静气，源源本本讲给他们听，相信他们会通情达理的。”

刘书友道：“你没见上次他们主任那脾气？一点没涵养，得理不让人，

再去也得碰钉子。”

于德利道：“那怎么办？总不能坐在这儿等死。试试总比不试强，都是文化人，能解释清楚，确实不是我们干的，这里有误会。”“谁去好呢？”戈玲说。

“我去吧。”李东宝说，“还是我去，事情的经过我都在场。”

牛大姐收拾桌子：“我也去和想这事最好的领导和领导之间谈容易一点，也显得我们重视。”

戈玲：“老于就别去了。现在他们情绪处于激动状态，也许话里带刺儿，老于脾气冲，弄不好会吵起来。东宝受点气倒是家常便饭。”“脾气不比我好多少。”于德利道，在不至于，他们干嘛非跟咱们过不去？不了解情况可能有些冲动，了解了情况肯定就不会那样了。

换我们也不会那么得理不让人。”

八

在《大众生活》编辑部门口，牛大姐叮嘱众人：“记住，进去后态度一定要诚恳。”

大家点头，戈玲敲门。

一个年轻编辑打开门。

戈玲很客气的：“我们是《人间指南》，编辑部的。”

屋上次去过《人间指南》的女同志闻声站起来：“噢，你们是来谈那件侵权的事？”

一行人走进屋，李东宝女同志说：“对，我们想找你们何主任谈谈，这是我们领导。”他指牛大姐。

“好，请坐。”女同志让座，“你们等一下，我去叫何主任。”她走进里屋。

“坐吧。”开门的年轻编辑对他们说，在你们也够可以的。”

李东宝朝他笑笑。里间传来何必的吼声：“不谈，没什么好谈的，叫他们回去……领导来了？领导来了怎么啦？领导了也不见！没工夫！”

片刻，女同志出来，为难地对他们说。“我们老何说他有事正忙，不能和你们谈。”

李东宝：“就谈一会儿，或者我们等他忙完了。”

女同志：“我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我们老何……还是请你们回去吧。如果有事，我们会找你们。”

李东宝：“你瞧包口一趟也不容易，那件有些情况可能你们还不了解，我们希望能和你们把事情谈清楚。”

“是呵，”牛大姐开口，“麻烦你再去请示一下老何同志，我们不耽误他很长时间，谈完就走。”

女同志：“好，我再去试试。”

女同志去里屋不久，再次传来老何的吼声：“说不谈就不谈，谁来也不行！……好，我亲自跟他们说！”

里间门“哐”地被推开，何必气冲冲地冲出来。脸红脖子粗地大声喝问：“你们怎么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

李东宝回答：“门开着，我们就进来了。”

何必指着门外：“请你们出去，立即出去！今天我不跟你谈。”李东宝：“消消气，老何，谈谈嘛，关于你指控我们侵权的事有些情况您还不太了解，有必要……”

何必一挥手：“我不听！事情已经很清楚，没有什么好说的。”戈玲：“何必呢，老何，听听情况有什么不好，这也有伟大于你更好地解决问题。”

何必梗着脖子吼：“实话告诉你们，我正在起草声明，今天晚上就上‘新闻联播’——你们等着瞧吧！”

牛大姐见状忙上前：“老何同志，有些事不忙下结论，多了解些事实再下结论不好么？”

“这是我们主编。”李东宝临时给牛大姐封了个官。

何必不叫了，冷眼打量牛大姐。

女同志适开口：“请你们到里间办公室谈好么？”

众人去了里屋，何必余怒未消地坐在自己桌前，拿起一张纸晃动：“这是我正在起草的严正声明，要不要给你们念念？”

“忙念。”牛大姐谢了让她坐下的女同志，对何必说：“要知道，用你们名义拉晚会先助的那些人方是我们《人间指南》的……”何必厉声道：“我不管他们是哪儿的，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事实，盖了你们章签了你们名的合同就在这儿。少跟我说别的，我就是要砸你们这个《人间指声》的牌子！我要发新闻发布会，向国报刊发布消息，披露这一恶性事件。”

于德利压着火上前道：“你没有权利这样做。在事实没有全部澄清，你可以指控我们侵权，但包是否确实构成了侵权，这要司法机关依照事实和法律进行裁决。”

何必闻之一怔。于德利又说：“你不是要打官司么？那就应该尊重人民法院的权威。在人民法院作出正式判决前，你们擅自发消息，断言我们侵权，一是借舆论干扰法院办案，二构成诽谤。”

何必声色俱厉：“你是谁，叫什么名字？”

于德利：“是《人间指南》编辑，叫于德利。”

何必支使女同志：“把他名字记下来。”

“可笑！你还想把我怎么样？”

“我现在不跟你说。”“你凭什么不跟我说？我是当事人之一，你无权拒绝听我的陈述，同时必须回答我的问题……”

“请你马上出去，我不要跟你说话！”何必愤然站起，指着戈玲：“还有你，你也出去。来这自多人干嘛？都给我出去！”

戈玲：“你对我说话客气点。这么大人了，怎么一点礼貌不懂！”何必暴跳如雷：“我就这么说话，对你们就不能客气！”

李东宝蹭地立起：“你这么说话就不行——不允许！工作上的错误可以讨论，检讨，但必须是同志式的，不能进行粗暴的谩骂和无礼的斥责！”

于德利也站起来：“你要是在大街上跟我这么说话，我大嘴巴早抽你了！”他问女同志：“你们这个人平时教不教育？怎么一点不像领导干部？十足一个流氓么。”

何必隔桌探过上身，睚眦欲裂：“你敢，你敢动我一下！”

于德利指着他鼻子：“你瞧瞧你，像什么样子？你平时对谁都这么无礼么？对领导也采取这种态度？”

戈玲在一边说，“不会，这种盛气凌人、不尊重他人的往往都有另一面：媚上。”李东宝拍拍何必：“给你句忠告老何，要学会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少碰我！”何必使扭身子，李东宝仍够着他拍他一下。

女同志上来打圆场：“算了算了，都别吵了，都请坐。”

“好，好，你们不走——我走！何必气急败坏拂袖而去。

牛大姐有意阻拦：“哎，老何……”

何必夺门而走。“别追了。”李东宝对牛大姐道，“这样的人走瞞不可惜。”

女同志道：“这样吧，你们跟我谈，这事我也清楚，从头到尾都参与了。”厂玲问女同志：“这姓何的在你们这儿是不是霸道惯了，没有人敢惹？”于德利：“你们是不是也常受他的欺负？”

李东宝同情地瞅着女同志：“你们在他手底下也怪可怜的。”女同志不便跟着非议领导，含含糊糊说：“老何脾气是暴点，人倒是好人。于德利：“不是，他这样下去不行的，跟我们耍耍脾气，我们还能谅解，真要遇上个脾气也暴的那人家还能饶他？就他那德性能经得住几拳几脚？”

“问题还不在这儿。”李东宝道：“真要遇上个外宾什么的那影响多坏，给多坏，给人家，什么观感？中国人都这么粗野？不过要真碰上外宾，戈玲，他大概也像你说的那样，就不这样了。”“都少说几句吧。”牛大姐道，“咱们还是谈正事。”

“对，”李东宝也说，“咱不能跟他学，许他无知不许咱无礼。”女同志给大家倒水，戈玲接过暖瓶：“我来吧。”

牛大姐拉着女同志促膝坐下，诚恳地说：“是这样，上次你们到我们编辑部走后，包立即进行了调查，的确如你们所说，出现了一以你们名义筹办的‘六一’晚会剧组。这些不持有经过我们盖盖章的演出合同，但他们根本不是我们编辑部的人，也未经过我们编辑部任何委托，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他们个人的行为……”

女同志说：“可他们拿着的合同全盖了你们的章，据我们了解，他们出去到各企业拉赞助也全是以你们的名义……”

“这个章的事儿是这样的。”李东宝插进来说，“上回我也跟你们讲了，他们是用同你们刊物合办的名义骗我们盖是章。在这之前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没有得到你们的允许。”

“可你们为什么不来个人或打电话向我们询问正确性下呢？都在这个市里、隔他又多远，打个电话应该是很方便的。”

牛大姐检讨：“这确实是我们的疏忽，我们有责任，我们过于轻信那个假岁的何主任了。”

“其实你们现在跟我到说这个已经没有用了。”女同志道，“这官司我们肯定是跟你们打，因为要挽回影响。而这些盗用我们名义的合同上盗的是你不公章。我们不能去跟个人打官司，只能公对公。如果他们对你们有欺詐行为，那是你内部的事，你们去追究他们，跟我们没关系。”

“可你们这么一干，岂在是放过了真正的罪魁？”于德利道，“你们的目的是不就是要惩罚随意盗用你们名义的人？杈子打在我屁股上，真正干了坏事的人是不疼的，实际上他们正是钻了这个空子。”“这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何必愤愤他又进了屋，赶开坐在他位子上的戈玲，拉着夸张的架势继续写声明。女同志又说：“还是那句话，谁让你们盖了章的？谁盖了章就只好由谁负责，包没有根据去让别人负责。”

何必不耐烦地对女同志道：“你不要跟他们不小刘，讲那些废话干嘛？他们只知道他们侵犯了权，他们内部是谁不是谁干的我们统统不要管。”李东宝：“你这人怎么老吵吵嚷嚷的？我们这儿谈正事呢，别一进来就插嘴好不

好？好好听着。”

别理他，咱们说咱们的，理他干吗？”于德利脸冲着女同志说：“我们的确是不那合同上盖了章，可这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侵犯了你们的权，晚会是由我们两共同办的……”

女同志：“我们并没参加主办。”

“合同上是这样写的我们盖了章只代表我们认可晚会使用我们名称，就是说可以合法地使用我们的名称，你们没盖章说你没同意说明你们没盖章，并说明我们同时侵犯了你的名称。这么说吧，我和老何俩人招摇撞骗何必：“不要提我，提我干嘛？”“又急又急。于德利扭头说他，“随便提提怕什么？打个比方。”“比方也不行！”“那你去我侵犯了你的名称权吧。譬如我和老何出去行行骗，借用了你和我们牛大姐的名义，你于俩是名人。”

“无聊！”何必嘟哝。于德利没理他，继续道：“牛大姐同意了使用她的名字而你不同意，我侵犯了你的名称权。你可以告我，但你没有理由告牛大姐。你懂了吗？”

“我懂你意思。”女同志说，拿过一合同，“问题是在这些合同上你们并没有台作第三者的称谓，你仔细看这上面的落款，都是你们《人间指南》的字样。沿用你刚才的话，就是说你没有使用自己的名称直接使用了牛大姐的名称，我当然理由控告牛大姐，因为在这些有效文件上只有她和我两家，并没有体现出你的存在。”“可是……”“你也不要说了，这些具体的法律问题我们都说不清，再讨论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我们不是都承认法院的权威么？那我们就听候法院的裁决吧。我们都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和依据，当然主要是事实来向法庭陈述。”

“好吧，看来确实也没什么好的了。”于德利叹口气，“你们坚持对打官司是么？”女同志看了眼何必：“是的，这也是老何的意思。”

“那就打吧。”于德利道，“我想法院在裁决时也不会不考虑到我们的这件事中的情由和态度——我们等于是自动中止了侵权。”“可是你们没证据。”女同志道，“我们没见到任何文字的东西可以证明你们是自动中止的。”

“证据不仅指物证，证人证言怎样也是证据。”

“可民事审判只看同果，不考虑主观意图是故意。”

“这是你说的？”“不不，”女同志有点不好意思，“我听我们这儿一个念过法律对同事说的。”“难道非得打官司么？”牛大姐恳求道，“我们之间就不能调解解决？就是到了法院，我想法院，我想法院也会先进行调解。”“可以调解。”何必昂着脸插话，“但首先你得承认侵权，与其次再开陪礼道歉，然后就是赔偿名誉损失和经济损失。”

牛大姐：“如果我们真算侵权，我们当然可以道歉。”

女同志“老实说，你们确实侵权了，到哪个法庭你也不会胜诉，这官司我们是赢定了！”

“我想问问，”李东宝道，如果我们承认侵权，你们算要多少赔偿？”何必亮出一巴掌：“五——万”

“你疯了吧？张嘴就来。”于德利冲他嚷，“你凭什么要五万？”何必冷笑：“那就请便。”

牛大姐急了：“这不是敲竹杠！”

戈玲站起来：“牛大姐，没什么好谈的了，我们走。我相信，他这种无理要求任何人民法庭都不能予以主张！”

“你就等着瞧吧——小妞！”何必冲戈玲伸出一个手指头威胁道。

九

一千人出了《大众生活》的编辑部，个个心情沉重，谁也懒得再说什么了。晚上，几个年轻人聚在李东宝家边喝酒边看电视。

李大妈端着一盘炒鸡蛋送上桌，殷勤对于、戈：“你们俩放开量喝，走不了就住这儿。”

于德利说：“没少喝，这一瓶多半是我喝的。”

戈玲脸早红了，痴痴地笑着：“大妈，我都不行了，头都有点晕了。”“没事，你有量。”李大妈笑道，“再喝，喝完大妈陪你们搓几圈。”戈玲拿起酒瓶：“大妈，我给您倒一杯。”

“等我先把电视关了，你们也不看，怪吵的。”

“别别，大妈，千万别关。”于德利说，“我们这儿就是看电视呢，今儿‘新闻联播’有我们。”

“有你们？”大妈问于德利，“你们是开会还是义务栽树了？”“您看着瞧吧，到时候准吓您一跳。”李东宝说。

大家边喝边瞅电视。“也该到了，”李东宝说，“都报画展了。”

电视画画换成了外国的大街和金发碧眼的白。

“没有哇！”于德利叫，“这都国际新闻了。”

李东宝松了口气：“我就猜着没有。中央电视台。那是什么地方？党政府的喉舌，不是何必他们家私人的！噢，想报什么就报什么？屁大的事——谁关心呀！”

戈玲也来了兴致：“就是，何况这事也不怪咱他，姓何的纯粹是虚张声势。”李东宝斟满各人的酒杯，率先端起：“干，干了这杯！我也想开了，咱这事到哪儿都讲得出理，打官司也不，法院他得考虑咱这具体情况。”“你放心。”于德利喝了杯中酒，絮絮叨叨说：“咱这社会主义比资本不同在哪儿了，是人情味儿浓。法院怎么啦？法院里也是人。判刑还有民愤这一条呢？”

“回头我就去找律师，把咱这理儿说得透透的，凭什么不原谅咱们？罪犯还给出路呢。”

戈玲摇摇晃晃一把抓住东宝的手：“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出庭。咱们一个慷慨激昂，一个委屈万分……必要时我就泪如雨下。”“我也眼圈发红，神态坚强，声音发颤。”李东宝沉溺在想像之中。李大妈首先被儿子打动了：“大妈也不知道你们到底犯了什么事，有多大罪过，但就你刚才，这一席话，大妈不是法官听着心里都发酸。我就算够不能容人的了，那法官的肚量还能不如我？”“宰相肚里能撑船，法官肚里怎么也够骑几圈自行车的！”于德利断言。

十

就不《大众生活》紧锣密鼓来准备起诉，《人间指南》这边也周密布置，提前发动作者去法院找关系的当口，主编老陈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回来了。

老陈上班那天的编辑部的，一帮人都很紧张，不知该如何对老陈汇报这桩倒霉事。瞒也瞒不过，李东宝打了，他出挺法院都不准许，非得法人代表老陈去应诉。可怜老陈五十多岁的人刚遭了丧母之痛，又稀哩糊涂地被被告。

老陈进门时，大家都用同情，揪心的目光注视他。

据说老陈是孝子，可脸上并无丝毫忧戚之色，还给大家带了些家乡特产“孝感麻糖”在编在编辑部里分发。

互道了平安后，大家各自散开工作。牛大姐在大家目光的鼓励和督促下，一横心站起来，走进主编室。

牛大姐给陈主编汇报事情始末时，陈主编一直在上上下下找他的一支圆珠笔。牛大姐几次停下来，他又说：“往下说。”

牛大姐讲完了事情的全部过后陈社编表情毫无变化，看不出情绪有任何波动，只是说：“知道了，你回去吧。”

牛姐在为自己没说清楚，老陈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便再次强调，“人方面要告我们的。”

老陈仍无反应，终于我到了那支圆珠笔，窃自安慰，看眼牛大眼：“谁要告我们？”

“何必，他们编辑部的社任。”“他说了不算吧？”老陈慢悠悠地说。

“怎么不算？他是负责，话说得很难听对我们凶得很。”

“让他凶去。”老陈不以为意。

牛大姐为老陈的态度因迷惑：“您认识他？”

“见过。”老陈回答，“不熟。”

“那您可千万留神，这个人很不好说话。”

“我跟他说什么？”老陈道。“他有没有上级呵？这个事儿你不要管了为下午我给胡老打个电话讲一下就是了。他对你们凶对胡老也凶么？”陈主编挥挥手让牛大姐去了。平时若是陈主编如此，牛大姐出来还要发发骚，背地里和陈主编出比资历。此次出来，禁不住一脸喜色，一身轻松。

大家围上去向她打听陈主编的态度。牛大姐一脸严肃地对大家说：“都回去工作，这件事就不要再议论了，领导会妥善解决的。”再问，翻来去还是这些话，搞得大家既不满又好奇。

还是两个小时之后，牛大姐忍不住主动跟大家说了，还加入了许多添油加醋的渲染。

“那个胡老和我们老陈有师生之谊，在‘华北革大’时老陈是老最得意的弟子。文化革命时他一起挨过斗，老陈对胡老一点没揭发，至今亲密无间。我们出版社的二编订的那个小胡你们知道吧？就是胡老的儿媳，老陈一手把她调进来的。《大众生活》胡老讲话那是一言九鼎，何必算什么东西！还不是看胡老眼色行事的小力笨儿。”

也不知胡老陈主编的关系是不是真如牛某人所说，不过这事从此确实没了下文，《大众生活》再未打过电话质询，法院无传票送达。有干开某寿星作家的祝诞大会，编辑部的还和何必等人狭路相逢，何必只是反脸不理人，但只字未提官司的事。

三个月后，《大众生活》的那位姓被女同志打来电话，李东宝接的。女同志在电话里一本正经地对李东宝说：“经我们研究，考虑到你们的态度，并考虑同行的关系，我们决定不起诉你们了。但希望你们《人民日报》上登一个启事。以示道歉。”

牛大姐道：“不要理她，她们决定不起诉了？起诉得了么？于《人民日报》上道歉？想得美！”

隔几，女同志又打电话来，还是希望《人民日报》道歉。

牛大姐接了电话，不客气地拒绝了她：“我们没有这个义务！在这件事上，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

遭了牛大姐抢白，女同志不敢再打电话找出牛大姐，只是三番五次地

打电话找李东宝反恩恳求他做做工作，自他们道个歉。后来都在电话里哭了，说她现在十分为难，何必认定日夜斗为经办的而且没办好，每天一见她便奚她，说她没工作能力，逼她催促《人间指南》道歉。

“你们就给我们道个歉吧。”女同志乞求李东宝，“哪怕在你刊物上写个了一百字启事呢。否则我真没法交代，简直都不敢上班了。”李东宝闻之不忍，对大家说：“要不咱们就给他们道个歉。”

戈玲、于德利都说：“道吧道吧，有什么大不了的？给《大众生活》这样的刊物道歉也不丢人。”

牛大姐、刘书友坚决不同意：“这是原则问题！”

于是几个年轻人就去磨老陈，老陈先也不同意，后招架不住几个人总磨，便答应了。

老陈对他们说：“这个声明这么写：今年，《人间指南》编辑部在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族优秀文化面作出了突出成绩，发了一批在社会上有影响的稿子，起到了很好社会效果，在广大读者和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但是，本刊也注意到了，近来社会上有些人打着本刊和《大众间指》的名义进行了一些非法活动，给严重刊都造成了恶劣影响。本刊特此严正声明，今后凡用本刊名义进行采访、联系工作者，必须持有本刊介绍信和记者证。若无以上证件和介绍信，发生的一切纠纷和问题，本刊概不负责！”

这个声明在年底登在《人间指南》，杂志的最后一页补白处。李东宝把声明剪了下来，装入信封号寄给了《大众生活》的那位女同志。

刘慧芳

—

刘慧芳一上车就注意到了那个男人在盯着她。公共汽车里人不是很多，刘慧芳从中门上车后便站在车箱连接处，那个男人站在前门售票台前，频频地用眼睛瞅她，其视线是毫无遮拦和肆无忌惮的时刘慧芳眼睛看着车外，仍能感到那男人视线落到她身上的份量。她认为那注视是不怀好意的。

她蓦地感到紧张，因为她发现那个男人的身体在向她挪动，她们之间的距离不易察觉地缩短了。那个男人确凿无疑地向她微笑。公共汽车停了一站，很多外地旅游者上了车，车箱里立刻充满了吵吵嚷嚷，不知所云的南方话。那个男人的身影被人群遮没了。售票员和一个外地女人拌嘴。刘慧芳从容了一些。她看到旁边空出一个座位，刚要去抢，被一个肥胖的中年妇女捷足先登了。这时，她发现那个男人紧贴着站在她身后，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微笑。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嘴角上火起的一串小燎泡，再想扭动身体，身旁左右已被其他乘客紧紧夹住，动弹不动。

她跳下车，小挎包被后面的乘客夹在门里，用力一扯才拽出来，她再一次看到了那个男人的脸。

售票员在车窗探出脸，让她出示票，她从小包里拿出月票亮了一下，便沿着人群熙攘的街道快步往前走了。

那个男人跟在她身后，步伐不紧不慢。

二

“是慧芳吧，哦，你好。”

她一进门，便被一个高大丰满的女人热情地拥抱。巨大、空旷的房内，一些陌生的中年男女环立在一张大台球案旁，纷纷掉脸望着她微笑。“我是刘雅丽，认不出我了？”女人脸有很厚的脂粉。

“噢，你好！”刘慧芳眼睛一亮，愉快地笑道：“你还这么年轻，走在街上我真不敢认。”

“你好，慧芳，我是郭力维。”一个西服革履的瘦长男子走过来向她伸出手。那些男女陆续走来，向她自我介绍，望着形容依稀的旧日同班同学们，刘慧芳满脸笑容，眼眶却有些湿润了。

“多少年了？有二十年没见了吧？”刘雅丽感慨地说。“咱们五班的同学又聚到一起来了。”

“都老了，人也凑不齐了。”郭力维道，“有的人再也找不到了。”一个面容苍老，头发雪白的老年妇女出现在门口，徐月娟搀扶着她。同学们都向她拥，此伏彼起地交口叫道：“吴老师！”

老太太笑得脸上的皱纹更密更碎了，她颤巍巍地迭声问：“你们都是谁呀？”“嘿，刘慧芳，不认识我了？”公共汽车出现过的那个男人笑眯眯地出现在慧芳面前。

台球案上放着一些啤酒和水果，久别重逢的同学们三五成群地站着交谈。“瞎混瞎混，我这院长也的沐猴而冠，将来你看病可以找我。”“咱们是不是可以做点生意？你们公司都做什么呀？”

“什么都做，你有什么呢？”

“刘向北你知道他的下落么？”

“听说出国了，在印第安纳大学教中文。”

“高波死了，71年就因为盗窃杀人被枪毙了。”

“我都认不出你了，在车上看着你像，就是不敢认。”夏顺开对刘慧芳说。“我变化大么？”刘慧芳捋捋头发。

“挺大的。我记得你原来总是梳着两把刷子，一脸严肃，动不动就上我们家告状，说我在党校又破坏纪律了，我妈就揍我。”夏顺开笑。“那会儿我最恨你了。”

刘慧芳也笑：“有这事么？我怎么都不记得了？”

“你那会儿可了不得呀，团支书，老师的小帮手，我们要想进步都得找你汇报思想呢。”

徐月娟在边笑道：“夏顺开，你也嘞说了，你那会儿也真调皮的可以时净欺负女同学。”

慧芳头上那块疤就是你用石子打的。慧芳给你他看看。”

慧芳挡开徐月娟的手：“你现在还爱打架么？”

“早不干这事了。还打，我成什么？”

徐月娟：“现在该挨老婆打了吧？”

夏顺开：“也没你说那惨。”

徐月娟：“结婚没有？就你这样儿的有能打着老婆么？”

夏顺开：“孩子都上中学了。慧芳你也有孩子了吧？”

刘慧芳：“有了，大的也上中学了。”

“听说你……”“听说你学了地质了？”徐月娟打断夏顺开的探询。

“石油钻探。”夏顺开道，“也是阴差阳错。西北石油管理局在我们插队那个地方招工，我就去了。”

“苦吧？”刘慧芳问。“游牧民族……惯了。”

“没混上一官半职？”徐月娟问。

“没有，我在那儿搞技术。”

“哟，你还搞技术呢。”徐月娟笑，“你真吓我，就您在班上那学习成绩？”“我在班上功课比你，徐月娟。你还说什么呀？考试老不及格。”“谁呀谁呀？”徐月娟脸红了。

“是是，我可以作证。”慧芳笑，“顺开淘气是淘气，功课还可以。”“考试你还抄过我呢——有一学期咱俩坐一桌。”

“这可是没有的事。”慧芳掩嘴笑。

“我记特清楚，假装思考问题，眼睛往我卷子上瞟。”

“吃呵，喝呵，别光聊。”郭力维醉醺醺地向这边举杯，灌下一大口。“喝着呐。”慧芳举举手中的杯子。

夏顺开盯着她瞅，笑了：“你变化是大。”

“怎么办呢？”也许是因为喝了酒，慧芳脸粉红，眼睛水泪泪的。“会笑了。”

三

“妈，我回来了。”慧芳进了门，在门口换拖鞋，地上铺的白地板革，纤尘不染。刘大妈从厨房扎着手出来，看看女儿的脸色：

“喝酒了？今儿玩得高兴么？”

“还行。”慧芳回答，“见了许许多多多年不见的同学，聊得挺开心。”“都有干嘛的——你那些同学？”

“干什么的都有，当官的，做生意的，有俩发了财的，还有一个当到了副部级——也有一般工人。”

刘慧芳疲惫地在堂厅餐桌旁坐下，伸手揉腿。

“这么多有能耐的同学，你没问问谁能帮你找个工作？按说不难呵。”刘大妈也在餐桌旁坐下。“腿疼么？”

“没事——哪好意思问？大家都聊得高兴，也不是说这个的场合。小芳呢？”“也该回来了，都快六点了。甭不好意思，咱又不是想当经理，当个‘碎催’有什么张不了口的？”

“国强有信儿没有？他说要开那室内装修公司的事还有没有？”“听他的？他还想兼修奥林匹克体育场呢。这孩子，改搂了点钱就以为自己将来能跟松下先生看齐呢。噢，燕子来信了，你帮妈念念都写了啥？妈查字典认了半天，就认出了一个‘妈’字。”刘大妈把一封撕了口的信递张慧芳。

慧芳抽出信纸，看了一遍：“没什么事，妈。燕子说她的海南混得不错，已经被一家大公司聘用了。”

“不是骗子开的公司吧？”

“不，是国家办的。”“那应该有点准谱。这我就放心了。告诉燕子，建设特区妈支持，要当了‘鸡’别回来见我。”

“您都哪听来？乱七八糟的。”

“别以为妈不出门，就不知道天下这事，外边传得凶着呢。瞧你李大妈一听说燕子去了海南那样儿，好像咱们燕子已经卖了似的。直打听咱家彩电谁给买的。要不是你叮嘱我别在外面得罪人，我真想啐她那张老脸。”

刘大妈絮絮叨叨起身去厨房继续做饭：“这竹心也不来个信，东东在美国考上重点中学没有？可别在街上让那帮黑小子给欺负喽。我就纳闷这王家，有爹有妈姑姑舅舅一大堆，一个孩子非让个外人领走。美国就那么招人待见？”

四

“说好了呵，明天上午咱俩一起请病假去文化宫书市买瘦竹的签名诗集。”刘小芳背起书包和夏小雨说完这句转身要走，正遇上夏顺开推门进来。

“你好，夏叔叔。”“怎么走呵小芳？不多玩会儿了？”

“不啦，玩一下午了，我姥姥该等着急了。别忘了呵，小雨。”“忘不了。哎，争取让你妈给开个假条。”夏小雨追到门口喊时“拜拜！”“拜拜。”刘小芳飞快地消逝在已经黑下来的楼道中。

“又蹩着什么打算逃会呢？”夏顺开问女儿。

“你甭管。”夏小雨笑道。“特别特别重要的事。”

“你这学上得也太随便了，想不去就不去，考试你能过关么？”“没问题，那点教的东西我早会了，保证考好就是了。”

“你别太骄傲了。还有给老师的印象呢，这也很重要。就算你会了，也得给老师一个印象，她教的东西学起来很吃力。学生得有个学生样儿。”“我知道。”“你知道什么？你们老师现在对你已经有看法了。我不能老替你说谎请假，我现在说的话你们老师已经有点不信了。你怎么老有事？我还想给她一个好印象呢。”

“虚伪！这回不用你写请假条。”

“我是提醒你，上学不光是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怎么和你不喜欢的人相处，怎么去赢得别人的好感，这才是门大学问呐我的小姐。”“爸，你说这话就像个老油条。”

夏顺开笑：“我是没你这么一个好爸爸呀。看来对孩子太纵容了还是不行，还是得打，棍棒底下出孝子。”

“你打呀，打呀！”夏小雨和父亲撒娇。

“把你那本什么瘦竹的诗集给我看看，到底有多好？把你们这些小姑娘迷成这样。”

五

“怎么到现在才回来？都几点了你看看。”慧芳一见小芳进门就说。“到同学家做功课去了。”刘小芳一边挂书包，一边在摆好饭的餐桌旁坐下。“洗手去。”端着一盘菜的刘大妈拍了一下她的后脑勺。

“是去做功课了么？”刘慧芳问。

“那您说我能干嘛去？跟男孩子约会去了？”小芳进了洗手间，开水管子洗手。“这孩子，现在学着噎大人了时”刘大妈念叨，“没大没小。”“也不知道一天到晚在学校都学的什么。”慧芳道，“得查查她一天到晚都跟什么人混在一起。”

小芳从洗手间出来，关了洗手间的灯：“即，您替我姥姥去当小却侦缉队吧。”刘大妈笑：“女孩子，嘞学得那么伶牙俐齿的，招人嫌。这孩子越长越像王家人儿了。”

慧芳白女儿一眼：“除了贫嘴还会什么？”

小芳笑嘻嘻地端起饭碗：“该我会的没一样不会的。”

慧芳也被气笑了：“那你就悬了。”

刘大妈往小芳碗里挟菜：“走了个燕子，又补上个你，怎么机灵劲儿都给了你们这些小的了呢？你妈小时候可不像你，没嘴葫芦似的成天不吭一声，我说一百句也应不出个一句半句的。”“那您多闷得慌呵姥姥。”

门铃响，小芳跳起来去开门。笑吟吟地转脸说：“姥姥，我妈来了。”王亚茹拎着一网兜荔枝和两个菠萝进来。

刘慧芳忙站起来：“大姐，一块吃吧。”

老太太张罗着去拿碗筷。

亚茹道：“大妈，别忙了，我吃过了。”

刘大妈：“真吃过了？别跟大妈客气。”

“到您这儿我还用客气么？”亚茹把一兜热带水果给大妈。“开个会，也来不及买别的，给您带了点水果。”

“唉哟，多贵呀。”“不贵，在当地买价格还能接受。你们吃你们的”亚茹在一边坐下。“小芳，最近功课怎么样？你们该学解析几何了吧？”

“刚开始讲。”小芳道。

“好理解么？”“没觉太难。”“现在这些孩子，就是不知道谦虚。”慧芳道。

亚茹一笑：“聪明的孩子总是自信，先别得意，到时候要看你的考试成绩的。慧芳，腿怎么样？没什么异常吧？”

“还好，就是站久了，走长了特别酸。”

“那不要紧。你是癱病性瘫痪，神经组织没有损伤，只是坐时间长了，肌肉有些萎缩，你可以找个沙袋练练跑步，增强一些腿部肌肉力量。”晚上，王亚茹和刘慧芳在她的房间内交谈。亚茹喝着一无所作为滚烫的茶，嘴里发出轻微的吸溜声。

“小芳最近还听话吧？”她问慧芳。

“还算听话，就是变得爱和大人顶嘴。现在跟她说话真得格外留神，一点错儿都不能出。”

亚茹微笑：“到青春期了，自个有主意了。没发现她和男孩子有什么过多来往吧？”

慧芳道：“那倒没有。放了学就一帮女孩子凑在一起，嘁嘁喳喳，今天崇拜这个明天崇拜那个，现尔今红的那些歌星，讨人都让她们崇拜遍了第二谁说现在是个没有偶像的时代？”

“远远地、不着边儿地迷个谁也就罢了，别当真和身边的谁……”“那咱们小芳绝对不会。我试探过她，她还瞧不上她们班的那些男同学，这丫头心高着呢。”

“现在这些孩子和咱们那时候真不一样。”

“可不，咱们上学那时候多纯呀，就知道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现在这些孩子可好，没他们不知道的。大姐，你说这和街上那些黄色书刊泛滥有关系吧？”

“那倒未必，还是现在的孩子营养好了。我们小时候吃什么？他们现在吃什么？噢，对了，说起这个，你最近怎么样？有没有碰见合适的主儿？沪生也挺关心的。”

慧芳笑：“又有他什么事？”

亚茹也笑：“他这个关心是完全无私的，你别误会。你老悬着，岂不等于总在提醒他——你有罗？”

慧芳笑：“我可没这么想，你叫他别老自个折磨自个。”

“你是没这么想，可别人都这么看。你不知道他单位的那些老太太，差点说他是流氓了。”

“那你呢大姐，你和罗冈可是没什么理由不合到一起去的吧？”“是没理由，可婚姻是因为理由充分就一定要结合的么？我这也就是跟你私下说，我根本不爱他，爱不起来，别看我们当初死去活来的时我试过，不行，找不着那感觉了。那又何必？又不是不结婚就过不下去，我现在不是挺好？噢，你可别学我，你还年轻，性格又好，你可别耽误一辈子，大家也不答应呵。”小芳轻轻推开门，叫：“妈，您出来一下。”

亚茹：“叫哪个妈呢？”“叫你呢。”慧芳道，“她现在跟我说话就叫‘喂’。”

堂厅里，王亚茹对小芳说：“那可不行，我不能随便给人开假条，有病看病。我从来不给人走后门，你这不是让我破坏原则么？”慧芳坐在沙发内低头织毛衣，神态若有所思。织着织着，她停下来，叹了口气。亚茹进来，笑道：“别没精打采的，我看见好的会给你留心的，你也该积极点才是。”

“我这个条件谁能看得上我？身体又不好，也没个正经工作。”“又提条件，你怎么忘了你最重要的条件？”亚茹颇带感情地望着慧芳，“你还漂亮。”

六

清晨，慧芳穿着运动衣，腿上绑着沙袋，在小公园内绕着一片树林跑步时树林内挂着不少鸟笼子，鸟声啾啾。不少老人，妇女在树林内打拳，练气功。俄而，有吊嗓者的高腔颤悠悠，飘袅袅地从树林中传出：“呵——呵——”

由于大气污染，远方灰蒙蒙的天际，太阳的光泽十分乌黯，像颗弄脏了的草莓。天地间却已十分明朗，树丛、花卉、儿童的衣裳颜色鲜艳。慧芳已经跑了几圈了，气喘吁吁，汗珠盈盈，脸色喷红，使她和过去那个面带忧戚凄惋哀怨的形像迥然想异。

这时，夏顺开迈着矫健的步态迎面跑来。他的强壮身态把那身白运动衣塞得满满的，一跑动起来，全身各组肌肉群不停抖擞，可说是曲线毕露。这是个堪令人欣赏，赞叹的运动员形像。“嘿，慧芳，怎么在这儿碰见你了？”他边嚷边仍不停地跑。“我还说怎么碰见你了呢。”慧芳看到一个熟人，也很高兴，声音里带着喜悦。“我就住在这旁边的楼里。”夏顺开马不停蹄，从慧芳身边一掠而过。“我也住在……”慧芳说了半句就不说了，因为夏顺开已经没了踪影。她慢慢跑到树林一侧的河边，夏顺开再次出现在她前方。他仍然在不减速地奔跑，经过慧芳面前，笑叫了一声：“巧啊！”再次消逝在她身后的树丛。

慧芳已经累得坚持不住了，便停下来，两手叉腰慢慢往前走。夏顺开又一次跑着经过她面前：“接着跑呵！”

慧芳笑道：“跑不动了。”

慧芳在小树林边的凉亭内坐下，看着夏顺开一次又一次地飞跑着从她面前经过，越跑越带劲儿，似乎余不疲倦。似乎脚上安装了弹簧。无端地，他的活力和冲劲儿感染了慧芳，使她变得兴致勃勃。她朝夏顺开大叫：

“你怎么跟牲口似的？”

夏顺开真的像匹刚犁完地的牲口，热气腾腾，鼻息咻咻地来到慧芳身边，他身上浓烈的汗味儿使慧芳闻上去莫名感到一阵骚动和心痒，但是感觉

舒服。

她有意往一旁挪了挪身子，扇扇风：“真冲鼻子。”

“你每天早晨都来跑步么？”夏顺开问。

“第一次。”慧芳道，又赞叹：“你可真能跑。”

“我说怎么没见过你呢。”

“你每天都来跑？”“也不是，我常年在外，这次回来休假。这房子也是我们单位刚分的我，过去没家都。”

“怪不得，我们也是刚搬来没多久。”

“什么时候到我家玩去呀？我就住那楼，三门五层。又住街坊了。”“行呵，我家就在你家后面那楼，有空儿过来。”

“嗨，腿上还绑着沙袋呢。”夏顺开弯腰用手捏了捏慧芳腿上的沙袋。“要拿奥林匹克冠军呵？”

“不是，我前一阵腿出了点毛病，肌肉萎缩，医嘱让我加强锻炼。”“怎么搞的？”夏顺开诧怪地盯着慧芳，皱皱眉头，“你这些年怎么过得这么惨？不该呀。”

慧芳掉开眼睛，她受不了夏顺开眼中的那份真诚，嘴还硬：“怎么惨了？我觉得我过得挺好。”

“得了吧，别以为我不知道，别的同学都说了。”

“说什么了？他们说些什么了？”慧芳关心地问。

“甭管说什么了，你这样一看就是混得不怎么地还用人说？”“讨厌！有些人就是爱没事议论别人。我混得好坏碍着他们什么了？”“关心你。”“不用人关心。”“你呀，嗯，我太了解你了。”

“你了解我什么？”“强努！甭管怎么着非强撑着，假装特坚强什么都经得住。其实呢？女得跟铁打似的才算好样儿的？也不知你妈怎么教育的你——你以为这是优点呐？”

“你少说我妈！”“我就要说，赶明儿见了她我还要当面批评她。把个闺女培养成这样还以为自己的福气呢，怎么！就为听别人两句夸，打算立牌坊呵？”“别胡说八道呵。”慧芳拂然变色。“你怎么还是这么爱胡说八道？”夏顺开坦然道：“我不怕你生气，你生气我也得说。你以为别人都爱戴你呢？老实说，我头一见你，就觉得你特可怜！”

“我不用别人爱戴也不用别人可怜！”慧芳气急败坏，拔腿便走。“瞧见没有，瞧见没有，”夏顺开指着慧芳笑道，“这就叫强努！听不得一点批评建议。”

七

“你不要再讲了，事儿可以替你办，但是非必须分清。”

夏顺开一本正经地对女儿和刘小芳讲：

“我这么做是极端错误的，是助长你自由散漫，无故旷课的行为，下不为例——假条上怎么写？”

他坐下来，拿起一枝笔和一本便条笺。

“您就写我今天头疼，不舒服，请半天假。”夏小雨说。

“不好，骗不过去，一听就是假的，而且老师还会向你要医生假条。”“那就说，我姥姥来看我了，从外地来。”

“也不好，理由不充分。这么写吧，就说我病了，高烧四十度，需要你在家照看。对，我写的时候手还应该颤抖，字写得歪一些。”小芳对小雨说：

“你爸爸太可爱了。不像我那俩妈，一个比一个正经。”夏顺开忙道：“小芳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这么想就算我把你害了。我这么干是很没原则的，应该受到谴责的。正确的是你妈的态度。应该正经点。我是太不正经了。”

“您别害怕呀夏叔叔。”小芳笑。

“当然要怕，这是耽误下一代呀。”夏顺开十分严肃，控诉女儿：“这可都是你逼得我犯错误。”

夏小雨笑，接过假条揣兜里：“最后一次。”

夏顺开嘟嘟囔囔地抱怨：“多少个最后一次了？我的晚节是毁在你手里了。”又叮嘱：“假条开了，功课不许耽误，误了功课那以后可什么都没有了。”

小雨笑道：“保证不会。”

“瘦竹的诗有什么好的，把你们迷成这样？我用脚趾头也能写出比这好的。”

八

慧芳正在屋里生闷气，听到外面门铃作接着听到刘大妈和夏顺开说话。“您找谁呀？”“这是刘慧芳家么？”“是呵，您是哪位？”慧芳忙坐起来，理理鬓发，朝镜子看了一眼自己，这时，夏顺开已经笑嘻嘻地欣帘进来了。

“干嘛呐，沈努西？”慧芳愣了一下，接着明白过来。又好气又好笑：“少给我起外号。”“这是谁呀？”刘大妈在一边纳闷问慧芳。

“就是过去咱胡同那个‘顺子’‘顺子’的，跟我同学。他妈姓黄，您老说惹不起那家。”

“噢，就是那带坏孩子头儿。”刘大妈拍掌大笑，“顺子，长这么体面了，难怪大妈不敢认。”

夏顺开笑道：“大妈，又给您添堵来了。您老身子骨可好？”

“好好。”刘大妈见着老街坊，十二分地高兴。“想起来了，你那会儿可真没少招我生气，我们家房都叫你踩塌过，现在不那么淘了吧？”“不啦，早改邪归正了。”

“你妈身体可好？”“前年就过世了，我爸也不在了。”“唉，打搬到这楼房，老街坊们就难得一见喽，快，真快，一晃就都老了。在一块堆儿呢，短不了吵个架生个气的，真吵了成骂不成还怪想的。”

“妈，您怎么说着说着就抹开泪？”慧芳道，“也不怕人笑话？”“谁笑话？顺子能笑话他大妈么？”刘大妈点头咂嘴地对慧芳道：“我们那也是一辈子闷呵！”

“大妈，您别嫌闷得慌。”夏顺开道。“我是搬到你价别住了么？赶明儿您想吵架——找我。”

一句话把刘大妈逗笑了：“瞧你说的，大妈是那乌眼鸡么？就不能客客气气地坐一堆儿说闲话儿了？”

“也成，往后凡我听到什么新鲜事儿都来跟您学。”

“就那么一说吧？你不工作了？净陪我老婆子逗闷子了？”刘大妈转念又道：“有些年不见了，你们怎么又勾上了？”

夏顺开看了眼慧芳笑：“也就是最近的事，无意当中，一见面——亲！”慧芳白了夏顺开一眼，红了下脸。

刘大妈笑：“这顺子现在也会说可人疼的话了，小时候可净招人烦了。”慧芳：“这算什么可人疼的话？肉麻！”

刘大妈：“顺子，干什么工作呢？瞅你这黑，敢不是送煤的？大妈那些

年可没少替你揪心，怕公安局收了你——不是大刑刚上来吧？”“叫您说的大妈，我有那么坏么？”

慧芳也笑：“可知道自己给群众留下什么印象了吧？”

夏顺开：“我现在石油部门工作。”

刘大妈：“怎么没把你媳妇带来？”

夏顺开哦吟：“哦……”

刘大妈：“还没搞上？”

“哦上，搞上了，又给搞丢了。”夏顺开干笑。

“也离了？”刘大妈跌足叹道，“你们怎么都一码齐的离了？这事儿别比学赶帮超呵。”又急忙问：“谁离的谁？”

“她离的我。”夏顺开为前妻辩解，“我那工作流动性大，一年到头不着家，也不怪她。”

“唉，”刘大妈瞅女儿一眼，“慧芳也是先离的她爷们儿，现在都兴女的甩甩男的了。”

慧芳脸上挂不住了：“妈，您别老把我这事挂嘴边，也不是一回事，光彩怎么着？”

“好好，我不说了，你们聊，你们聊。”刘大妈退出屋：“顺子，中午在大妈这儿吃饭。”

“大妈您别张罗，我一会儿得回去，家里还有孩子呢。”刘大妈走了，剩下夏顺开和慧芳两个人，慧芳不自然地朝夏顺开笑笑：“你坐吧，要喝水么？”

“倒一杯吧，什么都别放，就白开水。”

夏顺开于慧芳房间四处巡看，按了两下慧芳的打字机。慧芳倒了杯热开水放在桌上。

“你现在就靠这个挣点小钱？”

“对。”“这也不是事儿呵。”“也没什么不可以。”慧芳看了眼夏顺开，笑了：“你又想说我强努。”“不。”夏顺开摇摇头，“问题是社会受损失呀，像你这么杰出的人，应该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现在，嗯，到处求贤若渴……”

“你别拿我开心了，我算什么杰出？家庭妇女一个。”慧芳说到这里，黯然神伤。“不行，我不能看你这样——这么颓废！”

“不这样又能怎么样呢？”

“我们单位有不少离了婚的优秀人才，原装的也有……”

“你怎么说着说着又不正经了？”

“你别自卑！”“我不自卑！”慧芳来了气，“这和自尊自卑两码事，我用不着你来做媒，管好你自个吧。”

夏顺开盯着慧芳研究着她：“你是不是觉得和我谈这事有点不好意思？”慧芳一扭脸不理他。“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都这么大人了。慧芳，不是我批评你，你这人虚荣心太强，在班上你就盛气凌人，只许你帮助别人，不许别人帮助你……”

“又来了又来了。”慧芳腻歪地说，“你不分析我就没事干了？”“我有责任呀！”夏顺开诚恳地摊开双手，“咱们是老同学，我不管谁管？”

慧芳逗乐了：“您算哪庙的和尚？”

夏顺开也笑了：“是不是嘛？姑娘大了，跟即好些话也没法说了，孩子又小，更没法说这个。你缺个知心人，慧芳。你瞧我好不容易有一空儿，在京

休假，平时忙也顾不上你——你就拿我当一知我人儿吧。”

“再没见过你这么毛遂自荐的，你可知当人家知心人要进多大责任，你就敢当？”慧芳说着发觉这话有些暧昧，不觉羞红了脸。

夏顺开倒仍是诚恳坦荡的样子：“肯定是下了决心才来的，明知日有虎，偏向虎山行。

不入虎穴……”

自己也发觉没造次了，吞回了后半句话。牒刻，再复慷慨：“你的事我管定了，谁叫我碰上了呢。说吧，喜欢什么样儿的？全中国的优良男子都在我口袋里装着。”

“你是不是开着一良种站呢？”

夏顺开被慧芳逗得哈哈笑个不停，指着她道：“你现在也会开玩笑。”“什么叫现在也会？不是你说说，我过去怎么啦？叫你说的我过去好像都不是人了。”

“你还别不服。”夏顺开望着慧芳道，“你过去还真是，怎么说呢？假模三道，跟墙上贴那三好学生宣传画似的。”

“我不承认我假。”慧芳道，“我过去和我现在一样，怎么想的就怎么做，才没表里不一呢。”

“得了吧，你问问咱们那些同学，谁不说你假？中学五年你交了几个知心朋友？连徐月娟都觉和你总隔着一层。”

“那人家就是这性格。”“这性格就不行！在这个跗就不允许！冷若冰霜，道貌岸然，既不会去爱别人也不允许别人爱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难者牺牲者的形像沾沾自喜——没人需要你这个样子！”

“胡说！诬蔑！我根本不是你说的这种人！”慧芳气哭了，又辨不出个情由，只是一个劲说：“自己恨谁没靶子，就来诬赖别人。谁都这么说我，你也来说我。用得着你说么？你算干嘛的？”刘大妈听见屋里动静大了，忙跑进来：“这是怎么话说的？刚才还有说有笑的，怎么冷不丁吵起来，慧芳，顺子是客，可不能这么丧声丧气地对人家。”

慧芳已在一刹那收了脸上的泪，强笑着不妈说：“哪吵了，好好的，就是说话声高了点。”

夏顺开也说：“没吵，开玩笑呢，大妈你忙您的。”

“不兴抖嘴呵。”大妈叮嘱二人，“有什么话好好说，多少年不见了，也都是拖儿带女的人了。”

刘大妈走后，二人一时无语。片刻，夏顺开笑说：

“还真急了？想不到你也有脾气了。”

“本来嘛。”慧芳嗔怪道。“你说得那么难听，是人话么？”

“说错了没有？”“错了。”“刚才你还假呢。明明吵嘴哭了，大妈一进来，又装没事人。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擦的泪，那熟练那么专业。”

“你呢，早起口口声声要来批评我妈，真见了我妈，一口一个‘大妈’，那肉麻——你不假？”

“对对，我也假，我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还是的。”“可我假我承认，你呢？”

“我……”慧芳一时语塞，旋即轻眸一笑：“我没你那么厚脸皮。”夏顺开笑道：“其实，我要不拿你当知心人，我也不那么直截了当，犯得上么？比你自我感觉还好的人多了，我说一句没有？”“合着我还得领你情……”一

语未了，慧芳发觉这话越说越近乎调情，眼神也近乎抛媚眼，忙正经起来，严肃起来。”

“说真的，你要帮我，就帮我找个正经工作吧。我也不喜欢我现在这样儿。我觉得我这样可能跟我这么些年不上班老窝在家里有关系。老一人呆着也拿不准人前该是个什么架式了……你听我说呢么？一动真的就没词儿了。”

夏顺开抬头笑：“不是，我是在琢磨，刚才咱俩吵架，大妈进来劝，我怎么觉得从前有过这么一次。好像是在你家做作业，咱们吵起来了，大妈进来劝，跟今天一模一样，话也说得差不多。”“何止一次。”慧芳低头说。

慧芳送夏顺开出门，正遇上小芳跑得满脸通红，鬼鬼祟祟地进门。小芳一见夏顺开吃了一惊：

“夏叔叔。”夏顺开也不为惊诧，转头问慧芳：“这是你孩子？”

中午吃饭时，刘大妈对慧芳道：“慧芳，你挺能让人的，怎么就跟这顺子这么厉害？”“没有呵，”慧芳样作无知，“我怎么跟他厉害了？”

“你当妈真老糊涂了？”

“妈，我在家碍着您什么了？您也不能拣到篮里就当菜。”

九

“认识你，真好！”夏顺开拿腔拿调地举着瘦竹的诗集，念扉页上的赠言，念完哈哈大笑。

夏小雨一把从爸爸手中夺过诗集：“不许嘲笑人家真诚的感情。”“假条给老师了么？”“没有。”“为什么？”“小芳没假条，我不能让她一人旷课挨斥，所以也把假条撕了。”“那我在是白写了？”夏顺开瞅瞅女儿，“不过也难得你小小年纪如此侠义。”“可这是错误的对不对爸爸？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

“对对。”夏顺开笑道，“犯错误不怕，重要的是认识错误。”接着又替女儿发愁，“可老师这关你怎么过呢？”

“人太一帆风顺了不好，这不是您常说的？从小就应该多经历一些。”“倒是，在哪儿不能太得宠，多犯点小病没大病。这话也就是咱们关起门来讲，出去还得一本正经的，否则别人该说我毒害你了。”“放心，我不会把你说出去的，你当着老师尽可以对我作义愤填膺状。”“你这么说好像我们合谋起来串通一气……”

“得了，爸爸，你在我面前就别装了。”

“噢，对了。”夏顺开兴高采烈地说，“我今儿才知道小芳的妈是谁，你猜我们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夏小雨狐疑地望着父亲，“你还风流过？”

“你嘞往邪处想。我们是老同学，从小学到中学都是一个班的。”“是么？你们可不像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你见过她妈？”“太见过了。”“什么评价？”“好人，可是无用。”“小时候她一直是我们班的团支书——从打有了团。”

“你呢？”“惭愧，淘气大王。”夏小雨嘻嘻笑：“就知道你是这么个出身。”

夏顺开站起来，走到穿衣镜前打量自己：“哎，小雨，你觉得你爸还行吧？”“哪方面？”“各方面，我是说往人前一戳。”

“嗯，”夏小雨点头评论道，“拿得出手。”

十

晚上，夏顺开和女儿一起唱卡拉OK。他拿着话筒摇头晃脑，五音不全地唱：“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真诚地过每一分钟……”

这时，刘小芳面带泪痕笃笃敲门进来，进来就和夏小雨嘀嘀咕咕说话。夏顺开扭头问：“事儿发了？”

夏小雨说：“老师找小芳她妈了。她妈打她了。”

对不像话，怎么能打诨？回头我教育她。”

夏小雨道：“小芳今晚想在咱家住一夜，不回去了。行么爸爸？”“这不好吧？她妈还不会找来？最好还得说一声，要不急也急死了。”“她妈不认识咱们家，该让她急一急，怎么知道动手打人？”夏小雨为朋友愤愤不平。

刘小芳恳切地望着夏顺开：“让我住一夜吧夏叔叔。”

夏顺开想了想，道：行，你们趁今晚好好串串拱，明天去跟老师解释。”话音未落，又传来敲门声。

夏顺开，“谁这么晚还来串门？”

“别是我妈。”刘小芳脸都吓白了。

“快藏里屋去。”夏顺开让两个女孩子躲起来，自个去开门。

门开处，果然是慧芳一脸盛气站在门外。

“我女儿是不是在你家？”

“是。”夏顺开当即认帐，掉脸对里屋咕：“出来吧你们。”

夏小雨伴小芳从里屋出来，脸气得通红，盯着爸爸恶狠狠地咬牙道：“叛徒！”“我不能撒谎呀，万一她嫂呢？”夏顺开对女孩子们解释。”

“小芳，回家去！”慧芳冷冷地命令女儿。”

“回去吧小芳。”夏顺开帮着动员，“事情已经这样，重要的是争取一个好的态度，说清楚就行了。你妈不会再打你了对不起慧芳？”“夏顺开！”慧芳气得脸色发白，“回头我再跟你算帐！”

“有我什么事？”夏顺开委屈地摊开双手生“我一直在从中做工作。”“你在这里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起了什么作用？你问问孩子们我起了什么作用？”夏顺开对女孩子们作笑脸。夏小雨喊了一声，别过脸不看她。

“得，两头不是人。”“那好，我就当着孩子在场问你。”慧芳进门拣了把椅子坐下，“刘小芳和夏小雨上午逃学你知不知道？”

“知道，两个孩子一回来就向我承认了错误。”

“我是问你事先知道不知道？”

“……有所耳闻。是的，我知道，我认为孩子们的理由尽管不充分，实际上我也表示反对，但发现她们决心已定……”“夏顺开，你就是这么教育孩子的？明知道孩子们准备逃学，不但不与制止，还包庇她们。今天上午我见过你两次，你只字未提。”“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小芳是你的孩子呢。”

“别人的孩子就可以放任不管么？别忘了这里还有你自己的孩子。什么理由不充分？逃学根本理由！你想让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这样作父亲的，真让我难以置信。”

“是的，我知道我错了，刚干就知道错了，后悔莫及。”

“认错倒是很痛快，可危害已经造成了。不客气地讲，说你是教唆犯也不为过。”“我劝过她们，她们不听。”

“不听就算了？谁是大人谁是孩子？倒让孩子牵着你走。”

“我爸爸是劝过我们，是我们一意孤行。”夏小雨挺身而出，替父亲申张。”
“两码事，你不要替他开脱。”慧芳道，“我很了解你这位爸爸。倒不是你们这样件事有多严重，而是他这种作法骇人听市。你对自己不负责不能对孩子也不负责。”

“我怎么对自己不负责了？刘慧芳你把话说清楚。”

“看看你的一贯表现，你自己上学时就总爱逃学，发展到今天也不奇怪。”
“请你不要用教训的口吻对我说话，你以为你还是团支书呢？”“我就是那会儿教训的你少了。我倒没觉得自己是团支书，就是没想到你还是过去那个后进生。”

“我认为，学校的课不是每也课都必须上的，有些社会活动相形之下更能使学生长见识。学校组织的少，自己就应该有意识地抽出时间……”“说出来了吧，你终于暴露了你思想深处真实观点。”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呵哈，天大的笑话，你是共产党员？”

“这又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还是个有十五年党龄的老党员。可惜我们党不发党证，没法给你看。”

“胡扯，不许你侮辱党！”

“你这种态度才是侮辱党，你正在侮辱一个党员。”

“如果你是党员。你这种作法更可鄙。”

“这和我信仰共产主义，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毫不冲突。作为党员，我是个好党员。作为父亲，我可能有缺陷——我不许你把这二者混为一谈！这正是很多人借比攻击我们党的惯用伎俩！”小芳：“妈，别吵了，你们都扯到哪儿去了？”

夏顺开：“小雨，给刘阿姨倒杯水，消消气。”

刘慧芳：“那么你坚持你没错了？”

夏顺开：“不，我承认我有错，在对待小芳她们逃学的问题上我犯了知情不举的错误。逃学自己不对，但是慧芳，你不要把这看作是品质问题。”

“逃学就是品质问题！”

“这么说严重了，也与事实不符。我小时候爱逃学吧？可这并没有妨碍我今天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慧芳，不要用学校老师那种因循守旧的眼光看人。高波上学时是个好学生吧？最后堕落成一个人犯。和学校奉行推崇的套价值观相违，并不意味着将来长大就一定会成为社会前敌对者。”“我真替你担心，替你的女儿担心。”

十一

“不像话！这个夏顺开是个什么人？”王亚茹问慧芳。”

“一米八几的个男的。”

“我不是问你这个，我是问你他平时在单位表现怎么样？”

“不知道，这我怎么会知道？”

“从他说的这些话，干的这些事看，我认为这个人有问题，不是没头脑就是玩世不恭。”

慧芳低头不语。“你学什么个同学？也是，你们那个胡同中学能培养出什么好学生？噢，对不起慧芳，我不是指你。居然有这样的家长，对孩子竟采取这样纵容、怂恿原态度，青少年犯罪率高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倒也不见得就是想教子学坏，也许是不会管孩子。”

“还要怎么会管？逃学是明显的不能容忍的行为，他怎么还能漠然置之？我相信他是是个勤勤恳恳工作有作为的人。他能纵容自己孩子逃学，自己也一定是个吊儿郎当，把工作视为儿戏的人，品质恶劣！”

“这个，我们不能这么没根据地说人家吧？他看上去不是你说的那种人。还是挺诚实的。”“看人不能看表面。”慧芳微笑，不愿指出亚茹的自相矛盾。

亚茹也发现了这点：怎么，你对他还挺有好感的？”

“没有没有。”慧芳连忙否认。

亚茹道：“不管怎么说，这些人还是离他远点。孩子是单纯的，很容易就受到一些不良影响，她们不会分辨是非，还是要以正面教育为主——特别是女孩子。”

十二

慧芳远远地看见夏顺开，朝阳迎面射来的光芒使她看不清夏顺开的脸，但她估计他也一定看见了她。

慧芳活动了一下身体，扎紧沙袋，没沿着往日的路线，在小树林另一侧的一条林荫道慢慢跑了起来。

跑了一会儿，她眼角的余光注意到夏顺开愈跑愈近，她加快了步伐，但夏顺开还是很快追上了她，和她并肩跑着。

“不理人了？”慧芳倏转身，掉头往回跑，夏顺开敏捷地又跟了上来，边跑边歪头看慧芳脸色。“还真生气了？至于么？”

“没你这样儿的。”慧芳白他一眼，“这事没完，回头还得跟你辩论。”夏顺开笑呵呵的：“不用辩论了，我认输。我昨晚仔细想了想，你是对的。”“昨晚是不是无理狡辩？”“是。其实我一开始已经认错了。只不过你不依不饶，激起了我辩的勇气。”“你那叫认错呀？气势汹汹，能把谁吃了。”

“这怪我身上这气概，我一向具有这种气概，藐视一切敌人并不被一切敌人所压制——到关键时刻就本能而出。”

慧芳扑哧一笑，“又吹，谁是你敌人？”

“怪我怪我，没分清敌友。”

慧芳歪头笑：“光认了错，错在哪儿知道了么？”

“同一个毛病，没分清对像。其实有些观点是正确的，只是不能过早灌输给孩子。孩子的自觉情差，用纪律约束是必要的。不在少上几节课，主要的是让她们养成遵守秩序的习惯——认识深刻吧？”慧芳笑：“还不是不可救药，还是挺聪明的嘛。”

他们跑到林荫道尽头，没有掉头回来，又沿着小树林的旧路线跑起大圈。“我这人缺点很多，知错就改便是其中之一。”

“说你胖你就喘。跟谁学的，一刹那就把错误变成吹牛的资本？”他们停了下来，沿着河边慢慢往回走，边走边谈，朝霞把他们身上罩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光辉。

“我对我那女儿是太惯了，简直拿她一点办法没有。过去一直不在身边，又离了婚，总觉着欠她什么，她一哭一撒娇，我什么没原则的事都干得出来。”

“你心还挺软。”“唉，舐犊情深，柔肠侠骨，硬是没得咒念。”“瞧你那样还挺得意。顺子，我现在发觉你动不就会自我欣赏，自我陶醉。”“没有没有，心情很沉痛，又无计可施——那个是我长期在野外，自己不吹就没人吹留下的毛病。”

“可你这么惯下去，会惯坏她的。”

“我就是个一切都明白实在做不到的典型。”

“孩子还是应该有个妈的。”

“太对了，家事如国事，必须有一个唱红脸的，一个唱白脸的，清一色很多话不好说。”

“为什么不找一个呢？如果你真像你说的那么优秀。”

慧芳非常恨自己，怎么一跟夏顺开说话就不知不觉地带出不正经、挑逗的味道？她把自己的表情放庄重了些。

“这能找么？”夏顺开的话倒是掷地有声。”我一直等着哪天被一发冷枪击中呢！”慧芳凝眸不语，似在遐思。

夏顺开又道：“实在没机会，只好对得已求其次，找个贤妻良母算了。”他望着慧芳微笑，那微笑衬着阳光显得既古怪又灿烂。

慧芳不觉心惊肉跳。夏小雨放学回来，一进门就伏在桌上呜呜地哭。”

夏顺开慌了神，围着女儿团团转，连声问：“怎么啦？怎么啦？我的小姑娘奶奶，别光哭不说话呀，要写检查爸爸替你写。”夏小雨哭了半天，才抬起满是泪水的脸，泣噎难禁地道：小芳她不允许她上咱家玩了。”“她不让上路家，那咱们上她家去。

十三

刘大妈家天格外热闹，小芳年满15周岁，亚茹和沪生都来团聚，国强也专程赶了回来。桌上的奶油蛋糕堆了三盒。大家都喜气洋洋，唯独小芳闷闷不乐。

慧芳安抚小芳：“你妈也是为你好，怕你受不好的影响。”

“凭什么就说我要受人家的影响一点没能影响别人”我就不能影响她？”“现在看来你就是受了人家的影响一点没能影响别人。”亚茹对慧芳道：“别理她，不能什么事都依着她——你冲谁翻白眼？”刘大妈在一边和国强嘀咕，国强高声道：

“噢，就那顺子呀，我记得他。他小时候净揍我，我练足了块儿准备收拾他，又找不着他了。姐，他现在还那样儿？”

“规矩多了。”慧芳道。

国强笑：“我真想像不出顺子规矩起来是什么样。”

“就是电影上那种恢复了地位的右派的。”随着一声回答，夏顺开领着夏小雨笑哈哈地出现在刘家门口。

“顺哥。”国强笑着迎上去，二人又拍肩又握手，称兄道弟，亲热得一塌糊涂。“顺哥还真有点知识分子派头了——西服板寸！”

“来，咱俩掰一手腕子。”夏顺开捋袖举掌。”

国强忙惟辞：“不敢领教，一握手就试出手劲儿了。”

夏顺开和在座的人逐一握手，自我介绍：

“夏顺开……嗯，大姑姐，大姑舅。”

亚茹和沪生客气地和他握手。夏顺开又装腔作势地去握慧芳的手。慧芳：“咱们就别来这套了。”

话虽这么说，手还是被夏顺开一把抄住，暗中用力一握，慧芳疼得一皱眉头。“这是小女。”他又为大家介绍女儿，“叫叔叔阿姨。”

夏小雨乖巧地挨个叫了一遍。小芳见到小雨，早欢天喜地地上前拉住了她的手领到自己房间说悄悄话去了。

“见过见过。”刘大妈道，“这是你的女儿呵，怪不得瞅着眉眼儿像谁呢。”

“美人胎子吧？咱这女儿谁见了谁得说会生，全部继承的父母的优点甚至父母没有的她也长出来了。

操心！不比你们小芳可以大松心。”慧芳道：“吹不够自己又吹女儿。”

刘大妈也不干了：“我们小芳怎么可以大松心了？不比谁寒碜，搁古代，没准还先一步被抢进宫里呢。”

慧芳：“好，咱不跟他比这个。”

亚茹和沪生交换了一眼神，沪生毫无表示，亚茹眼中似露不屑。“今儿我来是专门向你们提意见来的。”夏顺开认真地对慧芳说。“别孤立我闪小雨呀，孩子嘛，心灵和友谊都是纯洁的，这会儿就分等，伤心呐。你不让小芳和小雨玩，我们小雨回去都哭成泪人了。”一席话说得在座的几位都挺尴尬。

慧芳红着脸说：“没有，没有……”

夏顺开又道：“孩子有缺点，批评、教育，都行，别早早地就用阶级观点划国开。老头说慧芳，我都不相信你能干出这儿，损点吧？过去我那么坏，你还一个劲接近我帮助我呢。”

“慧芳已是难堪，后又被逗笑，红着脸光笑：“不是那意思。”她实在不便说这是亚茹的意思。

亚茹忍不住了，道：“我们不是针对孩子……”

夏顺开：“那就是针对我了？那你们应该不许小芳和我玩。”王沪生在一旁不禁一笑。

亚茹：“我们不是针对任何人。这件事的发生我们确实很生气……”慧芳在一边解释：“大姐是小芳的亲妈。”

“噢，噢，夏顺开“噢”了半天，也不见得是真明白了这其中的复杂关系。“我知道你们很生气，这件事我也很抱歉。但慧芳是了解我这人的。对吧为慧芳？我还是一好人吧？你连这句话都不敢说，你太不够意思了。”

国强笑道：“我替我姐说吧，你还不能算一坏人。”

亚茹：“我说过，我们并未针对任何人。既然这事发生了，我们当然要采取一些措施，这也是正当的。”

“大姑姐——我该怎么称呼她呀？还是叫您王同志吧。王国志，您是一大夫是吧？我一进门闻见您身上的来苏水味儿就猜出来了。您是一大夫，应该知道病人上呼吸道感染，采取任何治疗措施也不能包括不让病人呼吸。”

“如果是传染病就要进行隔离。”

“您听说过现在对精神病患者都不提倡社会隔离？”

“那要看病情程度和类型。”

“我觉得我这得算人民内部矛盾吧？不能说我是在演变小芳吧？”大家笑。慧芳：“谁也没把你说成那样，你自己也别上纲上线。”

夏顺开：“充其量我算一健康带菌者。”

国强：“隐型的隐型的，‘噢抗’阳性。”

夏顺开：“王同志，咱不能要求人十全美吧？你得允许我偶一失足吧？”亚茹也笑了：“当然允许。不过你已然这么大岁数了，有些毛病是不是就不该犯了？譬如一个大人再得小儿麻疹就有些奇怪了吧？”大家哄堂大笑。夏顺开也不免有些不好意思：“大姐，您这句话真把我说臊了，确实不应该。咱不犯了成不成？得过一次，永久免疫。”

亚茹笑道：“夏同志，我真没有难为你的意思，你不必一个劲儿对我犊。”沪生插话：“我看这件事就过去了好不好？黑不提白不提，老说也没意

思了。”夏顺开立即向王沪生伸出一只手，热情地握了握：“说得好！再问一句，您贵姓？”

大家又笑。

沪生道：“免贵姓王，我大姑姐一家子。”

慧芳：“我的前夫。”夏顺开：“噢，再一次紧握您的手，感谢您和慧芳离了婚。”

大家又笑。亚茹：“什么话？”夏小雨听到外屋笑声不断，探出头道：“爸，您又出什么洋相呢？”这时，刘大妈端出两盘凉拌菜，嚷：“帮我把桌子清理出来。”夏顺开忙起身接过大妈手中的菜，嗔怪大妈：“您瞧您，事儿说开了不就完了？我也已经谅解了，还备这么些菜赔罪干嘛我多过意不去？”刘大妈笑道：“别花舌哨马的，谁是为你呀？算你赶上了，今儿是我们小芳生日。”夏顺开：“哟，早说呀，我也随份礼——姑娘今儿是月周年呀？”慧芳：“十五了。”夏顺开：“这可是一块儿。小芳，以后多留神，法律可是重点保护你了。”众人又笑。亚茹笑叹：“这人这嘴，真闹得慌。”

小芳在里屋也没听清夏顺开说的什么，脆生生地答不了一声：“欵。”夏顺开：“我们小雨下月生日，一起过了吧，省得还得闹你们。”

国强：“顺哥，记得你过去不这样儿，现在怎么改活宝了？”

“常年在野外流窜，都是帮老爷们儿，总得有一两个当小丑的，给大家找点乐儿。”

沪生：“听说你是搞石油钻探的？”

“什么都干，找油，找矿，强项是制止井喷，油田灭火。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全面！聪明！有时我都佩服自己，怎么就这么能干——哥哥是真聪明！”

夏顺开抚胸摇头，赞叹不已。

慧芳对亚茹说：“这人就是好吹。”

亚茹：“科威特大火没找你？”

夏顺开一昂首：“找了，国务院领导亲点我参加灭火队……你瞧大姐，您这一笑，我就知道您不信，你这就不好了，以貌取人。您以为谁坐在你面前呢？正经是咱们国家著名的灭火专家，别稀哩马哈的。集邮不集？回头我给您寄几张科威特邮票。”刘大妈端菜出来插话：“这我信，顺子从小就好玩火，你忘了那年还烧过咱胡同一个自行车棚子，救火车几百年没去过咱胡同那次去了一批。”

大家笑。夏顺开：“大妈，还是您懂辨证法。”

亚茹：“听说咱们国家的塔里木盆地又发现一个油田？”

“他，那就是我发现的，嘿嘿，这么说过了，是我们大家发现的，我也参加了论证。”

夏顺开严肃起来：“你们可不知道这个油田的发现对我们国家有多重要的意义。我这么说吧，直到下个世纪中叶，我们国家的能源不用发愁了。”

沪生：“听说是一个很大的油田。”

夏顺开：“油海！有贝加尔湖那么大一个油海。初步深明储量就相当于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国的石油储量总和。这是个什么概念？这是几千亿美元呵！而且，油质好，不用提炼，直接灌进汽车油箱就能跑。地层构造简单，可以高密度开采。看过电视里的海湾国家油田吧？油井分布多密？鳞次栉比，这会大大降低开采成本。懂我说的意思么？就好比从河里抽水，不用一口井干了，再打另一口井。”

众人一起点头：“懂，懂。”

“让那些悲观的经济学家们见鬼去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不行那也不行去吧！让那几千个亏损严重的中小企业破产去吧！只要有了这个油田，我们的国民经济稳稳地每年提升几个百分点，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稳稳地达到小康水平。”

夏顺开说得眉飞声舞，眼中冒出狂热、亢奋的目光。

“你们干好干坏都是瞎扯，无所谓，只要我们较劲，这个国家就垮不了。不承认石油工业是国家的命脉和支柱是不成的。我说的那几千亿美元还是指原油价格，要是变成化工产品呢？国强，你还倒什么劲呀？”

大家笑。“慧芳：“说着说着就贬低起别人来了。”

厨房传来鱼下油锅的滋啦声。夏顺开一个箭步窜进厨房。

“大妈，鱼我做，您别做坏了。

“瞧你能的，大妈鱼都不会做了？”

“这您还别跟我治气，我吃过的鱼您都没见过。全国哪个湖里的鱼没进过我肚子？”

亚茹对慧芳议论夏顺开：“上海市个人还不像不草包。”

慧芳笑了：“大姐，您好话也不会好说。”

亚茹也笑：“这是我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了。”

沪生：“这种人倒是到哪儿都讨人喜欢。”

亚茹：“就是别那么吹，太吹了也。国强，按你们的说法，他得算侃爷了吧？”国强笑：“得算。”夏顺开头戴白帽，身穿白大褂，系了条刘大妇的花围裙从满是油烟的附房里钻出来。

大家一看他又都笑了。

亚茹：“你还真是多面手。”

夏顺开：“治大国若烹小鲜——容易！”

慧芳：“大姐，你就别招他了，咱们谁都别再给他吹的机会——干活去吧你！”

十四

慧芳房间。夏顺开仍戴着白帽子，对慧芳道：

“我给几个同学和我的一些朋友打了电话，让他们帮忙安排一下你的工作。大概劳资关系现在还不好转，要等有正式招工指标才能办，你可以先干着，以后再慢慢转，你的档案现在在哪儿”慧芳：“在街道。其实我也知道一下都解决困难，我的意思也是先找工作干着，不愿意老在家里呆着。”“你会外语么？”“不会。”“计算机呢？能不能简单操作？”

“也不行。”“哎呀，这可不太好办了。他们提供的工作多数是涉外和公关性质的，办公室职员也要求能简单操作计算机——你财会性不懂？一知半解也行。”

“一窍不通。”“那你觉得你能干什么？什么你更擅长一些，比较合适？”

慧芳眼睛瞅着脚尖，摇头：“我就会打字。”

“合着你这些年除了当好人，别的什么有意义的工作也没干！”慧芳眼圈红了：“对，我就是一没用的人。”

夏顺开忙道：“你别生气，我不是挖苦你。没关系，不会不要紧，咱们现学。你聪明，我都会了你还能学不会？只要肯学，那不用太用功。”一句话把慧芳说得破涕为笑：“我哪能和你比呀，你多聪明呀。”夏顺开立刻冷了

脸，手点着慧芳鼻子说：“我最不爱听人说这种话。谁比谁傻多少？说这种话就是自甘堕落！这样吧，从今天起，你和我女儿一起学英语，我同时教你操作微机，我家里有一台普通型号的，我还有几天时间，这几天你到我家集训一下，然后和帮你联系个学习班。工作我再帮你跑一下，看有没有合适的文秘、资料员什么的。”

“顺子，我真怕我辜负了你的期望。”慧芳感动地望着夏顺开。“不可能。”夏顺开微笑地望着慧芳，“我在我们单位开过不少班教青工。谁是不堪造就的谁是有出息的。我一眼就能看准——这次我看中了你。”

一千人紧紧挨挨地围着桌子团坐，桌上小碟架大盘，极尽普通百姓聚宴所能，也无非是鸡鸭鱼肉，时令蔬菜，各色啤酒，果酒和白酒。国强“难得呵，我是不是先敬顺哥一杯，换白酒，干喽！”

国强一仰脖儿，小汪汪地把杯底亮给顺开。

“沪生呢？”夏顺开偏头问沪生。

沪生忙摆手：“我不行，胃溃疡。”

国强：“我可干了。”慧芳：“随意吧，别一上来就干。”

“没事。”夏顺开笑吟吟地一口喝干杯中酒。

“吃菜吃菜。亚茹忙给他二人挟菜。”

国强：“这酒还行吧？”十五

夏顺开：“还行还行。”

国强：“那你可尽兴。”

夏顺开：“没问题，干！都端起来，为咱们姑娘，嗯，将来比咱们出息——干！”大家随着他或尽饮或略呷，纷纷举起各色玻璃杯。

沪生端了杯啤酒站起来：“我确实是不能喝酒，这他们都知道。但老夏，咱们初见面，我敬重你，咱们干一杯。”

夏顺开：“换白酒换白酒。”

沪生：“我确实是胃有病，要不我肯定白酒。”

夏顺开：“那这样，你一杯，我三杯。”

慧芳用肘通夏顺开：“你别胡来了。”

“行！”沪生道，“白酒就白酒，国强给我斟上。”

沪生果然干了一杯白酒。夏顺开也毫无含糊地连干三杯。接着他便主动寻衅了。“大姐，我敬你一杯，三杯对一杯。”

“慧芳，咱们得喝吧？老同学了，三杯对一杯。”

“国强，我沿着桌子喝一对角线，你喝一中心线。”

慧芳劝道：“你真成一酒葫芦了？”

夏顺开喝得是面如重枣，声若洪钟：“这算什么呀？曲酒，就跟水一样。我还喝过马粪蒸溜出的酒精呢。酒，对你们是开心，是凑趣儿。对我，那是情人加恩人，救过我的命的。”

沪生：“得，咱们又撞上他强项了。”

夏顺开满斟一大杯，双手过头举至刘大妈面前：“大妈我敬你一杯，你养了一个好儿子，好女儿呵！”

“俩女儿呢。”刘大妈笑着站起来，“不行不行，我不会喝。”

“瞧不起我？还记着我踩塌您家房的仇呢？”

“行了你顺子。”慧芳拉夏顺开胳膊。“跟我妈较什么劲？”

国强：“我替我妈喝这杯吧。”

“不行，这是敬老人的，你们怎么这么不懂规矩？我要是少数民族就跟你们急了。”

小芳抿嘴笑着悄问小雨：“你爸总这样？”

小雨：“沾酒就这德行。平时我总管着他，今儿你们算放虎出笼了。”

那边，夏顺开已经拱手昂头，有板有跟地拉开喉咙对刘大妈唱起了藏族敬酒歌：“吉祥的今天美景良辰的今天万事如意的今天老少团聚的今天三宝弘扬的今天粮食丰收的今天牛集发展的今天吉祥太阳升起的今天吉祥月亮撒辉的今天吉祥星星灿烂的今天我老汉手端酒碗献上几句真诚的祝愿……”大家先还笑，后渐渐被他优美的歌喉所打动。所陶醉。他的嗓子苍凉、浑厚，虽然不够明亮、高亢，但自有其钝重的撞击力，又有其如何流淌如天低垂的绵绵不绝和一望无际。他唱的藏语，那含义不清如珠滚动的章节和古老的带着岁月锈蚀痕迹的单调、悠长的曲调像咒语一般使人百感交集：痴惘、忧伤、欣慰和沉重感叹。他自己也深深陶醉在这如诉如叹的歌声中，眼睛格外明亮，像是两面被灯光突然照得透明的窗户，可以一直看到他水晶般璀璨，纤尘不染的内心深处。

他的眼中有耀眼的光闪动，他似在凝望，又似在遐忆。他看到了什么？是浩瀚如海的沙漠还是肃杀无垠的冰雪大坂？是戈壁滩上的累累白骨还是荒野之夜孤独然烧火苗如剑的油井大火？慧芳脸上忽有泪水扑簌而下。

十六

楼群之间的路灯下，夏顺开一脸深沉，脚步坚定地笔直向前走，小雨和慧芳像两个马弁似地一左一右跟着他。

走着走着，夏顺开便走偏了路线，直眉瞪眼地冲路边的电线杆子走了，小雨或慧芳便忙一把将他拉回正确路线上。

夏顺开像粘了什么粘东西似地甩着手：“没事，我没事。”

房间的灯亮了，夏顺开在一片光明中微笑着，慈祥地沿着过道向房间走来，毫无征兆地如同被拦腿打了一棍扑通摔在地上。慧芳和小雨忙跑上来，把他搀扶到沙发上。他翻过来时脸上仍浮着痴笑：“好酒，喝得痛快！”慧芳：“小雨，你去沏杯酽菜。”夏顺开忽然扒开慧芳跳起来便往厕所跑，接着听到他在厕所里牛吼般地哎吐声。慧芳把顺开从雪白的马桶池边搀起来，顺开脸色惨白，但仍挂着笑容，像脑血检愈后不良的病人蹒跚地往屋内挪步，同时不断向慧芳道歉：“骚瑞，非常骚瑞，阿艾酒德不好，一喝就吐，让你们扫兴了。”“你快坐下吧，别说了，喝口茶。”

夏顺开在慧芳手里喝了口茶，又说：“骚瑞，非常骚瑞，回去请向大妈、大婶、叔叔、阿姨们道歉，我搅了他们的生日宴会。”“没有，你很好，你一直坚持到了家才倒下的。”

“请向他们道歉，娃他希哇抠抠搂泥——我的心里十分不安。”“闭会儿嘴不说好么？小雨你拿块凉毛巾来。”

“窝特，维特……”“什么？水？”“耶斯。我吐了就没事了。”话者未落，夏顺开又跳起来直奔厕所。片刻，他西子捧心似地愁眉苦脸回来，一屁股瘫坐在沙发上，大声喘气：“这里，抠抠搂泥，烧得难受。”

“头晕么？”“呵，天旋地转，山河变色——地球转得太快了。”

慧芳又用凉毛巾给他擦了擦脸，小雨端来一个面盆和一恣缸清水，让他漱了口。”

“要不要躺下？”慧芳让开一块地方。”

“不行，现在地球的重力对我很重要。慧芳，让你看到我这个样子，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小雨抽出自己的手：“这是我的手。”

“噢，”夏顺开低头找了一遍，握住慧芳的手。“小雨，你去睡觉吧，明天还得上学。”

慧芳朝小雨眨眨眼：“去吧。”

“请向老人家道歉，请向所有在场的……人们——我太不像话了。”“你别唠叨了。”“我可以握着你的手么？”

“你都已经攥出汗了。”

“骚瑞。”“行了，别卖你那几句英语，我不懂英语都听懂了。”

“我一喝多了，就口齿不清。这样，我要跟你谈一个问题，非常正式的，你听了特别不能忍受吧？”

“你还没说呢。”“对了，我现在思路跳跃比较大。我认真想了想，思前虑后，反复比较，仔细权衡了一下利害得失，得出结论是：“利大于弊！”“什么呀到底是？”“你听了不要过于激动，过于兴奋，你坐稳了。”

“是你倒下去了。”慧芳伸手把夏顺开扶正。“我不激动，你说吧。”“我认真想了想，反复比较……”

“你就别从头再来一遍了。”

“我断定你和任何人不合适，只有我，我能作你的丈夫。”夏顺开手捂胸口谦逊地低下头。“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别喝多了说胡话。”

“你不要急于答应，想好再回答，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不是买东西，价钱合适，款式中意，质量不错，就掏钱买了。一定要有感觉了。情不自禁了。非他不可了，由不得你作主了，再……”“夏顺开！”慧芳啪地摔开夏顺开的手，“你别灌了猫尿来了兴致，想借着酒劲儿调戏妇女。我不是那卖笑的轻浮女子，什么话都可以听——你少拿我开涮！”

“我不是那意思。”夏顺开又要去抓慧芳的手。”

慧芳蹭地站起来，脸变了色，凛然对他说：“请你放尊重点。”慧芳掉头而去，把门“哐”地摔上。

夏小雨从里屋出来，对夏顺开道：“爸，你选的时机不对。”

慧芳走在楼梯上，眼泪不禁流了下来。

十七

慧芳回到家里，王家姐弟还没走，一屋子人正坐在收拾干净的厅堂里说话。慧芳一时门，国强便对她说：“姐，我们正说你呢，觉得你和夏顺开挺合适的。”慧芳：“少拿我开玩笑呵！”

国强：“不是开玩笑，真的。我觉得他对你也挺有意思。”

刘大妈：“人家顺子现出息了，能看上咱慧芳么？”

国强：“喊！我姐嫁给他，抬举他了。”

亚茹：“从条件和年龄上看，倒是很般配。”

沪生：“我觉得慧芳和这姓夏的性格上区别太大。”

亚茹：“性格区别大，正好互相取长补短。”

慧芳：“你们闲得没事，拿我闲磨牙。”

刘大妈：“你觉得呢慧芳？你觉得顺子这人还要得么？”

慧芳：“没想过。”沪生：“现在想想。”慧芳：“王沪生，你就有这本事，跟谁一接触，立刻把关系庸俗化了。”刘大妈：“顺子倒是好人。”

慧芳：“好人多了，你能跟所有好人都成一家子？这跟他是不是好人有什么关系？”

刘大妈：“这丫头，现在还不许妈说话了。”

亚茹：“我看咱们也别瞎操心了。这是人家两个的事，成与不成也在他们两人之间，没准人家已经私下有了默契了。”

沪生：“就是就是，咱们就别在这儿瞎捣乱了。”

刘大妈：“沪生，你光惦记着把我们慧芳发出去，你怎么样了？都奔四张了还慎着呢？我们街坊倒有一寡妇，小学教师，跟你也算一样的知识分子。”

沪生：“大妈，我您就别操心了，我准备交钱去上电视‘今晚咱们想识’了。”大家笑慧芳：“你这样的，梳梳头，光鲜点，还真能唬一气。”

亚茹：“得找那种不究既往的。”

沪生：“姐，要不咱俩联袂登台吧。”

众人哄堂大笑。

十八

次日，慧芳正在农留市场买菜，手抓一把蒜苗和小贩讨价还价。夏顺开出现在她身旁。

他看上去心事重重，也许是宿醉之后受着头疼的折磨。他也拎着一个破菜篮子，篮子里放着几个西红柿的洋葱头。

夏顺开：“慧芳，我有话对你说，能约个时间么？”

慧芳不理他，对小贩道：“称给足呵。”

“今天下午两点，王府井南口怎么样？”

慧芳沿着菜场货台往前走，一路用手翻拣着青椒、卷心菜和成捆的菠菜。”“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这豆角怎么卖？到了楼群间夏顺开往的那栋楼前，夏顺开动往单元门里拉慧芳：“上去坐会儿，就一会儿。”

“你别动手动脚的呵。”

“那你倒说话呵，聋了怎么着？”

“不去，没什么好谈的。”

慧芳往自家楼房走去。夏顺开原地愣了片刻，拎着菜篮子追上去。

慧芳进去忙返身关门，夏顺开一只脚已经伸了进来。二人在门两侧相持角了几秒的力，门“通”地被夏顺开顶开了。”

刘大妈市声出来：“怎么啦？”

慧芳见妈出来了，不再言声，放了菜篮子进了自己屋，夏顺开也忙拎着篮子跟了进去，慌慌张张对刘大妈说：“大妈，没空儿和您聊。”大妈愣了一下：“谁打算和您聊了？”

慧芳背靠着窗户，手扶着桌沿儿，对夏顺开道：“你怎么那么没皮没脸？闯到人家家里来了？”

“昨晚的事……”“什么昨晚？昨晚有什么事？不知道。”慧芳把头一扭，去看窗外。

“你别这样儿，你干嘛这样儿呵？”夏顺开急得叫起来，“你这不是折磨人么？”“你嚷什么嚷什么？我妈在外边竖着耳朵呢？”慧芳跑去窥视了一下，把门关了，“说话不会小声说？说吧，你想说什么？”夏顺开倒吭哧吭哧说不出来了。

“怎么又没词了？”“我能坐下么？”“坐吧，谁不让你坐了？”

夏顺开发现自己手里还拎着菜篮子，放到一边。刚坐下，发现慧芳仍站着，忙也站起来：

“昨天晚上，怪我时机选得不好，加上喝了酒，说话颠三倒四的、冒犯了你，请你原谅。”

“好吧，原谅你了，你可以走了。”

“不行！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夏顺开又急得哇哇大叫，军舞着胳膊向慧芳迈近了一步。

“你离我远点，你不是就是来请求我原谅的么？我原谅你了，你不走还干嘛？”夏顺开退回了原位：“我话还没说完呢，正事还没说呢。”

慧芳：“你能有什么正事？”

“昨晚我跟你说的这些话不是醉话，也不是胡说，是真……真心话——原谅我只能说到这份儿上了，再肉麻我也不会说，”夏顺开脸胀得通红。”

“难为你了，你那些肉麻话我也不想听。”

“那么就是说，你完全明白了我昨晚所说的那些所说的话的含义和天意义？”夏顺开询问的语气、神态都很庄严。”

“我完全清楚了你的企图和打算。但这只是你单方面的企图，你忘了问问我是怎么想的。”

“我今天就是专程来探听你的打算，听了我的打算你有什么打算？”“你靠墙站稳了，我告诉你。”

“不，你别这么残忍地微笑。”夏顺开脸露恐惧，“请你慎重，回答我先过遍脑子，此回答事关重大，你一定不可草率行事，以逞一时之快。”“请你冷静夏顺开夏先生，我的回答不至于像毒药似地当场要你的命。我的确是经过慎重思考回答的你，我无论到哪儿一向带着脑子的，虽然脑容量也许比你少几克。我认为我不能接受您的盛情——你站得很好嘛，任何事也发生——

我觉得我们结为配偶不合适。”

“我们性格差异太大，你太外向，而我又很内向。”

“这正好可以使我们较为顺当地适应家庭中的分工。”

慧芳摇头：“作为朋友，你的开朗、恢谐和肆无忌惮是可以令人愉快的，甚至吹嘘也不那么令人讨厌。但作为夫妻，你身上的很多——不能说缺点吧，只能说——令我不能忍。假设我们成了夫妻，组成了家庭，你那种轻率、不负责任的处世态度和对胡说八道的癖好都会是发生口角、矛盾的起因。我不希望我的丈夫像个不成熟的孩子。可能小姑娘会喜欢这种人。可我已人近中年，我希望未来的家庭生活为安谧、平静的，是可以让我感到舒心的、安全和可靠的。”

“你希望丈夫能作为你的靠山，坚强的臂膀，忘忧湖。”

“是的——随你怎么嘲笑吧。”

“你这一切是从书上看来的吧？”

就算是又怎么样？”“可以理解，但我不打算按你说我改变自己。首先我不承认我是轻率，不负责任的。胡说八道可能有点，我就是这么个人，爱说爱笑，改不了也不想改，接受我就连我的缺点全盘接受……”“你不必改，我也没想叫你改。我说过，你可以这样，这也不是缺点，你就这样一直下去吧，但我受不了。”

“可这并不妨碍我让你同样得到舒心，安全和可靠。”

“你还要我跟你讲多少遍？不是每个喜欢相的人都希望在家里找个相声演员。”“我觉得我们气氛不对了，有点被形式上的舌枪唇剑所左右了。谈得太冷静太算计了。这不像是在谈情说爱了。成了纯粹的找对象了，这么谈下去分歧只会越来越大。抛开一切不相吻合的条件，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性格上的。我们先把大脑停顿片刻，不要它工作，只谈感觉，直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你又让我用脑子了，让我用脑子的也是你。我说过，你可以作朋友。”“就是说还是好感的？”

慧芳想了想，点点头。”

“这就对了。”“可这不代表我就会嫁给你。”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直觉，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慧芳笑了：“你就拼命捞稻草吧。何必呢？我的态度已经向你表明了。”夏顺开严肃地说：“我不认为这是你的真实态度。你的决断和你的感觉是矛盾的。你其实是有意于我的，名不过是有些习惯认识和传统观念妨碍了你，使你无法判明你真正需要什么。”“你再能言善辩也无济于事，这种数目谈就算真理全在你那一边也不能最终使我爱上你，就像1乘1永远不可能等于2一样。”“那么我们另约时间再谈。今天晚上八点护城河边大柳树下，我们都不带脑去。”“你是不是想干什么事就一定要达到目的？”“对。”“那我给你一个教训吧，不是什么事都是想干就干的成的。”“可是……”夏顺开蓦地激动了，“我不知道我怎样才能把这话说得诚恳，让你相信——我爱你！”

“我相信，我绝对相信你的诚恳。”慧芳确实被夏顺开的表白感动了，其实她也确如夏顺开所言，对他的感情极为复杂，自己也理不清，只是本能地选择了一种简便出路。已经觉得轻率了，可已然登梯凌空，又无法做到翩然而下，这同样量得冒失。”他说：“不少的人也一定对你说过同样的话吧？你是否每次难因为她们这样说了，就一定要给人以满意的答复？”

夏顺开这时显出了对女人的没经验和笨拙。他缺乏花花公子们的营造气氛和巧妙煽情的能力。一旦真正受到一个女人的拒绝，他完全束手无策。他明知俘获一颗芳心非推导一道科学公式，但他仍不免学究气。”

他可怜巴巴地站在那儿，平时滔滔不绝的妙词隽语都没有了。他沉默无语地站了半天，弯腰拎起菜篮子转身往外走。

刚一迈步，他又停下了，自言自语：“不行，我不能这么就走了。”他不习惯接受这种惨败的局面。他放下菜篮子，转过身面对慧芳，虎虎有生气。“你要干什么？”慧芳看出一些危及，警惕地后退问。

他二话不说，上前直取慧芳。

慧芳拼命阻挡，着急地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说不通理，就来野蛮的。”二人在屋内展开近身肉搏。夏顺开扑得慧芳一会儿跑上床，一会儿上桌子，鸡飞狗跳，四条腿碰得桌椅板凳乒兵乱响，但二人都不吭声，只听得互相使劲的喘息。

“我咕人了。”慧芳一用力托着夏顺开的下巴，把他的嘴扭向一边。”夏顺开扬着脸，呲牙咧嘴。”

到底夏顺开力气大些，“咕咚”一声把慧芳连人带马压在床板上。

“呵！”慧芳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

刘大妈在外屋听得蹊跷，又不便闯进来，便问：“怎么啦？慧芳。”二人一下都不动了。慧芳隔着压在身上的夏顺开欠头柔声答道：“没有，妈，

我一脚踢凳子上去了。”

接着她猛地一把将夏顺开推下身，跌坐在床下。

慧芳散乱着鬓发，气咻咻六咬牙低声骂：“流氓！”

十九

空荡荡的体育馆里，回响着冰刀蹬削冰面的“嗖嗖”声和肉体猛地撞上挡板的钝击声以及少女偶尔发出的短促、兴奋的尖叫声。在几盏强力聚光灯光的照耀的人工冰面上，一些夏装男女在敏捷有力地滑冰，冰刀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间或激起一阵阵白雾状的冰屑。

夏顺开一手拉着女儿夏小雨，连续倒腿滑过弯道，由于离心作用，他们之间的手臂几乎拉直了，一黑一白两只手紧紧攥在一起。夏顺开的表情十分专注，双目炯炯有神，额头沁满细密的汗珠，只有钢刷般直立的根根短发茬儿的微微颤抖才能显示出他在高速滑行。刘慧芳和小芳出现在幽暗的座席入口处，她们沿着—排排空无一人的座椅下台阶到冰场栏杆前。

“我找着他们了。”拎着冰鞋的小芳指着正风驰电掣低头从她们面前滑过的夏氏父女快乐地叫，“妈，我就换冰鞋了。”

小芳连蹦带跳地通过栅栏门，进入冰场，坐在条凳上换冰鞋。慧芳在栏外排座椅上坐下。

夏氏父女在远处转弯滑回来，通过慧芳面前的直道，再次转弯，几乎是直对着慧芳冲过来。这时，夏顺开松了手，夏小雨犹如离弦之箭继续向前冲去，连续倒腿弧转方向，从慧芳眼前—掠而过。小芳蹬冰站起，摇摇晃晃—左—右撩着腿紧滑去追女友。

夏顺开斜着身用横过冰刀滋溅出一路冰未儿照直滑到慧芳面前，嘎然而止。几星冰凉的冰屑溅到慧芳光滑温热的脸上，她用右手中指一点点揩去。夏顺开手扶栏杆严肃地望着她：“谢谢你能来。”

“我不放心小芳个人来滑冰。”

夏顺开拨开栏杆门，穿着冰鞋咔啦咔啦走上观众席，以慧芳身边坐下。“有件事求你。

我要走了。去科威特的灭火队后天就要集中，周内就要出发，护照、签证和机票都下来了。

小雨不想回她妈妈那儿，学校很快又要放暑假了。我希望你，不知是不是能够帮我照看一下她？虽然她说自己能照看自己，但她毕竟还是孩子。”“当然。”慧芳说，“可以让她暂时到我家去住，和小芳一个房间。”“我和她谈了，她不太愿意到别人家去住。这孩子自尊心相当强，到别人家寄居她感到别扭，你想她连她妈妈那儿都不愿去。是不是能让小芳去陪她？当然如果你要不放心也可以住到我家去监督她们，反正我也不在——这主要看你。”

“可以，随便，只要你放心，哪种方案都可以。”

“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只怕你不愿意。我家里的一切你都可以随意支配。”小芳带着小雨在远处的冰面上摔到了，两个女孩子的清脆笑声远远传来，二人的视线暂被转移了。

女孩子们又继续手拉手滑冰。

“多长时间能回来——你？”

“不好说，也许两个月，也许三个月，要看灭火的工作进展是否顺利。”“很危险么？”“也没有想像的那么危险，当然总是有些危险。我看过一些

资料，还是能够控制住局面的。唉，说好了要帮你学微机操作，也来不及了。”

“没关系。”“你的工作等我回来吧，我正催着他们呢。”

“你不要总想着这些事，我不着急，这些年都过来了。”

“小雨有点哮喘的手病，平时注意提醒她添加衣服，别着凉了。她不听芹菜、麻肉、也不能吃辣的，口味儿偏于酸甜，但甜的别让她多吃，她已经有两颗虫牙了。钱我交给你管着，一天最多吃一盒冰激凌，巧克力绝对不能给她买。”

“我知道，但钱……”

“不不，你就别推辞了，这是必要的措施。”夏顺开望着远处正在嬉戏的女儿，眼中露出深情，“我一年只有一休假能和她在一起，有时假期还常常被打断，没能好好教育她，惯得她太任性，脾气还不小。你该说该批评别客气，就当是自己家的孩子。小雨对我是一点不怕，对你好像还有几分畏惧。”

“我看小雨挺好的，挺懂事。”

“懂什么事呵？不过还算懂道理，只要你道理摆出来说服人，她还是听的，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的孩子。真快，一晃就是大姑娘了，再过几年，说不定会有什么变化。”

夏顺开收回注视女儿的视线，看了眼慧芳。

“噢，慧芳，我们接触这段时间多有得罪，别往心里去。我也知道我人身上有很多不好的东西，老实说一想起也深感羞愧。”“别说了，我觉得这事已经过去了。”

“是是，过去了。”夏顺开沉默了一会儿，脸上露出微笑：“那好，小雨就拜托了，回头走前我就把钥匙给你。”

“你也要多加小心。”“……”“怎么啦？”“没怎么，”夏顺开抬头爽朗地笑，“很久没听到这么立即的关心话了。我会的，我比任何人都百对自己备加爱惜。”

“爸爸，你下滑呀！”小雨滑过时扬起一只手欢欢地叫。

二十

夏顺开身穿笔挺深色人服，打着领带，衬衣雪白，皮鞋黑亮，手拎一只硬壳公文箱，神采奕奕，步履矫健地向来接他的那辆银灰色小轿车走去。这个形像庄重、果决，给人以信赖感，同他这之前随意的打扮和举止判若两人。

轿车里钻出一头发灰白、气席非凡的中年人，他们热烈握手，满脸笑容地彼此交谈。显然，他们是久经考验的知交和朋友。这个地位似乎比夏顺开更高一些的中年官员为夏顺开打开车门，这个表示尊敬的姿态。

夏顺开拥抱了一下女儿，拍拍小芳头，刚要往车内钻，又转过身来，抬头向这边招了招手。

——慧芳下意识地窗户前退后了一步。她再次靠近窗前，那辆银灰色的小轿车已经开走了，小雨和小芳笑着说话，往楼内走。她发展过身，靠们窗台前，这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眼。这张五官端正，光滑得近乎塑料的脸上有一抹淡淡的忧伤。海狮脸状的飞机头蓦地抬起，犹如大熊直立，袒露出腹部的一组组机轮。整个飞机拔地而起，直刺蓝天。尖啸的引擎声划破绵密软柔的空气，充满耳鼓。

阴霾昏暗的天空中，一股股黑烟在弥漫，如绸飘荡，黑烟中闪烁着熊熊火光，再往下看，便可以看到一束束冲天而起的艳丽大火。大地上，一台

台矗立的井架四周，黑色的石油把方圆数十公里流成了泥泞的沼泽。有些漂浮在地表的石油已经着火。火苗以宽大的正面热烈、娇娆地燃烧，像一道道缓缓推进的海浪愈来愈炽旺地渡海而来。

一些身穿石棉防护服和长统靴的中国人站在一辆坡野吉普车前远远地观看蔚为壮观的火海。

已经换了装束，犹如一个外星武士的夏顺开站在人群相对突出的前方。他那张黧黑、泥塑般线条夸张的脸上毫无表情，嘴如斫般地闭成一条缝。

空气在灼热地抖动，气浪的蒸腾袅升肉眼可辨。尽管他们离大火现场有一公里远，但仍感到热浪灼人的烘烤。

夏顺开率先迈开双腿，踩着咕唧作响的黑油泥泞向着火的油井走去。可以看到，他的发梢，眉手迅速焦化了。

夏顺开：“爆破！”油田大火又变为远远的黑烟滚滚的一片，四周并为黑框圈定，真实的色彩被荧光屏还原后变得有些灰黯。

慧芳一边往餐桌上摆碗筷，一边盯着电视屏幕看。

小雨和小芳嘻嘻哈哈从里屋出来，坐到餐桌旁。

“洗手了么？”慧芳问她们，“去洗手去。”

两个女孩子笑着一前一后跑进洗手间。

电视机上的画面已换成贝克国务卿在约旦机场对记者发表谈话。慧芳和两个女孩围坐在桌旁吃饭，她们很响地喝汤。

慧芳：“小雨，你的数学，语言都九十多分，化学怎么才考八十分？”

小雨边吃饭边看书：“我不喜欢化学，考八十多分已经对得起化学老师了。”

慧芳：“你学习是为老师学的？”

小雨：“我这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我爸爸要求我及格就行。”慧芳：“现在我管你，你就不能只满足于及格。吃饭别看书，会影响消化的。”慧芳伸手去夺小雨的书，小雨把书忙藏到桌下。

小雨：“我爸爸就边吃饭边看书。”

慧芳：“你应该学你爸爸好的东西，不好的就不要学。吃饭看书就是不良习惯。”小雨：“我爸爸说了，人得有点小毛病，在一些小地方可以稍稍放纵一下自己，这样你会被人接受。谁愿意老跟一个圣人在一起呀？”“你爸爸，老是你爸爸说的，我看你中你爸爸毒太深了。”慧芳阿姨，你不觉得你像一圣人么？”

慧芳脸一下红了：“谁说的？”

小雨道：“我爸爸。他还说看你把自己架成那样都替你难受。”小芳：“你爸就会胡说。”

慧芳：“行了，别吵了，吃饭。”

晚上，慧芳督促姑娘们洗完，上了床，关了灯出来。

她住的即是夏顺开原来住的房间。房间里没有更多陈设，几大架子书，书架上还摆放着各种矿石样品，还有几玻璃罐不同颜色的方油液体。这些共生矿的矿方样品和不同用途的油腊，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奇异的光彩，百色纷呈，十分动人。慧芳欣赏了一遍这些矿石和油品，逐一拿在手上把玩，爱不释手，像个孩子似地啧啧不已。

墙上挂着一幅夏顺开身穿工作服，手拿矿锤，背景是雪山和蓝天的彩色照片。他在照片上昂首大笑，露出雪白的牙齿，很有些餐风饮露、跋大山涉大川的豪迈劲儿。”

慧芳凝视着照片上的夏顺开，似乎被他的大笑所感染，自己脸上也渐渐地有了些许微笑。

“什么事这么开心呀？”她轻声自言自语，问照片上的夏顺开。夏顺开仍在开怀大笑。

慧芳忽然不高兴了，冲照片上的夏顺开扇了个小耳光：“你她妈才是圣人呢！”

二十一

“轰——”一声巨响，数百吨梯恩梯炸药的爆破力量几乎把大地的一角都给掀了起来，巨大的地块在空中像蛋糕一样酥裂开来，尘土灰烟像楼房倒塌一样扑地四起。

正在熊熊燃烧的一口油井的大火如同蜡烛被突袭而来的爆作气浪一口吹灭。远处一口油井的火焰受到气浪的摇撼，忽然改变燃烧方向，像挥舞的鞭子的抽打了一下地面，地面淤积的石油潮“扑”地大面积燃烧起来……

受们梦魇慧芳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捂着脸大口喘气，一脸惊恐。黑暗的房间内，镶着夏顺开照片的镜框泛出凛凛光泽，只看得到照片一张黑色的人脸轮廓，形状可怖。

二十二

深秋，皮纳图博火山爆发形成的火山使北京天空失去了深邃的晴朗和湛蓝。阳光似乎在照射到地面之前还已成了强弩之末。城市的建筑、花木都显得陈旧、黯淡，像是戴着减光镜看到的景像。过早袭来的西伯利亚空气伴着大风不时尽吹整个城市，使树木凋零，天空忽明忽暗。

慧芳很高兴地梳头别发卡，她今天的穿着显然经过一番精心挑选，显得颇有韵致。她还在嘴上涂了少许口红，人年轻多了。她容光焕发地对正也手忙脚乱穿衣打扮的小雨道：“快点，我们得在十一点前赶到机场。”

“我这个拉链拉不上了。”小雨急得直跺脚。

慧芳过去帮她一坤，拉上拉链。

慧芳对愣在一旁看她们忙的小芳道：“你还傻站着干嘛？还不快去上学？该迟到了。”

小芳：“我也想去。”慧芳：“人家是去接爸爸，你凑什么热闹？”

小芳：“那你呢？你凑什么热闹？”

慧芳脸一红，旋又坦然道：“我陪小雨去，总得有个大人领着她。你到学校别忘了替小雨请假。

小芳边往外走边道：“那也用涂口红呵。”

开往机场的民航大客车，慧芳显得心神不宁。她不时作出副镇静安详的姿态坐在座位上，又不时像身上痒似地扭来扭去，东张西望。她脸上的表情忽喜忽怨。

出关大厅里挤满来接亲人的出国人员家属，还有一些地位很高的官员也在等候。一队显然是经过组织的女青年手捧鲜花鱼贯而入。透过候机楼的玻璃幕墙，可以看到一辆救护车疾驶而来，到候机楼门口停下了。几个白衣白帽的医护人员拿着副担架下了车。他们进了候机楼，立刻有机场人员迎上去，带领他们从另外的通道进到隔离区里面去了。

“飞机怎么还没到呵？”

夏小雨焦急地说。“还差几分钟。”慧芳看看手表，她不自觉地轻轻颠拍脚尖。这时候候机楼内响起报告班到站的播音。慧芳没听清女播音员的话，

但大厅内骚动起来，人人兴奋，她便知飞机到了。

她们挤到出口处的玻璃墙后，紧盯着进入海关大厅的下机通道口。片刻，一个强壮黧黑的汉子拎着皮箱出现了。接着更多的男人络绎出现了。她们身后的人群发出更加兴奋的喧嚣。有人在喊：“看见了，出来了。”进入海关接受检查的中国石油灭火队队员们频频微笑地向玻璃窗外的亲人招手致意。

小雨急得直蹦高：“我爸爸吧？我爸爸看见了么？”

慧芳紧张地盯着每一个出来的男人的脸。他们都是那么相似，同样健壮，同样黧黑，同样都有一口雪白的牙齿如同一支运动队。慧芳几乎怕自己认不出夏顺开了。

最后一个男人出来了，后面是一个由五花八门男女老少组成的外国游客团。“怎么会没有呢？”慧芳也急了，更加紧张地重新在大厅里那些散站在箱子间的男人们中寻找。

“夏小雨，你是夏小雨么？”一个精明强干的年轻男人挤进人群，扳着夏小雨肩膀问。“她是，她是。”慧芳是一边忙说。

“我到处找你找不着，用车去接你你倒自己跑来了，快跟到这边来。”年轻男人没顾上理慧芳，拉着夏小雨就往人群外走。

他把夏小雨领到那群官员面前，慧芳看到一些高级官员伸出手和夏小雨握手。这时她看到那几个医护人员抬着一副担架从里边出来了，一个护士高举着一个输液瓶，担架上躺着一个深身用绷带缠绕连头，脸都缠得严严实实如同同一具木乃依的人。

夏小雨脱离那群官员向担架跑去，哭着咕：“爸爸！”

慧芳什么都不记得了，只留下小雨随着疾行的担架哭泣的哀恸的人和那个躺在担架上一动不动的人浑身缠绕的雪白耀眼的绷带以及女青年们献上的鲜艳无比的大捧鲜花在担架上沉甸甸颤动的印象。第一个通过检查的归来者步出海关大厅，迎候的人群发出期待已久的欢呼声。

二十三

日出日落，朝霞满天，幕霭沉沉。

昏迷了数天的夏顺开苏醒了。那颗硕大浑圆，没有五官的白色头颅缓缓地枕上挪动。

他看不见任何东西，他的眼球也被灼伤了，他身上的烧伤面积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他的头脑因为不可遏制的钻心疼痛更加敏锐、清醒了。

他机警地感到病房里有人。

他声音微弱地叫：“小雨？是小雨么？”

“小雨休息去了，是我在这儿？”一个女人平静的声音回答他。“慧芳？”面露疲但神态安详慧芳把脸俯向他：“你能看见我么？”

“我什么也看不见。”“你需要什么？”“我疼。”“护士刚给你打完‘度冷丁’。”

“我疼！”“安静点，你不能用力说话。”

“我无法安静——我疼！”

“那么想想愉快的事。小雨这段时间表现很好，期末考试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

“我疼！”“我想过了，等你病一好，我们就结婚……”

“我疼！”夏顺开大叫。

医生和护士闻声进来。

医生：“你不要再和病人说话了。”

他对护士下医嘱，吩咐她给病人的输液中加吗啡和冬眠灵：“让他睡觉。”经过止痛和安眠的夏顺开满意地熟睡了，很响地打着呼噜。

又是一个天空晴朗的日子。病房洒满阳光，窗外的树叶在和煦的秋风中络绎不绝地从枝头飘落，纷飞而下。

慧芳和小雨坐在夏顺开病床前，慧芳和他絮絮叨叨地说话，躺以床上的他显得很安静。

“我不想等了，我打算元旦就和你结婚，我们就在这个病房里结婚。你喜欢我穿白纱结婚礼裙的样子么？不会笑说我吧？我还想在窗户上、门上都贴上喜字，放鞭炮，坐小汽车，才不管医院让不让呢。我把咱们的家都重新布置了。贴了墙纸，铺了地板。还买了一张席梦思大床。我还给自己买了一张特别漂亮的梳妆台，给你买了一张大班桌，我把咱们的钱都花光了……”慧芳轻轻笑起来，小雨在一旁无声地掉下两滴眼泪。

“谁打算跟你结婚了？”白纱布面罩下的声音轻声说。

“你呀，夏顺开呀。不是你在夏天的时间向我求的婚？一个劲儿纠缠我，我不答应都快把你急哭了。”

“我没有。”“你别想赖。说过的话想后悔？我这里可是有人证的？是不是小雨？”小雨点头。“你想逃避责任呀？我才没那么好骗呢。你招了我，我就赖上你了，你想不答应都不行，我还非嫁给你。否则我就跟你闹，到你们单位去告你，说你玩弄女性。”

“像秦香莲告陈世美那样？”

“对！让你身败名裂。傻了吧？告诉你，不管你怎么想，反正我是讹上你了。”“你嫁不出去了非嫁我？”

“没错，谁让你不长眼的，你就认倒霉吧。”

“我脾气不好，爱喝酒，打老婆，长得也丑。”

“我认了，我觉得你长得英俊。”

“我还脏，不爱洗澡，吃饭叭即嘴。好串门好聊天，尤其爱和姑娘接近，保不其将来会出什么风流韵事。”

“我全认了。你就是天字号第一个大坏蛋我也爱你！”

“你说什么……”小雨实在听不下去。捂着脸哭出声跑出了病房。

“我说我爱你。”“再说一遍。”“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谢谢，谢谢你……可是我不想给你一个当圣母的机会。”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不知道你把自己看作什么人……我只把你看作女人。”“所以我就这么贱，同样不让你当个圣人。”

“那好吧，既然你……这么鬼迷……心窍，我就……我就成会你。”“谢谢。”“吻我一下，找得着嘴么？”

“就是纱布上湿的那一块吧？”

“对，有股药味儿对么？”

白纱布里的那个声音发出轻轻的笑声，接着无声无息了。慧芳久久地把嘴唇按在那块潮湿的纱布上亲吻着，然后慢慢直起腰，把白被单蒙上了夏顺开缠满白纱布的脸。

她逆着乱纷纷跑进病房的医生，护士官员们往外走，直到这时，一直

挂在她脸上的那动人微笑才完全消逝。

夏小雨悲恸的哭声在病房响起。

刘慧芳加快脚步沿着医院的走廊往外走。

带着凛凛寒意的阳光迎面笼罩了她，夏小雨的哭声也听不到了，她脸上才出现深刻的伤心和绝望。

无人喝采

层层叠叠的皇宫金顶，在落日的余辉下近乎熔解地流淌着道道烈焰。重重高大的朱红殿门一洞洞开着，新刷的油漆浓郁欲滴犹如已经凝固涂抹均匀的血。

宫殿的飞檐、廊柱、铜缸，瑞兽及一切高大竖立的器物都在千万只脚摩擦得光滑似镜的石砖地上投下倾斜的影子。

白日供人参观的皇宫此刻游烙已经绝迹。

李缅宇在殿门纵深处出现，他身后跟着出现了一行粗壮的男人。他们在逐次用古老的铜锁把一道道宫门锁上，仔细地贴上封条，一层殿一层殿地退出来。

暮色中，一群群黑色的乌鸦和燕子，在宫殿挂着网的斗拱架梁间飞舞，鼓噪着飞到空旷颓败的广场上疾倏盘旋。

灯火通明的舞上，坐着一支大型完整交响乐队。

台台下观众仍在走动，找座位，低声交谈，弯形的剧场上方聚集着一片嘎喳嘈杂的声浪。

穿黑色燕尾服的老年指挥挺胸走出侧幕，径直走上指挥台，翻开第一页总谱，扬起他的两胳膊，一只手里拿着细细的指挥棒一只手空着。观众席上仍然不安静。

台上的乐队自顾自地泰然开始演奏第一支乐曲。

坐在定音鼓前排小提琴手们后面的肖科平，眼睛盯着乐谱，嘴横长笛，吹出自己在整首乐章中的第一个音符。

她的两只手极为修长光洁，毫不逊色于她手中的那只银亮长笛。那只刚才按弄长笛的手拉开冰箱门，与刚才舞台的明亮相比，冰箱的光区显得十分狭小。

肖科平端出一盘剩菜，用手指拨拨已经凝冻了一层白色油脂的盘中内容，拣出尚完整的腊肠和整根的油菜叶放进嘴里。她仰起的脖子有几条青筋十分突出。

她边吃边端着菜盘走到房间一角的自制长沙发上坐下，看着书柜前的电视节目。电视里一出戏曲连续剧已近尾声，一个时装老旦在对着一群生旦净丑劝勉有加地唱，只有字幕没有声音，她没开音量。她穿着睡裙，出神看着电视，嘴里咯吱咯吱地嚼着油菜茎，脸上的化妆已经卸去，在电视的荧光中显得苍白，憔悴，她已经不年轻了。她把菜盘放在茶几上，从沙发上拿起一卷手纸，撕下一截儿，擦擦嘴擦擦拣菜的两个手指，把纸揉成一团扔进堆

满烟蒂的烟灰缸。她站起来，从拖鞋中伸出一只脚，用大脚拇指关了电视，趿着拖鞋绕过书柜。书柜后面有一张大床，床上乱堆着棉被和枕头还有一本打开没看完的杂志。她抽出一条被子，又找出一个枕头，拍松，搁在床头，接着上床，两脚高抬蹬着被子手拎着另一头，查看了一下被里，盖在身上，关灯翻身睡了。

窗外传来夜行火车隐隐的鸣笛声。

天蒙蒙亮了，几道光线从终日紧闭的旧窗帘中透出来，屋内的家俱摆设影影绰绰地显现出来。

这是间教室改的宿舍，在墙的另一端，那张长沙发还镶有一块长方型的木质黑板，上面胡乱写了一些留言等字迹。

房间堆了过多的家俱，新旧杂陈，电器和玻璃器皿上都落满了灰尘。总的感觉是凌乱、马马虎虎呢，令喜欢秩序和有洁癖的人不能卒停。肖科平仍在床上熟睡。床所在的那个角落是屋内最幽暗的地方，窗外泄入的些微光线都被那排书柜挡住了。

门锁“嗒”地一响，接着双扇门被轻轻推开一扇。李缅宇闪进来，返身掩好门。他环顾了一下四周，蹑手蹑脚直奔电视。李缅宇把电视旁的一台游戏机搬到茶几上，跑来跑去身手敏捷地把连接线和电源全部接上，然后到沙发上坐下看着屏幕渐渐亮起来的电视，两手按在游戏机的按钮上，脸上充满兴奋与期待，活像一个刚搞到二两太烟土的瘾君子准备好好享受一番。电视屏幕上出现彩色斑斓的图像，形形色色的太空入侵者伴着各种“哼哼唧唧”的怪响从四面八方出现。

李缅宇精神抖擞地操纵着激光炮沉着迎战，从科学家般的严谨与缜密态度有条不紊地将其一一摧毁。

射击声、爆炸声不绝于耳，李缅宇完全沉溺在他的海湾战争中，英勇无畏地厮杀，不时发出低低的欢呼和沮丧的叹息。肖科平鬓发散乱，睡眼惺忪地出现在书柜旁，一脸厌恶。

“你不睡，也不让别人睡？”

“……”“哪天我非得把你这游戏机砸了。”

李缅宇一阵欢呼，得意地转向肖科平：

“你说什么？”肖科平腻歪地一扭脸，转身回到书柜后，片刻出来，披了件罩衫。她从茶几上拿起一只喝过没刷的玻璃杯，抓一袋撕了口的奶粉倒进去半杯，拎起地上放着的暖瓶冲了一满杯，用一只长把匙子搅着奶粉，坐在一边翘起二郎腿说：

“我妈说了，这星期天让咱们回去一趟，我弟弟要结婚了，有些事要跟咱们商量。”李缅宇继续全神贯注地玩。

“我妈就一个，岁数也大了，身体又不好，好多事干不了。我弟弟他们想把我们家那房子装修一下……哎，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肖科平把匙子“当啷”一声扔到茶几的玻璃面上。

“你说你的。”“我说什么呢？”“你弟弟要结婚——结吧。”

“让你帮忙。你的同学里不是有搞室内装潢的？”

“……”电视里起劲地怪叫：“滴滴，嘟嘟——轰！”

“你能不能呆会儿再玩？”肖科平一眼不看电视，盯着李缅宇。“嗯？”李缅宇猛回头、“早没联系了——噢，有事才去找人家？”李缅宇，你现在眼里还有我么？”

“有哇，你这不是一天到晚在我眼前晃。”李缅宇眼睛不离电视。“你要是烦我了，就直说。”

李缅宇又是一阵欢呼。

“玩完这阵的，铃儿我准备破记录。”

肖科平站起身，过去把电视关了。

你现在除了玩，什么心思都没有了是不是？”

“我正玩着半截儿呢——你怎么这样无理？”

李缅宇过去开电视，一巴掌打开肖科平阻挡的手。

肖科平紧捏挨打的手，作疼痛钻心状。

“李缅宇，你现在对我手够狠的。”

“少废话！告没告诉过你，我玩游戏机的时候不许捣乱？”

他坐下继续玩。

肖科平扭身冲过去一下又把电视关了。李缅宇立刻又去抢开电视，与挺身阻拦的肖科平扭打。

肖科平先还缩腰护胸咯咯笑，被李缅宇一把猛地推开，一个歪斜跌坐在沙发上，再跳起来，已然气急败坏。

“你现在都敢打我了——哈！”

“你再来劲？你再动一下电视试试？”李缅宇指着肖科平脸，也气得直喘。“少拿你们家那些破事烦我！你弟弟结婚，爱结不结，就他那花花公子，别糟践人家女孩儿了——回头我就打黄专线电话举报！”肖科平慢慢挪动到电视前。

“我弟弟花花分子？我还说你爸爸老抠门呢。”

她在电视前犹豫了一下，“啪”地再次关上电视，挺胸迎问李缅宇。“我关了，你怎么着吧——我告你李缅宇，你要动我一下，我今天就跟你拼命或者从二楼跳下去就说是你推的。”

李缅宇气笑了：“我看你都快成无赖了！”

肖科平挺得意：“借你俩胆儿——敢动我就跟你离婚。”

“离！不离你都不是女的！”李缅宇手指到肖科平鼻尖上。

肖科平一把打开李缅宇的手。

“你早想跟我离婚呢吧？”

“谁一天到晚老把离婚挂在嘴边？威胁谁呢？好像谁怕离婚似的。你不离我都跟你离！”

这日子过着也没劲了。”

肖科平理直气壮：“我那都是说着玩的。”说完翻个白眼。

“谁跟你说着玩？”李缅宇瞪着眼睛喊，“说离就离，咱们也认真一回。”

“我一无到晚在外忙，累得半死，给你挣钱，嘴都吹得长溃疡了。你成天在家玩，大爷似的——你还硕了？”

“谁让你给我挣钱了？你还少说这个！咱俩谁花钱花得多？我他妈一年到头值夜班，辛辛苦苦，白天回家想轻松一下你还不让，还得受你管——你算干嘛的？”

“好，好。”肖科平点头，“今天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说得好！要不我还傻呵呵蒙在鼓里呢，早就瞧我不顺眼了是不是？嫌我老了，想找个年轻的？”

“对，没错，全让你说着了。”

肖科平欲哭，想想也没什么好哭的，也实在哭不出来，便冷笑：“你不是已经在外面有相好的？”

第二年的春季。初看似雪，定睛凝亮方知那在阳光中漫天飞舞的是一团团柳絮。柳絮飞上枝头，飘落在地，使得春天的街景到处白茸茸的犹如发霉长了毛。将近下午五点的时候，街道一侧的建筑物已阴影重重，而另一侧的高大楼厦则镀满夕阳明亮的光辉。

在阴下来的那面街上，李缅宁和肖科平从一个挂着不少黑字白牌的机关门里出来。

从赫然醒目的仿床体黑字，可以轻易地辨认出这是这个城市中的一级人民政府的所在地，其职能之一便是批准与不批准其辖下群众的婚丧嫁娶。

更多的男女从街两旁的机关，公司里出来，使本来冷清的街道骤然变得熙熙攘攘。这些工作了一天的男女职员们面带疲倦和轻松，个个衣冠楚楚却毫无笑容。

肖科平穿过马路向十分明亮的街对面走去，李缅宁则贩身沿着阴下来的街道往回走，在街拐角消失。

肖科平的长发和敞开的风衣，被她疾步而行所带动的风，吹得向后飘去，阳在她的头发、双肩上罩了一层茸茸的金子般纤细的光芒。天已经完全黑了，远处的处于另一视角的立交桥，犹如一只巨大的夜光表盘，或插着无数蜡烛的双层大蛋糕，轮廓鲜明地浮凸在黑沉沉的旷野中——像梦中景象一样不真实。

这套位于十六楼顶的单元房内灯火通明，每间屋内的每盏灯都开着。曾经精心布置过居室陈设，此刻被搞得乱七八糟，地上一片狼藉，散扔着纸片、破内衣，烂书和单只袜子；那些显然是经过仔细扩选，刚买了不久式样时髦的崭新的组合柜和成套沙发被拆散、移位；男女款式迥异的四季服装成堆地，分别码放在两只一模一样的大号皮箱内。

肖科平和李缅宁正在非常认真地分家。各自不停地把归了自己的那份家俱往自己的房间搬。

大件的家具两个人便协力搬运。

两个人抱着大包衣物被褥在走廊相遇，像两个大胖子狭路相逢，只好分别贴着墙踮着脚尖挤过去。

一摞硬壳俄文书搁在过厅地板上，两个人从那儿经过都绕过去或跨过去。“幸亏及时分了这套单元，否则咱们俩里就得有一个睡到大街上。”肖科平放下刚和李缅宁一同抬进屋里的写字台，喘吁吁地说。“那只能是你了。”李缅宁说，“这房子是我们单位分的。”

窗外下着瓢泼大雨，虽是上午但室内昏暗得如同黄昏，仍开着一两盏灯。两个人在虽已分割就绪但仍显凌乱的室内进行最后的清算。肖科平拿着一把缝纫剪从一本本相册中抽出李缅宁的照片，一张张递给站在一旁的李缅宁。李缅宁手中已握着厚厚一摞照片。遇到二个合影，肖科平便一剪为二。

李缅宁抬头看到墙上还挂着一帧二人合影，便摘下镜框，取出照片递给肖科平：“剪齐点。”肖科平一剪下去，然后又仔细地把残留在她那半张上的李缅宁的右肩剪掉，抬头看看李缅宁：“你挺得意？”

“想看我给你哭一下么？”

“为什么得意？终于骗我跟你离婚了是么？”

“说好，这可是你要跟我离的，别这会儿又装得受了遗弃似的。”“怕受

道德谴责是么？”肖科平望着他笑。

李缅宁拿着照片转身就走。

“等等。”肖科平叫住他，一指梳妆台，笑嘻嘻地说：“把你的刑满释放证明拿走。”

李缅宁忍着气把梳妆台上的两本黄色的《离婚证》抄走一本。片刻，又回来，手里还拿那本《离婚证》。

“拿错了。”他换了一本，打开查看了一眼。

“什么时候带来让我见见？”肖科平慢悠悠地说。

“谁呀？”“你那位新欢呀，噢，不算新欢，得算老人了。”

“怕你受刺激。”“没关系，帮你参谋参谋，够打几分。”

“费心。”“怕你上当，为你好。你这么老实，随便一个什么女的还不把你涮了？把你交到谁手里我也得心里有数呀。”

“我就喜欢让人涮，没人涮我还难受呢。”

李缅宁拔腿走了。肖科平笑眯眯地继续剪那些合影照上的李缅宁的断脚残手，笑容变得讪讪的。墙上曾经挂过二人合影照的地方留下一清晰的照片框印。雨已经停，一道阳光像舞台上的追光打进屋内，有所不同的是这束光立刻在屋内散开，使整个房间豁然亮了起来，屋顶吊的那盏灯倒灰黯了。肖科平在光芒中振作起来。

她扯下归她所有的那张双人床上的床单、被套、枕巾，抱着去卫生间一股脑儿扔进洗衣机。

洗衣机轰隆运转起来。

她回到过厅，看到那摞堆在地板上的俄文书，朝李缅宁房间喊：“喂，把你的破书搬走，搁在这儿怪碍事的。”

李缅宁从房间出来，看了眼那堆书：“这些书我不要了。”

“不要也别搁这儿呵，卖给收破烂的。”

“你卖吧，卖的钱归你。”他说完回了房间。

肖科平拿起一本厚砖头似的书翻了翻：“当年哭着喊着到处买买不着，现在又都不要了。”

外面楼下传来吆喝声：“有废书旧报纸——我买！”

肖科平立刻穿过李缅宁房间来到阳台，朝下喊：“旧书要么？”李缅宁自顾自地在摆弄游戏机，视若无睹。

一会儿工夫，一个男人拎着麻袋敲门进来，一副呆头呆脑的样子。肖科平脚踢踢那摞书问他：“这书多少钱一本？”

“两毛钱一斤。”收破烂的男人蹲下，用力把那些俄文书的硬壳封面撕下来。肖科平伸手从洗衣机的甩桶内拿出搅成卷的被单、床罩，一盘盘扔进李缅宁端着的脸盆里。神态冷漠。

“想什么呢？”“想你。”肖科平看了眼李缅宁。”想我自个儿，我的前半生。”“别苦着自个儿，你的前半生除了遇见我是个错误，其他都好，算得上顺利。”李缅宁端着满满一盆衣物来到阳台，恍然与云开日出的太阳打了个照面，立刻被那夺目的光芒射个满眼漆彩，人也红光满面。“为什么会遇见你呢？又没认出你是坏人，差点毁了一生，这教训还不够沉痛么？”肖科平也来到阳台，二人一起挽着袖子把床单、被罩抖开景在铁丝上。“那时你还年轻。”“是呵，第一次还可以用年轻原谅自己，还有机会悬崖勒马。再碰上你一个你这样的呢？”

“那就太说不过去了，我都替你害臊。”

“那真是自找没趣了。”

湿淋淋、沉甸甸的床单，被罩挂满阳台，阳光如油慢慢渗出”将床单、被罩上的花卉图案勾勒出来。

人脸、室内倒阴了下来。

“放心，我这样的人也不是随便就能碰上的。”

肖科平关了煤气灶上的火，端起炒勺把里面的菜倒进案台上的一只精致的瓷盘内。

案台上已摆着一盛着截然相反的色泽和内容的菜脊的同样款式的瓷盘。她置锅于灶，解下围裙，端着两盘菜出了厨房。

她把两盘菜放在堂屋的圆桌上，从桌上的饭锅内为自己盛了碗饭，坐下正要吃，看见李缅宁拿着自己的碗筷从容地在桌对面坐下。“你于嘛，蹭饭？”“我交饭钱，这顿饭吃完。

这碗归你。”

“这碗才一块八。”“那我再搭一把不锈钢匙子，你这饭也就是便饭。”

“算，你别交饭钱了吃完打工——刷碗。”

“这就不该谁了。”“你得理解我，强迫和一个自不反感的人生活在一起，我这已经算够客气的了——我怎么还看着你气不打一处？按说犯不着再跟你呕气了，你能不能这辈子让我再见不着你？”

李缅宁含着一嘴饭菜，看着肖科平使劲嚼着，又低头没命地吃。台灯的光芒透过白胚布的花盆型灯罩，放射出来已淡漠昏暗了许多。李缅宁坐在藤椅上吃水果裕，裕块在他嘴里滚来滚去磕碰着牙齿“当啷”响，两腮忽凸忽凹。

肖科平推门进来，脸上笑嘻嘻的。李缅宁也视着她，含着裕说：“又想干嘛？看你就是不怀好意。”

“没有，”肖科平仍笑着，“我就想问你有没有她照片，参观一下。”“给我没要。”李缅宁大刺刺地说，“怕被你搜着。”

“长脸还是圆脸？个高么？”“你就往古典美人那个方向想去吧。”

“噢，那就算长圆脸了。”

“鹅蛋脸。”“一定挺白的吧。”“白里透红。”“怎么勾搭上的？大街上还是人家里，或是别的什么社交场合？”“……”“说吧，说说吧，反正现在说了也没事了，别不好意思。”

“先在人家认识，后来又在其它社交场所相遇。”

“谁先主动？”“同时，几乎是同时，同时迸发。”

“别编了，你以为我信？就你那德性，除了我这么傻的谁看得上你？还鹅蛋脸呢，有松花蛋脸的就不错了。”

“对，没有，我骗你呢，你千万别信我的话。”

“有你带来呀，别光吹，也别什么古典美人，是个女的就行。”“我不是告你了么，没这么个人。”

“有就有吧，也别难为情。我信那句话：蔫人出豹子。还有一句也是俗语：好汉没好妻，赖流聚花枝。”

“对，我也特信这句话。”

“我真不会受刺激，只会为你高兴，你就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吧，没准我和她还能成为好朋友呢——求你了。”

“你歇会儿吧你——烦不烦呀！”

“那你要是没有第三者，干嘛这么死气白赖地女要跟戎离？你到底愁着什么坏？咱们得好好说搭说搭。”

肖科平眼视儿忽然变得十分可怕，犹如恐怖片里魔鬼附体的女人。“我倒要知道，我在你眼里究竟算个什么？”

这是个阴霾的早晨，扑面而来的凉风中夹杂着星星雨滴，天上乌云疾走，地上人车乱窜，一场雨顿刻就要下来。一些未雨绸缪的行人已经纷纷站住，撑开随身携带的伞或取出雨衣往身上套。李缅宁赶到公共汽车站，车已停稳，开了前后车门上下客。他挤在人堆里翘首以待。

胖胖大大的钱康从车上喝道而下：“挤什么挤？先下后上！”他穿过车门旁的人群昂首而去。

钱康走了几步，环顾街景，发现不对，再看站牌，提前下了一站。他返身挺胸冲入人群再往车上挤时，已不得其门而入。李缅宁挣开沉重地压在他肩头的钱康，又向人似乎少些的中门冲去，中门关了，他弃中门又奔后门，后门也不失时机地关了。到底没上成车，和钱康并肩站在站台上，眼巴巴地看着塞满了人的公共汽车艰难离去。

钱康皮包夹在肋下，执拗地朝司机的后视镜打T型手势叫停。然后又一步跨上马路，横在街头，朝每一辆疾驶而来的计程车翘大拇指，日日声声喊：“太克塞！”

雨当真落下来，站台上的乘客都退到街边商店的屋檐下避雨。雨幕被风吹得不断改变倾注方向，忽而如矢扑来使檐下人群衣衫尽湿；忽而齐刷刷掠过马路将街对面的商店橱窗打得斑泪万点。钱康在大雨中已成落汤鸡，头发湿漉漉地趴在额前，怀抱着皮包向街边一家亮着日光灯的百货店走。

雨已停了多时，碧空烟洗，午后骄阳从素若飞絮的白云间破障而出，迸射出数道斑斓有力的粗大光束。

街上复又熙攘安详，人群在湿漉漉映着日光的晶亮街道上摩肩接踵，往来川流。李缅宁无所事事地漫步街头，从背后看上去，他的双肩很宽很平很合适扛肩章。迎面而来的少女和少妇人的脸庞络绎不绝，各秉风姿，或娇嫩或妖媚或端庄或娴雅。

李缅宁左顾右盼，常常看得呆了，怅然若失。

衣着、姿色普通的韩丽婷始终跟在他身后一步之遥，有时近乎并肩。她手提一个老式软布兜，看不出是上下班路过还是专程购物。直到她超过李缅宁走到他前面，并在一家自行车商店门口消失，李缅宁仍旧毫无感觉，只是东张西望。

天色迅速地暗下来，由铅青转为钢蓝，如同天笔洗墨，夜色浙浙涸开来。

钱康重又笔挺油亮地从一座金碧辉煌有民国初年北洋将军打扮的门卫守候的玻璃幕墙大厦内走出来，拾级而下，一手挥舞着俗称“大哥大”的手提电话。

这次，立即有计程车驯从地开过来，可他没上车。

他来到华灯初上的街头，神气十足地漫步徜徉。

在一座霓虹闪烁的豪华商场门前，他与从里面出来的肖科平擦肩而过。钱康拐过另一条街。这条街仍都是规模不一的商店、餐厅和娱乐场所。从门面的装潢和灯光的明亮程度，以及进出其间的顾客装束看，似乎比他刚离开

的那条街档次要低一等。

他进了一家门脸很亲切不摆架子但场面不小座位众多的饭庄。饭庄内一侧的几张餐桌旁，坐了好几十身份可疑的中年男女在热闹说笑。几个男人看见钱康进来便起立高叫欢迎。

这都是当年钱康中学时的一班同学。

古柏森森的公园一角的小树林里，很多中年男女在葱茏的林木中影影绰绰地逡巡。

他们彼此常常走到很近的地方。脸挨脸地互相打量、寻摸，态度级为严肃，接为的谨慎。

有看上眼的便驻步与之攀谈，询问各种指标。

李缅宁相当自信、乐观地站在几个待价而估的男人身边，满心觉得自己在这批货里算上等的，一点也不急、不贱。

一个滕陇的老姑娘远远看他，他满面春风地朝老站娘微笑，老姑娘扭身给他个不屑。

又有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妇女游动过来，挨个审视这排男人，像在警察局辨认强奸犯。

这妇女走到李缅宁面前，站住盯着他。问：“多大了？”

“小四张了。”李缅宁回答。

妇女用手估了估李缅宁的身高，走到下一个男人面前打量了几眼，又回头看看李缅宁比较了一下，冲那男人一努嘴，将其带到一旁仔细盘查。李缅宁不甘寂寞，主动走到树林深处排列着的一批妇女面前，同样吹毛求疵挨个鉴赏了一遍，冲其中最出色的一个一努嘴。那妇女动也不动，转朝另一个走过来的男人微笑。

李缅宁臊眉搭眼地走到小树林边缘灌木丛旁，点起一支烟正要吸。一个男人急急走过来问：“同志，厕所在哪儿？”

李缅宁东张西望了一回，胡乱指了指方向：“直走拐弯。”

这时，他感到有人用手指轻轻捅了他一下。

一个小个子男人感兴趣地瞅着他，周身上下地打量：

“你有一米七么？”“有哇，七多。”李缅宁不以为意。

“结过婚么？”“离异。”“有住房么？”“有。”“想找个什么样儿的？”小个子进一步问。

李缅宁觉得小个子问得可笑，有心跟他逗逗：“首先一条，得是个女的。”

这当然，跟我的条件一样，得是个男的。”

李缅宁一惊。小个男人接着说：“我瞅你不错，像个老实人。我也不挑别的，有住房、老实……”

各种荒诞、色情的传说涌入李缅宁脑海，他恐怖了：“干嘛呀？我可不乱来，我是个规矩人。”

“就看上你规矩了。”小个男人朝身后林深处一击掌，叫：“出来吧，这个凑合。”韩丽婷从一株松树后转了出来，盯着李缅宁。

小个男人问李缅宁：“你觉得我妹妹凑合么？”

“端好笛子，左手在前右手在后，要放松，脖子腰板挺直——你怎么把笛子横左边了？噢，左撇子。”

肖科平正在家里辅导两个鼻涕孩子学吹笛，给两个孩子纠正姿势。孩

子们的两个俗妈，坐在一边像看圣人一样直勾勾地看看自己孩子。大门响了一声，李缅宁带着韩丽婷鬼鬼祟祟地进来。

李缅宁在门口让韩丽婷换拖鞋。

肖科平隔着门缝看见李缅宁带个女的回来，立刻坐不住了。她对小孩儿们说：“你们先吹哆来咪发嗦，我听听你们音准不准。”然后赶着来到李缅宁房间，一脸是笑，对韩丽婷十分热情：“来啦？李缅宁你快给人家倒茶。我那儿有苹果，你拿几个来给她削了皮吃——怎么称呼？”

她不拿眼上上下下打量韩丽婷，见她其实是姿色平常的女人，更加亲切了。韩丽婷不知这位是干嘛的，以为像李缅宁的女性血亲，于是也客气：“来了，姓韩。”“噢，小韩。我姓肖，肖绑的肖，肖飞买药的肖。”

李缅宁低头在一边忙活，洗杯子沏茶。

那边房间传来两只笛子忽高忽低，参差吹出的：哆—来—咪……肖科平笑吟吟地望着韩丽婷：“挺好的最近？”

“嗯，挺好的。”韩丽婷也望着肖科平笑。

两个女人就这么对望着，暧昧地互相看着笑，找不出话说，笛声停歇。肖科平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往自己屋走：“你们先聊着，我那边还有两个学生。”她心情愉快地回到自己房间，看两个小孩正拿着笛子发呆，便说：“再吹一遍，刚才那遍我没听清。”

一个妈不满地看了下手表，计算一下时间。

两个小孩又开始吹笛，笛声刺耳。

肖科平视线一转，看到盘里的苹果，拿了两个，又抄起一把水果刀跑出屋。这回两个妈同时看了眼手表。

李缅宁把肖科平堵在门外，从门缝接过苹果刀：

“谢谢，你忙你的。”

然后用力关严门，见肖科平不再往里推了，才回来把苹果连忙一起递给韩丽婷。“吃，你自己削。”“不吃，喝茶就行了。”

李缅宁在边坐下，偏过头斜眼问：“你是哪厂的来着？”

“麻纺厂。”“噢，织麻袋的。”李缅宁仰头搜肠刮肚地想，“我好像认识一人也是你们厂的。”“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好像姓刘，刘建设还是刘建设我记不精了。过去打过一段交道留了个印象。”

“刘建设？”韩丽婷也回忆。“哪个车间的？”

“好像是……你们那儿有粗纺车间吧？”

“有。”“那就是粗纺车间的。好像还是个头儿，车间主任什么的。”“粗纺车间没这人呀，我在那车间呆过。”

“那就不是粗纺车间的。你们那儿有混纺车间么？”

“没有。”“应该有啊。我记得那人不是粗纺车间的就是混纺车间的。”“你说那人是男的女的？”

“男的，长得有点阴阳人。”

“男的我们厂没姓刘的，只有个姓尤的。”

“那就是姓尤，反正我也记不清了。”“那也不对，姓的是个小伙子，才进厂没俩月，你说那人多大岁数了？”“跟我差不多大。”“那就不是，是不是工会那老牛呵？这人岁数倒跟你差不多大。个儿不高挺黑的……”

“甭管谁了吧，没准我记错了，那人根本不是你们厂的。”

“没准是毛纺厂的。一般人都容易把这两厂弄混。”

“那就是毛纺厂的。”“毛纺厂我也认识不少人……”

肖科平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一串葡萄，一边摘着吃一边含笑说：“洗了串葡萄，给你们一点。”

她放下葡萄，笑瞟了他二人一眼，翩然离去。

韩丽婷笑完问李缅宁：“这女的是你妹妹？”

“不是。”“你姐姐？”“亲戚。”“什么亲戚？表姐表妹？”

“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

“老师，我这孩子是按小时交的钱，我希望他能在这段时间内多学些东西，我们的时间也宝贵，还要学钢琴、绘画。”

一个妈得巴得巴地跟肖科平唠叨。另一个妈嘴撅得能挂件大衣，一个劲翻白眼，给儿子用手绢捂着鼻子挤鼻涕：“挤，用力！”“你这孩子口型不好，应该给他整整牙，否则吹起来带哨音。”肖科平对另一个妈说：“你这儿倒是嘴大唇厚，我觉得他学锁呐可能更有前途。”妈们气鼓鼓地牵着孩子们出门走了。

肖科平再次笑眯眯地推开李缅宁的房重不，大大方方进去，在他二人对面坐下，为韩丽婷添水。亲热地聊：

“终于走了。这些家长真烦以，也不管自己孩子什么条件，什么都敢让他学。没办法，总得挣几个钱……噢，李缅宁还没给你介绍我是谁呢吧？我是他妻子。不过你别吓一跳，我们已经离婚了，但还是好朋友——对么缅宁？”

小个男人正在和他的妻子，一个高他一头的丰满女人拥抱着在一起，两广一边急切互相摸索着，一边像鸟儿似地彼此啄着，发出，阵阵啁啾声。

“你妹妹不会马上回来吧？”

“不会，起码十一点，互相通报完一般情况也得这时候，其间还得打会儿贫呢。”“咩”地一声，小个男人掀下小褂，露出广东武师的那种排骨。女人已接近于一摊泥，于兴奋、痴迷中犹有抱怨：“本来是明媒正娶，回回弄得跟通奸似的。”

小个男人于鱼跃中蓦地有所警觉，停在半空。

女人立刻觉察到了质量的变化：“怎么啦？”

“外边好像有人。”小个男人如去时那般敏捷撒“磅”下身。小个男人开了房门探邮头，韩丽婷坐在洒满月光的台阶上。屋内灯开了。这是间狭窄逼仄的旧平房，柜子挤柜子，箱子擦箱子，在大床和单人床之间挂着塑料布。单人床上摊着一件织一半的女式毛衣。女人装裹得像个伊兰妇女广塑料布帘后转出去亲热地对韩丽婷说：“没关系，不合适咱们再找，千万别将就，明儿再让你哥陪你去小树林蹲一晚上。”

韩丽婷朝嫂子笑笑，笑得很难看。

太阳如同一个红亮的煤球在灰蒙蒙牛城市边缘升起，缓慢爬升，在远空薄地被击中般地爆炸开来，溅射出极为耀眼的炽光，吞没了浑旨的轮廓。

纷如雨下的金色光雾笼罩了整个城市，那片皇宫的重重金顶在这弥漫的金雾中赫然突出。

李缅宁领着一警卫正在挨间殿门开锁，揭封。

一所寝官殿门上的封条被撕破了，锁斜吊在一房发出晃荡声。警报声以晨曦中的庞大宫殿群中凄厉地响。警卫部队执枪从西面八方涌出来，一股股橄榄绿的以流在朱红的宫墙间跑动。顷刻间，层层殿门、通道都布满了摩

擦掌、虎视眈眈的武装土未。李缅宁从殿前退到汉白玉护栏旁，抬头向各处殿顶张望，眼神茫然。李缅宁在自己家藤椅上坐下，打了个呵欠。

他困了，垂着头向床走去。外面传来施工工地的机械运行声和垂物敲击声以及间或响起的哨音，文一切都显得很渺远。

他刚坐在床上，扯过被子盖住下身，便响起敲门声。

肖科平一本正经地走进来，若无其事地说：“你指甲刀借我使使。”李缅宁拽过衣服，从兜里掏出套在一串钥匙上的指甲刀扔过去，不与她的眼神接触：

“我这指甲刀可是连脚指甲都绞。”

肖科平拿了指甲刀并不离去，只是不住瞅李缅宁，一边剪着指甲身子倚在门框上。

她的眼中充满活泼的笑意：“她比我想象的要漂亮。”

躺下去的李缅宁睁眼，严肃地仰望她。

肖科平也严肃，点头：“真的，很不错。”说完忍不住便笑，一笑就不可收拾，站在门口笑弯了腰。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嘲笑，你别多心。想问一下，不是大街上现拣的吧？”说着又笑起来，自己强迫制止了自己，口中连说：“骚瑞骚瑞——她是干嘛的？看上去像知识分子。”

说完再次捂住了眼睛，低头控制了好一会儿，再露出脸，费用实是很正经了。李缅宁也很正经地回答：“电大中交系的讲师。”“噢——”肖科平点头，走到藤椅前坐下。“你还挺有追求的嘛。”相当执着。美貌钱财我不爱，重要的是参加。心心相印我俩就手拉手。”“你还挺懂感情。”“我从来都感情细腻。”李缅宁仰面朝独看着天花板说，“只不过是跟你一起生活使我变庸俗了在这之前我还会弹吉它呢。”“谁为看《鼯鼠的故事》跟我急频道？”

“我再庸俗也没看国产影片哭过。”

“对，你的心肠是铁打的，只会为我妈在咱家多住几天动感情。”“你呢？我爸去七了，点了多少天眼药水？”

“我流产都快死在医院里了，你还在别人家聊撒谎说在路上被交警扣了。你懂感情？你除了爱自己你还爱过谁哪怕小狗小猫呢。别坑人家学中文的大龄青年了！”

“你瞧你泼得还像个小家碧玉么？”

“我就这样儿怎么啦？肖科平昂首挺胸，“我这样儿的你还没处找去呢。”说完得意回屋。又吃小胡桃又啃苹果梨。一会儿，长笛声从她的房间飘出，曲调悠扬。

长笛在钢琴的伴奏下曲调依旧悠扬。

肖科平坐一家豪华酒店的宽阔大厅的有人工竹林和喷泉的角落，为咖啡座上正在谈笑的中外男女们吹奏乐曲。

人和曲子都很典雅。酒店的场面也很气派，很上流，使用了很多金色，红丝绒和壳晶晶的镜子，金矿老板的府邸也不过如此吧。

很多中国人进来都有些害羞呢。

一曲终了，咖啡座上的男女仍自说笑，连那些应该很文明应该视长笛为家乡小曲的金发洋人也无人回顾。

这时，就像跌倒后的一把搀扶，就像委屈时的一声垂询，从远处响起一个人清脆、有节奏的掌声。

肖科平循声望去，只见一高大白胖西服革履的男人，庄重地朝她一下下鼓掌。肖科平在行李房里脱下长裙换了便装，拎了笛盒出来，沿着昏暗的走廊低头往外走。

那个鼓掌的男人站在走廊口注视着她走来。

她抬头看到他，很快又垂下眸子。

钱康微笑地开口唤她：“肖科平——不认识我了？”

钱康像个训练有素的侍者扶椅请肖科平就座。肖科平顺手把坤包放在一边。她那个同事仍在喷泉边的竹林中弹钢琴，旁若无人。

“想起来了么？”钱康在肖科平对面坐下，“我是三班的，你是四班的，咱们两个班的教室斜对门。”

肖科平暧昧地笑。“两杯咖啡，一定要放糖！”钱康对待女说“当然你不会对我有什么印象，我对你可印象深刻，说仰慕也不过分。”

“是么。”肖科平用匙搅和咖啡，回头瞟了一眼她那个正在弹琴的同事。

“决不瞎说！”钱康大口喝了下咖啡，“我记得你那会儿学校就吹笛儿。有次党的生日，你们校宣传队在操场演出，你吹的是《太阳照在塔什库尔干》。瞧我连当时你吹的曲子都记得，啊啊啊噎，嘿啦啦……是这调儿吧？”

“不错。”“你现在还在那什么乐团么？”

“还在。”“常演出？”“很少。”“是呵，你们是国家级的乐团，演出一次都是很隆重的。”

“倒也不是那么回事。”

“听说你嫁了个造飞机的工程师。一定特有才吧？你肯定，要不你也不会看上他。”“已经离了。倒也不是因为他有才才看上他。”

“反正他配娶你一定也是有过人之处，噢，离了。离了也正常，我也离了。当然我这情况跟你们不同，我那个前妻就是个小市民，一天到晚唠唠叨叨，庸俗得很，没什么爱情——

我没给过你名片吧？”钱康指着肖科平问。肖科平摇摇头。钱康立即掏出一个精制的名片夹，用食指和中指夹出一张递过来。“这张印得不太好，我有那种带照片的可惜已经送完了。”

“总经理。你可以呀。”“瞎混瞎混。你有名片么？可不可以给我一张？”

“我从没印过。”“那有电话么？给我留个电话。特别想再跟你联系。”

“也没有。现在电话那么贵，我们可装不起。”

“别逗了。数你们文艺界有车的人多，漏税的人多……”

“我这行和歌星完全两回事，你是不知道。”

“真的，今天能遇见你我特别高兴。上次我到班开同学会我还逢人就打听你。茫茫人海，失之交臂。再回首，恍然如梦……”“我给你留个我爱的地址吧。”肖科平取出笔写在一张纸片上。抬头朝康一笑。中午，街道上的阴影完全消逝，凡金属，玻璃或浅色的建筑涂料都在熠熠闪烁。街上正在行走的姑娘漂亮得令广销魂。

韩丽婷拎一大兜西装鸡鸭鱼肉，沿着高楼房外封玻璃的悬挂式走廊走来。阳光中她脸上是斑痘、色素沉着都很明晰。她的表情沉着、坚定。电梯向楼下高速降落的隆隆声愈来愈远。倏尔消失。

走廊很静，外面蓝天无垠，有鸟无声地飞导，可以看到远处火葬场的大烟囱竖立在山间。

她通过一扇门进入楼内走廊。

两边全是房间的楼内走廊，很昏暗，更加静谧，有人在远处开门关门。

她的脸暗下来，柔和了许多。

她凭印象敲了一扇门，敲出会一个白胡子老头。老头指点迷津。她再郑重地敲了另一扇紧闭的门。

韩丽婷手操着把手拧开了门，居室内聚满的阳光像一槽水决口一下涌出来。她立刻在阳光中栩栩如生，笑容可掬。

李缅宁光着膀子，手拿一个啃了一半的冷馒头，鼓着嘴呆望着她。他下意识地拉出副逃跑姿式，很快又挺胸站直了。

“光傻看着，还不快接接我。”韩丽婷大大方方地笑嚷。把手里拎着的大小网兜一股脑儿塞到李缅宁手里，“累死我了，你们这楼真高。”李缅宁被手里的兜子坠矮了。

韩丽婷指使他：“快找个盆倒上水，这鱼还是活的。哟！这肉都化了，直滴嗒，快送厨房去。我的妈，你这人怎么这么笨——我来吧！”李缅宁这才说出话：“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

吃呵！让你加强点营养。”韩丽婷说话间已撸胳膊挽袖子，拿盆拿碗钻进厨房忙了起来。“今儿我好好给你做顿饭，让你尝尝我的托。我刚才完一个烹饪学习班，没来得及实践呢。”

李缅宁想撤，心里刚动念头，就被韩丽婷一把薅住：“你别走，我做饭得有人打下手。

你先把韭黄摘了，回头再把土豆没了削皮。来，给你系上围裙。”

韩丽婷顺手从暖器管子上扯下一条围裙，把李缅宁车转身，从后面拦腰系上，扎紧，打结，按到菜堆儿前蹲着摘菜。

自己也拿了条肖科平的围裙系在腰间，一手按着在案板活蹦乱跳的鱼，一手在空中乱抓着嚷嚷：

菜刀呢？快给我把刀。”……

肖科平拎着把水萝卜开门进来，看到厨房青烟滚滚，湍锅噼叭作响，几条人影晃动，便凑过去隔着门玻璃往里看。

“我要的是滚刀块，你这切得什么呀？”韩丽正在呵斥李缅宁，“快出去吧你，帮不上忙还净添乱。”

她抬头看见肖科平，露齿一笑，隔着玻璃喊：“等着吃现成的吧。”李缅宁一身油烟，从厨房踉跄而出。

肖科平望著他笑：“她是几级厨子？”看打扮够专业的。”

李缅宁冷笑。肖科平拍了下他肩：“你真有福气。”然后扭着身子回房换衣服。肖科平换了拖鞋出来，见李缅宁正打鸡蛋黄调沙拉油，筷子飞快地搅着。“看来不是会不会，而是肯不肯干。”

说完笑吟吟地走到桌旁坐下，嗑着瓜子看李缅宁卖块儿：“顺着一个方向打，这样才越打越稠。”

韩丽婷端着两盘拌好的凉菜出来，放在餐桌上，自我欣赏着：“色香还是挺勾人食欲的吧？”

“你真能干！”肖科平夸她。

这时门响，有人敲门。

肖科平拉长声音说：“进来。”

钱康拎着皮包，举着手提电话昂然直入。

肖科平一下停止吃瓜子站了起来：

“你怎么来了？”“路过，顺便让司机停车，上来看看你，唉呀，你们自己还吃这么好？搞这么多菜。”

李缅宁小声问肖科平；“谁呀这是？”

“一个朋友。”肖科平盯着钱康。

钱康顺手掂起一根玉米笋放进牙缝里嚼：

“嗯嗯，罐头的。”他天真地朝肖科平笑：“正好让我赶上，多一个人没问题吧？”“没问题。”李缅宁抢答，“无非是多添个饭碗添双筷子。”

“要不要我去买酒？我去吧。”钱康众皮包里掏出个无线传呼机。拍到肖科平手里。

“给你个B B机。”

“不用，喝什么酒呵？”肖科平看了眼B B机，“给我这玩艺儿干嘛？”

“联终方便，有事我‘拷’你——喝点喝点，有酒热闹。”

钱康从皮包中掏出一只大钱夹，掖在西服口袋里转身欲走，又回头：“你们这儿商店在哪儿？”

“下楼一拐弯。”李缅宁说，“干脆你再带瓶醋算了，家里醋早光了。”“好好，镇江香醋加何？”钱康答应着，积极跑了出去。

李缅宁扭脸瞅着肖科平奸笑：“是个款爷吧？”

肖科平白他一眼，端详手里的B B机，随手扔到一边：“我从来不关心人家挣多少钱。”

韩丽婷从厨房出来，张着手嚷：“快把桌上的东西挪开，大菜陆续要上了，这是谁的皮包？噢，还有电话。”

她的兴趣被钱康的手提电话吸引，拿起来顺来倒去地看：“能打么？”厨房里“噗”地一声汤扑了。她急忙跑回去。

钱康空着双手，一脸困惑地进来，进门就问李缅宁：

你说那商店在哪儿呵？找了一圈没找着。”

说完踱进厨房，站在一边看韩丽婷炒菜。

“你很会做嘛，愿不愿意到我的餐厅去掌勺呀？”

“行！给多少钱吧？”钱康不吭声了，笑咪咪站了会儿，出了厨房对肖科平说：“哪天我请你们到我那个餐厅吃一顿。我有个广师傅手艺很好的。噢，你们这儿哪有电源？我这电话得充充电。”

李缅宁从自己房间拿了瓶白酒出来，听到此说，便道：“有，有，我给你拉个线板。”

一头扎回屋里，一会儿屁股朝外拉出一根电线。

钱康拿起酒瓶看商标：“这是什么牌子？野点。”

韩丽婷端了盘新炒的菜出来，问：“这是你的电话？”

“我的我的。”钱康回答，“你要打电话么？全世界直拨。有没有什么美国朋友想问个好儿的？”

这时，又有人敲门。李缅宁扭头问肖科平：“你还约了谁了？”

离门口最近的钱康把门打开，一对胖胖的中年夫妇挽着手走进来。他们进了门就往里屋走，边走边仰看头朝天花板四周张望。

女的对男的说：“这两居室的格局和刚才看的那家不一样呵。”“你们找谁呀？”肖科平问。

一名提醒了李缅宁：“噢，换房的。”跟着进了里屋。

女的坐在肖科平弹簧床上颠了颠了屁股：“还挺软，梦丽达吧？”“梦

特娇。”李缅宁陪笑。

这对夫妇来到外屋，看看其他人，问李缅宁：“这都是你们一势的？”“朋友。”李缅宁给老爷们敬烟，老爷们断拒绝。

“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换房么？”女的说，“我们现在住那房原先的房主就是朋友多。

五、六用了还有老朋友找来。上个月警察当墨窝还给抄过一回，点着名让我们交出一个江洋大盗。”“来吧来吧，咱们都入席吧。有什么话坐下说，菜都凉了。”

钱康直张罗，招呼其他三人坐下。率先举起杯：

“都端起来，咱先为什么干杯？”

“为……”韩丽婷张嘴后才发觉也没词。

“咱们还都不认识呢。”钱康放下酒杯。“喝也得喝动明白时”“主要是都不认识你。”李缅宁说。

“我来介绍吧。”肖科平喘了口长气，飞快地说，“这位叫钱康，是我的中学同学。这位李缅宁，怎么说呢，我的前夫……”“幸会幸会。”钱康热情地向李缅宁伸出手，“早就和肖科平背后议论过你，今天终于见着了，搞飞机的吧？”

“早不干了，跟飞机也离了。”

韩丽婷矜持地等着介绍她。肖科平看看她，转向李缅宁：

“这位……这位你来介绍吧，你比较清楚她的哪儿来的。”

“这位……”李缅宁向韩丽婷一歪掌，忽然想不起她的名字，低头犯愣。愣了会儿索性说：“干脆你自报家门吧，你是哪儿的打哪儿来的？”

“我叫韩丽婷，姓韩的韩，美丽的丽，亭亭玉立的亭加一个女字旁。我是麻纺厂医务室的护士。”

“吃吧吃吧。”李缅宁说，“该打听的都打听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还没说人物关系呢。”韩丽婷嫣然一笑。

大家开吃。“好吃。”钱康边吃边评论，“菜好，酒好，再有点间乐就更好。”“哟，我还有一汤忘了。”韩丽婷忽然想起，“你们慢点吃，我去端汤。”“我去我去，你别动。”李缅宁嘴里含着块热鸡翅，忙站起来。他一阵风进了厨房，颤巍巍端出一个滚烫的钢禽。

“你们都该先喝这汤，这汤好喝极了。我搁了无数的东西：海参、尤鱼、虾米、玉兰片、火腿……”

韩丽婷骄傲地数说。嗔怪李缅宁：“你怎么把锅端上来了？应该用大汤碗。”“一样。”“不好看，我端去换汤碗。”

韩丽婷说干就干，蓦地蓦地站起来，双手去提锅耳朵。李缅宁大惊失色，张嘴欲喊还没出声，韩小姐已把锅举到众人头上方，然后一只锅耳脱，一锅浓汤怎么上去的又怎么落下来。“啦——”一锅汤结结实实砸在桌子上，汤汁四溅。

在座三人以极出色的反应和敏捷，同时从桌旁跳开，刷地贴在各身后的墙上，收腹含胸，叉腿举手。

最后一滴汤汁不偏不斜正溅在钱康的眼镜片上，他的眼神儿立刻朦胧了。他反应过来后第一个下意识的举动就是直扑桌上的“大哥大”。他从海参尤鱼堆里拨拉出湿滴滴的“大哥大”，用袄袖子擦擦，放到石边听，“啦啦”地按键。

肖科平前补救溅了摊白花花的汤汁，犹加自己吐了一身。

李缅宁躲得快，身上倒没搞脏，但他刚想移动，脚底滋溜一滑，几乎表演个大劈叉。

韩丽拎例不只锅耳朵哭丧着脸站在那儿，身上也一塌糊涂。她咧嘴龇牙，看得出她是想笑笑。

“你动作太快了，我都没来得及提醒你。这锅耳朵有毛病，镙丝都脱扣了，非得连锅边一起捏着才拿的住。”

李缅宁像在冰上似地不断向抬腿，蹭着鞋底。

“连忙音都没有了，线路受潮了。”钱康对大家说，一边拿着“大哥大”穿过李缅宁房间到阳台继续试打。“我就知道，非闹出这种事才算完！”肖科平铁青着脸，回自己房间，把门“哐”地锁上。

韩丽婷臊眉搭眼跟李缅宁回屋，嘴里嘟咕，你老婆怎那样呵？”“把我这件衣裳换上吧。”李缅宁扔给她一件夹克。

他走上阳台问钱康：怎么样，有声了么？”

钱康把电话贴在耳边，纳闷地说：“声倒是有了，怎么老串线？‘大哥大’还会串线？喂喂，你是法国？我不在法国我要英国！”“她到底是干嘛的？”肖科平在卫生间对着镜子在自己脸上涂洗面奶，“自个有家没家？”

李缅宁站在一边对着马桶刷牙。他吐出一口牙膏沫，说：“不是什么金枝玉叶，也就是个民间丫头。”

“丫头？看她的身材可不像姑娘。”

“你那老爷们长得够白。是不是牧效增白过？瞅着真干净。”“我觉得韩丽婷看人有点斜眼。是不是视力不太好又不敢戴眼镜？”“视力没问题，你看着斜是她给我送秋波呢。”

“是么，还挺会的。”肖科平洗完脸，用毛巾揩干，冷笑着在小板凳上坐下，拎起暖瓶往脚盆里倒水，脱下两只袜子，把一双白脚浸入水中：

“你和这民间丫头还真合适。多会疼广，手又巧。她穿的那身衣裳要不是自己做的我把脑袋给你。哼，将来当不成时装设计师，也能在中老年服装队当个名模儿。”

“你和那胖子也挺合适。”李缅宁擦去嘴角的牙膏沫儿，拧开水龙头撩着“哗哗”流的水洗脸，“那么整齐的一身肉，搁联合国也拿得出手。当过少爷吧？那眼睛，多有神！”

“她在你眼里是天仙吧？是不是爱得不行了了？”

李缅宁也端了盆水，在肖科平对面坐下洗脚：

“是，我眼里的天仙就这样儿，档次低吧？我一想起她就魂不附体。”李缅宁手拿洗脚毛巾扞胸闭菟作陶醉状，接着低头用力磋脚丫子。肖科平揩干脚，趿着拖鞋站起来：“那别等了，快把她接进门，手续一时来不及办先姘着。”

说着“哗”地把一盆洗脚水泼进马桶。

“哪能那么轻率？人家是良家妇女。得按礼儿，不说八抬大轿，也得请几桌客放几挂鞭，然后欢欢喜喜入洞房。——

到时候你一定带你那胖子来喝喜酒呵。”

李缅宁也“哗”地把洗脚水倒进马桶。

肖科平板着脸往外走，一脚绊在李缅宁伸着的腿上，一个踉跄冲出门外。旋即满眼怒火，一头再冲进来，逼着李缅宁嚷：“你也犯不上这就给我

下绊子呀！要害死我招儿多了，下毒！夜里进来掐！再不趁我睡着开煤气……”

“说什么呢？这都哪儿和哪呵？”李缅宁辩解。“我又不是成心的。”“也别忒狠了！”肖科平只是嚷、“凡事也给自己留条后路。你还非赶尽杀绝——而后快？”

说着说着便被自己感动了，觉得自己很悲壮，于是掉下泪来，泣不成声。李缅宁不知所措，待要不理，又见她光脚穿着单褂披散着头发站在那儿哭怪可怜，是不得将就将就，上前解劝：“就绊了你一下，也没说要你的命，值得这么悲痛欲绝么？真勾起轻生的想法倒把自己折磨坏了。”

这一劝，那边倒哭得更狠了。恨声中带着怨气：

“你找女朋友就找呗，谁也没不让你找。你们俩好就悄悄一堆儿好去吧，干嘛故意跟我显摆——这不是成心气人么？”

“没好，哪儿好了？”“还不承认？还抵赖？砸了我一锅溅了我一身汤我说什么了？”“好好，都怪我，我得意忘形，没顾到你一边受了刺激。我卑鄙！”李缅宁挽泪人似肖科平回到她的房间，拨了鞋伺候上床，拉过被子给她盗上，又递过一条手巾擦眼泪。

肖科平已镇定下来，自己也觉没趣儿，睁着哭红的眼睛对李缅宁说些冠冕堂皇的话：

“其实你有中意的对象……”

“她不是……”“听我说别打断！其实你了中意的对象，我从心里都为你高兴，只是你不该拿话气我，过去咱俩在一起时，你就老这么气我，现在都离了婚，你还这么气我——你太不应该了！”

“我这个人在这点不好，你批评的对。”李缅宁只是一劲检讨，以求息事宁人。“你这么气我倒没关系，我也会原谅你。将来结了婚，也这么气你那新娘子，人家还不跟你闹上去？”

肖科平说到这儿噗哧一笑，她极诚恳根关切地对李缅宁说：“往后真得改改了。”“改，改，一定。”李缅宁垂首站在肖科平床前，连连称是。肖科平心满地说：“现在，你去吧。”

李缅宁正要躬身退出，忽听屋里不知何处响起类似蚰蚰叫的“滴滴”声。“什么”？李缅宁心中疑惑。

“不知道——噢，B B机！”肖科平忽然想起，掀被下床，站在地上一筹莫展：“我给搁哪儿了？”

李缅宁帮着她在屋内东寻西找。

B B机又叫，李缅宁在沙发上肖科平的一堆衣裙下面发现了它。拿起来按钮看指示，扭脸对肖科平说：“呼你呐。”

“没事瞎呼什么呀？”肖科平夺过B B机看了一眼，“这么晚到哪儿去打电话？”“我替你去回个电话？”李缅宁向肖科平献执勤。

李缅宁连窜带跳地上楼、在昏暗的走廊里跌跌撞撞地跑，进了门便靠在门上看着肖科平大口换气。

肖科平穿着睡衣，坐在灯光雪亮的李缅宁房间玩他的游戏机。“两件事。”李缅宁喘着气走进房间，“第一是明天一早让你在家等他生胖子来车接你出去。二是问你喜不喜欢紫色？”

“什么意思？”“不知道，大概是想给你置行头吧。”李缅宁在肖科平身边坐下，看她玩游戏机。她玩得很一般，连遭摧毁。

“我教你玩呵？”李缅宁微笑。

肖科平立即站起：“无聊。”

她翩然而去，进了自己房间，把门“喀嗒”一声锁上。

李缅宁出来，站在过厅想了想，高声道：

“你用不着锁门。”一座肥矮结实的巨型花岗岩大厦，矗立在烈日中的广场一侧。巍峨堂皇的大门前排，列着粗大浑圆的大理石廊柱撑着沉重的殿顶。宽阔无边由无数阶级组成的犹如大搓板的台阶上，西服笔挺的钱康非常潇洒轻快地拾级而下。

犹如脚底抹油，犹如乘风滑翔，钱康神采奕奕，顾盼自得，仿佛他是天下自我感觉最好的人。

他看上去真是很白，就像一团上等的埃及上绒棉。

一辆黑色流绒型汽车无声无息地开过来，像送到他嘴边的一块肉停在他身边。李缅宁正在衔心花园蹲着和几个没牙毛儿的老头打扑克，手握着一把牌琢磨。一个人的影子挡住日光，他漫不经心抬起头。

澳妆艳抹长裙拖地穿戴得像只孔雀或说是吉普赛女人的韩丽婷，笑吟吟地摘下墨镜。

李缅宁立即站起，随之一阵头晕眼花，想抬腿走，却双膝麻木人像砍断的树向前栽去，被韩丽婷一把托住。

“不成，不成。”他蹒跚坚定地往前走，嘴里喃喃地说：“我一夜没睡了，必须回家睡觉。改天吧，改天！”

你要真困得不行，那咱们就回家吧。”

钱康牵着肖科平在一间漂亮得像精制贺年卡的西餐厅入座。他们像一对油画里的人物优雅地进餐，食品都如从广告摄影般地鲜艳。肖科平抬起眼睛，她手中的刀叉和质地细腻的瓷盘相碰发出悦耳的叮当声。环境里有细若游丝的音乐和富于韵律的法语呢响声。

“你使的是哪种片子的增白粉蜜，奥琪么？”

正舔着手指上的奶油，用颇为意味深长的眼神望着肖科平的钱康闻言一悸，目光立刻混乱了，安详，妥贴的绅士风度，像揭膏药掀斗篷似地一扯而下。

“那我睡觉了你干嘛呀？”李缅宁一肚子不乐意放心地站在铺好被子的床前解衣扣。

“我复习功课，”韩丽婷拉上窗帘返身说，“明天晚上我们德语补习班要考试——我不影响你，我在心里默诵。”

李缅宁无可奈何，咬牙上蒙头躺在被窝里叹息。

韩丽婷在李缅宁桌旁坐下，挺惬意。她用两手量量桌子长宽，把上身趴上去看是否舒适；又开了台灯看看照明条件。接着悄悄拉七李缅宁的抽屉，翻拣信件。

李缅宁在床上翻了个身。

她立刻把抽屉帷上，转向他高声道歉：

“对不起呵，我保证不再出一点声音。”

太阳像个人老珠黄的电影明星，脂粉虽浓已掩不住憔悴和倦态。曾被它照耀得白炽茵镜的天空，渐渐复青灰和呢绒般挺括的质感。一座围墙的影子慢慢从墙爬出，像条大蟒从泥沼中呈露出自己阴郁的躯体。钱康伴着肖科平，站在老城区一条旧街的河道已经平填平仅留桥身的小石桥上，一副浮想联翩，感慨万千的样子。

真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这儿倒是老样子没变。”肖科平看熟悉的街道也有些出神。“当年，我每天下午都躲在那家杂货店里，只要你排完节目从学校出来，一走到电车站，我就立即迎上去，在这桥头跟你来个邂逅——特可笑是么？”

“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每次都想好了一肚子词儿，准备特自然地笑着开口；每次都发了毒誓，准备破釜沉舟；每次一见你就又什么都说不出来了。自己臊得满脸通红，攥着拳头看都不敢看你你就走了过去。”“真够纯情的。”“的解，承认。”“特感动——我。”“老实告诉你，你当年是我心目中的‘春偶’，别稀里马哈的。”

“是你什么？”“春偶呀——青春偶像。你可能无所谓，对我那可是了不得的事，会死人的。”“你现在不是已经认识我了？可惜我已经老了。”

仍然是，一往情深！

“你臊我。”一个肥的女人手里拿把鼓槌，一边啐着唾沫，一边绘声绘色地唱着京韵大鼓《三国》，不时随着剧情撑臂扭腰瞪眼亮相。一个瘦如核桃的瞎老头儿，不断翻着白眼拨弹着三弦。

这是个极其简陋的茶馆，听众人都是老年男子，稀稀落落坐在一排排条凳上，袖着手晃着二郎腿打瞌睡，偶一惊觉便拖着口涎痴笑。在徐疾有致的鼓点声中，钱康领着肖科平笑呵呵地进来，那风采活像查尔斯子领着黛安娜王妃视察第三世界的难民营。正自寂寞的掌柜和伙计一见钱康，立时眉开眼笑，齐刷刷迎上去，拉拉扯扯，众星捧月似地让到上座，嘴里还埋怨：

“这可得怨你，老没见了，不该呀。”

“人钱先生是瞧不上咱这旮旯，净泡大饭店了。”钱康只是笑，不住说：“忙，太忙。”

光说没用掏出十元钱往桌一拍。

掌柜立刻把钱揣起来，扭脸一迭声喊：“一壶高末儿。”

咱大鼓书的胖女此时也停下来，满脸堆笑对钱康说：

“还有我们呐，钱先生。”

“有，有、都有。”钱康又拍出張钞票，“来段‘枪挑小梁王’。”胖女人疾步过来掖了钱，笑眯眯连啐几口痰，重新击鼓开唱。这一乱，一停，倒把听客中一位两手撑膝，瞪着眼睛直盯前方坐着睡着的中年汉子闹醒了。嚷：

“吕布这箭搭上，怎么来者是岳飞？”“人家那位先生专点了这段儿。”胖女人拿出钞票一捻，又立马塞回去，正色唱。汉子仇仇地乜眼冷觑大模大样坐在正中高出众人一头的钱康。钱康小声对肖科平说：“我最喜欢的那首歌就是：“走遍了世界各地，我还是最爱我的北京……”

肖科平好奇地四周张望：“解放多少年了，这些人还在？”

“嘿，你以为呢，这就是咱们民族精神带文化的根儿！少了这些人还行？就说这壶高末吧，是喝不起好的么？就觉得亚赛威士忌！”旁侧一个昏昏欲睡的老头儿这时冷丁开口，恶狠狠地盯着二人：“这话不假，打庚子年八国联军洋枪洋炮轰了这么些年，底根没变，靠谁？现而今八国联军又攻伊拉克去了吧——汉戏！”钱康陪笑：“您见得多了——当然！”

老头儿鼻子哼了一声，又靠墙睡去。

一直盯着钱康看的中年汉子，忽然想起这位爷的名讳了，吼了一嗓子：“白脸！”正悠闲滋润地呷了热茶品味儿的钱康闻声一哆嗦，一嘴热茶立时喷回碗里，举头往后张望。

汉子跨过凳子，三、五步过来，亲热地拍着钱康的肩膀：

“不认识我了，白脸？我是‘三儿’呵。”

“啊，三儿。”钱康认出汉子，“你不是去新疆了？”

“是去了，架不住又回来了。行呵，白脸，发了吧？这一身西装得几千人民币？”“不值什么，工作服。”

汉子骑着条凳坐下：“早听说你发了，一宣布改革我第一个想到你，完了，这小子要扇起来。咱班四十多个同学，一水的胡同串子，偏你，当时我就看出这丫大了不会闲着——

果然！好呵，好！不错，不错——继续混吧。”

“我没怎么着。”钱康嗫嚅道，“主要是给国家挣点洋钱，自己也就一弄肚歪。”“这贡献还小么？这就算混出来了。你爸怎么样？老人家还在么？”

“还在还在。”“打你们家搬走，我就没见过老头儿。前一阵儿还想呢，什么时候抽空儿打听清楚了上哪儿去看看老头儿。好歹也是教过我虽然什么也没教会——这妞儿是你‘磅不’？”

汉子扭脸上下打量肖科平。

“她也是咱们学校的。四班的你没印象？在学校就吹笛儿。”“噢，噢，也是咱这一带的家雀变的。”

“比我可强，人那是正经的。艺术家！我们亚洲都数得上的长笛演奏家。我准备给她举办个人演出会，好好宣传宣传——省得谁也没听说过。”

“噢，噢，百鸟朝凤全是你吹的吧？”

肖科平板着脸在暮霭沉沉的街上大步走，钱康在其身后左右周旋着，解释着，诉说着：

“我真没有半点拿你开涮的意思，绝对是发自内心的吹捧。我真打算给你办个独奏会，谁骗人谁孙子！这事我已经萦绕脑海几天几夜了。”“你不腰酸么？按说你这年龄的男人百分之百肾虚。”

韩丽婷翻看着一本按摩推拿书，问早已醒了仍赖在床上的李缅宁。“我这竖接下来直接炒腰花不加葱蒜都是一大盘子。”李缅宁斜眼看韩丽婷，“你眼睛近视么？”

“两眼一点五。”韩丽婷拿着书导来，用手捏李缅宁膀子肉，“肩膀呢？后背呢？”“都好好的，你不提醒我都忘了它们还长在我身上——那你别老用眼角着人，那样别广会觉得你……挺傲的。”

“我才不傲呢，不拿正眼瞧人——从小我就会拿眼盯得人抬不起头来。”韩丽婷又盯着书，把手搁李缅宁脖子上，“你不可能一点毛病没有吧？脖子呢？这种老扭来扭去的地方起码转过筋吧？”“昨天睡觉倒是差点落枕。”

“我给你推拿一下，保你好使。”

韩丽婷立即扔了书，兴奋地站起来，不由分说把李缅宁脑袋扳正。肖科平摔门进来，门弹回去尚未关严又被钱康顶开，他也跟了进来。肖科平一进门就看见李缅宁坐在敞着门的房间内，被韩丽婷摇拨浪鼓似地摆弄着，一颗头上下左右没筋似地抬起耷下，表情还挺舒服。

肖科平十分看不惯，又不好说什么，扭身进了自己房间。

钱康倒对这场面很感兴趣，糗进人家房间。问韩丽婷：你会推拿？“会一点。”韩丽婷笑答。

钱康随即脱鞋趴上李缅宁的床：“你帮我踩踩，我正浑身发皱呢。”“我行了我行了。”李缅宁对韩丽婷说，我已经觉得很像轴承了。”韩丽婷松开李

缅宁，含笑向钱康走去，边走边脱鞋：“哪儿不好？”“只管放开大面积地踩——哪儿都不好

韩丽婷高高站在横陈脚下的钱康身上。

她用脚踩着钱康的斜方肌，脚趾用力按揉着。她把钱康的脊椎踩得“咔”响。钱康快活地呻吟：“好舒服！”又断断续续地问：“我发觉，你，不会……的，全能……先天，还，是后……天的？”

“我吧，就是特爱钻研。”韩丽婷运动着回答，也有些喘吁，“对什么都有兴趣，不管社会刮什么风我都跟着凑热闹。我现在正跟着个班练气功尼，还有半个月毕业，到时候我给你发功呵。”钱康跃着喘着恭维把他踩在脚下女人：

“你真是热爱生活。跟你比，我都觉得自己平凡了。”

“我觉得人活着吧，就要做事，没事也得找事，要不太空虚了。”我太……同感了——轻点。”

肖科平端着一玻璃杯白开水站在房中间一口口喝。

她咽下一喉咙水，又咕“钱——康”

“叫你呐。”李缅宁对只顾快活的钱康说。

“喂，谁叫我？钱康扬起后脖梗子，大场咕：“哎，这就过去！”韩丽婷“咚”地一声从钱康身上双腿蹦到地上，指着钱康的中段儿说：“你这肉厚，容易打绦儿，应该经常踩踩。”

钱康双臂一撑，抬身下床，站在地上提裤子重新系皮带：“往后我高薪聘你当我的保健医吧，每天专门给我踩一小时。”钱康通体舒泰地做着扩胸运动，拉胯走大十字步走进肖科平房间。肖科平仍在喝水，眼睛从杯口上方盯着钱康：“舒坦啦？”

“还行，这小韩还真看不出有两下子。”

“时间长了没准还有第三下第四下呢。”肖科平放下玻璃杯，从镜子里端详了自己一眼，过去从在沙发上坐下的钱康屁股底下抽出自己的外衣挂在衣架上。

她在另一只沙发上坐下，甩里头发说：“你说给我办音乐会，现在还没变卦吧？”“钱先生没别的缺点，就一条：说话算数。二十万够不够？”

“用不了，当然你要花也花的出去。”

“要办、就照最狠的来。音乐厅怎么样？包几场你说。”

“我可是全靠你了。”“这算什么？挣钱干嘛的？就是花！大吃大喝买金手铐那是俗人。为你花钱我高兴——千万别替我省钱。”

肖科平笑，转睛又问：“你觉得小韩那人怎么样？在男人眼里算可爱么？”“谁？噢，她呀。还行，不讨厌。”

“你是不是对她印象不错？我听你老夸她。”

“没有没有。”钱康连忙表白，“我跟她是客气，逢场作戏，和对你完全不一样，我真是……我觉得有时候挺傻的——自己。都这岁数了，还跟少年一样——不过我也挺愿意犯回傻的。”

眼睛闪闪地痴笑。“李缅宁呢？”肖科平又问，你对他印象怎么样？你觉得他和小韩能成么？”“他呀？”钱康扶扶眼镜说，“不知道。两个人的事儿别人哪说得准？我过去挺有判断力的，现在都不准了，整个被你搞乱了。有时弄得倍儿露骨，我自己也觉得倍儿惭愧。

肖科平冷笑：“这韩丽婷就跟没家似的，一天到晚撵在这儿。老姑娘没

嫁过人的真恐怖——嗯，你说什么？”

她抡脸问钱康。“我得去上夜班了。”李缅宁穿戴整齐问韩丽婷：“你不眼我一起走么？”“今晚我不走了，就在这儿住了。”韩丽婷仰倒在床上，双手垫着后脑勺问李缅宁：“行么？”

“那你就住吧。这屋里东西，你……随便。”

“能偷东西么？”已经出了门的李缅宁立刻转回来：“不能！”

韩丽婷瞅着他咯咯笑。

李缅宁在黑漆漆的楼道内撞上一个正慢慢行走的人。

那人回过头，眼镜片在黑暗中闪闪发亮，是钱康。

“麻烦你到阳台把我晾的两件衣服收回来。”肖科平站在门口对韩丽婷说，“谢谢了。”

“你进来吧，没人。”韩丽婷把房门大敞开，“李缅宁上夜班不在。”“哦，我倒不是……”

肖科平只好走过去，到阳台上把自己晾的衣服收下来，拿回屋里。韩丽婷迎着她笑问：“你们俩平时还相互回避？”

“我们是互相尊重。”“你饿不饿？”韩丽婷忽然说，“要不要我给你做点夜宵？”

肖科平对韩丽婷这套笼络人的小手法颇不以为然：

“不用，我是吃饱了回来的。”

“没事，不麻烦的。”韩丽婷热情洋溢，“我买了很新鲜的汤圆心子。我也挺想吃的。”

“赖汤圆吧？”肖科平厉声道：“不用！你要吃你就自己吃。”

“瞧，你还跟我客气。”韩丽婷仍一脸微笑。

肖科平不再理她，抱着衣服回自己房间。……

肖科平正在灯下摊着曲谱看，韩丽婷端着两碗热腾腾的汤圆用身子顶开门进来：“我都做好了。”“哎，你也真是的，多麻烦。”肖科平只得起身接过盛汤元的碗。“吃吧，你就别客气了。”

韩丽婷端着碗自己坐到一边沙发上一五一十地吃起来，边吃还边跟肖科平聊天：“那天我在‘大方，服装店看见一套玉色的羊绒套裙，我觉得你穿上一定好看。真的，特适合你，当时我就想替你买下来。”“是么，”肖科平吃着汤圆，脸上也露出微笑。“多少钱一件？”“二百五。不贵。我摸了那质地了，手感真好。哪天你一定去看看、保你喜欢。我本来自己也挺想买，只是我这样子也犯不上穿那么好的东西。”

“你挺好的。”“不行，人都锈了。你看咱们同岁吧，你就显得比我年轻多了。我觉得你们搞文艺的都特别显年轻，看着真是羡慕。女人，姿色还是挺重要的。漂亮总是占便宜，别人一看就有好感。”“你中学毕业是去插队？”

“没毕业，兵团！东北！八年！冰天雪地，风吹日晒所以老得快！”“你回来就去的麻纺厂？”

哪儿呵！哪那么容易一下就找着理想的工作？先是分到街道厂，后来四处托人……，不提了，说这个我心里就难受，比回城一点不省事。”“你现在住厂里宿舍？”

“我住我哥那儿，一间14平方米的房子，他们一家三口加我”。前几年我爸妈还在的时候更挤，现在他们都死，宽绰多了。”韩丽婷过来拿肖科平吃空的碗：“碗给我洗去。”

肖科平非但不给，还夺她的碗。认真对她说：“我洗。你要这样，以后我就不吃你做的东西了。”

韩丽婷看着肖科平由衷地赞叹：“你怎么就能一点不显岁数呢？”一道阳光照在正在熟睡的肖科平脸上。BB机在一边的桌上“嘟嘟”响，惊醒了她。

她闭着眼伸手在桌上乱抓，摸到BB机，关掉，又在阳光中闭眼躺了一会儿，睁开眼睛。

她没有立即起床，蜷缩在被窝里脸伏着枕头想心事。

外面大门响，有人进来，悉悉碎碎在门口换鞋。

“李缙宁。”她躺在床上喊。

外面没了声音，片刻，李缙宁探头进来。

“你来。”她倚在枕上微笑说。

“什么事？”李缙宁进来。

没事就不能聊聊么？坐，把沙发上我那堆衣服挪开。”

她仰脸出回了神，笑着对李缙宁说：“小韩广不错，挺实在的。”李缙宁看了她一眼，拿起一只钱康丢下的漂亮打火机“啪啪”打火：“难得，你还能说谁好话。”

“真的，我觉得她特朴实，对你也好像是一心一意。”

肖科平伸出两只赤裸的胳膊：“把我那件衣扔过来。”

李缙宁从沙发上乱堆在一起的衣服中挑出一件衬衣，扔给她：“你用不着先想方设法安置我。我挺好，你只管忙你的，不必惦记我。”肖科平坐在被窝里左右开弓穿衬衣：“你这心里怎么这么阴暗？我是关心你。”“我预情。”“讨厌！你怎么老这德性就必不了啦！自尊心真那么强你就像个强的样子——这强的也不是地方呵！”

肖科平光腿跳下床穿裤子，指斥李缙宁：“有时真觉得你特可尸。”李缙宁沉默了片刻，抬头问：“你真觉得韩丽婷不错？”

“真的，除了不漂亮——你很看重女人的长相么？”

“那倒不是，我总觉得这女貌似马虎其实挺有心计——你说她该不会是图我什么吧？”

肖科平气分不屑地把人代劲一扭，再转回来柳眉倒竖：

“你照照镜子去。”李缙宁脸红了：“说高了。”

肖科平冷笑：“除了我还有第二个糊涂的看上你我已经很吃惊了，别说现在，当年就没什么可让人图的。我一直想不通那时我怎么就鬼迷了心窍哭着喊着非要跟你配偶。”

“当年我还是比较潇洒的。”李缙宁一本正经地说，“所以你一见钟情。”

“呸！”肖科平被气笑了，“我纯粹是叫你骗婚，耍了套小手腕。还没跟你算帐呢。我告你李缙宁，你等于是毁了我的青春。”她狠狠瞪了李缙宁一眼，想起往事眼圈竟有些发红。

一时两人都有些伤感，各自垂头不语，气得氛变尴尬。

片刻，李缙宁强笑说：“过去的事就别提了。胖子怎么样？还有些优点吧？”“是个人就比你强一万倍。”“我有那么坏么？叫你说的我一无是处了？评价一个人总该一分为二。”“对你，没什么公平客观好讲，就得一棍子打死。我这辈子遇到谁都对我挺好的，只有你伤过我的心。”

肖科平背对李缙宁看着墙，俄顷，抬手抹产一下腮帮子。她回头看到

李缅宁还站在原地，便说：

“你还站着不走干嘛？那边屋里还有广等着你呢。”李缅宁垂头往外走。他走到门口听到肖科平叫他：“等下。”

他转回身，肖科平平静地望着他，说：

“他没搽过增白粉蜜，天生那么白。”

李缅宁几乎笑出来，克制住了，扭曲着表情笔直地走出门。韩丽婷已经离去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纤尘不染，墙壁、桌面和地板光可鉴人。肖科平穿着轻薄、凉爽的绸衣站在窗前，阳光把窗玻璃映得辉灿晶亮。阳光几乎使她的眸子完全透明，像猫眼一样变幻莫测。

她和李缅宁坐在窗前的桌旁吃早饭。窗台摆着一盆开满一圈粉花的蟹爪莲，花影婆娑投在他们二人的脸上。

这次他们俩同时很开朗地笑了。

肖科平温柔的表情和李缅宁坦然自若的举止以及他们不时互相对视的眼神儿，使他们看上去很像一对相爱的夫妻在共餐。BB机在一边“滴滴”响，肖科平看都不看那边一眼。

肖科平从自选商场货架上拿下一盒巧克力和一瓶浓缩果汁，放进跟在她身后的李缅宁手中的塑料筐里。

“你真打算嫁给胖子？”

肖科平又拿了两袋生腰果仁：“我们就是同学，你怎么不信呢？”“别随便跟他上床，男人都是既得陇复望蜀。”

他们来到肉食冰柜前，肖科平下手翻拣，拎出一袋肥大的西装鸡观察其发育状况。

“他对我倒挺有意……”

“胖子倒是道貌岸然。”李缅宁拎出一袋排骨扔筐里，“他说爱你了么？”他们来到付款处排队交款。

肖科平忽然问李缅宁：“你说我怎么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一定要逼他说出口。”李缅宁数着钞票交给收款小姐，出了闸口回身对肖科平叮嘱：“这样他将来翻悔，就可以拿这话羞他。”“言不由衷说得好听又有什么用？”

“谨言重复千遍就是事实！”

他们出了自选市场，街上万头攒动。到处都是打着红旗，举着横幅标语，就地摆摊，口口声声为过往群众做好事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

一个匆匆往自选商场内快步走的男人与肖科平撞个满怀。肖科平“唉哟”一声。

李缅宁一把扯住那罢人：“连声对不起也不会说？”

“干嘛”？男人乍着翅横身新产品，“又不是故意的。”

“不故意得道个歉呀。”李缅宁不依不饶，“瞧脚上那大鞋印子。”“没那习惯。”男人大言不惭。

“算了算了、走吧。”肖科平拉李缅宁。

“文明月你们俩大街上这么吵合适么？”一个戴红箍的老头儿打一旁闪出严肃地说。

肖科平拉着李缅宁膀子在大街走出很远才松开手。

“和这种无知的人吵什么？”她说。

他们在一溜堆满各色鲜艳水果的小摊前挑桔子和香蕉。

肖科平举着一把香蕉问小贩：“多少钱？”

一辆“蓝鸟”牌轿车从他们身后的马路上开过去，在前面刹住，缓缓倒车过来。钱康在倒行的车中摇下玻璃窗探头出来，喊：“海，你们在这儿干嘛呢？”李缅宁回头看见他：“没事，我……我们玩呢。”

“我刚从你家过来。”钱泰对肖科平说，“我呼你怎么不给我回电话？”肖科平拎着沉甸甸的网兜，注视着他不吭声。

“来，上车，我送你们。”钱康打开后车门，“我正给你联系音乐会的事呢，你得跟我一起跑几个地方。”“我不舒服，刚从医院看完病出来。”肖科平站在原地不动。“你怎么样？能去么？”钱康问李缅宁。“你们俩总得去一个，否则我不知道什么感觉的是你要的。”

来来，上车，我带你玩去——好玩。”他伸出一只肥厚的手把李缅宁拉进车。

轿车开走，钱康露头对孤零零站在街边的肖科平喊：“回头吃饭你可得去。”钱康坐在疾驶的车内用车载电话往四处呼叫，发号施令：

“……这事得找文化局么？好，立刻安排我和文化局的人见面。我现在就要得到演出许可证。”

又拨了一个电话：“喂，我是钱！我让你去找唐辉你找到没有？我不要别人，就要他。”

我看过他给世界艾滋病日晚设计的那堂布景——我就要那种味道。还有，我呆会儿能不能去看剧场……”

再打了个电话：“……记者都通知了么？一定要有晚报的人。中午我请他们吃饭，广告公司的人改到晚上……最好一桌都能坐下，实在不行就两桌。告诉经理，我请客！让他把能坐二十人的大台给我留出来。”他放下电话，仰着脖子对坐在后排座不吭声的李缅宁露出既得意又无可奈何的微笑：

“没办法，大事小事无一不得事必躬亲，手下的人太不得力。真羡慕你逍遥自在——你有没有什么特能干人给我推荐一下？”肖科平。”钱康呵呵大笑，拍着司机的肩膀：“超过前面那辆车。”

钱康带着李缅宁在空无一人的音乐厅里穿行走动，四面八方观看结构。音乐厅里的灯冶金部打开，华丽阴森。

“怎么样？这剧场还凑合吧？”

“过得去。”李缅宁点头。

钱康三步并作两步，加上助跑，一个箭步窜上舞台，乙服后摆掀起，露出绷得浑圆的屁股。

他走到舞台正前沿，面向观众席，摹仿着外国马戏演员行了个深深的躬身礼，直起腰脸涨得通红说：“这感觉不错。到时候让肖科平穿条长裙，行一个欧洲宫廷的印刷种拽着裙边的屈膝礼——上来先来这么一下！”

他揪着自己的裤腿蹲下去，含笑低头。

“来听会的观众都让他们穿上燕尾服。”李缅宁坐在第一排说。“没错。”钱康热烈赞同。“票上印上这规定：‘衣冠不整者，恕不接待。’”“蓝鸟”汽车停在一间花店门口，花店里的鲜花隔着玻璃窗争奇斗艳。钱康领着李缅宁大步向花店走来，活像香港黑帮片里的流氓大亨领着个杀手来砸店。“要把你们店这些花都装在一个大篮子同一里，芬妮紫嫣红么？”钱康问卖花女郎。

“肯定。”女郎彬彬有礼地回答，“不过我们恐怕就要为您专门订做一个特大篮子。”

“不是一个，是一片，一大片。”钱康纠正女郎，“怎么，最损也得要十五个澡盆那么大的花篮。”

“如果不用花篮，扎成花圈儿呢？”李缅宁建议。

“哦，那倒人知会是什么样子。”钱康使劲想象作这就要看您先生往哪儿送了。”女郎说。

“对了，你应该知道，肖科平最喜欢哪种花。”钱康思路跳开，“咱们得选择最能博得她欢心的。”

“这我还一下答不上来，真叫你问住了。”

“你过去送她都送什么花？”

“我就记得过去我回家手思不是拿捆菠菜就是俩茄子。”

“那就统统的，每样儿若干。”钱康大手一挥，对女郎：“隔天你甬卖了。”“花篮有了，缎带上写什么？”女郎拿出小本和笔，“我店备有《贺词祝语辞典》。”“热烈祝贺……祝贺什么回头再告诉你——敲电话。”

“落款？”“挚友？你的？哎，李缅宁你说我落什么好？”

“把你的名片给小组。”李缅宁说。

花店外街头，钱康一边向车走去一边非常虚心地问李缅宁：“故宫的房子有多少间来着？”“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

“那个数字怎么说来着？慈摆太后一顿饭花的银子够当时多少个农民吃一年的？”肖科平出现在一座晚清妓院风格的饭店门口。

她沿着铺红地毯的走廊往里走，穿过一间间厅堂。

她走进大厅，远远就看见钱康指手划脚地说着什么，十分突出地坐在一大群戴眼镜的男女记者之间。

足够两个成年人做爱的大圆台面上仅摆着两壶茶，几碟花生米和一排啤酒，菜还一样儿未上。

她的到来引起席面上一阵忙乱的互相介绍和狂递名片。钱康像献宝似地把她在每位记者面前炫耀了一番。

待她热闹完了，在钱康身边坐下后，才发现李缅宁正坐在她对面。他红着脸笑眯眯地瞅着她，显然已经空腹喝了不少酒，有些飘飘然，陶陶然，笑容带有几分无耻。

她凝视着他。“肖女士的长笛是在哪儿学的？”一个很帅的男记者问。

“一开始是跟一个教师学，后来到音乐学院进修过两年。”

肖科平轻轻咳嗽了两声，以手掩嘴，又继续视李缅宁。

“要说肖女士的笛儿，那吹得是真好，老话怎么说的？妖精悸魂，穿云裂帛。”李缅宁说着笑起来，“吹起来绝对勾人魂儿。”一个脸上不太干净的女记者问：得过什么奖么？”

“这我知道。”李缅宁不等肖科平回答便说：“每回都差那么一点。噢，有一回、七五年长笛独奏《万泉河边》得过三省一市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调演奖。是第一名吧？”

肖科平不回答，只是看着他。

“你老看我干嘛？我觉得光荣！”李缅宁扭脸对钱康说：“你这事办得真对，我真得好好谢你，她实在是个好的长笛演奏家，只是一直没有机会。一个艺术家，没人欣赏，那种内心寂寞，真是十分可怕。她能遇到你是她的幸运——来，为你干一杯……我可是干了！”

李缅宁一口喝干，把杯底亮给钱康。

“我喝一口吧。”钱康喝了口酒，唤侍女：“小姐，怎么菜还不上来？”“不够意思。”李缅宁瞅着钱康的酒嘟哝，“没劲。”

“我确实不能喝，喝就脸红。”钱康解释，“小姐，快点。”

“我喝两杯你喝一杯，这总行了吧？”李缅宁又干掉一杯，拎着空杯在指间晃悠。钱康勉强又喝了一口，看了眼肖科平。

“她不但是个好艺术家，还是个好女人。”李缅宁谁也不看地大声说，接着目光灼灼地盯着钱康：“我是有资格说这话的。”“那是。那是。”钱康陪笑。

“有追求，有骨气，应该幸福——她就是为过幸福生活而生的！”李缅宁望着大家惨然而笑。

众记者冷漠地望着他。

肖科平不动声色。

接着他变得一双眼睛水汪汪的，推心置腹地对钱康央求：

“你也一定没少发现她的长处吧？”

“发现了发现了。”“这不算什么，往后瞧吧。这个女人呐，我跟她混了十年，总觉得昨天刚认识，一点摸不透她。”

李缅宁的眼神儿变得温柔了，对肖科平投从温情的一瞥。

“常有新鲜感不是很好么？”钱康干巴巴地说。

李缅宁笑，又为自己倒满杯酒，扣在嘴上喝，放下杯子，一嘴白沫儿：“问题是你也不能不新鲜。”

李缅宁含情脉脉地望着肖科平，对钱康说：“她，我就托付给你了，你一定代我好好照顾她，千方百计——让她幸福。你行，你有这能力，哎，老钱，我这可是跟你说正经的。”

“一定。”钱康说，“放心，往后没你什么事了。”

“否则，”李缅宁顺着自己刚才的思路说：“我跟你急！”言罢勃然变色，虎视眈眈盯着钱康。

钱未作态，他已眉开眼笑，笑嘻嘻地一迭声问：

“你不会做对不起她的事儿吧？不会吧？你看着那么雅致那么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

钱康火了，拍桌吼“小姐，我们的菜怎么还不上？等了快一小时了。”

“你一直在广播乐团？”一个中年妇记者问肖科平。

“十二年。”她始终凝视李缅宁，不断轻轻咳嗽，拿纸巾擦嘴。

小姐小跑着陆续把一些菜上来，再三向钱康道歉。钱康气虎虎地不理人。饮了半天清茶的记者看到菜来了，川流不息地去上厕所。

留下的人热烈地吃。钱康憋出笑脸，伸着筷子左右张罗：“吃呀，大家吃菜。”再看李缅宁，已耷拉着头坐在椅子上睡着了，愁眉苦脸，一副倒霉相。“他不缺心眼儿吧？”钱康问肖科平。

他伸手一挡欲前探唤醒李缅宁的肖科平：“让他着凉去！”肖科平抬头“哈”地大笑一声，又恢复到面无表情，用一根筷子敲敲自己的恣恣碟。李缅宁蓦地惊醒，站起来茫然四顾问送菜经过他身边的小姐：“厕所在哪儿？”小姐忙碌中为他指了指方向，他蹒跚地离开餐桌，自顾去了。肖科平开门进来，微微咳着。她听到李缅宁房到游戏机发出的阵阵“嘟嘟”声。她犹豫了一下，推开他的房门。

李缅宁正坐在电视前专心致志地穿迷宫。他的脸已尽褪红色，显得十分苍白。“怎么没吃半截儿就走了？喝，难受了吧？”肖科平在他身边坐下，

“是不是吐了？”

李缅宁看她一眼，疲倦一笑：“觉得高了，怕破坏你们情绪。”“小韩没来？”“不知道，她还天天来，不天别的了？”

“有点借酒撒疯是么？”“没有，脑子一直特别清醒。钱康生气了吧？”

“没有，他不会生气的生不像你。”

李缅宁看了肖科平一眼，又玩了会儿游戏机，盯着电视屏幕说：“我不是说老钱这人不好，人挺热情的。但这种做生意的人跟他接触一定要小心，别光听他说，有些事该了解清楚的都打听一下。我这不是给他垫砖。他接触的人多，过去难免遗留瓜葛，都让他搞清楚了，闹出麻烦也怪没意思的。”

“知道。”肖科平看着李缅宁双眼说：“其实我对他的过去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只是拿他当一个比较好的朋友。”

二人互相寻望，彼此无语，俄顷，李缅宁“噗哧”一笑：“老大嫁作商人妇。”肖科平也笑：“你希望我嫁么？”

这时，门又响，韩丽婷背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迷彩大背囊进来，一脸兴冲，堵着门口停住：

“哟，你们聊呐！”“哦，没事。”肖科平迅速站起来，“闲扯几句。你们聊吧，我走了。”韩丽婷一边给她让路一边叫：“别走哇，一起聊。”

“我还有事。”肖科平低头走出去，回到自己房间。

韩丽婷把背囊卸下肩，坐到李缅宁跟前问：“你们聊什么呢？怎么我一來她就走了了”

“没聊什么。”李缅宁怀疑地盯阍那只鼓凸的斑斓大背囊、“你包里装的什么？”“我发觉你们俩之间话还挺多。”

李缅宁十分不快：“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聊？我们说几句话怎么了？”

“是几句么？”“你要是看不顺眼生你就请回。谁请你来了？”

“你怎么突然对我不好了？”

“你这话才叫奇怪呢。我什么时候对你好过？哪次不是你主动找来的？”

“你怎么口气全变了？脑子里又打什么主意呢？我主动上赶着找来的？当初谁在小树林里胡乱寻摸来着？”

李缅宁吼：“我到小树林又不是找你！”

韩丽婷毫不示弱地也厉声道：“那你去找谁？你把我带到你家来干嘛？莫非你就是那条正通缉的色狼！”

那边肖科平听到这屋吵了起来，忙赶过来解劝：

“好好说着怎么吵起来了？”

“你不是去找对象你去小树林干嘛？你憋着什么心？你有老婆你还去再找，想玩弄女性呵”

肖科平听着直皱眉头：“别吵了，我们已经离了。”

“离了？我看不像离了，比那真俩口子还好。别以为人家都是傻瓜看不出来。”“你老家是山西的吧？”李缅宁嚷着问。

“这是你误会了。肖科平和颜悦色地对韩丽婷，“我们确实……”李缅宁冲过来指着韩丽婷的鼻子喊：“明告你——我烦你！”“李缅宁，你怎么这么说话？”肖科平沉下脸。

“噢，现在你烦我了，当初呢？”韩丽婷先是一惊，接着便委屈，拉着肖科平的手哭诉：“肖科平你给评评这个理，我哪点招人烦了？我怎么招人烦了？我怕让人烦怕让烦还是让人烦了……”李缅宁直走到韩丽婷眼前，地

着她脸冷笑一声：“哼！”甩手走到一边坐下。

“你瞧他呀肖大姐。”韩丽婷又惊又惧，“你瞧他对我那样子。”说完掩面哭啼。肖科平经她一扯，剧烈咳嗽起来，还流两道鼻涕，忙在身上找纸来擦，捂着嘴还咳个不停。

她这么一咳，韩丽婷倒不哭了：

“你感冒了？”“可能有点。”肖科平捏着鼻尖擦鼻涕。

“头疼么？”“不，不头疼。就是咳嗽，流鼻涕时”肖科平鼻尖红红地说。“发烧不发？我试试你温度。”韩丽婷说着把手捂着肖科平额头上。“不，不用。”肖科平挡开她的手，“我回去了，你们也别吵了。”韩丽婷跟着肖科平往外走，一路继续关怀，苦口婆心：

“你可别不当回事，现在正流感流行呢，我们厂病了一百多号，厉害的都转成肺炎了。”

她跟着肖科平进了她的房间。

肖科平坐下说：“我没那么严重，喝点板兰根就好了。”“板兰根管什么用？”韩丽婷拍手叫：“你得吃西药。”

李缅宁一头冲进来：“你还说自己不招人烦？人家都说没事没事你还没完没了！”韩丽婷掉脸朝李缅宁嚷：我是医务工作者，这儿发现病人了——你怎么连起码的同情心都没有还别说阶级感情了。”

李缅宁咬牙切齿，操拳跺却连声喊：“你就是烦人，烦死人！”肖科平蜷缩以沙发上高声央告：“求求你们了，别吵了，我头真晕了。要吵你们回屋吵，让我休息休息。”

李缅宁拽着韩丽婷一边回房一边继续吵。

“搞医的就是没病找病，好人也都让你治坏了。说，你这辈子杀了多少人？”“李缅宁，你说话要负责。你这是侮辱了我们全体医疗战线的同志从老到小。”“你算什么医务工作者？蒙古大夫都够不上。”

“有本事你一辈子别生病。”韩丽婷嘴不停，手不停，从背囊侧兜掏出一支体温计，风风火火再次来到肖科平房间，冲刚要躺下的肖科平喝令：“抬起胳膊——试表！”

李缅宁也跟了进来：“我看试完表不发烧你脸往哪儿搁！”

韩丽婷看着手表：“起码我是尽到责任了。不像有的人对谁都是冷冰冰的毫无感情自私得要命。”

她从肖科平腋下取出体温表，一看，立刻惊叫：

“呀，三十八度五！”肖科平当时就觉得自己不行了。身子一歪，软绵绵地倒下。韩丽好严肃地对李缅宁说：“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我是蒙古大夫么？有病没病我一眼就看得出来——快去找药，你家都有什么药？”二人回到李缅宁房间，翻箱倒柜，同时继续争吵，高一声，低一声，鸡一句，鸭一句：

“你们家怎么什么药都没有？平时都不生病么？起码阿斯匹林胃舒平总该有吧？”“可让你得词了——别动那盒子，那里是我的水果糖。”

“没出息，这么大人还吃水果糖——一回头我给你买点果冻。”肖科平拚着全身力气支起身喊了一嗓子：

“别找了，我不吃药，睡一觉就全好了。”

韩丽婷更大更坚决的声音传过来：

“不吃不行！有病还不治，想死呵？睡一觉就好，真是一群无知的人！”韩丽婷气冲冲地空手回到肖科平房间：“什么药都没有，哪有公费医疗的人

自家一点药都没有的？”

“你说要什么药印度洋我出去买。”李缅宁站在门口说。

“就你？告你药名你一路背到药店一张嘴也得给忘了。”

“我确实不需要吃药。”肖科平说，“烧也不高睡一觉出点汗肯定会退的。”韩丽婷下了个决心，抬脸对肖科平说：“现在就只有一个办法了，扎针——扎针退烧有奇效。”

“在我看你就歉巫婆！”李缅宁喝道，“怎么不烧香——你？”

“什么呀巫婆？”韩丽婷迎上去吵，“祖国医学宝实际大着呢——你无知才说这种话！”

“你知道扎哪儿么？不行，我信不过文所没有科学根据的野招儿。”“那你就眼睁睁看着肖科平烧死？这会儿你怎又不心疼了？”韩丽婷走到肖科平床前：“保你没事，我在兵团干过七年赤脚医生，我们周围那几个屯子的盆下中农都让我扎遍了，没一扎死的。”肖科平脸喷红地睁开眼，有气无力地说：“好好，你扎吧，我让你随便扎——保要你们别吵了。”

“我可告你韩丽婷，缝衣裳针消了毒也不能使。”

“无知的人只会说无知的话——我随身带着急救包呢。”

又是一个像解放区的天一样晴朗的日子。窗台上的花草大都盛开，榴、金桔果实累累。

已经退烧的肖科平坐在窗前吹长笛，面前架着乐谱，她在准备个人音乐会的曲目。

钱康扶着酒柜站着，颌首欣党员，以脚击拍，如同一个随时准备引吭高歌的男高音歌唱家。

李缅宁在自己房间刚起床，听着笛声懒洋洋地穿衣服。

韩丽婷戴个墨镜精神抖擞地闯进来，如果手里再端和M—16自动步枪，就活脱脱是个刚空降则别人国家的美国精锐女兵。她进门就找那只迷彩大前囊，找到后就胜利欢叫：

“果然在这儿，我的判断一点不错。”

“什么呀都是？”李缅宁一边下地一边问：“跟个炸药包似的我担了好几天了。”“衣服。”韩丽婷蹲下美滋滋地打开背囊，抖出一大堆花花绿绿的便宜货。“都是我前几个逛街买的，还有给你买的呢。”她举着一件有牡丹花图案的丝绸衬衫招呼李缅宁：

“穿上叫我看。”“这色儿我能穿么？寒碜不寒碜？”

“便宜呀，这件才五块钱。”

她愣给李缅宁套身上，退后一步端详着。

“可以可以，除了艳点没别的毛病，正流行呢——五块钱你还想穿成什么样儿？不许脱呵！”

她又从背囊里拎出一段廉价衣料，自我满足地欣赏：

“这如何？圆点代表温柔。我想给自己做件披风，我从小就喜欢，羡慕布琼尼式的骑兵房篷——肖科平房间是不是有台缝纫机我记得见过？”“是有一台。”“她烧退了么？”“你没听见笛儿都吹起来了。”李缅宁开门出去洗脸。

韩丽婷抱着衣料来到肖科平房间，肖科平边吹边向她点头致意。“你都好了？”“嗯？”肖科平嘴离开笛子，翻了页乐谱，“亏你帮忙。”

“没事，应该的。”韩丽婷热情地说，“有病就得抓紧治。前几个我从这

儿回去，我们街坊也病了好几日子，忙了一夜没合眼——你好老钱。”“你好小韩。”钱康问：“拿的是块什么呀？”

“一块料子，想做件披风，你觉得怎么样？”

“嗯，好看。”“真的？对了小肖，我能借你缝纫机用用么？”肖科平边吹边点头，吹完一小节，说：

“你推走用吧。”韩丽婷已经揭了缝纫机罩子，装轮带，穿针引线：

“不用那么麻烦。我很快的，踩两下就好。忙你的，就当没我一样。”肖科平开始吹下一乐章。

钱康感兴趣地走到韩丽婷身边，摸着料子：“我又发现你一门特长，真让我惊讶。”

“你跟我认识就准备好天天吃惊吧。”

那边肖科平被这里两个人的嘀嘀咕咕弄得有点分神，曲调吹得结结巴巴。“你这布还有么？”“有呵，你想做什么？”

“你觉得用这布给肖科平房间每件家俱都做个套儿，整个布置起来——那会是什么感觉？”

“好呵！我这么想了都没敢这么说。”

韩丽婷开始“哒哒”踩动缝纫机。

肖科平先还准确地按谱吹，渐渐被加入进来的缝纫机节拍吸引，带领，节奏开始紊乱，几经调控，终不能排除，顽强对峙与竭力背道而驰的结果也只能是脱离正轨。

键纫机快速有力地敲着点儿，笛声越吹越快，越吹越急促，如同两个人赛跑。肖科平满脸憋得通红，几乎来不及换气。“哒哒哒，嘀嘀嘀……”

她一下把笛儿放下，靠在窗边大口喘气，累得粉脸失色。

韩丽婷和钱康仍在毫不知觉地边踩缝纫机边亲密地说笑。“你什么时候去把我办公室布置一下？”

肖科平拿着笛子进入李缅宁房间，李缅宁正在剪指甲。

“你是不是能管管你们那位？”

她冷若冰霜地说，接着发现李缅宁穿着那件衬衫，像个二流子，不禁吸口凉气：“是她给你打扮成这样的？”

李缅宁自豪地一翘剪得光秃秃的大拇指：“五块钱！钱康笑着进来：“这小韩呵，真没她不能的，是个人才。”

“你觉得她好是么？”肖科平扭脸问他。

“是不错嘛，不然是个女人，却有一身武艺，实在难得。”

既然你这么欣赏她，”肖科平转向李缅宁：是不是请你再发扬一次风格？”“没问题。”李缅宁干脆说，立马把她带走。”

钱康征了一下，看了眼李缅宁，又看看肖科平，摇头，表情也随之庄重。“这我就要批评你了，肖科平，这你就太尖刻了。人和人之间没点宽厚、菩萨心肠怎么行呢？其实我早就发现你这性格上的弱点了。你有好多次都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完全凭一时冲动，想怎样就怎样。上次在荣馆你说走就走了。前次请记者吃饭，大家都是来伴你的，你带搭不理，好几次，你都搞得我很尴尬。”“我就这性格，改不了啦。”

“这样就不行！这样你到社会上就要吃亏！钱康低吼，随即和风细雨：“我当然是不会计较，但别人就不见得个个容忍你作男人其实不喜欢任性的女人。要撒娇也该回家撒而不能撒在大街上——对不对李缅宁？你是不是也觉

得她这毛病挺大？应该你是受害最深。”

“你们吵你们的，少把我扯进去。”

“这就是你不对了，我又得批评你了。”钱康矛头对准李缅宁、“肖科平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跟你有很大关系——你一贯纵容她么！该批评不批评，放任自流，那是什么结果？严是爱，松是害，这道理你不该不懂。苦果你现在也尝到了吧！”“你少给我们上课！”肖科平冲钱康嚷道：“哪轮得着你来教训我们！我怎么了？李缅宁怎么了？不假，他是混得不如你，没你有钱，但做人问心无愧。你那钱还不定是怎么来的呢，不定干了多少缺德事！我们穷，穷得光荣、听见警车叫，面不改色心不跳——别以为你在现如今这个时代混得好，混得比我们有脸面，做人也就一定比我们强！”

“没错，”李缅宁说，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看的。”“你们怎么都冲我来了？”钱康无辜地摊开双手，“我也没说什么，怎么连我的品质都怀疑起来了？”

“韩丽婷双手举着展开的花披风，一步跳进来，喜洋洋，美颠颠的，叫：‘怎么样，好看么？’”

正在争吵的三个人沉默下来，冷冷地看着她，无人答腔。

她还不满，撅着嘴翘首以待：

“怎么都不说话？好看么倒是？”

李缅宁拍拍钱康肩膀：“对不起，真冤枉你了。”

他走到韩丽婷面前，正在劈面大喝，蓦地发现韩丽婷精神涣散了，视线越过他，直愣愣地盯着阳台：

“有人从那儿跳下去了。”

李缅宁浑身一机灵，倏地回头，见肖科平和钱康好好地站在身后。怒视韩丽婷控制不住地浑身乱颤地笑：

“你什么东西！”韩丽婷根本顾不得李缅宁，把披风往他身上一披，越过他急匆匆奔上阳台，隔着纱门回头朝三人喊：

“真有一大姑娘从楼上跳下去了！”

只见她趴着栏杆往下瞧，激动地嚷着什么，然后仰头扞胸，两一翻，又睁开眼急急再往下看，活像一个憋脚的哑剧演员在做着夸张表演。肖科平半信半疑地上了阳台，扶栏一望，回头时神色大变：“快来看——真的！”钱康三步并作两步冲上阳台，在两个女人中间挤：“哪儿呢哪儿呢”韩丽婷激动万分地回头朝迟迟不动的李缅宁喊：

“姑娘妈也站在窗台上了！”

李缅宁拔腿正要往阳台跑，门“哐”地一声被撞开，几个手里拿着钩镰枪的戴头盔的消防队员埋头冲进来。

低头跑了几步，为首的恍然大悟，喊了一声：“进错门了。”

一千人又呼隆隆跑出去，冲进隔壁人家。

李缅宁泄了气，点着一支烟，神态恍惚地吸。一个全身披挂的武警高手，呆着绳索冷丁从楼顶降落，出现在窗外，吓了他一跳。韩丽婷、肖科平和钱康在花草葱茏的阳台上紧紧挤在一起，一齐向左侧空中恳求：

“想开点，求你了。”黄昏，四个人手拉手在街徜徉。街上都是手拉手的年轻男女，但四人一组的尚属罕见。

他们来到一家灯红酒绿的歌厅门口，肖科平请求说：

“我想进去，我嗓子发痒。”

“恁贵的，甬摆这阔。”李缅宁首先反对，言罢还瞥了钱康一眼。钱康只得与协力将肖科平拉走。

又来到一家专放夜场电影的光怪陆离的电影院，韩丽婷往下坠着身子不肯走：“今晚这四部片子里都有我想看的抒情片断。”三个人把她一个趑趄从有阿飞逡巡的影院门口拽出，像拉着一个绑着手枪在马后的女奴，连奔带走拖出一箭之地才停下。

钱康耐心细致地做她工作：“报上说了，看一次夜场电影相当于在避孕药车间工作十年，很多人都因此丧失情功能。”

“流氓！”韩丽婷骂他。

电视里播着一个“高麻”家属似怨似嗔的婆娑泪眼、下一个镜头便是这位“高麻”本人走进派出所投案的背影……

四个人在灯下聚精会神地打麻将。有人得意，有人苦思，有人不动声色，有人紧张万分。

电视自顾自地开始播自己已然叫了半天好儿的一部电视连续剧。人物尚未出场便唱起如泣如诉的歌，剧中那位苦人儿才露面便已泣不成声。“对不起，我又‘和’了。”肖科平捡过李缅宁刚打出的一张“5饼”，放进自己牌中，把面前一行牌“啪”地按倒，指着三人：“2，2，4！”李缅宁和韩丽婷各扔两元钱过去。钱康桌面上不够四块钱，掏出一张百元大钞递上去：

“破大张儿吧。”“我给你找。”面前也堆着不少钱的李缅宁把钞票接过去，从裤兜掏出一卷十元钞票，一五一十数给钱康。

“你们俩过去是不是常联手卷别人？”钱康一边洗牌一边看着肖，李一说，“怎么老是你们俩‘和’我和韩丽婷都快成牌架子了。”“就是，”韩丽婷也数着自己剩下的钱说，“他们俩老互相喂‘张儿’，里头肯定有匿。”

“没有没有。”李缅宁笑说，“我们也是打官牌。”“不成，得让他们俩换座儿，不能挨着上下家。”

韩丽婷起身把李缅宁换到肖科平对面。

四个人八只手把一桌牌抹得稀哩哗啦。

“八条。”李缅宁略一哦吟，打出张牌。

“碰！”肖科平隔桌拿走那张牌。

她那只无名指上戴着个细细金戒指的修长的手，在李缅宁面前灵巧一抓狡兔般地缩。

李缅宁抬眼望着肖科平，肖科平也正在看他，她微微一笑，低头看牌。她在灯下犹如瓷器，光泽湿润，线条如泻。

李缅宁感到同时受到注视，他向钱康看去，钱康的兴立刻越过他，向房间黑幽幽的深处看。

韩丽婷似笑非笑，正待张嘴说什么，头顶盏灯忽然灭了，远处肖科平房间的那盏台灯也同时灭了。

“怎么回事，停电了？”黑暗中肖科平说。

一阵桌椅响。钱康在黑暗中说：“别混，我都上‘听’了。”

通往楼道的门开了，有轻轻的气流穿过房间。

似乎是肖科平站在门口张望，然而也漆黑一片。

不少人家都有人出来，在走廊里乱嚷：“谁家用电炉了？”

有手电光射来射去。李缅宁按亮打灯机，门口站着的果然是肖科平。

一团火苗照出他二人挨得很近的脸的轮廓。

肖科平鼻翼一侧的半边脸不受光仍隐在黑暗中，这使她的脸五官有如雕刻般清晰，表情神秘具有圣像般的魅力。

肖科平神态安详地端着一支点燃的蜡烛走到牌桌前，把蜡泪滴在一只倒扣玻璃杯底上，将蜡烛竖直粘牢。

烛光在黑暗的房间内摇曳闪烁。

窗外整个住宅区的楼群都是黑黢黢的，只有远处立交桥和迤迤蛇行的几条马路依旧灯火通明。还有溶溶月色。

李缅宁又点亮一支白蜡烛，光区扩大，坐在桌四周的几个人的脸都绰约浮现出来，犹如浸在显影液中的相纸逐渐层次分明。大家的情绪忽然消沉了。

“继续玩么？”肖科平手托腮懒懒地问。

“不想玩了，太累眼睛。”韩丽婷站起来对李缅宁说：“你来一下，我有话对你说。”

李缅宁跟她回到自己房间，在桌上点着一支蜡烛。

韩丽婷关了门对李缅宁说：“不喜欢她那装腔作势的样子。”“谁也没叫你喜欢呵。”

“她也不是你老婆了，你干嘛还那么听她的？她以为她是谁——撒切尔夫人？”“你叫我来，就想跟我说这个？”

“还有，我看你跟她还眉来眼去的，你盯着她看的时间比看牌的时间都长。”韩丽婷说着忽然动了气：“你给我说清楚，你们俩到底现在什么关系？平白我不在钱先生也不在的时候光剩你们俩——你们都干什么了？”“跟你说不着——你以为你是谁？”

这时，外面传来肖科平的嚶嚶叫声：“缅棕、缅宁，你出来一下。”“不许出去！”韩丽婷等命令道。

李缅宁置若罔闻，摇摇摆摆往外走，到了门口一个闪身便出去了。“贱，这就叫贱！”韩丽婷发狠说。

肖科平和钱泰坐在烛光中笑吟吟地望着李缅宁。

“我们正聊你呢。”肖科平说，“老钱有个问题想让你证实——我说他不信。”“你们俩当初结婚是谁追谁呀？”钱康眯着眼暧昧地笑问。

“互相追。”李缅宁坐下，回答。

“谁追得更猛点——总有一个主动在前的吧？”

“你让我说，我当然得说肖科平比我猛了。我记得咱们认识之后，是你首先提出幽会的请求的。”李缅宁望着肖科平说。

肖科平笑：“第一次约会的电话绝对是你打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你再三暗示后，我想我要不打那个电话就太折磨你了。”“无耻。”肖科平笑，谁老跟我念叨他特孤独特空虚？”

“你也没少跟我表白只重感情不爱钱。”

“那你们离婚时是谁蹬的谁？”钱康打断他们热烈的交谈，“她可说是她蹬的你。”李缅宁顿了一下，看了眼肖科平：“这倒不假。”

肖科平脸上仍有淡淡的笑意，但眼睛不再正视李缅宁。“你也够惨的。”钱康快慰地笑，“怎么连个媳妇都留不住。早认识我呀，我教你几招儿。”

“这话得这么说。”李缅宁眨眨眼开口：“她对别人可以将就唯独对我偏不将就。”说完他哈哈笑，十分得意。

肖科平在一旁也不禁笑尔。钱康看在眼里，颇为郁闷，偏又一时语塞，

只好昂昂然——沉默。

“李缅宁，李——缅宁！”韩丽婷隔着房门拉长声音叫。

李缅宁含笑扬长而去。

“你笑谁？”韩丽婷指问李缅宁。

“没有，就是灭了胖子一道。”李缅宁尽量令语气平淡，不使开心流露。

韩丽婷手按腹部，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怎么啦？”李缅宁问。

“胃疼，晚饭吃得不舒服。”韩丽婷打了个逆嗝儿，“我胃部动过溃疡手术。”“年轻的怎么得了个胃病？”

“我能躺会儿么？”韩丽婷额头冒出米粒大的汗珠儿，疼得弯下腰，“大兵团……”

“躺吧。”李缅宁忙过去搀扶她，“要不要喝点热水？”

他倒了一杯热水端过来。

韩丽婷躺在床上呻吟“你这儿有治胃疼的药么？颠茄、普鲁本辛都成……算了，你这儿什么药都没有。”

“疼得很厉害？你带针呢么？扎针不是也可以止疼？”“我不敢给自己扎，我怕疼。”

韩丽婷的脸在昏暗的烛光下白得惊人，平时那些争强要胜、赖皮赖脸的劲儿此刻荡然无存，格外憔悴格外外薄十足一个脆弱的女人。她侧身蜷卧，身上的骨节块块凸出。

她哭了，几滴沉甸甸的泪珠顺着颞侧流进耳朵。

“你告诉我穴们，我给你扎。”李缅宁说。

韩丽婷掀开层层衣襟，袒露出来的肚子上一道竖长红紫的刀疤在苍白干枯的肌肤间十分醒目。

“看着那么一个快乐的人……”李缅宁蓦地有些辛酸，拿着银针的手一个劲颤抖。突然来电了，住宅区每座楼的窗户都星星点点地闪亮了。

电视也重新出现画面：一位古代妇女一翻白眼旋转着仆地昏倒……肖科平敲门进了李缅宁房间：“晾的衣服忘收了。”

李缅宁正用被子盖住闭眼昏睡的韩丽婷。

肖科平怀抱几件洗干净的衣服关了阳台门回屋。

李缅宁默默地坐在床头，他感到燥热，脱下套头衫，韩丽婷的脸被他遮住，只露出一把乌黑散乱的长发。

“快到节日了，没准要来查户口。”肖科平站着一件件叠衣服，语气委婉。李缅宁弯腰从脚丫子上揪下两只袜子，揉成一团放到鼻尖嗅了嗅。肖科平抱着成摞的衣服往门口走了几步，停住回身：“能劝你们一句么？”李缅宁把袜子扔到藤椅上，似笑非笑地望着她。

“虽说时代在变，道德还是古代那道德，再说李缅宁你也应该对人家小韩负责。”见李缅宁只笑不语，她又说：“小韩我也劝你一句：防人之心不可无。”语气、表情均十二万分诚恳。

“那是对敌人。”李缅宁凛然道，毫无愧色。

肖科平忍气吞声带上门出去。

钱康正在房间里的台灯下非常认真地看一本不知什么鸟人的著作，翻过一页，脸也随之转个方向。

肖科平进来，把衣服放进衣柜，然后坐在一边发怔“那俩睡了？”钱

康放下书含笑问。

肖科平站起来，拿起钢丝拢子梳头。

“这小韩一看就特轻浮。”

肖科平低头从拢子上拔出一根根梳掉的长发。片刻后瞟了眼钱康：“你怎么知道人家轻浮的？她跟你轻浮了？”

“不是那意思。”钱康慌忙解释，“全凭印象没一点根据。”

肖科平不再理他，在梳妆镜前坐下，端详着自己出起神儿。她似要看穿自己。她眉间有皱，一丝极细微极不易被察觉的纹线，似一缕缠绵又苦一抹忧郁。

她坐在镜前用一柄银亮的水果刀为自己片着苹果，一瓣瓣递进嘴里吃，不时凝视自己一眼。

钱康懒散地出现在镜中，脸上挂出微笑，些许欠身，一手置于肖科平右肩，一手背在自己身后，往镜中望望。

肖科平立刻绷直身体，停止手中动作，眼睛如手刀刃发出凛凛寒光，乜视着自己肩上的那只手。

钱康脸一红，讪讪地缩回自己那只手。

房门“哐”地一声被推开，日光灯跳了一下，大放光明。

李缅宁如在敌前铁丝网遭探照灯归射，下意识地低头隐蔽。肖科平、钱康鱼贯直入，钱康腋下夹着个铺盖卷儿。

韩丽婷受了一惊，以手遮眼，衣衫不整地从被窝里探身问李缅宁：“怎么啦？”“你躺你的。”李缅宁端着一杯热水从床前款款起身，沉着地盯着肖科平。“抱歉，没想你们动作这么快。”肖科平不带眨眼地说：“我想了一下今晚的住法，咱们都还要严格要求自己，暂时先分男女宿舍——我让老钱把铺盖带来了。”

钱康干笑着上前把铺盖卷在韩丽婷脚下一放，坐在床边说：“我自己其实不想来。”

“我还是回家吧。”韩丽婷挣扎着要起来。

李缅宁一把按住她：“你不要动！这会儿已经两点了，你想走也没车了。”“就是，我也没想呆这么晚。”钱康说，“一混就给混忘了。”说罢低头看手表。“是不是可以商量？”李缅宁问肖科平。“我不想让人说我提供奸宿。”

“我还是走吧作”韩丽婷想起床，被李缅宁拽着一动不能动。“那又怎么样？”他目光尖锐地看着肖科平。

“影响不好。”“那又怎么样？”“你不在乎可我在乎，我还想有个好名声呢。”

“谁会这么无聊？谁会这么吃饱了撑的扯这份臊？”

“没人管更该自觉。”“要是我就不呢？”李缅宁起到肖科平面前，盯着她问。

肖科平镇定自若：“你们三个住在一起也可以。”

“我倒无所谓，住在哪儿跟谁住都可以。”钱康表态。

“肖科平，你这不是成心恶心我么？”李缅宁拉下脸，“成心治我！”“不要动气。”钱康站起来拍拍李缅宁：“不要使用不文明的语言，大家好说好商量。”

“你这么想？”肖科平盯着李缅宁。

“我怎么能不这么想？”

李缅宁再次拨开钱康的手：“去一边呆着，这里有你什么事？”钱康敏捷地反手一把抓住李缅宁的手腕子：“怎么没我的事？我在这里关系大了。”

“你一贯如此！”李缅宁和钱康较着手劲儿同时冲肖科平嚷，“什么事你都要干涉，什么事你都要插一杠子，冒充英明冒充果敢冒充无所不能！”

钱康趁李缅宁分神之际已渐占上风，面呈得意。

“咱们历数吧，从打咱们认识，哪件事你不是占我上风？哪件事不是最后你说了算？请示这个请示那个最后还非得请示你——我的公民权没一年不被你剥夺！”

“你从头数吧，哪件事不是我对？”肖科平心平气和地说，“要不是我帮你跑，你现在还在四川那个山沟里窝着呢。”

“要不是你拖我后腿，我哪至于混到现在倒成了个门房，虽说是皇宫的门房。‘高工’早评上了。我的同学都有当上学部委员的。”“你就是当上‘高工’不也是天天呆着？喝茶聊天看报纸——勾心斗角，设计个劣质电冰箱洗衣机坑害消费者——还是在人手下。”“我在你手下也没得好儿！”

李缅宁“嘿”地一彻底把钱康的手掰倒，夺手指着肖科平泄愤道：“明告你为什么和办离婚，就为受不了你，所以揭竿而起——你还当是你蹬了我呢？”

钱康追过来，抱着李缅宁的胳膊找手意欲再战。

“你干嘛呢这是？”李缅宁连连甩手甩不开。

钱康像咬着钩的鱼随着他的甩动乱蹦乱跳：“信你手劲儿比我大。”“你别这儿添乱了好不好？”已然忧郁脸色依旧苍白的韩丽婷也说钱康，“正听得有意思你老给打断——专心致志的。”

她又对李、肖二人说：“吵你们的，别理他。”

“你也觉得我是添乱？”钱康问肖科平，“我可是帮你。”“你确实属于添乱？”肖科平说，“人家没说错。”

钱康颓然松开李缅宁，低下头，再抬头时，两眼无一有神。“你说……”李缅宁扭头正欲再跟肖科平理论，发现肖科平人已不见。肖科平被钱康揪着脖领子顶在墙角。像张画似地贴在墙上。“你说，你到底跟谁一头？”

“救命！”肖科平憋着嗓子细声细声地叫，两眼泪汪汪。

“当着我面你就敢打她？”

李缅宁登时急了，上前一把将钱康拎着原地转了个一百八十度面对着自己。恨骂连声：

“她跟了我这么些年，这么气我，我都没舍得动她一指头，刚转到你手里——人给你是让你去爱的我的同志！”

说到动情处他不禁感慨：“我李缅宁从小就有个心愿，一辈子跟人不笑不说话。这双手打得坏一辆卡车，可连打苍蝇都是高举轻落——今儿却要落到你身上了。”

钱康看到拳临头之下，倒也从容：“别打我脸，我还要见人呢。”“不是，我就是难过。”李缅宁放下拳头，“干嘛人和人非得打才最后有个结果？”“我这个人就是血热，一冲动就忘了后果了。”钱康对肖科平说：“对不起呵，不是故意的，咱们那音乐会该办还是照办。”“那也不该动手。”李缅宁说，“动手不好，应该摆事实讲道理，再有理一打就没理了——我血就不热么？”

“咱都是热血汉子。”钱康诚恳地说：“你这么跟我说，我一听就听进去

了，真打倒把我打糊涂。赶明儿咱哥儿俩好好聊聊。”“ 暖暖。”李缅宁一个劲点头答应。

韩丽婷坐在床上笑了：“就这么完了？”

李缅宁对钱康笑：她还想看咱们——打不起来小姐，我心里明镜似的。”
“还疼么？还生气么？钱康低声下气地问一直在旁边泪汪汪揉脖子的肖科平。肖科平扭身往外走：“你来，帮我收拾东西。”

肖科平板着脸把衣拒里的衣服一批批往外搬，扔进床上敞口的皮箱。
“你就搬我那儿去，我别处还有房子。”钱康在一边收着小摆设说。“这又何必呢？”李缅宁走到门口，瞅着屋乱糟糟的一切说。肖科平冷冷也了他一眼，继续在衣机车里摘衣裙。片刻，探出上身对他说：“我怕了你了！”这是个不放假的节日，街上挂出一些彩旗，灯笼和祝贺标语。但街上来往的人群神态如旧，商店也没有增加供应，照常营业。

下午阳光下的阳台上的花色繁复，从隔街的公共汽车候车亭远远望上去，犹如一幅于净艳丽的漆画：文竹兰草嫩绿鹅黄的枝叶葱茏地涌在栏边，月季、牡丹婀娜地娇挺着花朵点轰其间；居室的玻璃闪闪发亮，几只空衣架晃悠悠地挂在高悬的铁丝上。肖科平出现在阳台上，手象一只喷壶，斜臂举着往花丛上浇水。清水纷如雨下，被阳光映透，化为万点金屑。

花很热烈，人很冷漠。

她极为平静地望了一眼远方殷蓝的苍穹，转身离开阳台。

房内十分整洁，近乎萧瑟。所有带有个人生活的痕迹这么的零碎物件和凌乱摆设统统不见，只留下一些面壁而立的高大拒橱和一张空荡荡的大床。

李缅宁倚在墙上吸烟。

他们坐下来等人，默不作声，偶尔互相看上一眼。

李缅宁站起来，看那些经过擦拭虽一尘不染但伤透出岁月痕迹的旧家具。他敲敲衣柜的板材回头说：“现在的家具都不会再用这么好的板子了。”钱康没敲门便进来了，身后跟着一群穿工作服的男人。

为首的一个年龄很大的男人，进来就开柜门敲板壁，逐件检查家具。他对钱康说：“要搁我们那儿一件件寄卖价儿可能高点。归了包堆儿一总卖掉，我只能给您这数儿。”

他伸出一拳一则掌。钱康看肖科平，肖科平点点头。

工头数出厚厚一迭钞票递张钱康，钱康转手交给肖科平。

每搬走一件家具，原来的益便空出一个积满陈年灰尘的印子。一地已成絮绒状的灰尘中，散落着一些久已丢失的小物件：硬币、药闰，断了齿的梳子，发卡和断了线的彩色塑料珠子。李缅宁从已搬走的床原处的灰尘中，撩起一串不显服的咖啡色的树粒项链，拎着吹去上面所蒙的尘埃。

纷飞的灰尘迷了他的眼。

那项链一经抖开，非常之长，上百个菱形树粒密密麻麻歪歪扭扭地摆列着，已完全失去光泽。

钱康和工头一边聊着家具市场的行情走出房间。

“这不是我那次去海南出差给你买的那串项链么？丢了到处找不着，原来掉床底下了。”

肖科平接过那串项链端详。

“当时还挺宝贝，时髦，现在大概只有小姑娘才戴这种便宜东西。”肖科

平把那串项链套头戴在脖子上，在胸前理妥贴，抬头问李缅宁。“好么？”“不好。”李缅宁摇头笑道，“你现在应该戴金子或者珍珠什么的。”房间已经搬空，顿时显得空旷、阳光中飘浮着大量尘埃，光线混浊，人也显得朦胧。

钱康从门外探进头，对肖科平说：“该走了。”

说罢先出了门，在外面走廊喊：“我在下面车里等你。”

“马上就来。”肖科平匆匆往外走，边走边大声对李缅宁交代：“每天想着给花儿浇遍水，别乱上肥要不招腻虫，米兰和君子兰明年该换盆了，夜来香和月季冬天要剪枝……”

“知道了——”李缅宁在大敞着门的房间内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大声回答。正在上升运行的电梯间内，钱康靠着一壁注视昔他对面的肖科平。肖科平眼睛看着别处，一脸倦意，身后的壁镜衬映出她的另一侧身体。他二人之间站着一个眼巴巴盯着逐次亮起的楼层号码的白发苍苍的老年妇女。钱康忽然一笑，欲对肖科平说什么。

老太太转头对他热情地笑。

肖科平出神地盯着放在玻璃茶几上的那串树粒项链。项链的咖啡色几乎与荣色玻璃浑然一体，乍看上去几乎不能一下看清她盯着的是什么东西。

这是套经过宾馆式装修的多居室大开间的公寓，满铺了浅色的高绒地毯。房间正中摆了一套三件装的泰国水牛皮沙发，靠墙摆了几件红木多宝格柜橱和聚脂酒柜，上面摆有精美瓷器和一些异形的外国名酒瓶子和一排排崭新的烫金的外文书籍。钱康正在从一个红木卧榻下面往外拖一个纸箱，拿出一件捆得十分严实的东西层层剥纸：“我给你看件好东西。”

他剥净包装纸，亮出一个青花瓷瓶：“猜猜多少钱？”

“二百。”肖科平瞟了一眼，随口说。

“二百你卖我！上个月，在索思比拍卖行，一模一样的东西，拍了一百五十万——美元！”

“那你还留着干嘛？”“我这件有点残，少了一耳朵。”

那起码也值十五万——十五万人民币最起码的吧？”

“那没问题，不止。”“女人，”肖科平忽然笑说：“就是太傻。”

钱康欣赏着自己的收藏，根本没听见肖科平的话。

肖科平坐在舞台中央吹奏长笛，妆化得很浓，眼圈发紫，嘴唇鲜红，穿着一身黑皮裙，紧裹着身体，像个在南边混的东北妓女。她身后站了一排长发披肩，神态痴迷的摇滚乐手，边扭边弹，各人手中的电子乐器发出阵阵啸声，负责地烘托着她的笛声。舞台上、四角，或悬或竖着她的大幅彩照。都属于艺术摄影，无一例外地突出她的双眼和嘴唇，深沉的嗔怨的挑逗的和空洞茫然的甚至还有贱笑的，可以肯定，拍照者和被拍照都有强烈，不容忽视的个人追求。

钱康领着大批、黑鸦鸦的经理及其马仔坐满剧场，自下而上，没一个不是西服领带背头眼镜，神色也是一律矜持庄重如同一个日子商界访华团，集体来此过夜生活、就差一人两腿同竖一把日本战刀了。

钱康神采飞扬，聆听之际不时向左右和他视线相遇的哥儿们举手示意，接着含情脉脉地望着台上。有点黑手党教父的错觉。不断有油头粉面的青年个端着高级长焦相机哈腰来到台前，瞄准学科平“唰”地耀眼一闪。

每一次闪亮，肖科平都不由自主闭上眼。

忽然灯光旋转，七彩霓虹，摇滚乐手一齐歇斯底里，金蛇狂舞，电子

声响天地地裂倾泄出来，犹如置身迪斯科舞厅。

观众普遍精神一振，视线齐刷刷越过肖科平欣赏起后边什么。淹没，她只得加大气力用劲儿吹近乎吼叫，仍像一个双管演员在装模作样蒙哄观众。

她似乎感到了什么，边吹边往左右乜眼，只见身后的天幕像行星一样运行起来：山河壮丽，星空璀璨，银河如瀑布般地向整个舞台倾泻下来……

舞台灯齐灭，一牒漆黑中只有频闪灯打出一道道闪电般的强光。肖科平像个幽魂，显灵，消逝，亮相，隐去……

笛子是没人知道什么时候吹完的，声如迅雷的鼓声戛然而止的同时，舞台大放光明，台下掌声雷动。

肖科平涎着脸站起来鞠躬，很有些无功受禄的不好意思。

掌声持续片刻，变为热烈，有组织的三阵：“夸夸夸、夸夸、夸，夸，夸！”雅雀无声。接着是欢快的迎宾曲。

乐曲声中，剧场的灯统统亮了。钱康从前排站起来。面向观众，高高拱手握手相谢。观众也同时向他热烈鼓掌、欢呼——都是哥儿们。钱康和前排陆续站起的各种嘴脸的总经理们第二赞助人热情拥抱，笑着把脸贴在一起。

他甚至热泪盈眶地向观众他抛飞吻，左右开弓，或者两手一齐来。几个妖冶似窑姐儿的女，开始把一篮篮菜筐似的大簇花卉抬上舞台，花山一样堆码。

有的力怯女郎松手时还一趔趄，险些一头栽到花篮里。

肖科平站在台上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还挺妨碍一趟趟搬运花篮的姐妹。

钱康满头大汗前后数着人头，把他的哥儿们领上台，排着队鼓着掌，怯生生笑着向肖科平逼近。

上来就把她忽拉围在中间，死盯着恨不能看下块肉似地没完没了鼓掌，还得钱康把他们一个个掰开，转过来面向观众席，站成一排，把肖科平和他簇拥在中央。

一个老绅士在人排后着急地往里插，次次都被一肘顶回，不停嘟哝：“我是捐了上万的，我是捐了上万的。”

还是肖科平闪身让出个空档，够他斜着身子插着，露出全脸。一群闪光灯冲这排大脑壳闪成一片。

富丽堂皇，鲜花满室，肖科平端着一杯盛着琥珀色酒液的酒杯站在窗前。她出神地凝视着窗外的夜空，手神经质地转玩着高脚杯底托。钱康从后面向她走来，两手搭在她肩头。

她一动不动。钱康放下一只手，松了松脖子上的领带生摘下眼镜小心翼翼地放在一边，然后把肖科平身转过来，搂在怀里。

他松开肖科平，把上衣袋里的一枝金笔取下来，放进裤兜，继而再次好好正式地拥抱肖科平。

肖科平面无表情地后仰着上身由他抱，右手还端着那杯酒，巧妙地保持酒不被洒出。

钱康把关埋在肖科平胸前，蹭来蹭去，陶醉地发出一些喘息声。蓦地，他不动了，绕着伸上来一只手摸头发——他的头发勾在肖科平的胸针上了。

一动便扯着头发疼。“疼。”他嗫囔，歪着身子。

肖科平放下酒杯为他解头发，头发缠得很死，解起来很费劲，最后她索性把胸针摘下来，放在眼前一点点丝缕有致地扯出。钱康捂着头发龇牙咧嘴退到一旁：“怎么搞的？”“缠在这儿上了。”肖科平把胸针递给他看。

两个人隔得很远站着，冷冷地互相打量。

“再来。”肖科平说。“你不想欠情对么？”肖科平笑笑。“你把我当嫖客了。”钱康走开，拿起眼镜重新戴上，给自己倒了杯酒，喝了一口，抬眼看肖科平：

“我要花钱买，根本用不着找你，有的是比你年轻漂亮的。”他把酒饮尽，咬牙站在那儿打了个寒噤，放下酒杯，掂起桌上盘中的一颗铁蚕豆扔进嘴里，“咔吧咔吧”响亮地嚼着，向肖科平点了点头朝门外走去。

在门口，他开了门说，“有事给我打电话。”

房间一片漆黑。房门忽被推开，泻入一道星光。”

正在熟睡的李缅宁被一只手粗暴地弄醒，他迷迷糊糊睁开眼蓦地坐起，见灯光刺眼，肖科平披头散发站在灯下哀恸地望着他，泪流满面。“你怎么来了？”李缅宁昏头涨脑地嘟哝，“什么东西又忘这儿了？”肖科平的眼睛立刻干涸了。

“几点呀现在？天还没亮吧？”他伸手去拿床头桌上的手表看时间。再抬头，肖科平人已不见，门紧关着，似乎从没人来过。

他茫然地坐在床上，怀吸刚才是在梦里。

钱康坐在一间幽暗、几乎没什么客人的咖啡厅里不吃又喝，边吃边往窗外行街头张望。

宽大的甲色玻璃使外面的所显得像阴天，人群的脸也都失去血色。他低头猛吃一块奶油蛋糕，一手按着碟子，一手用小匙挖下一块块送进嘴里，然后端起旁边的酒杯猛灌一口。

李缅宁出现在他身边的窗外，走在他侧面的两个站娘忽然停住，往街对面看，他也随之停下。

两个姑娘又往前走，从窗外消失。李缅宁也移动身体往前走。钱康抬头看见了他，微笑，点头，见他毫无反应，而且快走过去了，急用手敲敲玻璃。

李缅宁走出视线，又退回一步斜着身子往里张望。

钱康不是比划又是叫嚷。

窗外的李缅宁伤无动于衷，眼露凶光。

他把脸贴近玻璃，用手遮住倾泻下来的阳光往厅里瞧。

他的脸在茶色玻璃上映得十分清晰，同时十分苍白，如同黑白摄影的人物肖像。他的视线从钱康对面的空座位越过，投向幽暗无人的店堂内部。钱康从座位上站起，整个上身横过琳琅的桌面，俯撑着把自己的脸向李缅宁贴上去。

李缅宁瞪着眼回身走开。

钱康没趣地坐下，开始喝一杯游泳池水般天蓝清澈的加薄荷的鸡尾酒，这酒有一股牙膏味儿。

他用虎咬昔塑料管不停地把酒吸入嘴里，喉节上下滚动。

他的两肘搭在桌上彼此交错，一动不动地吸酒，似的沉思。他略一抬头，李缅宁在他对面坐下，坐下便掏出烟点着了抽。钱康松开嘴，塑料管已粘在他唇上随着他抬头掉出杯外，酒渍染了白桌布。他拣起吸管，又投入杯

中，招手叫来侍者，伸出一排手指头：“再来这么些杯一模一样的。”

侍者看了一眼新来的这个男的，又瞟了眼这位坐了一天的先生，蓦地把腿往后一拿，恭敬退下。

很快，侍者把酒上齐了。

钱康叼上一根烟，伸着脖子糗过去跟李缅宁对火。

李缅宁这才发现他已喝得烂醉，眼神儿恍惚。

他揪下他嘴上的烟，对着了，又塞回他嘴里。

“是她派你来找我么？”钱康仰身靠在软椅背上，大刺刺痴笑地问。“不是。”李缅宁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皱了下眉头。

“那也无所谓，反正你带耳朵来了吧？”

李缅宁又尝了另一杯中的酒，怎样皱了眉头，“带了。”

“我实在是想和人聊聊。”钱康推心置腹地说。“我喝了一天了，发现这酒根本堵不住嘴。”

李缅宁凑合将就地端起一杯酒喝。“我觉得我这人挺棒的，怎么回顾怎么觉得自己没毛病，怎么想怎么觉得自己了不起，应该让人羡慕。”

“你可以算个人精了。”

“为什么我一看上谁，谁就撒腿跑？不爱搭理的倒呼呼往上扑——为什么？”“你得容许有人有眼不识金镶玉。”

“问题这不是一个两个，他妈的简直成规律了。”

“……你说的这都是女人吧？”

“嗯，男人我跟他着什么急？”

“女人，女人这就不奇怪。女人那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一种学成份。我一向认为孙悟空是受了女人启发创造出的艺术形象。”“真的？叫你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怪不得流传甚广老少咸宜呢——可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我不能当唐僧，总是充当牛魔王？她们凭什么这么无法无天？想干嘛？真经在谁手里她们自己清楚不清楚？”

“可不都是吃着碗里望着锅里。”

“不对，不对，不是这么回事，一定是另外有人！拿我当猴儿耍呢。谁呢？”“如果另外有人，那这个人一定隐藏很深。”

“是呵，表面还会装得比谁都老实。”

“谁呢？”李缅宁也纳闷。

“咱们推理吧。”钱康说，“一般的特务肯定是潜伏的重要目标附近吧？”“当然，要不干嘛来呀。”

老特务一般还都有个让谁都不会怀疑的掩护身份，一想到他，咱们自己就先否定了自己，有一万条原因认为他不可能。”“这个人肯定是个咱们平时能常见到的人。”

“没错！最不起眼他最有接近目标的机会，每次出事他还都在现场。会是谁呢？”“上海市范围已经很小了，可以断定不出这屋了。”

“不是别人，就是——你想呵，不是我就是你，我可以肯定不是我。”“特务起码也该自己知道是特务，没听说已经让人捉住了自己还蒙在鼓里的。”

“再没别人，只能是你，当然你也可能还不知道你已经被别人发展了。你想，咱们刚才的分析的那些条件你全具备。老李，你别跟我装傻充愣了，你就招了吧，你们到底是真离了婚没有？没关系，你就说你们是跟我拆了道白党，我也不计较。”“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政府那儿核实，你信不过我总相信咱们

人民的政府吧？”“老头说，我也看出来，她那心还在你身上。”

“不瞒你说，说离婚时我没怎么着，真离了……当然，现在说痛苦好像挺浅薄。”“我也明白了，我干嘛那么不知趣儿呵？”

“哥哥劝你一句，千万别随便离婚，能糊弄就糊弄。当着人面你没见我哭过吧？背地里，被窝里都哭潮了。”“爱么，有千万种，睡觉是最低级的。”

韩丽婷敲门，敲了两下停下来等。肖科平打开门。韩丽婷探头探脑往也身后房间纵深张望：“李缅宁没在里面？”

“他怎么会在我这儿？”肖科平很不高兴。

“求你了，肖大姐，”韩丽婷恳切地说，“告诉我李缅宁在哪儿。我好几天找不着他了，回回去他家回回扑空。您千万别说您不知道，他瞒谁也不会瞒您，是他不让您告我的对么？”

“这么着吧。”肖科平让开门，“你进来搜我一遍。”

入夜，钱康仍和李缅宁坐在咖啡厅里亲密交谈，互相拍着肩膀，称兄道弟。李缅宁也喝得五迷三道，晕头转向。

“李兄，弟弟拌你一句，实话：你比弟弟只强不差。”

“我，没错呀，挺高尚的，不行就让贤。”

“弟弟一个小学教师都混出来了，你飞机都造了还能不如我？关键是你不肯下水。”

“你当过小学教师？”“嘿，弟弟也算小知识分子，要不跟你有话呢？但凡当年我能住上间平房，我现在还两神清风呢。”

“你这摇身一变也够麻利的。”

“不说那个，没劲。赶明儿有空儿你闲了想惹点闲愁，我再给你一一道来这里的酸甜苦辣。我是个没气节的人，忍不了。”“欲哭无泪，我现在脑子里只有这四个字。”

“还记得高尔基那句话么：‘我到这世界上来就是为了不妥协！’英雄造时势！你的忙我帮定了，你不能再这么下去了，谁受损失？民族受损失！”

“我真是觉得自己完了。像我这个年龄，这的这个专业，已经没有机会了。”“一个大国，不能永远只造电冰箱洗衣机，不能老是仿造别人。只要咱们把自己当青山留住，总有一天这把柴会有人来砍！”“钱康一拳在擂在桌上，眼镜的一条腿从耳朵上滑下来，荡悠在涎得通红的脸上。“我准备分辈子独身。”李缅宁高叫。

两个男人互相搀扶着摇摇晃晃地沿着黑暗的顶层走廊走来，一路遇到灯钮就按一下，有的灯坏产，完好的灯泡便亮起来，投下一些灯光。他们旁若无人地大叫大嚷。

“瞎说！你生病了怎么办？将来老了怎么办？心里憋屈看了一部好电影好小说想找人聊聊怎么办？你一生孤僻白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一百年，一个人从没结交就这么悄悄走了……”他们来到李缅宁家门口，李缅宁掏钥匙开锁，怎么也对不准钥匙孔。“我来，你醉了。”钱康夺过钥匙，去捅锁眼，也是无论如何对不准。这时，门开了，肖科平站在门口，她显然已在此等候许久了。

肖科平既竟然又嫌恶地看着这两个明显喝醉了的男人。

两个男人一见她，却一起吃吃笑起来，一点也不为她的突然出现惊诧。

“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呐？李缅宁摇摆着撞着门框进屋。

“等你。”肖科平回答。

“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高兴么？”钱康拨拉肖科平的肩头。“聊了一晚上

你！”肖科平摆开钱康的手，跟李缅宁进屋：“李缅宁，我有话跟你说。”“坐下说，要不要喝茶？”李缅宁靠在墙上回过身来，手在腿前来回晃胳膊脱了臼似的。

“你跟那姓韩的到底怎么个意思？是谈是不谈？她现在一趟趟找我要你，好像我把你藏起来了。”

肖科平说着来了火儿：“这算怎么回事！你要谈你就别老躲着，不谈你也痛快跟人家讲明态度。”

“不谈！”钱康关上门，像个瘸子似地一跛一拐地走进来，“我替老李答复她。”两个男人各靠着一堵墙互相瞅着嘿嘿笑。

“有你什么事？”肖科平白了钱康一眼，“还嫌这关系不够乱？”“我一点不是添乱。”钱康认真地说，“我已经替老李看好了一个人，正准备隆重推出。我们已经决定了这这里没韩姑娘什么事了。”“就跟有你什么事似的。”

“是，也没我什么事了。”“还有件事，李缅宁，户口本在哪儿？我要用去派出所迁户口。”“户口本在……”李缅宁环顾室内，发现室内空无一物，他们不自觉地又走入肖科平原来居住的房间。

这间房子如同肖科平走的那天一样白旷，不同的是有人仔细打扫了它，清除了垃圾和灰尘并精心保持了它的洁净。

水泥地板被擦得平滑如冰，光可鉴人。

唯有四壁贴满的已经阵旧的浮凸壁纸告诉我们有人曾在此生活，在此寄存遐想。三个人都不作声了。那天，李缅宁刚下夜班，出了神武门，就被钱康的派的车接上拉到他家。他进门看见肖科平已经坐在客厅里了。

“我还没来参观过你现在住的地方呢。”李缅宁对肖科平说。他到各屋转了一圈，啧啧称赞了一番才回到客厅，坐下问钱康找他来什么事。“好事。”钱康说：“先说第一件，你的新工作我已经全都帮你联系好了，那边已经答应要你。你们宫里的头儿也见了，他根本不知道有你这么一号。这就好办，不拿你当宝贝就容易脱身，你最近再表现恶劣点。”

“你把他搞哪儿去？”肖科平说：“到你那儿当骗子他还真误事。”“我那个小庙哪敢委屈老兄？”钱康对李缅宁说：“去就是经理。我的能耐也就这么大，再往上房就全靠你自个称努力了。”“去就是经理？”李缅宁倒有些含糊，“我干得了么？”

“我还告你，专业对口。人家一看你开的简历，极表欢迎。”这时门铃响。“你还请谁了？”肖科平问。

钱康不答话，奔去把门开了，领进韩丽婷。

“我还以为进了地主家呢……”韩丽婷看见肖科平、李缅宁在座，立刻不说话了。“人到齐了，咱们可以开始了。”钱康搓着手，安顿韩丽婷坐下，问大家：“谁还记得今儿是什么日子？”

大家胡乱猜了一顿，结论一致：平常的日子，既没有可庆贺的也没有可悼念的。在伟人层出不穷的二十世纪，有这么一个潜闲的日子还很难得呢。

“猜不出来吧？告诉你们，今儿是我生日。”钱康笑说。“这你可不能怨我们记不住。”肖科平说，“日历上没有。”

“早说呀。”韩丽婷埋怨，“顺道就给你装俩点心匣子拎过来。”“你属什么？”李缅宁问。

“呆会儿你数蜡烛就能算出来了。”钱康说，“就怕你们送礼，所以自个儿也是昨晚才想起来。”

“琢磨了一夜，终于想出个名堂，又是死无对证。”肖科平说。

钱康离席去门后搬出个早已订好的双层大蛋糕，大家帮着把一匣蜡烛往上插。“你岁数也够大的。”李缅宁说，“这蜡烛都插上就看不见蛋糕了。”“不能都点。”肖科平说，“弄不好会闹火灾。”

“你们说的我多伤心。”钱康取出一杯酒，四只杯子，一一往里斟。“你可真俗。”肖科平说，“净弄这俗套儿。”

“我是俗，我承认。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更有趣儿的，只好俗了。”“可以吃了么？”李缅宁拿刀比划。

“我先说两句。”钱康放下酒瓶。

“不要超过五分钟。”肖科平说，“过时我就起哄。”

“都端起来。”钱康端着酒杯嚷，“认识三位我真是高兴，这是我今年除了挣了几十万块钱之外最大的收获。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况一下得仨...”

“不要罗嗦。”肖科平说。

“不想干嘛，什么也不为，将来往后你们能拿我当朋友，有了难事第一个想起来托我办，我就知足了，首先.....忘词了忘词了。”钱康低头想了一会儿，扶扶眼镜说：“首先，这杯酒我为母亲干了。四十年前的今天，是我的降生日，也是我母亲的蒙难日。为了我这个混蛋的诞生，她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和磨难。她从第一天起就倍受艰辛，而且我没有预付任何报酬.....”

钱康一下哽咽了，以手挡眼。稍顷，重新抬头，笑着：

“干了，她已经不在了。”

另三人低着头，一小口一小口地把杯中酒喝干。放下杯子，脸都变得喷红，目光灼灼。

“下面该你们祝我了。”

肖科平拎过酒瓶为钱康斟酒：“我来祝你，祝你发财。”

钱康以手捂住杯口：“这杯我不喝。”

“那好，改个说法，祝你快乐。”

“虽然这个祝福很渺茫，但作为个愿望——我喝！”

“我祝你长寿。”李缅宁说。

“可我不想活得太长。”

“我只会说这个。”“干”钱康碰了一下李缅宁的杯子，一饮而尽。

“我从没过过生日，所以也不会祝酒。”韩丽婷：“免了吧。”气氛有点沉重，这不好，咱们还是说点高兴的事吧。”

钱康把韩丽婷的杯子斟满：“这酒很柔的，喝多了也不上头。”他对大家说：“为了活跃气氛，咱们下面是不是挨个讲一下自己的初恋？初恋总是美好的——谁也不许隐瞒。”

没人开口。“都不好意思，那我先说。”钱康坐直身体，笑着把脸转向肖科平，“我的初恋对象就是肖科平。李缅宁你不要吃醋呵，呆会称轮到你说。她是中学三年级转到我们党校来的，对吧肖科平我没记错吧？那是暑假过后刚开学，那天刮大风，你从我们班窗前经过，低着头拎着小马扎，那天全校在操场开批判会。当时我就愣了，我怎么不知道四班还有这么个女生？后来隔了好几天，我听你们班同学喊你名字，才知道你叫什么。知道我当时最恨的是什么？最恨教导处怎么没把你分到我们班来。我是不要脸瞎说了呵，大家原谅。这么多年，快二十年了吧？我不能听你名字，一听心里发疼。我现在回忆我听说你结婚的那几天，天一直是阴的——李缅宁，说实话你挺

不是东西。也注是咱们现在熟了，要是我在街上遇见你，肯定不容分说大耳刮子抽你！”

“我的初恋对象跟你一样，也是肖……”

“不可能！你中学也不是我们党校的，肯定有别人！”

“真的。”李缅宁说，“我上中学时那个党校的女生没一个像样儿的。大学在北航好一点的女同学都被别人捷足先登了。我这个人是这样，不是我的我也不存非分之想。我和肖科平……是在你姨妈家认识的吧？当时也不是介绍对象，就在互相有点好感，然后就通信。当时我被分到四川三线工厂，也见不着面，就一直通信。通了二十多年，婚后仍然是写信，所有的交流都靠信来传递，经常看着她写的信一个人发狂。好容易调回来，住在一起，发现感觉一下都没了。有时我看着她都怀疑那些信是不是她写的，当然她看我可能也一样。”

“不是感觉没了，面临是人确实变了，我老了。”

“不，不是那么回事。”

“我是这么回事！”肖科平说，“岁数大了，变得实际了，爱唠叨了，天天在一起也不像写信满篇只写情话。不歉那时候一年只能见一面只顾扮演伟大的爱人，原形毕露成了一个平凡的男人和一个平凡的女人。从性格上说，你也同样变了。你们是不知不知道，李缅宁过去是个非常爱开玩笑的人，整天乐呵呵的，什么事也不发愁，一张嘴就能把人笑死，一点不像个搞工科的人。现在，笑话说尽了是么？”

“他是你的初恋情人么？”钱康问。

“有一阵我以为是。”肖科平说，“后来我仔细来想了一下，发现不是。其实我的初恋对象是我在另一个中学的体育老师。可我从来没跟他燃烧到过，也不允许，他是结了婚的人。”

“大概就因为你从没跟他表白过，所以才觉得是，真结了婚过几十年又觉得不是了。”

“可能。这老师我前年见过一次，老得不行了，白发苍苍，完全是个老头儿。可我还觉得他是，我说的是当年我心目中的那个他。”钱康转向韩丽婷：“你呢？我们都说了，你还一声没吭。”

“我没有初恋。”韩丽婷干巴巴地回答。

“人人都有，单相思也算。”

“可我就是没有，单相思也没有！”

“这不可能。”“怎么不可能？这太可能了。我十四岁就去插队，后来到兵团，回来整三十。你让我去恋谁？”

“广阔天地里也不是没小伙子。”

“是有男的，可我除了把他们当战友当同志没想过别的。我们那儿是反修前哨，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噢，要说初恋，那就是爱那片土地爱这个国家还有咱们先前的毛主席。那热爱程度比你们这三位的眉来眼去鸿雁传书一点不差！也是揪肝扯肺，也是说死立刻赴汤蹈火，够得上你们的初恋标准吧？”

韩丽婷伸出手从茶几上烟盒中取了根烟，“刷”地划着一根火柴，极为老练地深深吸了一口烟，徐徐喷出淡淡均匀的烟雾。冷笑：“男人是有，我也跟他们睡过觉，从连里睡到团里，为了回城——这算初恋么？”她冷冷地挨个打量三人，眼神变得冷酷，这眼神儿最后落到李缅宁脸上，李缅宁垂下眼睛。

“舍此就剩跟李缅宁这档子了。咱们真是恋到一堆儿里，不做朋友天地难容。嘿嘿，你别害怕李缅宁，别一听说我爱你脸都吓绿了。我没那么贱，自尊心还剩下那么一点点。我知道你不爱我，见我烦，不会逼你娶我的——这下放心了吧钱康？”钱康面红耳赤：“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不就怕我在里边搅和么？拆了人家一对好鸳鸯。煞费苦心过你娘的生日，花那么多钱买他妈的奶油蛋糕和那么多蜡烛——这情我先替他们领了。”

钱康汗流浹背，连说：“误会，误会。”

李缅宁在一边也红了脸。

韩丽婷微笑着又吮了口烟，长长的烟灰掉在她的裤子上。她瞟了眼李缅宁：“知道我看上你哪点了么？”

李缅宁只是埋头喝酒。

“房子，就看上你那间房子了！自己能有间房子，这真叫我在眼里觉得你特别可爱。所以你说我怎么会计较你对我的态度？这下想通了吧，嗯，肖科平？还觉得我无耻么？”

说着，韩丽婷转向肖科平，目光落在她脸上：

“你眼圈红了，大概想哭吧？你哭起来一定特别楚楚动人，还没见你哭过，这两个男人先得晕菜。你有什么理由动不动就哭？就哀叹？你可以了！有自己的房子，还大小算个艺术家，笛儿吹得不错，又有这两个男人一天到晚屁颠颠地追踪着你，你要再觉得不幸，别人还没法活了！收起你的眼泪，不要看你这副贪馋的嘴脸。——小娘们儿！”

肖科平忍不住捂脸啜泣。

“李缅宁，这女人归你了。她那么娇，那么弱，没男人简直就活不了，哪怕是你们二位这样的男人！别这么看我！我知道我现在样子可怕，狰狞——你从没在我这副丑恶的嘴脸上发现过一点可爱么？”韩丽婷脸上掠过一丝激动的神情，随之眼神出现一种柔情，话也变得凄楚：“可惜咱们认识太晚了。我不是生下来就这样儿的。我想我原来也会的，比她不差。

可惜没机会了，本来想带张我小时候的照片给你看看……”

她把烟蒂在烟缸里拧灭，就那么斜着身子一手按着烟放大僵摆了很久，头发垂落下来遮住了她的脸。

她抬起人平静地对钱康说：“我说完了，该喝了吧？”

肖科平咳了一声坐正了，安详地用手帕擦去自己颊边的泪痕，露出微笑。原先很宏伟、典雅如今已经陈旧灰俄式大剧院内，观众仨仨俩俩地入场，在一排排阶梯式褐红皮座椅间游鱼般走动。

乐池内传出乐队调音的阵阵管弦声。一只小号吹出一小节嘹亮的乐句，在最高的音符处戛然而止。

更多的观众鱼贯入场，排队在座椅间逡巡。

肖科平扭身往后瞅，无数的人脸整齐有序地密密麻麻摆列在她身后层层递升。李缅宁似乎隐在人丛中望着她。她再次扭身回顾。剧场内千百盏顶灯一齐黯灭，所有人脸都隐于黑暗中，只有两边环廊休息室有光芒，从不同高度的太平门外泻。

大幕拉开，剧场的前半部份再次被映亮。亮如白昼的舞台上，一百多位搽着红脸蛋的男男女女文职军官，笑吟吟地从侧幕出来，走到舞台中央，手拿

牵线麦克风，用清越激昂的嗓音向数千名观众宣布晚会开始。

排山倒海的歌唱，惊天动地的器乐。

灯光明亮的环廊休息室里站满仨一群、俩一伙在吸烟、交谈、喝汽水的青年男女，一团团烟雾从他们头上升出，弥漫开来。肖科平从包着皮革的太平门出来，一个女高音匕首般锋利的歌唱随她一同从里面飘出。

她从站着吸烟，交谈的人群中往前走，人们纷纷闪开为她让。最后几个小伙子让开后，她面前出现一个卖糖果饼干的各色冷饭的售货柜台。正倚在柜台上喝汽水的李缅宁转过身看着她。

他们互相皱着眉头看着对方，仿佛陌生，仿佛看着一个威胁。

肖科平正要走开，一群来买饮料的小伙子和姑娘从后面涌过来，把她挤到李缅宁身边。

他们俩被一起挤出柜台前，站到一边。他们站在一盏吊灯下冷漠地相视，身后左右都是大声谈笑，吞云吐雾的年轻男女。

李缅宁喝光汽水，他沿着弧形的墙壁另一个大厅走去。

他刚经过的地方有一排自动水龙头，突突喷着低低水柱如同不规则的心跳。一个男人骄矜地在夕阳中沿着湖岸走来，湖畔的杨柳垂枝纷纷扬起犹如一只只人手，或戏或拂，再三落下，继而又起。拂不去此公脸上的得意之色。

背光而立脸色发黑的韩丽婷紧张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表情，在那个男人看见她的一刹那，欢笑着弱不禁风地迎上去。

小酒店门口，闪闪发亮的小汽车不停驶来。

门厅一侧摆着一张豪华的大办公桌，上面放着古色古香的台灯和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办公用具，旁边搁着一块黑色的有机玻璃铭牌：大堂经理。

穿得像个香港人的李缅宁，油头粉面地坐在一把同办公桌配套的高背镀金软椅上，望着从酒钻自动门进来的穿着无一能与他匹敌的普通男女。

看不出他脸上有什么表情。

身着皇后般长裙的肖科平在大厅一隅的咖啡厅演奏台就座，端起银光闪闪的长笛。

笛声悠悠荡荡隐约传来，曲调凄婉悱恻。

大厅中，一个外国旅行团的鹤发红颜的老爷爷老奶奶们，带着大批箱子聚集在那儿发愁。

一群东南亚华裔妇女操着一口难懂的话吵嚷着抱怨，她们的头发都该上油了。几个本地骗子引着几位外国骗子信心十足地往最昂贵的餐厅走。只有李缅宁闻笛远远投去一瞥。

人莫予毒

由于列车晚点，单立人到达西北一个省会时已是傍晚，五月时节，尽管天气已经渐渐转暖，但在西北一带，暮色仍然降临得很早，温差较大，单立人出站时不免感到一点寒意。

由于出来争，又值旅游旺季开始，加上单立人窝囊，在火车站售票处没路子，他是一路坐着旅行的。列车严重超员，沿途又不断地上来大量挑担背筐长途贩运的农民，席地而坐，倒头便睡，单立人人生也没有坐舒坦，他两腿之间始终蹲着一个蓬头垢面，老是不由自主枕着他腿打瞌睡的贩子，单立人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后已是疲惫之极。

车站出口处有不少开旋的个体户在包揽生意，条件十分令人垂涎：“单间，有卫生设备，吃饭不花钱！”伴随着这些夸海口的吆喝，国营旅馆介绍处的大喇叭也在一阵阵雄壮的进行曲之间郑重宣告：“非经本处介绍……产生的一切后果，本处概不负责！”单立人自然不完全是受到国营旅馆介绍处大喇叭的暗示，由此想起种种关于个体黑店敲诈勒索做人肉包子的可怖流言，而对那些热情的妇女望而却步，他多年从事的职业本身就使他养成一种对一切牟取个人私利的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另外他也不能想象，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高级警官在公干期间会为了蹭几顿白饭（这笔饭费自然由狡猾的店主记在旅客的住宿费上——反正这笔钱由国家支付）投宿那种狗窝，即便他是个家庭负担很重，生活拮据、一贯精打细算的人也罢。他毫不踌躇地推开那些围着他在他身上打主意的女人，坚定地走向国营旅馆介绍处。

国营旅馆介绍处职员的冷漠与那个哇哇叫的大喇叭的极力招徕恰成对照，老单提出的关于舒适程度和交通便利的要求一概没得到回答，只是要他付了手续费，便麻利、不容商量地分配给他一个一家旅馆的名额。

单立人提着笨重的皮箱，按街边两个不怀好意地讪笑着的青年指点的方向步行了数百米后，发觉自己受了愚弄，他进入了一个杂乱无章、迷宫般的破旧居民区，到处都是四通八达、狭窄弯曲的昏暗小路，他试着凭直觉自个闯下去，几乎直接起到居民家的炕沿上，终于迷失了方向，不得不再次向路边的人打听，经过对当地方言及习惯用语、省略用语的费力理解，半猜半碰运气地走回车站广场。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了，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今夜能不能找到那个偏僻、鲜为人知的旅馆。他正在随是否要去谋求驻在车站的同行的帮助（这对他的自尊心是个打击），一个蹬着运货平板三轮的小伙子来到他面前，单立人接受了那个小伙子近乎勒索的高价，坐上他那辆龌龊、硌人的平板车出发。

那家旅馆是座红砖砌成的五层楼，每条走廊上对等均匀地对列着十个房间。犹如一所中学的教学楼，而每个房间里紧紧排着双层木床又使人联想到兵营。单立人被一个肥胖的女服务员领进了一间十六人的房间。屋里灯光黯淡，喧闹嘈杂，人们光着膀子端着脸盆进进出出地洗漱；刚刚认识的出差人员互相敬烟神聊；一伙年轻人坐在上铺打扑克，大呼二喊，时而一片哄笑；单立人的铺上熟睡着一个半大、口唇溃烂的孩子，孩子的父亲，一个阴郁健壮的汉子看到单立人到来没有丝毫表示。单立人叹口气，挨着床边坐下，立刻感到了被褥的潮湿和气味刺鼻。被下车伊始即遭到的一连串挫折弄得深为沮丧的单立人渐渐产生了调换房间的念头。

单立人再次来到服务台时，已尽其所能穿得体面了，虽然以他那身便装的质地来说这体面很有限，但他脸上的神态却是地道、华真价头、一般骗子很艰模仿地维妙维肖的“官派儿”，一望可知是个掌握他人命运的人，那是一种矜持与尊严的混合。没等女服务员回过神儿，他就掏出自己烫金的证件拍在桌上：“我是公安局的，身上携有文件，我要个单人房间，要最好的。”

女服务员看过证件，并未象某些人那样令人厌恶地殷勤起来，这倒不全是因为单立人的职务还未高到令人目眩的程度。你要了解她们这种见过世面的人，要知道今天的服务已不是人民没有取得胜利前那号低贱、任人驱使的仆役，她们是刚强自豪的充满主人翁精神的一代——她只是一声不吭，低头给单立人开了间顶层的单人房间的票。

单立人怀着感激欣隐的心情来到顶层，尽管这儿也是那种厕所公用、一模一样、象刚出屉的馒头一样叫不无法分辨的房间，但由于每间房住的人少，整层楼显得安静、清洁。房里多了一张写字台、一对沙发，被面是缎子的，当然也是潮的，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在这样仅仅高了十米便让人感到天壤之别的几乎可以称得上“豪华”的环境中，单立人立刻感到自己脏了，他打开皮箱，取出盥洗用品，在两个脸盆中挑了个比较干净的，换上拖鞋去水房洗漱。龙头流出的水很凉，他打消了冲澡的念头，把脸和脖子仔细、彻底地洗了一遍，水满上方的镜子里出现一个胖胖和善、容光焕发的脸，接着又出现了一张放荡邪恶的脸。单立人转过身，在他旁边的一个水满旁，一个穿皮夹克的中等个青年男子在洗脸，他有一个高高的鹰钩鼻子和薄薄的嘴唇，黄里透白的面部过早地松弛了，他在自顾自地对着镜子微笑。

单立人端着脸盆回房间时，一对青年男女相互搂抱着扼着带轱轮的大号旅行箱嘻嘻哈哈走进对面房间。看上去那是两个新婚旅行的年轻人，男的穿着过于讲究的西服，打着领带，女的也是一身铁锈红的毛料西服和同样颜色的高跟皮鞋，他们的不般配给老单留下了印象，男的尽管穿着儒雅、眉宇间却透着自卑和愤世疾俗，女的相貌平平、装束粗鄙，举止中却有一种闲的气度和从容不迫的自信。

这个城市是全国著名的旅游热点，作为古代中国最强盛的几个王朝的首都，它的四郊有许许多多皇帝后奴的陵墓，有许许多多壮观的场面和遗迹，拒开一个就足以使全世界的人目瞪口呆。随着世界各地的游客蜂拥而来，这座城市也日趋繁荣起来，出现了一些高级饭店和几条“惠食街”，各种风味小吃陆续得到发扬光大。单立人就是在这样一条有上百个饮食摊挡的“惠食街”的吃的晚饭。他吃的是著名的“酸汤饺子”，号称猪肉韭菜馅，但他连猪肉腥也没沾上，韭菜嚼却是一个接一个打。他步行回到旅馆已是深夜，他进楼后服务员就锁了门去睡觉了。单立人脚步轻轻地沿楼梯拾级而上，大部分旅客都已就寝，除了一层二层还有些人声和灯火外泻，越往上走越黑越静，走廊的灯泡多数已经损坏。当他来到顶层，看到的是一条长长的空荡的走廊和十扇紧闭的房门，唯一的一蓝走道灯发散着橙黄迷眼的光。外面起风了，树丛在黑暗中簌簌作响，没扣牢的窗扇“叭嗒”“叭嗒”来回撞击着窗框，一股风钻进楼道，在狭窄的空间打旋，走道灯摇曳着，使楼道更昏暗了。单立人无声无息地穿过鸦雀无声的走廊，蓦地，他发现自己认不出哪扇乃是自己的房间门了，这些棕色油漆的木质门上的红色房号在昏暗中是那么模糊不清，非要凑上去才能看清，有几扇门上的房号甚至已经剥落，这时你只好掰着手指头数了。单立了幸亏视力尚好，到底找到自己的房门。他很哼地开撞锁门时，似乎听到了一声别的房门锁响，他回头张望了一下，没人出台所有门仍然紧闭着，一片肃静。他进了房，门在他身后关上，却在他背上留下了一种受到一双眼睛注视的异样感觉，他知道这不过是人在空旷地带行走时常会产生的错觉，是一种不安全感产生的影响，单立人不是那种疑神疑鬼，神经脆弱的人。单立人睡得很累，在梦中他又在那个迷宫般的居民区“鬼撞墙”

地走了很长时间，他似乎没有睡在昂贵的顶层，还睡在一楼大车店里，走廊里总是有人在走路，还夹杂着女人的哭泣声，接着他被一阵巨大的声响震醒。房间一片漆黑，走廊上真的有女人在泣嘻和男人激烈的话语，他的脑子还处于睡眠带来的麻木状态，随着又一阵巨响，他才完全清醒过来，意识到有人在猛敲击他的门。他迅速披衣下床，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一定是那个肥胖的女服务员把他的身份透露给了别人，而那些互相不睦的人将为一点无聊的纠纷叨搅他的清觉，这就是寻求特权的好处。

他气冲冲地打开门，门一开脸上就自然而然地换成公事公办的冷峻神情。站在他面前的是那对不般配的新婚夫妇，两口子都穿着睡衣，男的一脸怒气，女的哭哭啼啼。

“什么事？”单立人厌烦地问。

站在侧面的新郎没有回答，反而掉脸问新娘：“是他吗？”

新娘捂着脸点点头。单立人刚察觉有点不对头，新郎因狂怒而走了形的脸便充满了整个视界，接着他头部重重地挨了一拳，向后仰倒，腹部跟着又挨了有力的一脚，他一阵眩晕，登时四仰八叉地摔倒在地，瞬间失去了知觉。

他醒过来时，屋里已挤满了人，有值班的服务员，闻声赶来的同楼层客人，人们一边咒骂他是“老流氓”，一边继续用脚踢他，新娘在羞辱地哭，新郎在愤愤地诉说，十分混乱。

单立人知道现在最好的办法是继续装死，任何申辩反抗都将遭到更残酷、不由分说的殴打，而他肯定寡不敌众，受到煽动、处于狂热状态的群众有多么危险他很清楚，任何一个干过警察的人都有这种可怕的体会，此时纵有天大的冤枉也只有等民警或保卫赶来恢复了秩序后再说。他的脑袋又疼又晕，由于拳打和撞地受到了震荡，他已不能冷静、准确、合理地进行思维，他甚至都没弄清究竟出了什么事，但他肯定地意识到，这不是个误会，而是一个险恶的阴谋。

派出所的治安民警姗姗来迟，轰出去了所有充满着正义感、在大叫大嚷的房客，只在屋里留了新郎新娘和代表旅馆组织的服务员。他俯身看看躺在地上的老单，老单已睁开眼睛，艰难小声地对这个乳臭未干的同事说：“我的证件在上衣兜里。”民警从挂在衣架上的衣服兜里取出老单的证件看了看，又合上放了回去，对新郎说：“人是你打的？”

“他强奸了我老婆，我恨不能打死他，卑鄙下流的老流氓，我们是新婚……”“行了行了。”年轻民警打断了新郎激动的诉说。“过会儿我再听取你的陈述，现在你把他抬到床上去，还有你。”年轻民警看了眼仍在哭泣的新娘，放过她，把手指向那个肥胖的女服务员。

女服务员不满地白了眼这个狐假虎威、官官相护的民警，极不情愿地慢腾腾地挪动着步子。

新郎也只站看不动，还是老单自己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在一步赶将过来的年轻民警搀扶下躺到床上。“现在都坐下，”年轻民警打开皮包，取出笔和纸，拧亮写字台上的台灯，坐在圈手椅上，他嫌椅子低，又从床上拽了个枕头，垫在屁股底下，新郎新娘服务员也依次坐下。

“谁先说事情经过？”他环视众人。

“我先说。”新郎说，“我和我爱人是昨晚刚到这的……”

“等等，等等，慢点说、一项项说、你叫什么名字？”

“刘志彬。”“多大岁数？”“什么职业？”“仪表仪器研究所技术员，我和我爱人……”

“等一下。”门外传来一阵喧嚣哄笑声，年轻民警疾步拉开门冲出去，只听他在走廊喊：“都走开，都走开，该睡觉都睡觉去，别在这儿起哄瞎闹。”片刻。走廊上的声音微弱、平息了，他走回来，把门关好，重又坐在圈手椅上。

“你说吧。”“我和我爱人是昨晚刚到这儿的，我们是蜜月旅行……”
年轻民警笔尖沙沙地记录。

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黑色西服的刘志彬一手搂着他的新娘生一手拖着有轱轮的大号旅行箱喜洋洋地穿过旅馆顶层的走廊，与端着脸盆回房的单立人擦肩而过，走道单立人旁边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的布局和摆设都和单立人的那个房间完全一样。一直偎依在刘志彬臂围下的新娘白丽钻了出来，往那张铺着大花床单，擦着红缎子被、喜庆俗气的大床上一躺，试了试床垫的弹性，笑着说：“还行，挺舒服。”

刘志彬把旅行箱的拽把折叠扣好，挑剔地打量着这间屋子。“够简陋的，没有电视没有卫生地还收20块钱，真宰人。”

“中国这条件你就凑合吧。”白丽好脾气地说，“哪能和外国比呢？这就不错了，比你在大学住的集体宿舍强多了。”“可是咱有钱，凭什么大宾馆不接待咱们？”刘志彬怨气冲天地发牢骚，“他妈的，还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外国人不再拿咱不当人了，咱自己倒拿自己不当人。”

“得啦别说了，咱们这是高兴的事，别让那些洋狗弄的生一肚子气。”刘志彬脸上仍没一点高兴的样子，对白丽说：“今儿要不是你拦着，我非跟他们闹一通，我这人是个小人物，可就是不受别人气。”“干吗呀，值当么？我家算有点地位的了，有的事不也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中国的事不必太认真，我就不在乎，你有本事你厉害，我不理你就完了。”

“当然啦，”白丽劝慰似乎没使刘志彬消气，反而激怒了他，“你是教授的女儿，名门之后，有教养，世事练达。而我，一个农村爬上来的野孩子，只懂得斤斤计较，心胸狭窄，心理变态，自尊心稍稍受到触动就要大发脾气，唯恐个人利益和尊严受到侵犯，我这样一个人当然没你看得透、想得开。”

“我并没有暗示你的出身的意思，也没想到会引起你的这一大套议论，感慨。”白丽委婉地说，“我自认不如你，也从未想过以我的家世自诩，要是我哪句话说得造次了，也是无意的，其实你自己也知道你是卓越非凡的人。”

“算了算了，我们不说这些了。”刘志彬被白丽说的不好意思了，忙把话岔开，坐上床上笑着说，“也不知这破床能不能承受住咱俩。”“只要你悠着点就行。”

刘志彬伸臂搂过白丽，白丽温情脉脉地仰起脸，把嘴噘着凑上来。刘志彬把脸侧过来，用颊接受了白丽的一个吻。“不干。”“嘴臭，”刘彬笑着说，“我嘴臭，吃了一路的鸡蛋，抽了两包烟，等晚上刷了牙的。”

“偏要现在。”“等晚上。”刘志彬笑着松开白丽，站起来，“晚上我会让你的舌头长长一公分。”

“你回来。”白丽抓他，没抓着，刘志彬笑着躲到白丽够不着的地方，开了旅行箱，拿出邪具端着脸盆出去洗漱。

“等等我。”白丽喊着也趿下床，找出自己的牙具追了出去。夜里，房间里黑得看不清人，只有家具的大致轮廓。风声在窗帘外鸣响，伴随着风声可

以听到长时间的呼呼声和低声的呢语，渐渐地室内变得静寂起来，接着一轻一重两个人的鼾声轮番出现。长时间的静止状态和安定气氛在室内弥漫。

一个黑影从床上坐起，侧身下床，向门口走来，拉开门的刹那走廊灯橙黄的光照在这个人的脸上，可以看清是睡眼惺忪、鬓发凌乱的白丽。白丽出去后关上了门，室内只有一个人重重的鼾声。这鼾声持续不断地响着，表明床上的人睡的很沉稳。白丽的脚步声在走廊里远去，直到深处。不大工夫，这脚步声再次在走廊里响起，由远及近，走了过去，消失在另一扇门后，鼾声仍未停止。又过了不短的时间，走廊里忽然传来一声门响和凌乱的脚步声及白丽带着哭腔的惊恐呼喊寻找：“刘志彬、刘志彬你在哪儿？你快出来呀。”这呼喊开始在端力控制着音量和音频，后来就变成了凄厉，不顾体面的哭泣和尖叫。鼾声停止了，一只手摸索着开了台灯，刘志彬听清了呼喊的内容，从床上一跃而起，冲向门口，把门猛地拉开。走廊上，正望地徘徊，挨门叩敲的白丽奔过来，一下子扑进他的怀抱。“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刘志彬抬起白丽的下颌急切地问道。白丽泪流满面，愧悔难当。“我上厕所回来走错了门，走到别人房间睡下了，被那个人……”刘志彬脸声顿时变得灰白了，接着泛起潮红，他狂怒地推开掩面哭泣的白丽，象头发情期的公牛，直扑旁边那扇紧团的房门，又踢又踹，门开了一脸不快的单立人不尴不尬地出现在门口……”不错，我打了他。”刘志彬仍在滔滔不绝地说，“我一点都不讳言、后悔，打的还不重，打死他我也没有责任，他是罪有应得。”“换了别人行，这个人不行。”胖胖的女服务员看着年轻民警不阴不阳地说，“人家是警察的大官，你能随便打人家？”

刘志彬看看胖服务员，又看看躺在床上的老单以再看看那个年轻民警恍然大悟，旋即无畏地喊：

“我不怕，别说是个警察的官儿，就是……（他说了一个全国人民爱戴的名字，恕我不能引用）我也不怕，一样打他个半天。”“不许胡说！”年轻警察一拍桌子，“你也太狂了，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那名字是你嘴边挂着拿来作比喻的吗？再说我们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难道我会徇私枉法？只要确实是他干的，我定会对他依法处理，可现在是不是他干的还不清楚，还没有得到证实。我还告诉你，就是确实认定了是他，你动手打坏了他也是错误的。这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上级机关来的人，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犯了法，侵害了你的权益，你也不能私自处理，打死了照旧要负法律责任，一切得由我，国家委派的执法人员来处理，记着点。”

年轻民警转向胖服务员：“至于你，我只能认为你刚才的那番话意在挑拨警民关系，败坏公安机关的信誉。”

“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胖服务员毫不示弱地伸着脸唾沫星子四溅地质问民警，“我不就说他是个‘警察的官儿’，他是不呀？我多说了一句没有？”

“你用不着多说，谁也不是傻子。”

“是用不着她多说，”刘志彬插话，“我也看出来，这件事你是不会秉公处理的，不管你说得多么好听？”

年轻民警的脸张得通红，“你这是对我个人，我所从事的职业的侮辱。”“你怎么说都可以的，要不你就做出个样子来，立刻把他铐走。”“是不是他干的还要看调查结果，我不能凭你一说就抓人。”“还有屁查可调，我爱不指认他了，这就够了。”

“远远不够，这就是你不懂了。”年轻民警冷冷地反驳，“我看你不象一个具有法律常识的人、虽然你农冠楚楚。认定一个案子的被告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当然不如你的法律知识定额了，以致我都不能曲解它、钻它的空子。我学的自然科学，那种绝对客观、由铁一般的法则组成科学，比你们支配的那种纯粹人为的、可以伸缩变化无常是个东西就可以随意解释的玩艺儿要不容置疑得多。”年轻民警不再理疯颠颠的刘志彬，转向不再哭泣、愣愣坐着的白丽：“现在你来讲述一遍事情的经过吧。”

白丽看了眼年轻民警，低下头缓缓地开了口：

“我上厕所回来，并没有察觉到自己错了门，这儿的房门看上去都一样，室内摆设也大致相同，天又黑……”

穿着睡衣的白丽从厕所出来，沿着昏暗的走廊走过一扇扇紧闭的门，直到走进一扇半开的门。这是一间同她出来的那个房间完全一样的房间（起码在黑暗中看上去是这样），床边放着只大号旅行箱，床上半边躺着一个人，发出微微的鼾声，旁边并排放着一只空枕头，被子掀开一角。白丽毫不怀疑地上床钻进被窝，片刻，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另一个鼾声停止了，一个巨大的黑影从床上坐起来，俯视熟睡的白丽，并动手摸她，白丽只哼了一声没有醒，黑影动手脱白丽衣服，白丽翻了个身，嘟哝：“你还不累。”黑影一声不吭动作不停，白丽继续睡觉任其摆布，黑影俯到了白丽身上，白丽一声呻吟……“我一下就感到了不对头，你知道自己丈夫的感觉是独特、不可比拟的。但我当时迷迷糊糊，没有马上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感觉，没有认真想，立即觉醒，因为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几乎不敢相信这种事会真的发生，直到那种异物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无可置疑地充满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我才吓了一跳，突然明白过来，一下子浑身出了冷汗，但已经晚了。”

白丽霍地从床上滚下来，发出一声沉闷的钝响。她站起来，黑暗中可以看到一张惨白的脸，她跌跌撞撞向门口摸去。

出现在走廊的是一个恐惧、骇怕、被意外遭遇完全打懵了的女人。她慌乱、无目的地敲打所有门，而所有门都无情地紧锁着。孤独、无助和精神肉体两方面的打击使她开始啜泣，开始呼喊丈夫的名字，她有点歇斯底里了，声音也随之高亢起来，象一只落入陷阱走投无路的鹿在走廊里乱撞起来，每一扇门都被她撞得轰轰作响。各个房间陆续响起开锁声，人们纷纷探出头，刘志彬出现在她前面的一扇门前，一脸诧异。

“你能确认你当时进的就是这间房子，那个个李代桃僵趁机奸污你的无耻之徒就是这个躺床上的人吗？”

年轻民警指着单立人问白丽，单立人罩在台灯光圈中的脸显得苍老痛楚，但他的眼睛却是那么平静、问心无愧地正视着白丽。“这是不会错的。”刘志彬不耐烦地说。

“不，我不能肯定，”白丽第一次正眼打量单立人，她细细地看了一遍单立人的脸庞，“当时黑着灯，我没看清那个人长的什么样。”“你让她辨认这个人的面孔是毫无意义的。”刘志彬帮腔，“这是企图混淆事实的手法之一。你明知这个人给她留下印象，并足以使她认出他的并不是脸。”

“你同意用脸以外的部分让她辨认吗？”

刘志彬被噎得一下没说出话来，片刻，才又说，“可是这间屋子是无疑的。”“是吗？”年轻民警问白丽。

“我……”，白丽嗫嚅，“我想是。”

“你想是？可这儿的屋子都是一模一样的，你记住这间屋子的房号了么？”“没有。”白丽垂下头。

年轻民警转向女服务员：“如果不看房号，你能辨别出每间房子吗？在夜里不开灯的情况下。”

“不能。”女服务员不情愿地回答，“谁也不能，谁能辨出鸡蛋和鸡蛋的区别。”“不要把调查引入歧路。”刘志彬指责年轻民警，“我爱人既然认为是这间屋子，那就肯定是这间屋子。她是学地质的，对方向和位置有绝对的识别力和绝对清晰的记忆。”

“那她怎么会错了门？既然有一，我怎么能不认为还会有二？如果我说你现在正处于头脑混乱，思路不清的状态不过分吧？”年轻民警问白丽，白丽点头承认。

“既是这样，她现在所作的陈述还能作为不可动摇的铁证吗？”年轻民警转向刘志彬，刘志彬恼恨地瞪着白丽，一言不发。“这件事我看算了吧，”女服务员懒洋洋地插嘴。“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反正也查不出结果，当事人都糊涂了。”

“查是一定要查出结果来的。”年轻民警说，“但不能凭谁的一句话就草率地定案。”

“我懂你的意思，你不就是要开脱你的同伙么。”刘志彬愤愤地说。“我并不需要你所的那种开脱。”一直沉默不语的单立人费力地支撑起半边身子开了口，“因为我在今天夜里受到你的殴打前始终都在单独地熟睡，对你们所说的一切一概不知，更不要说去干了，实际上，我是在你打我时第一次在这间房子里见到你和那位女同志，你们对我的指控是张冠李戴，毫无根据的。我的房门在夜里一直是上锁的，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不可能进来人。”“谁能证明你的房门是锁着的？”刘志彬气势汹汹地说，“你自己那么一说罢了。你别想逃脱对你的惩罚。”

“你不要感情用事，放过真正的作案者。”单立人心平气和地说：“至于我，我证明我是无辜的很容易，我愿意接受精液检查。”“你对这项建议有什么意见？”

年轻民警问刘志彬，刘志彬不说话。

屋里沉默了一会儿，白丽开了口：“这么做是合理，必要的，我同意。”“那好。”年轻民警说道，“你们先回去，等会儿我去找你们，你们房是“509。”女服务员替他们回答，这间房子的隔壁。”“好的。”年轻民警用笔记了下来，对服务员说，“你回去吧，有事我会找你。”女服务员和那对倒霉的新婚夫妇出去了，屋里只剩下年轻民警和单立人。年轻民警的目光遇到了单立人的目光。单立人严肃地问：

“你相信我我说的是事实吗？”

“当然信，”年轻民警忙说，“应该信，我不信您会那么放纵、不计后果。不过，您该承认，您的处境并不好，这件事会很快传开的，您注意到那些人对咱公安人员的成见了吧？我不得不依法办事，不偏不倚，否则，个人犯错误事小，党的威信受到损害事大。”“我同意，我理解，我不会使你为难的，我们必须找出真正的作案者，才能使受害人和群众满意，才能使别有用心的人无法利用这件事。”“您认为真正的作案者可能是谁？”

“不知道，我说过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这简直是飞来横祸。不过你可

以着手调查这层楼的其他房客，特别是我们这一排的其余房间，单身居住的男人自然是首先怀疑的对象，如果必要，就同时也对他们进行精液检查。我希望这层单身居住的男人不会太多，但看来是不少，我记得我躺在地上时有七、八只男人的皮鞋踢过我。”

“您被打得要紧吗？要不要我送您去医院检查一下？”

“恐怕你得送我去医院。我现在感觉很不好，脑袋晕得厉害，我可能被那个刚结婚就戴上绿帽的家伙打成了脑震荡。”

年轻民警扶着单立人下了床，挪到门口。年轻民警把门打开，刚往外看了一眼，便不由吸了口冷气：

“老天，我看我得请求增援了。”

整个楼道里站满了充满敌意的沉默的衣衫不整的人们，女服务员站在人堆中，幸灾乐祸地望着他们，退是肯定不能退了，这是个考验民警们是否心虚是否正直的时刻，年轻民警硬着头皮一手搀着单立人，一手推开那些故意横在路中间不让道的人，向人群走过去。

“你要带他上哪儿？”人群中有人问。

“上医院，还能上哪儿？”年轻民警冲那年看不见的人喝道。“你没看他给打成了什么样？”

“你不是要把他放了吧？”有人挑衅地问。

年轻民警勇敢地停住脚，在人群中寻找那个讲话的人：

“你要不放心你可以跟我一起去，谁要有什么怀疑都可以跟我走。”人群中没人再说话，年轻民警搀着单立人下楼。

当他扶老单坐进他那辆停在楼门口的三轮摩托车的挎斗里时，借着路灯他看到老单布满皱纹的脸上有一滴清泪。

“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老单铁青着脸，声音嘶哑说。“昨晚发生的那件事，下面的同志已经向我们汇报了。我们很重视，已立了案，我亲自抓这件案子的侦破。”带着刑事技术人员来到医院的当地分局的一个副局长说。他在一次会议上和单立人有一面之交，因而讲话加倍地客气，并由衷地流露出同情。“我实在不愿采取这种对您身心健康极为不利的步骤，但问题很复杂，很棘手，我们又不得不如此，这几乎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我个人而言，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解除您的嫌疑！”“不必有什么顾虑，按常规办吧。”

分局长点点头，示意技术人员趋前采样。他自己走出病房，抽了一支烟，估计里面事毕，飞推门进来。单立人躺在床上，倍显衰弱和疲惫。“我将尽快把检验结果通知您，您好好休息吧，需要什么营养品我叫人去给你买。”

“不，我立刻出院。”单立人强打精神坐起来，挣扎着下床，“我没事，大夫检查过了，除了轻微脑震荡没有其它内伤。”

“也好。”分局长略为斟酌了一会儿，表示同意，“我在市局招待所给你要个房间，旅馆就不要再去住了，房间我派人给你退掉，这样也方便，安全些。您此次来是来参观我们省厅办的反走私文物展览吗？”

“是的。”“为什么要自己找地方住，不来找我们？应该来找包，住在我们自己的招待所里就决不会出这样的事情。”

“一念之差。”单立人叹气，“怕惊动你们。”

“同志之间谈什么惊动，我们去你们那里不是也受到过你们很好的照顾？”

您太见外了。”

“我没想到我已经这么脆弱、不堪一击。”

分局长用自己的车把单立人载到市局招待所，安顿好后，向他告辞：“我先回去，下午再来看您，您想干什么都可以，您的行动自由不受限制。”“谢谢，这里要长途电话方便吗？”

“昨夜值班的同志已经给您局里打了电话，他们要我们保护好您，并说今天就派人乘飞机赶来。”

“谢谢，没什么要求了。”

“噢，我建议您还是照常去参观那个展览”，分局长出门前回头说，“我去看过，办得挺不错，你能看到一些真正的国宝……如果您身体允许的话。”

一架身短粗的中型波音737客机在空中缓缓下降，轮子接触到地面后，已在跑道上滑行了一段距离，停了下来，舷梯车飞快地开了过去，机舱门打开，一个穿天蓝制服的空中小姐出现在舱门口，她闪到一边，黑鸦鸦的旅客鱼贯而出，人流中，穿着一身警服的曲强提着皮包挪动着步子。

下了航梯，曲强迈开大步疾行，超过了所有人，第一个走出机场出口”，他招手叫来一辆计程车打开车门坐进去，计程车按照他的吩咐驶上快车道，高速向城里开去。

古老的城墙，巍峨的宝塔，熙攘的街市人群从车窗一一闪过，曲强无心浏览，只是注视着前方，寻找着市局招待所的大楼。计程车左拐右拐最后住在一幢灰色、不显眼的大楼前。

曲强付了车费钻出来，连走带跑地上台阶进了楼，他向服务台后面的服务员询问。日光已斜，单立人一动不动地坐在室内最后的一道线里，脸上半明半暗。敲门声“笃笃”响起，单立人似从沉思中惊醒：“进来。”门被推开了，曲强微笑着一步跨进屋里。

“你来了，小曲，太好了。”

曲强握着单立人的手笑着说：“我一听说你在地出了事，立刻向领导要求派我来。怎么啦？老头子，被人陷害了？”

“别提了，”老单松开手叹口气，“狼狈不堪。我这把岁数了。倒做了花前死的风流鬼，惨不忍睹。”

“嫌疑还没解除？”“正在等检验结果——你知道是什么检验，强我所难。”

曲强嘿嘿乐：“您就锻炼回身体吧。”

“你来了正好给我做个伴。”老单自顾自地说，“我现在心情很不好，你不要另找地方了，就在我这儿住，正好空一张床。”“我来的时候，局长找我谈了，局长的意思是一旦您的嫌疑排除，就尽快和您一道回去。”

“尽快回去？不，”老单一摆手，“我不走，这件事没搞清楚前我不回去，我还没被人这么搞过！”老单发了脾气。

“我也这么想，”曲强说，“事情既然搞到咱们头上，那也该看作案的那小子要倒霉。”

“检验结论出来了。”走得气喘吁吁的分局长一进屋就大声说，“不是您，您没事了，解脱了，可以回去了。”

他看到老单身旁的曲强，表示欢迎地伸出手和曲强握了握。“你是来接老单的？刚到？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让老单受了委屈，我们的心里很不安，回去代我向你们领导致歉。你们打算坐火车还是乘飞机回去？还是乘飞机

吧，老单身体没有恢复，飞机快，火东晃哩晃荡受罪。”

“我暂时还不想马上走。”老单说。

“放心吧，”分局长带着种很能洞悉他人心理的口气说，“这件事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我保证会把那个坏小子抓住，我已下令调查住在五层的全体房客，必要的话，我要采集其中所有男子的精液。”一个瘦高个的侦查员在旅客服务台翻着旅客登记簿，翻完苦恼地抬头问那个盛气凌人、倨坐一旁的胖女服务员：

“怎么你们五层住的都是新婚夫妇？”

“那还有错。”女服务员爱搭不理说，“我们五层的单间就是专门为了租给旅行结婚的人住的，要不是你们那个当官的说他身上有文件，我还不给他开五层的房间呢。人家新郎打他不是没道理，五层就他一个单身人，尽管老点。”

侦查员没理会女服务员话中夹着的骨头，问女服务员：

“这些人没有退房走的吧？”

不是你们局长下令不许人家走的吗？现在五楼都闹翻天了，人家都吵着不交房费，要是他们真都不交了，你们公安局替他们交吗？”“我们不管，我们管得着吗？”

“我就猜到你们不会管，最后损失还得由我们旅馆兜着，扣我们的奖金。”

“这话你跟我们局长说去，跟我说没用，现在你带我到五楼去，我去看看那些新结的鸳鸯们。”

“你别以为我不敢当着你们头儿说，”女服务员从椅子上站起来拎着叮当作响的大串钥匙一扭一扭走在侧面，“我谁也不怕。”还没到五楼上一片喧嚣吵闹声，女服务员和瘦高个侦查员加快了脚步。五楼走廊里，愤怒的新郎新娘们正围着旅馆经理倾泄火气。“凭什么把人扣住不让走？我们又不会是强奸犯。”

“你们这是旅馆还是监狱？宪法上哪教规定了你们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我们已经买了今天的火车票，再耽搁就超假了。”

“静一静，静一静同志们。”旅馆经理声嘶力竭又无可奈何地央告大家，“你们的心情我理解，我很理解。并不是我扣住你们不让走，而是公安局有命令，案情没调查清楚前暂时不让你们离开，我也没办法……”

他一扭脸看见刚上来的女服务员和侦查员，马上说：“这不公安局的同志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跟他说吧。”

他掏出手帕擦擦汗，挤出人群溜了，那些人一下又把侦查员围上。“你们到底安的什么心？抓着的给放了，反倒把我们给扣住不让走。”“我们要集体去检察院告你们践踏人权。”

“吵什么吵什么？”瘦高个侦查员对付这种局面很有经验，他拨拉开站得离他过近的人，声调不高却很强硬地说：“不让你们走是有道理的，因为昨晚发生了一件案子，而这个案子是你们住在五楼的人中的一个干的，你们自己说，能放你们走吗？”“可这个案子不会是我们这些人干的。”人群中一个勇青年说，“我们都是自带老婆的，而且晚夜都是跟老婆住在一起，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去顺手牵羊搞别人老婆。”

“同志同志，”一个模样忠厚，瘦小枯干的男青年悄悄拉侦查员袖子，指着旁边一个粗陋的女人，“我和我爱人火车票都买好了，今天要回去，她可

以给我作证，我昨晚一直规规矩矩睡在她身边，你就放我走吧。”

“我也可以给我丈夫作证，”一漂亮俗气的女人走向前指着一个脸色蜡黄的男青年对侦查员说，“他昨晚十点以后就睡得象死人一样，我怎么拨弄他他也不醒，一直睡到早晨，连夜里外面吵架打架那么大动静他也不知道，一切经过还都是听我讲的。”“我也可以给我丈夫作证。”

“我也可以给我丈夫作证。”

女青年们纷纷拥上前，竞相向侦查员述说。

“不要吵了，谁作证也没用，都许不走！”侦查员被一片吱吱喳喳吵得耳朵都快聋了，女青年们看望地沉寂下来后，他缓和了语气说：“你们要想早走，唯一的办法就是配合我们调查，尽快查出作案者。现在都各回各的房间里去，待会儿我要逐个向你们了解情况。”走廊上聚集的人们逐渐散去、骂骂咧咧、小声嘟囔地回到各自房间。侦查员吁了口气。发觉走廊上只剩下他独自一个，那个胖胖的女服务员不知什么时候没影了。

楼梯上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分局长带着几个警察走上来。“怎么样？调查出什么眉目了吗？”

瘦高个侦查员摘下帽子，抚抚头发，又戴上：“事情麻烦了。”“怎么办呢？”分局长瞪着圆圆的大眼睛诧异地问。

“这楼上的房客没有一个单身男人，除了咱们那位首长，全是新婚夫妇。”“全他妈是新婚夫妇？”分局长难从置信地问。“你仔细调查过了？”“我翻过旅客登记簿，刚才又在这儿和他们全体见了面，亲眼看着他们分成一对对进了各自的房间，确实是偶数。”

“你下去一趟帮我把旅客登记簿和那个女胖子找来。”分局长吩咐身边的一警察，又问瘦高个侦查员：“你检查过他们的证件了来吗？有没有鱼目混珠的？”

“我正要去检查。”“好，我们一起去。”民警们一齐向501号房间走去。

民警们连续检查了三个房间的新婚夫妇的证件，一无所获，三对男女的个人证件和结婚证毫无破绽。走到507房间门前，分局长推门没推开，瘦高个侦查员提醒他：

“这是那位首长的房间。”

“噢。”分局长环顾四周比较了一下这个房间的位置，向下一个房间走去：“这该是那对受害的夫妇的房了吧？”

“正是。”瘦高侦查员忙说。

“进去看看。”分局长率先推开了房门，正立在窗前抽烟的刘志彬倏地转过身，蒙着脸躺在床上的白丽见状也从床上坐起，看得出，她又哭过，眼睛又红又肿，泪水汪汪。

“嗯，这是我们分局长。”瘦高侦查员向他们介绍，“来看你们。”“分局长请坐，”白丽从床上下来强打精神张罗，“也没什么招待你的。”“不用不用，这样就很好。”分局长在床边坐下，“你们怎么样？还好吧？”白丽苦笑了一下：“我们就想早点知道调查结果。”

“这个，”分局长哦吟片刻，“一旦有了结果会马上告诉你们的。”“那个老头你们放？”刘志彬语气生硬地问。

分局长抬头仰望他：“传得这么快，我们还没告诉你们你们就知道了？放了，排除嫌疑了，检验结果证明不是他。”

“哼。”刘志彬哼了一声，扭头继续看窗外的天空。

分局长看了他一眼，跟白丽说：

“我看了你的陈述记录，有几个问题还想问问你，噢，你不要紧张，这个不是正式询问，不作记录，随便问问。”

分局长找瘦高侦查员要了根烟，在他手里点着，吐出浓浓的一口：“你当时没有看到那个流氓的脸？”

“是的。”“可是你在和他接触时有没有获得什么大概的印象？能不能描述他的粗略轮廓？譬如身高、体重……这个应该有个大致感受。还有年龄，我们知道年轻人和上了年纪的人在皮肤的光滑度和力量的使用上有很大差别——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白丽说，“虽然我极不情愿再回忆这些细节。”

“可它们还不是老在你脑子过电影，一遍又一遍。”

“我想他是个年轻人，身强体壮，个头在中等以上。”

“谢谢。第二个问题是：你对你究竟走进哪个房间有没有大体方位？譬如是在你们这排房间里还是对面那排房间，你认为那间房子离你们这间房子大约有多远？我想你不至走到另一头去。”“这个我可说不上，我也认为不该差得很远，实际上当时我是认为自己一点没差，走进的正是自己的房间。”

“我对你们这一套繁琐的盘问腻透了。”刘志彬忽然转过身爆发说，“说了半天还是等于什么也没说。你们要是实在找不着那个流氓就算了，用不着装模作样在细枝末节上转来转去好象挺认真。”“我是不是可以把你这番话理解成你不想再把事情搞清楚了？”分局长问刘志彬。

刘志彬一怔：“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对你们的无能和延迟感到不耐烦。要是你们短时间内破不了这个案，难道我们还要永远在这儿奉陪下去吗？”“这我就不懂了，”分局长又向瘦高侦查员要根烟，点上，美美吸了一口。“如果我不是这么面对面地看着你，光听话我还会以为你是个没有同情心、明哲保身的局外人，其他那些新郎这么说倒情有可愿。”

白丽向刘志彬看去，刘志彬避开白丽的目光，瞪了分局长一眼，走到一边。分局长微微一笑，站起来，其他民警也刷地随之站起来。

“告辞了。这才是开始，小伙子，以后我们还要不断叨扰你直至调查终结，会搞得你不胜其烦的耐心点吧。”

“会很快查出作案者的，他跑不到哪儿去。”

瘦高个侦查员也回头补了一句，脚跟脚地跟着他的局长走出去。走廊上，分局长问瘦高侦查员：“你这烟哪儿买的？蛮好抽。”“街上到处都有，哪儿都能买到。”瘦高侦查员回答，偷偷跟那两个警察做个鬼脸。

510房间是锁着的，分局长用力敲敲也没人来开。

“这间房子的人呢？”“这间房子没人住。”瘦高侦查员忙回答，“这层楼只有九个房间住了人。”警察们向别的房间走去。对其余四对夫妇的检查盘问也无收获，502房间一个粗鲁的汉子还用极为不堪的语言羞辱了分局长一顿，使分局长从那个房间出来后心情十分恶劣。派去取旅客登记簿的警察从楼下上来，分局长把一肚子怒火都喷射到他头上：“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那个胖女人呢？我不是要你把她一起带来。”“她不肯来，说自己正在值班，要有什么话到她那儿去问。”这个警察为自己辩护，“我耽搁了这么长工夫，就是费尽口舌地说服她。那个胖娘们真是铁打的，刀枪不入，说什么都白搭，我又不能硬拽她上来，万一她撒泼呢？”

分局长气哼哼地横了这个谨小慎微的笨蛋一眼，夺过旅客登记簿看起

来。忽然，他指着一处冲着瘦高侦查员叫了起来：“这个徐宝生不是住在510房间，你怎么刚才说510房间没人？”瘦高侦查员一惊，急忙把头凑上去看。分局长点着这个名字责备说：“徐宝生，男，三十岁，独自一人，正是我们要找的人，这么重要的线索你怎么给忽略了？”

“噢，是这么回事，”瘦高侦查员说，“这个人我注意到了。据旅馆服务员讲，他三天前就在这儿住了，前天说是去温泉办点事，房间没有退因而登记簿上虽有他人的名字可们人这两天并不在。”“我们去服务台。”分局长领着大家疾步下楼。

张服务员说的和瘦高侦查员讲的完全一样，分局长还不甘心。“有没有可能他在昨天夜里回来了，而你不知道？房间钥匙他手里有没有？”“钥匙他手里是有，但决不可能他回来我没看见。他从门厅走过我肯定会看见，昨晚关门时我一直坐在这里，眼睛瞪得比包子还大，就是一只猫溜过我也会看见，我工作时一向是负责的。我记得很清楚，昨晚最后一个回来的人是你们那个同志。”分局长无话可说，出了门绕到楼后，仰头望五层楼的高度，在草丛里东嗅嗅西踩踩。

“我认为他不会从窗户爬进爬出的。”瘦高侦查员小心翼翼地发表看法，“他难道会事先知道一定要有个女人在昨夜走错房间钻进他被窝？再说这也太不容易了，这么高，弄不好掉下来就会有生命危险，我想不出现在还有哪个年轻人会冒这么大风险占那么个小便宜。”

分局长冷漠地凝视着瘦高侦查员，直看得他不自在起来，把眼睛移向别处。依你说，这件案子就没有作案者了。既然所有人都是清白的，那些花花液体怎么解释？”

“我没有说这件案子是无中生有，我只是说不可能是这个人，或者说怀疑他没根据。”

“那就只剩下那些新郎了。”分局长众草丛里走出来，跺跺脚。“作案者只能从他们中间去找。你们俩有什么看法？怎么光听不说话，没带嘴巴来？”分局长问那两个跟在他身后的警察。“我同意您的看法。”一个粉嫩得象个姑娘的年轻警察腼腆地说。“只有再查那七个新郎了，他们之中必有一个人对您说了假话，那七个新娘中也必有一个作了伪证。”

“如何才能判断出他们中谁说了假话，作了伪证？”分局长启发地问这个小警察。

小警察窜住了，结结巴巴地说：“这个我还没有想好。”

“很简单嘛，”分局长笑眯眯地说，“用科学的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对他们全体进行精液检查。”

分局长转向瘦高侦查员：“这个工作就交给你去做了，我过会儿给你派来技术人员。”

对刚才的骚乱记忆犹新的瘦高侦查员有些畏缩：

“这是个涉及面很广，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您知道那些新郎新娘们已经很满了，再对他们宣布这个措施，我怕他们炸了窝，我控制不住局面。是不是您亲自出马好一点？”

“我绝对相信你的能力。”分局长满意地审视着瘦高侦查员，“你一定能干好，老同志了嘛。要多做说服解释工作，我还可以给你多派几个来。”

“我想我还是不行，群众更相信领导。”

“不要推了，这是命令。”

分局长撇下瘦高侦员，带着人大步走了。瘦高侦查员一脸苦相地向旅馆楼里慢吞吞走去。天色已暗，旅馆楼里和远近建筑物上都亮起了点点灯光。

分局长第二天一早沐沿着阳光，精神饱满地来到办公室，第一眼就看准了桌上刚送来的检验报告。他迫不及待地拿起来，连帽子没摘就站着看起来。看完他泄了气，出鬼了！检验报告上说，七个新郎的精液无一与那个作案者遗留下的精液同一。瘦高侦查员没敲门就进来，由于通宵未眠，他眼里布满血丝，愁眉苦脸地往局长的转椅上一坐，转了半圈，望着局长诉起苦来。

白忙一夜，昨晚我去采样，那些人连我的祖宗八代都骂遍了，反正今天我是去通知他们检验结果，你说下大天来我也不去。”分局长听着瘦高侦员诉苦也不吭声，把帽一摘，在另一张硬椅子上坐下，摸着谢了顶的头。电话铃响了，他伸手抓起话筒：“是你，你还没走？嗯，说实话，我现在陷入了困境，调查工作已经停顿。我已经对涉及到的所有人进行了精液检查，检验报告现在就放在我面前。您猜对了，都不是作案者，我几乎要怀疑检验设备不可靠或是人员操作出了错。当然，他们反复核实过，这是绝对不会错的。我现在是一筹莫展、焦头烂额，我派去负责采样的侦查员正坐在我的办公室怨我。什么？您要到我这儿来？您要愿意来你来吧，我等您，再见，一会儿见。”分局长放下电话，看着萎靡的瘦高侦员皱起眉头：

“打起点精神来，怎么这么经不起挫折？要想一点委屈不受，那你别当侦查员，去当售货员好啦。”

单立人和曲强在分局长办公室受到了相当殷勤的接待。瘦高个侦查员干巴巴地向他们介绍了调查获得的情况，介绍完毕，办公室内陷入一片沉默。单立人似乎尚未从脑震荡中恢复过来，他皱着眉头，眼神呆滞，神经质地按着自己松弛的双颊。“我很困难，”分局长对老单说，“我受到了很大压力，我不能总是把人扣住不放，如果没有线索，我只好把那些新郎们放行，等他们告到检察院——还是得放——那太被动了。”

“对那个徐宝生不在现场的调查是否得到了确凿无疑的证实？”曲强问瘦高侦查员。

分局长接过话头，“这个是我亲自取证的，值班女服务员做了毫不含糊的肯定，我们没理由怀疑她不诚实。她尽管胖得令人腻味，但是个对工作负责的人。”

“我也有这个印象。”瘦高侦查员附和着自己的上词。

“那就只剩一个可能了。”单立人慢悠悠地说众语惊四座，“那个新娘没有走错房间。”

既然所有房间都不可能走进，她只有走向自己住的房间——509房间。”

分局长和自己的侦查员面面相觑，他似乎有点不知所措，象看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那样盯着老单：

“这……太荒唐了，请原谅我一时找不出更好的措辞，不是我对您不尊重，可这个提法实在是太不可思议，简直是匪夷所思——我不知怎么表达好了。”

老单毫不难堪、岿然不动地说：

“这是唯一仅存的可能，当然听上去是有点不合情理。如果这件事存在——显然它是存在的——其它可能又被排除，我们就只能这样去想了，不是我们异想天开、痴人说梦，而是我们在三面筑起的围墙中被逼到了最后那条

胡同里。”

“一条死胡同。”瘦高侦查员不客气地说道，“这似乎是逻辑发展的结果，但只能是陷入更深的自我矛盾和理不清的死结之中。首先你忽视了一个前提：如果做如是说，置新郎于何地？他怎么可能不在这个房间旋即又出现在这个房间？藏在床底下？那个作案者也藏在屋里？如果是这样，新郎主观上就必须是故意，天哪！他是什么动机？性解放还是恶作剧？退一万步说，他真这么做了，他又怎么能保证他老婆对他在同一房间消失了又复出现不产生怀疑？那个新娘真是愚蠢到不分东南西北，刚受了强烈刺激从一个房奔出又立刻把这个房间的位置忘了？她可是学地质的。”

“你的意思是说她应该对误入其中并在内受到侮辱的房间记忆犹新，印象深刻？那她为什么又误把我的房间当作那个房间？”“这个……”。单立人对分局长说：“我并不是说我的假设就是必然事实。的确，正如你们这位同志所说，这里还牵涉到一个重要的动机问题，在未得到可靠佐证前，下任何结论都是轻率的。我想说的是，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想象的，只要有一线可能，不管是多么有悖常情，我们都要穷究其意。因而，我要求再去现场看看，根据我是在场者之一的有利条件，也许还能发现什么重要遗漏和未被察觉的疑点。”

“如果你坚持要求，”分局长为难地看看瘦高侦查员，“那你就陪老单同志去一趟。”

“您不想再去看看吗？”曲强问分局长。

分局长“啊”了一声：“我去当然也可以，那我们就再去一趟。”他拍拍瘦高侦查员的肩膀：“死马当活马治吧。要知道，老单同志经验是很丰富的。”

刘志彬对单立人的态度仍然是持有强烈的敌意。白丽见到单立人则相当难为情，她不住地向单立人道歉：

“真对不起，误打了您，您的医疗费和营养费我们负担了。”“不要紧的。”单立人摆摆手，“我个人的事不要提了，我很好，不需要什么营养和治疗。”

“我们这次来，”瘦高个侦查员说，“有些问题还想再问问你。”“我来问吧。”单立人和气地望着白丽说。看上次的询问记录里提到你说你认为当时你是走进自己的房间。”

“还是作记录了。”白丽看分局长，分局长把眼睛移向别处。“是的，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但不是说我当时确实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我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当时你之所以走错了房间是因为你睡眠朦胧、意识不清、没有完全从睡眠中清醒过来的缘故，否则你是不会走错门的。诚如你丈夫说过那样，你是学地质的，‘对方向和位置有绝对的识别力和绝对清晰的记忆’。”

白丽脸红了：“是这样。”

“好。”老单点点头，继续发问：“你受到侮辱后，从那个流氓的房间奔跑出来时，是否还有睡意？意识仍然不清？”

“当然已无睡意，怎么可能还有？”

“我是否可以认为彼时你已经恢复或基本恢复了对‘方向和位置的绝对识别力和清晰的记忆’？”

“你当时在走廊踟躅、徘徊了多长时间？”

“我觉得很长，也许不过几分钟。”“这段时间不会长到使你丧失几分钟前还那么清晰、深刻的记忆吧？”“我从不丧失记忆，需要几年几十年的时

间才能使我记忆模糊。”“很好！那么，当你丈夫出现在一个房间门口时你有没有感到意外，不解或是一下子搞糊涂了？”

“这是什么意思？”刘志彬疑惑地插嘴，“她为什么会意外、不解？她一下子感到的是有救了。”

“是这样吗？”“是这样。”白丽沉着地说，“我懂你的意思，尽管我不能确切地记住那扇门的位置。要知道，除了睡眠，恐惧和惊吓也能使人意识不清，但我可以明确无误地告诉你，他并没出现在我刚奔出来的那个房间门口。”

刘志彬明白过来，蹬时气得青筋毕露，他攥着拳头喊：

“这简直是诽谤，是恶毒、丧失理智的中伤，是卑鄙的报复！”单立人没理睬这个丈夫愤怒的咆哮，坚持问白丽道：

“你敢肯定？”“我敢肯定！”白丽正色道，“确切位置我是记不清了，但方向我还依稀辨得，刘志彬是在我奔出来的那个房间的对面那排里的一个出现的。”“你的意思是说那个作案者的房间是在对面、双号房间那排里。”瘦高侦查员忙记下来、又责怪白丽，“这么重要的线索你为什么不早说？”“当时我脑子太乱不敢肯定，这两天我反复想才认定。”“可你当时为什么就能认定我的房间是作案者的房间？我的房间和你丈夫出现的房间是在同一方向或者说紧挨着的，也不应该在你怀疑范围之内呀？”

民警们的目光一齐落到白丽脸上，她瞪着眼睛想了半天，冷丁说：“我并没有指认你的房间是那个流氓住的房间。”

单立人迅即把目光炯炯地射到刘志彬脸上：“那么，凭什么认定我的房间就是作案者住的房间？”

刘志彬脸腾地红了，他慌乱地说：

“是我搞错了，我一时冲动，头脑发热，我对无故冤枉了您表示歉意，我愿意赔偿。”

“老单，”分局长捅捅单立人生，“个人恩怨以后再了结，我会狠狠罚他一笔钱的。”

“不是个人恩怨。”老单恼火地说，“我还不至于狭隘到这种地步。我想搞清你为什么一下扑自我的房间？为什么不等你爱人辨认一下？”“我不冷静，怒不可遏。”刘志彬已经镇定下来，“我总要扑向一个房间，不是专门跟你过不去，只是因为你碰巧住在我隔壁，认为白丽走错房间进入隔壁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我事先知道您是警察，我还会砸你房门吗？我不是自找麻烦吗？”

“我不认为我们已经有了什么决定性的发现。”民警来到走廊上，瘦高侦查员边走边对老单说，“相反，您的假设和推论已经被那个新娘有力的证言推翻了。您只不过是再次证实、洗清了您自己的无辜。”“但我们毕竟有了个重要发现。”曲强反驳说，“那个房间是双号房间的一间得到了认定，这使我们的调查范围缩小了一半。”“既然整个调查都没有收获，缩小了一半又有什么意义？反正是不可能，双号房间也不存在作案者。”

“把徐宝生的房间打开看看。”单立人在510房间门口停了下来，对分局长说。分局长转身命令一个警察：“去把服务员叫来。”

稍顷，旅馆经理亲自带着一瘦削的女服务员拎着钥匙串赶来，打开510房间，民警们涌了进去。

510房间摆设整齐、床单平展，没有一般旅客居住带来的紊乱和零

星物品。大家注意到床边放着只带轱辘的大号旅行箱。“文个旅行箱我在哪儿还看见过一个？”老单按着脸颊思索。“那对受害人的房间里也有一只。”曲强说。

旅馆经理说：“这个旅行箱是那个徐宝生留下。这种旅行箱很时髦、很多人都有。”

“放上个旅行箱，”老单对曲强说，“这个房间就几乎和那个房间没什么区别了。”他走过去一拎旅行箱，很轻。他试着打开旅行箱，可旅行箱是锁着的。他蹲膝观察了一下写字台的桌面，转身问经理：“这个徐宝生走了几天？”

“嗯，差不多四天了，连今天算在内四天。”“你们的房间每天都打扫吗？”

“嗯，”经理挠挠头，“我们是这么规定的，可一般都是在旅客走后才打扫。我们服务员人手少，忙不过来，对这点，一般旅客都是谅解的。”“那就是说这个房间起码有三天没打扫了。可是你看，”单立人招手叫分局长和曲强往写字台桌面看，“这个写字台上没有落多少灰，按这个城市的尘降速度应该厚厚落上一层，象那个床头。看来有人在这两天草草打扫过这个房间。”

“看床上有什么？”曲强叫起来，众人一齐俯身床上，在鲜艳的大花之间可以隐约看一圈圈经过揩抹的淡淡水渍。

“枕头上有女人长发。”瘦高侦查员捏起一根卷曲的长发丝。“立刻彻底勘查这个房间。”分局长对身后的警察下令，“将这根头发丝与白丽的头发检验对比；尽可能从床单提取精液遗痕，与已获得的作案者精液对比，立即彻查温泉一带的所有大小旅馆、招待所，发现徐宝生立即拘留。”

“等等，”单立人叫住那个奉命欲走的警察，对分局长说，“鉴于徐宝生若是作案人就必须有落脚点，我建议对这个旅馆附近的其它旅馆也进行彻查。”

“对，”分局长说，“也许他就藏身于这个旅馆的其它房间也未可知，对这幢大楼也要进行彻底搜查，检查每个旅客的证件。”“藏在我们旅馆不可能。”旅馆经理忙说，“我们的服务员认识徐宝生，他想另开房间不被察觉不可能。”

“对我们来说，”分局长傲慢地说，“不存在什么不可能，一切都是可能的。”“我恳请您不要搜查整个旅馆。”经理打躬作揖地央求，“那样会闹得鸡逃狗跳，惊走所有旅客的，这件事已经传得相当耸人听闻，使本来要投宿我们这儿的不少旅客望而却步了。”“你们是以营单位吧？”分局长问。

“是国营，”经理说，“可也得讲究……。”

“国营单位讲究什么？”分局长义正词严地说。

“你们哪位服务员认识徐宝生？”单立人问。

“肯定是那个胖子。”分局长说，“她跟我说过徐宝生的情况，就是她担保的徐宝生不在现场的。”分局长忽然来了气，冲瘦高侦查员吼：“我早就怀疑徐宝生，可你却和那个胖子一唱一和担保不是他，还他妈的跟我什么‘你想不出现还有哪个年轻人会冒这么大风险去占那么个小便宜’，使侦查走了这么大个弯路。”“那个胖子现在在哪儿？”瘦高侦查员转身冲经理吼，“马上把她找来？她胆敢欺哄我，是不是和徐宝生一伙的？为什么偏偏对他那么热情？我就从没受到过你们这些服务人员哪怕一个笑脸。”经理吓的话也说不利索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她……她不在，下班回家了，我以为没……没她事了。”

“打电话，派人叫，立刻把她弄来。”瘦高侦员和分局长一起冲经理吼，“告诉我们她的住址，我们派警车去。”

“你还傻愣在这儿干吗？”经理冲那个瘦削的女服务员喊，“还不快去问问谁知道她的住址。”

肥胖的女服务员象只发怒的猫被两个警察从闪着警灯的警车上带下来，她的两只肉滚滚的胳膊上粘着干涸的肥皂泡沫，显然她是在辛勤的家务劳动中不由自主说拽走的，她被带到气势汹汹的一大群民警面前，毫无惧色地和他们互相怒视。分局长刚要张口，她就抢先连珠炮似地喷出一连串的叫喊：“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冷静点，冷静点。”旅馆经理在一旁焦急地说。

“呸！”胖服务员啐了经理一口，“叛徒。”

“怎么？”分局长骇然问经理，“你也是他们一伙的？”

“不不，”经理紧张得汗都下来了，“她骂我是叛徒是指我把她的住址告诉了你们。”

“老实点。”分局长冲胖服务员喝道。

“就不老实就不老实。”胖服务员一跳老高，向分局长扑来，“你凭什么抓我？我犯了什么法，我要去告你。”

两个民警抓住胖服务员，用力按住她。

“电棍，用警棍电她。”分局长愤怒地喊。

“她姐夫认识市里的头儿。”经理小声对分局长说。

不知抓着胖服务员的民警怎么鼓捣了一下，她哇地一声哭了，鼻涕眼泪一齐往下流，服服贴贴站着不再闹了。

“你说你何苦找不自在？”分局长和缓下来说，“我们又不想怎么样你，只是问你几个问题，你闹什么？”

“你们问了多少次了，还问，问个没完。”胖服务员抽抽嗒嗒地说。

分局长示意旁边的警察松开她，走近她问：“你事发那天晚上看没看到过徐宝生回来？”

“没有。”“好好想戍，他有没有可能趁你不注意溜进来？”

“不可能，我说过我工作时间是一丝不苟的。”

“你能保证吗？”“能！不能！我干嘛要替他保证？反正我没见过他，谁知道他会不会从其它地方钻进来，诸如一楼厕所的窗子。这该着我什么事？你们为什么这么粗暴地对待我？”

“你能不能给我们形容一下徐主生长得什么样？有什么特征？”曲强问。

“什么特征？什么特征也没有。普通人、黄脸皮、鹰钩鼻子薄嘴唇，一副色迷迷的样儿，上身穿了件皮夹克。”

“他是不是看上去总好象是笑？”单立人问，“中等个，比我略高一些？”胖服务员看了单立人一眼她刚发现单立人也在民警人群中：“有那么点，中等个，脸上有两道笑纹。”

“我见过这个人。”单立人对分局长和其他民警们说，“事发当天晚上，我在水房和他一起洗过脸。”

“就是说那天他在现场。”分局长大喜，脸上乐开了花。

“看来他是有可能在这个旅馆不引人注意地自由进出的。”单立人对胖服务员说，“也不一定非钻窗户。我见过你所谓一丝不苟工作的情景，那就是

聊天、织毛衣和愣神儿，从你眼皮底下溜过去个把人很容易。”“可他作完案想溜出去可不容易。”胖服务员不报地说，“我晚上是锁门的，他要溜只能早上溜。”

“早上当然可以溜，晚上怎样也可以溜，你是那么热衷看热闹，你们门上的那把破锁又是那么陈旧，形同虚设，任何人都可以不用钥匙，一扭就开。”

单立人把等胖服务员到来时便已拿在手里的旅馆门锁开合了几下，扔给经理：“换一把吧，花不了几个钱。”他又对分局长说：“我没什么要问的了。”

“你和徐宝生从前认不认识？”分局长问胖服务员。

“这可是冤枉。”胖服务员哭丧着脸说，“我工作疏忽，有责任，可并不是有意和谁串通一气作这个案，我从前压根没见过徐宝生，他在我们旅馆总共也就住了不到两天。”

“他临走时说过哪天回来吗？”

“他说也就三两天回来……。”

在510房间甚查密切的刑事技术人员忽拉拉从楼上下来，一个警察提着那只大号旅行箱，单立人迎着他们问：

“可有什么发现？”“又取到了几根男人短发。精液遗痕时间过久，恐怕已失去鉴定价值。”“这只箱子里有什么？”单立人指那个大号旅行箱。

“空的。”提箱的警察说，弯腰把箱子打开给单立人和分局长看。“看来这小子不会回来了。”分局长叹道。

“对头发的鉴别检验结果晚上就能出来，我们回去就做。”一个技术人员。

分局长点点头，刑事技术人员走了。

晚上，分局长、瘦高侦查员、单立人和曲强都在分局长食堂吃的晚饭，然后四个人就坐在分局长办公室边抽烟边等检验结果。检验结果出来了，510房间发现的女人长发与白丽的头发对比认定同一，由此基本可以认定发案房间是510房间。对持有510房间钥匙，又在犯罪现场的重大嫌疑犯徐宝生的查找工作没有进展，去温泉调查的民警报告说，查遍所有大小旅社没有发现徐宝生曾经住过。对发案旅馆附近的大小旅馆的调查倒是发现一个外貌酷似徐宝生的人案发前住进发案旅馆百米远的一家个体旅店，案发后离去。因个体旅店登记制度不严，这个人登记的名字也不是徐宝生，一时也很难确认这人就是徐宝生。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发案旅馆旅客登记簿上徐宝生留下的工作单位，十分巧，是位于单立人所住城市的一家油泵喷嘴厂，工作证号码1452。但谁也不敢说这个工作单位和和工作证号码不是假的。

“他这点事也够不上发全国通缉。”分局长苦恼地说，“只好先按这个线索查了。”“这个好办。”单立人说，“我们回去顺手查了。”

“你们打算回去了？”“是呵，”单立人说，“在这儿已经无所作为了，这个案子看来也只能先搞到这一步了，那些扣在旅馆的人你明天也可以把他们放行了。”“那对受害人呢？”“告诉他们案犯正在缉拿中，他们愿意继续旅行还是回家由他们去，留下地址，有消息再通知他们。”

“我不同意这事就这么完了，”瘦高侦查员说，“这案子还有很国疑点没搞清楚。从种种迹象看，徐宝生不是顺手羊，而是有预谋的行为，假装离开，又偷偷潜入，放置旅行箱使自己房间和509房间尽可能一样；事后清扫，抹去痕迹。目的性太强了，前后做得太小心了，简直是张网设阵、虚怀以待，就象他事先知道人家的新娘一准会在半夜走错门走进他的房间。难道他能掐

会算、未卜先知？那一对又跟他配合得那么默契，其中肯定有鬼？”“这是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单立人说，“可不是我们坐在这儿空想能想出来的。就象你上次说过的一样，这牵涉到一个严重的动机问题。就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只能先抓住徐宝生，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舍此对任何方向的突击都将无功而返，所以我急着回去。”

从分局长办公室出来，曲强问单立人。

“你真的认为徐宝生现在正在那个油泵喷嘴厂吗？”

“不，”单立人说，“我感兴趣的是那对新郎新娘，我翻导旅客登记簿，他们凑巧也住在我市。”

华灯初上，马路上车流汹涌，路边一个公共汽车的站牌黑鸦鸦地站着一片等车的乘客，小汽车流矢般地从他们面前一辆辆驰过。许久，公共汽车一列列接踵而至，站牌下喧嚣混乱不堪，随着公共汽车一列列笨重地起动，驶走，站牌下变得空荡了，只剩下一个苗条美丽的姑娘，她文静、亭亭玉立地站着，在路灯下显得分外楚楚动人。

又一辆很空的公共汽车进站，驶去，那个苗条的姑娘仍站在原地。一个鹰鼻薄唇的小伙子从便道上走过来问她：“你在等人吧？”姑娘看了小伙子一眼，没搭腔，走开两步，小伙子又凑上去：“别等了，他今天不来了。”

姑娘白了小伙子一眼，继续沉默着，小伙子嘻嘻笑：

“我要是你我就不那么傻，木桩子似地竖在马路边多尬呐，假装等车也瞧不过别人。”

姑娘噘着脸，照旧不吭声。小伙子仍没完没了地絮叨。

“他是你朋友？噢，怪不得，他一定是个薄情的人，居然让你这么等，太不象话了。他很漂亮？很有钱？比我怎么样？你倒正眼看看我，吓不着你。噢，你怕一看我就会动心，不要紧，这是好事。我觉得你那固执不聪明，你在白白错过机会，你大概不知道我是谁吧？知道了你就不会这样了——你干吗不笑？听不懂中国话？噢，日本人，或是柬埔寨人？你要以为你不笑才漂亮那就错了，实话告诉你，丑得很。”

姑娘忽然笑逐颜开，小伙子精神为之一振：“这多好，多么令人欣慰。”姑娘却越过他走向另一个正向这里走来的矮个男人。饶舌的小伙子扫兴地撇撇嘴，快快走开。

“你怎么才来。”姑娘抱怨矮个男人，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有点事耽误了。”矮个男人皱着眉头说，毫无歉意的表示。“我还没吃饭，这会儿这附近还有饭馆营业吗？”

“不知道，我对这一带也不熟。”

“那你干吗把约到这儿来。”矮个男人生气地说，“算了，我们回去吃方便面吧。”“你的事都办妥了？”姑娘陪着小心问。

“已经拿到了护照，签证也批了，就等着你那笔钱买机票了。你那笔钱什么时候给我？”

“我说给你就一定给你，钱还不在我手里，过两天，那个人回来我就可以拿到了。”

“我真有点信不过你，矮个男人冷冷地打量姑娘。“你那事我听着怎么那么悬。”“一点都不悬，我已经接到了人家的信，说那边事已经办好了。”姑娘看看矮个男的脸色，“我可为你什么都干了，咱们的事你是不是也该抓紧办了。”

“拿到钱再说，在矮个男人不耐烦地说，“这事着什么急，登个记还不简单？”“得了吧，我问了，人家说现在登记也麻烦着呢，又要体检，又要照双人合影照片……”

“拿到钱再说。”矮个男人打断姑娘的话，“要不我出不成国，你和我结婚不也亏了。”

“我可不是图你什么才和你结婚的。”姑娘正色说，“你怎么这么看我？你把我当成庸俗的小市民了？”

“你当然不是为了图什么才要和我结婚的。”

“我们厂是有个叫徐宝生的青年工人。”

油泵喷嘴厂的保卫干部，一个愁眉苦脸的中年男人叼着烟说。在他对面，坐着单立人和曲强。

“这个徐宝生我没什么印象，光知道有这么个人，谈不出更国的情况。应该表现不错，我没印象嘛。”

“长的什么样儿？”单位人问，“是不是中等个，鹰钩鼻子薄嘴唇？”

“嗯，对，是鹰钩鼻子中等个。”保卫干部想了想连连点头，“他犯什么事了？”“他今天来没来厂里上班？”

“应该来，没特殊情况应该来。”

“你能不能把他找来我们跟他谈谈？”

“可以。”保卫干部站起来，“他犯了什么事？”

“有件案子牵涉到他，到底是不是他干的还不能定。”

“严重吗？”“不不，不严重，一般的刑事案。劳驾。”

“我这就去。”保卫干部拔腿走了。”

徐宝生穿着油渍的工作服跟着保卫干部迈进办公室，困惑地望着坐着的两个陌生人，这两个人也困惑地望着他。

“你是徐宝生？”单立人肘支在办公室桌上，手按着胖脸问。“是啊”。徐宝生点点头。

“你们厂还有没有别的人叫徐宝生的。”单立人转脸问保卫干部。“没有，徐宝生是什么好名字吗？”“怎么回事，你们搞错人了？”徐宝生问，“我就是徐宝生，名正言顺，决不会错，当然跟小时候比变化很大，但只要一见面准能认出来。这么说终于找到我了，我也早怀疑现在这个不是亲爹，瞧我的鹰钩鼻子。我生身父亲是哪国人？美国？不会是孟加拉人吧？我妈也不会那么没眼力。”

“你误会了，”单立人开口说。“我们不是帮你的外爸爸来找你的。”“又空欢喜一场。”这个怎样的鹰钩鼻子薄嘴唇，但决不是单位人曾见过的那个徐宝生的徐宝生，咕噜一句，一屁股坐下。“那你们找我干吗？你们不是公安局的吗？”

“对，可公安局不全是干失物招领的。”

“那你们还干什么？象他这样一天到晚闲得没事，躲在屋里算计别人？”徐宝生一指坐在另一边的保卫干部，保卫干部气得直翻白眼。“别太相信自己的记忆力。”曲强小声对单立人说，单立人点头。“包来是有几个问题来你。”单立人说。

“噢，你们是搞民意测验的。我的确对现在的物价很有意见，还有那个足球，怎么老搞不上去。”

“别胡打岔，”保卫干部喝住徐宝生，“真傻假傻，也许你是作贼心虚

吧？”“我光明磊落……”“一周前的那天你在哪里？”单立人打断了徐宝生的胡扯：飞快发问。“一周前？七天前？”徐宝生眼珠子骨碌碌地转，脸色发白了。“这么说你们都知道了。”

“我们全知道了”。保卫干部吹胡子瞪眼睛地说，“我们早知道了，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是走坦白从宽的路，还是走抗拒从严的路。”“我是第一次干，”徐宝生害怕激动地替自己辩白，“一时冲动，觉得占点小便宜没什么，侵犯的是私人利益，又没有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损失，应当属于既往不咎。”

“那事真是你干的？”曲强对徐宝生如此主动的招供感到纳闷。“快说快说，怎么干的从头说起，一点也别漏。”保卫敲着桌子催促，一边偷偷冲单立人得意地眨眼。

“我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抓住了我，当时我干的时候没有别人在场，我以为不会有人知道，我以为自己干的神不知鬼不觉，结果还是让你们擒住公安机关真是破案神速。”

“那还用你说，”保卫干部撇撇嘴，“你以为我们这些人真象你说那样是吃干饭的。”

“我说的是人家公安人员有本事，不包括你。你不行，这事你查了宋天不也没查出来。”

“怎么，你已经在厂里开始查了。”单立人大为吃惊，“是那个分局长给你打电话了？”

“哪个分局长？”保卫干部茫然地问，“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我是自己主动秘密地进行调查，你们怎么知道的我还不明白呢。”单工人和曲强开始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场误会，但也得玄下去。曲强问徐宝生：“对你干了什么？”

徐宝生十分地难为情：“那天我比别人早到食堂取加热的饭盒，当时食堂没人，我就掀开别人的饭盒看别人带的是什么菜，结果一看谁带的菜都比我好，肉呵、蛋呐，透着生活水平提高。我就带了俩馒头夹块臭豆腐，都怪我媳

妇，攒钱要买钢琴教孩子出息，却苦了我这当爹的，成月见不着肉腥，都快忘了猪长的啥模样了。我是钳工，重体力劳动者，不象和尚天天坐着睡觉，吃素不顶劲。于是我就动了歹念，趁没人下了手，把一屉二十多个饭盒的肉都用手拣了吃了。实话说我当时思想斗争很激烈，明知这是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行为，可控不住肉香呵，逗人馋虫呵，那肉是真香，不是假香，民以食为天嘛。”徐宝生沉溺在对那瞬间的快感的回味中，十分陶醉，单立人和曲强则是又好气又好笑，曲强忍不住笑出了声。

“卑鄙！”保卫干部一声大喝，吓了单立人和曲强一跳，徐宝生也立刻变成一副恭顺相，保卫干部红着眼数落徐宝生：

“你还得意得很，振振有词得很，我叫你怎么吃进去的怎么给我吐出来。二十多个饭盒，那是多少肉，上了斤，全叫你小子一人吃了，亏你怎么咽得下，吃进肚里怎么不长癌！”

你快活了，我们惨了，那天我老婆给我烧的红烧肉我都没舍得吃，带到厂里来，他妈的就不翼而飞了，原来全落进你小子的肚子里去了。”“我对不住。”曲强给单立人使了个眼色，单立人拦住了气哼哼的保卫干部的话头，问：“他说的是事实吗？”“是。”徐宝生喊了一声。

保卫干部瞪了徐宝生一眼，徐宝生缩回脖子。保卫干部对单立人说：“他说的是事实，我现在想起来，那天包大家都愁气眉不展，怨声载道，唯独

他小子满嘴油亮，心满意足，当时我怎么没想到是他干的。”“这么说，这段时间你没有外出？”曲强问徐宝生。

“我去哪儿？”徐宝生反问，“我能去哪儿？疗养、参观有咱工人的份吗？”“你就等着去监狱吧。”

“你的工作证带着没有？拿来看看。”

“你们真的要抓我？”徐宝生紧张了，“为这么点小事，我全吐出来不行吗？你们发发善心，千万别逮我进局子，我上有老下有小，儿子还是少先队员，得给我留点面子。”他苦苦哀求单立人。“不，不是要抓你，”单立人说，“我想看看你的工作证号码。”“工作证丢了，”徐玉生说，“早丢了，丢了有快一年了，新的还没补发下来。”“工作证号码你还能想起来吗？”

“1 4……1 4 5 2。”徐宝生满心欢喜地说，不住地对单立人重复：“1 4 5 2，1 4 5 2，”我想起来了，这个号码很好记。”

“工作证丢在哪儿了，怎么丢的，你还想得起来吗？”曲强问。“想不起来了，”徐宝生作思索状，“可能是什么时候换衣服、弯腰、掏东西掉了，现在人的觉悟都很低，捡着了也不交公。”“在你认识的人里有没有一个跟你长得差不多，”曲强问，“也是鹰钩鼻薄嘴唇。”“你以为是人就能长个鹰钩鼻呐？”徐宝生抚摸着自已的鼻子。不无感慨地说，“这可不是随随便便想长就能长的，得有外国血统。我认识的人里，噯，还真没人有这福气，不是蒜头鼻就是扁鼻子，寒碜得要命。”

“那么你认识的人里有没有一个叫刘志彬的？”单立人问。

“刘志彬？有哇。”徐宝生露出一脸不屑说，“你一说刘志彬，我还愣了一下，我就知道他叫刘金富，我们家的农村亲戚。过去穷着呢，动不动就由他妈领着上我们家足蹭，一住就是好几个月，临走还拿。您知道那些农村人奸着呢，城里有个亲戚，就变着法地组织代表团来登门拜访，明着来抢你。他现在抖起来了，上了大学，分了个挺不错的单位，把他那土名字换成了洋名字，听说最近还搞了个教授的女儿，也不来我家了，面也不照了，甭管他怎么改头换面，叫我看来还是过去那个小土鳖，身上的虱子还没摘于净。”

刘志彬身体厌恶地一哆嗦，把手里的杯子里的水洒在地毯上，暗红色的地毯吸收了水分变得殷红了。

白丽抚着刘志彬肩膀的手被灼了一般倏地缩回去。

刘志彬转过身冷冷地看着白丽：“你别碰我。”

这是间陈设豪华的房间，家具、器皿都十分贵重，偏红的调子使这间房子尚有一些喜庆的余韵，而屋里两个人的表情已全然看不出有一丝一毫的愉快了。

白丽走到沙发前无声地坐下，注视着脸色铁青的刘志彬。

“你老看我干什么？难道是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看看不行吗？”白丽轻轻地说，眼睛没有从刘志彬的脸上移开，“难道我隔着这么远，仅仅看看你，也会使你不舒服，感到受了玷污？”“你最好还是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吧。”刘志彬掉脸走开，自己走到穿衣镜前端详起自己。

白丽的目光随着他的走动移动，仍然停在他脸上：

“要是过去，在你们村，我这样的女人是不是就得自己找根绳儿吊在门框上或是抱上块大石头跳进塘里？”

“对！”刘志彬回头说了一句，又转回头对着镜子挤起脸上一个新发现的

粉刺。“最后能给立个烈女牌坊吗？”白丽仍然慢声细语地问，“如果我死了，你的名声是完整无损了还是更高了？”

刘志彬挤出粉刺的脓头，吸了口凉气，离开镜子对白丽说：“更高了。”“懂了。”白丽点点头，“你把你村那一套搬到城里来了，你把你祖宗在你身上的全部遗传基因经过费尽心机的蛰伏和掩饰终于无法克制地显现和发作了，真是可悲。”

“我知道你从心底压根、从没去掉对我们农民和农民出身的人的蔑视。尽管你可以和我们睡觉，嫁给我们，那也不过是作出的某种姿态或出于什么目的——文化大革命那会儿你这样的人很多，现在也不是凤毛麟角。”“我说我可悲，你不要自揽。我干吗要和你结婚呢？真是昏了头。就因为你当时追我追的最顽固？就因为你在其他追求者中显得可怜？最令人酸鼻不忍？还是学什么过人的才华？是的，我嫁给了你，和你睡了觉，你摸了底，明白了我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和你们农村的女人在结构上没有什么区别，也许还不如她们茁壮。十年了，用不着再和农民睡觉来标榜自己真正做到‘和工农相结合’了吧？作出这种姿态又有谁来看？何况正如你时常感觉到的那样，农民又变回农民，也再没有什么光玩罩在头上了。象你这种平庸、上个大学差点上出个精神崩溃的农村孩子，你拍拍胸脯、扪心自问，你说别人能在你身上达到什么目的？你只能让别人受刺激！我要不跟你结婚还碰不上这种倒霉事！”

“你现在后悔并不晚。”刘志彬脸色苍白地说。

“当然不晚，我要求和你离婚，不是我。”

“这可是你提出要离婚的，不是我。”

“谁提出来的又有什么要紧？难道这不是咱们俩的一致想法吗？”“当然不一样。”白丽笑了，瞅着刘志彬嘿嘿乐了：“最愚昧、最封建、最狭隘的是你，最假仁假义、最爱面子、最工于算计的还是你——你真占全了！”“你真的认为我们只要盯住刘志彬就能找着假徐宝生吗？”曲强开着车在幢幢高层楼群拐来拐去问单立人。“是的。”单立人简短地回答，透过前挡风玻璃睁大眼睛辨认每幢楼的楼号。“我不是认为刘志彬和那个假徐宝生没关系，我只是担心刘志彬已经切断了和假徐宝生的联系。象他那么精明的人，不防咱们也要防白丽见到假徐宝生，也许他事先已经预付了钱关照了假徐宝生。”“我也不认为刘志彬会再跟假徐宝生来往，我寄希望的是假徐宝生来奋。要是他真象咱们分析的那样是个游手好闲的无赖——我想不出哪个正派人会答应扮演这种角色——那他不会白白放过刘志彬，一有困难就会象基督徒想到上帝一样立刻想到他，向他伸出手。”

“可要是那个刘志彬给他的钱不少，够他花一阵子，暂时不想打扰刘志彬，我们要傻等到哪一天？”

“这办法是笨一点，总比大海捞针要稳当、有目的些。到了。”汽车停在一幢每套单元房间很多（从窗户可以看出）的高级住宅楼前，单立人低头看看抄在纸条上的白家单元号，抬头注视那幢楼，数着层数：

“八层正数第三家，只有一房间窗户开着的那家。”

“白教授和他的夫人不在家，去南方讲学了。家里大概只有同床异梦的小两口。”“他们蜜月还没完吧？”

“按日子算没完，应该在家。”曲强熄了引擎，把头靠在座上，给自己点了根烟。“我还是想不出刘志彬这样做的动机。”“我也本心出。”单立人说，

“我们先不必为这件事伤脑筋。”“你不考虑正面接触一下刘志彬？”

“不考虑，我想让他产生安全感。”

“白丽呢？和她正面接触一下怎么样？也许她能提供点线索。”“还要看，看他们俩的关系下一步怎么发展，只有出现了裂隙，包才能从白丽那儿获得无顾忌、真正有价值的情况。给我支烟。”曲强掏出烟盒让单立人抽出一支，递过自己的烟给他对上火，单立人吸了一口烟又立即全吐了出来，接着又吸了一口。两个人静静地吸着烟，透过缭绕的烟雾注视着楼门的出口。好一会儿，曲强又开了口：

“有一件事我始终想不明白，就算刘志彬和假徐宝生是有预谋的，刘志彬是在暗中配合的，可即便是他，也不应该具有能力使白丽准确地走错房间，走进510房间。莫非他使用了催眠术，我们中国的犯罪分子似乎还没达到这么高的水平。”“我也在想这件事，”单立人皱起眉头，用手按捏自己的脸颊，“也是百思不得一解，我好象遗忘了一个情况想不起来，这个该死的刘金富，哦，刘志彬，把我的脑子打坏了，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一想脑仁就疼。”

“你是不是脑袋又疼了？”曲强一拍自己的脑门，“我也真是不会办事？非拉着你在这儿蹲着干吗。您回家休息去吧，我带几个人在这儿盯着，一有情况就通知您。”“不必不必，”单立人按住曲强欲发动车的手，“不必用车送，我自己走回去。”说着推开车门下了车。“那你就多辛苦了。”“没错，听好儿吧您哪。”曲强在车里竖起大拇指。

单立人沿着青灰色的砖墙走着，走过一个个陈旧剥落、打扫得很干净的静谧的四合院宅门。早晨上班时间已过，胡同里空空荡荡，只有几个买菜归来的老太太拎着青翠的蓝子蹒跚地在走着。浓密的大槐树下一个老实看着个坐在儿童车里呀呀学语的婴孩不时晃晃手里的拨浪鼓，传来一阵阵不轻不重的“哗唧”声，朝车的房脊上已洒满均匀的阳光。

在自家院门口，单立人看见一个苗条的姑娘正仰头看着掉了釉的门牌，欲进不进，听到脚步声，姑娘转过脸，她就是前面在公共汽车站出现过的那个姑娘。

“请问您这院里是不是住着家姓单的？”姑娘很有礼貌地问单立人。

“是，”单立人倦怠地打量姑娘，“您找谁？”

“我找单立人同志。”“你是哪儿的？找他有什么事？”单立人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问，“我好象没见过你嘛。”

“嗯，是他爱叫我来的，我们是一个厂子的，求他点事。”

“求他办事？他好象没路子买什么新鞋和毛衣。”

“您告我他住哪屋就得了。”

“跟我来吧，我就是单立人。”

单立人一路走进院里，那个姑娘连忙跟着进去。

进了屋，单立人的老伴迎出来，看到单立人身后的姑娘叫了一声：“你来的正巧，我们家老单刚回来以叻，这就是老单。”她又对老单说，“这是我们厂的姚京，挺不错的一个姑娘，碰到难题了，想求你帮个忙。”

姚京冲单立人点头致意，眼中已不禁泪水盈盈。

“什么事还得我帮忙。”单立人问老伴，解开衣领扣，往椅子上一坐。

“唉，”单立人的老伴叹了口气，“找你还能有什么好事？小姚被人坑了，谈恋爱碰上了个骗子，那家伙本来答应和小姚结婚，可忽然又变了，不认帐了，撇下小姚跑了。”

“就这些？这种事也太屡见不鲜了。”单立人问姑娘，“他具体骗你什么啦？”“什么都骗了。”姚京哽咽地说，“骗得我好苦。”

“坐下说吧，”单立人同情地对姑娘说，“慢慢说。”

“他是个研究生，我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开始我们互相都很满意，相处得也很好，本来打算最近结婚，可他托人办了自费留学，要出国，要说这也是好事，我也不算机他后腿，结了婚再走不也很好？”“可 he 不想结婚了，瞧不上你这个黄脸婆了。”“是的，他想甩了我，去外国找个洋老婆，生个杂种。你倒对我负点责呀、既然不想和我结婚就明说，可他还假装祁我好，口口声声带我出国陪读，花言巧语骗奸了我。然后一溜烟没影了，买了机票不辞而别了。”“又是个现代的陈世美。”单立人感叹道，“不过这件事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你说的这个情况最多只能上个道德法庭，我们公安局是无能为力，爱莫能助，尽管我听了你的述说很同情、很义愤，你有没有向他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检举？”“检举了，可他们不管。”就是嘛，不是不管是没法管。”“难道不能给他定个强奸罪或流氓罪吗他是骗的我。”“恐怕不能，姑娘。法律不能由你这么任意解释，这涉嫌未达吕的挟私报复了，我们只能以你当天时的意愿为准，”“他出国就不回来了，他恨我们这个国家这是他亲自跟我说的。”“那也只好由他去了，这不能作为把他从飞机上拉下来的借口。”“这么说、就没有办法惩治他了、他就逍遥法外了，”“你得提出比这更有力的其它证据，证明他利用欺骗手段非法获得了利益，我们才能采取行动。”“钱算不算？他骗了我钱算不算？”“当然算，我指的就是钱，物，他骗过你钱，数额大不大，”“五千。”姑娘低下头，我给他五千垃圾钱，他买机票的钱就是用这其中的钱。”“你还有这以多钱”单立人老伴惊讶地望着姚京、，你可真傻，，这五千块钱是你给他的壶”“是他答应和我结婚我才给他，赞助他的，我不忍看他因没钱买机票丧失了出国留学的机会。”“这事你检举时向公安机关讲了吗，”单立人严肃地问。“没有。”姑娘睛嚅。“为什么不讲，”“我怕人家会认为我为了追回钱才……。”，真是莫名其妙的道德观，你给他钱有什么人可以作证吗，”“没有，我没有想到会有今天。惶我发誓我说的是实话。你可以问他本人，可以调直他的经济状况，他是个穷学生、家里是农村的，既没养兔也没养泥鳅。”

“不要说了，”单立人站起来，“我们立即去机杨。”

“他昨晚已经坐飞机走了，”姑娘哭道。

“那你还来找我干吗？我不是法力无边，不能到国外抓人。”“不是说，有个国际刑警组织？”

单立人诧异地望着姚京：“你可真是敢想，你是什么大人物，你以为你是什么大人物？要想让国际刑警维织出面，你还得至少再让他骗去五百万，我看这事这样吧，你也不要找警察了，找个小报记者，哭诉一番，让他给你写一篇‘她为什么痛不欲生，’利用舆论揭露一下，鞭挞一下，搞臭他，你出出气完了。”“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单立人的老伴对姚京说，你那五千块钱就听响吧。你也真是，有钱给他，你妈有病倒找厂里救济。”曲强闷坐在车里正规对打盹，忽然来木精神，坐直向车外望去——到丽、刘志彬戴整齐一前一后出了楼门，向前面走去，在一个路口拐弯不见了。

曲强发动车追上去，拐过路口发现上了一条繁华的马路，他急忙向路口附近的公共汽车站观望，没有两个人的踪影。他再往两边的便道上看，远远地，他看到两个人背对着他匆匆走着。他开车驶上快车道很快超过了他们，

在侧面可以停车的道边把车停下，开了车门出去，站在路边点上一支烟。两个人没有注意他，从他身边走过，他溜溜达达跟在后面。刘志彬和白丽进了一个挂了不少白牌子的大门，曲强赶过去，看到这个大门外挂的牌子里有一块是街道办事处牌子。曲强问传达室的老头：“刚才一男一女是去哪儿的？”

传达室的老头问曲强：“你是哪儿的？”

曲强掏出自己的工作证给老头看，老头回答他：“民政科。”民政科是间嘈杂的内，几个工作人员正忙着，好几对年轻人正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白丽和刘志彬则毫无表情地坐在另一头的一张办公桌前，一个梳短发的女工作人员正在向他到询新产品什么。曲强进来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他站在即几对正在排队登记结婚的年轻人身后，竖起耳朵听那一头的谈话。“你们是自主结婚吗？”

“是。”白丽回答。“离婚也是双方自愿？”

“是。”白丽回答，“我先提出来的，他表示同意。”她看了眼刘志彬。刘志彬张张嘴，“我同意。”

女工作人员翻看着他们两人的证件和结婚证，结婚证上三寸黑白照片上两个人头挨着微笑着。

“你们结婚还不到一个月就提出离婚，什么原因？”

“性格不合。”刘志彬说。

“就这一条？”“就这一条还不够要人命的？有这一条还能过日子吗？”

女工作人员理解地点点头：“财产如何分割达成协议了吗？”“这个按一分为二、公平分割的原则办好了，我没有什么过多要求。”“你呢？”女工作人员问白丽。

“婚前带品的财产不属于这个一分为二的范围内吧？”

“当然，婚前各人的财产不参与分割。”

“可哪个是婚前带来的哪个是婚后共同添置已很难分清。”“很容易，”白丽微笑着对刘志彬，“因为你既婚前一分钱没带来，婚后也未掏过一分钱添置过东西。”

“你的意思是说家里的东西都是你的，要我光屁股滚出去？”“你放心，你现在身上的内衣内裤及你穿过的其它衣服都会让你带走，这些可算是我父亲对你的馈赠，你可以理解直气壮地拿走。”“你想羞辱我，剥夺我，你休想，是你先提出离婚的，我有权要求赔偿。”“啊，你的用意原来在这儿，不过我告诉你，你若试图利用这点攫取我和我家庭的财产得逞不了。那个年轻民警说得很对，你不太懂法律，因而不能干得更高明些。你对不属于你的财产的非分要求任何法庭也不会为你主张，哪怕你和财产所有人之一短暂地结过婚。”

“看来你们在如何分割财产上并没有达成协议。”

“因为双方共有财产是不存在的，分割没有对象协议自然无从谈起，个别人有些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那也只能是他个人的一厢情愿。”“如果你们不能在财产问题上达成协议，一方坚持不放弃自己的要求……”“我不放弃自己的要求，我要捍卫自己的权益。”

“我只好不批准你们离婚。”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只能提起离婚诉讼了？”

“是的，你们可以各自在法庭上捍卫自己的权益，由法庭裁决财产的归

属问题和是否需要赔偿。你们愿意吗？”

“我无所谓。”“我也无所谓。”“那就请便吧，顺便问一句，你们的孩子由谁赡养达成协议了吗？”“我们没孩子，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结婚还不到一个月。”“那不一定，有的人结婚一个月、不到一个月也有孩，现在怎么能用老眼光，常规的认识去衡量事物？七个月以上的胎儿也要当作生命考虑在内。”

“谢谢，我们没有孩子，我也没有怀孕。”

“不客气，走好。”“您有什么事？也是来登记的吗？怎么一个人？”

曲强光顾听那头谈话，没注意自己身旁已经没了人。负责登记的姑娘和蔼地问他。

“我本问象我没工作没单位能不能登记？能不能不要介绍信？”曲强顺口胡诌，低下头，不让正往外走的刘志彬和白丽看见自己的脸。负责登记的姑娘慢悠悠地说：“你这个情况倒有些特殊。这样吧，你回去让你们家长写个条儿来，写上你的婚姻状况……。”申强没等负责登记的姑娘讲完，已经跑了出去。他要去看刘志彬和白丽往里走。区人民法院民事庭的一间俭朴只有一张长桌子和两排椅子的屋子内，坐在长桌一端的一个面包脸的女审判员正在向分坐在她两边的刘志彬和白丽问话：

“离婚理由？”“性格不合。”刘志彬重复说道。

女审判员还想往下记，听到刘志彬没声了，抬头问：“没啦？”“没啦。”“就这一条？”女审判员放下手中的笔，“就这条我们可要对你们进行周解。你们这有点象开玩笑嘛，你们以为婚姻是儿戏吗？随随便便想结就结，想离就离。噢，就为了想把钱重新分一下？”“性格不合不能作为离婚理由吗？”刘志彬说，“我瞧你不顺眼能够幸福吗？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吗？”

“小仿子，你不要给我上课，我见的比你多，年纪比你大，对婚姻的理解比你深。你见过那不吵嘴不吵架的家庭吗？结婚和谈恋爱是两个概念。谈的时候你是自由的，双方都是自由的，合则留，不合则去。一旦结了婚，有了这个证，这张纸片，你就不那么自由、不那么随心所欲了，除了权利，责任和义务也随之产生了。斗个嘴、受点气那是免不了的或者说不可缺少的，哪有性格脾性完全一样的人？双胞胎还有饭量大饭量小的呢。不要唯我独尊，那么爱面子那么男子主义以碰不得触不得什么都要听你的，自己老婆给点气受就受呗，那不也是一种乐趣，瞧人家大多数男同志。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标志耍了几千年威风，女同志这几年神气一点又有什么咽不下去的气？”

女审判员说着嘻嘻笑起来，看到两个当事不毫不为其所动，仍旧板着脸，自己也没趣地停住了笑，恢复公事公办的口吻：“这么说你们同意调解了？”

“不，我们不同意调解，没有什么可调解的。”刘志彬说。

“不同意调解也要调解。”女审判员坚决地说，“我们还要找你们各人单位的领导和双方亲属调查了解，共同做你们的思想工作。”“甭白费劲了，我们是决心已下，找伐没有用。”

“就算你们离婚的决心有天大，我们调解你们的决心比天还大！一定要让你们破镜重圆我见的多了，刚到这儿都是把话说得情断义绝、斩钉截铁，最后还不是抱头痛哭，你亲我我亲你你。”“你们不能强扭瓜儿，强把人家捆

在一起，这简直是不讲理！”刘志彬喊起来。

“怎么不讲理，谁不讲理？”女审判员一字一板地说，“法院就是讲理的地方。不但要讲，还要掰开揉碎一点点给你们喂，直到把你灌开了壶。再者说，调解是离婚诉讼中的一项必要的程序，婚姻法第25条有明文规定，我们必须依法办事。”“这是谁定的法呀，”刘志彬绝望地呻吟，“怎么处处跟我为难？我敢跟你打赌以你调解不成！”

“那就是你们除了‘性格不合’还有其它的原因。”女审判员颇为自信地说，“光这一条要调解不成那才怪了呢。”

“那你就把离婚的真正原因跟审判员讲了吧。”白丽对刘志彬说，“省得这么着急这么窝火再憋出病来。”

“什么，难道真有其它原因吗？”女审判员严厉地盯着刘志彬，“为何对本庭隐瞒不报？”

“我不能说，我没脸说。”

“在本庭这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对本庭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是难于启齿和不可告人的。”

“我不能说。”“那就我说吧，这也没有什么难为情的。”白丽对女审判员说：“其实离婚的真正原因是我的失贞。”

“没有处女膜的女子是很多的，这不能作为确定是否失贞的标准。”“不不，你没听懂我的话，我是婚后失贞。”

“是你没讲清楚，现在我明白了。”女审判员转向刘志彬，“这就是你不能谅解，坚决要求离婚的理由？”

“要是你呢？你能谅解吗？”

“我问的是你，你不能反问我。”女审判员声色俱厉地说。

“是的，我不能谅解。”

“这就不大一样了。”女审判员往椅背一靠，“这问题自然是严重多了，是非责任也清楚得多了，我想，你是被你丈夫亲手捉住的吧？”“不不，不是这么回事，你搞错了，实际上我的失贞是在违背我本人的意愿，我不能预料的情况下发生的。”

“是强奸？”“我不知该如何给这件事定性，我当时没有反抗对方也没有使用暴力，准确地说我当时是处于不能辩论断不清醒状态。”“我明白了，你有间发性意病，当时正在发病。”

“不，不是，你什么也不明白，我没有精神病，除了脚气我什么病也没有。”白丽很气愤，女审判员也很恼火：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总是含糊其辞，语焉不详我怎么能够听懂？请你简明、直截了当、用普通人说话习惯、用我们常用的那些词汇把这件事讲明白。”

“我走错了房间，懂吗，住旅馆走错了房间。那儿的房间都是一样的，在夜里谁也别想分得清，我稀里糊涂上了别人的床。别打断我，我当时半睡半醒，错以为那人是我丈夫，就这样，我失了贞。”女审判员听的目瞪口呆：“居然有这等事，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看来象您这样见多识广的人也不一定什么都见过，也有想象力达不到的时候。”女审判员没理会白丽的挖苦，埋头飞快地在本上记录。嘴里自言自语：“要是这样，那就大不一样了。”

“什么大不一样？”刘志彬不识趣地问。

女审判员抬起头严厉地望着他，“要是这样，你就别想离婚。”
“我……。”白丽欲讲话，被女审判员截住：“你不要自惭形秽，不要害怕；这不是你的过失。对你丈夫的封建意识，我们——必要的时候还要请妇联的同志协助——共同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但我也是坚持离婚的。”

“你不要自卑。”“我一点不自卑，这不是自尊自卑问题……。”

白丽简直不知说什么好了。一个法院工作人员走进小声附耳对女审判员说了些什么，女审判员边听边开始用机警的目光看这对男女。刘志彬不安起来，他对白丽说：

“我看我们还是撤诉吧，这一调解还不定调解到哪年哪月，我愿意在财产问题上让涉。”

白丽未作表示，女审判员开了口：

“白丽同志请你跟这位同志走，他有些事想和你单独交换下看法。”“我是不是先回去？”刘志彬也跟着站起来。

“不，你坐下。我还要好好跟你谈谈如何对待妻子失贞的问题。”白丽跟着那位法院工作人员来到另一间接待室，屋里，单立人和曲强正在等她。“是您二位。”白丽有些惊讶和意外，“你们来干吗，，，找你。”单立人回答，停止按捏双颊，“把手平放在桌上，“别老站着，坐下谈吧。”白丽远远地在长桌另一头坐下，遥望着这两个在她看来十分不合时宜的警察。“怎么知道我在这儿，跟踪了？”

“别问这些了，这并不重要。”单立人开门开山地问，“我想了解你丈夫在与你离婚后能获得多大好处。我们已经知道他向你提出了财产要求，而你父亲为你结婚给过你一大笔钱。”“发现我丈夫参与那件事的迹象了？”

“是的，但还没有最后证实，这需要你的帮助，我们对他这样做的动机困惑不解。”

如果你们认为他是试图制造借口和我离婚以获得我财产中的一份的话，那我告诉你们，他一个子也拿不到。”

“他以前知道吗——在你这次告诉他之前？”

“我想他应该知道，尽管他很蠢，在我父亲给我钱时我让他看过那些存折，由于存折期限大都没有到期，还是他提出的如果这时过户会损失利息，所以存折上的名字还仍然是我父亲，没有更改。”“如此说来，他在离婚诉讼提出的分割财产的要求纯属明知不能为而为之的绝望努力了？”

“他这人一般不作无用功。我想这是他的策略，提出此项要求只是为了增加自己讨价还价的筹码，以期换得我在其它方面对他不作追究，不妨告诉你，他刚才已经向我提出放弃财产要求了。”“你指的其它方面是什么？”“也是钱，一笔现款，我们这次旅行结婚所带的一笔现款。”“多少？”“八千余元。”“还在他的手里？”“是的，他谎称已全部花光。

但我粗略计算过，由于我们在第二站就出了那件事，接着背返，高估也不过只花了千元左右，他手里现在至少还有六七千元。”

“你以为这区区七千元足以使他冒险。”

“应该说这笔钱对一个吃了二十年地瓜的人很有诱惑力，但我怀疑这是他的主要动机他不离婚岂不是可以照样、更从容地花这笔钱？为了不使他不自在，老想着他卑微的出身，我是主动把感觉，我的切身感觉告诉他，他对我个人的憎恶超过对金钱的渴望，是这样，他并不爱我，从来没爱过。”

白丽平淡地说，显得十分冷漠。

“你的意思是他另有所爱？”单立人小心谨慎地措辞问道。

“我没有证据，但我相信是这么回事。”白丽显然不愿再谈这个话题，她岔开话问道：“我能知道一下你们发现了什么他参与陷害于我的迹象吗？”

“有线索表明他认识那个奸污你的流氓。”

白丽并不吃惊。“这很象是串通好了的预谋作案，使我们不明白的是他们怎么能预料到你会走错房间走进510房间，这真有点神妙算，你晚上有上厕所的习惯吗？”

“有，我有膀胱刺激症。”“刘志彬知道？”“知道，可这也不代表他就一定知道我会走错房间。”

“是啊，这真是怪事。”

“这倒不认为这里当真有什么预谋。”白丽平静地望着单立人，“刘志彬没那么高智商。”

“我们谁也别低估谁。”单立人注视着白丽建议道，“也许你能帮我们个忙？刘志彬有没有记着熟人电话号码和地址的小本子？你能不能趁他不注意象来给我们看看？”

“偷？”“怎么叫偷，是工作需要。”

“不，不行，我不干，不管叫什么。如果是工作需要，你带了搜查证去我家搜好啦，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去搜？”

“我们怕万一搜不出结果反而惊动了他。”

“我也怕万一找不到线索枉担了偷名。”

单立人凝视着白丽，不知她是真出于道德原因还是装模作样。从一个所谓有教养的人面上你几乎无法看出她的真实想法。“你离婚的决心已下”？

“是的，不管事情还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我离婚的决心不会动摇。”“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单立人主动问：“譬如那笔现款是否需要我们协助法院帮你追回？”

“不啦，谢谢。”白丽神情戚然地说，“对我来说多几千块钱也不会增添几分幸福；对他来说，这几千块钱也许是生死攸关的。我只想尽快和他离婚，哪怕必须对他网开一面。”“你的意思不是说使罪有应得的人不受法律的制裁吧？”

“不！”白丽冷冷说，“有罪者休想脱惩罚——谁也别想安然无恙地伤害我！”她抬起眼皮看单立人，“另外，我也希望不再见到你们，看到你们并不使我愉快，特别是想到你们是在盯我的梢儿。”“你认得什么记者吗？”

从局里汇报完情况出来的路上，单立人一边看着流逝的街景一边问开着车的曲强。

“您在哪家商店受到慢待和侮辱了？”曲强在一个十字路口的红灯前把车停住，扭头对老单说，“我不认识什么晚报之流的小报记者，用不着，遇到受气事我有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在卫生防疫和工商税务方面有很多朋友，他们总是能不事声张地仗住任何商店低头，效果比登报还要好，来得快。”

“不是那种和服务系统的龃龉，这种不愉快我早已有效率以为常。是有一个人托我，我爱人单位的一个女孩子，她被一个道貌岸然的家伙骗了，又无法惩罚他，想在报上出口气。

我想这种事情既有一定的可读性又具有某种警世作用，记者会感兴趣。”“您说的是那是几年前的形势，那时国家政治的混乱刚刚得到澄清和里正，人们普遍渴求正义的伸张和传统道德的恢复，那是个复仇的年代。现在

则不同了，人们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敢作敢为是时代的特征，很少人再去理会那些因为失算蒙受损失者的大声呻吟、恶毒的以牙还牙的意图只能让人厌恶和不以为然，我就不同情那些企图获得些什么结果什么也没捞到反而失去资本的经济上和感情上的小贩，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能指责社会环境不良，他们往往是咎由自取，我建议您少管这些闲事，否则这些人一辈子也不会汲取什么教训，栽几个跟头对某些人来说不是什么坏事。”

“真是时代不同了，”单立人叹口气，“连你这样正派的年轻人也没多少正义感了。”

“不能这么说。”绿灯亮了，曲强轰动油门，驾车向前开去。

“正义感依然有，只是使用比较谨慎而已。应该说心肠硬了，那些大街上乞讨的乞丐也许有体会，一把鼻涕一把泪掰折胳膊踢断腿也不得到多少路人的施舍了，起码没过去多了。”“停车停车。”单立人突然拍曲强的胳膊喊起来，头使劲向后扭去。“路口不能停车，那些六亲不认的交通警会罚钱的。”他也顺着老单的目光向后看去，“你发现了谁？”

“停车”老单吼起来，一边用手在兜乱摸，“让他罚去。”

“别摸了，我知道兜里没钱，我停就是了。”曲强把车停在路边，再三问：“您发现了谁？”

“徐宝生。”单立人头也没回地说，伸手拧门要下车。”街口电话亭里那个人。”曲强跟着单立人下了车，向街口玻璃亭里那个正在拨电话的人望去。交警从岗亭探出身子冲曲强大声唱叱，曲强一瞪眼睛，对交警作了个威胁性的手势，让他安静下来。路口行人的注意力已全部集中在曲强和单立人身上，正在打电话的那个人也向这边张望，单立人倏地转身背对那个人，曲强看清了那个人特征明显的鹰钩鼻子和闭得紧紧的薄嘴唇。那个人的目光在曲强的脸上停留了一下，又继续低头打电话。

“你去听听他在说些什么，我会对付交警。”老单小声对曲强说。变交警已爬下岗亭，绷着脸大步向这边走来。

曲强走到电话亭旁，象个等着打电话的人那样在门口站住，电话亭里那个人一边把听筒贴着耳朵等已挂通的电话那头来人接，一边用放肆的眼光看曲强，曲强把目光移向他处。道旁单立人背对着这边和交警交涉解释，两个人说了会儿话，一齐钻进车里，曲强看着他们把车开出百米左右停住，交警一人出来大步走回，目不斜视地路过曲强身旁爬上岗亭，重又威风凛凛地行使起他在这个路口至高无上的职权。

“我的电话不通，你有事你先打吧。”电话亭里的那个人忽然推开门出来对曲强说。

曲强不冷防，嗯嗯哼哼地走进电话亭，摸出硬币塞进投币口，发了会儿愣，随手拨了个号码，居然一下通了，对方一个男人接了电话“喂喂”地叫唤，曲强本着电话不吭声，对方“喂”了半天没人答应，骂了一句把电话挂断。曲强若无其事又随便拨了个号码，另一个男人拿起电话：“找谁？”曲强依然不吭声。“找儿子吧？”那个男人无耻刻薄地问，“别害怕，想买什么粮跟爸爸说，爸爸有钱别不吭声，不吭声爸爸怎么知道你想要什么？”曲强忍着气，对方大概闲极无聊，继续开庸俗的玩笑还不住地咯咯乐：“儿子，好儿子，真出息了，会自个打电话，爸爸没白养你，要是不再尿床那就是天底下第一号好儿子了。”“操你妈。”曲强骂了一句把电话挂断，出了电话亭对那人说：“你打吧，我的电话也没人接。”

“不不，你慢慢打吧。”那人点起支烟说，“我另找个电话。”

曲强无奈只退回电话亭，装模作样地拨着号码盘，注视着那人走远，拐街角，撂下电话冲出来，正与喘吁吁跑过来的单立人撞个满怀。“他拐到那边找电话去了。”

“你去开车，我盯着他。”老单匆匆交代，抓过曲强的减光镜戴上，向那人消逝的街角快步走去。

曲强在前面马路上把车掉了头，风驰电掣驶回来。左转弯后减速缓缓驶过这条街，发现那人正在对面另一个玻璃电话亭内打电话，他显然已与对方通了话，看表情和口型，他正在再三重复着某个请求。曲强驶过电话亭，靠路边停下，寻找单立人。马路上人群熙攘，商店的大幅橱窗在阳光下反着光，一时很难发现单立人的位置。一辆大型通道式公共汽车驶过，阻断了曲强的视线，待视界重新开熟后，曲强发现电话亭内已空了，他向前望去，那人在前面很远的人流中忽隐忽现。单立人知从哪里钻出来拉开车门坐进来，曲强驱车赶上去，把那人牢牢控制在视线内。

“是‘徐宝生’吗？”“我越来越肯定是他，但我无法靠近听清他讲话的内容，他很谨慎，我们只有跟着他，先摸清他的住址，我想他是在和一个人定约会。”“我可不希望他老这么不停地走下去。”由于曲强车速过慢，后面跟着蜗行的车辆已不耐烦地连连鸣笛，那人拐进一家食品店，曲强把车驶出快车道，停下。

“这会儿我宁肯要辆自行车。”曲强对老单说。

那人果然从食品店出来，手里拿着一瓶薄膜纸包装的高级葡萄酒和一大纸袋细腻已经浸过来的腌酱肉制品。

“真是个豪爽的人，”曲强嘟哝，“既然他打算体面地款待他的朋友，我希望他也会体面地打个‘的’。”

那人捧着食品不走了。在马路边扬手叫住了一辆空计程车，坐了进去。曲强一地面打着方向盘，斜刺里驶跟上那辆计程车一面兴奋地说：“这人真对我口味，他手里拿的那些吃的，也都是我爱吃的，我真想和他交个朋友。”

“我会介绍你们认识的。”老单笑着说。

载着那人的计程车驶出市中心，连续拐了几个弯，驶入一片楼区，停在一幢十七层的塔式公寓楼前，曲强把车停在毗邻的一幢楼前。单立人戴上曲强的减光镜下了车，趁那人付计程车费的工夫，先走进计程车对着的那个门。楼内电梯间开着门，女司机正坐在狭窄的椅子上看书，见单立人走进来就问：“几楼？”单立人未及答话，曲强跑了进来：

“他没进这个门，是旁边那个门。”

单立人一步跨出电梯间，与曲强匆匆跑出去。

另一个门的电梯门已经关闭，电梯间止隆隆上升，标志楼层莹光数码隔三差五地亮着。

单立人和曲强耐心地等着下行箭头亮起，电梯间重又降回底层，电梯门开了，几个房客出来走后，向梯间女司机询问拿着葡萄酒和肉制品的那个人在几层下的。

“你们是问邢邱林？”女司机说，“他住806。”

女司机把电梯门关了，按了八楼，电梯又开始上升。

单立人和曲强来到八楼，到806门前停立片刻，屋内静悄悄的，一点动静也没有。两个人又回到电梯间往下乘，女司机好奇地问：“他不在家

吗？不刚刚上去。”

“不，我们找他爱人，他爱人不在。”曲强信口诳道。

女司机瞪大了眼睛：“他没爱人，他根本没结过婚，这儿就他一个人住，除非你说的是那些常来他这儿的不干不净的女孩子。”女司机看着这两个男人产生了怀疑：“你们是哪的？我看你们好象不认识他。”

曲强有点犹豫不决，单立人掏出证件给女司机看：

“我们是公安局的。”“这就对了。”女司机一点不惊讶地说，“这么说他又要折进去了，这回是什么事？”

单立人避而不答，反问女司机：“你一年到头在这儿开电梯，常来找那姓邢的人你一定心里有数吧？”

“有什么数？”女司机警惕地说，非无非是些男男女女，每家都有常来的朋友和亲戚，我又不对邢邱林特别感兴趣。”

电梯已降到底层，单立人和曲强仍呆在电梯间不走。

“起码你对那些常来的人大致有个印象吧？”单立人试图说服女司机，如果我们请你辨认几个人，您不会拒绝帮忙吧？”

“我恐怕帮不上你们什么忙。”女司机掉脸眉开眼笑地和刚进电梯间的几个推着儿童车的老太太打招呼，转回头冷漠地对单立人说，“我这人记性不好，特别记不住人，每天接触的人太多，譬如您，就是您摘了这副茶镜，下回再见着我也不一定认得出您。”单立人摘下减光镜，抬起眼皮凝视女司机。

“您甭这么看我，不是我这人咯涩。”女司机扬声说，“我们也有我们的职业道德，我们在这儿是为住户服务的，不是监视人家。要是谁家来过什么人，我们都给人家记下来，汇报上去、黑着人家，那谁还敢在这儿住？住着心里能痛快吗？那还不得满楼的恐怖气氛？您问这几位老太太，她们过去也干过小脚侦缉队，是现在这样谁也不管谁好呢？还是象过去那样互相紧盯着好？”单立人和曲强看看身旁几位脸跟核桃皮儿似的老太太，老太太们也看着俩，就象一群海豹和一群陆地的豹子互相凝视。单立人用警车的里对讲机和局里沟通乞联络，并调来大批刑警队的小伙子，把邢邱林住的这幢楼围个水泄不通。他坐在车里和曲强一起舒舒服服吃着从街上买来的盒饭，静等着那个赴约者的到来。只要他一上楼进了806，我们就可以动手抓人了。”

“这件事终于有了眉目，”曲强嚼着满嘴饭说，终于可以从这件龌龊的事中脱身出来了。说实话，这件事不大，可是使我最恶心的案子之一。现场抓他们的时候你允许我揍这两个混蛋几下吗？”“这也是我的愿望，你不知道我在梦里把那个满脸刺的家伙打得惨成什么样——但我不允许！”“唉，我们要不是民警多好。”

单立人把盒饭里剩下的米粒拢成一小堆，拨拉进嘴里，用力咀嚼着，把空纸盒和筷子扔出窗外，眼睛在目标附近扫了一圈，刑警队小伙子们隐蔽得很好。蓦地，他愣住了。

“怎么啦？”曲强把吃剩的盒饭和筷子扔出车窗，向老单目光析及处望去，不由也僵住了。

——白丽由远近走来。

她神态安详，目光漠然，步伐平稳，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她穿着一身深色的女式西服，庄严肃穆，手里拌着一瓶名牌外国酒。她察看核实了一下楼号门号，在单立人和曲强惊愕的注视下，走进了邢邱林家所在的那个门，消逝了。

“怎么是她？”曲强缓过神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单立人的脸也由白变黑，声音沙哑地说：“不知道，我也被搞糊涂了，难道我们受了愚弄。”

“别是她截听了电话，来复仇的吧。”曲强一下从座位上跳起，开门要往外冲。“那要出人命的。”

“这不可能。”单立人一把拉住曲强，粗暴地说，“别瞎激动，如果不是默契在先，起码也该两个人先后都来，她也得把手里的酒换成刀。约会只能是邢邱林和白丽两个人之间的。”“我不明白，我不懂她为什么要这么干？”

“会弄明白的。”单立人制止了曲强的叫喊，“按原计划行动，十分钟后，我们上欠。”

单立人拿起对讲机呼唤出监视白丽住宅的警察。对方报告了自己的方位，他正沿与此地相反的另一方向跟踪刘志彬。单立人授权他相机采取果断措施。

单立人钻出车，作了个手势，隐蔽在各个角落的警察们陆续走出来，封锁了所有通道，聚集在白丽刚走进的那个门。单立人和曲强分别带着一些人乘电梯和爬楼上去，在806号单元门前汇合，开始叫门。806号房门紧锁，没人答应。单立人用耳朵贴门听了听，听到里面有女人激动地低语。他敲门的手开始用力，并点白丽和邢邱林的名命令他们立即开门，向他们指出继续装聋作哑已没有用了，但仍然得不到反应，屋里女人的低语愈发激动快速。一些年轻性急的警察开始踢门，高声威胁。这种式样的高层楼房的房门都是铁铸的，十分坚固，除非使用乙炔焊枪进行切割，否则甭想把门搞开。正当大家一筹莫展，单立人为屋内女人的低语嘎然而止倍觉不安时，曲强在一个住户的指示下，找到了一扇属于806房间厨房的钢框玻璃窗。他打碎了玻璃伸手进去开了窗户，然后跳了进去打开了门，警察已一拥而入挤满了806号单元的走廊和起居室，在一片嘴杂纷乱中谁也没听到守在楼下的警察及围观群众异口同声发出的一声响亮的惊叫。

单立人在卧室门口被一声尖锐的喊声止住了脚步。

“谁也别进来！”白丽一脚窗外一脚窗里站在窗户上，身子探在窗外，手把窗框：“谁也别进来，否则我就跳下去。”

单立人转身命令警察们后退，然后对白丽说：

“有话好说，你不要采取这种危险资助，邢邱林呢？”

“他刚从这儿跳下去。”白丽凄惨一笑，“如果你们试图冲过来抓我，我也去跳下去。”

“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取这种极端步骤？”单立人悄悄挪动着步子。“选择很多，你为什么试着和我谈谈？”

“别想趁机靠前。”白丽发现了单立人的企图，“你来不及，你需要一连串的动作，而我只要一下。你要真不想让我死，就呆在原地别动。”“我真的不想让你死。”单立人诚恳地请求。“请你下来，我保证会给你充分申辩的机会。你现在这种样子是我万万没有料到，从心里说也不原看到的，这跟你本来的形象不符。”

“您不必对我另眼相待，即便是我也没有什么丑恶姿态作不出的，你真愿意倾听我的谈话吗？”

“愿意，哪怕仅仅出于挽救你生命的目的。”

“谢谢，那就你坐下，让其他人出去，把门关上。”

“可不可以请他也参加我们的谈话？”单立人指指曲强，“他也是从始至终参与这件事的，并一直对你表示同情关心。”

白丽冷冷地打量了一下曲强，拒绝道：“不行，任何年轻的公兽此刻都只能引起我的憎恶。”

曲强满脸通红，又不敢流露出气愤，低首退出，把门带上。单立人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叹口气。

“您可以坐在沙发上，那样舒服些，我的话很长。”

“您呢？”单立人换到沙发上坐好，对白丽说，“你是否也使自己舒服些，那姿势坚持不了多久。”

“我就坐在这儿。”白丽骑在窗台上坐下，“我现在不考虑自己是否舒服，只考虑如何最大限度集中您的注意力倾听的我谈话。”“说实话，你使我非常不愉快。”单立人在沙发上扭动了一下身子，“这种方式使我有一种被要挟的感觉。另外我也无法集中注意力，时时都在担心您的生命安全。换一个场合对您有什么方便？那会更隐远大、从容、不受干扰，而现在您象个耍猴的惹来众目睽睽。”

白丽往楼下一看，除了手和臂，身子几乎腾空，白丽闭了下眼睛。几十米下面，几百张脸仰着，指指戳戳，警察们束手无策地象陀螺般急得团团转。

“我不是有意这么出风头的。”白丽严肃地对单立人说，“我知道您说的另一个场所是哪儿，我会去的，但不是现在，在那儿我不能象在这儿这样和你这么平等。”

单立人翻了翻眼睛。“而且在那儿，我打个喷嚏都得被您记录下来，可有些话我是不想形成文字的。您别不满意，在那儿我不会象在这儿对您说那么多的。”“这件事你在一开始是不是就骗了我们？”

“也是也不是。”白丽勇敢地迎着单立人咄咄逼人的目光，“你们的侦查方向没错，这件事并不是我一手策划的，我愿意打消你在这点上的怀疑。首先如果我想摆脱刘志彬我根本就不会跟他结婚，在结婚这件事上我没受到半点胁迫，完全是自愿的，不存在和邢邱林早已勾搭成奸，出于种种原因未成眷属，通过给刘志彬公开扣上绿帽子打击他自尊心迫其离婚以便旧梦重温的企图。邢邱林这个人我过去是不认识的，我和他那种阶层的人素无来往，他是刘志彬酒肉朋友，即便刘志彬在婚后介绍我与他相识，我这种性格的女人也不会短短几天肉爱上一个人的，我早过了浪漫的年龄，实际上，在那个可怕的夜晚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邢邱林的存在。是的，如你所想，这件事是刘志彬一手导演的卑鄙阴谋，他恨我，他摆脱不了自己卑贱出身的阴影，他想通过这件事玷辱我并谋得我的部分钱财，阔绰得意地另觅意中人。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但无论是他还是你们都低估了我的智和对伤害我的行为的迅速，毫不留情地报复的天性——和不是随便就能让人打蒙的人……”“你是谁？”当对方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解除后，白丽从床上坐起，镇定地套上睡衣，从容发问。

躺在白丽身旁的黑漆漆的硕大身影一动不动，死尸一般地沉寂。“不吭声和缩在被窝里是混不过去的。”白丽伸手把被子整个掀到地上。那黑影蓦地坐起，黑暗中只见两对近在咫尺的瞳孔在灼灼发亮。“如果你不想把全旅馆的人都惊动起来，就别蠢蠢欲动。”白丽警告对方，“强奸升级到强奸杀人只能使人罪上加罪。怎么到我房间里来的？”“这是我的房间，你走错门了。”

“住口！”白丽一声怒喝，旋即又把声音压低，“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没有头脑的傻瓜吗？我能在几百吨岩石中发现与众不同的碎片，难道辩不清十间房子中哪间是我的？刘志彬在哪儿？你把他打昏塞到床底下了？”

“不不，我没有，我进来房间就是空的。”

“所以你就当仁不让了，你倒是自来熟。”

“我没有……我不是有意的，我向你道歉，你应该理解，人有时候是会不由自主的……。”

“我懂，钟表有时也会自动上弦，同理，既如此，我们不妨熟个彻底，互相认识一下——让我看看你的脸。”

白丽跳下床，把灯一下拉亮，刺眼的光芒顿时沐浴了整个房间，邢邱林不由蜷缩起来，他显得狼狈、惊恐。白丽逼近他以用刀子一样的目光盯了他一会儿，似乎要把他的面目深深镌刻在自己的脑海，然后她环视房间，流下了眼泪。她发现精心设计的阴谋的迹象：若无刘志彬的参与合作，这间屋子在她上厕所的几分钟内方会变得如此面目全非。她裹紧睡衣在转子上坐下，默默啜泣，不住地打着寒噤。邢邱林试图悄悄穿上衣服，被白丽飞来的一个茶杯狠狠击中。

“你不必遮羞——在我面前。”她脸上的泪水干涸了，眼中流露出冷酷的神情。“刘志彬在哪儿？”她问。

邢邱林不说话。“别打算蒙我说你不认识他。现在你面前有两条路，要么去公安局作为强奸犯坐十年牢。要么杀死我灭口，后一条要费点劲，而且还说不准谁杀死谁。”

“这两条路我都不想走。”

“好，那，走第三条路，跟我合作。”

“你想干什么？”“搞清这件事，然后，处理它。”

“你想干吗？”“你已经作了一次帮凶，何妨再作一次，我要是你我就答应，这是聪明和识时务的选择。”

“什么条件？如果我帮你。”

“条件？”白丽象个男人低声吼道，“现在不是你讲价钱的时候，条件仅仅是我将不向公安局检举你。”

邢邱林被白丽气势汹汹的样子慑住了，垂头想了想，无可奈何地说：“我同意。”“刘志彬现在在哪儿？”

“509房间。”“那个人是谁？”“哪个人？”“废话，还有哪个人？他总不至于白白给自己扣上绿帽子戴着玩，那个他想与之结婚的女人。”

“他没跟我说过，他找来时只是跟我说他对你的厌恶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你说话的腔调，你的派头，你的鼾声都使他象踩着只癞蛤蟆一样恶心，特别是你的身体和你的气味，你和他亲热时狎昵爱抚每次都令他需要极强的克制才不会呕吐出来——这都是他的原话，我没有一点添枝加叶，其实就我的感觉而言，您并没有他说的那么糟糕……”

“我不需要你对我来品头论足。”白丽声色俱厉地打断邢邱林，“不需要用你的恭维获得安慰，你接着往下说。”

“他说他受够了，他说他现在才体会到和一个毫无姿色毫无女人味的女人结婚是多么痛苦，特别是这个女人有钱有才，一个丑女人再具备这两点简直可以要天下所有男人的命。这是他的原话。他说他要象甩臭袜子一样把你甩得远远的，甩进大粪坑里，让您遍体污秽，他说那才是您的本来面目，那

才是您应该呆的地方。”白丽脸色惨白，紧闭着嘴一言不发。

邢邱林一边察颜观色一边说：“当时我曾劝过他。何必呢，你要不喜欢她，和她离婚好啦，我们是文明社会，法律提供了这种相当体贴的机会。我发誓我这么劝过他。可他不听，坚持要采取这种不道德、侮辱人，叫我也很难堪的方式解决问题，没有办法，谁让我们是朋友呢，我这人又一向不会拒绝朋友，哥们儿义气真是害死人。”

“你难道没问他，既然这么讨厌我干吗又要和我结婚？”

“问了，当然问了，第一个就问了你既然不喜欢人家，干吗又赶着和人家结婚？他说你叫我怎么办？一个爱上了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孩子，爱得那么深沉热烈、如痴如醉，以致不与她结婚就不能偿其夙愿，可那姑娘……。”

“那姑娘又不嫁穷光蛋，尽管那穷光蛋号称有才。”

“对。”邢邱林愣了一下，继续说，“那姑娘也有那姑娘的道理，不能责怪她，希望体面地出嫁，希望婚后生活较前有所改观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尤其是象她那种长期生活在困窘家庭的没读过多少书的姑娘，美貌几乎是她唯一的资本。”“这么说你对那姑娘的情况很清楚，并不象你刚才表白的那么一无所知。”“……我承认，我了解一点。”

“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她叫姚京，是个工人，哪个工厂不清楚，她和刘志彬是一年前在刘的一个同乡同学那里认识的。她曾答应和刘志彬结婚，但要他拿出一笔钱置办结婚用品，说是她母亲要求的，具体多少我不清楚。”“去问问，打听清楚。”白丽尖声说，“顺便问问，刘志彬肯你干这个卑鄙当给了你多少钱？”

“我们是朋友……三百，很低廉是不是？”

“拿出来。”白丽伸出手见邢邱林不情愿，瞪起眼：“拿出来！”邢邱林磨磨蹭蹭从挂在衣架上的上衣口袋掏出钱，苦着脸递到白丽手中。白丽掂掂这迭钞票的份量，扔回给邢邱林：“这钱就算我付给你的——本来也是我的钱，如果你办事利索，事成之后我再给你十倍于这个数的钱。”

“你想叫我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我可不干，我已经错了，不能一错再错。”“放心，不是叫你去杀刘志彬，我还要留着。我叫你干的是件很轻松很有乐趣的事，看得出来、你勾引姑娘很有些本领吧？”“唔，比不上专业的，但也小有手段。”

“就是嘛，是个男人就该比刘志彬那号窝囊废强一些。我叫你办的事就是马上回去把姚京勾上手。”

“这个容易。”邢邱林眉开眼笑，“您要光叫我干这个我乐意。”“弄清楚刘志彬答应给她多少钱，给了没有？他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别的就用不着你了。”

“可是，”邢邱林眼珠子骨碌一转，狡猾地说，“如果刘志彬已经从您那儿搬了大款给了她，我凭区区三百甬吉没招和她斗法。魅力固然重要，可对对付这种姑娘，实力往往是取决胜的关键。”“你尽可以狮子大开口，在钱数上加码，这还用我教你吗？我想骗即便不是你的专业也是你的擅长、我是论功行赏，从不预支。另外，我也不相信那姑娘会真的爱上刘志彬。”

“您分析得对，这种姑娘都是机会主义者——我可以穿上衣服吗？”“你还得把你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留给我。你别耍滑头，如果我找不着你，我就立刻检举刘志彬，顺着他的藤总能摸着你的瓜。”“不敢不敢。”邢邱林把姓

名地址告诉了白丽。

“现在你马上穿上衣服滚了，记住，我给你的期限是一周。”邢邱林穿上衣服溜走后，白丽独自坐在屋里哭了会儿，擦干眼泪站起来，揩抹床铺，收拾了房间，在立框前端详了一下舆，拉灭灯开门。片刻，走廊响起揪人心腑的呼唤：

“刘志彬！刘志彬！”“我很卑鄙是吗？”骑在窗台上的白丽问单立人，夕阳照在她的脸上，使她的脸一半晦暗一半耀眼，有着一种古怪的沉思神情。“很卑鄙。”单立人点着支烟，目不转睛地看着白丽。“相当地卑鄙。”“可是谁高尚？”白丽盯着单立人反问。

“我不想就事论事。”单立人回答。

“好吧，让我们继续叙述事实。关于刘志彬如何能料到我会走错房间的疑团解开了吧？”

“解开了。他在带着你刚进旅馆时就是进的510房间而不是你们登记的509房间，510房间的真正住客邢邱林当天时却藏在509房间拎着只空旅行箱待机而动。当半夜你去上厕所时，刘志彬就立即起来与邢邱林对换了房间。我仍不明白的是他们在何时交换的房间钥匙，护理说不该有这样的机会，你和他一直是偃依而行，是的，我看见了，我亲眼看见你们进了我对面的房面，而半夜事发时你们却双双出现在我隔壁的房间，这一细节在那顿拳打脚踢中被遗忘了。”

“还有一个细节你也遗忘了或是没注意到，他们是在你鼻子底下交换的钥匙。路过五楼盥洗室时，刘志彬曾短暂地离开我去上厕所和洗手，当时盥洗室里有两个人，那个年轻的想必是邢邱林，而那个老一点的，自然是您大人无疑。”

“看来我是老了，老眼昏花到了视而不见的地步，请你往下说吧。”“你的手段并没你说的那么过硬奏效嘛。”道边洋槐的阴影中，穿着深色西服的白丽冷冷地对垂头丧气的邢邱林说。

离他们咫尺之遥，处于路灯桔绘画光雾下的公共汽车站牌旁，苗条美丽的姚京正在和他矮小的男女说话。

“一点不悬，我已经接到了人家的信，说那边事已办好了……。”“拿到了再说……。”“这么说刘志彬还没把钱给这个‘脏喇’，你还来得及阻止他。”“我为什么要阻止他？”白丽抢白邢邱所以生“我并不想阻止他。”“不是我无能。”邢邱林为自己辩解，“你也瞧见了，已经咬了钩的鱼，再投饵也吸引不过来了。”

“别吵，听他们说。”“我可不是图你什么才和你结婚的。”

“你当然不是为了图什么才要和我结婚的。”

“多纯洁的感情，这个矧地炮怎么配有这样的艳福。”邢邱林对白丽发牢骚，“这种好事永远也碰不上。”

“这个男人是谁？”白丽没理邢邱林，若有思地问：“你不认识他？”“没见过，”邢邱林看着那个被姚京挽着远去矮个男人的背影，“谁知道这杆红缨枪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没想到这小丫头这么不正经、脚踩了足有八只船。”

“看来我不插手，刘志彬也是狗咬尿泡空欢喜，我倒有点可怜他了，总是枉费心机。”

两个人从阴影中走出来，白丽脸上挂着一丝微笑。

“我的使命完成了吧？已经有自告奋勇者冲在前面了。”

“你要想拿到钱，还得再辛苦一趟，跑过去，跟着他们，看看那个男住哪儿？”“懂了，不用你怂恿，拆散不搬配的婚姻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姚京挎着一只大而柔软的仿羊皮背包娉娉婷婷走进邮局长方形的大厅。大厅里虽然白天也开着光灯，仍摆脱不了幽暗的氛围，这是个阴天的上午，邮局里人数寥寥。长途电话间外的座椅上坐着一个穿深色西服的少妇。姚京径直走向挂有汇款志牌的柜台，从包里拿出一叠汇款单和自己的工作证递给营业员，然后矜持来倚着柜台，默默地等待。营业员核对了每一张汇款单的签名和姚京的工作证，取出每捆一千元的一摞人民币清点后逐一递给姚京。姚京把人民币悉数扫进大皮包里，拉上拉链，轻快地往外走。

“姚京。”一个低沉的女声叫她。

姚京停住脚，诧异地回头看。大厅里的人都在逡巡起劲，忙着自己的事，没有她认识的人。她正要转身走，那个坐在长途电话亭间外座椅上的深色着装的少妇站起来，向她颂首。

“于老师？”她不太自信地揣测，“您是于老师？”

“不，你认错人了。”白丽摇摇头，“我不姓于。”

“您刚才是叫我？”她把个手指戳在自己胸前。

“是叫你，”白丽说“我想和你谈论。”“在这儿？”姚京环顾大厅，又木纳地看看白丽，“我实在想不起您是谁了。”“你没见过我。”白丽请姚京坐下，自己也随即坐在她身边，赞赏地打量着姚京的脸庞发式，“你的确很漂亮，我在你这个年龄也有过象歉这样的成色，可惜消逝得太快了。”

“我不行，”姚京抿嘴笑，“也就是一般人吧。前几年的才是真漂亮呢。”

“你要结婚了是吧？”“你怎么知道？”姚京顿时显得兴奋，眉飞色舞地说，我们打算下个星期就登记，然后举行婚礼，然后他就去美国，然后我也跟着去——可是你怎么知道？姐姐，你是谁呀？我们见过吗？”“升过一面。”白丽微笑地说。

“我怎么记不得了。”妨京皱着眉头回忆，抬起脸说，“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就别想了。”白丽和藹温存地抚着姚京的肩膀，“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皮挎包里的这笔钱。告诉我，要是没有这笔钱，那个男人开会和你结婚吗？”

姚京闻言失色，她惊惧地望着脸色平静的白丽，小心地往外挪动着身子”“你不必害怕。”白丽说，“你看我象抢劫犯？你是安全的，大厅里有这么多人。”“这的确不是抢劫作案的场所，姚京稍稍安定下心来，但她马已又不安起来：“你怎么知道我包里有一大笔钱？”“我看见的，我坐在这儿看见的。”

“噢，”姚京恍然大悟。“您是搞社会调查的吧？青年报的还是妇女杂志的？”姚京又变得喜滋滋起来，“干你们这行的都特有眼力，一看我取钱就知道要结婚了——可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她又有点茫然了。“莫非我们真的见过？”

“真的见过。”“噢，你已经去过我们单位了。”姚京完全信任了白丽，象小羊看着老羊那样看着白丽，“您刚才问我什么来着？”

“我问你要没有这笔钱，你的男朋友还会跟你结婚吗？”

“当然，我们可不象有些人，把感情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我们是真正、纯粹的爱情，没钱也一样，钱只不过是给我们的爱情锦上添花。不瞒您说，不图他什么呀，他其貌不扬，家境也不好，是农村的，就算是个研究生，可

研究生里比他条件好有的是，在别人眼里看来，我真是傻透了，可我就是看中他人老实了。“还可以去美国时。”姚京脸红了，急急忙忙地说：“不，您的了解情况，我决定嫁给他时，不还没有获得去美国的那个机会呢。您把我看扁了，我真的没觉得美国会多好，没去过总想去看看，但我并没想在美国长期生活，等他学习一结束我们就回国。他也不喜欢美国，我们不是极左分子，但我们都得还是生活在祖国好。我知道你有点不信我的话，可我真只是看中了他人老实这一点，我觉得找丈夫。人老实是最重要的，找个花花公子还不够和他打架的，那怎么受得了。”“是的，人老实是最重要的，只要这种老实不属于蔫坏——我信你的话，我也深有同感。”

“真的？”姚京露出甜蜜的微笑，“我觉得与其高攀不如低就来得可靠。譬如我们那位，他能找上我够不易够有福气啦，他只能感到满足，在他眼里就是天仙呀，我不是，要是我现在离开他，他一天也活不下去，非得想疯了。”

姚京脸上飞起一片羞红，眼睛水汪汪地向着虚空脉脉含情。“我怎么听说，他拿不到你这笔钱就不跟你结婚。”

“那是他跟我逗着玩说的，”姚京连忙为自己的男女辩护，他才不会呢。他急需这笔钱买去美国的机票和办一些别的事。着急才跟我开这样的玩笑。我理解他的心情，我一点都没往心里去。”“既然你这么爱他，这么爱他，这么理解他，干吗不早点把钱给他？何苦让他着急。”

姚京立刻耳热心跳，她警惕地看看白丽。在白丽脸上什么调侃、恶意的表情也看不出来。姚京低下头。

“我有我的原因，我不愿让他那么轻易得到一切，那样他就不会珍惜了。再说这笔钱对我来说不是小数。不瞒你，为了弄到凑齐这笔钱，我什么事都干了。”

姚京眼眶中涌出泪水，滴下来，晶莹玉珠般的一颗挂在小巧的鼻尖上。她掏出一方印有勤劳的胖娃娃的小手帕，擦去泪水，擤了擤鼻涕。“我本不是不要脸的人，干了不道德的事也不能心安理得，照样吃得香睡得着。心心里很苦恼，但想来想去没办法，为了获得幸福就要付出代价，我要牺牲一些无足轻重的人，我没有责任也湍能力做到面面俱到，我只能保住最主要的。”

“你感到幸福？”“是的。”姚京快乐说，“非常幸福。”当她看到白丽怀疑的表情就问：“您不相信？”

“相信。白丽说，”如果你感到幸福你就加倍珍惜它吧。”

“是的，也是这样想。”

“我希望你的男朋友、你的未婚夫也是这样想。”

“肯定。如果有时间，我给你好好讲讲他多么、怎么爱我的。”“有时间我一定听，不过现在，小姑娘，”白丽亲切的微笑着。“你该走了，我也该走了。”

“可是我还不知道您叫什么呢？”姚京随着白丽站起来，有点依依不舍。白丽望着小姑娘，没回答她的追问，关切地叮嘱：

“管好你的钱，别让人偷了去。”

“这么说你放弃了、改主意了，不再打算索回那笔本来属于你的钱。”“你怎么能认为我会去破坏一个纯真姑娘的幸福！”白丽严厉地说。天已经黑了，室内也暗得人形模糊。单立人把电灯开关按了按下，日光灯闪了闪刷地大放光明。白丽仍坐在敞开的窗台上，单立人在屋里来回踱步，他有几次很好的机会可以趁白丽不备冲过去抓住她，但他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别莽撞。他珍视

白丽他对的友好信任和开诚布公，另外，他也正为无意中洞悉了另一件事实的真象暗暗震惊。

“纯真的小姑娘！”他用鼻子哼了一声，纯洁的爱情！你的高贵、无私的情吓并没有得到理应结出硕果。如果是我告诉你这个‘纯真的小姑娘’是在跟你演戏，说的是一派胡言，你会感到受到刺伤吗？我凑巧和这位姚京也有些接触，对她抱起你那五千块钱之后发生的事略知一二。她那老实‘离了她一天也活不下去’的矮王子……”

“别说。”白丽作手势止住了单立人的话头，“我不想听。不管她话里有多少虚假成份，我也宁愿相信她而不相信你！”

“我原以为你是个正视现实眼睛眨也不眨的硬骨头。”

“要是这样的早从这个窗台跳下去了。”白丽扭头看看黑洞洞的楼下，围观人已渐渐散去，连警察似也感到危险过去了，松懈地三三两两站在一起聊天，不时抬头看上一眼耐心等待着事情最后结束。白丽把视线重新投向单立人，发现他正若有所思地凝着自己，离她对不过几步之遥。

“离我远点。”白丽叫，把两条腿都放至窗外，身子斜倾，取欲纵身一跳势。单立人后退几步：“在你刚说了那么多超脱豁达的话，还立刻摆出寻寻觅觅的姿态，不觉得滑稽吗？”

“你光了解了我的宽容，还没听到我的刻毒呢。”

黑色的电话机在雪白的桌布上啞哑发出阵阵“嗒嗒”声。

随着门卫锁响，刚从外面回来的白丽和志彬出现在门口。白丽抢先一步拿起听筒，听清对方是谁后，她抬眼瞟了下刘志彬，刘志彬也正向她这儿望过来。接电话过程中，白丽听着对方谈话嗯嗯哼哼应着，不时抬眼瞟着刘志彬，使刘志彬受到了极强烈的暗示认为谈话内容与他有关。他狐疑地看着白丽，明确无误地看到白丽脸上充满戏剧性的、有层次情变化：一点点地阴沉下去，一点点地怒起，最后相当激动、怒不可遏地说了句：“谢谢你，谢谢你的坦白，我马上就到你那儿和见面。”放下听筒。以一种知道真相后的令人生畏的目光冷冷地看着他。刘志彬感到了某种不祥和危险，以致不能再佯装无事和坦然。“谁来的电话？”他克制不住地问。尽管，对我心里已胆怯了，但表面上的口气还维持着粗暴。

“你的朋友，”白丽故意延长这场神经战时间，“那个你不愿让我知道，但已经和有着同你不相上下交情的朋友。”

“什么朋友，”刘志彬还保持着镇定，甚至试图笑一下以示无所谓。”你又在故弄什么问虚？”

“邢邱林”。白丽以无可挑剔的嫣然一笑回报刘志彬那最后尴尬的一笑，平淡，平淡地这三个字念出来。

“邢……邱林。”刘志彬象被一看不见人猛击了一下，摇晃了一下，旋又站稳，汗无法抑制地冒出来，使他瞬间变得湿津津的。“你不必再故作坚强了。”白丽开始在他面前走来走去，“我什么都知道了，你完了，你的一生就此完了。”

她停下来，在一种施虐者快慰注视着大汗淋漓的刘志彬。刘志彬用手掌撑在桌子上。

“你必须为你作的一切承担责任，你苦苦积累、精心钻营获得的一切都要丧失了，丧失得一干二净，不留一点痕这么，就象你从未爬上去。还会更惨。我要把你抛回比你从前更深渊中去时志对剥夺你的一切，使你成为一罪

犯，在铁栅栏后面度过你余下的青春年华，没有自由没有机会，粗衣粝食，满面尘埃，想起现在，倘若使隔世；要么痛苦啮心，要么麻木不仁，让你父母、家庭蒙受耻辱，成为全村人的笑柄，让你和你父母的梦想、希冀一齐破灭。你就在那无边的黑暗中哭泣、去后悔吧，没人救得了你。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呵！真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呵！真是一生心血付诸东流呵！真是机关算尽反送了卿卿性命呵！真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呵！真是可怜可叹，欲哭无泪，欲悔难言，想疯了自家也无计可施。”

白丽嘿嘿乐起来。“你是不肯原谅我了？”

“不肯！我决意要毁掉你，就象你当初意要毁把的一样——我现在的决心一点不比你那时的决心小。”

“可我当时也没要完全置你于死地。”

“你何苦这会儿还要来表白你温情，你明知道这是无用的。挺起胸来，擦掉恐惧汗水、痛快淋漓地表达、渲泄一下你对我的恨，露出真面目吧，哪怕当一秒钟好汉，既然伪装已经褴褛不堪，遮不住屁股。”

“臭婊子！……”“对，好样的，骂呀，怎么卡住了？没词了？就应当这样，象个真正男子汉勇敢地迎着苦难走去……”

刘志彬哭了，大颗的泪珠汇成流冲下脸颊，使他的脸变得肮脏皱巴。他撑不住了，顺着桌沿瘫坐在地上，象个女人一样掩面抽泣。白丽昂起头，轻蔑地垂视着脚下这可怜虫。

“你不要把前景想得太恐怖，我向你保证，我们的监狱和劳改农场近年来有了很大改观，吃饱肚子是没问题。象你这种人也不会受到粗暴对待，没准还会受到重用，安排个抄抄写写轻松活。当然没法跟度蜜月相比了，但比起你那贫你困愚昧的家乡不会差太远，我会设法要求司法当局给你挑个土肥泪的农场。”“狠毒的女人。”刘志彬在地上咒骂着，“我早就知道你是只一旦咬住人就不本领嘴直到咬断的母乌龟。可我不承认，不承认你指控我的一切，我不认识什么邢邱林，从没见过他……”“我还当你想出什么高明对策。”白丽叹口气，你的智力太低下了，竟想出这么笨办法。好，你就这么办吧。去对公安局的预审员否认你是个单纯天真的小伙子。”

“其实他会把事情做绝吧？你只是一时激愤、想吓唬吓唬我，促我回头。你是爱的，我怎么想也不能自己说你跟我结婚不是出于爱情，我怎么想也不能对自己说我们之间曾经经过的一切在你情感中一点微波细澜不留。”

“闭嘴！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白丽脸气得苍白，她大大睁着眼睛说。“你居然想在我身上寻找弱点，想利用你欺骗的遗产来打动我。你岂不知我已如铜浇铁铸，任何方向射来的矢石都不能裂穿我心灵的甲冑，你就断了这个想头吧。我从来就没爱过你，至多是短暂地以为爱上了你。的确，不可能分点痕迹不留但效果恰恰相反，这些微波细澜的掀起只能使我随之涌出严密多的愤怒。说到这儿了我想起了忘了告诉你的一件事，你前前后后所作所为是个典型的则欲熏心、不择手段往上爬现世形的例子，人们的舆论工具正面临着扶正扶邪，净化社会气氛的艰巨任务，会对你的堕落感兴趣的，如果他们想把你的事例当作反面教材警诫世人的分不会有所顾忌而加阻拦的。你别想悄悄烂掉，我要把你孕育你这种猗形家庭推出示众。在相信，你生长那块浸透封建教毒汽的土壤和你那雾个貌似忠厚的父母从小到大给你灌轮的愚昧思想以及他们对你的影响是足以让一百个社会评论家挥挥洒洒发上大通议论的。你也算出了个名。”

“我先干掉你。”刘志彬从地上爬起来，向白丽冲去，被白丽一脚踢倒，旋即，在看到白丽手里握着一把大号水果折刀，锋刃寒光闪闪。

“你要不想在免不掉精神痛楚的同时再遭受肉体折磨，那你还是老实点。”“你别想得逞。”刘志彬躺在地上咬牙切齿地骂，“我宁肯死也不会任摆布糟踏。”“死？”白丽若有所思，玩味着这个词儿涵义，“你不怕死？这倒提出醒了我，”她的脸有所缓和，把折刀“嗖”地剃立在面前的桌上。“你说你是个看待名誉重于生命的人是吗？要是这样我愿意让步，成全你。”白丽看看刘志彬，面无表情。

“我乐于给你一条体面的出路：如果你主动结束的你那已一钱不值的性命，我将不对司法机关提出任何指控，并对任何嗅觉灵敏的记者的多嘴盘保持缄默，无论我的父母或是你父母面前我都将只字不提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

刘志彬一声不吭，毋宁我说他被白丽的提议吓呆了。

白丽平静、丝毫不带感情色彩的声音继续在房间里回荡，极为响亮：“我保证你将享受到恰如其分的追悼仪式，你父母也将受到我以儿媳身份所能给子的始终如一的赡养和尊重。”

白丽变得丑，猥琐。“如果你对生活还有什么眷恋，我可以再告诉你的一件事，你所钟爱的姚京，已经拿着你从我们密学开销中省下的五千元和你的那个同乡同学那个研究生结婚了，她压根就没打算和你结婚，只是为了从你口袋中出钱就象你压根不愿意和我结婚只是为了从我口袋中掏出钱。钱掏出来，目的就达到了，不同的是她不必象你那样挖空心思去离婚，她和你的关系没有受到任何义务和条文的结束，她可以干脆甩了你。你已经人财两空了，又面着身败名裂，坐穿牢底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你甚至都无法去惩罚她，象我惩罚你一样获得些聊得些以自慰的东西。你自己说，你不死更待何时？这是你最好的出路。丢掉侥幸心理吧，烂摊子已无从收拾。既然这局已经输定了，那就痛下决心，推倒重来，今生今世可以休矣，来世重打鼓另开张，挨个报仇，没准下次就该我犯在你手里了，风水轮流，不会总让一个人得意，何必苦苦捱受。人生如梦，俱是宇宙过客，朝生夕死，你先走一步，与我们又何尝不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别说了，我同意。”“不必匆忙，你再慎重考虑考虑。”

“不用多考虑了，我的决心已下。只希望你遵守你诺言。”

“你怎么能认为的我会背弃一个死者最后的请求。”

“这就好。”“为了不至造成误会和引起麻烦以至妨碍的遵守的对堆的诺言，我还有最后一个建议：你在死以眼最好写一份遗书，写你是自愿结束生命的，与他人无关，当然，你有别的遗言也尽可以写上，譬如对人生的慨叹以及自己未酬的夙愿等等，我允许你有充裕的时间，把肚子里的话都倒出来，我的限制信。还有就是，你必须出去死，不能死在我这里。”

这里没有别的狭隘的意思，仅仅出于一些技术上不能解决的困难。要知道人死后是会聚籍放排泄一些气味和物的，这东西往往很难清扫，我想你死后的一家庭没有心情去处理这些琐事。而且，人死后是很难看的，你死后我一定也不想给我和我的亲属心目中最后留的是那么一个不美好印象。”

“你想让我到哪儿去死？”

“这是你的自由，我不想剥夺你最后的这点权利，人可以随意地去选择，譬如景汉美可以令人心旷神怡的野外，在你人生旅途上有着重要纪念意

义，可以令你浮想联翩，勾起不少美好回忆的去处；或是某个你始终不能忘怀，希望最后再看一眼的人窗下……。至于你采取什么死法儿我也不打算过多干涉，我建议你不要选择跳楼，临跳那一瞬间需要很大勇气，我担心你没有，再说摔的粉身碎骨也不太好，会叫你太伤心的，用心割手腕也不是上策，且不说割的时候会感到疼痛，万一割不深，血流的不快那也很磨人的再说还有被救活的可能。

上吊投河都是农村那些没文化的妇女干的事，和你身份不符，吃安眠倒是知识分子的拿手，比较文明，既减少痛苦又可以保持气首完整不变形和面目安详，可惜家里这点安眠药不够致死量。噢，对了，你可以喝敌敌畏，厕所里正好大半瓶，我想够了。敌敌畏的效果可以和安眠药媲美，如果你同时再喝点酒效果就更理想了。酒柜里酒你可以任选，还有橙汁，要是你嫌敌敌畏难以下咽可以兑点。”

“你一点都不吃惊或者钦佩？”

“噢，”单立人平和地开了口，“我不会对你此举表示赞赏的，我认为没有理由得意，你已触犯了法律，你对别人生命的轻蔑态度天理不容。”他……们？”“怎么你不同情我了？就凭刘志彬对我干的那些事，我怎么对待他也不过分。您是个阅历丰富、有感情我老人，难道不懂我受到的是什么样痛人心腑的伤害？难道我该宽恕他们吗？那才叫天理不容。”“对，他们，所有在这件事中起过作用的人都必须付出代价，我一个也不放过。”公安局吗？我找单立人同志。白丽站在刘志彬身后显得十分空跳寂冷的房间里，手里攥着那只黑色的电话筒。

“单立人不在。”话筒里传来对方吱喳的声音，“您是哪里？什么事跟我说吧，我负责转告。”

“那好，你记下来，情况紧急，我叫白丽。”“唔唔，我知道您。”“我发现了邢邱林的住址，我是现阶段个假徐宝生。他住在……请你们马上派人抓，我有可靠的消息说他正准备潜逃。”“我记下来。公安局的值班员说，“这个性我们已经掌握了，他逃不了，我们已经在他住处布置了，老单正在现场指挥。”“这么说我这是迟到消息了。”白丽仰制不住地喜悦和兴奋。“没关系，我们还要谢谢你。”

“不，我要谢谢你们。”白丽狡黠着。

白丽抱着一瓶名牌外国酒向邢邱林住的那栋楼走去，她看到了住房楼对面另一栋楼前的汽车里单立人和曲强，佯作毫无察觉地走过来。她走进楼门，跨进明亮的电梯间，在电梯女司机注视下。庄重矜持笔直站立，一层一层地上升，在八楼停住后，从容不迫地走出去。穿过八楼走廊时，她用手把梳得十分整齐的头发放得略为凌乱。邢邱林听敲门声后，立刻把手里画报扔到一边，从沙发跳起来、奔过去开门。“门开了，站在他面前的是头发凌乱、目光呆滞、精神恍惚的白丽。“你怎么啦？”他把白丽让进来，谨慎地关好门。

白丽嘴一撇，似要笑眼泪却流了下来，“他死了，刘志彬死了、我把他杀了。邢邱林啊了一声，呆住，接着叫起来：

“你把他杀了，为什么？就为那件小事？天哪，你们这些小肚鸡肠的女人，就这么点无关痛痒的小事就可以杀人。天哪，这下糟了，事情搞大，不想让公安局知道也不可能了。”

邢邱林痛苦地抱住头，倒在沙发上呻吟：

“这下我完了，你算是把我毁了，我真该把你也杀了、天哪，真是不让好人过日子，这下的又要回到那该死的劳改农场去了，我那已经被踏，青春又要被糟蹋一次了。你知道，再去蹲上十年，我出来就老了，就没有姑娘会看上我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等于从现在起就把我阉了，好狠心。”

到丽瞟了眼邢邱林，又作出神思恍惚的样儿，用疲倦麻木的口气说：“给我倒杯酒。”“喝酒？应该给你喝镢水。”

邢邱林站起来，把桌上已经盛好他买的酒的杯子倒于净，拔出白丽带的酒瓶塞子，咚咚地斟满一杯，递给白丽：

“本来我还打算好好招待你一次，庆祝我们的契约结束，庆祝新生活的开始，可现在我什么也不打算给你吃了，你就等着吃政府赏给你的黑枣吧，罪孽。”

邢邱林把自己杯里的葡萄酒也换成白丽带来的洋酒，看了看手握着的酒瓶商标：“倒是好酒。”呷了一口，品了品味，随即把一杯酒满饮入肚，又给自己斟上一杯。

“你是怎么把他弄死的？”

“毒死的。”白丽小口啜饮着杯中酒，“就用这瓶酒，我在里面放了老鼠药。”“什么？”邢邱林一哆嗦，手里的酒洒了一多半，他看看手里的杯子，又看看桌上的酒瓶，再看看白丽，“哇’的一声吐开了。他扔掉了酒杯，把两个手指伸进喉咙，弯腰拱背、瞪着眼睛、挂着流涎一个劲地干呕，难受地唉哟着咳味着、象一条被人们徒捞地乱蹦乱跳挣扎着的鱼。

“你他妈的这是故意谋杀我。”邢邱林吐完又盛了杯清水“咕噜噜”地漱着喉咙和口腔，红着眼睛对屏目凝神的白丽喊。“这个毒辣的女人，你是存心要置我于死地。”他扔下水杯，“噔噔”往屋外走。“你去哪儿？”“去医院。”邢邱林回过头来恶狠狠来说，“去找他们赶紧抢救我。”“别白费劲了，你到不了医院就会倒在半道上死去。”

“你这个混蛋娘们儿，我现在就掐死你。”邢邱林扑上来，一双大手箍住白丽的脖子使劲和拢，白丽象个断了筋的布娃娃，头在邢邱林摇撼中晃荡。她闭着眼，逆来顺受地任其拨弄，用沙哑窒息声音鼓励地说：

“再使点劲，反正我不想活了，这样更好。”

“你是不想活了，你也喝了那酒，可我想活，我又没有杀人，我还年轻，精力正好，有十多个姑娘爱着我、我还没留下个种儿，却冷不防让你给灭了，这叫什么事呵？早知道会这样，我要碰你一指头我是王八蛋。”

邢邱林松开白丽，颓唐地倒在一旁沙发上抽噎起来：“我是个独子，父母也都老了，这不是要叫我们老邢家绝户。为三百块钱就把命送了，我也太不值了。你行行好吧，带着什么解药吗？我给你三千块钱。”

白丽轻轻喘息着，抚着自己红肿的脖子：

“你那么想活，就不该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占小便宜。”

“这种时刻你还会嘲讽我，”邢邱林泪汪汪地抱怨，“我已危在旦夕了。”这时房外起廊传来一阵急促杂沓的脚步声，接着响起重重的敲门声伴随着粗声吆喝：

“开门，把门立刻打开。”

“他们来了”白丽望着传来撞击声的房门方向说。

“公安局的？”“是的，我想他们早已监视了你，就等着我们会面来个当场抓获。”“反正也无所谓了。”邢邱林愁眉苦脸地说，“他们先当收尸队吧。”

“真抱歉，小邢，其实我不是有心害你，我不该带着那框酒瓶到你这儿来，当时我慌了六神无主了被志彬倒下后，我象疯子一样奔了出来。他在地上抽搐的样子实在太可怕了，口吐白沫，四肢痉挛，人象刺猬一样缩成一团。”

“别说了，我浑身难受。”邢邱林脸苍白，大汗淋漓。“是不是药性开始发作了？”“不知道，我也有点喘不上气，胃开始折腾，你心里有没有一种灼疼感在蔓延？”“有的，唉哟哟。”邢邱林哼哼起，捂着肚子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现在是不是就该算人们所说的那种苟延残喘过程了？”“我想是。”白丽两手插进双鬓，棒着头大睁着眼睛说，“我头开始疼了。”“我的头也开始疼了。”邢邱林也按住自己的双颊，“天哪，脑瓜要裂开了。”房门方向传来愈加猛烈的敲击声，单立人在喊：“开门吧，白丽，我知道你在里头，再不开门我要砸了。”

白丽走到窗前，楼下站着一圈警察，她敞开窗户，爬上窗台。“你想干吗？”邢邱林惊恐地问。

白丽缓缓回过头，那是张憔悴衰老、痛苦疲惫的脸。

“我不能这么静等着毒性一点点发作、扩大到全身，受尽折磨后死去，既然已经注定要死，不如死得痛快一点。”

“你是说吃老鼠死前还要受折腾？”

“是的，吃老鼠药死是很痛苦的，现在刚刚是开始。你一定是属于缓发、慢慢致死的毒药，一般都是先将内脏肺腑彻底烧烂洞穿，使胃里容物流出，在腹腔造成大面积感染并致使血液中毒，然后继发全升高烧和炎症，使中毒者以丧失神志、不可遏制的巨大疼痛中全身衰端死亡。即便有万分之一的成活希望，活下来的人也将脑功髓神经中枢被破坏、脏器粘膜剥脱而变成一个没有意识不能进食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的植物人。”“这还不如死了好，我可不想受这份罪。”邢邱林嘟哝着，笨拙地爬上窗台，站在白丽身旁。

楼下的警察齐声喊：“下去，下去，别干蠢事。”“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警察这么疼我。”邢邱林凄惨地咧嘴一笑，“我可真不想死比起来几年劳改算得了什么。”

他愤愤地盯着白丽说，“咱们俩数1、2、3一齐跳下去。算我倒霉，被你拉上当垫背，下辈子我可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好吧，1、2……”高空的风猛烈地吹打着两个人的脸颊邢邱林胆怯了，几乎要把脖子缩进胸腔。屋里传来一阵玻璃的破碎声，有人沉重地跳进来。

“你不行了？”白丽重重一拍邢邱林。

邢邱林一哆嗦，鼻涕眼泪流出来浆糊一样涂了一脸，“再来。”“一、二、……三！”邢邱林象个动作失误的跳水运动员，一头了跳下去，呼啸生风，犹如一口袋土豆重重摔在细细的水泥道上，一动不动。人群涟漪般地四漾复又聚合。

白丽身体弓一样地向前弯出，旋又弹回站直，她的高伸的两手牢牢抓着上沿窗框，雾脚稳稳地踩着窗台。

她脸色惨白地回过身，单立人已带着部下部进屋。

“谁也别进来！”她喊。

“你为什么不跳下去！”单立人眼里喷着怒火，一步步向白丽逼去，“没人拦着你，我不拦你，你应该跳下去，立刻跳下去——跳呀！”白丽紧张地从窗台上跳下来，跳回屋里，单立人一直到和她身体挨上才停下来，目光咄

咄地盯着她的眼睛。“不敢跳？”没打算跳？压根就没想过要跳？那你可别怪我了。”他一把攥住白丽纤细的手腕子，我会叫你后悔这会儿没跳下去的。”

“你弄疼了我。”白丽喊，甩了甩不能挣脱单立人铁钳一样的手，换了副高傲冷漠的神情迎着单立人的目光。“就让你出出气吧，我想你也明白，你其实奈不了我，所以这么动怒。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好意。我是看你在这件事中无故受了那么多冤枉的摧残，想我和你共同是享报了仇的快乐，没想到你却这么古板、死心眼，那些伪善旧道德和跛足的法统观念在您身上的影响也忒大了。看来，我的心肠还是太软了。”

那些留下来协助单立人、一直在门外静静谛听的警察涌了进来。单立人松开白丽，指示曲强将她铐起来。

白丽一边伸出手顺从地让曲强给她戴铐，一边不无凄凉地对单立人说：“下回在街碰到我，您一定不会同我打招呼了吧？”“你这辈子不会有机会出现的本市街头了。”

单立人从上衣口袋取出一只微型录机，卸下磁带交给曲强，对白丽说：“瞧，我奈何不了你。谁也捉弄不了我——你也一样，我这么耐心地听你讲了半天可不是为了让你讲完再推翻干瞪眼。”一群警察满头是汗地进来，俯耳对单立人嘀咕了几句。单立人听完对白丽说：我想这个消息应该让你知道，刘志彬并未如你所愿死去，他在去鬼门关上，被我们截获，现已收押在局看守所。”“你怎么啦？老单，你看上并不高兴。”

白丽被押上警车开走，曲强问单立人。

“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单立人重重叹口气转脸对曲强，“看到一个受害者反过来变成一个凶恶的害人者。她要是相信法律的力量该多好，我为她难过。”

我是你爸爸

第一章

马林生对镜子里的自己还算满意，一望可知，镜子里是那种在年龄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挣扎着，熬费苦心保持的类知识分子形象。像他这种成色的类知识分子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好讲究的了。要能要求自己一点：干净——他身上和头里散发着一股廉价的香皂味儿。”

马林生离开一地污水充斥着尿臊味儿的厕所，穿过昏暗的堆满牛皮纸包装的书籍的走廊，来到因开着日光灯显得凄怆的书店的营业厅。书店里顾客不多，仅有的几个顾客也大都呆呆地近乎茫然地盯着书架上一本本堂皇陈列的书籍，时而抽出一本翻几下，很快便放回原处无动于衷地走开。只有儿童读感动柜台略呈活跃，几个穿校服系红领巾的男孩趴在柜台上喳喳议论，流露出对柜台里五花八门的连环画的浓厚兴趣。马林生经过收款台对里面的女同事颇为矜持地点了下头：“我走了，齐老师。”“慢走。”那位胖胖的中年妇女怔了一下，客气地回答，“……马师傅。”

马林生踱出书店门，由于他拉门的手势过于优雅，出门后又未能及时

闪到一旁，装有上好弹簧合页的玻璃门相当有力地迅速弹了回来，门框地他背上近乎粗鲁地一推，他踉跄冲下台阶。同昏暗、冷清的书店店堂相比，外面的大街既明亮又热闹。这是条除公共电汽车外禁止一切机动车自行车行驶的繁华商业街的街口，人如潮涌，都是下了班来购物的妇女和外埠旅游者以及黄昏到这里来消磨时光的青年人。

马林生穿行而过，目不斜视状颇麻木。他长年累月在这里辛苦工作却不属于这繁华景象中人。他根本没有仅为愉悦在这里挥霍一番的能力，而为了某种目的在这里谨慎开销一次的理由他也丝毫不具备——他需要的一切都可以在他家附近那些不那么奢华、普通的商店买到。简言之，他没有理由在这里一个人晃荡——如果不是他上下班必经之地的话。

他走上纵贯全城的大街。阳光是那么强烈，由于实行夏令时的缘故，这本该是黄昏夕阳西斜的时刻，到处仍是一片耀眼犹如爆炸时闪现的令人一阵阵发黑的炽光。

庞大的公共汽车结队而来，像一列列重载火车。马林生如同插在架上的书，被紧紧贴挤在两扇脊背之间，透过薄薄的衣衫，他甚至能数清对方身上有多少块骨头脊柱排列是否垂直。如同正月十五的摇元宵，裸露着脚体的人们随着汽车行进节奏把自己肌肤上分泌出的汗液沾染的尘埃毫无保留地蹭到其他人的肢体上，公共汽车尚未开出一站，全车男女老少已经脏得不分彼此，当以体麝香和屁味儿袭来时，很多无辜的人受到了猜疑，大家只好皱紧眉头以示清白。

马林生辗转换乘终于在通往他家所以的那条胡同的路口跳下来时，已经不是一小时前那个看上去多少还称得上整洁体面的马林生了，他像就馆里使用了多时的一块抹布，散发着各种秽物混合的臭味儿。

马林生几乎是竞走般大步星地奔回家，似乎迟一步，身上那层脏皮就会结壳成鳞，尽管他小心地沿着墙根儿树荫赘行，甚至因此显得有点鬼鬼祟祟，但这通奔走再次使他出了身大汗，当他进了屋飞快地脱衬衫时，肉皮儿和织物之间都拉出丝儿像揭膏药一样。马林生住的这种老式四合院平房没有完善的卫生设施，只在院当间有一个自来水龙头，一个共用水表，谁要用水全院人盯贼似地盯着，因而他不能畅快淋漓地洗，只能端盆水回屋。像个月子里的女人门窗紧闭擦拭。

马林生在屋里擦得欲罢不能，毛巾所到之处总像犁地似地耕出一卷卷新泥，那具遭了虫害的扁豆似的身子擦得通红仍层出不穷，最后只好扑落，用毛巾鸡毛掸子似的掸，再不敢用力。好容易拾辍完上半身，重新洗了毛巾，正待细细清理阴部，门涌地一响，儿子冲了进来。情急之下不及呵斥，只得先将无甚个性的屁股转将过去，掉脸再看，儿子已知趣地退出去，并小心翼翼地带上门。

马林生受此一惊，已无心其它，草草抹了遍身体的其余部分，蹬上条内外通用裤衩，敞了门，将那盆污水泼出，拎了盆到水龙头前格外仔细地刷洗连带漂洗手巾，副光明正大的样子。“马锐，”他严肃地唤儿子，“你也洗洗，洗完再进屋。”“我不脏”儿子眼睛看着别处。

“不脏也得洗，刚在外面玩完怎么可能不脏？”马林生加重语气，命令道，“过来！”

马锐低着头，耷拉着双肩，踢踢踏踏慢腾腾走过来。

“还不脏！瞧你这一头一脸土，钻了哪儿灰堆儿了？”

马林生不由分说，把儿子的头塞到水头下。倾泻的水柱打在马锐乌蓬蓬的头上，水花四溅，湿了马林生一只手。

“水流进脖子了！”佝偻着身子低着头的马锐嚷。

“把小背心脱了。”马林生动手剥儿子上衣，马锐赤裸着上身在凉水的冲刷下搓着胸脯两肋的泥。“脖子！胳肢窝……”马林生站在一边指点着，回屋拿出块香皂叫马锐往头上，身上打。

“好好洗，别玩水！”马锐冲完头湿淋淋地弯腰站在一边滴水，马林生拿块大毛巾，像理发馆的师傅似的包住马锐，连头带脸粗手粗脚地一气猛擦，然后把毛巾扔给马锐，“自个儿擦干身上。再把腿和脚冲一下，搓搓脚脖子。”

自个转身进了屋。如果不算那些人工流产弄掉的，马锐就是马林生唯珠亲生儿子。马锐不属于优生，就是说他的孕育是在马林生和他当时的妻子的意料之外的，缘于一次小小纰漏，纯粹是因为他们的心慈手软一拖再终成既事实，他完全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当了这个孩子的爸爸，就像过去被旧军队拉了夫的良民。小时候总觉得给别的小孩当爸爸是顶体面顶光荣占便宜的事，真当了爸爸倒留恋起做儿子的时光了。

马锐膀子上搭着潮乎乎的手巾拎着马林生丢在水龙头旁的空脸盆头发乱糟糟支棱着走进屋，像个微型的澡堂伙计，湿透的凉鞋地上一步一个水印。

他走到屋角脸盆架旁，把脸盆“哐啷”一声扔在一摞脸盆上。“轻点。”坐在藤椅上看报的马林生瞟了一眼马锐，“磕掉瓷了。”马锐没吭声，踮着脚把毛巾晾在屋里拉的铁丝上，铺摆开。“毛巾洗了么？擦过头不洗就这么挂上还不饿了？”马林生脸在报纸后面慢悠悠地说。

马锐重又踮起脚，把铁丝上的毛巾拽下来，哗哗的水声在院里再次响起。沉默地坐在藤椅上看报的马林生鼻子忽然猛地一吸带着浓重的粘稠液体抽动声，一口浓痰结结实实含在嘴里，他放下报纸，鼓着嘴东张西望吐痰的地方，趿着拖鞋走门口，掀帘一口啐到外面，一脸欣慰。西晒的阳光从门外射进来，照在他的脸上纤毫毕现。马锐托着洗净的毛巾从外面的阳光中走进来，经过他的身旁，尽管他俩一个逆光一个迎光面部感光不一，但还是可以清楚地辨认出这父子俩相像的地方。他俩同时进了屋，脸一下都阴了下来。整个房间都处于昏暗的，朦朦胧胧的光线之中，人的面部线条也显得模糊，只有那块门帘明亮、透明、飘飘拂拂，图案生动。

院里其他住户开始走动。说话，妇女们陆续出来洗菜，淘米，准备晚饭。水龙头始终开着，哗哗的水声不绝于耳，落进空盆声音清脆，浇在物体上响动闷浊。

马锐在墙上挂着的一面方镜前，仰着头把乱糟糟的头发压压平，走到桌旁对称旋转的另一把藤椅边抬屁股坐上去，顺手从桌上拉过一张马林生看完的报纸，打开举起来无声无息地看。外面的水声时大时小，忽而奔泻如瀑，忽而渐沥如雨。马林生终于按捺不住，放下报纸匆匆出屋，行进中解着裤扣。

马锐一动不动，依然故我，一张报纸完全遮住小脸，两只小手紧紧捏着报纸两边。

“晚饭咱吃什么？”马林生在挂着的毛巾上久久地擦着手，若有所思地问。“随便。”报纸后面传来马锐的回答。

马锐放下报纸。父子二人对视了片刻。马锐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再次明确地答覆，“我无所谓，您想吃什么？怎么吃？”马林生移开视线，走回自己的座位，摊手摊脚坐下，腆起肚子，“我也无所谓，怎么都成。”

“那就还吃面条吧。”马锐重重举起报纸看。

“老吃面条你营养够么？”

“不懂。”马锐专洗地看着报纸摇头，少顷，自言自语道：“这两年肚子里倒是没长过蛔虫。”

马林生也眼看看儿子。马锐把报纸翻过一版，仰着脖聚精会神地看，目不斜视。“咱们一起做吧？马林生开口道。

马锐把报纸一合，啦地拍在桌上，率先瞪瞪走向屋外的小厨房。父子俩相对而坐吃着简单的晚饭。整个房间彻着吞吸面条的呼噜声，这响声大都来自马林生口中。他大口，毫无顾忌地把成批的面条吸进嘴里，吃得十分尽兴，摇头摆尾边不边喀嚓喀嚓咬着大蒜。马锐笔直端正地坐着，用筷子把面条缠成一卷放入口中，像个女孩子似的小口嚼着，每当父亲发面咆哮之声便投去一瞥。他似乎在示范着面条的正确吃法。

马林生察觉到儿子的目光，略微收敛了一点，一会儿，又情不自禁了。“几点了？”马林生脸红脖子粗趴在碗上，瞪着一双大眼口齿不清地问。被他含在嘴里的一排面条像京剧老生的髯口悬挂至碗里。”马锐回头看了眼墙上的挂钟，回答：“七点过五分。”

“快开电视，看新闻。”马林生嚷，端起碗，面向电视坐正。马锐开了电视，又回到桌旁坐好，继续低头吃面，只是不时看一眼荧光屏。电视里不断出现工业增产农业丰收市场供应充足的画面，接着是不同行业的干部们在开会衣冠楚楚的国家领导人笑眯眯地会见肤色各异的外国要人，大亨什么的。

“这个地方我‘四清’的时候过，穷！就是出枣。过去遇上荒年，老百姓没吃的，都去打枣——嗨，现在也丰收了……”“这不是那什么嘛？过去是醋厂，现在怎么改酒厂了？噢，大概是原料地作物改了，因陋就简……”

马林生边吃边评论，介绍着背景，不时指着出现在画面里的某个有身份的先生郑重地对儿子说。

“这人到我们书店买过书，非常有学问非常和气，他买的很多书还是我给他推荐的……”

“这个人你该有印象吧？你们学的课文里有一篇就是他小时候写的《春到汾河》。这位老兄的文笔我可不敢恭维，半个世纪过去了，还是小时候那样，书倒一本本出，眼下我们只好把他的书放在儿童物柜台出售了，我是搞书的我可知道他……”谈笑风生间，马林生已吃完了面条，碗筷放在一边、仍津津有味地盯着电视屏幕自言自语、评头论足。

“又是他，又是他，怎么越长越像熊猫呵……”

他扭头看了眼儿子，“吃完了？吃完快去把碗刷了，咱们各刷各的碗。”马锐坐着不动，“我等等。”

“这等什么？我早说过，各人的碗各人刷，你该学着料理自己的生活了。”“我想看看这电视里有没有你不认识，没去过的地方。”

马林生嘴拌了一下，瞧了一眼儿子，不吭声了。呆呆地看了会儿电视一别脸嘟哝道：“没劲——快国际新闻吧。”

马锐拿着自己的碗筷出去了。

马锐洗完碗回来，电视里已经开始播放卫星传送的国际新闻。画面上不断出现在海里游戈的军舰、空中呼啸飞行的战斗机、扬着炮口在沙漠中行驶的坦克装甲车辆以及穿着迷彩作战服的美国大兵。电视投递员正在报告海湾局势的最新发展。“您说美国和伊拉克能打起来么？”马锐问他爸。

“难说。”马林生皱着眉头盯着电视，认真地思索，目前局复杂，我一下还不好忘下判断。”

“您希望他们打起来么？”

“打仗总不是好事，不管什么原因，战端一启，万死千伤，外国人也是人呵……”“我倒希望他们打起来。”马锐说。

“为什么？”马林生奇怪地看儿子。

“电视好看了。”马锐说，“每天起码半小时战况报道吧？都是真枪真炮最现代化的战斗——多带劲！”

马林生想了想，点头道：“那倒也是，有的说了——你觉得美国能打赢么？”他征询儿子的意思。

“最好别像打巴拿马似的，一锤就砸烂了。让伊拉克也打几个胜仗，打仗有胜有负才好看。”

“没错。”马林生不自觉地赞同儿子的意思，“一边倒没意思，比赛要精彩必须两个队水平差不多。”

父子俩热烈地讨论起美伊双方的军力孰劣，一旦交火可能出现的战局。讨论到后来又变成互感概。

马林生叹道：“要说如今的世界，还真得有几个美国这样的，以天下为己任，世界上哪个旮旯出点事都跟自己家着火一样着急。一百多个国家呢，那就跟一百多个孩子一样，时时刻刻总得有几个调皮捣蛋闯祸的……”

“对，得有个美国这种自告奋勇拿自己当全世界人民亲爹要求的。”马锐一本正经侃侃而谈，“不过这爹现在透着老了，碰上伊拉克这种身强力壮的大儿子也有点打不动，得招呼老哥几个都搭把手……”“我说你小小年纪怎么对国际上的事这么清楚——风去变幻？马林生听着觉得有点不是滋味儿，冷丁轧住话头，“这些事你搞那么清楚干吗？”

“关心呗，同学之间没事也议论。”马锐被扫了兴，懒洋洋地说。马林生打量着儿子，“我在你这岁数可说不出你这些话，早熟了点吧？”马锐瞟他爸一眼，眼中似含歉意。

“今儿作业做了么？”马林生严肃起来，坐直身子，人似乎高了一截。“没有。”马锐说。他看着马林生把眼睛完全瞪圆，才接下去补充，“老师没留。”“可能么？”马林生冷笑。

马锐耸耸肩。“少来这副怪样子！”马林生断喝，“哪学的这套！你知道我平生最恨的一种品质是什么吗？”

“撒谎。”马锐坦然回答。“没错！”马林生失去控制地尖叫。

“你还没弄清我是不是撒了谎。”

马林生狠狠瞪着儿子，用那种自以为重似千斤的目光。马锐纯粹是出于不想惹他，避开他的视线。

马林生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保持着自己咄咄逼人的姿态，久而久之，他真相信自己的目光起到威慑的作用。

“你可以去问我们老师——查证。”马锐实在不忍再看他爸这副自个儿唬自个儿的样子，提醒道。

“你以为我不会去么？”

天黑后，马林生回来了，全然没有捏住了别人短处的那种得意，只是更加威严更加庄重就像一个不抱偏见，公允的法官步入法庭。马锐也没有一丝得意的神情，尽力使自己在昏黄的灯下显得无辜、弱小。“你没说谎，我

已经找你们老师问过了。”马林生说，带着一种为自己勇于承认事实而骄傲的表情。”

“我要真想骗您，就不会找这个借口了。”马锐可怜巴巴地说，话着透着委屈，他想给父亲一点安慰。

“我相信你，应该诚实。”马林生带着肯定、赞许的语气说——但没有一丝歉意，“不过，虽然老师没留作业，但自己也不能放松要求，要珍惜时间……”

“是是。”马锐使劲点头，热烈、恭顺地望着父亲的眼睛。

“这样吧，”马林生以父辈特有的和蔼、慈祥的语气说，“你把昨天的家庭作业再做一遍。”“有这必要么？”马锐一下火了，所有的企盼、侥幸刹那间便都破灭了。他做尽姿态，仍没能哪怕一次改变其父的习惯所为，“做过的作业再做一遍能起什么作用？”

“巩固一下学到的知识，有什么不好？”马林生此时倒显得轻松了，慢条斯理地说颇带几分调侃，“学过的知识真掌握了么？就能一辈子不忘？”

“谁能学过什么都一辈子不忘？有什么必要非一辈子不忘？你小时学过的东西到现在都一点没忘？”

“所以希望你比我强么。”马林生笑着说。

“想做到这点根本不用这么费劲。马锐气得把脸扭到一边，“照这么着，不但比不了您强，反倒可能跟您一样了。”

“你还自视颇高嘛。”马林生的笑变为冷笑。

“我利用这时间学些新知识不好么？”马锐央求。

“你杂七杂八的知识已经学得不少了——净些沿用的！”马林生板起脸，“你不要再争也没用，照我说的去做，否则，只怕你哭一场后还得做——你最好认清形势。”

马锐愤怒地看着父亲，马林生像块风吹雨打岿然不动的礁石眼睛眨也不眨一下。马锐服从了，眼中含着屈辱去拿书包。“不要去里屋，就在外屋桌上做。”马林生冷冰冰的声音传来。“马锐拎着沉重的书包坐到桌旁，从里面掏课本和作业本以及铅笔盒。他眼中已没了愤慨，嘴角似乎还挂着一丝微笑。

他坐好，摊开课本和作业本正待写算，冷丁抬头一脸微笑地问马林生：“您特满足是么？”“少废话！”马林生勃然大怒。

马林生侧身倚在圈手藤椅上沉思着抽着烟。台灯罩低垂着，在桌面投射出一个明亮的带清晰周长的光圈，光圈里铺着一本干干净净一个字也没有的稿纸，旁边放着笔、胶水、剪子和小子典。这台灯投射出的光圈是整个外屋的惟一光源。屋顶灯已经熄了，马锐也早做完了作业，此刻正躺在屋里的大床上看书。从敞着的门只能看到他一侧身子和一只朝上斜伸着的光脚丫子。里屋泄出来的光把门的轮廓投影在外屋黑色的地上。月光笼罩着玻璃窗，使玻璃发出冰块一般凛冽的光泽。马林生就坐在这半明半暗之中慢吞吞吸烟，灰白的烟雾在脸旁云一样萦绕，不时使他月亮般地被遮住一部分俄而云开月出，他的姿态充分具有处于忧患的领神或家长的风度——令人肃然起敬的那种。

马林生正透过桌对面横放的一面大壁镜欣赏着自己。

他如此夜伴孤灯吞云吐雾已经差不多有十年了，他的职业使他本能地选择了写作作为消闲方式。开始，当他是头脑简单的年轻人时，他还能把

那些单纯念头诉诸文字。随着思想成熟眼界的开阔，他简直无从下笔下。每当他心平气和地在这安静的一隅坐下，脑瓜便像一口煤火上锅沸腾开来，锅里滚开的是类似那些著名扒鸡的百年老汤。这汤是如此粘稠，百味杂陈以至无法清清爽爽制作出一道小菜除非连锅端上方后快。无数精彩的片断像煮烂的肥肉不断地滚泛上来又沉淀下去，灵感的火花如同鞭炮在他脑海里噼噼叭叭爆炸又归于沉寂。他像一个没有助手的老迈的大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宝贵的才华随生灭束手无策作他苦恼，焦虑甚至暗地里饮泣，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念头记录下来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呵！他试图按捺自己才华的迸溅，逼着自己学些匠人的耐心和条理，可是拦不住呵！谁能控制一座火山的爆发使其造福人类譬如取暖烧饭什么的？后来，他也习惯了。有段时间，他甚至想去做一个编辑，把自己的才华无偿地提供给那些耐得住性子擅长成千上万写字的庸人，这就像日本的技术和中国的资源相结合，那会形成一支多么可怕的力量！当然，这一念头同他其他所有的念头一样，不了了之。不过，这倒使他认清一个事实：最好的文章只存在于某些默默无闻的人的头脑里。他为自己拥有这么一个头脑而自豪。

再后来，他这个抽烟枯坐的姿态成了一个象征，一个嗜好，纯属个人的嗜好。只有他自己才知道造物曾给人类文明提供过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机会——他为整个人类遗憾。

马林生脸些热泪盈眶，他弄出一些微小的响动。这时，他从镜子里看到躺在屋床上的儿子尔起身歪头往外看，由于里屋很明亮，他能清楚地看到儿子的一举一动。马锐看了一眼，又躺下了，只留下一个光洁粉红尚未因脚气的骚扰而糜烂蜕皮的脚丫。他在观察我！马林生像个受到生客打搅的名人不快地想。随之有些气馁，有些狐疑：是否有些失态，过于搔首弄姿？他注视着镜中的自己，像副面具似的严肃起来。尽管他知道从儿子的那个角度看到的只能是他的背景，但就是后背也应该给人以尊严。他正襟危坐了很长时间，像面对群众坐在主席台上的什么人或招摇过市的奇装女郎在忍受落在脸上身上的视线的同时尽可能显得从容不，舒展大方。这姿势很别扭，妨碍了他那流畅的遐想。终于，他立起身，跟谁赌气似地大步走向里屋。里屋明亮的灯光下，马锐躺在铺着凉席因而十分平整的大床上睡着了。头歪在一旁，一侧腮帮压着枕头使嘴略张着露出几颗白牙；一只胳膊从侧倾着的身子底下伸出来，手软软地垂着，咫尺处摊着一本看了一半的厚厚的书。那是本去年以成年人中流行过的社科类图书。显然他是在看书的时候睡着的。他对父亲的到来毫无知觉。

第二章

马锐在刚出生时是个可爱婴儿，在同时出生的那拨婴儿中他被产科的护士们公认为是最漂亮、最雄壮的。在他全部婴幼儿期乃至儿童时代他都很惹人喜爱，像个女孩儿似的乖巧懂事听招呼。他比同龄孩子差不多要早一个月学会翻身、坐起、走路、定时排便乃至说话、穿衣和用匙吃饭。从没缺过钙和其它金属元素。他曾经是马林生的骄傲的魂魄所系。

后来，他不那么听话了。尽管没遇到过饥荒，他还是越长越丑了。呆头呆脑，脸上身上永远不干净，几乎每隔几天就要给马林生闯下一些锅。这使马林生渐生嫌厌，他甚至认为儿子从外形上也越来越不像他，完全长走了样儿。直到他翻看旧照片时发现自己的在儿子这个年龄也是这副德行，由于衣衫褴褛还不如儿子现在精神，才不在呵斥中提及这一点。但他坚持认为他当

时要比马锐现在质朴肚子里没那么多坏水儿。他没料到他和妻子离婚时马锐竟坚决要求跟他生活。他一直认为儿子和母亲的关系要亲密些。他在家里一直是同时扮演上帝和护法金刚这两个角色的。儿子从小到大所经受的暴力袭击，除了一小部分发生在同伴之间，最悲惨最屈辱的几乎全来自他这具父亲。当然他师出有名。他的刚烈、正直、勇猛以及有错必纠有反必肃的严格劲儿都和母亲的迁就、温和乃至毫无原则护犊恰成鲜明对照。他不认为儿子正是因为瞧上他的这些品格，认清了做母亲伪善，从大是大非的立场才决定跟上他的，尽管他一向从大是大非的立场上来教育孩子。他第一个想到的原因是儿子是母亲留下的坐探，意在监视他。这想法很快连他自己也觉得可笑。既然离婚了，他和妻子的长期混战也自然停止了，他们成了各不想干的陌路人，既没有共同利益也不再存在感情纠葛。谁还会关心谁呢？冲突也无由而起。另外当他看到母亲因儿子决定跟父亲生活时的那副伤心样儿，他有些惭愧。

除此之外，也许是儿子觉得父亲收入略高跟着生活水平不至于下降过多。这念头一出现就让马林生觉得恶心，这不啻为是对人间最伟大的情感之一人之情亵渎。同时，他也不无心酸地想到，他还没阔到足以令儿子嫌贫爱富的地步。

除了那些伟大的、光荣的、在哪儿说都让人挑不出什么来的冠冕堂皇的说辞还有什么呢？

马锐在回答他父亲小心翼翼的询问时曾很不严肃地笑嘻嘻说，他怕他父亲一个人照顾不了自己，历而留下来承担母亲职责。又曾貌似忠恳地含着泪说：“我怕你忘了我，妈妈是永远忘不了我的。”虽然马锐如是说令马林生感动，但常识告诉他，这决不是真正理由。动听的话可以使人像喝了酒似地产生欣慰，但只能麻醉幼稚的人，甭想蒙蔽像马林生这样见多识广的老手！没人教过，也忘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完全是凭马林生自己的机灵劲儿，他掌握了毋宁说是练出了一种生物本能如同天冷皮肤起鸡皮疙瘩一样：一旦谁万分诚恳地向你灌米汤，手一定要捂紧口袋。事头很快证明了马林生的谨慎是有道理的。从妻子离去，马锐单独明着爸爸过日子那天起，他就一直没有过哪怕是一丁点儿小鸟依人的惹人疼样儿。他妈的一点不像个没了妈的孤苦伶仃的孩子。他倒从容了，跟当爹的分了工，每天进进出出忙着自己的事。父亲不主动，他连最小的事也不请教，完全把自己管起来了。瞧他跟父亲说时那样儿，带搭不理的，就像被拢了清静的商店售货员。亲生儿弄出那远房亲戚的感觉来了。这是个阴霾的休息日。马林生一觉醒来仍哈欠连时。枉耗心血的彻夜苦思常常使他入睡后仍不能平静，各种奇思妙想以更荒唐更纷乱的形式百倍活跃地在他大脑中涌现，犹如一支支离弦之箭搞得他心力交瘁，每次醒来都像在手术台上感到全身麻痹嘴里苦涩干得一点唾沫都没有，心情像少女诗人一样忧郁。他很想再立即睡过去，但作为一个父亲，总不能是个留恋床铺瞌睡虫般形象，按时起床几乎是责无旁贷。他很怀念单身汉的日子，那时他常常整天沉溺的梦境之中，终日似醒非醒，惬意地蜷缩在被窝里任思想飞驰。他强迫自己拖着身子从床上爬起来时，心里充满怨恨，他觉得自己的某种权利被剥杀了。他无精打彩，满面倦容地在屋里踱来踱去。他起来干吗呢？当他做完所有琐碎的洗漱进食动作后，这种感觉更强烈了。他确实是无所事事。他早就对自己默默承认了，从妻子离他而去之后，他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就是说，不管他闲成什么样儿，也没有人来造访，既没有人对他说也没有人听他说。他像一个外国人生活在自己的故乡。

他只好在桌前的那把藤椅上坐下，这以掩盖空虚的最佳姿态。马锐以院里独自对墙打乒乓球，借助墙的回力一板接一板地抽球。从屋里看不到他，只能听见球鞋胶底在硬地上移动摩擦的吱呀声和小球打在青砖墙，球板上——声声类似坚果破裂的脆响。难道他也没有朋友么？这一声声有节奏的脆响令马林生既忧虑又安慰。有时球落到地上，他可以看到儿子弯腰的身影在窗上一闪。

击打乒乓球的声音停止了，马锐满头大汗地跑进怀，端起柜上晾着的一杯凉开水一饮而尽，看了眼父亲，又跑了出去。这一瞥使马林生感到一份温馨，心里那空落落的感觉抹去了一些。窗外响起一女孩子清亮的噪音，“你怎么没出去玩呀？”

“没劲，出去玩有什么意思？”儿子闷声闷气地回答。乒乓球的击打声在两个孩子的回答声中仍继续有节奏的响着。

“星期天也不出去玩？”

“我这不是在玩么？”他知道跟儿子说话的女孩子是同院夏经平的女儿夏青。她和马锐是同学，好像还是班里的一个小头目。儿子和的关系平时看上去很一般，有几次他带马锐出去，在街上或胡同遇见夏青，互相连招呼都不打，女孩子时而还马锐笑笑，马锐则是一副视若无睹的表情。但有时在院里他们似乎见面还说说话。从前，小时候他们是很熟的。

“一个人打乒乓球有什么意思？我跟你一起打吧。”他们院外头的胡同里有两张水泥砌的乒乓球台，那是和他们胡同搞“军民共建”的驻军某连修的。

“你哪能跟我打？你哪是我的对手？”

“练练嘛。”“不行，跟你打更没劲，净拣球了。”

“练练嘛。”“不行，跟你打更没劲，净拣球了。”

“……”“你怎么没出去呀？我看你爸你妈一早就出去了，你妈打扮得跟花蝴蝶似的。”“他们去逛大街买东西，叫我去我没去，我不爱跟人他们一起上街，我妈买东西那挑那磨蹭还不够烦的呢。”

“女人呗，你长大了没准儿也那样。”

“我才不会呢。”“马林生听到女孩子清脆的笑声。他蓦地发现自己实际上在竖着耳朵听他们的谈话，不啻有几分赧颜。这时天晴了，太阳破雾而出，一抹阳光越过鱼鳞般的房脊穿透窗户直射到他眼上，他眼前一亮，接着就无法正视那道耀眼的阳光了。窗里窗外同时明亮起来，瀑布般的阳光入院内那棵老枣树的浓荫中过筛般地纷纷扬扬洒下来，无声地坠落在地，两个孩子仍在窗外的阳光中说话儿，女孩子好像借给男孩子一本书看，他们在谈论那本书的印象。

“你觉得写得好么？”女孩子问。

“不好。”男孩儿傲慢地回答。

“哪点不好？”女孩子急急地问，显然这是本她喜爱的书。

“无聊！酸！像是一手绞着手绢三手拿着笔用牙咬着笔杆写出来的。”“本来就是女的写的么。”

“所以说酸嘛，满纸香喷喷的——你现在开始用香水了。”

“没有没有，我像那咱人么？你闻我身上，有香水味儿么？这本书我妈妈看过，她也觉得好，还哭了呢。”

“你也哭了吧？”“没有，真的没有……不过看的时候也挺感动，眼圈红了，忍住了你不觉得感动么？”

“不觉得——有时觉得恶心。”

“写得多细腻呀有几段！一个那么纯洁的女孩子失去了一切她所希望的，全部的梦想化为泪水——你怎么会不感动？你们男的真是……读到这儿谁要不感动那他不是木头脑袋就是铁石心肠。”“哟，哟，说着说着就不行了，你可别当着面哭出来。”

“去去，谁要哭了，讨厌！”

马林生听到这里暗自窃笑，他有强烈的冲动相出去加入他们的谈话，弄清他们说的是哪本书作者是谁，评价书那是马林生的强项呵。但他克制住。毕竟不是那种喜欢表现自己炫耀自己的毛头小秋子，他是那种具有真才实学茶壶般肚的小的老成持重者，真正的专家风韵。

他继续听下去，脸浮长辈那种宽容、慈祥的微笑。

男孩儿带着郑重的口吻一本正经的教训、开导着天真幼雅的女孩儿。“你想呵，真正的痛苦，那种深沉的感情能像这个酸阴们儿那样溢于言表……那成语是这四个字吧？”

“对，没错，溢于言表：充分地，毫不掩饰地外露于言谈话语之中——上星期周老师刚讲过。”

“我老是想反它念成溢表言行……溢于言表么？不能！为什么说把痛苦深深地藏在心里？就边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受了什么委屈也不愿说出来，让别人去议论，都是使劲儿掩饰，强颜欢笑。”“那倒也是，说出来有什么用呵？只能让别人境灾乐祸，最多是不值钱的同情。”“最多是不值钱的同情！那些大喊大叫自己痛苦的人全都不是真正的痛苦，才敢拿出去展览，展销……”

两个孩子吃吃笑起来。

“喂到别人嘴里去咀嚼……这是念咀嚼么？我老是念成嘴嚼，我老是觉得这‘咀’是‘嘴’的简写。”

“我也弄不清应该怎么念，你往下说吧，我懂你的意思。”

“搁到别人嘴里去嚼，嚼烂了，嚼出渣儿来，嚼出白沫儿，嚼成口水，嚼烂舌头……”

马锐忍不住笑了，夏青也跟着笑起来。

“嚼不出词儿来了？”“没词了，你想那能是真的么？不嫌寒碜都。”

“你说的倒也有点道理。”

“是真的又怎么样？”马锐越发的来劲，声音提得很高。“也用不着这么自个儿可怜自个儿，我最讨厌那种想从别人那儿得到点什么反倒吃了亏把自己弄得可怜兮兮的人，活该！”

你凭什么想要什么就得得到什么！你要是无私的怎么会觉得挨了坑？”

“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什么叫想从别人那儿得到点什么？将心换心……”

“你听我说完，”马锐不耐烦地打断夏青，“你们的女的就这点叫我瞧不上，见个人就把心掏出来一份换一份农贸市场卖菜的似的，人家要不换或挑挑你们就不干了。”

“什么叫我们女的是农贸市场小贩？”夏青嗓门也拨高了，“你们男的才是呢，人家来转转，你们就吆喝着非拉着人家买，人家真买了就缺斤短两坑人家。”

马林生本来想笑，但笑将出便觉不妥，强忍着生把笑声噎成了咳嗽。他大声咳着，暗暗思忖：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才多大。”窗外一下没声了，半天才听到夏青压着嗓门问马锐：“你爸在家呢。”“在。”“会不会听见我们

说话？”

“听见就听见呗，咱们也没说什么。不一定听得见除非竖着耳朵听。”一句说得马林生面红耳赤，忙俯身于桌作专心致志状。

“咱们说话小点声。”“你先大声的。”“我也没叫呵。”两个人在窗外嘀嘀咕咕，只听马锐隐隐约约地说：“关键是她重复……翻来覆去的都是以一点点事一点点感受……”

夏青好像被马锐说服了，同意他的观点，称赞了一句马锐“你挺有主见的嘛。”接着听到女孩在声说：“太阳晒过来了，到我家去聊吧，我家没人。”“不去你家。”男孩说：“你们家铺的地板革，进屋还得脱鞋。”“你不爱脱别脱呗。”“回头踩脏了爹妈又得说你。”

“不怕她说。”“你何必招她说呢？就到我家不就完了？”

“你爸不是在家么？”“他在家怎么了？”“说话不方便。我不喜欢两人说话旁边坐着一个大人听。”

“我爸没事，他不管，咱们就当没他。”

话音未落，马锐和夏青已经一前一后掀帘进了屋。夏青规规矩矩地冲马林生问好，“马叔叔好。”

马林生此时只能作慈祥状，含首微笑，假装恍然发现，“夏青来了，你好呵。”他拧过身子，笑眯眯地，“马锐，给夏青倒水，冰箱里有酸梅汤。”“您忙吧，马叔叔，别管我，我渴我自己倒。”夏青一脸堆笑，脚一点点往里屋挪笑脸始终迎着马林生。

马林生本来还想多说几句，见状也只得掉身重新面向桌子。“到这儿别客气呵夏青。”

“不客气我不会客气。”夏青一步进了里屋。”

“你爸人挺好的，事儿不多。”

“还行吧，他知道给自己留面子。”

两个孩子在屋叽叽咕咕地说话，不时爆发一阵无拘无束、发自内心的愉快笑声，间或还可听到喝水时牙齿磕碰玻璃杯的声间和水流进喉咙的汩汩声。他们的话题转到了学校里的闲事，议论着某个他们同不喜欢的同学或老师。通过只言片语可以发现他们对一个人最刻薄的评价就是“假得厉害”。凡是被他们冠以这一评介者他们谈起来都使用最轻蔑的口气。偶尔他们对某个人某件事看法也会发生分歧，但更多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随声附和。显然他俩已不止一次在一起这么密切发交谈了，谈话中洋溢着对对方毫无保留的信任。

能有一个观点相同的人和自己在私下地忽顾忌地非议他人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呵！几乎可称得上是一种享受。不必拐弯抹角、不必语藏机锋，尽管使用最粗鲁，最极端的字眼，哪怕进行最露骨的人身攻击——这种直言不讳非但不会招灾难反能引起钦佩、崇敬乃至五体投地的机会在马林生的记忆里已经是遥远的事了。

他甚至能直接感觉到儿子作如此慷慨激昂表演时所产生的哪种兴奋和快感觉犹如他自己在如是说。

他早已离座而起，徘徊在外屋的方寸这地，几次走到里屋门前，终因想不出合情合理不太唐突的入方式不得了不临渊而退。他的脚步很轻，近乎于蹑手蹑脚，因而虽屡次摸至帐前但未惊动屋里人，同时他也准备随时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帮助思考的踱圈。“真不喜欢她！”

都不知道她怎么混入的老师队伍，除了会照本宣科，其他方面就等是个文盲，还是那种比较无礼的文盲……”“比你妈还无知。”“我妈也比她强呵，起码不像她不懂装懂，我最恨不懂装懂像她那样的老师，明明说错了露了怯死不认错还就按错的入入下讲嘴硬得什么似的……”

“茅坑似的。”“你要好心给她提个醒儿让她别那么当众出丑——她还恨你！说你捣乱……”“你拿这种无知的人有什么办法……”

马林生像一只灌满开水的暖水瓶，袅袅升腾的热蒸汽都要把盖得紧紧木塞顶翻了。孩子们的地对话如同解开铁链打开笼子的手使他急欲一下窜出去，真知灼见妙语狠词就像一窝鸽子纷乱地拍打着翅膀翘首待飞让嘹亮的鸽哨响彻一望无垠的自由自在的碧空。他差不多开始恨了，恨自己的腼腆，羞涩，串得患失，这不是在万人大大，也不是什么要仍的接见室，更不是狮虎山女澡堂什么的，里面不过是两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他恍然觉醒：我怕我儿子干吗！这是我的儿子，我有权利也有能力摆平他！他给自己打关气，一头闯了进去。

他满脸微笑。女孩子背对门坐在大床沿上，马锐脸冲着女伴坐在自己的童人床上，女孩子手里端着一盛满清水的玻璃杯边说边从杯里饮水，男孩儿手里挟着一支吸了一小半的香烟边说边舞着拿烟的手作着手势加强自己的语气表情严厉如同一个有发牢骚的离休干部。他们的确有点像两个正在鬼鬼崇崇发牢骚的大人，那种愤愤不平和鄙夷并存的表情，深恶痛绝，急急倾诉不乏武断结论的口气无一不形神兼备、惟妙惟肖。

马锐一看见父亲就傻一眼，冒出嘴边的话像被刀砍断了，半截含在嘴里。手里的烟变法地倏地不见了，残留下的咽像划在黑板上的横七竖八的粉笔道缓缓地扭曲、变形，一股股飘散开来。他紧张地站起来，面红耳赤，神色惶恐。

夏青扭脸回头看，脸也一下红了，她先是为自己扮演的角色不安，接着就全剩下为马锐担心了。

此情此景倒使马林生一下不知如何是好了，他比那两孩子更尴尬束手无策。这场面他完全没有料到，不由他不痛感到自己的鲁莽、轻率、时机选择的笨拙。

他使自己完全显得像一个有预谋有目的的去抓邻居赌博的街道积极分子。显然，这种气氛下再想进行平等，自然、亲切有趣的交谈已属枉然。儿子眼中的惶恐消逝后，代之而起的必然是谴责和愤怒，尤其有在场的情况下，他必定将以挑战和无畏的姿态对待父亲哪怕最温和闻善间的垂询，就像当年他和他父亲在类似的场合相遇一样。马林生陷入了犹豫和两难的境地，如果这时掉头就走，那无疑更像是一次卑鄙的窥探。最好当然是像所有聪明、有教养的父亲一样装一次傻瓜，使孩子们的不安消弥于无形，然后从容撤退。于是，他真像一个二百五那样傻呵呵地笑着，愉快地眨着眼睛，说道：“你们聊得真热闹呀。”

这话问得相当愚蠢，大有已将全部内容窃听而去后的揶揄味道。另外他那个眨眼的动作也不得体，显得有点下流。

孩子们注视着他，一声不吭，他口一点也没被他制造的假象所迷惑所打动。女孩儿眼中甚至隐隐出了一种被人带有夸大色彩误解了的担忧。他继续像个扮演白痴的蹩足戏子连连发问，就差没流口涎了“你们谈什么书呢？借我看看好不好？”

马锐仍旧不接他的话茬儿，站在那里像个等待泰山压顶的力士，后来他便靠的墙上，两手抱肘，垂下眼睛盯着自己的脚尖。夏青出于善良，勉强笑笑说：“没说什么，瞎说呢。这是我们小孩儿看的书。”如果马林生再认不清自己的处境，那他真是个十中的傻瓜了。那两个孩子眼巴巴地等待着，期望他尽快离去，这种毫不掩饰流露出的愿望刺痛了双林生，他感到一种被误会会被不公正地对待后的委屈。我使他的目光变得茫然，动作僵硬，不协调、无目的。他下意识地拿起枕边的一把折扇，似乎他进来就是为取东西页来。然后在孩子们沉默的注视下蹒跚地步开。一出屋，他就抖开扇子用力扇起来，内心的紧张使他一下出了一身汗。

他十分沮垃圾，万他的沮丧，甚至有些轻视自己，接着他心头凉过一阵狂怒。他前脚出屋，后面屋内便立即响起录音机播放的乐曲，孩子们的乐贡的掩盖下嘎嘎喳喳地低声说话。清晰、用力的旋律一条长蛇顺着人的耳朵爬进他的，源不绝，并在他的体内蜷缩、盘踞下来；一圈圈增粗，堆积上去，使他体内充斥、胀满了异物感乃至失聪。夏青从里屋出来，向他告别时，他只是冷冷地点了点头。

马锐在马林生的注视下噤若蝉。整个下午，他都在等待那顿意料之中的盘训和训斥降临，令他困惑的是父亲始终没有发作，他曾几次有意吸引父亲的注意，令他困惑的是父亲始终没有发作，他曾几次有意吸引父亲的注意，就一些鸡毛蒜皮的不事进行请示，期望不可避免的事情及早发生尽快结束。可父亲总是就事论事的随便应他几句并未由此引申借题发挥，似乎还有些嫌他过多打扰了他。后来，他请假说相出去玩玩。父亲竟挥挥手痛快地同意了。

马锐满腹狐疑地走出了家门，像个在刑场突然被子手私放了的死囚一边奔向自由一边提心吊胆等着身后那声枪响，那枪始终没响。

马林生的目光是空洞的，视若无睹。年轻的马锐根本无从体察。最初的愤怒过后，他很快便陷入一种更大的忧郁，这是对他整个人生处境的关注和反省，经过一个由表及里由微著的检视过程，他无法不承认自己的渺小，空虚和无足轻重。这种巨大的酸楚和失落并不能通过管训儿子得到抚慰和平稀，反使他觉得自己更可怜更卑微。一个可怜的人利用另一个更可怜的人的不幸地位得到满足，他就因此万事享通了么？一个叫花子是不在乎牙齿上有龌洞的，他需要每个遇到他的人礼数周全的问候么？他委实失去了讨儿子的兴趣。

整个下午他都在看一本受到广泛吹捧的小说。起初是漫无用心，看到三分之一处，他的全部智便被激活了焕发了，眼光也因之变得锐利。他看出了书中的许多纰漏；妙处妆露萌牙便戛然而止转述其他线索未得到有力的发展，距大境仅一步这遥；正当微妙动人令人意趣盎然却倏地落入俗套精彩描述之后接着大段干巴巴的说明性字令美感荡然无存。他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中医很快地把握住了作者思想脉搏。饶有举趣地注视着作者怎样从灵感喷涌葱郁的高峰跌入人才尽智竟的干涸低谷，又是怎样煞费苦心维持着奔驰的速度使之跟在终点不致半途而废。他欣赏地观看作者在通往不同方向三贫路口踌躇不前难以氛择，如何因为不肯割舍而把两段互不相干互相冲突的情节拼凑到一个画面之中造成累赘和蛇足。何处是真正的高深莫测，何处双是不知所云货真价实的语无伦次欲盖弥彰。一个人的伟大、完美可以使人自卑、泄气、同样，一个人的平庸和缺陷也可以使人自信、振奋，马林生由于抓住了这本书的作者露出的马脚开始感到心情发。他的注意力离开书本，设身处地

地认真琢磨起如果由他来处理这些素材，写这么一本书，他将如何下手，他高屋建瓴地创造性地完善发展了原作者的构思。毫无疑问，如果由他来添上一笔，事部作者将会像穆铁柱一样高出一截儿。

他感到舒心悦气，陶醉在对这本书大肆增删的遐想之中，甚至连增加的细节，具体的措辞都想到了。他在这种半梦半醒的状态中，用自己头脑中漫无边际的思想重新组合排列着原书的章节字句读完了这本书，意犹未尽。

他沾沾自喜地发现自己其实相当高明。

马锐回来了，那件悬而未决的事仍压在他的心头使他苦恼，无法投入到游戏及一切轻松的娱乐之中。父亲的沉默愈发使他感到事态严重，他决定采取主动，对父亲为人的一贯了解使他不存任何侥幸。他磨磨蹭蹭地凑上来，察颜观色地看着父亲的脸，咕咕哝哝地说：“我告诉你……那件事是我……我只是觉得好玩并不是真的学抽是第一次真的我错了我以后……不会了。”

马林生对自己引而不发造成的压力局面和赢得的心理优势毫无察觉，他扭过脸茫然地看着儿子。

“怎么啦？出什么事了？什么你错了？”

马锐羞愧地涨红了脸，他认定这是父亲不肯原谅他的一个迹象，他想用这种明知故问的有意装糊涂的态度加重、延长他的负罪感，使他更久、更深地处于惶恐之中。

“就是我才抽烟来着……我不对”“还有什么比让一个了过失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复述过失检讨更令人耻辱的？”

“噢，知道错，改了就行。”马林生语气和缓毋宁说是心不在焉地敷衍，“你这会儿学抽烟还早了点，何况那玩艺儿对身体也没有什么好处，不会的最好还别学。我是已经上瘾了没办法……”马林生说着转回身子，不再理马锐。

马林生对此事轻描淡写的态度令马锐大为惊讶。其后的几天他显得格外听话、温驯。

第三章

那个脸色苍白的少女刚走进书店，林生便注意到了她，她一直用不易察觉的警视追随着她，那是个朴素干净学生的打扮的少女，有着一张非常年轻瓷器般光洁的脸蛋和略显单薄的但已发育的功条身材、在日光灯的照耀下，她的两眼黑瞳仁点一般亲亲发光，但嘴唇仿佛褪了色和周围的肤色同样苍白，这正是马林生喜欢的那型少女。每当看到这类少女，总要在他心里引起一种痉挛般的心枝和几乎辍泣的感动，犹如听到一首熟悉的旧歌看到一张亡友的旧照片。这类少女现在已难得一见了，而在他年轻的时候，比比皆是。

对女人的看法他十几的不改初衰，基本保持了当他第一次用男人的眼光世界时的审美观点，这也正是当他前妻由一个这类少女变成一个时髦娘们儿后他们之间发生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不能适应并且习惯这种不可逆转的变化。

那个少女在各大出版社柜台前走动、浏览着，不时停下来随手翻阅，马林生设计着自己的回路，利用各种含义不清的动作的掩护从容向她靠近。

她停在一定主要出版文学类书籍出版社专柜前，拿起一本本装帧不一的新书翻看，似乎有些迷惘。看来没有一本书能马上给她一个深刻印象。照

这样下，她可能一本书都不买离开这家书店。“这本书不错。”马林生站在几步开外，一个不太产生威胁的位置，指着她正要放回书架的一本书彬彬有礼地说：“一般读者都不能理解，很少人买，但确实不错。”

“是么？”少女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友好的微笑，把书拿在手里，问：“为什么？”“因为作者过于孤芳处赏，完全忽视了或者不去管读者其实在都生活在与他不同的环境中，奉行的价值观也是千差万别，如果的缺乏带领很难本来也没举过多关注了的飘渺的思绪和心理潜流。”“听上去你也不觉得这本书好嘛。”少女文静地注视他，轻轻说。“这是我置向咸外的说法。如果排除消遣必读的目的，捱过那最初的半小时，你会发现这本书在牲了可读性同时赢得一种自由：最大限度，不受任何拘束地表述自己最真挚的、不经任何装饰的原始感情，你可以看到一个人赤裸裸的内心世界，从激情的角度说，充分外露的。”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少女坦率的说，“难这本书不是晦涩的么？”“从赏心悦目的惊讶说是的。”马林生和蔼而心地说：“对多数仅抱有消磨时光的打算的人来说是的，但对少数，个别，那些渴望认识人类，了解结交另一个同类并不仅仅局限于共饮同舞的人来说——不是的。”

少女默不作声，略带困惑地翻看手里的那本书，显然她仍旧不明白马林生的话的含义，更别提那些躲躲闪闪的暗示子，马林生佶屈聱牙的长句妨碍了她收听能力。

“这么说吧，我们拿这本书作个比较吧。”马林生从收架上拿下一本近期畅销的情节小说，“这是本可读性很强的小说，任何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毫不费力的读懂它。

但这里能有什么呢？空无一物，只有精心纺织的情节和经过概念规范的人物，尽管那些对话很精彩很俏皮，但没有一句是发自肺腑的。作者给了我们什么？什么也没给，至多是很吝嗷地流露一点实感其余都是矫情。他的全部精力都用于推动情节，按逻辑的当然发展预设线索，使整个故事天衣无缝、圆满无缺。他象织手套似地编这个小说，象用一个长竹竿去河里捞东西小心地保持着距离不想弄湿自己一点。布娃娃再漂亮也没有一个丑孩子嘴里的那口热乎气儿……”

“我正想找这本书，它搁在这儿我怎么就没看见。”少女殷切地抓过马林生作反面教材的那本书，随手扔开手里的那本，坦然地十分感谢地望着马林生，“我到处，就想买这本书。”

马林生有些失望，但作为一具书店营业员他又不能拒绝出售任何东西。只能趁势建议：

“这还有几本这个人写的其他书，您不想看看么？”

“不，我就买这本。”少女翻看着书摇摇头。她拿着这字书拨腿要去收款台交款，抬头看到马林生颇为扫兴地站在一旁，便顺手捡起刚才他热心推荐的那本书，微笑着说：“这本我也拿去看看。”马林生脸上露出微笑，鼓励地朝少女点点头，似有几分欣慰。“这本书怎么样？好看么？”一个男人拿着另一本书扭过来问马林生。“一般。”马林生简短地说了一句，撇下了那个男人走向他通常站立的位置。身旁的几个同事似乎注意到了他刚才和少女热心的交谈，脸上都带着淡淡的笑意，迎着他看。

他笔直地站着，矜持地不对自己的独特行为予以解释。

少女刚才最后那近乎体贴的举动，挽回了他的全部自信。要使生活变

得美满、充实多么容易，只需要一个微笑，一份无声的承认和不言喻的肯定。他用一种倾心和感激的目光注视着那个少女挟了书袅婷婷地飘然离开书店，汇入门外灿烂阳光下的人群。他有几份伤感又生出几份纪想：如果给他机会如同那本晦涩的书终于被人读了进去，他将像一只孔雀寻样旋转着开屏，把那身绚丽多彩的羽毛尽情展现在肯欣赏他的那个人面前。这时，有人喊他去接电话，电话是马锐的老师打来的，请他立即到学校去一趟。马林生与其说是忐忑不安和如说是怀着腻歪的心情冒着正午的矣阳赶到了学校，他不是第一次受到这种粗鲁的召唤。他很熟悉老师们打电话给他时使用的口气和措辞，这大都表明并非儿子出了人身事故，仅仅是冲撞了老师或是犯了什么小错。老师们想要通过家长使其就范，他在这些老师眼里无异于一辆召之即来的消防车。

他进学校大门时正是下午上课前，三五成群午睡初起没精打采的学生背着宙重的书包络绎不绝地从各胡同口涌出来向学校方向走。操场上空空荡荡，进校的学生躲在楼的阴影不聊天、打闹。这是所破破烂烂的学校，所有建筑和操场上的体育设施都显了年久失修和使用过度的颓旧。篮球架上的球筐锈迹斑斑球网中是几缕；教学楼的玻璃自下而上都有缺损窗框也都油漆剥落露出木的本色；只有操场旗杆的国旗簇新完整，在弥漫着尘土的烈日下鲜艳无比。

黑黢黢的走廊里沿墙站眉眼不清的孩子，尖声笑叫着，互相用身体挤来挤去，当他走这过时，听到一群男孩子在他身后起哄。年极办公室里阳光充沛，但桌椅大都陈旧不堪，式样五花八门，紧紧地拼凑在一起，墙也显得不干净，钉着乌七八糟的表格宣传画和镶着镜框的各种奖状。

办公室的气氛就像公安局的预审室，七八个老师表情严厉地胡乱坐在果前，几个女的鬓发凌乱如同刚进行过一场撕打，脸色在如此强烈的灯光下仍然显得灰暗。

可想而知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什么样的混乱。

马锐单独坐在办公室的一角，脸像哭过，有些脏，看样子午饭他也没吃，又不知如何大叫大嚷地奋反抗过，此刻显得疲惫萎顿眼睛仍然灼灼有神。

“你是马锐的家长？”一个未老先衰的眼神冷酷的中年男人向马林生为，冷冰冰询问。

马林生认识他，他是该校的教导主任，马林生跟他打过几次交道，但每次他都装作是跟马林生头一次见。

“你儿子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教导主任严肃地说，那样子就像个面对一桩骇人听闻的罪行的公诉人，毫不掩饰他作为一个正直的执法才的愤慨。

“刘老师，你来讲事情的经过吧。”他转身对一个胸部肥大的女老师说。

“让他自己说！”这位妇女由于一疏于整完全变形的电烫短发参差不齐地悬垂于脑前脑后显得有此逊遑，她显然是当事的一方，至今余怒未消，气咻咻瞪着马锐。

马锐一声不响。“你怎么不吭声了？你不是有理么？”这位于优势地位的中年妇女奚落着那个孩子，“刚才的凶劲儿到哪儿去了？有理应该理直气壮嘛。”

还是马锐的班主任，那个和马林生住街坊的李老师对马林生叙述一事

情发生经过。

今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课是政治课，由这位过去一直是语文老师的刘女士讲课，对马锐这个年龄的孩子讲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未免深奥了一些，因而政治课主要是进行简单的、是非鲜明的爱国主义教育。具体到讲课内容就是帝国主义侵华史、从本世纪初到共产党在全国夺取政权前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耻辱，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和一次又一次的大屠杀。这位刘老师大概性于声情并茂型的，为了使那些枯燥的日期、统计数字显得生动有趣，讲述中加入了相当的渲染和议论，在挾击帝国主狰狞嘴脸时她使用了“恬不知耻”这个成语，但她把“恬”字念成了“刮——刮不知耻。其实这也没什么，每个人有口误的可能，翻开《新华字典》的任何一页都有叫多数人不认识念不出来的生字，谁叫我们民族语泄丰富的？况且这个字念错并不影响整个意思的表达，本来可以混过去的，大概这位自信的刘老师的反覆强调了这一有力的词组，结果……说到这儿，这位李老师有些语焉不祥了，大致可以猜出、坐在底下听讲的马锐举手了，纠正了老师的读音。他的方式无从体察，想必是彬彬有礼的，因为刘老师开始并没生气，只是叫他坐下有问题课下提，不要影响大家听讲。接着，也许是刘老师再一闪使用了“刮不知耻”可以肯定，不是有意挑衅，谁会坚持错误呢？完全也只能是无意识地脱口而出。

“这下，马锐可揪住不放了。”李老师说。

他在座位上大声说（未经允许）：“老师，念错了。”

可想而知，教室里响起了低低的窃笑，那一双双注视着老师的眼睛也失去的敬畏，充满一嘲弄。

刘老师在讲台上破有些下不来台，但她不审克制住了（多有涵养），她耐心、和颜悦色对马锐说：“请你不要影响课堂纪律。我说过，你有问题可以下课后到办公室来找我交换看法，现在请你专心听讲。”

不能说老师没做到仁至义尽，这会儿不能变的道理也讲了，但年轻人呵就是不知深浅得理不让人，马锐这时开始变得无礼继续在座位上大声说：

“老师你错了，这用不着下课后再交换看法，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看《新华字典》那字念‘恬’而不是‘刮’。”

他有意示威似地着一本打开的字典远远地指给老师看。

“我并不是爱面子不肯认错。”胸部肥大的刘老师对马林生申明。“我是为了能把课讲下去，不能因为我俩的争论耽误其他几十位同学的宝贵学习时间，当时课堂已经有些乱了。”

同学们交头接耳、嘻嘻哈哈，课堂上一片嗡嗡的低语声。一部分同学继续看着老师，不少同学扭过脸笑嘻嘻地看马锐。

“有的同学就是爱显示自己，好像自己比谁都聪明。你真懂了么？你真的全懂了那你还坐在我这儿干吗？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眨着谁都不如你，这种自以为是自以为了不起的态度老师最不喜欢，这种人将来没什么出版！”

“老师，到底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又最爱显示自己？”马锐笑着大声说。接下来就变成两个人面对面互相点着名的交锋，步升级。

“马锐，你不愿意听讲，你可以出去！”“我为什么要出去？我没有不愿意听讲，是希望你讲得更好一点。”“你出去，我现在请你出去，马锐同学！”

“我不出去，我有权利坐在课堂里，刘桂珍老师——我交了学费。”“如果你不出，这堂课我就不讲了，同学们，你们这节课无法上下原因完全在马

锐，你们是想氢课继续上下去呢还是听任马锐一个搅得你们谁都无法上课？”

“我们听任马锐搅得我们谁都无法上课。”一个调皮的男生回答。全班哄堂大笑。“你不讲课是因为你没有能力讲下去了。像你这种水平不讲也好。讲也误人子弟。”马锐在哄笑中添油加醋地说。

“听听，狂成什么样儿？”刘桂珍恨恨地对马林生说，“这样下去还得了？”此刻的刘老师已是气急败坏，她竭力用盖过全喧嚣的高音尖叫：“班干部，班干部站出来！班干部在哪儿？维持一下秩序。”

在她犹如蜂蜚般不停的尖叫声中，坐在靠墙那排座位的夏青不情愿地站起来，用比蚊子叫大不了多少的声音对笑闹的全班同学说：“你们别闹了。”她的声音几乎被一阵更大的笑声淹没了。一些孩子在暗中跺脚，拍打课桌底板，教室像一间木工房似的回荡着各种嘈杂的声响。

似乎为了不被同学们划为异类抑或是对马锐抱有同情，夏青对这片混乱场面妥赤地笑了笑，

“这个班历来是全年纪纪律最差的班，班干部软弱、涣散、起不到带头作用。甚至有时还对落后同学随声附和，不敢挺身而出同不良的倾向作斗争，造成歪风邪气占上风。”刘桂珍大的胸部一起一伏，几星唾沫溅到了马林生脸上，她扫了眼耷头坐在一边的马锐，“就是有那么几个害群之马。”

刘桂珍抱起讲义紫涨着脸冲出教室，肋帮子上的肉因为愤怒哆嗦着如同受到一阵阵电击。

当然，这场课堂骚乱的结果，就是威严的，人见人怕的教导主任亲自出马，把马锐和那个帮了一句腔对骚乱的扩大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男生带离了现场，恢复了教室秩序。

更严重的事情在后面。

本来这件事并没有引起全体老师的义愤。在这个普通的不在重点之列的胡同学校内，这类课堂纠纷是天天都有，司空见惯的。这还不是最恶劣的，上星期另一个班的男生还曾经在老师转过身黑板上写字时从后面用弹弓向老师射击。马锐和另一个男生被揪到老师办公室的最初，其他老师并没有介入，争论基本上局限于刘桂珍与马锐之间。连教导主任那时也不过是扮演一个略带倾向性的促裁人的角色，主要是听取双方陈述。后来，争执愈来愈激烈，双方各不相让。马锐坚持老师那个字确实念错了，他提出纠正无可厚非，只因老师坚不认错交旁敲侧击以撵出教室相威胁才造成后来的大乱。而刘桂珍则一口咬定马锐从一开始就是别有用心，有意制造事端，并在老师的再三忍让下步步进逼、得寸进尺，公然当着全班同学对老师采取极不恭敬的态度，几次打断老师的讲课，以至酿成后来不可收拾的局面。大概双方的言词彼地的已激烈到一定程度，刘桂珍似觉辅以手势的必要，于是发生了一些推搡。肯定是很轻的，与施毫不沾边至多只说明对方欲辩无言的焦躁和恼火。但这时，马锐说了一句至淫至秽的话：“你怎么跟泼妇似的？”

“泼妇，你知道什么是泼妇么？”教导主任正儿八经的问听着无动于衷的马林生。“大概是指很厉害的女人。”

“不对，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词的完整含义，教导主任颇有几分炫耀地说，“泼妇除了形容这个女人很厉害很不讲理同时还含有这个女人作风很不正派在上面乱搞的意思。”

显然，这一不负责的诋毁和控不仅使一向清白的刘老师一怒冲天，

同时也激怒了所有在场的和刘桂珍同亲年龄同样身份的妇女们，这无异于是对女老师这种特别需要尊重特别需要与高联系在一起的女性的集体侮辱。

后来发生了什么，没人再对马林生述说。明摆着，妇女们制服这个喜欢逞能的男孩儿，作为政策的一种体现，她们从轻发落、放走了那个态度好的男孩儿，而把这个过分猖狂的从严对象一直扣着等到他父亲到来再会商惩罚措施。

“你，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马林生蓦地发现老师们已停止了控诉，一个具直勾勾地盯着他，等待他的反应，他不失时机地叫起来，脸上带着像这他这种角色此时应有的义愤。

“立刻向刘老师道歉，诚恳地道歉，请求原谅！”他指着马锐喝令道。

“我已经道过歉了，”马锐爷脸看着墙，低声说。

“其实，我倒不需要他给我道歉。作为老师，受点气受点委屈没什么，惯了，谁让我是老师的。”

刘桂珍说到这里眼圈红了，紧绷着嘴，片刻后看着马锐说：“老师是替你担心，你要培养自己什么品质？长大要当个什么样的人？你才这么小，可你瞧瞧你身上学了多少毛病：骄傲自大，张口骂人，不尊重老师，不尊重老师你还会尊重什么人？欺负比你弱的同学和女同学，在班里拉帮结派，煽风点火，挑动同学间的对立同学和老师的对立，发牢骚说怪话你你你还像个学生……”“我没有”马锐竭力忍着泪，分辩道。

“还没有！还嘴硬！”刘桂珍冲着脖子逼视马锐，“事实俱在，哪天在哪儿和谁一条条都给你记着呢——该让你爸爸知道了！”马林生此时只有低声下气份儿，他连连向刘桂珍道着歉，对所有老师陪着笑，惟怒视马锐以示他无论感情和理智上都是站在校方一边同仇乱忾。

“对不起，对不起刘老师，回去我一定好好教育他。”

“你孩子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教导主任以代表校的权威口吻对马林生说，“我们学校还从来没发生过这类问题，我们学校的校风校纪一向是很好的……”

你算了吧！马林生心想，贵校妇生的聚众斗殴还少么？上个月几个学生和外校学生打架还动了刀子，不是把派出所的人都召来了么？

……所以我们对这件事不会轻易放过。已经告诉马锐同学了，让他回写检查、检查交到教导处，在检查没有通过之前，先不能来上课。”“我回家一定督促他把检查写好，写深刻。”马林生再三表示状极宙痛。“除了写检查，学校还要考虑难马锐同学处分，处分轻重要看马锐同学检讨的深刻程度，对错误的认识程度，但处分是一定要给的，这点请家长要有个精神准备。”

“如果认识得好检讨得深刻，处分能不能不难？咱们得为孩子前途着想。”马林生恳切地说。

“不给处分是不可能的。”教导主任抓摇头，“这事在全校的影响太坏了，教师们听说都气炸了，说这样的学生不给处分她们就不干了，寒心呐……”

教导主任抬起头镜片闪闪地看了眼马林生，“这也是为他前途着想，对他负责，让他牢牢记这次错误的教训，受个处分不要紧嘛，好好表现将来还是可以撤销的嘛，好啦，现在你可以把孩子领回去了。记着明天把检查交来。”

教导主任挥挥手就像交警终于开恩示意声音的骑车人可以走了。马林生在带马锐离开老师办公室时对那位刘桂珍老师有了一个粗浅的印象：她像一个家庭妇女一样既容易被激怒又容易得到满足。“还没吃午饭吧？先去

吃饭。”

在跟着爸爸回家的路上，马锐始终保持着一份与其年龄不大相称的坚忍和麻木，但马林生这一句话便使他的眼泪哗哗流了下来。他们走进了一家小饭铺，马林生给儿子要了半斤机制饼子。在吃饼子的全过程中，马锐一直低着头不的辍润，捏筷子的手因为军峰颤拉几乎夹不住滑溜溜的饺子，他完全没有了早先的骄矜，十足成了一个心头笼罩着伤心，委屈和恐惧的孩子。孩子无声饮泣的姿态所流露出的强烈痛苦，使同时在饭铺里进食的顾客以及饭铺的伙计纷纷抽来关注和怜悯的目光。如果这是另一个人，随便什么人，哪怕就是个不相干的醉汉，马林生也会油然产生同情，起码会软下来，但这是他的儿子，一个闯了祸给他惹了麻烦而他必须对这后果承担责任的小鬼。他能怎么样？任何温情的表示都会使这个孩子受到错误的鼓励，更深、更固执地坚持和陷入与老师的对立。他会把这顿饭当成一种慰问，一种赞许，他会为得到理解而感动，不能给他任何重新获得立足之地的希望，必须使他认识到在这场力量悬殊的对峙中他只有屈服，按照对方的要求悔过这一条路可走，否则结果更坏，更无法承受。这不是个谁是谁非的问题。马林生严厉地盯着儿子，毫不为其所动，“快点吃！别哭哭啼啼的。你觉得你干了什么光荣的事！”

父子俩回到家后的正式谈话，基本是在一种审讯与呵斥充满无情压迫的气氛下进行的，父亲几乎没给儿子任何申辩和陈述事实的机会，调子是一开始定下的。“你说，你错了没有？”

“……我错了……可老师也有错。”

“先不要管别人，先说你自已，你错错在哪儿了？为什么错？”“我不该骂老师泼妇。”

我当时也是气极了，她用劲推我，我也不知道那泼妇两字有别的意思……”

“你还气极了？你把老师气成那样儿你还急了？你的错是光骂老师么？在这之前呢？”

“在这之间我没错。我根本就不是故意气她，她的确把那个字念错了，我纠正她有什么不对？”

“你纠正她？你凭什么纠正她？老师念错了自已会改，用得着你去纠正她？”“可她当时自已根本没意识到……”

“当时没到以后就不会意识到了？问题不在谁念错了一个字，谁都会出错，让你念一篇课文你没准比都错得还多。”

“我错了别人给我纠正我可以改呀，不像……我不会生气呀。”“别人给你纠正老师给你纠正我可以是像你给老师纠正那样么？是同一种方式么？纠正虽人的错误这本身没错，问题是你采取什么方式去纠正，是与人为善其心希望别人改正还是逞有嘲笑、奚落、希望别人出洋眈或显示自己比别人高明？”“我是与人为善真心希望都改正。”

“你是这么认为可老师并不是这么认为。你在课堂上连续大声打断老师的讲课给她提错，这一举动本身就说明你有意当着全班同学出老师的丑。”

“可是平时我错了，老师也是在课堂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大声给我纠正，为什么我就不能同样给她纠正？”

“她是老师，你是学生，这点区别你不都不清楚，我看你这么些年学也白上了。”“老师啦？学生怎么啦？都是一们的人，谁有错误……”“你不要

说了！”马林生厉声打断儿子的话，“看来你还没学会怎么尊重老师。”“我就知道怎么尊重趑……”

“胡说！狂妄！”儿子脱口冒出的这句大人话，今马林生又惊又怕，脸也顿时变了色。

你忽然觉得全身无力，各种铿锵，言简意赅的精确措辞犹如断了线的风筝从他嘴边一下子飞走了，无影无踪了，他的大脑像沙地一样水分瞬间都漏光了，一片干涸。他费力地咽了口唾沫，像念老式电报机传送的电文纸带，一个字一个字慢腾腾地说：“像你这样，对自己的错误，毫无认识，不词夺理，你怎么能把“检查”写深刻？”

“我也不能胡写，得实事求是。”

马林生疲惫地一笑，用可怜的眼光看了眼天真儿子。“你是不想上学了？”本来嘛，班里的同学都可以给我作证……”

“算了算了，你先到一边去吧。”马林生不耐烦地打发开执迷不悟的儿子。

第四章

马林生决定亲自起草这篇检查的底稿。这是篇为满足成年人受伤害的自尊心所作的文章，必须谨慎周到、细致入微，才能经得住那些蹙足了劲儿相要给你难堪的成年人们的百般挑剔，使他们转怒为喜。一个马锐那样年龄的孩子即便一百个诚恳也无从表达，他所掌握的语汇尚不足以详陈如此复杂、微妙的情感。只有一个老程度大于或起码等于对手的成年人，才能把话说到点子上，才懂得怎么使一个情有敌意的人心花怒放——有些话只有厚脸皮的成年人才想得说得得出而且说得像发自肺腑一样。马林生堪称这方面的专家，他的这门本领怎么学会的，他的同学、夏青的爸爸夏经平一清二楚。所以，当他进门看见马林生苦思冥想地坐在桌前，脸部随着笔的运行变化丰富，时而愁苦时而沉痛，不禁笑了，这情景当他和马林生都是小学生时他很熟悉。他一直认为，正是这种大量的检查作业激发了马林生对写作的最初兴趣，并锤炼了他的写作基本技能，同时他创作的检查产生的效果以及给他带来的名声使他过高估计了自己驾驭他人情感的能力，由此耽误半生。“怎么，替儿子写检查呢？”他问，大咧咧地在一旁坐下。

“你知道了？听夏青说的？”马林生一脸苦笑，“没办法，你没听说要给马锐处分呢。”

“重操旧业有何感受”？

“什么都没变，老师还是从前的老师，连错字都跟从前错的同一个字，你还记得咱们上学时那个王老师么？她也总是把‘恬不知耻’念成‘刮不知耻’。”

“这么些年，这帮老师怎么一点长进没有？”

“学生呢，也是一点没学聪明。没办法，学校嘛，就是这样儿，好容易学聪明了，毕业走了，又进来一帮傻乎乎自以为是的。”“学校嘛，不就是培养人的地方？这检查你真该让马锐自己写，什么都替他包办不好……”

“他写不好，这得联系多少事情……”

“写不好一点点学嘛，多摔打几次不就百练成钢了？不给他实践机会他就永远进步不了。谁又是生下来就会写检查的？当年咱们还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写，通不过就重写，咱们父母又没文化，指不上，还不就靠自己一点点摸索，逐步提的高？从不会到熟能生巧得有个过程。你这可是太惯孩子了，要不怎么说现在这孩子幸福呢‘抱大的一代’，连检查都不会写长大怎么走向

社会呀？怎么干得了大事业？”

“你说的倒也是，现在这些孩子的状况真令人担忧，对社会起码的认识都没有，吃不瘪子不得委屈，得理不让人，这么下去将来吃亏的只能是自己。”

“多跟他们讲点道理。别老觉得孩子小，真把这些个人生道理讲透了，他们还是听得进去的。关键看你怎么讲，事实最有说服力。”“呵，这方面的例子我是不胜枚举。”

“可不是，咱们都是过来人嘛。”

这时，马锐低薪丰头走进来，简单和夏经平打了个招呼，走进里屋，他一脸懊丧，眼睛红肿，显然还未从打击中恢复过来。当着孩子，两个大人闭了嘴，待马锐走后，两个人又低声说起来。夏经平笑着说：“吓得够呛吧？”

“可不，我和老师都狠狠吓唬了他一通，几天缓不过劲儿来。”“小孩子没经过事。我倒真有心想去告诉他，甭害怕，没什么了不起，什么‘处分’呐‘装档案’啦都是吓唬你，小孩哪来什么档案？真正的档案袋里中学毕业前一个字也没有。”“可别这么对他说，把底告诉他。”马林生笑说：“那他更有恃无恐了。顶掸个老师倒没什么，别养成毛病。”

马林生重又歪头去乍自己拟的检查划稿，问老夏：“你说这么写：辜负了老师的亲切教诲和殷切期望以及一片苦心孤指。不肉麻吧？”“不肉麻不肉麻，恰到好处。”

“这‘苦心孤诣’是不是有点太文绉绉了？会不会让人看出不像是小孩说的话？”“没关系，没人挑恭维话的碴儿，舒坦就行，若有所动鼻子一酸心头一热也没准——看见这四个字——真觉着自个不容易了。”夏经平看着老同学笑：“你真是个小熨斗，什么样的褶子经你一熨都平平展展的。我真想当一回你们领导，见到让你给我写检查。哎，用不用滴两滴水在纸上？”“这么严肃的事，你别这么嘻嘻哈哈的开玩笑。”

“你别装蒜了，夏经平笑着在马林生背上猛拍一掌。

马锐在看爸爸给他写的长扁检讨时没看几行就哭了，眼泪顺着脸颊扑簌簌流下来。

“你把我写成什么了？”他泪眼婆娑地望着爸爸，“我是那样么？”“少废话！替你写了。人还哪那么多穷讲究？”马林生十分不快，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劳动成果没受到应有的尊重和赞赏，“检查就得这么写这么写才深刻。”

“你这算什么深刻？就差说我不是人了？”

“收起你的自尊心吧，你现在还顾得上它？”马林生讥讽地望着儿子？“你现在就不能把自己当人。按我写的把检查抄好，明天交到学校去。”“这检查我不想交。”马锐盯着爸爸，“我不想用糟蹋自己换取别人原谅！”“你现在就坐到桌子跟前去，把检查抄工整、抄好。”马林生伸出手，指着儿子说。

父子俩互相凝视着，马锐毫不胆怯地迎着父亲的视线，他把那叠写着检查的稿纸往旁边随手一，稿纸散乱，纷纷飘落到地上。“捡起来。”马林生迈前一步，冷冷地悦。

马锐扭过脸，不予理睬。

“你捡不捡？”马林生又迈前一步，眼神，语气中充满不祥的威胁。“不捡。”许音未落，马锐后脖醒子就挨了爸爸猛的一掌，他的头一下歪一边。“你捡不捡？”马林生问一句，打一下，打一下，问一句。他的火气是逐步上升

的，开始还较为克制，没有十分用力，但他看到马锐就是不肯服软，始终挺身站在那儿，不管他怎么打不动也不吭声，甚至连哭都不哭，慈祥着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毫不掩饰的轻蔑，便被一点点彻底激怒了。

他的手一下比一下重，后来脚也上了，连踢带打，狂怒地连声吼叫：“你捡不捡？不捡我就打死你！看是你犟还是我犟！”

他几乎是失去理智地疯狂殴打了，拳头，皮鞋雨点般地落到马锐一无遮挡的身上。马锐保持不住重心，跟啮着，几次重重摔倒在地。的疼痛使他再也忍受不住，小不忍受不住，小不涌出眼眶，他终于屈服了，含悲饮泣蹲在地上把散落的稿纸一张张捡起来。“马上抄，不抄完不许吃饭！”马林生大声吼着，气咻咻地离开里屋，用力把门带上。

他喝了一大杯凉水以平息自己狂乱的情绪。他的胸脯剧烈起伏着，脸由于愤怒利用力涨得紫青，他的手掌骨有些隐隐作痛，脚趾也有一点扭了的感觉。他对儿子的公然挑衅和不服从感到无法抑制的憎恨，这憎恨的情绪百那么强烈以至他双眼都激动地润了，如此不知好歹的王八蛋、兔崽子，真应该让他一个人去倒霉！

当他多少平静下来一些后，他又感到了一种隐隐的羞愧和更大的沮丧。他本意用不同于学校的那些老师们的更通情达理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事件的。在学校目睹了老师们的表现后，他本能地决定回避采用相同的迫人就范的方法，就像人们自觉地和某些不名不道德的行为保持距离一样。但他还是这么做了，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果他面对的不是他儿子呢？

黄昏时分，马锐的一些同学来看望他，就马林生轰走了，拦着门没让进，后来，夏青放学回来也到他家来了，看样子也是来慰问和寄予屿的。马林生在外屋把夏青叫住，问她：“马锐在学校到底表现怎么样？你们是同学，你应该把实话告诉马叔叔。”

夏青犹豫着、嗫嚅着，迟迟不开口。

“没关系，你就实说。”马林生推心置腹地说，“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是不是像老师说的那么差。”

“怎么会呢？”夏青说，也竭力想使自己的话不偏不倚，“男生当然要比女生，嗯闹点，但马锐在我们班男生里根本算不上闹的……有些老师不喜欢他倒是真的。”

“他是不是老爱给老师挑刺儿？”

“嗯，差不多，有时候他让老师下不来台的……但今天的事不怪他。”夏青热情的为朋友辩护，“今天的事责任全在刘老师，他一贯这样儿，水平低又最爱面子，哪个同学给她提意见她恨哪个同学，我们全班都特烦她，最不爱她的课，哪次上课得吵起来……”“哐——”里屋门一下拉开，马锐红肿着眼满脸是泪地冲出来，真着脖子冲夏青嚷：

“去！去！谁用你在这儿嘴！长舌妇！碎嘴婆！滚一边去！”

“马锐！”马林生厉声喝斥。

夏青委屈地说：“我没说什么，我是来看你的……”

“是我叫住她问她一些情况的，你要干什么？”马林生拍桌子。马锐根本不理他爸爸，只是冲夏青嚷：“谁用你来看我？没事回家呆着去，少乱串门！”

夏青看见马锐脸上的伤痕，不由大叫：“你爸打你了？”她愤怒地转而

怒视马林生，“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乱打人？”

马锐愈发急了，上前连推带搯往外撵夏青，“你走不走？怎么这么厌？这赖在这儿了？”

夏青被马锐推出门，站在门外还冲马林生嚷：“打人犯法你知道不知道？”她嚷着眼中也冒出了泪花。

马锐劈面把门关上，夏青才一跺脚，含着泪中窗前的廊走了。马锐不看他爸爸一眼，扬着脸走回屋里，把门也一把撞上了。马林生站在两扇门紧紧关着的房间里，心中一阵阵羞惭和恼火。儿子的举动很明显，他连对有利的話也不愿意让他知道，他根本不想在他这儿讨个公正。

吃晚饭时，他去叫儿子吃饭，儿子冷冷地回答他：“不吃我还没抄完呢。”“必须吃！”他敲着菜盘说：“吃完再写。”

儿子服从了。

这服从令他心颤。儿子抄检查一直抄到深夜，他也一直陪着儿子坐到深夜。有几次他想找个话头儿跟儿子说几句闲话以示和解，自己的气消了，但儿子那冷若冰霜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情令他欲言又止。夜里，他时而听到从儿子的床那边传来伴随着每次翻身响直的低声呻吟。他想起在遥远的地去当他还是个小孩子时，他含泪忍痛躺在被窝里悄悄发过的一个誓：如果将来我有了孩子，我永远不打他！在成年过程中，他改变不少初衷也忘记许多心愿。

他打开台灯下了床，走到狂床前，掀开他蒙住头的毛巾被。儿子紧闭着眼一动不动忍受着台灯射来的光芒，他的脸由于小不的浸润刺激显得潮红光滑，有些浮肿。

他松开手，柔软的毛巾被轻轻坠下，遮住儿子的脸。

第二天，父子之间再没发生任何龃龉。马锐似乎经过一夜睡眠耗尽了所有力量，像个断了伞骨的尼龙又瘪又蔫。他按照父亲的吩咐洗脸、刷牙、吃饭，然后背着书包去学校交检查了，没有一丝抗拒，不满和有意拖延，像机器人一样服从指令。这件如的余波延续了几天，如马林生所预料的那样，校方抓住这件事在会校学生中大肆宣读，以儆效尤，开展了一场以“整顿课堂纪律，尊师重道”为内容的运动，马锐作为反面典型在全校范围点了名，并在班级一年级两极在班上作了检查。受到了些同学有组织的批判与声讨。也正如马林生预料的，他撰写的那篇文字花哨狗血喷头式的检查使有人听了为之不忍为之垂悯为之汗毛倒竖。一个人置自己于如此不堪这地，任何善良的、自己同样面临诸多困境的人焉能不作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想？同时，我们同胞一个著秀于世的可爱天性不就是当把对手逼得走投无路时网开一面？任何人，当确保自己优势地位不受威胁时，都愿意稍示怀柔以表明自己的宽大和有理有节在胜利的喜悦上加一种欣赏对方感激涕零的享受。马林生专门请假到学校和刘老师以及教导主任校长什么的作过几次长时间的恳谈与聆听。被检查深深打动的刘老师差不多把马林生当作唯一了解她的知心人那样倾诉哀肠了。诉说着现如今作为一个低级老师的苦恼与不境，待遇啦、房子啦、全社会的尊重啦，说着说着便抹起了泪，伤心得无以复加，似乎她不是当了老师像是上了贼船。倏忽羊，又变得介那种最有爱心的少管所干部，置自己于九霄云外，一门心思地关心那些的失了足的下一代，为他们的丁点儿进步欣喜，对改造他们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充满希望。语重心长，苦口婆心，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洞里摸了一夜突然看见光明寻那样容光焕发，疲劳、绝望一归而光。

教导主任校长这些更注重全盘考虑的领导同志更是相当满意这一事件的发展和目前的这种结局及其效果。他们甚至有些庆幸马林生的儿子给他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和借口。不过表面是一点看不出来，他们脸上有的只是一如既往的庄严和万事操劳的忧郁以及沉思。

马锐的检查很顺利地通过了，没有人狠得下心来有毅力再听一遍比这更不堪入耳更冗长的检讨。连本来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处分最终也没落下来，在运动后期，学校居然在高年衙挖出了几个流氓团伙，人们差不多把马锐忘了。

他又回到学校去上课。

他也像其他孩子一样，事过不久就基本上把这件事造成的心理负担御掉、丢开了，生活中新的、有趣的或令人反感的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但这件事在他身上遗留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这特别表现在他和父亲的关系上。他一见马林生就显得瑟缩，沉默，即便是一句很平常的问话，他的回答也带有怯意，而他几乎不主动和马林生说什么。父子俩在日常生活中相处时的那种异乎寻常的冷漠。使得他们的家庭蒙上了层阴郁的气氛，同时又使他们两人都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紧张。每当他们四目交视，马林生就感到自己如同一个悲剧性事件的纪念碑，人们的目光一接触到它脸上便流露出凄恻的回忆和警觉、沉思的神情。

马林生原期待马锐看到事情按照他那种干脆利落的处理方式得到圆满解决，会多少淡化些父亲推行决定时合作的粗暴手法的反感。认识到父亲的英明、正确和事出无奈，但他的期待落空了。马锐虽喜洋洋丰意表现出什么耿耿于怀，但很显然他也没有尽然释怀。

他不想看到儿子总是一副受了伤的样子，更不希望儿子的性格由此改变。这种变化往往更难以捉摸。

他想使家庭的气氛重新轻松起来，像个正常的家庭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实际上，从那个恐怖之夜后，他就没再对马锐提这件事一个字，既没解释也没道歉但也没利用对他有利的事实。

他有意在饭前便后和儿子闲扯几句，说些街上流传的轶闻趣事，装傻充愣地问些他早已知道答案的愚蠢问题。但儿子的反应并不积极，并未体察或者有意忽视他的良苦用心，有一搭没一搭偶尔一笑也是稍纵即逝甚至时而显得像身处考场般的紧。有次他为了特别估出对儿子无芥无蒂，还亲昵地跟儿子开了句玩笑，“你是不是感到正经历那种真正的、无法溢于言表的深沉痛苦？”他笑嘻嘻的、调侃味儿十足，但儿子听到这话的反应是吃惊、瞠目结舌，继而是羞愤和厌恶。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失策和唐突。他不自觉地引用了儿子和别人一次虽然算不上是机密但也是属于不希望第三者听到的谈话的内容。这就像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的日记被人偷看了，那点隐私已经成了别人的笑柄。尽管是善意的打趣，也完全不能接受。马林生感到气愤、有一种受逼不过的感觉。另外他也由衷地对自己向儿子频送秋波讨好巴结的行为感到厌恶。

他决定跟儿子好好谈谈，有些糊涂认识必须澄清，无原则的抹稀泥看来想抹也糊不上墙。

他没做什么准备，开口就能讲，道理都是现成的，活学活用了半辈子，烂熟于胸。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没有。”儿子手托腮坐在一旁，像是被拖到某个会上与己无关又不得不听。“我看有。”马林生脚踏着桌底架，吸吸溜溜掀盖喝着热茶，把吸进嘴里的花叶呶呶啐的回杯里，摇着扇子乜眼说，“你这个情绪不对头嘛，多少天了，哭丧着脸儿，我看你是对我那天打了你怀恨在心。”

“没有。”“我能不打你么？要不是你那天把我气坏了。我什么时候无缘无故地打过你？从小到大你说说，哪次不是先跟你充分摆事实讲道理讲清楚了再打？哪次法因为你不听话犯了错误就是不肯承认哪次不都是为你好？真是我出了错我捅了漏子我打过你么？”“为什么不说话呀？有理讲呵！你不是老觉得有理没处讲，现在给你讲理的机会，你怎么又说不出来了？”

“哪次都是我错，都是我不好，你每次都是忍无可忍。”

“就说这次，要是你一开始就按我说的去做，不跟我拧着，谈话就能解决的我何必要动手？当然，我打得手是重了点，不应该。可你要想想当时你把我气成什么样儿？我辛辛苦苦替你写的检查，你就能那么往地上一扔，不屑一顾，我儿子对父亲这样么？好啦，这件事就不说了，不管你是不是恨我……”“我不恨你，恨你于……，

“恨也好，不恨也好，反正我是打你了，这是个事实，无法改变，而且今后我仍然可能打你，但我希望尽量避免出现此类情况，这要看你……懂我意思么？”

“懂，听话就不打，不听话就打。”

“好，这件事就不说了，到此为止……”

马锐起身就走，像听到宣布散会似的。

“回来！我话还没说完呢。”马林生喝住马锐。

马锐重新退回原处坐下。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马林生放下茶杯，拿起一支烟在指甲盖上颠着，叼在嘴上，点燃，看着马锐说，“你心里还是有急气。我还是认为你没错，起码没全错。你给老师指出一个字念错了这件事上就不该受到批评，你的读音是正确的嘛，字典能够无可辩驳地证明这一点……我说的对不对呀？”

马林生看儿子的反应，马锐毫无表示。

“老实说，在这点上我同意你的观点……”马林生再次停下来。注视马锐的反应，儿子仍毫无表示。

“你是对的，老师是错的。”他强调，“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这没什么好说的。”

马锐仍毫无反应。“你以为我在你这么大，上学时什么样儿？也像你一样，喜欢给老师挑个错误老师作个对。”马林生这时变得推心置腹了。“我们好时比你们厉害多了，斗老师批老师那是经常的，校长教导主任都揪到台上去了。哪个老师稍微说错句话做错件事，大字报立刻贴到她办公室去。上什么课呀，上课就是玩、闹、考试也不考，考也是互相抄，那开心……当然那是动乱年代，这么做是不对的，学生的主要任务还是学习。你们现在不能像我们那时那样，你们要尊敬老师，遵守纪律，爱护同学，爱护公物……好好，套话就不说了。

你要知道你错在那儿，而你现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所以你也无法改正。检查是胡写了一大堆，但那都是空话、官词儿、压根没说到点子上……”烟头上长长的烟灰掉了下来，洒了马林生一腿，他连忙扑落。“我

记得上次我们谈话，你说过一句：‘你就知道怎么尊重翘。’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我记得，记得非常清楚。”马林生坐正，把剩下的烟蒂掐灭，他的脸由于低头去掸烟灰有些涨红。他注视着马锐，“大概你从哪本书上还接受过这么一句话：‘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听说过。”“我想你就是让这句话害了。”

“谁也没有害我，我自己错了就我自己错了。”

“不……马林生曲膝把脚抬到椅子上，一只手去撕脚丫上培剥的老皮，用力撕下一块，看了一眼，扔到地上，飞快地说：“你光看到天就是天，地就是地，可你却没看到人的差异，两双眼睛的不同，其他人不说，我和你眼中的天地是同一个天地么？我承认，应该有基本的道德准则和通用的是非观念，但对大人和孩子能同样要求么？我抽烟是嗜好，你抽烟就是学坏——对啦，上回你抽烟我可还没说你呢。我骂你打你那叫慈爱，恨铁不成钢。你骂我还手——反了你啦！同理，你可以爬墙上树，最多说你淘气，我要猴似地爬谁家墙头，说老不正经的还不得抓我要流氓偷东西？这就像男女平等一样，只有承认差异才能真正做到平等。”

“你现在多少明白点了么？”

马锐眨眨眼，看不出是真听进去了还是仅仅敷衍，他朝父亲点点头。马林生十分高兴，他坐回座位，跑了口已经凉了的茶润润嗓子，换了副亲热的口吻对儿子说：

“你想你能用对付小朋友的办法对待老师么？老师是什么？不是不能出错的计算机。她是人，还是个大人。大人和小孩最重要的区别在哪儿？就是小孩可以没脸大人是一定要有面子！小孩嘛无所谓，不管大众怎么斥挞，二皮脸一挂嘻嘻一笑就过去了。大人呢，你让他去哪儿？如果不想被说成厚颜无耻就无地自容了。什么叫狗急跳墙？你怎么就涌她错就让她错下去？出丑是她出丑，丢份是她丢份，与你何干？尤其是你又知道什么是对？没叫她引入歧途，你替她着什么急？全班四十多个同学未见得都让她蒙在鼓里惟独你跳了出来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你傻就傻在不懂得这条做人的基本规则；当权威仍然是权威时，不管他的错误多么确凿，你尽可以腹谤但一定不要千万不可当面指出。权威出错犹如重载列车脱轨，除了眼睁睁看着它一头栽下悬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回，所有努力都将是螳臂挡车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

马林生怜爱地望着儿子，语气沉重地说：

“爸爸的其他话你可以当耳帝风，但这点请你一定牢记，如果通过这件事，你能记住这个教训，那对你的成长是个帮助，否则人才是白吃了这顿苦头！”

“……”“你怎么不说话？”马林生皱皱眉头，“无动于衷？”

马锐为难地在椅子上扭扭身子，“您说得那么好，我都听呆了。”“什么意思？”“真的是觉得您说得好……”“往下说。”“过去怎么就没人给我讲过这些个道理，都是教我要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勇于当那个什么小主人……难怪我这回栽这么大跟头一点不奇怪……”

“……”“幸亏我有个您这样的真关心我爱护我的好爸爸，除了您谁还会跟我说这些话呢？”马锐先还低着头看地上，有点扭扭捏捏，后来就流利了，也敢看着他爸说了，您这番话真叫我茅草顿开，如沐春风……”

“茅塞顿开，如沐春风！”

“茅塞顿开，如沐春风。要是您今天不跟我说这番话，不告诉我，任其

下去，我将来——不堪设想！”

还有什么比沉默更可怕的？那就是胁肩谄笑虚言奉承！

“把你的真实想法告诉我。”马林生请求。

“我真的就是这样想的，没有其他的想法。”马锐同样衷心地。

第五章

“你怎么奴彦卑膝，低三下四的！”马林生厉声呵斥儿子，“有什么话好说，不要哼哼唧唧的，像长狗似的摇尾乞怜。你是叫我打怕了还是装孙子？”

马锐是来请求父亲批准出去玩一会儿的。但他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请求，而是在饭后主动积极地去刷碗，扫地，擦桌子，把一切归置完了，像个有事要求主人的丫环把一杯新沏的茶和一把扇递到正着肚子剔牙的马林生手里，自己站在一边不住地拿眼去找爸爸的视线，磨磨蹭蹭地不肯走开，没话找话地问：“还有什么要我干的么？”“您想不想擦一把？我帮您打水去。”从那次父子俩交过心之后，他就一直是这副样子，殷勤、恭顺，事无巨细一概请示惟马林生的马首是瞻。尤其是他那双眼睛，说是狗一样忠诚一点不夸张。处处察颜观色，镜子般地只反映爸爸的喜怒哀乐，爸爸笑，他就显得快活；爸爸愁，他就显得忧郁；就连看电视，父子俩的感情起伏跌宕也是同步的。马林生对此腻歪透了。他还没有自大到想在家里建立一主一仆的小朝廷，称孤道寡，四处横行，可儿子怎么就先主动当上了小太监？马林生是个苦出身，一辈子没有作威作福过，同时他又觉得起码是拿中级知识分子的标准要求自己。知识分子吗，知书达礼，到哪儿都得是文明、进步、现代的代表，跟谁打交道都得是不卑不亢不冷不热，既令人刮目相看又不使人感到气焰逼人，这样才舒服，大家才亲切。弯腰弓背，诚惶诚恐，这样的嘴脸知识分子不但做不来（或者说刀不架在脖子上做不来）。也受不了别人这样作，这样下作——

哪怕是冲着自已来。叫人恶心！“你就不能把腰板挺起来？”马林生痛斥着马锐，“大声说“我要出去玩！”我还能吃你？正当的要求为什么就不能用堂堂正正的方式来表达？你瞧你，你哪还像个男子汉……”

马林生最后这句话本来是不想说的，脱口而出险些没咬着自己舌头，这话太伤人了。

马锐倒似乎没太介意爸爸的措辞，他像个棉花床垫似的，对任何挤压都不产生弹力，使用力量愈大反倒瘪了下去。他垂眉低眼站在爸爸面前，加倍作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当然不必计较什么男子汉不男子汉的，他的年龄只能说是个男孩儿。马林生自己就像个所谓的男子——汉么？他想想也觉得没什么参照，一个过于高大近乎虚纪的形象赫然出现今标榜他的人也同时感到气馁。”去玩吧。”马林生快快地说。

那日傍晚，马锐在胡同里被几个年轻人打了。一个男孩子飞跑来告诉马林生，马林生刚冲出院门，就看到马锐跟几个一起玩的同伴一手捂着滴着血的头向这边走来。

听那几个孩子七嘴八舌诉说，马林生知道了事情的大致经过。确实不是马锐惹的事，准确地说，马锐无辜地被人欺负了。这条胡同口有几张台球桌，天天都有一些小伙子和半大孩子围着打台球，马锐和他的几个小伙伞也去凑热闹，站在一边看，有几个正在轮流玩台球的年轻人不知是因为输了还是看马锐他们几个不顺眼或者就是想抖抖威风找点乐子，反正是有意寻衅吧，叫马锐他们“滚开”。这几个家伙都比马锐他们大，一个个身强力壮的，

马锐等辈也惹不起，便乖乖走开了。肯定有些不情愿，但谁也没敢说什么，可就在他们走开的时候，有个家伙蓦地勃然大怒，说马锐“看”他了，于是破口大骂，追上来就打，用台球棍比较粗比较坚硬的一头照马锐头上狠狠砸了几下像用锤子砸钉子，打破了马锐的头。

马锐的小伙伴们都忿忿地说：“有这么不讲理的么？看都不能看了！”马林生完全想像得出，马锐的那一眼是怎么看的，他的那双眼睛有时比说出话来还气人。但不管怎么说，这也不能成为暴打人家一顿的理由。

血顺着马锐的脖子流下来，染了他的背心，一些血迹已经干了变成了深褐色。马锐显得相当坚强，既没眼泪也没因疼痛作苦相，他望着马林生的目光十分严峻又含有某种等待，等待父亲的呵责和埋怨。这目光刺疼了马林生心里最坚硬的某处。

那些完成了叙述和控诉的孩子都把目光集中在马林生脸上，注视着他的反应。马林生看样子高深莫测，其实束手无策，那些作了恶的年轻人就在前方视线所及之处，他们仍在继续玩着台球，嘻嘻哈哈大笑着，满不在乎地往这边看，马林生根本不想充好汉，带着儿子去惩罚那个欺负、伤害了他的恶棍，哪怕仅仅是理论一番，他熟悉这些强壮时髦，脸上带着粗野，残忍的微笑的年轻人，他就是打他们好个年龄过来的。说得不客气，就是一帮小流氓，正是无法无天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什么都不怕的年龄，他就是带着全世界的道义去和他们评说也会碰一鼻子灰。说得不好，别看他的年龄都够做他们年轻一点的爸爸，他们也会不留情地揍他一顿让他管他们叫大爷，派出所倒是个伸张正义的地方，可警察的一顿训斥，除了使他和他们结仇使他们有了一而再再而三找他麻烦的理由又能怎么样呢？这种事连治安处罚的资格都够不上。在法网之下，有一大片弱肉强食的荒野，老实的，不会武艺的人只能忍气吞声。

找他们的家长？更是笑话！

马林生拿起儿子的手，看看他的伤口，血流得不凶，已接近凝结，但伤口边规则，皮肉还有一些破损，很难自己愈合。“走吧，我带你去医院缝针。”

他掏出自己的干净手绢捂住儿子头上的伤口，这就是他作为一们父亲对受了无辜伤害的儿子所能给予的全部。

这是一个凄惨的姿势。

街道医院的急诊室光线惨白，空气中弥漫着脓血、腐肉和消毒水的混合味道。那个冷漠得像不锈钢餐刀的医生，在另一个气鼓鼓的女护士的帮助下给马锐缝着伤口，他的动作熟练，迅速如同服装厂的女工在给成衣钉扣子，马锐在他有力的穿刺，挑拉睛疼得直吸凉气，同时受到医生和护士的共同呵斥：“别动！你老动我怎么给你缝？”

马林生坐在远处的治疗床边，样子比正在遭受疼的儿子还可怜。他在别人身上体验屈辱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可憎。

在回家的黑漆漆的毫无月光的路上，他的心情一直很难过。马锐上包着寻白的绷带，由于屁股上打了“破伤风”针，走起路来一拐一拐，在夜色中看上去如同一个小伤兵，他似乎对此事要泰然些，似乎忍受疼对他来说已经习惯了。马林生问他伤口是否还疼，他的回答既清脆又满不在乎，“没事。”

这若无其事的口气差点叫马林生掉下泪来，他感到一阵冲动，一把搂过儿子肩爱带着他往前走像个痛下决心申明自己对情侣心意的小伙子。马锐

对此似乎有些吃惊，他好像不大习惯父亲的这种亲热，或者是这种被比自己高一头的人搂着走的姿势确实别扭，他被父亲搂着走了几步后就小心翼翼担十分坚决地挣脱开了。湿淋淋的红领巾一条同样湿淋淋的白色小裤衩挂在院里的晒衣绳上，阳光穿透过来使红色更艳白色耀眼布纹经纬都看得清清楚楚。马林生看关这条红领巾和小裤衩出神，脸上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马锐一早就爬了起来，鬼鬼祟祟地拿盆去洗裤衩。昨天下午，马林生刚用洗衣机洗过脏衣服，他实在找不到什么可洗的，就把红领巾一起洗了，然后就去上学了，隔壁的夏青跑出来喊他等一下，他连头也没回。

很快他就是个大人了，马林生充满温馨地想。他觉得自己决定是正确的，也是及时的。

他对自己明智以及作出抉择的毅然决然很满意，算不算高瞻远瞩呢？他到自己充满磅礴的力量。昨天，他的前妻和前岳母依照法院授予的权利和周期前来探望马锐，他和她们之间发生了很不愉快的争执。两上女人一看到马锐大热天戴了顶帽子就起了疑，揭下来一看，发现了那个伤口。伤口虽然愈合得很好，并已拆线，但伤疤很明显，周围剃掉的头发尚未长出来，班秃一样难看，于是两个女人就大惊小怪地叫起来，把最难看的脸色给他看，马锐自己解释了受伤的原因，但她们恶狠狠地瞪着他，凶猛地指责他，似乎这伤是他和凶手合谋造成的，激烈地批评他事后不采取行动的怯懦，连上医院缝针这样必不可少的处置也受到了她们的攻击，她们似乎认为最稳妥的做法应该是让马锐带着鲜血淋漓的伤口到居委会派出所凶手家展览一圈，在凶手得到严惩。凶手家交出赔偿费和医药费之后去缝针治疗。

跟前妻马林生一向认为没什么好说的，这点在他们婚后不久，他就体会出来了。在某些时刻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就像马锐评价其老师的那个词一样，是个泼妇。这大概是女人生性中的一部分，像所有陆地哺乳动物都有牙一样，区别也就是牙长牙短，是满嘴獠牙还是一口白牙，他从不和她争论，尽管他对她已不存在作为一个丈夫必须受点气的义务和职业道德，至于那个前岳母，她倒是一个和气的老太太，可她养了这个么个女儿还有什么可说的？女人到老老太太这个阶段多数处于昏聩糊涂、是非不分的状态，害人倒害不了，帮腔还是很厉害的。他忍受了。他突然发现自己还是很能受委屈的，在长期婚姻中锻炼出来的对无理指责的耐受力并未因婚姻的中断而退化，这大概就像游泳和骑自行车一样，学会了带就忘不掉。

两个女人发泄了一通怨气和怒火，犹如一部电影总有个完一样，完了。打扮、修饰了一通马锐，把他带走了。

他知道她们会对孩子干什么，无非是花钱，超需要地花钱。她们会用女人式的慷慨来满足马锐每一个哪怕是过分的要求，用她们那过剩的爱心一路上对马甜言蜜语絮叨个没完。

最肉麻的话最肉麻的动作都说得出来做得出来。她们会想方设法使马锐觉得她们比爸爸更爱他更关心他，一天当然比长年累月更富于表现力更方便浓缩情感易于坚持始终——

不露馅。街上正进行“学雷锋服务日”的活动，宣传车的大喇叭和少先队鼓号队的喧嚣隐隐地传进胡同里，使马林生的耳朵有一个街上很热闹的印象。

他靠吃方便面和看书睡觉打发了一天，他不在乎女人们对儿子的笼络。他知道她们会控制不住地热情过分，而男孩子往往对这种来自年长女性的过

分热情只会厌烦。

以前妻接孩子去玩都会在晚饭后送他回来，或让他自己回来。但今天，天都快黑了，人还没有回来。马林生预感到这两女人要出蛾子。电视里开始播《动物世界》时，他的前岳母一个人回来了。一副坦荡的样子。“孩子呢？”他问。“噢，和他妈在一起，一会儿回来。”老太太说着坐下，目不转睛地看电视，似乎她一个人提前回来就是为了赶着看那些斑马豹子鸟呵鼠呵的怎么进食喝水怎么走路交配的。她干吗不回自己家看？”“林生呵，日子过得怎么样呵，近来？”老太太有一搭没一搭地问。“还行”。马林生回答，也是不卑不亢。

“我看你这屋乱点。”老太太小眼灼灼有神，找躲在角浇的贼似的东张丁望地一屋扫了遍，“灰多少天没擦了？”

“老爷们过日子嘛，顾不上那些小事。”马林生鄙鄙笑着，有些难为情，冷丁想起不是这老太太的女婿了，收起脸上的笑点着一支烟歪躺在椅子上，她管得着么？

“烟还挺勤？”“嗯。”马林生哼了一声，露出明显的怠慢。

“林生呵，”老太太吧口气，“我看你这日子过得也挺难。”

马林生没做声，等着她下文。

老太太以为马林生被她打动了，触着了心事，愈发语重心：“你一个男人，带着孩子，工资又不高，是麻烦，焦心的事多。不如把孩子放我那儿，我给你带着。”

老太太索性开门见山了。

马林生一笑，心想：早知道你要说什么。不是头一天动这念头了吧？从打离婚法院根据孩子的愿望把儿子判给马林生起，这老太太就愁着要把孩子要回来，总觉着外孙跟着爸爸要吃苦。这两年，老太太和当年逃台的一人小子接上了头，又送了一个儿子去日本打工，手头洛落了，家里的吃穿摆用、行为举止也有点侨眷的劲儿了。所以索要这外孙的心情更迫切了。有点像电影上那种嫁了大款过上幸福生活的夫人思念早年因为贫穷送了孤儿院的私生子。其实马林生对儿子跟着谁过并没有什么过于偏执的原则立场。妈妈姥姥也不是外人，小孩么还不就跟那庄稼似的哪向阳哪肥活就种在哪儿——只要有利于生长。在儿子未成年、生活还不能完全自理的情况下，让女人照顾他，的确比跟着父亲过光棍生活要好些。他有时也真觉得他耽误孩子。孩子也耽误他，经济上精力上都感到穷于应付，捉襟见肘。但当初没有果断的处置，孩子跟他生活了这么长时间，现在再要回去，这就牵扯到一个荣誉问题了，是不是他没能力照管好自己的孩子？这就像考察一个干部是否胜任他所担负的领导职务，尽管他已经焦头烂额，百病缠身，但一定要装作精力充沛、应付裕如的样子。否则，尽管他是主动辞职，诚心让贤。不明真相的群众还会以为他是因为无能被赶下台的。他硬着头皮，咬着牙也要挺住。

“有合适的了么？离了这么长时间？”老太太见马林生长时间不说话，迂回地问。

“有……几个，还在看，没最后定。”马林生蓦地明白了老太太的意思，立刻说，“不过她们的条件都是希望对方有一个大一点的男孩儿。”“没听说过……”“真的，省得自个生了，还得一把屎一把尿地养。”

马林生含混地答覆前岳母，这件事要尊重马锐家人的意愿，他有意避开正面表态。

“关键是你的态度。”老太太说，“孩子好办。”

马林生闻言吓了一跳，难道她们已经事先把马锐拉过去了？“马锐怎么说？他同意了？”“他……”老太太支支吾吾，“只要你同意了，孩子好说服。”马林生松了一口气，看来马锐并没有跟她们做幕后交易，也许这就是他母亲迟迟不把他送回来的原因。

“你同意不同意，倒是给个话。”老太太有些焦急。

“我尊重孩子的选择。”马林生仍然狡猾地兜圈子。

“好，那就是说，如果说孩子同意了，你也没有意见。等于你同意了，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马林生犹豫了。他拿不准这是不是个圈套，如果脱口承认，会不会立刻产生后果。”

“如果孩子跟他妈妈生活，我们可以不要你的赡养。”

正是这句充满交易味道的话激怒了马林生。

“不，就是孩子同意我也不同意！”

后来的情景令马林生很感动。

他一看到带着儿子回来的前妻就知道地赢了。前妻不是个有城府的女人，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她好象哭过，弄糟的眼影像熊猫一样黑了两个大圆圈。她气乎乎的，对待儿子也没像早晨那么甜腻了。但当他把的妇方的要求向儿子概述一遍，等待儿子表态时，他还是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紧张。

这两个娘们儿在外面又给儿子打扮了一番。他穿的都是新买的衣服，头上帽子也换了一顶漂亮的白色遮阳帽，就像要去夏令营或机场欢迎贵宾。

他显然是累坏了，脸晒黑了点没有丝毫快乐的神气。当大人们郑重地向他问话时，他只是不耐烦地说：

“我不想住到别处去，在这儿惯了。”

然后他就疲乏地进里屋倒床上了。

前妻和前岳平沮丧地离去后，他进了里屋，笑嘻嘻地问躺在床上的儿子。“她们都带你上哪儿玩了？”

“还不是逛商场，买东西，女人感兴趣的那一套。噢，还去游乐场“她们一定不许你坐过山车吧？”

“没让，她们连碰碰船和电动汽车都没让我玩，只让我去坐小火车旋转木马之类的小孩儿玩艺儿，最后还陪她们坐了趟大观览车。”“跟女人出门就是这样儿，不能尽兴。赶明儿我带你出去玩一次，保证让你玩个痛快。怎么样，愿意不愿意？”

“行呵。”马锐脸朝里闷声闷气地回答。

马林生拆开扔在他床上的一些包装纸表和纸盒，“这是她们给你买的衣服？俗气！穿上像小流氓……”

马锐没有回答，他似乎快朦胧睡去。

“起来洗脚，洗完脚再睡。”马林生拽着马锐一只手把他从床上拉起来。大概是因为玩得太兴奋走路走得又太累，所以他睡着的后情不自禁了。马林生站在院里的阳光中看晾衣绳上随着微风轻轻摇摆的红领巾和上裤衩愉快地遐想。他想起自己少年时的第一次梦遗，那也是一次剧烈运动后悄然勃发的，但那可不是玩。那是在学校操场挖防空洞，抢了一天大镐累的。

玩累出来的，真是幸福的一代！

他现在还不想把他的决定立即告诉儿子，暂缓几日。他不想让儿子把

这看成是一种感情冲动的奖赏，是报答，那会使他显得太功利。这和他竭力保持的一贯形象不符，也会使儿子误解乃至轻薄了他的这一举动，应该选择一个平淡的日子。在谁也不欠谁的情况下，严肃、计策地宣布。以表明这一想法完全出自他头脑的惊人思考，是经深思熟虑，反覆权衡才得出的审慎的决断，并非心血来潮灵机一动想出的馊主意！他美滋滋地去上班，似乎已经看到了宏图实现后那幅暖融融的，充满天伦之乐的父亲行乐图。一路上，他对四周穿过、交肩、贴紧他的人群充满了友好的感情。

进了冷清、熟悉的书店，开始了一连串的开门前的准备工作，他的精神盛宴才伴随手着手中的单调，日日重复又马虎不得的算计一点点结束了喧闹。

他站在十几年如一日惯常站立的那个迎着门的位置，彬彬有礼，耐心地等待第一位顾客时，有一种狂欢后的疲乏和萎靡不振。发同梦醒之后价值在自家床上环顾的怅然若失。他能改变儿子孤生活使儿子呼吸得更舒畅，但这一改变并不能使他自己的生活全部充满意义，他有他的渴望，他的溃疡他的炎症，必须用另一味药才能使他痊愈。

一个胖胖的家庭妇女拎看个网兜走进来了，接着又走进来个东张西望电器开关推销员似的男人，一对青年男女在门口闪了一下又消逝了似乎进错了门又及时发现了。那个姑娘隔着玻璃往里看的笑脸久久印在他脑子里，像一张不停重放的幻灯片。从上次之后，那个不知名的少女就没再一过，他曾很有信心地蛮有把握地期待过，并把再次相逢的间隔推算假定在人们的习惯循环的几个周期内：三天，一周、十天、半个月，有几次，他甚至预告产生了强烈的预感，无论从天气、气氛、心境种种迹象看都有她出现的先兆，结果他把自己弄得激动不堪而她并未出现，使他落入深深的失望。

她就像一块冰，融化在水里了。有时他在街上行走的不同少女脸上会依稀发现她的特征和神情，这往往使他暗暗一怔，但再端详，那神情似又不翼而飞，面对他的只是个陌生少女。那纯洁明媚的微笑使他怀念，成为他的梦想，失散愈久愈使他记忆犹新，过去他一直不能肯定梦想存在，每当憧憬只是模糊残缺的一个大概，一些凌乱的局部；阳光下飞扬的长发；明净如水的眼睛；洁白如贝的牙齿以及清脆、渐渐远去的笑声。如今，这寄托具体了，他的想象力也随之丰富、具体了。他想象那应该是个雨中的阴天，使人忧郁情不自禁柔样起来的天气。一双穿着凉鞋的修长的脚踩着路上的雨水，轻盈，飞快地小跑着，水花在地脚下辟叭四溅，同周围那些形形色色的皮鞋，球鞋和雨鞋比，这双脚格外富有活力，犹如一只鸟穿梭飞行，在粗笨斑斓的走兽之上。

他的情趣不自觉地深受流行歌曲和抒情小诗的影响，就像看到“雪碧”汽水立刻产生对广告片上飞贱的汪泉的联想，另外他也设计不出更别致同样充满浪漫情调的场合，正处于炎热中的尘土飞扬的城市，还有什么比一场雨更叫人惬意更感到清爽的？他现在已经过了格外怕被人说酸的年龄，酸就酸点吧，能酸起来也说明自己不老。

当然，她只能同时也是顺理成章地避进了对她敞着门的书店，对面雨骤然大起来、她正可以借避雨之际在书店翻翻书。还有什么比下雨和读书更以联在一起更能制造困愁的器物？他不想让她一眼就看到他，那也许会使她一惊、一愣，感到局促、不自然或慌乱。倘有这种体会，瞬间的不知所措会促使人下意识地抽身走开，即使留下来也会作出超出本意的冷淡和肃穆。应

该等她站稳了，在书店时呆住了，对这个环境自在了，同时又感到有点无聊，开始观察四周，这时，再让她看到自己。会不会认不出来呢？不，当然不会！否则还怎么叫有缘？看到自己会怎么样呢？似乎只有嫣然一笑得体也更富有暗示，马林生自己呢？他拿不准自己会不会脸红，是脸红一下显得自己年龄虽大依然纯洁给人印象好呢，还是大方爽朗老练豁达让人看着喜欢？他觉得还是后者更有派头，就大方爽朗！

说什么他可没想好，显然不能像熟人那样打招呼，还有个谁先开口的问题，这问题好像比较次要，谁先开口都可以，看谁现成的问候先出口吧。接下来呢？可以互相注视，打量一会儿，看对方变没变样儿，但这时间不能过长，过长没话光互相琢磨就容易讪讪的了。也只好接着聊书了。他可以介绍一些新书、问她一些看了那本他推荐的书的观后感。她会喜欢呢？这好像也无所谓，她喜欢，有所领悟，自然可以越说越近。不喜欢，他也可以随之改口，共同鄙薄，嘲笑一番作者粗浅和才岳智低，同样可以说到一块去。而且，一起鄙薄他人比一起称颂他人更容易使议论者有亲密无间和勾结在一起的感觉。姑且定她不喜欢那本书吧，她应该是个有主见、不那么轻易就得到满足的人，否则难保不在遇见他之前先被别人勾搭走了。他们聊得很开心，他的真知灼见、妙语雅谑不时使她忍俊不禁，咯咯笑起来，更加热情地望着他……这里，他的想象有点梗阻，她总是面对着他，因为那天他对她晴清晰的记忆就是她面对着他时的那个笑容，这有点像和一张照片谈话，无法变换姿势，也不很难生动活泼地深下去。

后来，当然是她走了，雨不停她也终究要走。互相通报姓名，住址了么？有没有定了一次约会时间？会不会显得太快了点？双方都有些轻浮？像写小说一样一厢情愿？留待下次吧，为了更真实。马林生就这样胡乱地站了一天。后来外面真下起雨，气氛愈发逼真，他几乎魂不附体了。

第六章

“星期天你想上哪儿玩呵？”

“随便。”“你喜欢去哪个公园吧，你说？”

“哪儿都成。您怎么，星期天想动弹动弹了？”“我是想带你去玩，我答应过带你玩一次，我说到得做到。”“我无所谓，星期天呆家里也可以不一定非去，真的。”

“去去，要去，我们也好久没有出去玩了，你想去哪儿？”

“……想不出哪儿好玩。”

“去游乐场？”“去过了没劲，贵的。”

“那去八达岭、十三陵？你还没见过长城呢？”

“真的和电视里不一样么？我不想去，我们同学去过都说没意思，累得要命看着什么。要去就去个近点的地方。”

“那咱们就去划船吧，去紫竹院或者北海。”

“行，你看着吧。”马林生星期六就开始作准备，买胶卷和仪器，像个娘们儿似的把各种出门的零碎装了满满一网兜，既兴奋又忙乱临出门还不住地问儿子：“这些吃的够么？要不要再煮俩鸡蛋？”

马锐看着父亲网兜里那些不新鲜的甜面包和谦价的粉肠小肚说：“够了都吃不了。”

“吃不了就使劲儿塞，咱们这是罢餐。”马林生眉飞色舞，口气豪爽：噢，忘了，水忘带了，快去拿水壶。”

“要我说，这些您就甭带了，公园什么没卖的？回头挤车再都挤烂了，拎着也怪沉，何必呢？”

“也好。”马林生想了想，豁然开朗地笑着说，“中午饿了我带你去下馆子，咱们好好嘍一顿。也好也好。”

马林生放下网兜，甩着两手，“这么倒也省事。”

他本来还想让马锐换件好点的衣裳，想想也作罢了，何必搞得那么隆重，倒不自在了。

“要不要叫上夏青一起去？”出门时他了还朝儿子眨眨眼说。“叫她干吗？”马锐挺不高兴，不喜欢他爸说这话时那模样儿。街上人挺多，公园里人也挺多，净是些带着孩子来逛公园的年轻夫妻，也有单身父亲或单身母亲一个人带着孩子来玩的，但那些孩子都很小，马锐这个年龄的男孩眼着父母在公园里逛的倒不多。他们到公园已经有点晚了，游船都租出去了，租船处仍有很多人排着队耐心等候，本来不大的水面密密麻麻布满了各式游船，就像一盆水里飘着过多的香皂盒子。特别是那些造型粗笨、颜色艳俗的鹅船、鸭船，既占水面又操纵不便，坐船的人就是用力蹬踏它也行驶不快，晃悠悠妨碍着别的船划行。马林生先是在大租船处排了会儿队，后来发现这么等下去遥遥无期，只好死了划船的心，只觅趣处，也端着个照相机，指着一路看见的亭子、垂柳、山石，花丛什么的让马锐站过去留影。有时看到格外精致的去处，自己也挺胸凸肚背着手站在花前柳下做画中人，他兴致勃勃地率马锐登山，每到一坡便回首眺望，连声赞叹，作饱览祖国大好河山心神怡的状态。看到一枝花儿他便凑过去欣赏一时。俯向嗅它一嗅，赞它几句天生丽质。见到一块乱石，他也要围这端详一遭，以手扞之，以指叩之，夸它几声奇峭清峻，沿途那些或曾耳闻或不根本不晓得他是老几的鸟人写的鸟字，他是留连忘返，细细揣摩，一步三回头黑迹已迹自恋恋不舍，玩得那叫有滋有味儿那叫热闹忽喜忽惊忽嗔忽外，每每要将自己的得趣之处与马锐分享。“呵，笑呵，你不笑我怎么照？”

他从取景框里看着马锐，连笑带叫，惹得路人纷纷投来目光。马锐匆匆一笑，“咔嚓”一声，他从照相机后露出脸，冲马锐大叫：“你骑那石头上，去一手揪着树枝再来一张。”

后来，他行至后山，看到花木掩映，山石遮蔽内的一间厕所，顿觉尿意盎然慌忙丢下儿子急急奔向那厕所。片刻，踱了出来，神情茫然。他似乎也闹得有点累了。

父子二人在甬路边一张长椅上坐下，半晌无语，他差不多抽完了一支烟时，儿子：

“你觉得有劲么？”马锐瞅他一眼没吭声。

“说实话，没关系。”“没劲。”儿子说。他赞成地一点头，“我也觉得没劲。”

“马锐，说真的、今天我想跟你好好谈谈。”

他们来到临湖的一个茶亭相对坐下，马林生给儿子买了一瓶汽水和一盒冰激凌，自己要了杯茶，从他们坐的地方，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湖中来回徜徉的游船和船上笑嘻嘻的男女、儿童以及他们打的五颜六色的阳伞。

“我早想找这么个机会了，今天看来挺合适。”“我又怎么啦？”马锐一脸不乐意。

“你没怎么，都挺好。我就是想跟你聊聊，了解一下你近来的思想。”“你

可以到学校去问我们老师，我近来表现怎么样。”

“我不是那意思”马林生有点焦急，不知该怎么表达才好，就是随便聊聊，不管你近来的表现如何。像……像你平时和你的那些小朋友闲聊一样。”

马锐看着爸爸，有些猜不透他的用意：“那……聊吧。”

“说真的，马锐，你是不是对爸爸有意见？”

“没有。”马锐顿时紧张起来。

“真的真。”马林生用胳膊肘碰碰儿子的胳膊，十分亲热地凑近他，“有意见就说，没事，我现在正虚心着呢。”

“真的没有。”马锐把身体往后靠靠，丝毫不放松警惕地说，“这话你上回问过我，我也回答过你了。”

“唉——”马林生吧了口气，“也难怪办不信任我，我过去的表现也确实没法让你信任——你是不是觉得我过去特恶劣？”“没有没有。”马锐再三说，“您别自个折磨自个。”

“那你觉得我过去挺好啦？”

“这个嘛……”马锐回避着爸爸热忱的注视，“当爸爸的不都这样儿么？您比别人也没突出到哪儿去。”

一条游船划到他们近前的湖畔，一个年轻的爸爸停桨给依偎在妈妈怀里花朵般的小女儿照相，一家人都笑容满面，在湖光映照下容光焕发、小女儿撒着娇发着嗲，嫩声嫩气地声音断断续续地传过来……

马林生被这一家人构成的幸福情景深深的吸引住了，片刻，才转过脸来对马锐说：

“从前，有一段时间，咱们要比现在亲密一些。”

“我小的时候？”马锐试探地问。

“对，你还记得么？”“模模糊糊吧，那时候我还不懂事呢。”

“现在懂事了？”“喂……现在更不懂了。”

“你小时很乖，比其他孩子都显得要乖。”

“是呵，我也觉得我现在是在退步。”

马林生心中一阵烦躁，谈话要这么进行下去又要落入一个批评一个检讨的旧套路，怎么推心置腹地交谈就那么难？

“我不觉得咱们现在的关系不正常吗？”

“我是说，在如此亲的两个之间，一个父亲和一个儿子难道不该更亲热、亲密些，更无所顾忌无话不谈赤诚相见些么？”

“我没对你隐瞒什么呀，那次抽烟就那么一次，后来我就没再抽过也没有再跟老师捣过乱……”

马锐诚恳地望着爸爸，马林生凝视了他几秒钟，扭过脸去一口一口地抽烟，神情沮丧。

太阳稍稍有些倾斜，光线柔和了一些，湖岸四周的林带更加殷绿幽深，不同树种的枝叶蒙色的细微差辍层次鲜明地呈露出来。湖水更加耀眼了，似乎被镀上一层厚厚的金漆，重重叠叠钻石一般不停变幻着受光面，把阳光从四面八方折射过来，使马林生不管把眼睛往哪个方向看都会感到焊花般弧光闪烁。

他被这种直射眼中的强光刺激得几乎都要流泪了。

“你觉得我做得不够是么？”马锐怯生生地又充满友好地问道，“你想把咱们的关系变成什么样儿？”

“不是我想把它变成什么样儿子。”马林生充满感情地说：“而是想让它成为它应该的那种样子。”

“它应该是什么样儿？”

马林生回过头来看儿子，“你说一个父亲和一个儿子应该是什么样儿？”马锐认真地想了望，沉思了一会儿，抬起头望着父亲，困惑的摇摇头，我想象不出来。”

他是那么严肃，卷重，他的真诚感染了马林生。但当他想要回答儿子这一问题时，他同样陷入了困惑和迷惘，这才发现，他对正常的父子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儿，脑子里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条缕分明的蓝图。

“它应该是……”他一边想一边小心翼翼地措辞，“互相尊重又互相关心同志式的……对，互相尊重这一点很重要。可以说是至关重要，是一切一切的基本——你以为如何？”

“我对您尊重当然很容易……”马锐吞吞吐吐地说：“问题是……”“我也会对你同样尊重像你尊重我一样。”

马林生看到儿子眼中的不信任和怀疑。

“怎么你不相信么？”他爽快地检讨自己，过去我对你一直是不太尊重，经常挫伤你的自尊心，这是我的不对，今后我不会那样了，我要改正一向对你的态度，老实说，我今天找你谈话，就是想告诉你这点，我对我过去的所作所为很疚，对我曾有意无意地伤害过你表示悔恨……”

“呵，没什么，您别这么说……”马锐显得很不适应，很不安，很难消受。“不！我要向你道歉，我要十二万分诚恳向你道歉，请原谅。”马林生热烈地说，他感到十分兴奋，由衷地快活。通史一古脑儿地把自己的、负疚都倒出来，使他感到轻松和快慰。他这才明白天主教和基督教信徒为什么要向神父名牧师忏悔，这实在是一种科学，体贴的安排。痛快地悔过有时真是比恬不知耻地吹牛和强词夺理也狡辩那么硬撑着更令人舒坦，过后那么心安理得无忧无虑，旧的罪孽、恩怨一笔勾销了，从今后又像个婴儿那么清白纯洁，何况对方又怎么能不被深深感动？“你能原谅我么？相信我能说到做到，痛改前非……”他差不多是含着泪对儿子说，捧着儿子的手。

“我能，我相信，你要我原谅什么？其实没你说得那么严重……”马锐脸涨得通红，话也结结巴巴的，他简直不知道怎么说、干什么好了。他只好也同时开展自我批评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安抚父亲告慰自己。“其实你也是不得已，有时也真是我太不懂事，闹得太出圈。别看您有时没头没脸往死了打我，疼劲儿过去我还真没恨过您，准知道您是气糊涂了，轻易您也不下了那么狠的手。”

“你越这么说，我越觉得你懂事我不是东西了。这么点的孩子都比我强，我这心里能好受么？”

马锐看他爸那劲儿，许有心号啕大哭一场才解恨才顺得过来心气儿，可这是公共场合，那么干也太肆无忌惮了、惊动了地方丢的可不光是他一个人的脸，于是叫了一声：

“你，您差不多行了，也不瞧瞧这是什么地方。”

“嗯，这是哪儿呵？”马林生收热四下瞧，的确有看客贼头贼地瞟他，整容坐正，冷静下来。

“这事谈开了，就完了，”马锐说，“您的心情我明白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去发，也别老提了，您是诚心诚意倒显得我不饶人了。再说，您是我爸，

就算什么事做过了点头，难道我还和您计较不成？”“行，过去的事不提了，咱们重新开始。”

“要我讲，您该什么样儿就什么样儿，也别非撑着改头换面的多瞧着高兴，何必呢？我也没有说过去那样就活不了啦。”

“不不不不不，要有一个新开端，瞧着吧，我会变一个人的，变得让你都认不出来。”马林生充满信心地说，洋洋自得地瞅着儿子，“你会吓一跳的。”

“您想干吗呀？”马锐满腹狐疑。

“做你的朋友呵。”马林生亲切地微笑着，柔声细气地说。

“做我朋友？”要没神经、血管连着，马锐眼珠子差点掉下来。“是呵，做你的好朋友。”马林生不乏憧憬地说，“让我们像一双好朋友那样友好地生活在同一个家庭内，互相照顾互相爱护，不论大事小事共同磋商，一起斟酌，互相之间谁有了什么缺点和不足，都能坦率地给对方指出来，帮助对方改正，有了什么冲突和摩擦，也能像国与国之间处理问题一样，在充分尊重对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条件下，一起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加以议论，摆事实讲道理，本着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原则，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谈判解决大国小国一视同仁既不纠缠历史老帐也不以武力相威胁……”

马林生说得唾沫星子四溅，马锐听得目瞪口呆。

“这是书上描绘过的还是您的发明创造？”

“我的发现创造。”马林生谦逊地回答，“你觉得不好么？”

“我倒没觉得不好。”马锐含含糊糊地咕哝，“可这合适么？会不会乱了套？谁都不管谁了……”

“旧的传统观念是多么束缚人呵！”马林生感慨系之，“不会乱！只会越来越好，你看那电影里，人家外国家庭中的那父子关系。我就羡慕人家老子对儿子跟老子的随便态度。父亲能跟儿子开玩笑，儿子也能拿父亲的趣儿——以后你想跟我开玩笑，尽管大胆开，我不急，我就喜欢人家这么亲热地对我，粗鲁点也没关系。”

“那你，也打算拿我开玩笑了？”

“我会的，家庭嘛，就应该充满欢笑。为什么不能这样呢？”马林生像是和谁委屈地争辩，“难道父亲和儿子不是相依为命的一对么？”马林生转忧为喜，拍拍儿子肩膀，“怎么样我说的？你听了不觉得鼓舞么？”没等马锐回答，他又继续接着说：“当然，现在这仅仅是我的一个设想，真要付诸实现，还要靠我们俩的努力。这是个新事物，一个尝试，可说是史无前例——咱们家的。咱们都没有经验，只能是摸索着前进，你要有什么好的建议好的想法也可以提出来供我参考。”

“我现在头有点晕乎乎的。”儿子说，“您先让我习惯习惯……”“饿的吧？”马林生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哟，都过吃饭的点儿了，光顾侃了，走走，咱们找地方吃饭去，还是肚子要紧。”沿湖岸往公园出口走时，马林生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儿子说：“今儿起，你也甭管我叫爸爸了。”

“那我管您叫什么呀？”

“叫名字、嗨、都成。‘您’字也去掉，都用‘你’称呼。这些个尊称铭语统统废除——你就把我当你的一个小哥们儿对待就齐活了。”“……我谢您了。”由于午餐时间已过，街上很多正规一点的饭馆都歇业了，他们在街上走了半天，也没找到一家既体面又能消费得起的合适饭馆。最后，就愣在街

上了。

“要不咱再往往走走，到那边大街上找找。”马林生跟儿子商量。“我都饿坏了。”马锐说，“咱们别走了，就在附近随便找个体体的馆子吃得了。”“那不行。”马林生不同意，“吃就找一个像样点的国营集体去吃，个体馆子又不卫生味道也差，都是对付人的，咱们这顿饭得吃得有意义。”“那我点个地方你带我去么？”

“行呵，你只要别点那些洋一股份的呼完跟咱们收洋钱的地方。”“不会的。”马锐说，“我说的地方你肯定去得起，而且你过去。”“你说吧，哪儿呵？”“你第一次请我妈吃饭的地方。”

马林生半晌无语，用温柔的目光看着儿子。“你怎么想去那儿？”“没去过，不知道在哪儿，想看看，总觉得有那么一个地方，是不是有？你总不至于一顿饭没请我妈吃过就和她结婚了吧？”马林生呵呵大笑，“当然不至于，也没那么便宜，让我想想，第一次是在哪儿？”他眺望着前方阳光下的古宫墙，跨越两湖之间带有白栅栏的马路桥和熙攘的人群川行的车辆以及鳞次栉比的建筑房屋回忆着啮咬着下唇。他掉脸朝儿子微笑了一下。

“走吧，要去那个地方还要坐车。”

这是个位于繁华路口的一家相当富丽堂皇的大型饭庄，马林生带着儿子走到门前，竟有些踟躇逡巡。这家饭庄已经过彻底的翻修，与他当年光顾的时大不一样；加盖了楼层，营业面积扩大了几倍，内外装潢也有天壤之别，服务员清一色都是身穿锦缎旗袍的年轻小姐，当年这只是卖大众菜肴的食堂式的下等饭馆，店堂内终日挤满吃包子喝鸡蛋汤的出差干部。开票、端菜都要自己去排队，然后高举着吆喝着挤回桌前。同一和餐旧相经常坐满不相识的一群人，各吃各的，脏盘脏碗一直推到鼻子尖前，自己的饭菜都没地方放。你吃的同时身后还站着一圈等座的人盯着你。那些服务员都是些泼辣的娘们儿，一个个脏得像鬼，端着成摞的盛着剩汤的残羹的盘碗在人群中外事来钻去，经常可以听到随着一声打碎盘碾的脆响蓦然爆发的一开始便达高潮的剧烈争吵，很快便演变成最脏脏、最不堪入耳的对骂，你可以领略那些外表朴实的人们对性的最猥亵最变态的丰富想象。

这条街离他工作的地方并不远，只隔了几条马路，但他几乎有二年没来过这儿了。

他仅是凭那块袭用旧名的店名招牌才断定是这个地方。

“你第一次请妈来这儿她多大？”

“比你现在大个四、五岁。”

“噢，那她也不大呀。”

“是的，那时她很年轻，中学刚毕业。”

他们在引座小姐的带领下，在角落一个很清静的厢座面对面坐下。马林生按照价钱的可接受程度搭配着点了几个菜，并让马锐点了两样他喜欢感兴趣的菜，给自己叫了啤酒给儿子要了饮料。“那时你多大？”“你算算叫我比你妈妈大四岁，你说我有多大？”

“你也不大，也不过二十出头。”“当时我都插队回来了。”

“你比她大，那当时就是你主动了？”

“呵，可以这么说……你打听这些事干吗？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作为朋友，第一条不就是要先互相了解？我你是了解的，刚生下就在

你眼前一直长到现在也没离开。你就不同了，我得了解在我之前你都干吗了，跟谁呆在一起。”

“说得有理，你就问吧，今天我充分满足你的好奇心。”马林生微笑着，端起小姐为他斟满的酒杯，喝了一口。

“你跟她到这儿来，是初次相逢还是早就认识？”

“早就认识，到这儿来吃饭都是关系明确之后了，也不是第一次约会。我们那时不像现在的年轻人第一次约会总是请吃饭请跳舞请听歌什么的，那时还没这些花样儿呢。”

“那是请看电影了？”“也不是，”马林生笑道，“寻隍电影也没什么好看的，都是组织观看，样板戏采色印染西哈努克在哪里……我们初次相逢是在另一个地方，离这儿不远的一条胡同口。即时你姥姥家住这一带。你妈上学常从那条胡同走，那时我在现在这单位，在街道一个小工厂，也在这一带上上班，所以常能碰见。”

“你就上去和她搭话了？”

“哪敢呐！也就是眉来眼去一番，然后各自走开。”

“她那么小也会这个了？”马锐笑嘻嘻的。

“女人这个本领都是天生的。我看夏青更小，媚眼不也飞得很有水平了？”“不知道，没见过。”马锐装得一本正经，“也不能总眉来眼去，总得互相说话，要不怎么认识呵？”

“后来我打听到我们厂有个同事跟她住一条胡同认识，就托他去跟你妈说了，说有个人想跟她认识认识。”

“是托人说的，不是自己追的？”

“不是，没那么浪漫。我那会儿老实得很……噢，现在也很老实，一直属于老实人。”

“你们那会也真够惨的。”

菜陆续上来，父子俩开始吃起来。

“菜俐得还行吧？”马林生用筷子夹生对儿子点头说。

“还行。”马锐也一点头，伸筷子去夹其它品尝。

“你当时就看上她了？”

“嗯，看上了。”“她当时挺可爱？”“小姑娘嘛，十八无丑女。”

“没同时看上过别的什么人？脚踩两只船？”

“没有。有也只是灵魂深处一闪念，没敢细想。”

“还挺纯情？”“那是！”“那后果，现在怎么又不爱她了？”

“咳……咳咳……”马林生被一口酒呛住，连连咳嗽，用餐巾擦擦流出的鼻涕和挂在下巴的酒液。

“是嫌她老了，变难看了、胖了？”

“这你就问多了吧？”“您不是拿我当朋友么？朋友之间不就该无话不说？”

“朋友间也不能老谈女人，还可以论点其他的么。”“这女人咱们不是都熟么？”

“一句两句跟你说不清楚，有些大人的事你也不懂。”马林生狐疑地问，“你妈是不是那次跟你说什么了？”

“没有。”“你不是你妈派来做我工作的吧？你这话问得不对嘛。”

“你瞧，又怀疑。我妈派我干吗？”马锐低头去夹宫保鸡丁里的花生米，

“您甭乱猜，我不管你们俩的事。”

马林生有心再加盘查，又一想，别破坏了这好容易创造出来的哥们儿气氛，忍住了。”

“爸”。“叫老马。”他挤着笑说。

“老马，你觉得你属于那种喜怒无常的人么？”

“不，我不这么看自己，我觉得我，一般来说，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

“老马，我是有什么说什么，说得不对了，你也别生气，就当我是胡说八道。”

“怎么会呢？”“如果你不喜欢，不想听我这么对您，对你品头论足，那我就可不说了。”“正相反。”马林生干笑着，非常欢迎，我洗耳恭听。”

“你是不是对自己一向，总是评价很高？”

“你认为我是个自大狂？”

“不是我这么认为，我是问你自己怎么看？”

我对自己还是实事求是的。”马林生说完发现这回答本身就充满自以为是，于是他艰难的结结巴巴地承认，“有时我的确不能客观地看待自己，这也不可避免，对不对？”

你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老马。”儿子严肃地对父亲宣布自己的看法，“所以你容易有挫折感。”

“可能。”老马强笑着，“看来你还挺了解我。”

他已经开始感觉为这一民主姿态付出代价了。

第七章

早晨，马林生一觉醒来，舒展身体，轻启双目，立刻感到一缕阳光的照耀满眼金星脸上热烘烘的。回过神来他吓了一跳，连忙爬起来看桌上的闹钟。时间早过了他给自己规定的起床时间。他掉脸一看，儿子也仍在他的床上酣睡，毛巾被把身体的中段裹得严严实实。

“起床了！”他像往常一样粗鲁地吼了一声，跳下床把儿子盖的毛巾被蛮横地一掀一拽，扔到一边，将儿子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奇怪的是儿子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受惊似地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慌慌张张地去穿衣裳。他仍旧大模大样地躺在床上，只把眼睛睁开一条缝。

“你嚷什么？吓我一跳。”

他翻身朝里继续睡去，一只手拽过团在脚下的毛巾被搭盖在身上。

“嗨……”马林生正待发作，忽然想起从昨天起他们的关系已不是从前的那种关系了，一夜昏睡他几乎把这事忘顿饭。现在他完全想起来了，他和儿子像一对哥们儿一样吃了顿饭。他喝了很多啤酒，后来在他怂恿下儿子也喝了起来。两个人你一杯我一杯地干杯，说了很多从未互相说过的亲热话，酒酣耳热之际称史道弟，他甚至对儿子吐露了不少自己的隐私。回到家里，各自躺在床上还一直热烈地聊到深夜……

他不禁脸红了，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失捡点。但这回忆是甜滋滋的，他很少像昨天那么快活，痛快。

他记起了自己的承认诺。

“该起床了，你看都几点了？”他和颜悦色地柔声说。

“从今后，我不起那么早了。”儿子屁股朝着他闭着眼睛说，“你上班单位远，所以你要起早。我学校这么近干吗跟你同时起床？起来也是呆着混时间，不如多睡会儿。我正在发育需要睡眠。”“觉不够睡中午睡嘛，早起对身体有好处，起来没事出去锻炼锻炼。”“谁说早起对身体有好处？你没看报纸

上登着消息？早晨是一天中空气最浑浊的，清早出去跑一圈步相当于一个人每天抽一包烟连续抽二十年——你不是害我么？”

“那你打算几点起呀？”

“误不了上课就行了。”马锐翻身坐起，一把抓过桌上的闹钟看一眼说：“以后我每天都在北京时间六点半起床。我已经受损失了，白白被夏令时偷了一小时——你还让我早起？”

“好吧，那你就自己掌握好时间吧，迟到了可不成。”马林生走开。“喂。”儿子叫住他。他一回头，见儿子笑咪咪地瞅着他，指着自己脑瓜问他：“这儿，还晕么？”“早没事了。”马林生笑着说，“一开始就没事，我根本没喝多。”“得啦，昨晚谁又吐又闹的？”

“我吐了么——胡说！”

“你瞧，又不承认，我真该把你吐的那盆疙瘩汤留着。”

马林生嘿嘿乐。“我真是一点不记得了。”

“赶明儿你还敢再喝么？”

“那有什么不也的？哪天，我二天没事咱们爷儿俩再好好喝一次。我没想到你小子还挺能喝。”

“昨儿我都是悠着的，根本没喝痛快。”

“行呵，哪天我让你敞开喝，看你能喝多少。”

马林生笑着离开屋。他虽然脸上笑着，心里其实感到不舒服。儿子跟他说话的口气是意见的不分彼此的，真像哥们儿之间开玩笑一样，但不知怎么的，他听着别扭，看来一开始还真有点放不下架子呢。

那些天，他们俩基本是相安无事，有时互相打打趣儿。儿子也没过分利用自己新获得的权利，跟他说话时还挺有分寸，挺客气，有时挺注意他的脸色，尽量给他留台阶，表现出了充分严格的自律能力。他也开始渐渐习惯把自己放在新的位置上处理问题，心里那种别扭、不舒服、似乎受了慢待的感觉也差不多消失了。他甚至开始有些喜欢儿子跟他说话时那越来越无拘束、随便的口吻。

“老马，你累不累呀？”

当他像往常一样，在夜幕降临后，熄了外屋的顶灯，只留一盏台灯，坐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开始准备做他的文学梦时，儿子在一边打开电视，边看他。

“怎么办呢？”他回头问。

“坐那儿想还不如躺床上想呢。”

“去，你懂什么！”“我是不懂，不知道您那么着解什么恨呢。写是不写，早拿个主意，我可是看您在那儿坐了有七、八年了，一眨眼，可就坐老喽。”

“当然写，早晚要写，写当然就要写好——我只不过是对自己要求严格点罢了。”“又来那盲目的自信。要我说您还别想那么远，先写个赖的叫我瞧瞧。也甭什么中篇、长篇，一个一分钟小说就成。”

“你当我做不到？你小子还别以成败论英雄。”

“小鸡不孵出来那只是卵子。”

“哎，你怎么这么粗野？”

“对不起，老马，我说顺嘴了，可话糙理儿不糙。真的，我真是不忍看您这么熬憔悴了。要说您，那也不比谁笨，有这七、八年的工夫学什么不都出来了你说是不是爸？”

“油腔滑调！”马林生笑骂一句，接着似被触动地感慨，“倒也是这么回事。不过这就叫：执着呀——”

“别逗了。”马锐扑哧一声笑出来，“您这叫一根筋。”

“我一根筋碍着你什么了？”

“可你把这根筋拐道弯儿又碍着自个什么啦？”

“……”片刻，马林生说，“你还别瞧不起你爸，你摊上我这么个爸还真算你有福气。”

换个人家试试，不说别的，就冲你和我说话这口气，早大耳刮子抡你了。”

“我先声明我可没一点瞧不起你，你自个别心虚。再者说了，这不是您比一般人明事理么？您不是学者么？”

“别他妈使的开涮。”“真的真的。”马锐笑着着说，“混同于一般老百姓您自个也不干呐。咱不能跟那个不够标准的没文化的家长比。你讲话老师讲话：咱们得向那高标准，好的看齐！”

“你光会用高标准要求我，自己怎么不知道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我怎么没用高标准要求了？有几个孩子能像我这样这么自觉地讨老师喜欢？”上课听讲专心致志老师不问一言不发腰板挺得我都腰肌劳损了。”

马锐捶起自己的腰。“那是你学乖了。”马林生笑问，“你们那刘老师还给你们上课么？”“上呵，怎么不上？爱讲着呢。不给我们上课她干吗去呀？谁要她呀？”“又出过错没有？”“经常的，改不了啦，有时候错得你以为她是外语老师呢。”“你们这刘教师水平是低点。我上学时我们学校也有几个这样的老师，没法叫人瞧得上。基本上就是刚扫了盲的也不知怎么就混进了教师队伍。噢，这话咱们关起门来可以随便说，出去就不要乱讲了。”马林生忙提醒儿子。

“我怎么那么傻呀？到外边我跟谁说去？”“真没人么？”马林生也眼瞅着儿子，似笑非笑，“夏青呢？你没跟她说过？”“你是不是偷听了那天我们的谈话？”

“没有没有。马林生连忙否认，“不过你们在窗户根儿底下说得那么大声，我也听到了几耳朵。”

“我早怀疑了，看来以后还真得防着你点儿。”

“怎么你们俩挺好的？最近怎么老没见她来串门？”

“什么意思呵——您？”

“有戏吗？”马林生做了个与其身份不甚相符的轻浮的鬼脸。“您这话像是做父亲的说的么？您不觉得有点下流？！”

“关心关心儿子怎么啦？”

“您甭瞎猜，我跟夏青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

“是，现在是什么都没有，有什么也得等将来。那姑娘不错，真的，我这是心里话。”

“我说爸爸……”“怎么忽然客气起来了？”

“我发觉你们这些大人，都是两面派。外表一个赛一个正经，背地里，心里边……”

“哟。急了急了，没劲！我都没急你倒先急了。”

马林生如此一说，倒把儿子憋笑了，无奈地说：

“你说我是拿你当爸爸好还是不拿你当爸爸好？”

那些日子，正值一个亚洲人民和运动员的体育盛会将要在京召开，全市人民都被动员起来作贡献造声势。大街小巷摆满鲜花，到处是彩旗飘飘熊猫招手。扫大街的清洁工发了清一色的猩红新衣，终日活跃在街头，把马路擦得贼亮一尘不染。大小路口商场门前不停有发售当场开彩奖券的专用车辆，车顶上架着作为奖品的自行车，扩音喇叭边放音乐边向路人招徕。车前挤满想试运气同时作点贡献的人们。为盛会谱写的歌词和曲词同样亢奋雄壮的流行歌风盘旋在城市的上空。B 8 5 8 马林生马锐父子俩作为朴素的爱国者，由衷地对盛会竟在我国举行感到喜悦，感到自豪，感到本民族的伟大和本国的国力增强。在全国人民为盛会凑份子的热潮刚开始，他们就早早地捐出了一个月的生活费，没等街道大妈上门宣传。有那么几天，他们的捐款额在全胡同独占头，后来很快，胡同里的几个大款出手了，把他们比没了。

但他们走在街上，看到四城八乡一座座、一片片拔地而起正在抢建的场馆，总觉着有自己一份儿，因而头抬得格外高。这些天他俩很少拌嘴、光啧啧赞叹了。虽不能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有些小会歧也不过是在究竟有多了不起上是否把话说满。了不起是肯定的，是全无敌呢还是并列一流？他们虽然常会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但从不伤和气。

对巨大事物的关怀使得人们友爱了。

夏青被学校选去参加开幕式献演，出任收拥而入满场放汽车的少女之一。每天半天在学校操场排练入场时需要的轻盈步伐，晒得像非洲人。

她父亲夏经平很为女儿骄傲，专门找马林生炫耀了一番。马林生不动声色地听完，回头就找到马锐问：

“怎么没把你挑了去呢？”

“什么？”马锐不知所以。”

“那个光荣的时刻。”马林生语焉不详作。

“噢，他们只要女的。”马锐弄清了之后，说。

“我想要你知道，平时都好说，但我不想看到你在这种关键时刻显得落后。”马林生以前所未有的庄重对儿子说。

“我会像报上号召的那样，当好这好客的主人。”马锐发誓说。父子俩一个比一个猛地投入到那什么之中去。平常父亲每天上班前都要抽空儿穿上杏黄色的印有“先锋”字样的坎肩在路口维持会儿交通秩序，迫使行人走人行横道。星期天，儿子就站在胡同附近的街上和同学一起吹喇叭敲鼓。两个都很忙碌。十分辛苦，碰到一起也是吃了睡，睡了吃，无暇其他。但彼此心情很愉快，不笑不说话。马林生真觉得生活变得理想了像歌儿唱的一样。岂止是儿子学乖了，全社会各行业包括大街的闲人都变得懂事了。过去岩让他犯怵的商店售货员现在见了他都像亲姐妹似的和气。起初他还有点不习惯，还是按照老便，进商店买东西低三下四。后来经过看报学习，仿佛有了撑腰的，再进商店便颐指气使存了一肚子词儿就等售货员销有慢怠便摔脸子当场质问批评她——售货员压根没给他这机会！马林生跟大伙儿像度蜜月一样陶醉在那新鲜劲儿里了。那也是他和儿子的蜜月。

他曾不无得意地向老同学兼邻居夏经平炫耀自己教子有方——在夏经平向他炫耀女儿被选拔去当着亚洲各国来宾的面儿放汽球是因为她多么优秀……几天后。

他劝夏经平也像他一样改变一下对子女的教养方法。

“你不知道这一变的好处有多少，你放过羊么？”

“没有。你忘了，我在后团一直是打铁。”

“噢对了，你也没养过鸡，上海市你就没有放牧和圈养的比较了。”“你说吧。我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

“圈养饲养员多麻烦呀，每天得给它们喂食、清扫，早上开笼，晚上收回，清点只数；夜里睡觉都不踏实，生怕黄鼠狼溜门撬锁叼走一只，放牧就不同了，满山遍野跑去吧，哪儿草美哪儿水甜就上哪儿足吃足喝吧，任你膘肥体壮，我想吃哪头了就上山抓回来宰了——多省事！它们还没意见，觉得自由了，心情舒畅长得还能不快？你可别小瞧这点心理满足，这可比拿笼子关头上用灯照放音乐还奏效还提精神——

也人道。“这我就不明白了。你拿笼子锁着夜里都怕典鼠狼叼了去，可天下撒了去倒不怕被狼咬了？莫非这一带的狼你都打光了？”“你没听说过那句俗话么：黄鼠狼专咬病鸭子。怕是不行的，躲也躲不开。你得相信这家畜回到自然中会恢复增强抗御灾害的能力。所谓经风雨风世面，优胜劣汰，更换的环境会逼得他们只能，必须更强壮。”

“你就不怕它们跑野了？你毕竟还是想有朝一日把它们吃了或者剪毛耕地再不然去集上卖个好价钱。它们倒是强壮了，锻炼出来了，不怕狼了——它们还会怕你么？”

“这……”马林生一下被问没词儿了，张口结舌，咕哝着，“我不吃它们……也不卖不剪毛成不成……”

“那你养它干吗？这还叫放牧么？噢，放出去了，这辈子谁也不见谁了，那不就是放跑了么？‘牧’字如何体现？‘牧’就是包括管理。”“……我这不是无为而治么……”

“你拉倒吧你！夏经平不屑地一挥手，“Y不你这种饲养方针，谁敢把牲口交给你除非不想要了。”

“我说的是人，不是牲口。”马林生忽然想起来，“我不过是拿牲口打比方。”“噢，你说的是人呵，我还当你跟我探讨骡马经呢。打了半天比方，我都想到邪处去了。”

“人就不一样了，人不是还有自觉性么……”

“倒是，要不是怎么说比牲口强一截子呢。不过老实跟你说，人也不能这么养。小孩儿，那能算人么？除了走道姿势跟牲口不一样，好多时候还没一老牲口懂事呢。就说马戏团那些狗呵猩猩呵哪个不跟小孩儿似的？怎么不说小孩识途偏说老马识途呢？”“这我坚决不能同意你把牲口和小孩混为一谈！”马林生气愤地说，“你不信说的可，以我这就把我们家那牲口……不，把我儿子叫出来，叫他当着面现身说法，让他亲口告诉你我这么做体现出的巨大优越性和对他身心发展的……鞭策！”

“马锐！马锐！出来一下——”马林生高声冲屋里喊。“干吗呀？”正在屋里练臂力的马锐举着两只哑铃出来。

“你现在就让他天天练‘块儿’了？”夏经平吃惊地问。

“这是他自觉自愿，自然产生的要求。”马林生相当得意地说，“孩子身上蕴藏着多么大的积极性！马锐，你跟夏叔叔说说，我都对你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我爸最近没打我。”马锐跟夏青经平解释，“您甭信夏青的传谣。”“他对你挺好？”夏经平微笑问。

“喂——”马锐瞅了眼爸爸，“还行。”

“怎么个好法儿？”马林生提示。

“实际上，”马锐继续朝夏经平说，“他最近对我什么都没干，如果什么都不干就算好的话。”

“你不觉得跟过去比心情愉快了？”马林生诱导问，生活学习起来也格外有劲儿？”

“是觉得威胁小了点儿？”

“你不感到生活变得美好了么？不感到前途充满光明？”

“感到了。”马锐老实地承认，“多少感到了点儿太平。至于前途，我还没多想。”“这应该归功于谁呢？我是说，这一切你应该感谢谁？”

“当然是您，爸爸。”“这话应该怎么说呢？”

“您是问颁布给咱们市民的文明用语中对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规定的？”“我是问遇到这种情况一有教养的人会怎么样？”马林生温和地回答，用鼓励、期待的目光望着儿子。

“谢谢你，我的好爸爸。如果没有你，我至今还在痛苦黑暗中挣扎呢——够了么？”马锐问。

“够了。”马林生谦逊地垂下眼睛，仿佛对夸奖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够了我就走了。”马锐转身离开。

“怎么样？怎么样？马林生紧紧攥着拳挥舞着，仰天大笑对老同学说，“昨天对你还一肚子怨恨，今天就满怀感激，仅这一点就值得，就是成功！你女儿对你这么混顺过么？你有过这种……享受么？”“你真行，老兄，”夏经平真诚地羡慕，“还是你有办法，我服了。”马林生像个初次受到恭维的少女，脸上兴奋的红晕久久不褪。他急切地抓住老同学的手，如同每个中了头彩的幸运儿安慰其他没中彩的倒霉蛋一样，劝解中带着指点宣传着自己的诀窍。“你也可以向我学嘛，变兄。这其实很容易，只要拉得下脸来就一切迎刃而解水到渠成了。”

“不行呵，老兄，我们的情况不一样。”夏经平懊恼地说，“咱们还是拿牲口打比方吧，你可以把牛呵马呵那些大牲口放出去不管，你能把鸡也轰山上去任其发展？那最后……说出来可就难听了。我那是女儿……”

“一样的。男女一样的。”

“不一样。”夏经平白了马林生一眼，“我女儿对我要求严着呐。我要拉下脸来成天跟她没大没小的，她会瞧不起我的，认为我疯了老不正经。”“懂了。”马林生同情的地扶着夏经平的肩头，“你们家需要的是她们娘儿俩把你放出去不管。”

马林生有些变了，变得骄傲、虚荣了，像个刚演过一、两部电影或唱红过一、两首两广告歌曲的小明星，惟恐人家不知道他是谁他能干什么。除了要听人家对他演技歌喉的恭维，生活中处处、一举一动也想听到喝彩和赞叹。

无论他干了些什么，哪怕根本不是为了马锐完全属于家长份内的家务劳动，也要让儿子夸他几句。譬如炒盘菜把煤气罐从外面扛进厨房安装好或者调消楚一个信号不太稳定的电视频道，都要问一句儿子。

“怎么样，我捧吧？其实这些事都应该你干，我全替你做了，还不谢谢我？”马锐这时只好回答：“你捧！你真能干！我谢谢你了！”

他还特别喜欢当着一院邻居的面，把马锐叫出来，让马锐告诉大家，她马林生对儿子是多么的开明多么的慷慨多么的有人味儿。他像展览自己的得意之作一再让马锐出来亮相，甚至巡回到胡同里的其他院落，马锐如同肯

塔基炸鸡于山德上校“101生发灵”于赵章光一样标志着他的成就和心血。

要不是做不到，没准他会把马锐像人民英雄纪念碑一样竖立到哪个广场上去。那天，他又到院里吹嘘了一番，直到天黑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外国电视连续剧开播同院人都纷纷回家去看走光为止，他才哼着小曲，拎着板凳得意洋洋地进了屋。

马锐阴着脸。“怎么啦，干吗这么气鼓鼓的？生谁气了？”

马锐不理他。“虹彩妹妹嗯哎依哟，长得乖那么嗯哎依哟……冲我来的不是？”“你觉得老这么着有劲么？”马锐猛然发问。

“怎么啦，我怎么啦？”

“你说你怎么啦，怎么啦你不知道？”

“噢，嫌我当着全院人夸多你了？好好，你要难为情，以后我不当人面夸你了。”“你那是夸我呀还是夸你自己？”

“你也夸我也夸。怎么，我不值得夸么？”

“太值得，你多伟大呀！永远谁夸也夸不够，非得自夸才过瘾！”马锐蹬父亲一眼。

马林生这才发现儿子的生气是认真的，收起了轻浮的嬉笑，在儿子身边坐下，纳闷地说：

“怎么，我夸自己夸多了？”

“我说你怎么像苏联人似的，”马锐挖苦父亲，“老人要家把对你的无私援助和兄弟般的友谊的感谢挂在嘴边，一次不提就要想方设法提醒人家。

你真有那么多的虚荣心需要满足？”

马林生很响地喝了一口茶缸子里的剩茶，扭脸看看儿子，笑道：“你觉得自尊心受伤害了？”

马锐把脸扭到一边，扳着。“这也值当生气？”“如果是我呢？我为你做了伯事，比方说你上厕所大便，没带纸，你喊我我去给你送了一趟——这不是经常的事么？我老要你谢我，下回轮我求你办什么事时也老拿这事说讪——

你会怎么想？”“我不就好个自我表现么？”马林生说着自个也脸红了，“喜欢在街坊面前挣个面子。话自然就多，没边儿了，这也不算什么大毛病……”“我可是一直给您留着面子呢。”

“这我知道，我心领……”

“可要老这么下去——您也得照顾点我的面子。人小也不能没面子！要不您就别来这假招子，咱们还回老样子，我比现在这么成天谢您还省点力气……”

“别别，还是现在这样好。”

“您可别让我觉得好像您就是为了想听我谢才成心这么着的。”“别说了，你再这么说我可真无地自容了。”马林生望着儿子，“我改成不成？”“您千万别勉强。”“我错了，我向你道歉，我不会了。”

“老马，要是你想让我感动，觉得你特有闻过则喜的胸怀，逼我热泪盈眶更佩服您了什么的，那您这功算是白做了。”

“我在你眼里怎么会是这么个形象？”马林生痛心疾首地扪心自问，“真让我欲哭无泪……”

“您相信我有起码的分辩是非的能力吧？要不您也不会让我自个管理自个。”“我这问题也算不上是非的‘非’吧？最多是个性格上的小弱点。”

马林生有气死力地说，谁没弱点呢？”

“我不是那意思。”马锐说，“您相信我的眼睛是雪亮的吧？”“过去不信，现在也信了。”

“那好，您就别乔装打扮了，您干了什么，没干什么，我都看在眼里了。您干了什么好事该感谢您我心里会感谢您的。您什么没干非装得跟干了什么似的让我谢您我就是嘴上千遍万遍心里倒把您看轻了……”

“是是，我也甭费这劲骗自个了。”马林生连连点头，“小马，真高兴你能对我说几句实话，要不我还在梦里呢。经过这么一折腾，我倒觉得咱们俩的心贴得更近了。”

第八章

经过整整一个夏天的苦心经营和翘首以待，电视台和街上大广告牌上醒目的提前三百天开始的倒计时终于数到了头，那个美妙的、激动人心的时刻已经降临了。

开幕式的下午，全市都放了假，好让大家从容地坐在自己家里分享、参与这一时刻到来的喜悦和快乐。

马林生像小孩盼过节一样对这一时刻盼望已久了。他自己结婚时都没这么起劲过。他提前好几天就和儿子算计着飞翔这飞翔那，决心要像真的过节一样以大吃大喝配合着看电视来参加、欢度过这一良宵。

就在他把那些家禽家畜宰好、洗净、按部位切割整齐并已经下了锅连烧带炖基本都弄熟了，就等着红口白牙去撕咬之际，夏经平给他送来一张能亲临观场的形幕式票。

夏经平本来也是不想放过这个机会的，能亲眼一睹这一百年不遇的空羊盛况也是人生一大快事。何况那票好几百块呢（当然不是夏经平自己掏腰买的），但只有一张票，他那个到哪儿都要和他同出同入的老婆便不批准他去，非要他留下来陪她一起在电视上找闺女。他反抗过咆哮过最后终于低头了。为了不耽误票，他忍痛把票送到了马林生，一再叮嘱：

“你可一定去，别把票废了，好几百块呢！”

马林生和了票就紧紧攥在手里，不给马锐看见，抽冷子藏进贴身小衣的口袋里，然后就梳洗更衣。

马锐听见动静觉得蹊晓过来一针见血地问：“你是不是有一张开幕式的票？”“没有。”马林生打马虎眼，意欲脱身，“我出去有点事儿，一会儿回来。”马锐冷笑，“你甭看我，我听见夏叔叔给你送票了，我是不是该发扬风格？”“我真的，”马林生陪着笑央求，“——这回你就让我吧！”

“我什么事不让着你？该你让我一回了把？”马锐振振有词地说，“起码也得公平交易。”

“这张票是夏经平给我的。”马林生一梗脖子。

“是咱们家的！具体说给谁。”马锐毫不畏缩。

“我先拿到的。”“你要这么说，那咱们今后没法共事了。”“那……今天的碗全等我回来洗。”

“你当我跟你买菜呢讨价还价？”

“那你说怎么个公平法？”马林生问。

“看谁能坚持不眨眼，谁先眨谁输。”儿子提议。

“不成！我老眼哪比得了你小眼瞪得圆？”

“看谁能一只脚站得时间长？”

“你净说猴儿干的事。我还说掰手碗子呢。”

“那猜拳吧。”马锐无可奈何地说，“只好这样了。”

“碎钉壳！”父子二人同声念着，一齐出掌。

马锐的“剪子”绞了马林生的“布”。

“三局两胜。”马林生立即宣布。

“记住，我又让你一回。”马锐说着再次举拳。

“碎钉壳！”接下来的两局，马林生反败为胜，一局“锤子”砸了儿子的“剪子”，一局“布”包了儿子的“锤子”。

“赖赢的。”马锐悻悻地说，“你也就会跟我斗智。”

“这你不能说不公平吧？”马林生十分得意兴冲冲地推出自行车，飞身而去，唱着，“我们亚洲……”

“跟孩子似的。”马锐望着空荡荡的门口，嘟哝，“症状得屁颠屁颠的。”马林生飞车刚骑上大街，就发现今天城里的气氛异样：各条主要的大街和交通于道行人稀少，平时川流不息的大小汽车今天也看不见辆。穿白制服的交通警一反往常地从钢楼和指挥台下来，沿大街中轴的黄色分隔线排列站立，像芦沟桥头的汉白玉狮子一样，个个虎虎有生气等距延伸至无穿远；马路两旁的树荫下，戴大盖帽扎武装带的武警列兵以同样的间隔面向马路立正站着一眼望不到头，他们显然比交警受过更良好、更严格的立姿训练，一个个站得根一般笔直，一张张年轻朴实晒得黑黝黝红扑扑的脸膛，使他们既像交公粮路上的一排排挺拔的小白杨，又像秋天田野里的一株株红高粱。

接近举行开幕式的中心体育场的路段时他才略微轻松了一些。这儿更具有节日气氛，虽然仍看不到什么行人，但路国的建筑上插满了彩旗，很多高楼的窗户里悬垂下长幅彩带，上面写着情绪热烈的贺辞和口号，一些挂着标语的花龙风筝和汽球飘荡在空中，道旁的鲜花可用堆积如山来形容，马路上开始有了车辆，一辆辆要人乘坐的挂着窗帘的小轿车和戴满衣着花哨的海外中国人的大型豪华房车从他身边飞驶而过。他看到那些坐在车内的太太小姐们露着浓妆艳抹的脸往车窗外张望。这些生活在亚热带地区的黄种女人面相是那么惊人的一致：上点岁数的太太们无一不是胖得像企鹅，而小姐们则瘦得像根典瓜，小脸上不是长满疙瘩就是架着一副漫画般的大眼镜，当她们看向某处时总是先把阳光反射到那个地方。至于那些先生们，往往都有一副杂货店老板兼日本大臣的混合脸型。越往前走警察越密集，几乎可以说到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程度，甚至出现了正规军士兵和民组成的警戒线。从路旁停放的大批警车和军车五花八门的牌照看，几乎所有对公共秩序负有维持职责的部门都出动了。

在他已经遥遥看到了那座巨大的体育场，并听到了从那座体育场敞口的上空传出来的近十万以低语交织，汇聚成的犹如一座巨大蜂房般的嗡嗡声，他被一个手执步话机的警察拦了下来。“你干吗？去哪儿？”“参加开幕式。”他掏出那张粉红色的票，连同他的居民身份证一同递过去。警察仔细看了他的证件和票之后，对他说：“为什么不坐车？”“我……没车。”马林生一下便感到有些心虚，似乎他承认没车连观看开幕式的资格也失去了。

“按规定观看开幕式必须集体乘车……”

“我没赶上单位的车，有事耽误了……”马林生在这里小小地撒了个谎。“另外还要求观看开幕式者必须提前一小时入场完毕，过了这一小时我们就不能往里放人了，现在已经过了一刻钟。”警察把他手上的表指给马林生看。

“可是……”“这些规定都在票后面印着呢，你应该知道。”

“可是我确实是因为有事，我……”马林生还未来得及编出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那位警察便微笑着打断了他。

“什么事能双纲看开幕式重要？”

“是呵……”马林生本想说他是因为参加了一个和外商的重要谈判耽误了，这种事如今谁都认为十二重要，可瞧瞧自己这德行，像是有机会和洋人坐在一起喝喝咖啡谈谈共同关心的问题的人么？说出来连自己都不信。

其他的呢？孩子病了丈人死了家里房子着火了……这些借口倒都是现成的，可会不会太过分了？人家会不会反问他：既然这样你还有心来看热闹？

这个警察倒象个善良人，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警察的年轻和他脸上那纯粹是因为年轻不由自主地流露的无缘无故的微笑鼓励了马林生，使他产生了和警察商量商量的希望。

他弄出一脸谦卑的笑容，柔声细气地说：

“您瞧，我好不容易搞到一张票，多难得呀这种场合，您就照顾照顾我，让我进去得了。”

“不行。”警察笑嘻嘻地说，“我们这儿都有规定，谁能违犯。”“可我不是没票，我这不是有票么，您放了我也说得过去。”“你那儿说得过去，头儿那儿可说不过去了。这儿又不是我一个人，你瞧，我们头儿就在那边站着呢，回头我放了您，他该找我麻烦了。”“他没往这边看，他注意不到这儿，我过去贴边走。”

“不行。”年轻警察笑着摇头，“就算我放了您，你也进不去，里边还有好多层岗呢，他们也不会放您。”

“您先让我过了您这一关，到了里边我再一层层地跟他们解释。”“不成。”年轻警察只是摇头，态度温和但又坚决，“你别跟我磨了，我不会放您过去的，趁早赶紧骑车回家还赶得上看电视。”“我现在回家，看电视也晚了。”马林生愁眉苦脸地说，“我家远，回去也看不上头了。”

“那你还能看半截儿，我们呢？压根儿从头到尾一点也看不上，我们怨谁了？”你们不能有票不让人进！马林生刚想发作，又一想跟警察不能急，便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继续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软缠下去。“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这时，一顶高级小汽车驶来，毫不减速地从他们身边穿过，年轻警察忙把马林生拉一到边。

“你别在这儿站着了，妨碍我们执勤。”

“你跟他废那么多话干吗？”一个高大粗壮和那小伙子同样年轻的警察大步从一边走过来，横眉立目地对马林生说：“不让进就是不让进！少在这儿泡蘑菇，泡也没用！赶紧走——”

听见没有？”他伸着胳膊指着远远的大街，“你走不走？”

马林生看着这个高出他半头的警察，不吭声。

“你看我干吗？不想走了是不是？”高个警察上前作势要锁自行车，“不走可以！”马林生低头推车往外走。

“你想过去，去找我们头儿说去，”那个年轻警察的高个警察对马林生说，“看他同意不同意，跟我们说没用，我们只知道执行规定。”马林生几乎是感激地看了一眼那位年轻的警察，点点头，推着车去找现场负责的警察头儿。

由于民警尚未实行警衔制，他在辨别几个老察中谁的官职最大时发生了一点困难。那几个站在一起的警官年龄大致相当，发福程度也差不多，而脸上那种一般百姓摹仿都摹仿不出来的威严那种大权在握的神情则几乎是一模一样。

马林生完全凭直觉，凑到一个显得对现场情况最不满意因而发令次数最多对周围其他警察最不客气的气鼓鼓的老警官面前。“请问，您是管这一片……交通的么？”

“有什么事？”那双严厉的眼睛直刺马林生。

“我……我想问问我现在……还能过去么我有票我有事晚了没赶上车……”马林生紧张地结结巴巴地诉说，同时飞快地把票和身份证拿出来，呈送给这位警官。

那双眼睛在票和身份证上停留片刻，那双手把票和身份又翻过来倒过去掂了掂，剑锋般的目光又落到马林生身上。

“你这票是哪儿来的？谁给你的？”

马林生立刻浑身冒汗，“单……单位发的。”

“哪个单位？”马林生支吾着，他不是不知道夏经平的单位，但他本能地产生了防范心理，本能地感到如果如实说了也许会给夏经平找麻烦，票上印着的注意事项里赫然醒目的最后一条就是：严禁私自把票转送他人！

“算了，我不看了。”他低头垂眼制警官手里拿回身份证和票，转身推车想要离开。他尽量使自己的动作从容大方，表情坦荡平和，不至于被误会成一个试图蒙混过关的别有用心可疑分子。他缓缓地推车走了几步，然后再骗腿儿骑上去，目不斜视地笔直向前骑去。

除了那架一开始就在体育场上空盘旋的直升飞机，天空又出现了几架飞机，这些飞机飞越体育场上空时投下了一组组黑点般的人影。这些黑点在空中迅速坠落拉开距离，接着一朵朵五颜六色的伞花在碧空中绽开了。一顶顶降落伞在跳伞运动员的操纵下在空中组成一个个图案，不集地变化，重新纠集，最后，分崩离析，依次向体育场内飘落而去——开幕式的表演项目已经开始。

飞机不停地飞来飞去，不停地投伞，天空始终有不同队形，不同人数的跳伞运动员在降落。

马林生几乎围着巨大的体育场绕了一圈，他朝不同方向的通往体育场的大路小道都试探过了，甚至试图从楼群中插过去，但白费劲！所有路口包括楼群间的小路都被封锁了。每当他看到体育场高大，倾斜的弧形外壁同时也看到了警察晃动的白色身影。他没有勇气再上前到警察的纠察线碰碰。

回家的路愈发显得漫长，马林生又饿又累，精神沮丧，自行车车的轮胎也有点没气了。

路上，有几次他都感到快蹬不动了，只是一想家里还有顿美餐在等着他才稍稍振作一些，这信念支持着他骑完了全程。

胡同里家家的电视机都开到最大音量，开幕式正进行到高潮，欢呼声、音乐声从无数台电视机里涌出来，在街道、胡同空寂无人的堵墙壁间回荡，形成一片四面八方都在共鸣的声浪，使人感到这种热闹和难以掏的兴奋无处不在，无论你走得多远多偏僻它都会追上你或蓦然横在你面前。

马林生不能不受到这种成千上万台电视机都在强调的欢快情绪的感染。他一路在笑，不知不觉地咧着嘴，甚至自己都没发现自己在笑，如同人

们看见某个逗人的相声演员情不自禁露出愉悦。热烈、融杂如劲风灌耳的声浪，使他进了院来到自家门前都没发现屋里正在发生的真正的喧哗与骚动。

他喜气洋洋地进了屋，刚迈过了门槛就怔住了。

他看见一大堆跟儿子年龄相仿的男孩子在大吃大喝，又笑又叫，互相技术咨询，好几个男孩包括儿子显然都喝多了，脸红得像猴腩眼睛布满血丝，几乎所有男孩子嘴上和手车上都叼着或夹着正在冒烟的香烟。

桌上的杯盘狼藉，他辛辛苦苦宰杀、煮熟的小动物们都只剩了森森白骨，像解剖标本一样完整、干净、轮廓宛然。

“你……你怎么回来了？”儿子叼着烟卷像个二流子似的晃晃悠悠走到他面前短着舌头问道，“你不看……开幕式了？”

“嗯，我车在路上坏了，又叫不着出租车。”他把路上想好的托辞说给儿子听。“那真可惜，你怎么这么倒霉！——多好看的开幕工呀！儿子迷迷糊糊地把头猛地向电视屏幕那儿一甩。

屏幕上正是几个穿着小裤衩小背心赤膊的小鬼在叠罗汉，背景台上是金光闪闪的天安门。

“看见夏青了么？”他问。

“还没轮到她呢。我看就是她出场了，这么人山人海的也找不着她，哪显得出来呀！”

马锐走回桌旁坐下，招呼他那些懵懵懂懂的同学，“接着吃呀、喝呀、没事！”“是柯，你们接着玩吧。”马林生也落落大方地对小朋友说，“别我来了都不敢吭声了。”

他走到桌前，找了一个看上去还算干净的杯子，给自己倒了杯啤酒、看了看四周，实在再也找不出一张空椅子，便站着看着电视一口口喝酒。

“您坐我的椅子。”一个男孩把座椅让给他，自己到一边靠墙站着。“别别，你坐你的。”马林生边说边坐下。坐下就想吃点什么了，拣了双筷子在桌上的残羹剩汤里拨拉。这帮小混蛋确实吃得干净，凭他再有经验也找不出什么像样、盛开的东西，只好胡乱夹些碎渣儿放进嘴里，砸摸咂摸，口感冰凉，真是汉滋没味儿。他只好放下筷子去喝同样冰凉的酒。

“嗨，真好看啊！”他给自己助着兴，看着电视，用一副与民同乐的平易近人的口气对那带孩子说：

“我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场面呢，你们这么点儿就赶上了——高兴吧？”

“高兴”。孩子们一个个冲他点头哈腰地假笑，同声附和，就像一群经过训练的小马屁精被谁统一过口径。

“你们觉得这开幕式怎么样？我刚看还没发言权，比上回洛杉矶奥运会怎么样？”“强，强多了！”“比前两月那世界杯足球赛呢？”“那——没法比！”“咱们那前边举大牌的引导小姐一个个长得怎么样？飒么？”“飒极了，都跟模特儿似的！”

“我想就错不了。咱们这么大国家，真使劲拨拉，过筛，还能没好的？真遗憾没看到。”

“没事没事，还重播呢。”孩子们安慰他。

“德行！”电视镜头转到看台上，一帮不知是哪个邻邦的观光客在美滋滋地观看、拍照，马林生骂了一句。

“国家领导人都谁来了？”

“都来了，没细数。”孩子们回答，“我们都看傻了。”

“重视呵。”马林生一杯接一杯地灌酒、欣赏着、评论着。他的注意力被数百名新入场的穿得很少的女大学生吸引住了，暂时没话，待看了个够后，又欢眉喜眼地开了口。

“冷不冷呵穿这么少。那料子是尼龙的么？”

“不懂。”孩子们摇头。

“舞蹈得不错、歌儿不好听，应该用‘我们的田野’。”

一群男表演者出场，在划坪做着相当于最好的胡同队水平的体操表演。“李宁呢？李宁怎么不出来？应该给他在中间搭个大台子托马斯全旋。马林生嚷嚷道，思路转到离他最近的一个孩子身上。

“你叫什么名字？你爸是谁？是住我们这条胡同么？”

那孩子告诉了他自己的名字和他爸的名字，说了自己住哪儿。“不熟。”马林生认真地回忆了一会儿，摇头，“不认识这个人。噢，你是住楼呵。那好那好，住楼好，用水方便，几居室柯？”“什么话呀？还背着小哥们儿。”马林生咯咯笑着，端着酒杯走过去，歪头把耳朵伸过去，“你说吧，这就叫咬耳朵吧？”说完自己笑起来，挺为自己的俏皮得意。

“您是不是喝多了？”“没有没有。”马林生立刻申明，一本正经地严肃下来，“我不过是跟你们逗逗。”“我跟你说，爸，”儿子一副商量的口吻，“今儿等于过节，外面肯定热闹，灯也会开了，马路上又有花儿，备不住花丛里还有走马灯电动狗熊什么的，我给您把照相机装上卷儿，您出去照两张，溜达溜达……”

“不去！我刚从外边回来。”马林生放大摇得像拨浪鼓，“街上你说的那些玩艺儿倒都有，可就是没人，都在家看电视，我一个人逛有什么意思？怪惨得慌的。”

“没人才清静呢，平时你不是老嫌人多？你这么大人还害怕？我是有客，没客我都想出去转转。”

“我还没看完开幕式呢，起码让我看完，然后咱们一起出去。”马林生回头看那帮孩子，“他们还能不走？打算在这儿呆一晚上？”“马锐，我们走了。”一个孩子率先站起来，其他孩子也纷纷起立，“你别轰你爸了，我们走，回家看去，留你和爸在这儿好好看。”“别，你们别动。”马锐索性直截了当地对爸爸说，“你瞧，你一来别人都要走。有您在他们都感到拘束。您是不是……您要不上街，是不是能到夏叔叔家看电视？让我们这儿善始善终？”“嫌我多余了？是不是我说的话你们都不爱听？我没说什么呀！”“不是。”马锐诚诚意地解释，我们这儿都是小孩儿，您一个大人掺在里头，您就一声不言语我们也觉别扭，就像您一帮大人说话掺进来个小孩儿……”

“好好，我这就回避。”马林生低看头小声儿地说，我马上走。”他去穿厚一点的长袖衣服，刚才回来的路上已经感到有些凉了。“马锐，还是让爸留下吧。”一个孩子说，我们走。”

“别别，还是让他走。”马锐看着父亲出门，对他说，“谢谢你呵。”马林生微笑着点点头。

外面天已经黑了，果然有些凉意。街上倒是一派节日景象，所有高大建筑物都挂了成串的灯，路边的花坛，树上也吊了彩灯，交相辉映，墨蓝天幕上的星星倒显得黯淡，明明灭灭的看不大清晰。时近中秋，月亮很好，很大很透明，只是还不那么浑圆，有些扁，像个消瘦的朝鲜姑娘的脸。

马林生没有去夏经平家，直接就来到了街上。连儿子都嫌自己多余何

况别人？他还没堕落到那种给人家添了恶心自己却浑然不知反以为得趣的下作地步。他只是有些委屈，觉得自己还是诚心诚意地想和孩子们打成一片，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认同、接纳他呢？他们有什么好紧张的？他使用的都是他们所熟悉的语言，包括他们常用的介于语就像孙敬修老爷爷给小朋友们讲故事经常干的那样。他们为什么没有像小朋友迷孙爷爷一样被他迷住？凉风摊来，他的酒劲儿涌来，头脑也有些昏然。他想起刚才在孩子们面前说过的话作出的那副神态，自个也脸红了，那真是一副丑态！太有失他的风度了，有损他的形象了，想想都觉得恶心！他真的站在路边弯腰呕吐起来，吐出来的都是发酵变酸的啤酒，一股酸腥直冲脑门，刺激得他连连打战鼻涕也清汤似的流了出来。他身上没带手绢，只好用手掌胡乱抹了几把，然后再把手掌的津液在旁边的树干上擦干。他捧着牌子往地上啐着混浊的唾液，眼泪汪汪地直起腰喘息着张望。好在街没什么人，谁也没有注意他，只有不远处一个花坛中，一座用铁架、木料搭置外面包栽着绿茵茵的草皮的长城城门下，有一个声控熊猫在悦耳的铃声中双腿并拢沿着轨道滑行、进进出出，停下来机械迟缓地招招手，扭头又转。他快步离开吐脏、糟蹋了的草地。吐后他好受了点，脑袋也不那么晕了。他感到更加空虚，同时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迷惘，他不知今后该怎么对待孩子，是拿他当个大人还是使自己更像个孩子？迎面过来三个翱着冲锋枪的武警巡逻小组，他和他们慢慢走近，擦肩而过。他意识到自己的心情过于颓丧了，和今天这个节日的气氛有些不谐调。他克制了自己的烦闷，想换点开心的事走走脑子，可一时竟想不起有什么现时发生的令人高兴的事。能够想起来的使他隐隐感到有意思的事都是若干年前的事，甚至能勾起他回忆的人也都是活跃在很多年前的旧形象。他这些年都干吗了？似乎是一片空白，生活的水流在很远的过去便停滞、干涸了，延伸过来一直通向今天的记忆只是一条死气沉沉，面满乱石的河床。

前方街心花园里出现一座彩灯熠熠、音乐阵阵的大型喷水池，无数的水柱在灯光下雪亮耀眼的齐刷刷地腾空而起，错落有致地降下，合着音乐的节奏并随着音乐情绪的转换变幻着色彩。喷水池着站着一群人，呆呆地观看喷水，有老人、单身男人和情侣。他们的脸显得木然略带几分惊愕，与活泼的韵和不变幻色彩的水柱恰成对比。

马林生站在路边的一个警察身边观看，他们俩都毫无表情，脸被灯光映得一会儿红一会儿绿有种霓虹效果。

第九章

马林生在阳光下和儿子打羽毛球。天蓝得清澈，白色的羽毛球飞过来时，羽翼瞬间便会被阳光照透，像颗照明弹似的闪烁出夺目的光瓦。天空有些风，羽毛球顺风时便会像子弹一样飞得又快又狠，令人猝不及防，逆风球则晃晃悠悠甚至像中了弹的鸟从半空直线落下。

马林生逆风迎光，打得有些气喘吁吁。

他奋力抽杀，球拍挥舞得嗖嗖生响，但他还是被儿子一步步向后赶去。儿子顺风打过来的球总是飞越他站立的位置，使他不得不后退仰身接球，他们已经从一开始站的家门口的位置快打出胡同了。儿子的一记抽杀，使马林生急速退后也未能接起来。球落到地上，马林生汗水淋淋地走过去，用球拍一抄将球盛上拍网捡起来，这个捡球动作很有专业选手的风度。

他不满地说：“你小点劲儿，仗着你顺风？净捡球了。”

“咱们这不是记比分的么？”马锐说，“我怎么让你？”

“那咱俩换个方向，我顺风抽你。”

“上一局不是你顺风？我也没说什么，你也不能老顺风。”

“刚才风没现在大。”马林生争辩，“我这儿除了逆风还逆光，眼睛都快晃瞎了——这球不算！”

“好好，我使小点劲儿。”马锐妥协，“你快发球吧。”

“几比几了？”“7：2，我赢你五分。”

马林生用力发了个抛抽球，可球飞过来仍是轻飘飘的没一点威力，马锐从容地只用六分力将球抽了回来。

球直奔马林生小胜利，马林生措手不及用拍作了个贴裆拨挡动，可球还是落地了。

“这球不算！”他气急败坏地说：“告你小点劲儿小点劲儿……”“我根本就来不及接。”

“那是技术问题，你本来就不会接这种下三路球。”

“我玩羽毛球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别赖，把球给我，该我发球了。”

“这球不算，还是我发球。”马林生举起拍子拎球欲发前腿弓后腿蹬。“老马，你要这样儿，发过球来我可不能接。”马锐警告父亲。“你不接那是你的事。”马林生嘴里说着，依然把球发过来。球没人接落到地上。马林生宣布，“7：3！”

“你赖不赖呀？”马锐嗤之以鼻。

马林生跑过来捡起球又跑回去，弯腰执拍拎球前腿弓后腿蹬。“这球你不接？”“不接！”马林生又把球发过来，大声宣布，“7：！还差三分。”

马锐也气了，捡起球一个大力扣杀抽过去，大喊：“8：2！”

于是两个人就开始互相大力发球，各自报着截然相反的比分，一边打一边激烈地互相指责。

“9：2！你赖不赖呀？”

“7：7！我不赖！”“你这么赢了光彩么？”

“你先赖的！”“玩不起就别玩，你是输急了吧？”

“我才没急呢，我也没输——10：7！”

两个差不多是在同时宣布赢了对对方，都举拍欢呼起来，一个比一个声音，试图盖过对方，并在欢呼声中夹杂着对对方的奚落。“我赢喽！我赢喽！真臭！顺风还输球，算是臭到家了！”“赖都没赖赢，真现！”

“还敢玩么？我让你五个球，你真不是我对手。”

“我用脚拿拍子跟你打一盘吧？跟这种比较差的人打球真让我水平下降。”两人是越说越来气儿，毕竟马林生是老姜，刻薄话说得是又多又快不带重样儿的。马锐渐渐有些说不过，也是带气儿，嚷嚷着再打一盘，抛球用力抽了过去。

马林生正说得来劲儿，连损带挖苦，脸上的表情一会儿微笑一会儿鄙夷，完全没防备，看球来了非例题没接没躲，反而仰起了脸。那球借助风力飞得十分迅速，有力，不偏不斜正击中马林生的右眼角。他“哎哟”一声，忙用手捂住右眼，半天没动也没吭声。接着，他抬起脸，用惟一的一只眼睛盯着马锐，说话的口气也变了。“给你脸了是不是？”“不是故意的。”马锐上前搬父亲捂着眼的手，“我看看打哪儿了？”“少碰我！”马林生用力甩开儿子的手，那只露在外面的左眼目光凶狠，我看你就有点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了！”

马锐自知理亏，讪讪地站在那儿，不敢做声。

马林生恨骂连声，“真他妈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就欠像2过去那样天天打着骂着，你才老实。你他妈这就叫贱！不识抬举！动手打起我来了一一狂得你！”

马林生把拍子往地上一摔，气哼哼捂着眼睛回家了。“怎么啦？”拎着一瓶酱油一袋味精的夏青路过，见状停下来问马锐，“你爸干吗发这么大火儿？”

“没事。”马锐低头捡起扔在地上的羽毛球拍，佯装无事地笑笑，“我打球碰着他了。”

“那也不至于呀，又不是成心。”

“打疼了呗。”马锐没精打采地扛着两副球拍往家走。

马林生在家里凑着墙上的镜子察看眼角的伤势，他龇牙咧嘴，把眼皮又拉又拽，使右眼忽而瞪若铃铛，忽而乜斜似盲。伤势其实不重，球打在较坚硬的眉骨，只在弹着点附近有些红肿和紫淤，并没危及眼部，至关重要的眼球可说是安然无恙。可他还是气忿难消。

“我要瞎了打了你算帐！”他对刚进屋的儿子恫吓说。

他找块毛巾用热水浸泡后热敷在眼上，在躺椅上仰面朝天地躺下，像在理发馆等着刮脸，他舒服地哼哼着，长吁短叹，夸大着自己的痛苦。“要不要找医生涂点药？”犯了过失的马锐在一边怯生生地问。“去去，一边去，我现在不想看见你。”

马锐悄没声地离去。马林生闭着眼躺着，一只眼沉甸甸热乎乎漆黑一团，一只眼被阳光照得满目橙红不时跳跃着水泡般的成串光斑，眼皮像痒了似的不住哆嗦。他近来的心情一直不好，从那个踟躅街头的节日之夜起，他就产生了并总也无法打消被人抛弃的惨淡心境，他觉察到生活重心的倾斜、不平衡。他过于依赖儿子了，甚至超过了儿子对他的依赖。儿子有自己的朋友和其他生活内容，而他除了儿子几乎再没有其他的生活乐趣。自从儿子嘲笑过他每晚痴坐的嗜好后，每到夜晚他都不好意思再那么干了，就是勉强照老习惯老规矩坐上片刻，也是心神不定，总觉得背后有一双充满讥讽的眼睛在盯着他，再也无法无忧无虑地进行天马行空般的幻想了。他只好跟儿子一起看电视，从“新闻联播”前半小时的少儿节目开始，一直看到所有频道都再了见画面彻底消失出现“雪花”为止。他原来只觉得中国的电影拍得愚蠢、幼稚，现在才发现那些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经电影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当他被那拙劣的噱头强迫着笑起来时，总觉得自己的智力被降低了。如此贫乏的想象力和机械、不合情理的情节安排使人都怀疑这是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写的，为什么连对生活的起码洞察力都不具备？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个环节，他只感到深深的忧虑：这种电视节目让外国人看了他怎么能认为中华民族是充满聪明才智的？他颇为赞同电视台采取的在他看来是惟一聪明的办法：多播一些拙劣程度能和国产片媲美的外国连续剧（港台片自然是左右逢源）。

有时电视实在没法看，拙劣都维持不住，简直是恶劣了，他也和儿子及儿子的朋友打打扑克。尽管玩得都比较简单又不赌，他还是感到相当大的压力。他发现任何一个小家伙在打扑克这件事上都比他耍狡黠通灵一些。虽然他每次全部贯注全力以赴，但总是输。他永远摸不准牌在另外三个人手里

扮布并把握不住出牌的时机，每次冒险都遭受到准确的痛击，每次谨慎又往往坐失良机。他虚心地接受子伙的批评和指点，每次犯了错误都认真地检讨和总结，但当类似情形再次出现，他依照上次的教训采用了同伙告诉他的正确出法出牌，偏偏又遇到了特殊的第二种变化，正好落入陷阱功败垂成——他完全没有在存在两种以上的可能变化的情形下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他试图用“这是游思，并没认真对待也用不着认真对待”的表面轻松和无所谓来掩饰，但与他同玩的孩子们都对这一事实真相看得很明白，他们自然而然地把他划入了和女孩子同等智力的那一档。每当分伙时，为了公平总是由马锐和另一个男孩分头与他和夏青结对，而且越来越明显，那些精通此道的男孩子宁肯跟夏青一家也不愿要他。

虽人家的孩子当他出错时往往不好说什么，只是面露不快，最多轻描淡写地埋怨几句，传授一下真谛，而且随后便会表示宽宏大量不计前嫌，鼓励他从失败中爬起来。

马锐对他就不像别的孩子那么客气。常常对他的笨拙大光其火，不留情面地激烈指责他，特别是当得来不易的大好局面被他一举断送时尤甚。这种指责已经渐渐发展到对他这个人的全面智力水平的怀疑。

要在以往，按马林生的脾气他是不呼这个的。但现在，尽管他有时感到很难堪很生气——谁受得了一个孩子用这种口气对自己说话？成年之间还经常因此玩急了呢——摔牌站起来，面红耳赤地大声说：“不玩了！从今往后我要再跟你们玩我是孙子！”话说得是十二分坚决，斩钉截铁，态度也是毅然决然，大有誓不回头之气概，甚至有时还撕牌撵人像烟鬼戒烟一样把事做得挺绝。但没过多久，他又会一边洗着一副新扑克一边笑咪咪地对儿子说：“去找几个人来玩牌呀。”

他心里其实是真不想玩，但也真是没事干，不玩干什么去呢？夏天的夜晚是那么漫长。

他看着手里捏着的不同花色的扑克牌，经常人在牌桌思想走神儿，大脑一片空白，直到别人吆喝才赶忙出版。一个中年人，每天要靠和孩子们打扑克来消磨时光，还要忍受孩子们的奚落，他觉出自己的可悲和无奈。尽管他比谁都玩得起劲，比谁都能熬夜坚持，但其实他从打扑克这种娱乐中很少体会到乐趣——哪是摸了一手好牌。

后果，他这种可怜的业余生活也被剥夺了。孩子们对他终于忍无可忍，采取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不带他玩了：干脆不再去他家打扑克。他曾涎着脸硬赖着跟着马锐到他们新的聚会点，另一个孩子家去玩过几次。每次都发现孩子们人手已够，而且那家大人见他如此热衷孩子们的玩意儿看他时的那种异样的眼光也令他极不自在，终于失去了再去的勇气。

他真闲下来了，闲得发慌，闲得整整夜失眠，人都闲得瞧悴了。每当马锐晚上玩完回来，都会看到他坐在黑暗里，旁边开着电视，并不去看，茫然地盯着前方虚无的某点。一见儿子回来，就呈现出极度的兴奋和躁动。手脚不停心甘情愿地为儿子睡前的准备充役，速度又快又不连贯地和儿子没完没了地说话。常常是一迭声地发问同时又一连串地汇报见闻，一个话题没完又跳到另一个话题上，支内容支离破碎东拉西扯且多重重复，儿子无话可说或不愿回答他那些琐碎、明显荒谬的问题他就自言自语，直到关灯躺在了床上他兀自唠叨不休夹杂着咯咯痴笑。他想方设法把儿子留在家里，找出各种理由包括装病不让儿子晚上出去。他装病装得是那么逼真，有计划有步骤。晚

饭前他就先开始制造气氛，病恹恹的。没精打采地坐在小板凳上不动，只把眼睛瞟来瞟去，头半耸拉着似乎脖子的筋被抽了。儿子有事叫他，他的回答缓慢、有气无力的，哼哼唧唧像蚊子叫。

“你怎么啦？”他还有意掩饰，生怕因过于痛快地承认引起怀疑。如果儿子追问，他还会一再否认，或者托辞说是“工作了一天累的”，脸却更努力地作出病容，伸出额头等着儿子试体温。结论应该让儿子自己作出。

如果儿子不予置理或者一下子就相信了他真是“工作累的”，仅仅让他“歇着别干活了”没有更多的表示，那也不要紧。他强以暗怀着起码逃避了劳动的快慰，懒散地坐着，一直等到开饭，然后再到饭桌上进一步铺垫。人们既然付出了劳动，就希望他人郑重对待自己的劳动成果。马锐看到他磨磨蹭蹭毫无兴趣地坐在饭桌旁，吃一口皱一下眉头欲咽又止举筷踌躇，必然不能无动于衷，必然要问他怎么不爱吃，是不是饭做得不好或是什么放多了什么煮的时间不够。

他也一定会回答不是的，饭做得很好一切都很好都恰到好处不多不少，并微笑着猛吃几口（他并不想真的一口不吃）。然后，咀嚼着一嘴鼓囊囊地露出苦笑和倦容。

还会是什么呢？如果不是饭不好，只能是人不好了。这是个连傻瓜都遵循的逻辑，或者说是个简单的傻瓜式的思路。

一百个人中一百个都会这么问：“那么是你不舒服？”

这个时候就不能太坚持了，要像真的不舒服那样软软的欲辩无力，当然，男人是不作兴一头栽倒捂着胸口昏过去的。

接下去对方一定要问哪儿不舒服。

这个回答必然启混，过于具体容易使对方焦虑，并产生找医生的念头。像头疼，肚子疼这两种常见病，就是医生也无法鉴别。但讨厌的是说这两处疼要冒被迫服药的危险，谁家没有几片阿斯匹林颠茄什么的？

最理想又最安全最令对方摸不着头脑的回答应该是：

“我哪儿都不舒服！”为了避免进一步地刨根问底，这时就要离桌向床所在地疾步而行，尽快躺好，闭上眼，作昏沉状，这样遇到难以回答的问题便可以置之不理。

人一倒在床上，似乎病就已成既成事实，很少有人哪怕是最不信任别人的人好意思问一句：“你是不是装的？！”

人们，特别是亲属，只会焦急地问：“要不要请医生？要不要吃点药？要不要试体温？要不要给你做点病号饭？”

对前面的三个问题可以一概拒绝，最后一个问题可以酌情处理，要是真没吃饭，想吃，可以虚弱地点点头，一会儿吧。”在拒绝请医生送红的同时应该对病情的严重程度作个澄清和解释，否则亲人会纠缠不休的。

“不要紧，没那么严重，我这是老毛病了，歇一会儿就好。我什么都不需要，只希望你能陪我一会儿，晚上别出去了……行么？”一个病人用那种恳切、伤感、甚至还有点因为自己的一时软弱而羞怯的目光望着你，同时辅以蜡黄灰暗的脸色、蓬乱的头发和颤巍巍的嘴唇，想加强效果还可以突然伸出一只在被窝里捂得滚烫的手一把抓住对方的手——谁能受得了？

何况一个孩子。马林生这一绝招百试不爽，每次不但达到了把马锐留在家里的目的，还唤起、增强了儿子对他的感情，马锐每睹此状总是又难受又同情同时还挺感动。

父子俩度过了很多如此这般心心相印的夜晚。

后果，马锐也开始有点产生怀疑。并非马林生的演技出了破绽，依然是那么活灵活现、炉火纯青，而是发病次数太频繁了。总是在他晚上打算出门前那么突然地发生，而后又在当晚晚些时候最长不超过第二天奇迹般地没事了。一个人老是嚷嚷自己有病却又一次都不去看药也不吃，这就难免让人怀疑。那些总是被马锐的缺席影响了聚会因而十分扫兴不耐烦的男孩儿，建议马锐给他那多病又无药可医的爸爸吃点安眠药，“让他在你出门时自觉省得误你的事——你在家任务不也是哄他睡觉？”马锐把这个建议郑重传达给他爸爸，发现他爸爸自此后身体逐渐健康，就是偶尔不舒服也能一个人呆在家里了。

马林生昏欲睡，他感到右眼疼痛已经减弱，虽未完全消失但已渐渐为一种麻痹感所代替，热敷的患处，血流加快，肌肤膨胀，其余半张脸感觉麻木。眼上的毛巾已经毫无热气了。

日光悄移，他虽闭着眼也能感到屋里暗了下来。一股脆弱的情感蓦地袭遍他的全身，鼻腔顷刻堵塞了，如同那个五光十色节日之夜……当时他站在值勤警察的三轮摩托旁，目堵着充满视野的跳跃不休的彩色喷泉，像一个寻找奶嘴的婴儿急切地渴望与人亲切，向人倾诉。

他用余光瞟着那个和他并肩站立魁梧、面无表情的警察，真想一把抱着他肩头，如果他能像石雕一样毫无反应的话。为了使自己不致做出什么蠢事，他掏出一支烟叼在嘴上，一手握着打火机凑到烟前去点火。打火机锵然点燃的那穗金黄的火苗，照亮了一张含笑光洁的小脸……火苗熄灭了，那张脸也隐没了以眼前仍是哗哗喷溅的喷泉和不停闪换色彩的灯光以及那一小撮默默呆立的人。他徒劳地再产次按动打火机，除了那束火苗这次他眼前什么也没有。他像祭奠似的让火苗持续地在他眼前燃烧，目光愈锐利眼前愈是漆黑一团。

他松手让火熄灭了，那个无名少女的苍白、模糊的影子在他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就像痒处，经过猛烈抓挠后，那感觉又在麻木中悄悄回到原处。他脑海中的少女与其说是一个眉眼俱在的视觉形象，不如说是一些俏丽的句子和形容词所引发的联想：她很恬淡……明眸皓齿……粲然一笑……概念很清楚，形象模糊。事实上，尽管他深深怀念，但那个少女的模样在他记忆里无可挽回地褪色，像烟圈一样无法在空气中保持形状。他只能在虚幻的场景、对话中演绎她，勾勒她，使她以一种活生生的感觉存在于他的生活之中。

他想她也一定正手插在兜里站在城里某处的喷水池前平静地欣赏——在这个夜晚。

霓虹般变幻的灯光正映照着她如同斯时斯地正映着他。她身旁或者身后一定也有警察，就像街头草坪的雕塑成为整个景致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警察的不知疲倦使女人单身在这个城市的夜晚徘徊有了一种安全感。当另一个同样单身男人在夜色中黑魅魅地向她靠近，她不会感到威胁和恐惧，她会相当平和、镇定，至多有几分警惕地放他到互相能看得清对方脸的跟前来。他早就在考虑第三次见面的地点，不能总是在书店。尽管他们已经很熟了——如果第二次见面是真的话——但书店毕竟是个肃穆，使人拘束的场所。在这种地方人们要是不谈书，无论谈什么都显得粗俗。总是谈书自然会使人觉得你有头脑、趣味高尚，但也很容易使人肃然起敬、自愧弗如——

万一她觉得高攀不上呢？这岂不是弄巧成拙？她只拿他当个老师，心

甘情愿做他的小学生。做了人家老师，他怎么能不收起那份邪念以庄重、慈祥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况且书店内还有那么些熟了解他的同事逡巡着，那些娘们儿眼又尖记性又好，不会注意不到他“再三”关照这个女读者。当然他不怕，他最多是显得贱了点，色迷迷了点——一个光棍还不该色迷迷么？除此之外还能说他什么？但毕竟影响他淋漓尽致地发挥，他的真奇句妙语才不想让那爱嘲笑人的，趣味低级的家伙们，让第三个人听到。

对，就是这个夜晚这个喷水池边好！万众欢腾正映衬双方形影相吊，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并把话越说越投机。

当然她一眼认出了他。什么表情呢？既惊且喜……喜从何来？当然是正落寞惆怅意外遇知音，说曹操，曹操到。为什么她不能也像他怀念她一样思念他？这么想是不是有点强加于人的味道？没准她压根也不惆怅什么也没想就是出来转转或者就是想别人。管她呢！

接下来是相视无语，然后双方两眼闪闪发光，眼泪流下来了……大孟浪太生硬！虽然一切尽在自我掌握之中任我驰骋，但多少，也要遵循些创作规律。胡来自己也没兴致了，何不直接上床？要像真的一样才有趣，何况自己一见她也不想哭了，兴致来了——光想想就已相当振奋。

马林生兴奋地往喷水池前那群人走近几步，似乎真希望在那群人，在喷水池前后左右发现她。

他们像一对常见面的老朋友那样很随便地聊起来，这次再不互相通报姓名就有些不自然了。她叫什么呢？真起个全名全姓未免煞有介事，不妨先用字母代替，就用S吧。这字母的形状也很接近她的体态。S是干什么的呢？学生？这未免有勾引少女之嫌，她住在哪儿？家里都有什么人？马林生如此散漫一想顿觉无边无际，势必陷入繁琐中，就像真的给一家人上户口找工作那么麻烦，而且，真给她组织出一个完整的家庭，他今后关于他们关系的想象又不能不有所顾忌。他再把S的父亲设计成一个不会说话的老好人恐怕也不能看着女儿和他鬼混无动于衷。另外，S每次出来约会都将需要一修理的，为什么能够随叫随到。很晚不回家？

就让她是个孤儿吧！

不必多说，他们已经很了解了，他们无意互相隐瞒，由于马林生没有为S预置可供交代的背景资料，因而这段话只能略去，总之一句话，这是个无牵无挂没主儿的姑娘。想到这里马林生灵魂深处私心一闪念可不可以是个富有的女继承人，不受夸耀的那种？很快，他就唾弃了自己的这个念头，如果不算有辱斯文也只能是痴心妄想。

轮到自我介绍情况时马林生真有点觉得自己拿不出手了，从没自轻自贱过的人这会儿也艳羡那些虚衔浮名家底殷实的人了。他把自己换到S的角度设身处地地想了想，也确实觉得自己不可爱，没什么号召力。当然，他可以一千遍一万遍地自我安慰：S就是个弱富爱贫的人！就喜欢那种什么也不是的人！真是有什么真有什么——她还看不上呢！但毕竟有些气短，刹那间似乎连整个故事的基础、可信性都动摇了。他一边踱步一边剧烈地咳嗽着表情痛苦。

他根本没兴趣替自己设想那些委婉、遮遮掩掩、藏头露尾的台词。他宁肯跳过这场矣。

既然她是孤儿为什么他自己不能是个外星人？跟这个世界上一切代表虚荣和势利的世俗名物毫无关系。他只想象出了一个细致的场面：当他告诉

S 自己的身份、姓名，S 睁着她那双可爱的眼睛，略有些顽皮（丝毫没有调侃、遗憾的意思）地对他说：“我还一直以为你是微服私访的那本书作者呢。”

他喜欢这个虽然并非事实但令人愉快的误会。他完全有理由让人误会，他对每本书的理解虽然不敢说在人家作者之上，起码也是各有千秋。

这个情节和那句惟一的稍嫌拗口但表达完整的台词（他坚持不肯去掉“微服私访”四个字）规划出后，他的心情好多了，已经不咳嗽了。一个情节的展开带动着其他情节也随之展开，关起伏有致地滚滚向前……S 问他为什么不在家呆着吃饭做游戏，孤魂似的跑到街上来乱转。他可以据实回答被儿子撵了出来，这既可以令人发笑也可以若入同情。他问她为什么也一个人在街上转，看她年龄不可能被孩子撵出来倒像是被家长赶出来。不但巧妙地恭维了她年轻同时还自然触到了她的隐处。

S 黯然神伤或坦然自若，告诉他她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实际上她出来在大街上闲逛是因为不愿意在节日之夜一个人呆在家里，孤独寂寞溢于言表。

显然他不能主动提议毛遂自荐前去就伴儿，必须由 S 提出邀请。为什么不呢？一个单独在家害怕一个又无处可去，再合理也没有了，一点不淫荡。

他迟疑或者干脆当即答应了随便采取哪种态度，反正他接受了她的好意。他想给他们找个更舒服的窝继续这场艳遇。既然自己能够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何苦老站在街上清谈？

S 的家不远，应该是幢楼，楼房便于不引人注意地偷偷进出，房内又自成体系，适合这种不希望引起公众议论的男女幽会。S 家不要搞得很豪华，不应太脱离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但要舒适、干净、应有尽有。譬如有啤酒、清凉饮料、咖啡和各色上等茶叶，他可以每样儿都来点。这不能算奢侈，也就是中等水准，不要一方面承认生活水平提高了一方面想起老百姓日常解渴就以为是拿个大茶缸子足灌。

听说他没吃饭，S 给他拿出月饼或用面包片夹火腿抹蛋黄酱做了几个三明治，虽然他更想来碗红烧肉大米饭，但也凑合了。可以申请下碗挂面，这样既不逾礼又显得亲热，拿自己不当外人。对了，还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既不亏待肚子又更富于情调。这个情节应重新安排为：S 早已做好一桌盛宴，但自己没情绪吃，一扔筷子跑出来了。他一去正赶上上了，那桌菜几乎原封未动，只需要热一下……

他们相对而坐，开始享用这顿美餐，味道好极了。当然还有酒，菜这么好都可以适当喝些白酒，酒后吐露言嘛，借着酒盖脸，很多平常说不出口说出臊得慌的话讲出来也不脸红了。互诉衷肠自然要从互道经历入手，那样双方才能有感而发，不至于光放空炮。她应该换一件睡袍来听他讲话。

他说什么呢？这一点毋须细想，他有一肚子苦水要健康，从小到大，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他想说的话太多了，根本不用打腹稿，完全可以脱口而出，出口成章。

她无疑要受到感动，就像马林生被自己那些要说未说的话已经感动了一样。她不应过于话多，喋喋不休的女人不会让人喜欢。另外，一个女人对一个才认识了没两分钟的男人就立刻把自己的一切和盘托出，这也太不稳重了，更重要的是他不希望 S 是个老油条。如果她像他一样经历坎坷、阅世丰富，那……马林生的痛苦就要逊色很多，就没了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她还是应该单纯，仅仅因为是孤儿才略显得很早熟，才略显得有点伤

感，落落寡合，愿意和他这种中年人相处，噢，她渴望父亲般的关怀……如果是这样，我这么一个劲儿向她倒苦水合适么？马林生不禁又有些疑惑。我是不是应该表现得坚强一些？给她一种找了个靠山的感觉？马林生当真有些举棋不定了，关键是她是个什么人？接着，马林生被突然蹦进脑子里的一个念头吓坏了：经过这么一通又吃又喝互启心扉，她会不会留我跟她睡？“太可耻了！”马林生生气地对自己嚷，她还是孩子，怎么可以这样想她？我又怎么能下得去手？我完全是光明磊落地到她家去的，想的仅仅是吃点喝点打个人说说话。要是真像我想的……不！要是真的对我发出那样的邀请，那我就鄙弃她，批评她，拂袖而去……怎么可以！

马林生真的很生自己的气，非常非常生气，但那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再也赶不走了，总是反覆出现在他的脑子里，有力地牵扯着他，他不由自主沿着思维的惯性往下想：又有什么不可以……灯灭了。音乐也停了。刚才那座明亮喧闹的华丽的喷水池一下从他眼前消失，就像火堆被一盆水倏地浇灭，周围只剩下黑乎乎树丛和空无一人的马路以及孤单单的月亮。

那个值勤的警察也不知何时开着摩托下岗了。

已经很晚了，马林生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在自家院门口看到那群孩子像大人一样互相握手告别，大声再见。

第十章

马林生脱得赤条条的摇摇摆摆穿堂而过，右眼角上那块显眼的青淤使他看上去带有几分膘悍。

一大池热水冒着缕缕蒸汽在水面上形成一团团令人窒息的热雾，四周正在喷洒热水的莲蓬头也大量释放着热蒸汽，使整个浴池间雾气缭绕，人体绰约。

马林生下到滚汤的池水里浸泡，水还算干净，透明度良好，只是不那么轻柔若失了，看上去摸上去都有些沉甸甸的质感，像匹好缎子。马锐在马林生头侧踩下了一只赤裸的脚丫，接着他像条鱼似的哧溜一下整个身子滑入热水，怕冷似地抱着双肩汤得龇牙咧嘴。他的细手腕上套着松紧带系着的衣枢钥匙，银色的金属光泽在雾蒙蒙的水面闪烁。

他的入水带来了水面的一阵摇晃荡动，水波纹向四处漾开。水面上还散落着几苍老的头颅，大家伸着脖子把头露出水面，互相膘来膘去，就像一群刚从不同方向游来在同一个池塘露出的水獭在表示惊诧。

“下个星期天，我们学校组织去八大处游山，允许带家长，你去么？”“不去！”“他们让我叫你今晚一起去玩牌呢。”

“告诉他们，我没空。”马林生心中冷笑不止，对儿子施展的拙劣的笼络手段极为蔑视，把老子当成什么啦？

他轻轻地用两肘撑住瓷砖台阶，让身子在水中浮起来，两条腿飘荡着，体毛像一丛水草来回倒伏，他感到一种随波逐流、不计归处的庸倦和轻松。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马锐陪着小心问。

他置之不理，继续把舆轻浮的双腿像鱼尾巴那样甩来甩去，制造波澜，玩得十分开心。

“是不是嘛？”马锐说，“是就承认。”

“没有！”马林生身子蓦地一沉，转脸白了一眼儿子，坐直了些，“我生什么气呀？我哪敢生气呀？我生气又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你还在乎？”“还说没有，这些话不就证明有。”马锐抿嘴微笑，“咱坐过来说话行么？这水太

热，我有点受不了啦。”

“我觉得正好，你要起来你起来。”马林生仍像个贪图舒服的白熊泡在水里。“我觉得你最近有点郁郁寡欢。”

“还郁郁寡欢——少跟我臭拽你会的那几个词！”马林生十分不屑地说。

“留神一下用光了。”

马锐并不介意父亲的态度，父亲的赌气和使小性儿倒使他觉得可爱，他笑着说：“我觉得我用得挺是地方，就该用在这儿。”“嘁——”马林生嗤之以鼻。

“你不觉得你这一段生活里少了点什么？”

“干吗呀？找我谈话呐？您这是代表组织呵还是代表个人？”“不行么？我个人不能找你谈话么？”

“可以，谈吧。马林生嚯啷破水而出，坐在台阶上腰以不仍浸在水里，“没错，我生活是少了不少东西，少的是什么呢我也知道。”“你觉得你少的是什么呢？”马锐也随即出水，坐在父亲身边。他们俩就像同一式样不同瑾的两只鞋排列着，儿子比父亲整整小一号。“我现在不说，到适当时机我会说。”

“你最近为什么晚上不在写字台前……思考了？”

“干吗？问这个干吗？”

“是因为那次我说了您，不好意思了？”

“我怕你说干吗！嘁！我自己的生活当然我自己安排，我想干什么不干什么……你管不着！”

“我不是管您，您怎么不明白我这意思？这么说吧，您不觉得您缺乏自己的个人生活——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不好懂？我也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我怎么没有个人生活？我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那是干吗呢？那不是在生活难道是游魂？”

“我指的是下班后，唉——看来你真是没听懂。”

“我怎么没懂？我完全懂了，你是嫌我老跟你们这样小孩一起玩，丢你的人了。”“你不觉得大人应该有和小孩完全不同的、更高雅的兴趣，应该更多地和其他大人消磨时光……”

“我怎么不高雅了？我不过是想多体验体验童心……好，既然你不乐意，我今后也再不会找你们玩了。你以为我真没其他事好干！”“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呢？”马锐冷丁问。

“什么？”马林生一时没反应过来。

“你不是等着想跟我妈复婚吧？”

马林生明白了，脸顿时绯红，不过也看不出来，他的身上脸上早被热水热气蒸熏得像只剥了皮的兔子，又红又嫩。

“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不是的，老马，我们都是大人了，有些事情也可以谈谈了，我问你点什么你可千万别觉得我是成心逗你……你离婚这么久了……真能一了百了啦？”

“你别猪鼻子里插葱——装象了。”

“老马，不要这么无礼嘛，我是在很严肃地和你探讨这个问题。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见你的鬼！”“真的真的，是找不着呢还是不愿意找？你这么下去，很

容易让人觉得不正常，我们同学就老问我：“你爸一个人怎么过来的？”“用你们管我怎么过来的！你们这帮孩子平时都聊些什么？净些什么乌七八糟的想法。”

“大家都挺关心你的，觉得你有点怪，于是就分析你来着。”“我警告你，马锐！”马林生气愤地说，“我不许你拿我去和你那帮狐朋狗友瞎议论。”

“没议论，就是有点奇怪。”马锐笑着说，“觉得你是不是有困难，我们是不是能帮你。我们一个同学的妈也是离婚的，人我也见过，长得还挺有味儿，我们那同学也觉得你还行……”“这种事是不能在澡塘议论的你懂不懂？”马林生又把全身浸入水中，“你他妈少给我乱当红娘，扯皮条你岁数还小点。”“你别不好意思，真的老马，别太封建，何苦嘴上硬撑着放任身心倍受摧残？”“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你就承认了吧，老马，我不给你传去。你这岁数，这情况，为这苦恼还不是要多正当有多正当。”

“你再嚷嚷，我淹死你。”马林生虚声恫吓，四下看了眼其他泡澡的人，好吧，既然你这么关心我，这么坦诚，那我也跟你开诚布公地交交心，我为什么苦恼？我到底要什么人？”

“你缺的就是个爱人……有没有妈我倒无所谓。”

“听着，别打断我！自作聪明！你没觉得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不行，我烫得实在受不了，我得出池子了。”马锐说着站起来，身上流淌着水浇到马林生头上。

“你等我说完。”马林生抓他。

“我不走，我在池边坐着。”马锐用毛巾蘸水洗了洗池沿儿，光屁股坐下，低头对池里的爸爸说，“你说吧，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怎么啦？”马林生觉得这么仰头和儿子说话非常吃力，姿势也别扭，于是蹲着在水里沉重地淌了几步，转身面对高高坐在池沿儿上全身裸体的儿子，虚飘在水里说：

“你不觉得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在家里的地位明显下降了么？”“没有呵。”儿子闻言有些吃惊，“您怎么会这么想？”

“我当然有理由这么想。”

“是我不够尊敬您，伤了您的面子？没有没有，不管怎么说，我心里始终还是把你当爸爸……”

“哼，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列像个孙子……”马林生说到这儿，忽然一阵辛酸，眼圈都红了，他掬起一捧滚水浇到自己脸上，甩甩水珠，湿淋淋地望着儿子。

“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有数，大家看得明白，你应该说句公平话。”“那是那是，您对我那真是没的说——最近以来。”

“不是我耸人听闻，可天下都找不出第二个做爸爸的像我这么对你的，这么柔顺，啊，都有点涎着脸——为了博得了你的欢心，我也真是什么都干了。”

无数的委屈涌上心头，种种的不如意化为一腔悲凉，马林生难过得别过脸，咬着下唇，竭力想把满眶泪水忍回去，他发现泪水越聚越多实在控制不了，便站起来哗哗淌着水从大池子的另一端上岸了。他站在喷泻的莲蓬头下面低头任水冲刷，儿子面带忧伤和同情从池边绕过来，站到父亲旁边的一个莲蓬头下低头冲着，不时偏脸看父亲，表示他仍在倾听。

马林生抬起头犹如立于倾盆大雨中，头发湿淋淋地贴在脑门上，眼睛

被水打得睁不开，鼻尖的水呈线流进嘴里，大张的嘴既要呼吸又要不停地往外吐水，那样子格外可怜。

“我也不知道我还该干什么，怎么干好。我就这么大能耐，只能做到这份儿上了，你要还不满意……”

他的声音在哗哗的水显得嘶哑，哽咽不止。

老实说，马锐到现在也不明白他怎么啦，到底干了什么对不起爸爸的事，让他伤心成这样，但斯时斯景他根本没法问了。偌大的一条汉子又身兼自己的父亲，如此泣不成声，委屈得像个孩子，这场面在谁看来都不免骇然，不免怆然，不免怅然，只希望让他尽早破涕为笑。

“我没想到我会惹得你这么难过，爸爸，既然你这么难过那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

“你做错了什么？说具体点。”

“不管我做错了什么错在哪里我都要向你道声对不起：“对不起，爸爸，请原谅我的年幼无知。”

“那今后呢？”“今后我一定改，再也不了。”马锐热情洋溢地对父亲说，“您为我做了那么多，做得那么好，不但我希望您做的您都做了，我不希望的没想到的您也主动做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有暗暗地庆幸。要是您不嫌肉麻的话，我就告您一句心里话：我有您这么一个爸爸真够了！”

“这话怎么讲？”“再也不想其他的爸爸，没妈也不在乎，”马锐解释。“噢，是这意思。”马林生不做声了，儿子一番检讨和恭维如同一只温柔的小手轻挠着他的下巴，使他舒服极了，舒服得直想打呼噜。其实他想说的话一句还没说呢，刚说了个开场白就难过得分了神儿，接着儿子就迅速地服了软儿，全盘承认，搞得他如果再历数儿子的种种不肖就有些不饶人了。说出来，控诉个详细，不也就是想得到这么个结果么？既然结果已然获得并出乎意料的好，那过程也就免了吧。何况仔细费心一思量，那些今他感触不已的事还真有些不好出口，都是些什么事嘛！玩扑克受歧视装病不被理睬……如此最好，一切尽在不言中，正在通与不通之间便得胜还朝。

喷洒的热水笼罩着马林生的脸，梳理按摩着他的股股肌肉群。他的脸一时显得云山雾罩、神秘莫测，使马锐有些捉摸不透，因而惴惴不安。马林生在水中欣然回头，一脸笑容地看儿子，颓废，消沉一扫而光，显得既开朗又健康。

“走，搓泥儿去！”他离开淋浴，一手搭在儿子光溜溜的后背上，提拉荡啷地带着儿子来到搓背师傅跟前儿。父子俩轮流叭在那光滑油亮的长条凳上，颠来倒去，伸胳膊抬腿，让那熟练得像个屠夫的搓背师傅把全身上下每分个旮旯都褪下一层皮，然后像受拷打昏死过去的革命者被一盆水冲得干干净净，师傅再给涂上满身肥皂白花花的像个毛不太密实的绵羊浑身舒坦地去淋浴那儿再冲。“你说，你们同学他妈今年多大？”

父子俩洗完了出来，在腰里系上条浴巾，招呼澡塘伙计给沏上一壶茶，各自半躺半坐在衣柜间的床上，抽着烟喝着茶，红光满面地说话儿。“怎么着？有意思？”“嗯。”父亲有点不好意思，“你推荐的，当然要见见。”

“你可得正儿八经的，不能玩弄人家的感情，这可是我们同学的妈。”儿子有点不放心。“叫你说的，我是那不庄重的人么？只要我看得上，当然得三媒六证地娶回来再说其他的。”

“我还不知道你都有什么条件呢？你对这女方都有什么要求？模样儿

啦，性格啦，品质啦……”

“这可就不好说了，这说来可话长了，你是问高标准还是低标准？这得两说着。高，可就高得没边儿，他们同学他妈肯定不够；低，不够判刑的就成……”

马林生若有所思，情寄远方，他忽然觉得有必要未雨绸缪，先让儿子有点精神准备，便问：

“你说，我要给你打个年轻点后妈，你能接受么？”

“我无所谓，你别管我，只要你喜欢找个幼儿园的我都算你有本事。”

“嗨，你也够新潮的。”

“那是，岁数比我小我不管她叫妈不就得了。她到底多年轻？年轻到什么程度？”“嗯？”父亲看了眼儿子，“肯定比你大，大个七、八岁，比你还小那成什么了？”“这么说，你外边已经有人了？看你的活动规律不像呵。”

“能让你看出来？嘎，要的就是神不知鬼不觉。”

父亲颇有些得意，觉得挺捞面子，故意闪烁其辞。

“她是哪儿的？叫什么？”儿子十分好奇，“我认识么？”

“目前还不能告诉你。”既不肯定也不否认。

“得了吧，根本没这么一个人，你在吹呢。”儿子嘲笑他。

“你说我吹，那就算我吹吧，根本没这么个人。”马林生自信地微笑着，欲擒故纵，越发显得煞有介事。

“你真的有个小情人？”儿子犹疑地问，“你还挺有手腕，真看不出来。”

“呵，算不得情人，不过是要好，”马林生也觉得这么言过其实地编下去有些无聊，便人自己打台阶，打后场。

“要是积极点、努力点完全可能。她的意思很明显，肯定不会拒绝的，不过我自己觉得没意思，她太年轻，太纯，跟她近乎总觉得有些欺负人的感觉。我还是应该找一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中年的、比较成熟的妇女。”

“你在哪儿跟她认识的？单位？”

“嗯，差不多类似的场合吧。”

“哪天带来叫我见见？”

“我不想找他，既然跟人家没那意思，何必招人家。”

“做个朋友嘛，一起聊聊也好。”

“不必不必，还是不见面的好。”马林生已经讨厌这个话题了，把话岔开，“你们同学那妈，你打算怎么让我们见面？”

“我都有点不太敢把我同学的妈介绍给你了——你太风流！”马林生听了儿子这一评价挺高兴，同时心下茫然，不知这喜悦从何而来。马锐同学的那个妈，那位成熟的妇女一眼望上去模样儿竟出人意外的齐整。一个老爷们儿，体面的父亲，孤守了这么几年，那滋味儿没尝过倒也罢了，又是个过来人，年轻时也是一员骁将，那不可告人的折磨与苦衷也就可想而知了。

刚离婚那会儿，马林生还不是很性急，那时他还有一个死灰复燃的旧日相好。那位跟他在一个工厂做过工的质朴的妇女曾苦苦地不顾脸面地追求过他，直到后来各自结婚成家，仍把他当作一桩未竟的事业牢记在心头。听说他离婚后，便主动送上门来，尔后形成规律，每隔十天半月便发扬一次“革命的人道主义”。并非爱情，仅仅是同情，这点马林生是再三问清并得到保证后才欣然就位的。那时的马林生就像停薪留职去做小买卖那么踏实，毫无后顾之忧，发了财固然好，发不了财也永远有个铁饭碗在等着他。可惜好景

不长，那位质朴可爱的妇女得了癌，具体长在哪儿不清楚，像棵遭了虫咬的白菜，叶片很快都黄了，干枯了，残缺不全了，最后死在自己家里。那也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从那时到现在，马林生守身如玉。

同事、街坊没少把一些有“掌”的女同志发给他，但他不是孤傲么？不是乐观么？不是爱幻想么？所以至今仍在孤傲、乐观地幻想。他的确需要有一个成年人的私生活了。风华正茂的年龄已近尾声，与其遥遥无期地等下去眼睁睁看着自己痛苦不堪地衰弱下去，不知抓紧时间像个人似的最后活上几天。那样，当他临死时，就可以说：我等过你没来但我也没耽误。”

“即使你刚走她来了，在首鼠两端间苦恼也比白白在寂寞中一心一意地憔悴划算得多——大不了让人骂声浪荡。

于是，他决心不错过机会！

他们是在女不家里见的。去前他曾征求过儿子意见，该穿什么买点什么要不要扎根领带。儿子说一概不要，八字还没一撇呢不要搞得过于隆重，容易让人家也紧张，只当随随便便去串门，有戏了再往下进行愿意使自己更合乎礼仪那随便。“就跟你去过多少个老丈人家似的。”马林生也着眼打趣儿子。女方家在另一条胡同，也是住平房，但她们住的那所宅子质地明显要比马家的强。看格局，规模和式样也许是旧时官宦人家的房子。女方家住三间北房，十分宽绰，洋灰顶子花砖地，前廊后厦。家里的摆设倒也没多么奢华，但一切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到处挂着、铺着小摆设和手工刺绣饰物，连茶杯都底下垫着绣垫儿盖上蒙着花帕，看得出，是那种把全部聪明才智都用在过日子上的极耐心极细腻的人。

这和马林生想象的那种年轻姑娘的有点狐狸窝感觉的香巢不大一样，更像鸡妈妈整洁的客厅。

他们已知道了互相的名字，女人叫齐怀远，一个普通、顺嘴，令人一听就没什么距离感的名字。

马林生虽然一路上一直都在叮咛自己要大方，但乍一见齐怀远还是有些拘谨，笑得不大自然。倒是马锐和那家儿子像两个谈判老手似的互相和对方的代表握手，并把己方的主要成员介绍给对方。“你们谈吧。”齐怀远那个叫铁军的儿子正儿八经地说，“简单的情况我和马锐已向你们各自介绍过了，你们可以直接进入实质问题。走吧老马。”

他招呼马锐。“老铁，咱们是不是当着他们双方的面再把我们的态度重申一遍？”“不必，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他们也都知道，五个字：一概不干涉。随你们怎么谈。”

两个孩子严肃地望了一望这对成年男女，彬彬有礼地退下了。孩子们的郑重使马林生觉得有些可笑，特别是他们互相之间成人式的称呼，使他有一种自己的名位僭越了的感觉。

“你们孩子平时也用这种口气跟你说话么？”他等孩子们离开后，微笑地问齐怀远。

“不，平时他非常有礼貌，对我也非常尊敬。”齐怀远并没有响应马林生的微笑，她似乎更关心儿子给马林生留下的印象，“他很懂事，不是那种无法无天的孩子。”

“我并没有说他们这样就是不礼貌。”马林生嘟哝着解释：“不过孩子用这种口气跟大人说话总有点那个……”

“我认为这正说明孩子们对此事是十分认真的，他们不想开玩笑。”齐怀

远目光灼灼地盯着马林生，似乎要在他脸上找出一颗阑来，“你请坐吧。”

“真怕把你这沙发坐脏了。”马林生坐下，又一次试图开玩笑。“脏了就洗嘛，没关系。”齐怀远坚定地说，把一杯早已彻好的茶从茶几那头推到这头，“请喝茶。”

然后她捋捋头发，抬头直视着马林生，当他们视线相遇时，她也毫不退缩，两人眼睛瞪得大大的像是正在医生面前检查视力。倒是马林生不好意思再看了，转脸去浏览室内。这女人细看就显出年龄来了，白皙的脸上特别是眼角额头有很细很密的皱纹，像一毛六一卷现在涨到三毛四一卷的卫生纸。她的那双眼睛年轻时一定很漂亮，不汪汪黑白分明，现在则上眼皮有些耷拉瞳仁发黄睫毛铁灰无论她把眼睛瞪得多大看上去还是像近视眼一样没精打采。她的嘴唇很薄，薄得像菜刀的刀锋，她没有涂口红，大概是因为除非涂到下巴和保上否则无处可涂的缘故。“你觉得我怎么样？”齐怀远语调铿锵地正视着马林生说，“说说吧，你对我有什么看法，或者，意见也行，第一眼印象怎么样？还看得过去吧？”

“这个……”马林生脸腾地红了，一直红到耳朵，所以尽管他侧脸低着头，还是给齐怀远看见了。

“我觉得我们都不年轻了，又结过婚了，连孩子都很高了，没有什么不能坦率说出来的。我不希望再像年轻人那躲躲闪闪的，干脆点，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你可以把你对我的所有真实想法都讲出来，我不会在意的——说吧！”

“这个……”马林生抬起头，但还是不敢看齐怀远。

“你不能看着我说话么？你盯着暖瓶说给谁听呢？”“这个……你知道，我们都已经过了一见钟情的年龄……”“知道知道，我老了，没年轻姑娘那么经看了，谁要说第一眼就喜欢上我，那是假的，我也不信。总的来说，在我这个年龄的女人来说，你认为我怎么样？”

“风韵犹存……”“走在街上不影响市容吧？”

“不，基本持平……”一想到这个女人将要和自己同床共寝，马林生的目光变得邪恶了。另外，他也被这个女人肆无忌惮的言行所激励，也拿出几分厚颜无耻的劲头，“你站起来走几步给我看看。”齐怀远“噌”地站起来，退到屋角，然后像赶公共汽车一样瞪瞪迈大步从屋子这头走到走到那头，边走边拿眼睛瞟马林生。她的身材几乎是无可挑剔，像姑娘一样窈窕，又有成熟妇女的浑圆和丰满，除了腰长点，不过这也是黄种女人的体态特点，可以视而不见。

“一遍看清楚了么？”“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很好，没什么可说的。”

“那么，你起来给我走上几步看看。”

“怎么，我也需要走么？”

“最好走走，这样将来我们谁也不能抱怨说当时没看清。”

如果是齐怀远首先提出的这个倡议，那马林生肯定当场断然拒绝，问题是这馊主意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人家齐怀远也大大方方先走了一遭，所以他再觉得此举不堪也只好硬着头皮走走了。

他没像齐怀远退那么远，就从他坐的沙发处站起来，在齐怀远面前转了几圈，身子几乎是原地不动，不像是模特儿表演，倒像是在裁缝铺做衣服量尺寸。

“我怎么样？”他坐下干笑着问，感觉非常需要喝口茶。

齐怀远没有立即回答，认真端详着他，半天，才皱着眉头问：“你是不是有什么慢性病？”

“没有呵……你怎么看我像有病的样儿？”

“没什么科学依据，就是觉得你不精神，脸色跟大烟鬼似的。你平时抽烟么？”“抽。”“抽烟可不好，抽烟有毒，你没瞧世界上抽烟的人肺癌发病率多高。”“你是医生吧？”“不，我是防疫站的，跟医生的工作也差不多。我是搞检验的，专门监视本市居民的饮用水是否清洁。”

“清洁么？”“你平时天天喝水你觉得呢？”

“我喝的都是开水。”“是呵，水烧开了喝了不得病就说明清洁，喝生水生病那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有喝了开水生病的么？”

“哼，还有喝了开水喝死的呢。”齐怀远冷笑，“聊天以后再聊，先说要紧的，你能不能近期去医院全面检查一下身体？”

“为什么呢？你还不信我没病？”“我也会给你一份我的身体检查报告，在这点上我们应该双方心中有数，你也不想后半辈子找个病秧子老伴负提吧。”

“可是……可是……”马林生又开始结巴。

“可是什么？你想说你还没同意是否进一步接触呢是么？”齐怀远冷冷地看着马林生。

“……”马林生苦恼地喝茶。

“没关系，你想说你就说吧，是不是不同意？不同意你就说。放心说，大胆说，一点事都不会出。我都被两个丈夫蹬过了，还在乎你说这么一句话？说呀，我不怪你，是不是不想再见我了？”齐怀远说着自己笑起来，“说嘛，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这么费事，那要有更复杂的问题让你决定呢——是不是不同意？”

她瞪起眼。“不……不是，不是不同意。”马林生纯粹是本能地在逼问面前盲目否认。

他根本没来得及仔细考察呢。

“那好，这星期六还是这个时间，你带孩子到我家来吃饭，我们再进一步谈。先说好我们家没酒，我也不喝，要喝酒你自己带——还有事么？”齐怀远直勾勾地盯着马林生。

马林生正慢条斯理喝着茶，一见齐怀远这眼神儿，忙把茶杯放下，慌乱起身。“没事……那我走了。”

“再见。”齐怀远淡淡地说，拿起一支细香点燃插在支架上。

马林生灰溜溜地穿胡同回到了家。路上经过垃圾站时，正赶上一帮清洁工人在往车上撮垃圾，他们一个个都拿铁锹捂着口罩头上戴着那种垂上长片布容的战斗帽，活像一群日本兵在为非作歹。一桶桶胀鼓鼓的垃圾被叉车装置吊到车顶，倾入车厢，空中刮着大风，碎纸飞舞，恶息扑鼻，马林生踩着一地狼籍掩面而过，还是给弄了一头一脸灰，使他看上去更是一副倒霉相。马锐正和铁军坐在外面的木把沙发上，隔着一个茶几喝茶、抽烟，长吁短叹。他们正在谈论一本刚看过的对我国目前经济形势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评估的书。书中的悲观论调使得他们心情黯淡。“怎么办呢？何时能爬出低谷？”马锐怅然若失。

“疲软呵，疲软！何时才能重新坚挺？”铁军浩叹。

“看谁能熬得过谁了。”马锐安慰朋友，“不要紧，反正到我们饿肚子时，

农村早哀鸿遍野了。”

看到父亲进来，他点头问：“谈完了？这么快？我们以为你们还得一会儿呢。”铁军也问：“我妈妈没出去吧？”

“没有，她都打水洗脚了，不像要再出门的样儿。”马林生在远远一旁的小板凳坐下，闷闷地不言不语。

“等咱们筐了，只怕是生意越来越难做呀。”

“可不，我这二十五岁以前发财的计划恐怕要延期了。”

两个孩子又聊了会儿，铁军告辞。

“我得走了，回家还要产顺问我妈妈今天谈得怎么样，明天到学校咱们再把情况碰一碰——今天又要晚睡了。”

铁军站起来，跑过马林生面前忙摆手，“不要起来不要起来。”他对送他到门口的马锐说：“老马，留步吧，以后再接着聊。”“慢走呵，老铁，留神脚下。”

两人极为客气地在台上阶上互相拱拱手，铁军转身走了。

“谈得怎么样呵？看上去情绪不高嘛。”马锐回屋后对父亲说，拿起茶几上的烟抽出一支递给马林生，“跟我谈谈么？”

马林生接过烟，要过马锐手中的烟对着了火，把烟还给儿子，抱怨道：你现在也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当着我面就公开抽烟，你说我是管你不管你？又怕当着你的哥们儿让你栽面子。”

“这不是偶尔，来了客人，才抽一口，又不是经常的，成了瘾。”“还有，你们屁大的孩子，互相乱叫什么‘老李’‘老张’的？小小年纪一个个老气横秋的，看着也不像呵。”

“你今天这个气不顺嘛，怎么，谈得不理想？她没看上你？”

“不是，她这星期天要请我们去吃饭。”

“好嘛，去吃嘛。她这个讯号很明显，明显对你有意了，否则不会请你去吃饭。”“这我不用你教我，我还看不出这个来？”

“那你还愁什么？心里还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

“为什么相爱的人总不能聚首！”马林生爆发。

第十一章

星期天，马林生本来是打算在家看完女排的比赛，掐着吃饭的时间再到齐怀远家去的。

可马锐一早就催促他，非让他到那边去看电视，大家一起说说笑笑多热闹，并大大嘲笑了一番他的运动举趣。一个老爷们不爱看足球偏喜欢看女排，是看人呢还是看球？如果是看球，那最差的男排也比最好的女排球打得好看。要么就是女排赢多输少，特别是在亚洲，简直可以横冲直撞，看了不受刺激，可这样的话，那你确实再挑不出几个运动项目可以看了。马林生本来还想申辩，他完全是屈从于一种习惯，就像人们在几十种牌子的可乐型饮料中更多地选择“可口可乐”，纯粹是受了宣传的影响。但一种习惯一旦与低级趣味联系在一起，就很难洗清自己，理由越冠冕堂皇越使人强烈地认为你意在掩饰最阴暗的心理——简单越抹越黑了。为了表示自己与女排其实并无干系，他只得听从了儿子的安排，心里觉得儿子很卑鄙！

特别使他不舒服的是，出门前他在换衣服时，听到夏青在门外小声笑着问儿子：“给你爸介绍对象去？”

他没有听到儿子的回答，但他无由地想到，儿子一定是冲夏青挤了挤

眼儿。他从站在院里笑吟吟地望着他的夏青面前走过时，胳膊腿儿几乎走成一顺儿。到了齐家，他发现那天不单请的他们父子，还有两个和齐怀远年龄相仿的女人，一见他就抿着嘴吃吃笑，眼睛滴溜溜地在他全身上下乱转。他一猜就是齐怀远的腻友，被专门请来对他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

他心里很讨厌这种声面，但他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讨好、取悦他人，希望给所有见过他的人都留下好印象的本能开始蠢动了，几乎是身不由己地像拔了瓶塞子的酒精开始发挥。他满脸堆笑，眼睛笑成一条缝，把最密集连针都插不进去的笑容毫不吝啬地抛给每一个人。甚至在大家谁也没看谁都在看电视时，他也兀自常备不懈地笑着。这样，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多么突然看到的马林生总是一副笑脸。他耐心地听着那两个女人的每一句废话，并以同样的但经过巧妙修辞装饰的废话应和，使这些废话听上去像是有趣的交谈。那两个女人像儿童玩具柜台卖的橡皮鸭子很爱发笑——一捏就嘎嘎叫。马林生大获成功，在一屋子人中他显得那么与众不同视野开阔。为了不使自己的聪明凌驾于众人之上以至使群众产生异类感，他又有意讲述一些自己的尴尬事以示拙朴可爱。她绘声绘色地讲述那天他有票却没能场现看的故事，把一个倒霉、令人沮丧的经过讲成了一场有趣的、唐老鸭式的冒险。他把他和警察们之间的对话都变成了一种情绪完全受他控制的想声式的逗，编造了一些他当时既没想到也没能说出的隽永、俏皮的话，显示他在警察面前应付裕如，巧于周旋，似乎他在场外倒霉的经历比进场看真正的开幕式还来得值得。他是一个能把像警察这样的人都能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智者，现世的阿凡提。

以自我调侃开始，以自我吹捧收场。

他讲得是那么精彩、娓娓动听，甚至他自己有一刹那都听呆了：我要把这些话记下来，就是一篇好小说呵！

他刻的何止是一颗芳心！

两个女人都公开对齐怀远说：“抓牢他，否则我们就要把自己嫁给他连马锐脸上都有一副父亲给他增了光的自豪相。

本来，这顿饭是没酒的，但话说得是如此有趣，焉能无酒？两个女人俩掏钱派孩子们跑了一趟，买回了一些啤酒色酒。娘们儿其实都是一副好酒量，席间你一杯我一杯地灌马林生催着他再讲笑话儿，三双媚眼飞来飞去，令马林生目不暇接。他陶醉在一种巨大的成就感之中，觉得自己非常有魅力，非常讨女人喜欢，非常会交际，有了这套手腕，学什么艰难险阻不能克叮”？齐怀远在他的醉眼朦胧中也变得年轻、清秀了。不比不知道，在三个娘们儿中她真是金牌得主。酒色上了她的脸，使她看上去很有几分柔媚。女友她喝红了脸美昏了头，她便放了酒杯，双手捧着一张粉脸咯咯笑个不停，娇态犹如少女。马林生目睹此景，心中怦然一动，严肃起来，这娇容倒有几分性感呢。他这才低头吃菜，举箸茫然，发现其实没什么可吃的。这女人委实是个精明的女人，七盘八碟花花绿绿一片看着倒很丰盛，但十几个菜的主要原料就是一只鸡，金全贴脸上了，其余不过是些叶片形状不同的植物。

这感觉在后来撤席后齐怀远单独把他拉进里屋试穿一件她送他的中山装时更强烈了。

那衣服的料子很高级，但式样陈旧，而且有一股浓浓的樟脑丸和久压箱子底会有的呢子味儿，一看就知道是她扣下的不定哪任丈夫的剩余物资。透着一招一式都经过精心算计，既想显得诚恳待人又处处留着后手。就像一婆婆拿几块旧料子送没过门的儿媳妇，这样一旦鸡飞蛋尚可以保全，不致整

血本无归，就当舍给边、老、少、穷地区人民了。

如此一想，齐怀远马林生眼里立刻渺了。

“我看还合适。”齐怀远四周转着抻着中山装的衣襟，摘着沾上的线头，“——送你了。”

“先搁你这儿吧，天凉了我再过来穿。”马林生一边脱衣服一边不快地想：这女有庸俗。

女人边叠衣服，笑盈盈地望着马林生，眼中似有几分黠又有分召唤，她那个十分显露曲线的坐姿很像对镜排练的。

“没想到你还挺能喝，也挺能聊。”

“不常这样儿，今儿也是例外……只马林生像个头一回逛窑子嫖各不知是客气点好还是亲热点好，“你看上也能喝二两。”“我当姑娘的时候，有回心里苦闷喝过一瓶‘二锅头’。”齐怀远叠好衣服放至床上，站起来去把门关上，边朝马林生走来边说：“这样儿好，会分场合，该严肃严肃，该活活泼泼，我就不待见那逮谁胡说一气的人。”

她走到马林生跟前，腿一软，马林生只好两手接住她，否则她会脆地上的。

她不吭声了，闭嘴闭眼像是一下睡过去了，虽说也就一只袋百面的手数，但凭空抱着还有些份量。马林生凑脸去看她玩的呢还是真睡了，孰料一只手从脖子后面抄过来把他一下按低了头，挤扁鼻子地贴在那张粉脸上。他的舌头上沉甸甸地压着另一条舌头，如同一个人摊手摊脚躺在你身上睡觉。谁都知道压板那样轻巧的竹片压在舌头上都会引什么反应——他一下打了个翻腾不已的隔儿，完全凭着毅力才将涎起的沉渣原道遣返回去。他红着眼睛，睛泪汪汪，实在控制不住清鼻涕的外溢，蹭在了人家脸上。他心里十二抱歉，十二分狼狈。

他不知道此事是到此为止还是循序往下，齐女士是等他主动还自有拳路，正兀自犯疑，忽近在咫尺看见了齐女士的双眼，吓了一跳，所有想法，心愿一体打消。

那双眼正聚精会神地观察他。

他觉得自己就像条被小孩盯着同时用一个手指拨弄着看着死是活的虫子。他被齐女士堵着嘴粘着，插翅难逃。

齐女士怕是也有些口干舌燥了，那舌头又腾挪翻飞了几下便倏地缩回了。她松开马林生，重新用自己的腿站住，整理头发，嘴里咬着发卡对马林生说：“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得对我负责。”

马林生当场就有点被讹上了的感觉。

“我……我怎么……你是我什么人了？”他鼓足勇气问。

“你说我是你什么人了？你想呵，想想就明白了，什么人才会这样儿？”齐怀远把自己整理完毕，就像刚从大街上回来还没松绑随时可以再回大街上的样子。她又开始整理空内，把东西一一归位。马林生预感到她要请自己开路了，便主动往门口走。

“咱们哪样子？我没觉得咱们怎么样了。”

“没够是不是？这已经让你占便宜了，以后有的是时间，有你够的那一天。”齐怀远边说边忙着，走到床边，看到那件叠好的中山装端起来朝马林生怀里扔过来：

“接着，送你的你就拿着，还客气什么？”

最后，她把屋子整理完，两手抱肘靠着五斗橱对马林生说：“记着，下星期该我到你家吃饭去了。咱们有些事也该具体商量商量了，什么时间怎么办到时候都请谁……”

“什么意思？马林生懵了。”

“什么意思？还不明白？”刘女士把上身探向前，头一点一冲地大声说：“我——爱上你啦！”

“她丫凭什么！”马林生冲着夏经平劈面便嚷。

“坐下说，坐下说。正在和家人，邻居打麻将的夏经平慌忙离座，招呼囿不儿，“夏青，把冰箱里冰镇西瓜给马叔叔切一块。”“……碎，有他妈这么不讲理的么？”马林生边吃着西瓜住手心里吐着籽儿，边愤愤不平地把自己的遭遇突出重点地讲了一遍，“她怎么就成我的人？我一百个想不通。“不是我说你，林生，你也一把年纪了，怎么还能不分好歹见食主不吞——被人钓了吧？”夏经平微笑着替老同学惋惜。“我真没有，我就……”马林生作了个飞吻的小手势，“这算什么呀？还是她把我按着干的……我要真干了什么我也不冤呀。”“肯定你也不是立场特别坚定。你要真是行得端坐得正一身正气，她敢拉你下水。”

“老马，你也不用在这儿在这儿装得挺委屈，被强奸了似的。”夏太太在一边摸着麻将牌隔着的桌子说，“你要前边没有搔首弄姿人家女方上来就直接扑你——跟谁说也不信！”

“肯定你前边鼓励人家人。”夏经平也笑，“没点暗示女的也不敢上来就啃呀。”“我，我怎么跟你们说呢？”马林生脸憋得通红，“我前边就是喝了点酒，话多点……可能是看着有浪。”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一屋人都笑了。夏太太撇着嘴，“都能想象出你什么德行样儿。”“我浪我的，你别动火呀。”

“行啦林生。”夏经平拍拍马林生的膝盖，“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干得出来就别怕人家捉你。”

“经平，你是法院的，想必是懂法……”

“嗯嗯，懂一点点……”

“你说我这点事，够多少年？”

“怎么，她要告你？”夏经平吃了一惊。“目前没有，我是说万一。咱就照那严的量刑标准，假设是在‘严打’时黄——流氓够得上么？”

“我是整个没明白。”夏太太又远远地说，“你今儿一天都干吗去了？到底是跟谁呀？是不是还有什么重要情也隐瞒了？”

“是呵，你不是相对象去了么？”夏经平也糊涂，“怎么越说越严重？”

“是相对象，没干吗，也没有隐瞒什么。”

“你去相对象，被对方锃了一口，如此而已——有什么不对么？”夏经平纳闷地甑马林生，“不正说明……成了！你要的不就是这个么？”“她还说她爱我，居然……”

“就更对了！你干吗去了你自个清楚没有？”

“我当然清楚，可压根还不是那意思呢——还！冷丁了点，总得征求我意见吧？毕竟我也算当事人吧？”

“你还没听明白，经平？”夏太太又在远远的牌桌上说，“人家看上了他，他还没看上人家……新痰孟——端起来了。”

“噢，你压根就没瞧上她？”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压根就没来及端详，一切就结束了——就是这么

个感觉。”“你是说她猛点，动作麻利点？”

“天是！我连她到底长什么样儿这会儿印象还模糊呢？”

“是女的不是？”夏太太冷冷甩过一句。

“弟妹，这么说可有问不分青红皂白。我虽是一介寒士，可也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马林生话说得是掷地有声。

“没不让你追求，没不让你追求。”夏经平忙劝慰老友，对妻子横去一眼，“你别瞎掰，好好打你的牌。”

“我一点没瞎掰。”夏太太啪地打出一张牌，“就你们男的有追求？谁又不是凑和？头婚尚且将就更甭说你这二婚了。年轻漂亮的有，满大街——都进别人家了。”

“我没有说挑，心高。”马林生有点气馁地替自己辩解，“你起码让我有一个犹豫不决三心二意的过程，容我慢慢想通的。”“这没有齐头并进的。谁先通了谁先说，人家这么着没错。”夏太太斩钉截铁地说。

“她没什么明显残疾吧？”

“没有。”马林生摇头，蔫头耷脑地对老同学说，“实事求是地说：中等，对我也不错，瞧见没有，这衣裳就是她硬塞给我的。”“那你还要怎么样？可以啦。人中等，对你又好，你，我，咱这一屋子人有一个算一个，又何尝不都属于中等？”

“中下等！”夏太太气乎乎地说。

“是一个阶层没错，我就是接受不了她这方式。”

“表达爱的方式就地粗鲁点又有什么不好接受的？”夏经平笑着说，“你怕是让人虐待惯了，对你好你倒咯哽了。”

“不是那么回事，谁要对我不好，我根本不计较人家方式，就该恶狠狠的，但你要对我好还跟我恶狠狠地说，这我坚决想不通，我得点好儿都不能痛痛快快地得我也太惨了！”

“就像叫儿花子有时也拒绝施舍对不对马叔叔？夏青说。

“对对对！还是夏青理解我。为什么人们常常拒绝怜悯蔑视恩赐？就因为人们有尊严，需要平等的对待！”“林生呵，你太注重形式了。”夏经平说，“你虽不是知识分子，却染了一身知识分子习气。”

马林生虽然对这话的前提持保留态度，但还是综其主述骄傲地回答：“对，我就是这么个孤拐脾气！”

夏太太似乎有些感触，推了牌说：“我同意马林生的这个说法，换我也一样。谁要对我不好，我没意见，不受也得受。但你要对我好，就得像个好的样子，一点不讲究只觉得自己好心就可胡来——呸！没人稀罕！”

她斜眼瞪了一下丈夫，低头看牌，“——和了。”

“那你到底怎么着呵！”夏经平忙把脸整个地转向马林生，“是继续下去还是就此拉倒？这点你可以放宽心，她上边再有人儿，一个‘克撕’也办不了你。”

“我想托你去代我向她提抗议。”马林生想了一会儿，抬头诚挚地望着老同学说。“这我可办不了，不成不成，你怎么净把这得罪人的事让我办？”夏经平两个腮帮子抖得像刀震案板，连连摆手。

“你是法院的，穿上制服在群众面前有威信。

“不成不成。我亏我不是没吃过，两口子打架我去主持正义，转脸人家好了，剩我没法见人了成不成。

“马林生你也真是迂腐到家了！夏太太不屑地说，“这点事你就提请司法机关出面，回头真有了事你还去找谁？找你的媒人带话儿呵，谁给你们提合的？你的介绍人是谁？不是大街上磕的吧？”夏青就笑，晃着两鬍鬚看马林生。

“对对，”内心知情的夏经平也笑着说，“这事你还是回家解决吧。”“这话我不好意思跟孩子说。”马林生脸红红的低声说。

“还是那句话，干得出来就不怕说。”

“咳，我不是他爸爸么？换了别人我也不在乎，本身也是个丢份儿的事。”马林生叮嘱夏青，“你可别给我外边乱说去，这话儿本该也背着你的。”

“我不说以我怎么那么爱管你的闲事？”

“我觉得铁军他妈真会收拾房，其实她家跟咱家经济条件差不多，但她家看着怎么就那么高级，跟部长家似的。”

“你是真没见过什么叫高级地方。”

马林生坐在藤椅上深沉着，马锐在一边灯下削苹果，银亮水果刀光芒闪烁，青相间果皮一卷卷耷拉下来。

马锐削完苹果，举到自己嘴前喀嚓咬了一大口。

“怎么自己先吃了，不给我削一个？”

“噢，您等着呐，那这个给您。”

马锐把啃了一口的苹果递给父亲，马林生接过来不分高低地咬吃起来。“以后想吃就自己削，别老让人伺候，这习惯不好。”

“你给你爸削个苹果怎么啦？学习孔融让梨么？”

“瞧瞧，你还弄出天经地义了。”马锐又拿了个苹果削皮，边削边笑着说，“我就觉得铁军家干净，布置得特有情调，像人往的地方。”“哼，俗不可耐，住着不定多别扭呢。”

“我想把咱们家也照着他们家那样儿布置布置，花不了几个钱，咱们家太乱了。”“马锐，我真得好好培养一下你的审美观了，我记得你过去没这么俗呵。”“你给我点钱，我来布置，把沙发套、窗帘都换了……”

“不成，你别给我添乱。我就喜欢现在这样儿——你不许擅自更动东西的摆放顺序。”

“你不觉得齐阿姨特会理家么？”

“家庭妇女！”“可不家庭妇女怎么着，你还想让她是什么？”

“看来你对姓齐的印象还挺好？”

“是不错。长得又带得出去，人也能干，找媳妇有这两样儿还求什么？”“既然你觉得她这么好，那我把她留给你了。”

“你这就不像话了。”马锐削完苹果，在边坐下，“这是给你说媳妇儿。”马林生把吃完的苹果核儿往门后的簸箕那儿一扔，堂啷一声。“我觉得你比我合适，爱情嘛，不管早晚，不分先后，我忍痛割爱。”“老马，你今儿是怎么啦？说话流里流气的，这可不像你……跟你说正经的呢。”“是吗？跟我说上级的？可我今儿还就相当会儿流氓。”

马锐严肃地望着爸爸，“怎么，心里不痛快？是不是又想起你那个小情人了，觉得对不住她？”

马林生本来是无知无觉，但经马锐一说，倒有点觉得自己真是这么想的，真有点觉得对不起S。是呵，如果她知道了自己背着她又去和齐怀远鬼混，她一定会伤心死的，这也太无情无义了，应该称之为背叛！

马林生像被说中心事似的垂下了头，脸上流露痛苦、矛盾的神态。“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既然已经友好地分手，活脚步不能住顿。就是她，如果她真爱你的话，不也衷心地希望、祝愿你今后幸福——她也不愿意看到你在这副痛苦没着没落的样子。”“是是，她一定会这样希望。”马林生愈发沉溺于自设的规定情景之中，心中如万箭钻心。

“不要再自己折磨自己了为了她你也要好好活下去……才对。”儿子的话令父亲大为感动，但转念一想，又觉荒唐，这是从何说起？苍凉、悲恸之感顿时一扫而光。

“你他妈的少跟我废话！”

“哎，你怎么那流氓劲儿又上来了？我是一片好心——你说话别带脏字儿呵。”马林生站起来，又去拿了个苹果，没削皮便啃了一口，“我太累了，今儿一天我累得慌！饭也没吃饱。”

“要不要给你下点面条？”

“别啦，我先告你个坏消息吧。”马林生喀哧喀哧咬着苹果，“下礼拜，齐怀远要到咱们家吃饭——一想这事我就烦。”

“这怎么是坏消息？这是好消息呀。也该让人家到咱家来了。怎么，你们已经进了一步？”

“……趑趄着挪了一点。我不明白，你怎么会喜欢齐怀远这么个娘们儿？她连我都指使得像个球儿似的团团转。真过了门来你还能像现在这么得意，跟我平起平坐的？人家小白菜是哭后娘怕娘，你可好，汉奸似的举着小旗小看道欢迎。”

“我这不是为你么？你老一个人打光棍儿我也不落忍。”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我看你是没人管着勒着难受，这责任我负得起来。”

“你也尝到管的挨的滋味儿了？”

“你还别美，我看她对你也是先礼后兵，到时候可别怨我不救你。”“她是你媳妇，对我不能怎么着。”

“哼哼，懂什么叫无一幸免么？她要是祸害，就是咱们全家的祸；她要是火炕，那咱俩就全以火炕里，你是她儿子的哥们儿也不管用。咱们爷儿俩，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马林生自言自语，若有所思“她可说话就要来了，再不当机立断生米可就自个了熟了。”

“她跟你提在结婚的事了？”

“提了。”马林生斜眼看看儿子。

“你怎么说？”“我还没想好呐。”“甭对我介绍的对象不满意，你自个找还不一定比这强呢，现在这状况你也不是不知道，差不多可以说是没好人——

没好女人。”“我们真是要结婚，你住哪儿？”马林生问儿子。

“我不住这儿。”儿子沉着地说。

“你得搬到外屋来和铁军同住，那这屋里可就窄了，要不你就去住小厨房让铁军住外屋。”

“她家不还有房么？”“对对，倒是可以往一块儿换换，要不然就先住她家，她家房宽，多咱俩也不碍的。”

“到时候再说吧。”“没时候啦，这就到了。她下礼拜来就商量这事了。”

“那我告你，我可不搬，我还住咱的老家，你可以分个人过去住。”“那

怎么成？不成的，你还太小，一个人住你就是能照顾自己我也不放心呀，贼听说了还不全来？”

“我不是一个人住，你过去可以把铁军换过来，我们俩住一块你们俩住一块儿。”“你们俩加在一起她是孩子。”马林生蓦地瓜过来儿子的用意，顿时气得语不成调，“嗯，这是你们俩早计划好的吧？”

“这不是挺合理的？大家都方便，省得前夫前妻的孩子关系不好处。”“你他妈是不是早就想把我嫁出去，好霸占我的房产？”马林生大吼。“你这是什么话，把我说成什么了？”马锐的用意被揭穿，不禁也脸红了。“这就你们俩谁策划的，嗯？是不是你想出来的损招儿？从一开始就是有预有组织的？”

“没有，我们只不过是让你们新婚不受干扰……”

“过去，你们老师说你阴脸，我还不信，现在我看你真是不像个学生，你，你，你真可以算得上诡计多端。”“哎呀，算了，你愿不愿意就算了，就当我说没说过。你不嫌烦，愿意跟我们一起住，那就一起住好了。”

马锐转身要走，被马林生一把拉住。

“你说说，我怎么碍你的事了？你这么嫌我多余，非要撵出家门……而后快。”“爸，您怎么这么不开眼？”

“我哪点做得不够？你还要我怎么做？可天下哪还有第二个爸爸像我这么对你的……”

“又来了，烦不烦呀。”马锐翻着眼白看天花板，不耐烦地说，“渭人撵您，您自个怎么心理这么阴暗呀？就为一句话……”“一句话？你这句话让寒心。”

“好，那我收回。别闹了，爸，已经很晚了让邻居听见。没人搞阴谋迫害您，不地是几个安案中的一种，犯不上发这么大火。累一天了，咱都洗了睡去吧。”

马锐再次挣脱欲走。“你可以走，你去睡吧。”马林生在后面说，“但我必须告诉你，你明天就去学校告诉铁军，他妈和我的事就算吹了，让他妈下礼拜不要来了，理由随你怎么说。”

“这怎么行，爸，”马锐转过身焦急地说，“这事和那事没联系，您别因为我和铁军着火殃及他妈那池鱼。”

“怎么，您还想包办我的婚姻吗？哼，她是池鱼？就算她没和你们串通一气，经过这事，我也一百个看她不顺眼。”

“您不能意气用事，铁军他妈确实不知情，她完全是无辜的。”“这么说，你们确实是有预谋的？”

“我不承认我们有预谋。不过是我们几个在一起议论，要是我们中有谁有房能自己住就好了，这样大家去玩也就能少爱点大人限制了。”“你想把我这儿变成黑窝子？做梦去吧！”

我拆了它不给你住。”“没说你不好，跟你住别扭，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让你的美梦和那谁他妈见鬼去吧！”

“你是不是有点看去理智了，爸爸？冷静点，你这么钻牛角尖地想下去会把自己弄疯的。”

“滚，滚开我前儿的。”

“你照照镜子，看自己是不是红了眼。”马锐想开句玩笑。”

“啪——”马林生一看耳刮子重重地扇到儿子脸上。

马锐的笑容顿时凝固在脸上，挨了打的半边脸像膨胀发酵的面团渐渐肿了起来。”

看你可怜让你几分，你倒爬到头上作践起我来，上次是打，这次是骗、撵、骂，再不治你，你下回还不要了我命！”马林生骂着骂着哭起来。马锐也委屈地抽抽嗒嗒哭起来。

第十二章

那天夜里，父子俩的吵闹持续到半夜，激烈的说话声低一阵儿高一阵儿荡在小院里，甚至传到了寂静无人的胡同外，终于惊动了邻居。

父子俩都显得既伤心又委屈，边哭边可着嗓门历数自己的苦心和对方的种种不是，一个大泪人儿一个泪人儿各自拿着手巾不住地擦眼睛。马林生几乎是从马锐落草时开始回顾，他如何给他喂奶、洗尿布，整夜不睡抱着他走来走去哄他。他发高烧出麻疹时他是如何心急如焚深夜抱着他去医院看急诊，由于休息不够身心数目瘁第二天上班照上竟一头昏倒在十字街头。这些年他又当爹又当妈牺牲了自己的全部爱好的业余生活，像个长工似地为他辛苦劳累，逼着自己学会了做洗衣缝补等全套娘们儿活计。特别是如今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和地位，降低了身份，真正把他当作伙伴、朋友而不是一个无知的小孩来对待——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他质问：

“都是为了关”然后又自己给予回答：“不正为了让你就活得更幸福，更无忧无虑？”转而既是问儿子又是问自己：“我为做了这么许多换来的又是什么？”随即泣不成声，伤心得无以复加，任夏氏夫妇百般劝慰，仍泣噎不止。他满腔悲愤地大声诘问：

“你还要我怎么样？我还要怎么做才能使你满意？莫非定要看到我肝脑涂地变成你的儿管你叫爸爸你才罢手？”

哀莫大过于苦心孤诣不被善良，一腔企齿终成泡影。

“你说我这么做是想图什么吗？”他拉着夏氏夫妇的手流着泪说，“你们也是做父母的，你们应该懂得我。我是想给自个制造个新派的好名声么？我不就是为了让让他，我的儿子不要像我这样——筐之后不要成为我这样的人，如此度过一生！”马林生看着儿轻轻说：

“我氢心窝子都掏给你了，可你还在笑……你太年轻了，这一切你来得太容易了，你根本不知道一点没有时的滋味……也难怪，你怎么会在乎呢？”

马锐开始一直在哭，后来看到夏青来了，便止住了泪，换了一脸冷笑。当父亲历数他为他所做的一切以他的忘恩负义时，他初还为自己辩解：我知道你为我作了许多牺牲吃了许多苦头，我都记着呢并没有忘也明白你做这一切是为我好。怎么会记呢谁能忘得了父母的恩惠？父亲的眼泪甚至几次打动他，使他负疚。

后来，这种历数变成一种无休止的唠叨，变成一种反覆强调的丑表功，一种意在使对方从道义上感到理亏从而突出自己高尚的肆无忌惮的自我表白和自我夸耀，马锐不再仅仅为自己辩解了。他指出父亲为他所做的一切再多也不能称之为行侠仗义或无私奉献。这一切他份内的事，应该做的任何婴儿都不是自己要求出生的！因而抚养孩子使他们健康成长乃是父亲的天职——否则那才是禽兽不如呢！同时也是一种刑文有名的罪行。你见哪个工人、农民做了他们的本职工作、尽了他们的本份譬如炼的钢种了庄稼嚷嚷着要格外得到感谢？解放军战士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英雄牺牲他们要求了什么？什么

时候开始人们每做一件该做的事都要听到一声谢谢？”“你生我养我不是放长线钓大鱼中吗？”他大声对父亲发问，“不是像资本家到咱们国家来投资老百姓到银行去存钱或者去保险公司投保想着总有一天能捞本霉不大赚上一票吧？”

“当然不是！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你怎么能把你的父亲想成如此可耻……”

“我并没有向你讨债，但你也别弄得好像我欠你多少似的。”“我什么时候说你欠我了？你自己不要那么虚弱好不好？不要对自己尊严那么敏感好不好？你真那么不自信以为我一天到晚想我就是怎么摆脱你？你发悲时就显得高大、正确了？”

马林生在儿子的连串诘问下萎缩地低下头，“我知道，你从心里，从来瞧不你这个爸爸的。”

“你从来就不能正确认识自己！”马锐高声嚷。

泪水从儿子双眼再次涌出。父亲的委琐、自卑如同他的蛮横、狂暴同令他厌恶。不管怎么说，瞧不起自己的父亲只能使儿子内心更痛苦，尤其是这一念头由于父亲的所为愈发使打消它成为不可能。马林生完全被儿子怒视他时的狰狞嘴脸惊呆了。他没想到儿子竟会对他说出这么一番大人都很难说出的骇人听闻的话，讲出这么一痛他当孩子时闻所未闻连想都不敢去想的道理。这是那么冷酷，毫不留情地将他所做的一切可以你之为功、功德的东西一笔抹煞。正是这道理中所包含的那些虽然冷酷但接近事物本质的东西令他惊惧不已。

看来他不是第一天想这些事了，他的的确确在成长，以令人瞩目的速度在成长，就像一只虎崽子已开始向人龇出新长出来的獠牙了。

马林生震惊得已无心再哭。

“你怎么可在这样对待我？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的父亲？这是生你、养你的父亲呵！”马林生嚷。

“嘎——”马锐牙疼似地抽了抽嘴角，半边脸痉挛地抖了一下，转身进了里。“全白说了。”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马林生如痴如呆地扭脸问夏经平夫妇。他脸上流露出的一个父亲的丧子般的悲哀与绝望，令所有为人父亲者为之黯然神伤。

夏青亦不忍再睹。她似乎也为马锐的行为感到羞愧，似乎不肖的是他们体，她红着脸抽身逃也似地离开了马家。

“儿子就是狼，这你应该明白，长大了必要踹窝。”夏经平不知如何安慰才是，脱口一句民谚。

“他从前不是这样，他从前是个懂事的孩子……”马林生兀自喃喃自语，盲人似的摸索着在桌边坐下。他的心像偶到侵袭的五壳紧紧失在一起，似乎都不流动了。

“他怎么会变成这样？什么时候开始变的？他的样子真可怕，我都认不出他了……”

“谁造成的呢？”夏太太在边冷笑着问。

“是啊，谁造成的？”马林生一脸茫然。

“你自己！”夏经平忙拽了下妻子的衣角，夏太太一巴掌打开他手。

“都闹到这份儿上了，还不肯说实话么！”夏太太气乎乎地冲马林生说，“现在知道什么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了吧？你前一阵儿不是挺得意的吗？让

我们大家都向你看齐，都跟你一样和孩子数目朋友论哥们儿。”

“难道我错了么？”“你错没错咱们看事实。你先不把自己当爸爸，孩子怎么能尊重你？孩子毕竟是孩子，懂得什么好歹？平时一天三顿地给他讲道理他还备不住要出点事，这回可好，大撒把没人管了，那他还不上房揭瓦？乱子出在孩子身上，根源可在你那儿。”该怎么说怎么说，”夏经平开口，“林生，你跟孩子玩的那一套真是有些造次、欠考虑了。”

“你是一时痛快了，气象万千了，闹得我们孩子也不服管了。我一说她，她就回嘴：“你人家马锐的爸爸。净拿你来压我们，搞得我们两口子暴君似的。我早对你有意见了。这么不行。一家之内要没个共同，不分尊卑长幼，那还不乱了套？怎么样以你现在也尝到苦头了吧？孩子真跟你没大没小的拿你当他的的小朋友一样对待你了耽误到不舒服了吧？你这叫咎由自取——话说回来，你们到底为什么吵得这么厉害我还没闹清呢？”“是呵，到底为什么呀这么你死活的？”夏经平也问。

马林生闻言一愣。他也一时想不起是为什么了，光顾使劲哭使劲吵使劲生气了。片刻之后倒是想起来了，可一旦想起又发现这起因实在微不足道，实在有些无聊，事情小得都不好意思向外人道明。“事儿倒不大。”他吭哧吭哧吞吞吐吐地对那两口子说：“其实要说都不算个事儿。”

“由微见著。”夏太太语重心长地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孩子的事股小事，一举一动都对他将来品德的形成有影响。苗头不对就要及时教育，防患于未然。你们马锐我看也快成小流氓了。”“呃，不不不，这话可说重了，他还不至于。”

“瞧他对你说话那态度，我看不是也差不多了，往那儿努力。跟父母说话就跟对敌人似的。这要是我儿子，我打死他都不心疼。要这样不孝的儿子有什么用？你也是，光知道哭，你的手呢！长手干什么的？就不会举起来狠狠扇他还是个大男人呢？”“不不，这不能怨他，他本质上还是个孩子，一定是受了什么人的坏影响，看了什么坏书，受了坏人的教唆。”

“可怜天下父母心，他那么气你，你还替他辩护——那更不能看着他沉下去了！”“是的，我一定要追查。”马林生神色凝重，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油然而起，他神圣地说，“我这一段光关心他的生活，对他思想有所松。其实我还很不了解他，不知道他每天都在想什么干什么，怎么能真正掌握他呢？”

马林生本来是随口那么一说，意在使夏太太对马锐的看法不要那么偏激，儿子再不好，也是自己的，让人家说成流氓，做父母的也不见得光彩。但回过头来仔细一想，似乎确有迹象，越想越觉得像。孩子是一张白纸，人之初，性本善，肯定天生是个好坏子。家教嘛，那就是指自己的榜的作用，他自问自己还是一个小节有疏大节无亏的人。加上平时也很注意，搞什么名堂都背着孩子，不给他知道，应该说不会给孩子什么不良影响——他怎么全给自己孩子坏影响！剩下只好到社会上找因素了。到无以计数的别人身上找原因了。

他不能想象这是总有一天要降临的劫数。

即使他想到了，他能认了么？”

要回复到过去很容易，似乎一个巴掌就能把两个人全扇回从前。但那是人过的日子么？一想起寻隍儿子对他的冷漠。格格不入他便感到一阵寒甲。那比儿子冲他无礼地叫嚷更让他恐惧。那才真是孤家寡人，势将陷入余久的孤独，又不是什么伟大的、超于世道俗识的孤独。

如同一个放荡的男人终有一天厌倦了以狎妓慰藉感情。

他实际上是陷入了两难，进退维谷。既不愿倒退维持现状他又做不到。儿子也不肯去做。你瞧他这些天对爸爸的那副嘴脸，处处与他作对，事事挑他的刺儿，动辄冷言冷语，只要他一接茬儿，立刻交火，并迅既升级，成为一场有关大是大非的激烈辩论。儿子总摆出一副据理力争的样子，侃侃而谈，父亲应该是什么样，应该如何行事。孩子又有什么特点、天性、应该如何关照。一二三四五六七，谈得头头是道。并一再在他瞪眼欲暴跳未跳之际，以手加肩低声告，“君子不动口不动手，发怒正证明你理屈词穷，你有理你说服我呀。如果你承认自己无理，那我允许你揍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气焰极为嚣张。父亲倒并非觉得自己理屈词穷，保是真感觉理论准备不够，理论修养太差，书到用时方恨少！有理讲不出来。而且由衰地发现任何真理都具有两面性，都是那么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就像一块石头任何人都可以撩起来它向对方掷去，只是飞行方向冲着你，哪怕这块石头是你刚排出的肾结石，也六亲不认地打你个头破血流。

讲理，如果是两个懂理的人，无异于两个娘们儿同扯一块被单各执一端，无论你用多大劲，最多钯一块被单一撕两半。没有谁是被说理说城的，要整谁……得有材料。

情况迫使他紧急先进起来，明察会过早暴露，他决定先暗访入手。马林生苍老多喽。

“夏青，你知道我们马锐平时都爱和谁一起玩？”

“您不知道么？就是那阵儿常来你家打扑克的那几个我们班的男生，您不是也跟你们一起玩过？”

“除了你们班这几个男生就没别人么？”

“您是问他都认识谁还是常和他在一起玩？认识认识的当然不止这几个，职胡同就有多少孩子？”

“他是不是和那个叫铁军的关系特别好一点？”

“当然，他们都快成一家子了嘛。”

“别开玩笑。夏青，你怎么也学着跟大人打趣儿了？”

“他们关系是挺好，其实马锐跟谁关系都挺好，他在我们班挺有人缘儿。”“跟你呢，也挺好？”“您瞧，不我跟您开玩笑，您倒跟我开起玩笑来了。”

“说着玩，我是怕马锐有时欺负你。”

“那倒没有——我也不是好欺负的。”“就是说马锐和那个铁军关系特密切？”

“这看怎么说——他们是哥们儿，我这么说您懂了吗？”

“懂了懂了……这铁军人怎么样？”

“干吗呀？您是跟我作家庭调查呐？您问他妈去呀，他妈还能不知道自个孩子的性格？”

“做妈的，说自己孩子，肯定一百个好，不客观。我就想听听你的看法，你们也是同学，都了解，而且我发现你这孩子看人还很有眼力。”“您别夸我了，我看过谁有眼力让您发现了？”

“反正女孩子看男孩子眼光都要准确点。铁军调皮么？”

“怎么说呢？还不能用调皮这词来形容他。”

“怎么，他还挺乱？”“不不，他挺老头，在课堂上从来不捣乱，也不和人打架，但心里特别有资产，谁说什么他也不听，算蔫有准儿吧——”

这点倒跟你们家马锐有点像不臭味相投呢。”

“哼，我看我们家马锐才没准儿呢，整个一个马大哈，二百五，让人当枪使。”“这你可说错了。马锐让人家当枪使？他净拿人家当枪还差不多，他在我们班男生里还是个小头领呢，好多男生都听他支使。”“他能支使别人就说明有人指使了。”

“这算什么逻辑？马叔叔，您都能去破案了。”

晚上，马锐一出去，马林生就后脚鬼鬼祟祟地跟出去。门也不锁灯也不关还开着电视假装临时出去上厕所所以备马锐突然折回。他没学过跟踪，但惊险片则看了不少，贼头贼脑的样子倒学了个皮毛。知道利用树木、电线杆、墙拐角做掩护，低眉敛眼，时而徐行时而撒腿便追时而窜进路边的别人家孩子——一切一切就看儿子的走路姿势了。

儿子十有八九是去铁军家。跟了几天实在也没必要再在路上惊心动魄了，估摸着时间差不多，直接扑到铁军家找就是了——准在。马林生听了几回墙根儿扒了几回窗户，所获甚微。儿子和铁军以及其他孩子不过是打扑克、聊天、看电视，惟一称得上是“罪行”的，也就是有时手里夹根烟。看不出暗地里在策划什么针对谁要搞点行动。他们谈话议论的人，那些令他们感兴趣的人都是环球上叱咤风云的人，根本数不上马林生，就像他们生活中没有这个人。这令马林生既失望又有点委屈，我就那么不重要么？有几次他甚至有心拣块砖头砸碎玻璃，好让屋里的人注意到他。

一镗他忽然听到屋里有人提到他的名字，他耳朵一下竖起来，就像听到宣布得奖的名单中有自己。他踮起脚尖往窗户里看，见一个他不认识的孩正问马锐：

“你爸还成天那样呵——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甭提他，提他干吗？”

说这话的是铁军马林生简直恨透了他。

“要说我爸那人，人倒不坏。”马锐说，“也挺新潮的。”

孩子们都笑了。马林生不觉汗颜，对接往下听。

“他比好些我认识的大人，比我们街坊那些汉子婆娘，老实说，铁军，包括你——强多了，懂事多了。他要不是我爸，那真是没挑了，我还真能跟他做个朋友，忘年交——可他偏是我爸？打不是，骂不是……咳——我也真拿他没办法，只能哄着……”马林生听得又气又感动，一方面觉得儿子挺实事求是；一方面又觉得儿子不知天高地厚涉嫌恬不知耻。

“我倒希望他在窗户外边听着，那样好些话我也好出口了……”马林生吓了一跳，正在转身就逃还是静观事实两可之间，猛听到有人压低嗓门吼了一声：

“窗下是谁？”马林生立时就有无地自容之感，恨自己没有窜墙跃脊的飞贼本领，只得平面头皮举着手从阴影里出来，嘴里一个劲表白：“别嚷别嚷，是我，两手空空——没刀。”

街看清面前站着的警觉地瞪着眼将手中坤包高举脑侧作随时掷出伴尖叫状的是齐怀远——齐女士，便顺势说道：“……我在等你。”“等等？等我干吗不站在阴处？鬼鬼祟祟藏在昏晃我还以为是流氓想劫我呢。”“屋里一帮孩子我儿子也在——我怕他们看见。”

“你不是不想再见我，何苦又来招我？”齐怀远镇定下来，旋即幽怨，“……这几天我刚平静了点。”

自从那次“吻别”之后，他们再没见面。想必是马锐已把话传过去了，在约定的日子，齐怀远还没有露面。尽管马林生于今仍认为自己做得对，但单独面对齐怀远，他还是有些惭愧，他毕竟是个极善良的人，就是逛商店见到售货员笑脸相迎而自己一件东西没买都觉得对不起售货员，有很强的负疚感。他乐意作出某种姿态使受到伤害的齐怀远心理多少平衡些。

他垂着头一言不发，磨磨蹭蹭地往外走。

可能是他那副失落、茫然、痛恨的样子太逼真、太活龙活现令齐怀远实在于心不忍，毕竟她也是个极善良的人，于是她用一种恨爱交织无可奈何的口气长叹一声：

“唉，你呀——进来吧！”

她原谅你了。大概齐怀远也过于相信她那双幽怨的眼睛的威力，进了屋始终那么盯着他。“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我受不了你的就是你那愚蠢的自信——你凭什么！”马林生面带愠色，他想尽快结束这无聊的把戏。

出他意料，齐怀远并未像皮球似的一拍即跳，反倒更加幽怨，甚而有几分不好意思的羞涩，十分虚心地问：“还有什么？”这一问倒把马林生问愣住了。

“其他方面呢？譬如说我的品德，我的操行……”

“其他方面……当然，你的品德、操行无可挑剔，谁也不能说你是坏蛋。”“那好，我改就是了。”齐女士蛮有把握地说，“从今往后，我不自信了，这你没什么可说的了吧？”“你……改和了么？”“没问题，说改就改。”刘女士轻松地说，“不就是自信么？好改。

那么，既然问题已经解决了，下礼拜咱们是不是该恢复礼尚往来了，把你欠我那顿饭补上……瞧，我多么谦虚地征求你意见。”“你的问题解决了，我的呢？我就一点毛病没有？您就瞧我这么顺眼？”“你当然毛病很多……”

“说说，说说，我可不见得说改就改。”

齐怀远笑嘻嘻地，“今天先不谈你的问题，留待以后你的缺点好改，都不用你费心，我就能帮你克服了。不算事不算事……”“可不根本就不爱你。”马林生一咬牙嚷出来。

“哪个要你爱我了？”齐怀远纳闷地看马林生，扑哧一笑，“你可真有意思，都想到哪去了？”

她看到马林生十分苦恼的样子，笑吟吟地走过去，抚着他头发关切地说：“你就是为这事苦恼呵？你可真傻，像个孩子。我根本就没打算让你爱我。我有自知之明，我已经不年轻了，早超过会让人爱的年龄。不讨厌我就行了，或者心里讨厌嘴上不说能跟我和和气气地把日子过下去也可以……用不着自欺欺人。不会让你为难的。”马林生倒有些感动。

第十三章

“马”马锐，能不能劳驾你跑一趟？”马林生下班回家便疲惫不堪地倒地沙发上，声音虚弱地对儿子说，“我今天不舒服，想吃点‘天源酱园’的咸菜，自己又懒怠动。”

“可以。”马锐懒洋洋地站起来，摘下网兜，接过父亲递过来的钱，走到门口换鞋，“我伺候您，想吃什么尽管说话。”

“谢谢呵。”马林生把自己放倒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微微呻吟。马锐出了

门，叮哩咣当地把自行车推出院，一路铃声地色远方。马林生噌地从沙发上站起来，精神抖擞，像只大型猫科动物，双眼灼亮地蹑手蹑脚直扑里屋。

他来到儿子的三屉桌旁，先拖过书包，把里边的课本，作业簿一擦掏出，飞快地检索，挑出两本包着书皮儿的小说，坐下仔细翻阅。那是两本不同套的武侠小说，讲的尽是除暴安良的英雄壮举，他看了几页便消兴趣再往下看了。擦下书又掀开铅笔盒，看了一眼将其盖上。他低头逐个去拉抽屉，两个没上锁的里边净是些儿子小时候玩剩的破烂儿，玻璃弹球、旧电池、坏钢笔，还有一些废日历和明信片。他拿出一副到电影院看立体电影发的纸板墨镜戴在眼睛上东张西望，然后摘下放回抽屉。又拿出一个上弦的玩具电话，拧了拧弦放在桌上，一按键子“令——”电话令清脆地响起来，他摘下筒放在耳边，严肃、声音浑厚地说：“喂喂，我是老马呀。”随后把话筒放回机座。他发现这部玩具电话是个存钱匣子，里面有些钢儿，便抖起晃了晃倾听里边的硬币发出的稀哩哗啦声，又闭起一只眼从币孔往里窥探。玩了半天，才去拉那只上了锁的抽屉。

上了锁的抽屉没有钥匙除非撬锁。

他四处乱翻找钥匙，找了几把钥匙膛一去捅锁眼儿，不是完全插不进去就是进去不动，他气恼地把钥匙扔了一桌面。

他到外屋找来一截铁丝，弯了弯，伸进锁眼拨弄，徒劳地使了半天劲儿仍无法打开。

“中国这锁怎么都做这么结实！”

他扔掉铁丝愤愤地骂了一句，他站起来，便了个懒腰，像个一无所获的小不死心地环顾四周，看还有哪儿遗漏未搜的。

他看到儿子挂在门后的一件茄克衫，三步并作两步，赶过去伸手就往兜里掏。这时，他警觉地听到身后有响动，惊恐回头，见儿子正拎着一网兜瓶瓶的菜地看着他。

那场面真是尴尬极了，他的一只手还深深地插在儿子衣裳的口袋里，活像一个小偷在掏包时被事主当场擒住——连手都没来得及拔出来。他脸红了：斓孟国旗的颜色，“你，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话一出口他就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十足的不打自招么！“嫌我回来快了？”儿子扫了眼扔了一桌子的玩具，“玩得挺过瘾忘了时间了吧？”“我……”“手快拔出来吧，那姿势真不好看。”

马林生一脸羞愧地把手缩回来，看了看手里攥着的東西：一点零钱，两块口香糖，几团废纸，又放回儿子茄克衫的口袋。“什么时候学会的这手？这是第几次不？”

“头一回、我发誓这是……”马林生倏地发现这么回答有误，这不是在派出所，而且……连羞愧、采红也不应该。他沉下脸，作庄重负责补：“怎么啦，爸爸检查一下你的东西不行吗？我想看看你是否还在偷偷买烟抽……”“我要是你我就编掏你兜是为了帮你洗衣服。”

“哪个掏你兜了？不要讲那么难听嘛。”

谎言既已戳穿、索性公开进行，以示目的的光明正大的原本有恃无恐。马林生走到桌前大模大样地坐下，又翻了翻那些已被他检查过的东西，伸手向儿子：

“把这个抽屉的钥匙给我，我要检查里边的东西。”

“马林生，你知不知道有人权这一说？”

“不知道！”马林生干脆地回答，“我只知道我对你有责任，有监督、有教养你的后边！你有什么？你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包括你的生命、人权？你还少扯这个！从法律上说，你不属于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能力负责，跟精神病区别不大的那类人。你干了坏事，责任还得我替你承担，不管你行么？”

他还越说越来劲儿，越说越振奋，越说越理直气壮了。

“把钥匙拿来——我在行使的职权。”

“我干什么坏事了？”“我正在调查，同时也是防患于未然。”

“马林生，今天你不把派出所的警察叫来，把我铐走，你就甭想要到手我的钥匙！”

“你以为你不给，不配合，我就没办法了？告诉你，我手段多着呢。“我也告诉你，今儿你要敢撬锁，我就报案。”

“我今儿还“撬给你看！看谁能为此把我抓起来——谁敢！”马林生说着便发力猛拽抽屉，悬挂的小锁像只摇动的铃锁剧烈抖动。“啪——”马锐把一瓶酱豆腐摔碎在地上，褐红的卤汁流了一地犹如一个人的脑袋被履带碾碎脑袋被履带碾碎脑浆四淌。“反了你啦！马林生勃然大怒，“你必须对自己行为负责！”

马锐笑嘻嘻地说：“我没行为能力，我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呵，你主动来了，很好很好，你不来我也正要去请你呢。”刘桂珍老师一见马林生跨进办公室的门，便笑着大声说。

“我这次来是相了解一下马锐在学校的近来表现。”马林生找了把椅子下，神情沉重，“怎么，李老师在不在？”

“嗯，现在我是马锐的班主任，领导上派我去管他们那个班。”“噢，好，那我就跟你谈。我觉得马锐这孩子近来有些表现不大对头，出现了一些很不好的苗头，我希望能和学校老师共同配合，找找根源，看看怎么庄严能纠正过来。”

“你才发现他苗头不对？我早发现了，从我一接手当他们这个班主任我就发现了。”

“怎么，他老毛病又犯了？”

“那倒不是，他倒是学聪明了，对我不也不尊重，但一种现掩盖着另一种现象。他表面是对我尊重了，但骨子里，那些不良品质并没有得到改又用另一种形式从其他方面不断地露出头来。”“刘老师，我觉得马锐这孩子还不能说是品质不好，主要是受了一些社会上的不良影响，包括一些不良的人……”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孩子是单纯的。社会是复杂的，社会上的种种错误思潮和不良影响有多少算多少都会反映到我们学校来，反映在我们学生身上，马锐就是活生生一例么……”“氢我的分析，马锐的问题主要是交了一些坏朋友，被这些坏朋友了。”“毫无疑问，我早看出来了。一个人交的都是什么朋友这很重要，好朋友互相赛着进步互相帮助灌输谆身教获益匪浅……坏朋友也会互相影响比着落后一个人不敢干的事大家一起哄——就干了！”“我对铁军这个孩子很有些看法……”

“你算说对了，一针见血！我也早看出铁军这个孩子不简单。”“您能具体说说您的看法么？”

“他跟马锐打得火热，两个人下课总爱在一起，班里要出点事儿也总有他俩的份儿，狼狽为奸……你分析得对，马锐要受了什么坏影响，一定就是

铁军的坏影响。”

“铁军这孩子到底表现如何，是好是坏？”

“这个孩子的特点是貌似老实，有很大欺骗性，不老师都被他迷惑了，认为他表现不错。李老师在的时候就曾让他当过班干的民主权利，而是老师比你他见得多了，分得出哪些人是真能为班集体做好事，哪些人是为伪装骗取大家信任……我早看出来，现在听你一说，我心里更有准儿了。”

“他到底，他那些欺骗性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

“这个嘛……一言难尽，主要是感觉：这个孩子很老练，就是说很油，待人接物都一分客气，礼仪周到，像个商人，说不出来那劲儿，反正不舒服，一句话，不像个学生！孩子就像个孩子的样儿，该调皮调皮其实并不招人讨厌，可他，你简直挑不出他哪点不好……”

“这正说明他骨子里不定隐藏着什么呢！”

“没错没错，一个孩子怎么那么成熟？大人还有时说话不注意做事做错了呢……”“除了感觉……”“当然也有事实。你们马锐不就是个事实？铁军如果真像他本面表现那么好，马锐怎么会那么坏？除非是以娘胎里带来的。”

“……”“我认为首先要做的是，先把这俩孩子拆散，不许他们搞到一起。这两人凑在一起，我就老觉得他们在议论我。有时在课堂上，这两个人远远相视一笑，我就总怀疑我哪个字又念错了，结果本来没错倒错了——做到这点要由你作为家长来下命令，我这方面可以考虑把铁军调到其他班去，不给他们混在一起的机会。”我很感谢学校的配合，不过我要下命令不许他们接触，最好还有一些实实在在的、证明他跟铁军混在一起确实没好处的证据。你知道现在的孩子，你拿不出有说服力的东西他就不听你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有哇。”刘老师说着从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两本书，“是我在课堂上从马锐和铁军手里分别没收来的《红楼梦》二三卷，小小年纪就看《红楼梦》，还有心思学习么？净给女同学写字条了。”

马林生接过书一看，立刻汗颜，这是他的藏书，扉页还盖着他那方藏书印，阴阳篆文的“书痴老人鉴阅”六个字。“书痴老人”是他于某个无聊的春夜为自己取的雅号。

“这‘书痴老人’也不知是哪个教唆犯？”刘桂珍老师说，“我正准备追查。”“正是鄙人。”马林生惭愧地承认，“这一定是马锐从我的书柜中偷取而来，私下传阅。”

“是您，这是您的书？”刘老师大为惊讶，“您也看这种书？噢，对了，您是书店的，所以家里书多……”

“多而不精，多而不精……”

“老马，这可不是我批评你啦，你也太精心大意了。这些书怎么能让小孩子随便看到？看这些这种书很容易学坏的……”“那是那是……”“咱们想让孩子长成为什么人，一定要心里有数儿。从小就要让他们向方面靠拢，一个是高尚的人一个是有道德的人还有一个是脱离了低级趣味毫不利专门利人的人。”

“从现在做起从现在做起。马林生连声应诺，“从我做起。”

刘老师手托腮愁了一会儿，旋又眉开眼笑，“没关系，书是你的，但铁军要是不向马锐要求他怎么会借给他？他为什么单借这本书？这算不算一种暗示？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为什么不制止你看这种书反向你借？”

“没准正是铁军想看这本书才促使诱使——唆使马锐去偷的！”马林生豁

然开朗，他和刘桂珍相视微笑，二人摩拳擦掌，分头昂首而去。马林生和刘桂珍在校门互致同志般的紧紧握手，刘桂珍还亲热地对马林生附耳，引起马林生会意娇嗔的微笑——这一切都被趴在教室窗户的马锐、铁军和夏青看在眼里。

“你爸爸怎么跟她搞到一起去了？”夏青不解地说。

上课铃响了，孩子们纷纷回到自己的座位。马锐脸上有一种不可遏制的狂怒，他的嘴都因之歪斜了。

同座的夏青不断偷眼瞅他，望而生畏。

马林生穿着带披肩腰间扣带的风衣和雪亮的尖鞋，像个蓦然闯进门来的不速之客一步跨进屋里。

他的眼睛习惯屋内的昏暗光线后，看到坐成一排的孩子像一群在窠里被狼崽子，个个睁着亮晶晶的眼睛望着他。

“你们都出去。”他威严地对铁军、夏青等人命令。

孩子们动也没动，他们似乎决心抱在一团。

“请你们都离开！”马林生尖叫。

夏青勇敢地回答：“我们是来找马锐的。”

“找谁也不行，我要你们走，你们就必须走，这是我家！”

“夏青，夏青，快出来。”夏太太在外喊，“你回家。”

马锐站起来，对朋友们说：“你们走吧，我没事，他不能把我怎么样。走吧，都走。”

他再三劝朋友们。孩子们一个个低着头往外走，经过马林生身边时不看他一眼。“都走，都走，再也不许来了！”马林生挥舞着胳膊嚷，“都不许来了！”孩子们陆续走了出去。夏太太在外边埋怨夏青，你怎么那么傻，人家爸爸教育孩子你挡什么横儿？”

“我管不着！夏青厉害地冲她母亲嚷，“都是你们这帮大人调唆的！”“快回家——你也反了！”夏经平出来嚷。

夏青委屈地哭泣，“告刁状，马锐有什么错儿？”

马林生把屋门哐地关上，大步走进里屋，指着上锁的抽屉伸出手对马锐说：“把钥匙给我！”

马锐不吭声。

他立刻毫不迟疑地拿出早已预备好的钳子、改锥连撬带揪把小锁连同锁鼻儿一起扯下来，抽屉的木框都给撬劈了，裂出白花花的木茬儿。他哗地一把拉开抽屉，由于用力过猛，抽屉一下脱离了屉轨，他索性拎阃抽屉往地一扣，然后把空抽屉扔到一边。

抽屉里净是些日记本、转学到外地的同学的来信和孩子们出外游玩时的合影以及两本精美的集邮册还有一包开封的香烟和一只打火机。“香烟没收了，打火机没收了。”马林生边说边把香烟和打火机揣进自己兜里。然后逐张察看孩子们拍的照片，挑出几张他认为姿势下流荒唐的撕得粉碎，“这些照片也不要了，活像小流氓。”

他把孩子们之间的通信都拆开一封封仔细看，有些他认为流露了不健康情调的样一撕两半或揉成一团扔到一旁。”

接着他开始看那些日记本、他读了几而出现这些日记都是儿子刚上学时记的，字写得歪歪扭扭，都是些日常生活的汉水帐和看了电影逛了公园后的充满幼稚的感受。那时他还没有离婚，孩子的日记中经常写到妈妈，既没

有赞扬也很少批评，只是很客观地表述妈妈出现在某一生活场景中：“妈妈在厨房做饭。”“妈妈对我说天冷多穿件衣服。”妈妈和爸爸说话，他们都笑了。”日记中记录了一些他和妻子的简单的对话，记录了一些当时他们一家三口的包含起居以及出外游玩的情踪。句子相当简单、平淡甚至不乏语病和表达障碍，读上去干巴巴的，但字里行间透出一种平和、无忧无虑的温馨气氛。他们当用显然有一段时间过得相当美满，幸福犹如阳光的味道在翻抖开来景晒的被子上烈地散发……这一切他都忘记了，似乎上面记述的是不相干的另一家人的生活，读来恍若隔世。马锐在父亲的整个抄检过程中始终一言不发，很冷漠地双手插在裤兜里向床的另一边观看，只在父亲撕他那些照片时眉间才轻微搐动了几下，似乎那些光滑相纸上分布着他的神经。父亲检查他的集邮册时，也从上面撕下了一些有女人妖艳形象的邮票。他不禁温和地指出，这些邮票都是父亲收集并传给他的并非出于他的欣赏。”

“近来的呢？这几年你写的日记呢？”父亲手拿着最后一本在数年前便戛然而止的日记抬头问他。

“没写。”儿子回答，“我早就不记日记了。”

“为什么，记日记是个好习惯干吗不坚持？”

儿子冷笑。马林生也觉出自己问得愚蠢，他摔掉日记本站想来，开始到儿子的枕头下和褥子下面层层掀翻。他怀疑儿子已预先清旦过，转移了最重要的又引起麻烦的东西。

他从枕下褥中又搜出几本小说，都是描写成年人隐秘生活和内心的小说明显儿童不宜。

这些书他在家也是秘密新闻记者，不知如何时落入儿子手中。

“你怎么能看这些书？”他拍打着缴获的图书大声呵斥儿子，“这些书你还看不懂完全不该看，看了只能受坏影响，可你还居然拿到学校课堂上去自互相传看难怪你现在这么不服管——你都给谁看过看过后你们都议论了什么？”

马锐看着父亲，就像看着一个外国人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跟谁说。

“瞧瞧，瞧瞧，你看的都是些什么书除了武侠就是言情。”马林生眼见继续搜查也无收获，便开始长篇训话，读这些书对你有什么好处？谈恋爱嘛，你还早生到年龄了再学习也不迟，还有那些武侠，净宣誓什么可们儿义气为父报仇，一点小事就舞刀杖，有问题为什么不找组织？公安人员都干吗去了？你们都缘了一身本事，自己的事自己解决，那还要父母、老师干什么？看多了你还会把谁放在眼里？天山七侠昆台友雄中你最佩服谁？”马林生见儿子总不答谢，自己也觉得侃不开，有问有答你来我往才易于进入最佳状态，便问。

儿子泥胎木塑一般，仍不开口，连听的到问话的表示都没有。他只得自己继续往下说：“没一个共青团员嘛，都是地主恶霸。应该多看一些描写英雄事迹的书，学学人家怎么做人的。哪一个不是生下来就志向远大？哪个不爱祖国爱人民怜贫惜老勤劳盼循规蹈矩遵纪守法——舍生忘死前都是老好人儿。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我们也努力了呀，为什么总是赶不上人家前进的步伐？总是比人家有家英雄的境界差那么一截儿？雷锋王杰刚出来那会儿我就觉得已经到头了，谁想后面还有更好。不能不佩服人家那爹妈会养孩子。我们这些孩子怎么一不留神就俗了，一为留神就堕落了，一不留神就成王八羔子——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马林生说着说着就陷入了自言自语，自嗟自叹，自怨自艾。他猛地醒过来，看了一眼儿子不觉来气：这小子怎么就那么不争气！恨恨地指着骂：

“就你给群众这印象，赶明儿就是抱着炸药包把哪儿炸了，也没人为你闻讯痛哭，十里二十里山路起来祭奠——什么东西！马锐绷不住，扑哧乐了。他忙又挂起脸，似乎很为自己缺乏毅力懊恼，生气地面朝墙。

马锐这一乐，马林生也有些得意，觉得自己挺有语言天才，本来是很容易讲干巴巴的道理以竟被自己意识地讲得那么生动、俏皮、引人入胜。他像听到观众掌声一样，愈发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了。我说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很多人吃亏在时给群众印象不好。其实很清白，其实坏事倒比其他人干得少。历史上又有多少英雄豪杰，本来属于挺身而出甘岁天下之大不堤结果成了独夫民贼。关偷倒不在生死关头那一下，我不鼓励你见惊就拦见有人掉粪坑就”纵身而入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男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就关键在于时夹起尾巴做人。”

马锐对马林生吃之以鼻。

马林生对儿子的态度毫不介意，“想死很容易，要活好了可是难上加难。我说了这么半天，就是让你知难而进。小时候一定要不好，哪怕假点，违心点都没关系。长大了再学坏……不不不，再学得狠点也不晚——学坏还不快么？”

马林生说得十分动感情，他不禁伸手去摸儿子的头。马锐躲开他的手，依动无衷。

“该说我都对你说了。”马林生声色俱厉地对儿子说，“不该说我的我也说了，包括那些丧失原则的话。你不要再不进去了！不要再执闲不悟，一味顽固、糊涂下去了。你要是我儿子，才不会跟你说这些，让行上那些自以为有个性的小子们去碰壁吧。”马林生一本正经地坐到儿子面前掰着手指头数给他听：

“你听仔细，从今后，第一：不话你再看乱七八糟的课外书，想看什么书，必须经过我批准，只能看我推荐的书；第二：不许你再和铁军来往……”

“为什么？听到此事牵涉到看书朋友，马锐终于开口了，囚铁军怎么啦？”“这个孩子不好，对你没有好影响。”

“他怎么不好了？谁说他不好了？”

“谁也没说，我这么认为的，据我平时观察得出的结论，他是个坏孩子。”

“你以为我就不是坏孩子了？”

“你怎么能这么自暴彼弃？”

“铁军要是坏孩子，那我就是坏孩子的头儿。我们无论干什么事都是出的资产，我想的点子……”

“你不要替你的坏朋友掩盖……”

“笑话，我掩盖什么？我才没有鬼鬼祟祟地跟踪嘲人，偷偷翻别人东西，去搞串连，搜集材料……”

“放肆……”“我都不知你怎么想的？噢，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坏孩子，只能带坏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就都是好孩子？实话告诉你，要说谁对谁有坏影响，铁军他妈更有权利这么说我！”“那你们就是坏到起去了，更应该把你们拆散！这件事的争论到此为止，按我说的做，今后不许你再去找铁军玩也不许他再来找你。”“我偏去！”“那你就试试看，看我怎么惩罚你。下面接着说第三条：今后不许你再管我叫名字和老马，改回来还是叫仅仅……我看你近

来也是忘乎所以了，不但叫我的名字，还动不动就跟我顶嘴，很不像话……”
“那是你自找的。”“我本来是想看你是否自觉，现在看来，你一点也不自觉，所以我不能再这么放纵你了，这样下去会害了你。”

“别说那么好听了，你是嫌我在别人面前丢你的面子挟私报复。什么话让你说了，好也是你，歹也是你，怎么说都是有理。”“不要讲了！这三条你听清楚没有？能不能做工？”

“没听清，也做不到。除了最后一条，前两条我拒绝接受！”“你为什么非要挨一顿揍，皮肉受苦最后还得接受，为什么不能痛痛快快的——你怎么就这么贱？”

“我也有三条，请你听清，”马锐站过来，斜着身子手插兜对父亲说，“第一：退还无理没收我的东西；第二：承认未经许可翻看我的东西是错误的，并向我道歉；第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不再干涉我的一切正当交往……”

“你怎么就不明白我这是为你好！”马林生嚷。

“你怎么就不明白我根本不需要你为我好！”儿子也用同样的嗓门冲父亲喊。

第十四章

马林生吵累了，也有些饿了。看到窗外天渐渐黯淡下来，才想起饭还没有吃。“先吃饭，吃完再接着说。”他离开里屋，匆匆去厨房备饭。他觉得自己近来气血损耗，因而下完面条又为自己和儿子各煎了两个鸡蛋，又切了一盘西沛洒上白糖，连同热腾腾的面条端回屋。他很为自己的托骄傲，如此快又如此简单地为自己搞这么一顿看上去还过得去的晚饭，美中不足是缺少一点绿色，他不其烦地又折回厨房，拍了两根黄瓜拌上蒜泥和芝麻酱。”他满意地搓着手去里屋喊儿子：“少爷，出来吃饭了。”

儿子坐在凌乱、狼藉的床上低着头一声不响，昏暗中他的身姿、面目都很模棱，似乎仍挂着一脸冷笑。”

“怎么，饭都不想吃了？都伺候上桌了，还让我喂你？”马林生提高嗓门，伸手一拉灯绳，把灯打开。

屋里的一切瞬间变得清晰，颜声纷呈同时又格外丑陋、刺眼犹如粉壁上的弹孔触目惊心——儿子眼泪汪汪地视着被践踏散浇一地的心爱物品。

“回头我帮你收拾——先吃饭。”马林生说。

“不，”儿子冷冷地扫他一眼，“你要饿你吃吧，我不吃了。”

“饭都不吃？都做好了……”

“说不吃就不吃——你别烦我了！”

“爱吃不吃，真他妈不识好歹。”马林生愤愤地甩手离开。

他自己坐到饭桌前，拿起筷子开始大口吃。他小心地菜划出一半，自己靠着半边吃，边吃还不时朝里屋喊：

“再不吃面条可就坨了呵！再不吃我可就全吃了！”

他把自己的那一半又拨了点归给儿子那部分。

“真香呵，真好吃，真傻，生气不吃饭，这是跟谁过不去呀。”他有意把黄瓜嚼得咔咔脆响。

里屋传来纸张的声，儿子在整理被搞乱的本册信笺。

马林生越吃越生气，脸也不禁沉了下来，腮侧的咬朋清楚地凸现，一下一下有力的扯动。

他啪地一下摔下筷子，把饭碗一敦，他也吃不下了。”

“你到底吃不吃？”里屋仍没人应声。“有本事你一辈子别吃！”

“我就一辈子不吃，给你看看。”儿子手里握着一堆清理剩下的废纸团从里屋出来，扔到墙角簸箕里，经过饭桌旁一眼也没瞧桌上的饭菜。“你这是跟谁示威呢？”

“跟我自己。你不是总嫌养我亏了，从今后不吃你的饭了。”“那你吃谁的饭？谁给你饭吃？”

“没人给我就活活饿死，饿死不吃……嗟来之食。”

“喝，你还挺有骨气，吃了我十多年了，这会儿不吃嗟来之食了……”马林生从兜里摸烟，掏出刚才没收的儿子的包烟。抽出一支叼在嘴上，另一只手摸出儿子的打火机点燃。

那烟显然放的时间长了，抽起来十分干呛。“你把吃我的都吐出来。”“将来我会还你这笔债的，等我能挣钱了。”

“只怕你还不起。”“只要你能计算出来，不管是美元还是人民币我就还得起——我做牛做马也还你！”

“你到底要干什么！马林生一激动，被一口烟呛住，连声咳嗽。“只要你不同意我向你提出的那三条，我就不吃饭！”马锐平静、坚决地说。“我看你能坚持多久。”

“那你就等着瞧吧……哼哼。”

“水喝么？”“你少开玩笑，我是认真的，说到做到。”

“你威胁谁呢？你还少来这个——”马林生嚷。

马锐拔腿大摇大摆往里屋走。

马林生一跃而起，飞身一把揪住他以拖了回来，把他按坐在桌子旁，“今天你必须吃饭。”

“他使劲把儿子的头往饭碗捺下去，马锐双手撑着桌沿儿，用力挺颈，竖着嘴，虽然采都贴到了已经冰凉的面条但坚持一口不吃。马林生一松手，他像根弹簧似的从椅子上弹起来，脸湿漉漉的憋得通红，一溜烟跑到门后抄起一根长把要帚。

“你要干什么？”马林生喝道：“还想跟我动手吗？”

马锐竭力忍着泪水，小小的喉节呢噜着上下滚动。

马林生向儿子一步步走过来，“你想动手打你的父亲么？”

马锐把条帚撒手一扔，用睛一下蒙住眼，双肩一耸一耸地剧烈抽动。马林生停在原地，他的眼圈儿也红了。

“我希望你还是把饭吃了，有什么话吃完再说，不能不吃饭！”他声音嘶哑地说，走到桌前端起碗，“面条凉了，我去给你回一下锅。”“不用。”马锐放下胳膊，眼睛红红带着浓重的鼻音说，“热了我也不吃。”马林生哐的把碗往桌上猛地搁，大口吸烟，满脸怒气，“你不要我给你下……”“你不用，你也别生这么大气。”马锐走过来对父亲说，“你有办法让我听你的话。你不是会打人么？你打我呀？一打在就解决了么？今天我让你打够、打饱、打好、我肯定不经你一打。”马林生气得浑身哆嗦，手颤巍巍地扬过来，又软绵绵地垂落焉。马锐器着把脸凑上去，“你打呀，你打呀，你把我往死里打呀。”马林生眼泪也扑簌簌掉下来，“我才打过你几次，你就记了仇——我什么时候真打过你？”

“对，哪回都是我把您逼急了——哪次都是我不对，我找打？”“我不跟

你说了，你走吧。”马林生跟呛地扶着桌子往一边挪，“我不是你亲爸爸，是你的冤家仇人，是成心想方设法要置你于死地，你快逃了我这儿吧。”“我也没那么说呀。”儿子泪流满面。

“你就是这意思！”马林生独自坐在深夜顾客寥寥的小酒馆里喝酒，门外马路不时驶过载重货车，车轮颠簸的隆响和马达轰鸣震动着摆在柳木桌上的玻璃酒杯和一盘花生豆。通过敞开的门，可以看到近处和远处更高耸的楼厦黑色的身影，一些霓虹灯在大厦的顶部孤零零地闪烁，字迹模糊。门外停着一辆平板车、两辆摩托和几辆自行车，车轮的镀铬瓦圈在酒馆橱窗泄出的灯光下闪闪发亮。马林生端起拇指大的酒杯又将大半杯清亮得如同银子的烧酒一饮而尽。这酒已不像刚入口时那么灼烫、辛辣了，变得绵软、光滑，香气馥郁。酒流下肠壁犹如雨渗旱地，所之处滋润有声，青苗芳草舒茎张叶如梦方醒充满生机嘴里兀自可以品咂草苗穗饱满多浆的无穷甘乱和腥。马林生愈喝愈觉得神清目朗，愈喝愈觉得通体剔透，愈喝愈清澈，愈喝愈晶莹，有如月光照空潭渐至忘情渐至于我……

时光在他的脑海中徐徐倒流，一个个久湮灭的往日情景，如同死气枕藉的战场上的幸存者，在寥廓苍凉的天地间默默地爬起来神情黯淡地站立在他们倒下的地方……”

那时他还很健壮，妻子也风韵犹存，他们还在一起生活。那时他们的矛盾已经白热化，每天不是互不理睬就是互相辱骂，除非互不理睬否则便是吵骂。他们甚至不能互相辱骂，他们甚至不互相对视一眼，一旦目光相遇脸上表情便迅速变化，由反感至轻蔑至恼恨至深深的憎恶最后终于睚眦欲裂。妻子给他留下的，永远是一副生气的模样。她最后的一点光鲜之色在都在日复一日的争吵中迅速凋谢殆尽。由于总是处于激愤和不屑中，她鼻翼两侧深深刻下了两道永久情的虎须般的皱纹，这使她的脸衰老又残忍，甚至连笑都带着刻毒——他大概也是段时间步入中年的。他想不起那时马锐的神态，不管如何努力回想，那充满恶气氛的场景中似乎永远没有儿子的身影，只有他和妻子两个疯狂的人在互相啮咬。儿子一定是躲在了他们看不到的地方诸如门后屋外，他会因无法忍受又不得不忍受而饮泣么？由于儿子的不在场他无从揣摩的感受。他会记住当时他所听到的一切么？也许他们在他们视野之外的某个隐蔽的角度自始至终都在目睹……

那时他堪称风华正茂，自我感觉想当好，妻子也正是成熟动人、注重修饰的年龄，他们俩常常被邻居街坊称赞为天造地设的一对儿。那时他们还算和睦，虽有小龃龉但都适可而止，尤其是当着外人，他们都小心翼翼地注意给对方留面子。那时他们偶有争吵也都是彬彬有礼地讲理并非指责，即使一方过于唠叨或小题大作，另一方也能毫不别扭地容忍、接受。

那时马锐还很小，刚刚带上红领巾、母亲在修饰自己的同时也总把他打扮得干干净净。那时他们三个人是一个整体，同行同止，无论吃饭、聊天、看电视，总是聚集在同一个场景，即使某人临时出画，声音也总是传过来，继续参与着在场的其余二人的共同话题。妻子的神态相当平和，就是在抱怨某事也纹丝不改如她光滑无皱的脸，而且她愈是对某事格外满神精语调愈是委婉甚而至于在平和之上更加入一点体贴，一丝微笑，一种颇含鼓励的敦促。马林生清晰地记得儿子每当此时的样子，如果母亲的批评是针对他，他或是置若罔闻，或是强词夺理，但最后往往是帮作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母亲的建议；如果抱怨的矛头是对着父亲，那他便笑嘻嘻地完全以一种观战的态度左瞅一

眼，右瞧一眼父亲，有时还帮拙于辩解的父亲找两条可以应付的理由——父亲的表现几乎与儿子高无二致……”那时他头发蓬乱、骨胳粗大肚子没有一点脂肪，上了年纪的人见了他都要叫他一声“小伙子”。而妻子则像个姑娘，脸上永远布满无法消褪的红晕如同刚经过剧烈奔跑或是因为某件事某句话的害羞，尽管则生孩子，但身材依然苗条，以致每人得知她已做了母亲的时候都要大吃一惊。那时他们相当恩爱，其烟热犹如初恋。那时他们连一眼也不愿落到别处，像涂了强力胶水一样两个人的目光紧紧粘在一起，分开都要付出巨大的撕心裂肺般的毅力，都要忍受剧烈的揭皮去肉般的疼痛。他们无时无刻、没日没夜地都是渴望触摸对方，难道握一下对方的手，或用嘴唇轻触鬓发，都会使他们热血沸腾几至站立不稳。语言对他们已失去了重要的意义，他们都像是通了灵似的仅仅一个微笑不个七视都能破译出无穷无尽的含义和信息……那时马锐还在蹒跚学步；那时他的头和身体比例只有五分之一，是个小果般的孩子，脸蛋像名苹果，眼睛像两颗黑葡萄，嘴唇红得既像樱桃又如草莓，那时他还在咿呀学语，喝水要用奶瓶，睡觉嘴里要含着个好嘴儿；那时他夜夜尿床，白天也要人把着吹着哨儿才能把尿尿们尿盆……那时他吃的一切食物都要搅到糊状，榨成浆汁。

那时他手小得只能握住带柄的摇铃，常常为了抱住玩具熊失去重心扑倒在地。那时他连坐都坐不稳，要四周堆满枕头才能煞有介事地环顾左右，目力所及之处皆为新鲜有趣、闻所未闻的东西。

那时他连翻身都没有力量，一觉醒来只能安静地仰视，目光如豆，稍有不耐烦便哇哇中耐烦便哇哇啼哭。

那时他终日酣睡，像只小猫一样闭着眼睛，脖颈柔软连头也抬不起来，抱在手里娇嫩得似乎稍不留神就会弄坏了连指头都不敢动一动——那时他就是一团粉红的肉……

犹如一颗湿淋淋的头突然从海里冒出来，一件已在生活的激流中被冲刷得无影无踪的往事异常清晰地出现在马林生的脑海中，就像发生在昨天。

一群人围着一个摇篮喜形于色地边看边议论，虽然他不能逐一辨认这些人都是谁，但他清楚地知道都是他的亲属和关系密切的朋友。摇篮躺着个裹着襁褓的婴儿，他的眉眼虽与现在的马锐迥然不同但马林生明白这是他的儿子。他在人群中找不到自己的身影，但他又确在观看这个婴儿，他的视野几乎不受限制不受屏蔽犹如天使翱翔在人间天上。他甚至嗅到了当时屋内的真实的奶味和尿臊味儿以及周围男女身上的毛线味、香水味儿。屋内熊熊燃烧的火炉散发着温暖，他裸露的皮肤有一种舔吮般的惬意。这烘及全身的惬意使他愈来愈放松，愈来愈欣快，愈来愈恍惚……周围的一切：景、物、人以及嘁喳喳的议论都渐渐远退、模糊、纸细，而摇篮里的婴儿则被拉近、放大、突然成为他眼中惟一清晰可辨，颜色鲜艳的东西，充满全身心。

他感到自己正在体验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动，一种亢奋，类似慷慨赴义的悲壮；一份深沉，顿感任重道远的毅然决绝。当他发现泪水涌上了他眼眶，他蓦地冷来犹如在愤怒狂乱中听到了一声枪响。他继续看着这个娇小的婴儿，几乎在不带任何感情冲动地对自己发下了一个誓言：

“我一定要让这个孩子幸福，哪怕为此我要受尽辱，饱尝痛苦。只要我活着，我就永远不让他知道人间有饥饿、苦难和种种不平。我不许，决不让我曾经受的一切在他身上重演——哪怕为断送自己！他好像不光是这样想，在想的同时也把它说出了口，因为在场人都把目光投来，那一双双眼睛都在

看着他，看着他……马林生眼含热泪皱着眉头像是在忍受身体内部突然袭来的不适，他握着酒杯的手在微微颤抖，这十余年前的誓言至今想来仍使他热血沸腾。他在什么时候，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时哪一分钟把这个誓言忘记的呢？一想他竟把这个誓忘记了那么多年，忘记得这么彻底他不禁毛骨悚然。

他真的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才能使儿子幸福么？他的特殊关怀究竟是促进了儿子的幸福还是使他尤不幸？

他感到羞愧，他不能原谅自己。他想到用动机良好为自己辩护，但这念头一出现，他便惶悚地叫出了声，这一念头迫使他进一步自我审视因而更清楚地洞悉了自己内心的隐秘的龌龊——他最了解自己是出于何种考虑才如此行事。

他感到窒息，像被人用手捂住了嘴，身轻如燕心载千钧。他想喊，但用尽全峰力气也张不开嘴，那两片薄薄的嘴唇犹如两块沉重的钢被焊在了一起。他想抬手招别人，但手也似僵了一般没有知觉，握着酒杯如同粘在上面动弹不得。他整身体瘫痪了，连脖子不能转动，只能泥胎木塑般地呆坐着，哀怨悲苦的眼神向周围人发出呼救的信号。

小酒馆里的不少男人的兴高采烈地喝酒，大声说笑，谁也没注意到窗边那张桌上的那个孤单男人的不正常。一个女服务员路过那张桌时看了马林生一眼，似乎吓了跳，但也没能理解他注视他的含意，移开目光连忙走了。

两个喝完酒的男人起身趑趄起往门口走，经过马林生身旁时，一个醉汉碰了他肩膀一下，嘴里咕嘟着“对不起”继续往外走，这时只听身后哗啦一声，马林生连人带凳摔倒在地上，手里还紧紧握着酒杯。

马林生在吐，搜肠刮肚倾其所有倾其所能地吐。他不能躺下，只要头一后仰生立刻感到天旋地转马上要再吐。他或站或蹲，一腔一腔的秽物源源不绝地从他口中喷出，一波未平一波再起，几乎使他无喘息之机。他吐得大泻淋漓，大小便失禁，似乎交感神经麻痹全身各口的括约肌都已失去控制。他垮条条地站在厕所里，吐一阵儿拉一阵儿，拉一摊吐一片，所有的肠壁都在痉挛，飞快地蠕动，分别把胃、肠残留物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排放出去。一阵阵寒噤掠过他的生他咬牙闭眼狠狠甩头地打着激灵，在呕吐间歇中大声唉哟唉哟地呻吟。那一法克制每每使他几欲昏厥的喷涌与下坠泄尽后，他又同时感到一种难言的尽情泄的快意和舒展，这使他的心情错综复杂，且悲且喜，又爱又怕。他像迫于无奈的窑姐儿一样闭着眼睛忍受一次次扑上身来肆无忌惮的蹂躏，又在战甲与麻木中等待着下一回合的到来。当这一切终于结束，他再也没有什么可吐的，只剩下一阵阵喙般的干呕，他感到无比的轻松与失落，心绪恬静，一时不知身在何处。

他不在公共厕所里又倚墙歇息了片刻，然后弯腰提起堆在脚踝处的双层裤子重新系在腰间遮住下体。衬衣已经腌脏不堪，不能再穿了，他揉成一团拆在手里光着膀子摇摇晃晃地走出公共厕所。一个提着裤子慌慌张张来上厕所的男人与他擦肩而过，只听那人一进厕所便像跳踏舞一样叭嗒叭嗒把鞋跟踩得山响，嘴里惊呼：“这是谁这么缺德！”

马林生疲倦地微微一笑，无所畏惧地继续拽步缓行。外面月光如水，他的头脑渐渐清醒，只是思路仍不断被一阵阵晕眩打断。他压抑着恶心告诉自己忍耐仔细迷分精明地辩论着迳的路。马锐在屋里听到父亲进院时一路踢踢腾腾的脚步声和沉重的喘息声，在被窝里闭上眼。可过上半天，仍不见

父亲进门，心中疑惑，不禁悄悄下地掀开窗帘一角往外看。这一看便吓了一跳。月光下，父亲像个枯树桩似的笔挺地站在阶下，耷拉着头，似乎走着便站住睡着了。再看他的脸，比月光还惨淡，犹回收如涂了白粉的哑别演员在夸张地工作着一个受难的形象。他连忙开门迎出去，低声问道：“你怎么啦？”

父亲歪着头抬眼朝他一笑，这一笑令人毛骨悚然就像一个白痴的笑。他闻到父亲身上的浓臭酒味儿，知道他醉了，忙上前搀扶。马林生在儿子的拐棍作用下才勉强能抬起脚，迈上台阶。他像一个从死牢里越狱逃出的囚犯，虽然摘了沉重的脚镣，但走起来仍然是蹒跚的螃蟹步。

“给我倒杯水，小心，别把暖瓶打了。”他在屋内的沙发上坐下，为了表示自己没有丧失理智，唠唠叨叨地千叮咛万嘱咐，举止极文雅态度极客气脸上浮着一时为很自然实则相当僵硬的笑。“我想洗把脸，劳驾你给我拧个手巾来，脸盆多倒点开水，再倒，再倒点儿……谢谢。影响了你睡觉，真抱歉，你去睡吧，我没问题……这灯光真刺眼，麻烦你把大灯关上，只开一个茸灯……对，对，这样好，这样就舒服了……你睡着了么？你接着睡去吧，别为我影响你，你明天还要上学……小心，小心别被椅子绊倒，从左边绕着走嘛，左边空边大……”马锐看到父亲这副样子心里十分难过，怨恨早就抛到九霄云外，里里外外地帮助收拾。

“你又上哪儿去喝酒了！搞成这样，何苦来看？”

“没醉，我只不过是稍微多喝了一点，吐了就好了，吐了就头脑清醒。”马林生笑眯眯地说。

“你这么喝一次吐一次，很伤身体。”

“我不是老喝，我还是很有节制的，工作的时候不喝，心里烦闷时不喝，只在高兴的时候喝一点……”

“怎么，你今天高兴了？”

“嗯……为什么非得我，嗯，这么可怜，一副可怜相时你才肯接近我，呵，对我好点？”马林生含笑立切问。

“你觉得自己可怜了？”马锐把父亲衣服泡在一盆水里，又给他找出件干净衬衣。“不要这件，我穿那件灰格小方领的。”马林生挑剔地指使儿子，“总而言之，有点狼狈吧。”

“不是我只在你可怜时才对你好，而是你只在这时才觉得我好。”马锐拎着衣服帮父亲伸胳膊穿进袖筒，“你在这时候才觉得需要我。”“这么说不公平。”马林生系着扣子，“嗯，不过可能也有点道理。但你承认，这时你确实比平常态度要友善。”

“扣子系错了，第一个扣到第二个扣子上去了——问题是您自我感觉比谁都好的时候您也不用我对您好——我也不敢呐！”“对对，那就成巴结了。还有一点，人们总是同情弱者，对待病人、失去思维能力的人，人们总是要比对健康的能自我负责的人要客气一些，这个普遍心态。”马林生盯着儿子奸笑，对过这也不是无限制的，久病无孝子嘛，要在这种同情心牺牲太多人们也不乐意。”

“你可以生场大病，考验考验我。”

“不不不，我可不敢冒险。”马林生连连摆手，接过儿子递过来的一杯新沏的酽茶喝了两口，“你想睡么？你困么？你要困你就去睡。”“现在不困了，那点困劲儿都折腾没了。”

“那我就再说几句。”马林生捧着茶杯又喝了几口，找地方小心翼翼地放妥，“我想说什么来着？”他手一空随之茫然。

“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你不生场病考验我。”马林生用牙尖嚼着吸到嘴里的茶叶梗，苦苦追，猛地一拍大腿，满脸是笑，“唤想起来了。”他看着儿子，“今天我这顿酒喝得非常好、喝了个明白。”“是么”您觉得您越越明白，”“是的，完全正确，今天这顿酒使我想起了顶多已经忘却的往事。”马林生低着十分陶醉，往事如烟呵，令人唏嘘感慨都不已呵……”“您小时候事，”儿子问，“二两厢下肚就全勾起来了”，“哪止二两，八两！几乎一瓶，全让我喝了。”马林生翘着拇指和小指自豪地说。他经这一打岔，思路也随之一拐，信为以真了。“对，想起了我的童年，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

“苦吧？”“苦！”马林生这回是真想起来了，“但苦中也有，甜，比旧社会发大水的时候是强多了。”

您说的是哪年的大水？”

“甭管哪年了吧，反正我是一回没赶上，你爷爷可是回回不拉。解放这么多年了，一提起这事还浑身乱战——吓的！”

马林生很少跟儿子讲他小时候的事，更很少提他当年那个爸，因而马锐很感兴趣。

“我爷爷，你爸爸，当年打你么？”

“打，你爷爷拳头可硬，当年就天桥玩跤儿的，要不是解放来得及时，没准儿就归了匪关，已经纺调褂水晶黑镜穿戴上了。”“那你怎么让这号人把你生下来了？”

“我也是身不由己，我怎么不想让刚进城的那大批的解放军把我生下来？那我也是干部子弟了，你也不用跟着我被人叫作胡同串子。”“现在没人这么叫。”马锐觉得父亲有些粗俗。“是么，改新词儿了？”马林生诡秘地也视着儿子笑，“所以我理解你，我也是从儿子那儿过来的，知道给人当儿子滋味儿。”马锐不喜欢父亲跟他套近乎的那种带点下贱的鬼鬼崇崇的神气，不接话茬儿转问其他：“你爸打你次数多么？”

“别打岔回头我又忘了我想说什么了？”马林生不耐烦地说，“你听我说了没有？我理解你，我，你爸爸——理解你！”

“听到了，你理解我。”

“你不感动么？”“感动。”“我理解你，你是不是也该理解我呀？”

“你理解我是因为当过儿子，可我没当过爸爸怎么理解你？你还得再等上十几年，如果我早婚的话。”

马林生闷了一会儿，点点头，“是，是这么个理儿，看来我还真没法跟你计较。”“不过，你能理解我，我也很高兴。”儿子安慰父亲。

“真的？”马林生眉开眼笑，叠为了精神，“你能这么说，就说明你还是多少理解了一点我。”

“不，我更不理解了。既然你理解我，为什么做事还那么做？还干那些事？”“我不也是才理解的你嘛，在喝过酒后。”马林生觉得自己好像忘了件什么重要的事，喝酒的时候想起的一件事，找到的一个感觉。但他不能细想，一认真琢磨脑瓜就疼，只好顺着现成的思路任其发展。

“老实说，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你，过去虽然对你还可以但仍失之于粗暴，方式有些简单。你是小孩，可以做事不顾首尾没头没脑……”“我什么时候

不顾首尾没头没脑了？您说话别掐头去尾的……”“你听我说完……可我是大人，我做事就要有理有节，光明磊落，我得给你作出榜样来。但我作出榜样了么？没有，很遗憾。我总是把自己混同于一般小孩子儿，跟你一般见识，这就有点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了……我诚恳么？我这么说诚恳吧？”“诚恳。你往下说吧。”

马林生得意洋洋在往下说：“不瞒你说，我前一阵儿对你很生气，非常非常生气，你知道我为什么生你的气么？”

“我对您不够尊重。”“对啦，有几次你搞得我很下不来台。我不过就是说你几句嘛，你爱听听你要跟我顶嘴。你明知道我是个很爱面子人你不是成心气我么？你……好啦好啦，今天是我检诗，不变你的问题。我对你很生气，气坏了，可以实话告诉你，我想整你——我今天可是把心把话跟你说了，一丁点都不隐瞒，你瞧我对你够坦率的了吧？君子坦荡荡……我想整你，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打算去找你们老师勾结一下，共同对付你。我还准备检查你的抽屉，你不是不给我钥匙石？我撬开也要看，还当着面撬，省得偷偷摸摸让你觉得手段卑鄙连带也显得我目的卑鄙……我真这么想了！我幸亏我还有点理智，想来想去总觉得不合适，不像个文明的举动，否则，只怕你已经遭殃了……”“爸爸，你酒醒了么？”

“我现在不是很好吗？很清醒？”马林生笑丰摊开双手周身上下打量自己生“我酒劲儿已经过去了，就是有点饿，家里还有什么吃的么？”他东张望。

“那我告诉你，你不但这么想了，也已经这么干了——都干完了！”“我都干过了？”马林生手里拿着一摞饼干，嘴里含着一堆嚼碎的饼干渣子愣住了，“我真干了么？”

“我一点不夸张，你真干了，现场还在那里。”儿子诚恳地说，“我怎么会这么快就干完了？”马林生犹疑地自言自语，接着他恍然想起，把饼干扔进嘴里大口嘎巴嘎巴地嚼。“我是干了，这太过分了，我要向你道歉，隆重地道歉。太不像话了，我怎么能干出这种事，你当时为什么不阻止我？”

您都忘了您当时什么样儿子吧？”

“我现在恍惚想起来了一点印象，我当时很凶吧？”

“应该给你拍张照片留念。”

“马林生吃吃地笑，“我当时一定很可怕，我这个人凶起来还是很吓人的，可我不常凶，很少对人厉害。你一定吓坏了吧？给我讲你当时什么样儿？”

“我也就是不卑不亢……”

“但也没敢说什么。”马林生笑着指着儿子问，“心里骂了没有？我猜你心里一定骂了对不对？你肯定骂了你就承认了吧——你都骂了什么？”“真的没骂。”儿子摇头，“我只不过觉得你很可笑。”“怎么会可笑呢？我那么凶。”马林生有点不乐意，不大甘心继续打听，“那后来呢？后来你怎么样了？除了不卑不亢一直也没吭一声就让我那么折腾了一顿？”

“您不是装的吧？”儿子察颜观色，“真一点想不起来？”

“真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我现在脑子空空。”

“您要真一点都想不起来，那就别想了，把这事忘了吧，您不是已经道歉？这事就算了，本来也挺伤和气的。”

“你不记仇么？”马林生忧心忡忡地问。”

“我还顾不记仇呢，大概是夜深了，我也有点糊涂，都闹不准你什么时候是真什么是假的。”

别走别走，再聊会儿，正聊得起劲儿。”马林生拉住起身想回屋睡觉的儿子，“咱们就缺这么推心置腹地交谈。”

“我困了，明天还得上学呢。”

“再等会儿，我还有件事想告诉你，我怎么一下想不起了吗？”马锐坐下，等了半天，问：“想起来了么？”

“没有。”马林生苦恼地摇头，“睡吧睡一觉也许能想起来。”夜里，马林生一觉醒来，果然想起了喝酒时的一切，可儿子已经睡熟了为了不再忘记，他一遍遍地在脑海中过细节，直到确信已完全烂熟，刻骨铭心，才昏沉沉地放心闭眼又睡过去。

第十五章

马林生一觉醒来，头疼欲裂，他感到脑浆像开了锅的米粥在沸腾、在冒泡，从四面八方往外扑溢；每根血管每根神经都在这种温度和压力下像琴弦绷得紧紧的，铮然作中央委员；两侧太阳穴的脉搏如同坚硬马蹄有节奏地踢打践踏着他，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可肉迸裂，整个脑袋如同一颗拉哼的地雷轰然爆炸。接连几天，他疼得死去活来，整个完全成了行尸走肉，只有一个念头，头疼！其他思想一概停止。如果这疼的地方不是头，不是自己的头，任是什么他也一定把它切了。他终日捧着自己的头，搬不动，摘不下的，其苦万补，屡次动生念头，一想起孩子，一想起未竟的事业与生活，就又忍不住心软了。真是觉得自己特别可怜，特别不幸，活着活受罪，死又不甘心，难煞我也！痛煞我也！每每肝肠寸断，潸然泪下，于伤心动情处不能自己。后来，也是一觉醒来，他的头不疼了，轻快多了，只是里边有点沉甸甸的，似乎脑浆都凝结成一个核，像枣核一样竖在脑中央。他下地开始正常进食，行走，谈笑风生。

他发现自己依然记得那晚喝酒时的心理活动，对自己的记忆力很满意，看来并没受这场暴风雨般的摧残的影响。他想尽快找儿子倾诉一番，这事已经成了他的一个负担，如果不倒出去他就老得提着神儿想着它，但当他把那晚的心理过程和种种感想重新细细回忆一遍时，不惊奇地发现那些令他热血沸腾的认识包括那个誓言不那么动人了，尽管原话一字不漏但已不能使他激动了。就像一个老太婆虽然眉眼五官仍在但已没了血色没了光彩没石风韵，叫人不再爱慕甚至有些愧对她——一想起他曾那样激动他竟有些难为情。

是时过境迁少了那个气氛少了那份悒郁少了那股酒劲儿还是这场大痛之后他的性格变了？都有点！

那天晚上他是有点忧郁或者干脆说是脆弱，加上又喝了不少酒，更加伤感，因而很容易受触动被感染，平时不在意的事那大就很注重，一下就投入进去了，现在太平了，清醒了，冷静了，考虑问题全面了，自尊心啦身份感啦都回了来了，像个被掀了王八盖子的乌龟又翻了过来，重新把那层硬壳又朝上了，当然又坚强了。

再有，经过那场大痛，他颇有死里逃生还魂阳世之感。他觉得自己就像死过数次似的，很有些看破红尘。人生不过如此嘛！大难临头哭都来不及，难又顾得了谁？你对别人爱也好恨也好又能持续几日？到头还不尽是一笔勾销？你一笔销了别人又在哪里？你既不知他又何知？如此一起，顿觉无牵无挂，什么话也懒得说了。

那几日，正是那个空前壮观的运动会以空前的成功进入尾声，最后辉煌了一讹诈就偃旗息鼓了。全国人民高兴得什么似的，又都有点意犹未尽。那个载舞，焰火满空的告别之夜后，电视里开始天天播放各代表团下旗回国在住地在机场与中国官员和工作人员依依惜别的场面。

马锐那几儿没少守着电视掉眼泪，像送亲戚似的目送着那些高矮悬殊胖瘦不一的各国运动员一拨拨走人，心头回荡着《何日君再来》的旋律。使他奇怪甚或有些不解的是，平素那么重感情，人家来时也是欢雀跃手拉手地迎进门的父亲在人家走时却完全无动于衷，那一幕幕动人的场面非但不能使他与天下苍生共哭一腔，反倒连连冷笑时还对画面上的缠绵表演露出不以为然，嘴里念叨：“什么呀什么呀……”

马锐好奇他：“你平时不是挺好个热闹？就嫌也日少，家里来个查电表的，你还拉住人家说三道四想方设法挽留人家多坐会儿。今儿这么些人扔下亲热一古脑儿走了，你怎么一点不难过？倒像巴不得人家早走？”

“早走也是走，晚走也是起立，谁还能不走？”马林生冷笑，“就是咱们俩，也没几年缘份了，一松手，便万劫不复，再见不上面了。”“爸，您这情绪不对头，我不对头又与您何干？从今后咱们各自撒手，谁也别管谁了。”

“您肯定又看了一遍《红楼梦》。爸，这话怎么说的？我没怎么着呢您倒自个儿先中毒了按说您比我批判能力强呵。”

“什么叫中毒？我这是自个儿悟出来的。你不觉得怎么着那是你还迷在里边呢作你才多大？你又栽过几个斤头？”马林生甩手要走，大有一副参破人生不屑与争的跳，“哈哈……”

“等等，等等。”儿子慌忙拉住他，又惊又惧地问，“您这是打算一甩手上哪儿？”“哪儿也不去。”马林生回守头讥讽地看着儿子，“我真要走，你拦得住么？”“我觉得吧。”儿子横身拦在门口，“人贾宝玉那是温柔宝贵，烈火熟油过来了。您，一个苦孩子，早早学他后半生，什么都没见着呢就是悬崖撒手……也忒不值了。再说，您也不见得像人家是个有来历的，去无去处——您上哪儿呵我问的是这个。”“你何以见得我就没来历？”

“爸，咱们要自个骗自个没来历的？”

“凡人都有来历，岂有没来历的？”

“可哪儿来哪去也得有个时间表对不对？您到日子了么？I凤到日子，您就熬不住自个先跑回去，也不得门而入呵。”

“你这个小鬼还挺会做思想工作。”马林生扑哧一笑，“我哪儿也不去，就在院门口站站。”

他背着手站在院门口看了会儿过往的行人和飞驰而过的自行车，又转回这里。他一屁股坐进沙发里，拿起一支烟划火柴点着，笑着问儿子：“我要走一走了之，你是不是还有点舍不得？”

儿子相当严肃，“爸，您不觉得您这么大人有这想法荒唐么？”马林生骄矜地含笑不语。

“您想呵，您长这么大容易么？这里渗透着人民的多少心血？您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您对社会是有责任的……”

“得得得，你少跟我来这套。”

“这可不是您平时教育我常说的？”

“那也就是跟你们小孩才这么说。”

“没想你们大人这么玩世不恭。”儿子嗟叹，“我还以为人人都像我这么

认真呢，我感到茫然。”

“你就别拿着那劲儿了，我都撕下脸了，你可还装什么？”“您以为我一直是跟您装相儿呢？”儿子大惊，看着父亲，“您让我感到陌生。”“行啦，儿子。”马林生怪笑，“K 辊这么大惊小怪的。跟你端着架子讲道理你嫌我假，真跟你说点实以的又被吓着了。”“可是，可是我真没想到您原来是这么个人。”儿子惶恐、畏惧地盯着父亲，他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

马林生冷笑，“我是什么人？好人！实话告诉你，就因为当了您爸爸，我才这么越活越不实在。你把我坑坑夺了，小子。从你认事那天起，我就没过像样儿的日子，没一天不勒着自己的，生怕给你留下坏印象。我哪儿是为自个活着的呀？我净尽责任了。你没想到我是这么了个人，那是我把自个扭曲了！你大概都没想到我是个人吧……”

马林生乜视着儿子，儿子随不住他的目光，低下头。马林生白他一眼，悻悻一笑。

“是呵，我在你眼里算什么呀？不过是一个父亲，一个符号。饿了渴了向我伸手，有麻烦有困难我就得替你解决，不管什么问题我都得有求必应。我既是你的葫芦又是你的万能钥匙还得宽仁体贴毫无怨言，否则就是禽兽不如，丧失人伦，法律也得制裁！”“爸爸……”“别他妈叫我爸爸，我烦了！我腻了！我累了！”

“你太颓废，爸爸。”“我没法不颓废，换你你受得了么？我活得也太惨点了，想干什么没一件能得心应手地去干的，工夫全搭你身上了。我也是自找，我生你干吗！给自个树敌呢？”

“爸，您这话说得可有点出圈儿。其实当儿子也没您说得那么轻松，苦衷也多着响，有一弊必有一利，您当爸爸不也当出不少的乐趣？我可以给您举例……”

“少说便宜话儿，现在叫我看，是弊大于利！你到我这位置从几天试试，你给我当爸，我当你儿子，和玩几天……”

“您这话可越说越不像话了……”

“本来嘛，我这是实事求是，你也含糊了吧？”“我不是含糊，是没这道理……”“我保证服你管，决不跟你顶跟，我让你瞧瞧我这儿子是怎么当的，保准是个好儿子。”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您这不是让我没法做人么？您要骂我，您就直接的，甭绕这么大弯儿。”马锐急出一头汗。

马林生瞅地他笑，“完了吧，知道这差使不好干？咱任人惟贤呀。”

“爸，您就别恶心我了。我知道您心里不好受，有苦说不出，可您再怎么不好，也别这样要我好瞧的，我从今后听您话不就完了？”“晚喽，儿子。不管你接不接任，我是决意引退，挂印而去，没人干，咱就让这职位空缺。”

“爸……”“叫大爷也来不及了。我决心已定，谁也甭劝我。我怎么不知道舒舒坦坦地非给自己找罪受？非招人讨厌？我不会享受？不信你看着，我折腾起来比你会——玩过！”

“爸，您是逗我玩呢吧？”“哼，你就等着瞧吧，我还说到做到，食言就让我变个大胖子。”马林生撇下目瞪口呆的儿子甩着两手轻松得意地扬长而去。”马林生醉酒头疼那几天，齐怀远来看过他，一见面就说：“是为孩子闹的吧？”当场就令马林生有些感动，这女人竟是个明白人呢。从上次在齐定窗根儿被齐怀还薅住，经过那次交谈，马林生心中就暗自开始对刘怀远刮目

相看。这次病倒在床上，别人都认为他不知自重饮酒过量纯属自讨苦吃，惟有齐远上来一句话便说中了他的心事，自此愈发敬重。每日在上上躺着就盼着齐怀远来说话儿解闷儿，有时齐怀远隔天不来还打发马锐去唤盼星星盼月亮似的。那齐怀元也真是不辜负马林生，谈起孩子，句句都说到马林生的心坎儿上，她一个女人拉拉孩子，当然是比谁体会都深。

“你说这孩子，你就算是父母身上的一块肉，可掉下来，就自个去活了，毕竟跟长在身上不一样了，你跟他生得起气么？”这一句话，差点没把马林生眼泪说掉下来，只在枕头上连连点头，“可不是，可不是……”

“你呢，老马，看着挺混的，可对孩子也是个痴心的——

跟我过去一样。哪个父母又不是这样儿？”

“是呵，心说了，对谁不好对自个孩子还能不好点么？”

“都这么想，这也正是人性——使然，越没良心的人这股劲儿就越足，就说我原来那口子，也是单位一霸，跟谁都没好脸，跟我就更甭说了，惟独对这孩子，想起来就哭，要不怎么离婚时我非掐他这心尖子呢？”

“都一样，我们原来那口子可不也是这么回事。”

“可话又说回来了，你对他一百个好，他示准能念你一个好儿，稍有差池，他恨你恨得牙痒痒的。”

“这也是。”“没错！你能指着孩子有良心？咱们都是当过子女的，咱们清楚呵，看看咱们自己对老人那态度，咱们也就别傻了。我就算孝顺的了，没冻着饿着我妈，可我妈临去世那几年见了我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可不，我爸那么一条硬汉，也是当了几年三孙子才咽的气。”“沈不过呵逃不过！过去总觉着自个例外，别人赶上的自个就能幸免，可冷眼瞧瞧，没准下场还不如人家呢。报应得更快。这孩子还没长大就不听话了。规律呵，劫数呵，劫数呵，生活的大转身呵，有一个算一个！”

马林生在枕头上呜呜咽咽哭起来，顺耳流下来的眼泪湿了一片，“我也真是不敢再抱幻想了，什么心机也费了……命运呵，你怎么这么残酷！”

齐怀远目光灼灼地看着马林生，“不信命不成，不认命不认。”“我信了，认了。”马林生连连说，“我不再逆潮流而动了。”

“您不认也不成，何苦到死才明白？既然命定如此，不如及早痛身。他小进修，尚未成人，处处都要依靠你，你尽了养育之责也就够了。至于将来，他成龙成太自有他自己的机缘。说到底，他是他，你是你，跟个外人也差不多——明白这点也就能坦然自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烦恼。”

“你这意思就是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差不离儿吧。他要有良心呢，等你老得不能动了，能常地看看你，说几句闲话，是个寂寞中的念想，垂死前的盼慰。他要没良心呢，权当没养过这么个忘八东西，反正他迟早也难沈这个劫数，有人替你解恨。一点想法都没有，你才活得自在，这也算心底无私天地宽吧。”

马林生在枕上沉思。“好好养着吧，别想那么多。”齐怀远站起来说，“自个先得活好，才能谈及其他。你是个聪明人，会明白这道理，你没对不起过谁，从来没有！你是问心无愧的。咱不充人家的眼前花儿，让别人多对自个负点贵吧，得福得祸也怨不着旁人。”“哎，哎，以后您常来开导开导我，省得我钻在套儿里褪不出身——没想到您看着平平凡凡一个人，心里比谁都透亮，还真想得开。”“实话告诉你，我要没这么想得开，我还能活到今天？早投河上吊多少回了。”那天，齐怀远在家听了专程跑来向她汇报的马林生学说

了一遍他和儿子谈话的内容后，立刻表扬他：

“这就对了，这说明你还明智。就怕你说说，过后坚持不了几天。像你这管惯了的，突然一下什么都不管了你还不见得适应，心还一下静不下来。”

“这回我是彻底下了决心，随他去，甭管他干什么，我要再多一句嘴我都不姓我姓。”

“有决心就好。其实你们马锐也不少了，该让他自个管管自个了，别觉得什么都那么容易。”

“可不，我也是真够了，不跟他扯那个蛋了，操了心受了累还净不落好儿——我权当是离休。”

“这样好，享受父亲待遇，大小事一概不管，捅出漏子自己负责，没人给擦屁股了。”

“你说，我这么一撒手不管，他会不会真惹出点事？”

“瞧瞧，瞧瞧你，刚说了不管，就又不为了，到底是当父母的，就这么贱。”“嘿嘿……”“他惹出什么事你也不想想？你家马锐还不是那种从根儿上就坏的孩子，知道好歹。像咱们这双亲不全的家庭里的孩子，都懂事着呐。没了依靠，也更知道小心谨慎了。那无法无天四处闯祸的孩子哪个不是因为有个戳着仗着的？一走单不比谁都胆小？”“但愿如此，那大家都省事了。”

“你那点小心眼儿我都知道，不好意思说你就是了时你前阵儿净嫌我们铁军事坏了你们马锐，不叫他们一起玩，其实哪的事儿呵？我们铁军要不算老实孩子就没老实的了。我都没怕你们马锐带坏我们铁军你倒怕起我们来了。”

“不提这个，不提这个，那时我不是鬼迷心窍么？你得允许别人有糊涂的时候。”“K离，我听人有家传说你这么着，我难过了一夜，我们娘儿俩对你们爷儿俩那可真是肝胆相照，仁至义尽……”

“我寒碜，我惭愧，我无地自容，您教育了我。”

“光说说就完了？”“小齐，我现在可是拿你当知音，咱知音和知音就别算老帐了。”“我是跟你算老帐么？我要打算跟你算老帐——你欠我多了。”齐怀远说着说着眼圈红了，低头不语，侧面看上去也挺有点招人怜爱，引人动情。

“我知道你那颗心是怎么长的……”

“行了行了，你不会抒情就别抒了。”齐怀远转过身对马林生说，“我不怨你，把别人往坏处想也是人之常情。我碰到比你恶比你损的人多了，你那两下子还真怎么不了我——无所畏惧。”“我对你可……”“你也别把巴了。你对我怎么看，我能猜出八九不离十，你也用不着虚伪。咱们都挺大的人了，见过的不比谁少，没关系，我你现在对我比从前大概是不一样了。”

“我现在是把你当风尘知己。”

“行啦，你怎么说话就那么肉麻？我什么话都听就是不爱听漂亮话。我这并不是为我，老实说，我比你过得好，也比你经得住事儿。好些搁你那儿是事儿在我这儿都不算什么压根儿不住心里去时我这可不是追你下的套儿使的计，犯不上，有你没你我照过。我是把你当个挺可怜的朋友，希望你别太惨了，你们男的鲁劲儿是有，可要说韧劲儿真赶不上我们女的。”齐怀远目光变得柔和了，语调也透出一种真诚的关怀，“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我是说自己的。精神要没有寄托，你还会回到老样子的，有意无意去找别人麻烦挑别人的刺儿时你需要个女人，即便不是我也应该在别的女人的身上下下功夫。”

夫。天下好女人多着呢，会有一个能让你看上的。我看过你的面相，你命里还是有个女人的对你不是一个能自己单独生活的人，需要有人做伴儿，别灰心，你不是一辈子总倒霉，你的苦已经吃到头了，你命里还有一段好日子。你是那遇难呈祥，先苦后甜的命。”“我越来越确认了。”马林生缓缓地说，“你就是我一生在等的那个人。虽然你老了，虽然岁月无情地改变了你，使你颜面蒙尘，眼中含垢，但我越跟你拄，就越感到你身上有种熟的东西，那是在梦中的幻境中无数次勾勒过的，无数次描绘过的，现在，让我握握你的手，看那感觉是否正确，是否依然未变……”马林生握住齐怀远那修长但已不光滑的双手，把她拉近，用眼在她的双眸深处仔细寻究，他盾到的是由于过多过久地蒙受痛苦和心酸而黯淡无光的瞳孔，看到的是由于操劳和辛苦而发黄布满血丝的睫膜。这双眼睛早已失去了光彩不再明亮眼周围的皱纹密集犹如被漩涡裹绕，但他在里央依然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发同面对一尘不染的镜子。

他看到那双眼睛渐渐湿润，黑亮，像一层水雾蒙住了镜面。他不知这水雾来自那双眼睛，只知道面前的一切都模糊了，影影绰绰。

他对这一发现悲痛欲绝。

那些天，马林生总是凝视齐怀远，看她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站姿坐姿和行走徐跑以及蓦然回首。几乎是以一种绝望的心情来尽力捕捉她残存的旧貌，以求证实自己并非由于恍惚和激动再次认错了人时她改变得太厉害了，他看得越仔细就越觉得陌生，他无法区别哪些特征是她固有的哪些是生活的痕迹，他试图用回忆少女S来就比照，可小女S模糊了，退远了，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苍白影子，无论他如何努力构想，那少女的脸庞总是远地隐于暗处没有线条和细节，连想象也逐渐贫乏、狭窄，心里想的是少女S，而脑海出现的则是更真实更鲜明的齐怀远。具有强烈现实更换的齐怀远完全取代少女S，封团了他内心深处最隐秘最不为人知的角落，使其须臾不能展翅。惯于在黑暗中翱翔的蝙蝠终于坠落下来。

他只能面对齐怀远，对那张倍受摧残的脸进行徒劳的复原。他看得愈清楚便愈感到绝望。他恨自己的视力朗好，使一切昭然若揭，一切可回避。于是他去眼镜店配了一副老花镜。每当和齐怀远见面时便戴上这副花镜。

从他戴上那副花镜那天起，少女S便在他眼前各处复活了，栩栩如生地走来走去，同他说话，做着各种亲昵的小动作。只要他不接触她的身体，她就总是在镜中那么年轻、光鲜，充满青春气息。后来，他在任何时候都不肯摘下这副眼镜了。只要他戴着它，周围的一切都显得于净，柔和，人也都显得温顺、文质彬彬，个个都像亲兄弟一样相似。在眼镜里他的家舒适宜人，儿子也不再是那么一副惹他生气的倔犟嘴脸。他看上去十分清秀，恬静得像个姑娘，就是跟他赌气时脸上的表情也依然是温柔可人。当他在晴空下戴着那副眼镜四处走动，上班、下班，和亲近的人打交道时，他真切地感受到一种美梦成的申离别喜悦和庆幸。但每到夜晚，当他摘下眼镜，躺在被窝里，眼前一团漆黑，他便又跌落回往日的沮丧和无望的深渊，感到一种更大的空虚和不安紧紧攫住了他时在黑暗中白天的一切清楚地浮现，犹如一觉醒来梦境依然莺回，那荒唐的情景、奇特的人物、不合逻辑的粉碎。他清醒之极，以至完全无法入睡，一夜又一夜地辗转反侧，想合眼的意图往往被另一股更大的力量抵消产，压制了，他几乎是强迫般地大睁着双眼整夜盯着天花板，疲倦已极眼睛皮却纹丝不动甚至连眨都不眨一下。直到黑暗在曙光的照耀下一点点变稀变淡，室内的什物轮廓渐渐显现，他忙戴上眼镜，眼皮才像铡刀

一样沉重地切落，一下睡了过去。

他恐惧夜晚，恐惧黑暗，一到晚上上床时间，便如大祸临头，百般为自己找理由，扭扭捏捏不肯上床，那一关灯就会凉然出现的噩梦般的清醒使他心耗身损。

他开始服用安眠药，尽管一次次加大剂量，但始终无效，只能使他更兴奋，更狂躁。后来一次，他实在忍无可忍，一把吞进小半瓶子“利眠宁”，一下昏迷过去。

他被迫去喝酒。那次醉酒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很想再次体味那飘飘欲仙的透明感，哪怕需要忍受随之而来的剧烈头疼。可他无论怎么喝也喝不出那感觉了。总是喝得口刚顺恶心，就头晕，随之控制不住地呕吐，吐完只剩头疼和浑身冰凉，躺在床上更觉黑暗无边。

第十六章

在马锐看来，父亲自从戴上那副怪里怪气的眼镜，就整天失魂落魄的，由于眼镜遮住了他的双眼，使脸上最后的那点聪明神态消逝殆尽。他的脸本来就不很生动，近来更加灰暗木僵，厚厚晶亮的眼镜片迎光闪烁时尤其给人一种茫然无措的感觉。他的性子倒是变得温和、沉默，甚至显得有些懦弱。他从没再高声呵斥过儿子，连语气稍微恶的问话都不曾再有。他变得对马锐不闻不问，有时马锐主动向他请示或汇报些学校和家务方面的问题，他大都置若罔闻，最多嗯哼几句语焉不详地敷衍了事。他似乎从戴上眼镜后就没正眼瞧过马锐一眼。

他完全龟缩隐藏在眼镜后面了。

起初，马锐以为父亲是沉浸在爱情之中无暇他顾。他清楚父亲和铁军妈的关系的戏剧性关系。他起码一次亲眼目睹了他们在偷偷拥抱，但就是那次拥抱也在他心中留下了疑惑。齐怀远是属于纵身投入，而父亲则腰板挺得笔直，像是在接受长官的授勋，两条腿甚至是立正在一起的。这似乎可以解释为男人要保持重心在接纳扑上来的女人，但那挺立僵直的躯体总给人一种公事公办、冷冰冰的感觉时特别是他的神态，绝不是一种陶醉，而是木然，听任摆布的容忍和好脾气，马锐不止一次发现，当父亲和齐怀远相对而坐说话时，父亲的表情是轻松的、怡然自得的，说话的口吻也相当亲密无间，甚至带有几分调情和爱慕。但齐怀远如果无意或有意碰了他一下，譬如说摸了一下他的手，他脸上虽无变化，但被接触部位会倏地一颤，谈话也会戛然而止，似乎什么东西被从他们之间冷丁抽走了，线断了。

他摸不准父亲究竟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是对现状满意还是对从前感到厌倦。父亲倒从不抱怨，可马锐看着他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他希望父亲能和铁军妈无牵无挂地游玩，创造一些快乐。秋天了，正是去郊外野游的季节，他和铁军共同促成了几次出游，但他发现每次父亲和齐怀远野游归来，父亲总显得疲惫不堪，情绪低落，如他询问，便回答：“好看是好看，但没意思。”去了几次后，便不愿再出门了，只在家中闲坐或去齐怀远那里吃饭时吃饭给他们俩带来的乐趣似乎要超过其他一切。他们轮流坐庄，购买了各种菜谱，不厌其烦地极为教条地按其规范精心制作。当马锐看到父亲饱餐了一顿美味佳肴，脸上所露出的满足和惬意，那种货真价实的幸福感，才恍然大悟。其实他并不像他自己吹嘘的那样能折腾会玩，也并非时时刻刻都在为具体的苦恼或巨大的忧患所困拔，他的悒郁更多地是来自无聊，无以排遣空闲的时间时他根本不会玩也没有培养出任何别致的情趣，只对吃熟悉，只对

吃有浓厚的兴趣，终生最大的嗜好就是吃上一顿对口味的好饭。除了吃还是吃！连玩都不会！连份哪怕是像打麻将这样的席俗乐趣都不具备！他的寂寞可想而知。

他唯一的放荡方式就是酗酒。

马林生终日喝得醉醺醺的，有的时候是越喝越沉闷，一连好几天不说一句话。有的时候越喝话越多，见谁和谁打趣儿，谁说什么插进去就抢白人家一顿，不管老少男女，生的熟的，路边上两人闲聊他也搭腔。不但马锐喷有烦言，街坊四邻也侧目而视。他公开住在齐怀远家，经常几天不回家，还得马锐来找他，老邻居们都说马林生“堕落了”。夏太太见了他的面干脆都不太理他了。

那日，马林生回家拿换洗衣服，一进门见夏青正和马锐坐那儿说话儿，便一副抱歉打扰的谄笑：

“哟哟，没看见没看见，我这就走马上走。”

夏青当场脸就红了，被他弄得不知所措。

马锐脸上也挂不住了，沉下脸说：“您是不是又喝多了？”

马林生嬉皮笑脸地说：“没说你们不对呀，干吗又冲我瞪眼睛。”“你少胡说八道的，也不知道分个里外人怎么跟谁都这样儿？”“对对，我是外人，我走，我回避还不成？”马林生点头哈腰的，只管怪笑儿瞅夏青撅着屁股从衣柜里翻衣服。“夏青，没事常来呵。”夏青哭笑不得，尴尬万分，“我就是没事来坐坐……”“有事也可以，有事没事都欢迎。我现在不在，这家就是你们的了。”“你还越说越来劲了！”马锐急了，从座位上蹦起来，你大人开这种玩笑也不脸红——都哪的事呵！”

“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马林生笑着摊分手，胳膊上搭着衣服像个街头卖处理服装的小贩。他笑眯眯地糗前对夏青说：“他是嫌我碍事了，其实我一点没想有意添堵。真是就为回家拿趟衣服，绝对是无意中……”

“爸爸，你说这话你还像个爸爸么？”

“夏青，你说，我像什么？你最公平。”

夏青掉脸对马锐：“我回家了。”起身便走。

“别走呵，这多不合适呵。”马林生还在后面嚷，“我这心里多过意不去——马锐，快追上去呀，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然后他咯咯笑，“还不好意思呢，还脸皮儿薄呢。”

马锐气得脸都青了，您要没酒量您就别喝。您低级趣味别在我们身上找乐儿。”“有什么呀有什么呀。”马林生闭眼咽下一个涌上来的酒嗝儿，不耐烦地说，“连个玩笑都不能开了？你也忒不经一逗了。”“没你这么逗的，有你这么开玩笑的么？”

“我这么开玩笑怎么啦？玩笑还分怎么开呀？”

“你是个大成人……”“噢，光许你们小孩跟我们开玩笑，我开开你的玩笑就不成？”马林生振振有词地对儿子说，“大人怎么啦？大人生活中更需要欢乐！”“那您就跟孩子一样？”

“那也没什么不可以！”马林生手点着儿子胸脯说，“别那么心胸狭窄，开朗点，你还真得学习学习大人的涵养。嘛，开个玩笑怎么啦？知道你们也不是真的，这会儿成真的，你就麻烦喽。”说罢撇下儿子匆匆而去。

“我是真拿我这爸爸没办法，”马锐对小哥们工们叹道：“都快变成无赖了。”“他怎么变得这么快？”夏青皱着眉头说，“过去挺懂礼貌的。”“就打

认识你妈之后。”马锐笑着对铁军说，“不是叫你妈带坏的吧？”铁军笑说：“我还觉得我妈变了呢。”

他们俩现在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呵？明铺暗盖的，腐化得不像个样子。到底打不打算结婚？老这么下去对你妈影响也不好呵，咱们是不分头探探？”马锐十分担忧。

“是得找他们好好谈谈了。”铁军说，“街坊说点闲话倒没关系，别回头派出所找我们家去。”

“得催催他们了，我看要不催，这俩不定拖到什么时候。这也是终身大事，别那么稀里马哈的。”

“这人看来是得到岁数就有配偶，要不多少都有点变态摸不准道。”孩子们笑。“爸，您这会儿出去吗？”“干吗？”正在桌前点一沓钞票的马林生站起来，把钞票掖裤兜里，“我还有两小时才走。你能借我点钱么凑个整？”

“你们去哪儿呵？”马锐掏出一把零钱，“差多少？”

“去吃饭，然后逛逛夜市，买点东西——六块就够。”

“这就置办上了？”马锐数出六块钱递过去，“记着还。”

“不算置办，也就是添补添补。你想要什么吗？我一块儿给你买了。要不要买双旅游鞋？”

“不用，我脚上这双还没坏，您都留着招待女士吧”

“行，知道你爸穷，自个节省。”

马锐笑着说：“您要有空儿，我想跟您谈谈。”

“嗨，怎么着，马政委，今儿又有什么指示？我洗耳恭听。”

“爸，您别那么油腔滑调的，我这真是很正式的。”

“不是征求我对夏青的看法吧？没意见，娶过来倒插门都没意见，到时候给我块糖吃就行了。”

“我说您怎么老没正经呵爸？您甭跟街上那些小痞子学，您不像。那话儿打您嘴里出来也别扭。而且这玩笑您以后也甭老开了，都有点传我们学校去了，这叫什么事呵。”

“是么，都有影响了？好好，以后不开了，我这真是善意的。”马林生在椅子上坐下，又站起来看手表，“有什么话儿你快说吧。”您坐下，坐下咱也像个谈话的样儿。”马锐殷勤地把父亲搀到沙发上坐下，，来得及，您别急慢谎的心不在焉。”，什么事呵这么郑重，你们学校又出什么么蛾子派捐了，，“不不，跟学校没关系。”马锐笑着神秘地摆手，今天是谈您的问题。”，我有什么问题，我有问题也轮不到你找我谈。”马林生瞻地站起。

“你坐下你坐下。”马锐笑着又把马林生推回到沙发上，“你和铁军妈你们俩的事最近怎么样了？进展顺利么？”

“你打听这个干吗？想听黄色故事找别人去。”

“不是，我就是有点好奇，关心关心你。”

“谢谢，感激不尽。”“别光谢，透露点内幕消息。怎么样，一切还顺手么？”

“瞧瞧，瞧瞧你打听起我的事那份起劲儿，怎么我一问你你就急呢？”“我那你是无中生有，你这可是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可瞒的？”“这么说吧，还行，该办的也差不多都办了——我只能跟你说到这程度。”“你觉得她人不错？”“差强人意。”“你是不是觉得，嗯……如果没有更好的，她也可以，还能凑合——也就她了吧？”

“如果没有更好的，也就是她了。”

“有么？”“什么？”“更好的。”“……目前没有——实事求是地讲。”

“将来呢？”“你指多久的将来——一直到死？”

“当然是指你身体还允许的那个阶段那个将来。”

“不好说，我没法回答，天有不测风云……”“你是否有信心？我是说你乐观么，肯豁出毕生去等，去盼么？”“你非要知道，我可以告诉，我不乐观！也足够了——等得不耐烦了。”“太好了！”“你幸灾乐祸？小子你别得意，别看你比我年轻岁数小，你也不见得等得到。”“我是幸灾乐祸。我是想说，实际上你的意思实际上你等于已经否定有更好的——人了？”

“实际上我等于是——一弃权了。”

“也就是说铁军妈，不，齐夫人是最佳的了？”

“就目前而言，一定要加目前……”

“目前就是永远，因为你已经弃权了。这点就别再争了，已经很明显了。我再问你，如果这时齐夫人离你而去甩了你，你会受得了么？会引起痛苦么？”

“坦白地说，我会更加空虚——痛苦倒不一定。”

“有什么其他的能代替么？”

“想不出有哪个其他，我觉得我处处空虚。”

“那好，现在我懂了，齐夫人实际上已经是你从现在到永远所能遇见的最好的女人……”

“她不是我能遇见的最好的女人……”

“那还不是一回事？你就别咬文嚼字了……既是最好的女人，而且不可替代——那你还等什么？”

边走边说的马锐倏地转身，兴奋地对父亲挥挥拳头、“——还不抓牢她？”“我已经抓得够牢的了。”马林生困惑地说，“我不知道还要怎么才算要牢时我肯定现在谁也匀搭不走她，她迷我已经迷得一塌糊涂了。”“那可不一定。”马锐诡秘地说，“据我所知，铁军已经又为他妈物色三到五个新的人选。”

“这小兔崽子，倒是个拉皮条的好手。”马林生骂了一句，不屑地说，“没戏，谁都没戏，皮带环在我手里攥着呢——让他们来吧！”“可是……可是……”马锐一计未成又施一计，“可是你知道吗？最近咱们这条胡同谣言很厉害。”

“传谁呀？我么？”马林生把手按在胸口。

“是。”马锐作痛心状，“有些谣说得很难听，我都没法向您复述。”“我不在乎，有人造我的谣说明我够一定档次了。”

“不是政治谣言，是作风问题，桃色新闻。”

“嘁，他们能传什么？不就说我在那谁家住么。管得着么？我又没搞十个八个，又不是乱搞……”

“他们就说您乱搞？”马锐打断父亲。

“凭什么说我乱搞？”马林生也瞪起眼，“乱搞是有规格的，通奸是有定义的，不是随便两个人一起睡觉都算的。这里分婚前婚外，给不给钱的——我懂！”

马锐看着父亲惋惜地摇头，“您这话一点说服力都没有，甭说外人，连我都觉得您是在狡辩。您说您不是乱搞，可你们到街道办事处登记过么？没

有。有大红结婚证么？没有，您说这不算乱搞算什么？起码也是不正当男女关系。”“我们这是爱情！”“爸！”马锐语重心长地叫了一声，“您从小就教育我要行得端，坐得正，做人做事要光明磊落，千万别让人戳后脊梁。这话我可还记忆犹新呐。您不觉得您最近的行为有点背离了这几条原则，有点放肆了么？”

马林生哼地一笑，“我教了你千条万条，就忘了教你少干涉别人的私生活。”“这可不是您的私生活，这里还连着我呢。人家说你的时候，看我眼神儿都不正。”

“怎么，嫌你爸给你丢脸了？”

“话不能这么说，我也是为您好。您在咱们胡同一向还是有威信的。办个手续不费事么。办了咱们不就全踏实了？这不是我管您闲事，爸爸。您瞧瞧您现在，变得我们认不出了，喝酒戴金丝眼镜……背后都有人管您叫花花公子了。”

马林生仰起脸，眼镜闪闪，跷着二郎腿，嘿嘿一笑。

“我求你了爸爸，您别老那么一副厚颜无耻的样子好不好？”马林生放下腿，嘴角含着一丝讥笑地看看儿子，“你就忍几年吧，儿子，过不这几年，我想折腾都折腾不动了。”

“您这是及时行乐的思想！”马锐叫起来，“您不是想去花酒地吧？”“看着你不小了，其实你还不大。”马林生站起来，扶扶眼镜，掸掸笔挺的西服，自负地说，“就你现在那境界，还没法跟我对话呢。”“您给个准日子爸。”马锐喊着追出门，在门口台阶上跺脚，“您不能再扩大影响了！”

“喂屋里有人么？”“谁呀？噢，夏夫人。找夏青呵？她不在。”

“你一人在这儿趴着桌子吭哧吭哧较什么劲呢？”

“没事，随便谄几句诗，抒抒怀。”

“你最近日子过得挺滋润？”

“强颜欢笑罢了——瞎混。有事么？干吗这么欲说还休的？”“你听说最近咱这一片有个谣言传得挺厉害的？”

“知道，是说我的吧？根本不往心里去。好事我自为之，笑骂由人笑骂。”

“不是说你，是说我们夏青和你们马锐。”

“是么？好哇，让大完全学个精神准备也好。我的意思现在还是以学习为主，其他事放到以后再说。”

“马林生同志，我是很严肃的，你不能跟谁都是这副腔调，我不是你儿子！”“看出来。我有什么办法？我也没权去封大家的嘴巴，别人要说只好由人去说，我们不慌就是了。”

“没这么简单吧？关于这个谣言我已经查了，顺藤摸瓜结果发现根子就在你这儿。”

“怎么会是我？”“没错，我已经多方证实了，谣就是你第一个造出来的，你就是谣言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老实说，我很气愤，万没想到。”“你一定是搞错了，你经常搞错。我没事撑的给自个孩子造这谣干吗？我脸上有光呵？”

“抵赖是没有用的。所有人包括你儿子，都说这话头是从你那儿提起来的。你先拿他们开玩笑，然后慢慢他们同学、大家都开始拿他们俩开玩笑——你是个做长辈的，怎么能跟孩子开这种玩笑？你简直让我……骇我听闻！”

“真是我干的？那我可是有点操蛋了。”

“你今已没喝多吧？”“没，我今儿还没喝呢。”

“那好，你要现在头脑清醒，我就继续跟你往下谈……我们夏青是女孩儿，将来还得嫁人呢，甭管干什么，都需要个好名声。现在可好，才这么小就平白无故让给玷污了，也亏你好意思！”“这事我做得是有点造次。这么着吧，我去跟大家解释，都谁知道这事你给我个名单。”

“你还是喝了点儿吧？”

“没喝，真的没喝。”“那你就是智力不够。这事能解释么？越解释还不传得越快不知道的也知道了。”“那怎么办呢？咱确实不能让孩子背这黑锅时甭管男孩女孩从小有了这么个风流名声，也影响进步呵。”

“可是，我集合深呐，就因为我从小有几分姿色，又长了个笑模样儿眼角往上挑，碰上多少想毁我的人？到如今才太平几年。我可不想让我女儿像我一样，饶让人占了便宜还骂你声贱！”“是呵是呵，你那点事夏经平都跟我哭诉过，你也算后余生。”“他知道那点算什么？最要命的我没敢告诉他，全烂我自个肚子里了。”“都是苦孩子呵，要开诉苦会都有一肚子话要说。”

“不能妈完了轮到闺女，一个躲过去的都没有！”

“不能！这么着我都不答应！凭什么倒霉的总是咱们孩子！”“老马，咱们也算神交已久了，打坐在摇车里起就在一条胡同的墙根下晒太阳。我今儿真不是找你来问罪的，我就是求你高抬贵手放我们娘儿俩一马。”

“你这话儿怎么说的？这不是骂我以？”

“真的，我这是心里话，这事既已出了，谁也没办法了，以后千万别了，我知道你没恶意，就是跟孩子们逗逗，可我不像你，也就是这几年闲话刚少点，真不经一逗。”

“有人又把你联系上了？说是你的遗传？”

“我不怨别人那么说，谁让咱早先有把柄让人攥着呢？咱说话挺不起腰呵。可你说，我这几年规矩不规矩？”

“也亏你家有个法院的现成管着。”

“我为什么？就为在儿女面前是个正经形象，让闺女觉得这妈还值得尊敬，没给她四处丢人去。我不是老了，没处花去我是收着性子呢。”“这我信，你想想你还能。”

“所以我慌呢，所以我怕呢。传我闺女的闲话最后势必连到我这儿，那我这点苦心就全白费了……让谁瞧不起也不能让自个女儿瞧不起，让谁说贱也不能让自个女儿觉得贱……”“你别哭啦，你的密大家都替你保着呢。没那么严重，他们能造谣，咱们还能造谣呢，夏青她一辈子都知道不了真相。”

“唉——我此生已经不存其他想法了，心全在这个女儿身上。只要她对我好，全世界的人都对我恶狠狠的我也无所谓……所以我一听说顿时跟前发黑就像天要塌下来一样心想非得来找你——咱们小老百姓除了孩子还趁什么？又不让多生……”“其实，就算夏青听到什么也不会怎么样。再怎么说你也是她妈，生她养她的妈……”

“何必让孩子难过呢？就让她一直认为她母亲是天下最纯结、最善良的女人不好么？”

“……”“再说，我也没把握，不敢冒这险，万一她真嫌了我……”“不会不会，夏青懂事。”

“懂什么事呵！一直生活在鲜花蜜糖中，只知道大灰狼是坏人，小兔羔子是好人，爱憎分明着呐。我这么小心注意着成天价，就因为实在不是个圣

人，她还对我老大不满呢。”

“这么教育孩子不见得对她好，总有捂不住的那一天。”

“谁说不是？我也为难，让她老在梦里吧，她老长不大，叫醒她吧，又怕她伤心；等她慢慢自个醒呢，又怕冷不丁一睁眼吓坏了，她那么小，哪受得了看见父母也长着尾巴？你已经使她非常困惑了。”“我？”“对，她问我好几次了：‘妈，你说马叔叔这个人过去挺好的，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极为不理解。我能说什么？我能告诉她马叔叔现在算不上坏，他有权按照自己的喜好生活我能这么说么？我能理解你她能理解你么？她只知道一种生活方面所有的教育都告诉她不这么生活就是堕落她岂不会更糊涂？我只有无言以对。”

“……她认为我怎么了，变成什么样儿了？”

“我也这么问过她：马叔叔变成什么样儿了？她说不出所以，憋了半天憋出一句，说你像个孩子……”

“马锐也这么说过，这是他们的一致看法——我怎么会像个孩子？他们为什么不说我更像个大人？”

“说你像孩子意思就是说你随心所欲、不管不顾、说话做事都不大谨慎……不庄重——除了父母老师榜上有名的英雄模范他们哪见过其他大人？”

“也不知是咱们误了他们还是他们误了咱们？”

“老马，我要跟你说几句心里话了。在孩子面前该装还得装，不能太让他们看透了。”

你已经在他们面前装了那么些年了，把他们的趣味都灌输出来了，忽然一下撕下脸，你再真诚他也接受不了！他就认你拿着劲那副形象，别的全都不对！”“可马锐并不喜欢我原来那副样子——我自己也不喜欢。”“你太真诚了。”夏太太忧伤地望着马林生微笑，“你真诚得都让我有点爱上你了。可没人需要你的真诚，包括你的孩子。”

第十七章

那年，秋天很长。一直到十一月份，天气愤仍很暖和，树叶大都没掉，好好地长在树枝上落满一春一夏的灰尘色泽黯淡。街上一到人夜已经可以看到一辆辆挂拖房的运煤卡车奔驰而过。大小饭馆都贴出“新添涮集肉”的招牌，时髦的男女也都换上不一身集皮或呢子集绒衫什么的，给人的感觉这个国家的畜牧业还很发达呢。

马林生近来一忙着操办结婚的事情，他和齐怀远决定把两家的房子换到一起，最好是换两套挨着的楼房单元，这样既能照看孩子又能互不干扰。他以平房换楼房又有这么个条件，一下很难找到合适的，可是就要去奔波，时间基本上都搭在换房子上了。他每天都回来得很晚，一般情况下他回来儿子都睡着了。他看到的总是儿子入睡后安详的面容，早晨一睁眼，儿子又走了，所以他完全没发现儿子近来心事重重。

马锐岂止是苦恼，简直就陷入了一种梦魇般的恐惧中。这个他呆惯了的，一回来一看到一走在其间便感到安全、自在的胡同现在已经成了一条充满荆棘和陷阱的畏途。每天上学放学经过这条胡同都成了一种对他毅力的考验，以至他现在每当跨出家门向校门都条件反射地缩紧了心，佝偻着身子，像是去受刑或接受判决。他焦虑，愤怒又无可奈何，连生活的勇气也近乎丧尽，屡次想到远走高飞或拚死一搏。

那帮在胡同打台球的坏小子们总是在他经过时截他。这帮坏蛋不光截他，几特殊柄学路过的中小學生都挨过他们的截，搜身和或轻或重的凌辱，不少大人也受过他们气，特别是年轻男女，每过一对儿，都要被他们起一通哄，说几句难听的下流话。谁也拿他们没办法，只得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那些身强力壮的大汉他们也不去招惹。运动会期间，派出所的警察曾驱逐过他们，可运动会一完各方面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又把球案支上了。大概是前一阵儿老实呆在家里憋坏了，这回卷土重来更可着劲儿在过往行人身上抖威风，闹得更欢了。马锐挨他们揍过一回，脸可能是被他们记住了，他们尤其喜欢欺负被他“灭”过一道的主儿。

所以，别的孩子是偶尔、隔三差五被截，而马锐则是过一回挨一回截。

每当马锐经过胡同口台球案子时，这帮家伙中没玩球的那几个就会手杵杆像日本太君手按着戳在地上的战刀在他身后阴阴地喊：“小子，站住。”如果同行的还学几个孩子，一时没闹清他们在喊谁站住，马锐的脚没马上停下来，他们就会继续喊：

“说你呐小子，装没听见呵！”

这时，所有的孩子都只好站住，回过头来像一群赶集的老百姓等着守城门的伪军来搜查。

几个邪劲儿毫不逊于电影里的汉奸的无赖晃着膀子走上来，噤哩啪啦地扇走其他小孩，只留下马锐，然后开始问，装作对什么都好奇：“兜里有什么呀？都掏出来叫我们看看。”

马锐只得把各个兜里的东西全掏出来，搁到他们手心里，任他们翻拣。他们留下他们中意的随便什么，当然包括所有的钱，然后把剩下的往地上一扔，“拣吧。”

看马锐蹲着一点点拣拢。

收走钱物时大都还问一声：“这东西我玩几天呵，舍得么？”马锐只能含着泪，一声不吭。

“别那么小气，回头再找你爸要。钱嘛，谁花不是花？”

钱多时，就有个别坏蛋嬉皮笑脸地作好作歹，“别都象走，给人家小孩留点，要不忒不够意思了。”于是扔给他一毛两毛的。像是他们给他的施舍。“拿着拿着，别客气，去买几块糖吧。”钱少了，他们就会瞪眼奚落他，“你们家怎那么穷呵？就给你带这点钱？钱呢钱呢？人民的币印出来都哪儿去了？”

如果他手里有冰棍或攥着油条，这帮家伙中准有一个一把夺了去，不顾是否沾了口涎剩了半截都塞自己嘴里去。

接着还翻书包，课本铅笔盒都抖落出来，马锐有好几本武侠小说都被他们抢走，再也要不回来了。

最后他们似乎突然一下就不耐烦了，挥着手像赶叫花子似的撵他，“滚滚，快滚。”

马锐动作稍慢一点，后脑勺上就要挨几巴掌，腿上就要挨几脚，经常被他们打得连滚带爬夹着翻得乱七八糟的书包仓皇而逃。

有时不知哪位心情就突然不好了，上来二话不说，直接就扇马锐大耳刮子，打得他涕泪交流，到了学校脸上还留着手印子。天天如此，日复一日，再奴性十足，受虐狂也急了。

人完全被剥夺了尊严，就不存在理性了。

马锐的屈辱被夏青，铁军看在眼里，气忿在心头。铁军虽因住在另一条胡同，得以免遭如此荼毒，但铁哥们儿的苦难犹如自己的不幸，每每睹状怒发冲冠，只可恨自己年幼力薄，无能克敌制胜。全部所为也只有与友切齿于一室，一天天阴郁下去。夏青则慷慨激昂，大声口诛那帮横行一时的歹徒，见男孩们默默无语束手无策，便决意自己挺身而出，欲去告诉老师家长或直接奔派出所报案，被马锐一声断喝，震慑于原地木立。马锐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向老师和父亲呼救，他在这二者面前曾保持了那么一种高傲、有独立品格的形象，他那洒脱的见解和超人一筹的应对能力甚至常使他们自惭形秽——他们都是他的手下败将。这时他们肯定会闻风而动、积极奔走，大声呼吁，同时他们也就重新获得了权威和主宰他的权利。事后他们会像坐在莲花宝座上的佛爷，笑咪咪地重悯地俯瞰他，同时毫不迟疑地干涉他的思想和所有行为。他无疑将因此丧失至关重要的和微不足道的全部所得，而他们的奔走呼吁是否奏效是否能消灾弭祸还不一定，也许反致变本加厉。

至于报官，在马锐看来，那根本就是一种怯懦、卑鄙的举动，比当街受辱更糟糕，更令人羞耻。因为个人恩怨送官制裁几乎和陷兽，坑人没有必致，在普通百姓的观念里，此举牵涉到重要的道德问题，事关荣誉、名节。

要报官也应该由别的惯于仗势欺的小人去报。

马锐幻想成为一个神奇的、武艺惊人的侠客，这是他平霸雪耻的唯一指望。他素知天下高人已寥寥无几，且都归隐山林，萍踪难觅。那些名山名寺也大都开门揖盗，借佛名敛财，成了那一等最庸俗、最势利的热闹场所，早失传了任何精功和妙谛。况且他也等不及那必不可少的若干年苦修，那些讨厌的师父除了授功肯定也要唠叨不休地培养他的武德，功练得太深武德又恁高尚再打那几个小毛贼只怕也会不好意思。万一他们又在他习武期间归了正道岂不是嗟悔不及？

他需要的只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大背拷，一套迅雷不及掩耳的组合拳，在一夜之间速成。

他买了各种“一招制敌”、“擒拿要领”之类的画龙点睛之书，暗暗揣摩，默默集合，并在家中无人时按书中标绘的分解图例，一招一式极认真地演练。拳路很快就走顺了，对镜舞来，也颇威猛。有意以铁军为假想敌比试一番，立刻发现致命而且无法弥补的缺憾。凡此种种令人立时瘫软的狠招均需千钧膂力，准确地说拳头非得能产生五十公斤以上的冲力方能一拳把人打昏。有这五十公斤的力量无论打在哪儿别管资助如何都能一锤定音，敌手不昏也顷刻呆若木鸡。而只有四两力，凭你两条胳膊舞得车轮似的，也不过是花拳绣腿，有无破绽一个粗汉即能把你放躺下。

长得单薄这可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即使从现在起就牛肉牛奶地暴饮暴食，换出一身牛力气也得寒暑几载。马锐一边对墙练着硬拳一边又根据自己身体现补，买回一些《女子防身术》的书籍，学些阴功。那无非也是些咬舌踢裆的贴身战法，只适合于一对一，且对方无意保护自己的生殖系统的情形。光天化日之下，断难偷袭。

看来一夜称雄的好梦是难圆了。马锐快快的，转而求助于器械，抱根练些棍操剑术什么的，在呼呼生风的旋转中激励着自己复仇之心不灭，发泄着自己对那难酬难言的壮志的失望。他一下就喜欢上辛弃疾的词了。

马林生对儿子的习武热情十分赞赏，“好好，知道锻炼身体了，注意别

学了出去打架使。”

有时饭后茶余，动了闲情逸致，还招呼马锐，“来套猴拳给我练练。”事态继续恶化，马锐已经逃学两天不。夏青来找他，告诉他刘老师已经发怒了，她根本不听夏青代他请的病假，强调病假必须有医生假条。如果没有假条马锐又再不来上课，她就要找上门来家访。一旦证明马锐的旷课毫无理由，学校就要给他恶的处分。马锐也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事儿。他明天必须上学，哪怕要向学校老师泄露真情，虽然他清楚刘桂珍一定不认为这是旷课的理由。

“你是不是让你爸给写个条儿，证明你这两天确实发烧了，也好有个交代。”夏青对他说。

“不！”马锐一口拒绝，态度极为坚决。他宁肯在学校丢脸，也不愿在父亲面前露出一丁点软弱。

“明天我跟你一道上学，看他们还敢截你。”夏青表示。

“不，不用你陪我！”马锐严词拒绝。“我一定要陪你！”夏青比他还坚决，“明天上学你等我。”

“不要！”马锐愤怒地哭了，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安全得受一个同龄的女孩儿的保护。那些大人呢？那些天天吵吵着要管他的老师家长呢？他不无委屈地油然想，在他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不请自来，而在他需要他们的时候，却无一存在。他感到被他们抛弃了，同时又隐隐地感到他们孤单无助正是他自己造成的。他只哭了一下就止住了。

晚上，他睡得很晚，一直等到父亲回来，他坐在床边看着父亲的目光是忧伤又充满期望的。可马林生丝毫没注意到儿子的异常，快乐地走来走去，洗脸洗脚生脱衣服脱裤子脱袜子嘴里断断续续地哼着小调。他奇怪儿子为什么迟迟不睡，催促他纸快上床钻进被窝，然后关了灯，自己上床后很快便睡着了，发出轻轻的鼾息。

第二天，马锐醒来后，父亲已经走了，桌上摆着给他留下的一份早餐，盖着碟子子保温的豆浆和三根油条，旁边茶杯下压着一张欠条和三元钱，纸条上注明二元是给他这周的零花钱，一元是还他的一笔欠债——“两清了！”纸条上最后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后面是一个粗大的惊叹号。

马锐吃了油条和豆浆，没动那笔小钱和纸条，然后背上书包，走到放杂物的双屉柜前，拉开抽屉，检视了片刻，挑出一把锥体细长雪亮的螺丝刀，握在手里掂了掂，放进书包——整个咀嚼咽食和往书包里装螺丝刀的过程中他始终平静，动作从容。他打开屋门走出去，从阴暗的房内一下进入到强烈的阳光下，他不由眯起眼睛。夏青背着书包等在院门口，神色严峻。

他经过夏青身边时并不看她也不说话就像不认识她，出了院门来到胡同里便加快了步伐，想要甩掉她。

夏青紧紧跟着他，有时小跑几步，免被拉下太远。

阳光照在胡同里，像透过花房的玻璃天窗洒下来那么浓密，光雾迷蒙。两个孩子一前一后紧紧相跟脚步匆匆地在胡同里穿行，鞋底交错踩打着柏油路面发出拍手击节般的脆响，两只怎样式同份量的书包在他们同同弧度的胯侧喘吁般地颠动着。他们接近胡同口了，络绎闪过的公共汽车和电车的中部路数牌都能看清了，自行车的铃声和汽车轮胎的轧转声以及人群的嘈杂脚步混成一体又各自突出地扑面而来。

他们看到那群散站在大槐树下台球案周围的长发年轻人的手执球杆的

身影，和完全处于树荫下清楚得如同照片的脸容。那帮坏蛋也看见了他们，有几个背向他们的也转过身，脸上笑嘻嘻的，看上去似乎毫无恶意。

马锐在看清他们之前，一直是情绪饱满、高昂的，待一走进他们的视野，立刻感到畏缩、战战兢兢犹如走进地窖阳光一下消失、隔绝了。他疾行的步伐也随之慢了，变得踌躇、拖沓，蹭在地面嘶啦啦响。

几个家伙晃晃悠悠走到路中间，好像站在那儿聊天，眼睛却嘲笑地盯着走近的马锐。

马锐低下头，继续往前走，他已经闻到了那帮家伙身的烟味儿，几双肮脏的皮鞋和旅行鞋出现在他眼下。他看着自己的两只脚往前走，一只皮鞋忽然抬起绊了他二下，他一个趔趄猛然站住。几张微笑、长满疙瘩的年轻的脸色看着他。“怎么，见着哥们儿假装不认识？”一个脸型瘦长白皙的小伙子笑着对他说。

他刚想从他们身边绕过去，背在肩上的书包一下被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宽肩小伙子兜头摘走，书包带刮红了他的耳朵，扶着书包的一条胳膊也被拽疼了。

他奋力去夺，那个小胡子迅速把书包扔给另一个小子，一群人哈哈大笑。这时，只听夏青在一旁尖叫：“你们干吗抢人家书包！”坏小子们一边手脚不停地继续来回扔马锐书包，一边扭脸瞅着夏青大笑着调侃。“哟，这还有一个看不惯的，你是他什么人呀？”

“甭管什么人，你们抢小孩东西就不对！”夏青毫不畏惧，并上前帮马锐夺书包。

“嗨，这么小就会扑爷们儿了，扑得够熟练的。”

有的主儿还冲马锐说：怎么着，今儿你带着马弁呐？这丫头是你媳妇吧，这么护着你——够会玩的。”

说这话的小子手腕被马锐一把攥住，划出几道白印，他抬手给了马锐一个耳光，另一只手用力把书包扔出老远，骂道：“你他妈弄疼我了，找抽呐！”

接着就把手一直指到马锐跟前，“你他妈还不服？不服——”立即又是一个嘴巴。

“你们怎么能打人！”夏青大叫，“你们怎么动手打人”疯了似地上前猛推那小子，把马锐往后拉，“你快走！”

她哪撼得动那个壮小仿子，反被那位一把拨拉到一边去。

“哪他妈有你这小母夜叉乱掺和的！滚一边去！急了我连你一起抽！”隔着夏青一脚把马锐踹一跟头。

“你才多大，就知道护汉子，回头找你们学校告你们老师去——这也忒早恋了。”小白脸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笑。

“你们打人就不对，打人犯法！”夏青不屈不挠，被拨拉开，又勇敢地冲上去。这时马锐已从书包掉落处满身尘土地跑回来，他手里端着那把大号螺丝刀，眼睛通红，遇到第一个碰上的小白脸，在行进中便用力向他后背刺去。

小白脸正嬉皮笑脸地拿夏青开心，毫无防备，被这一刺立刻怪叫一声，手捂着后背反弓着身体跳出数步。

“你妈蛋你还动改锥了。”小白脸站在一边检查着自己衣裳破口大骂，“你差点杀了我小王八蛋——毛衣都刺破了。”

那帮坏蛋蜂拥而上，对马锐拳打脚踢，连在台球桌旁玩的几个也扔下

球杆围过来，气冲冲地参与殴打。

“象板砖拍了他，敢动铁器！”

“给押送派出所，这是什么年头，还敢行凶！”

“操他妈要不是哥几个在，还出了杀人案了。抽丫的抽丫的我早看出这小子心里不服！”

这帮家伙边骂边打，一个比一个手下得黑。马锐被他们打得已是鼻青脸肿，仍咬着牙尽力还手，一次次跌倒一次次爬起来，无力地把瘦小的拳头打在能够着的人身上。

夏青哭着站在一边喊：“别打了别打了。”又拽住过路人的衣角哭生“你们管管呀你们管管呀。”

那些被她拉住的过路人，个个面有难色，尴尬地嘟哝：“为什么呀？怎么了？”然后胆怯地看那些行凶的歹徒中面目最和善的某个：“为什么！怎么了！”正在逞凶的歹徒的恶狠狠地回答，“这小子杀人了，被我们逮住了！”

听到如此回答，看到那直射向自己的凶恶眼光，这些身强力壮的过路人都垂下眼睛，挣开夏青的牵扯，急急离开此地，在稍远的地方再站下来观看。

周围很快就围上了一个圆圈，推着自行车的男人和抱着小孩的妇女站了好几层，一边瞪大眼睛惊异地看，一边交头接耳地互相打听。大街上过往的人看到胡同口围着人也好奇地拐进来看热闹。“别打了别打了。”夏青已喊得嗓子嘶哑，泪干气尽，她的头发凌乱，衣服上鞋上落满人脚踢腾飞扬起来的尘土。

马锐被无数条挥舞的胳膊和飞踢的腿脚切割成一块块不完整的部分：一个佝偻的背；一个衣襟空荡紧收的小腹；一只沾满血袖子撕成布条的手，一条弯曲由于一击蓦地痉挛抽搐的腿。他的脸时而在拳脚的缝隙中露出：灰暗、带着血痕泪渍，紧闭着眼，紧闭着嘴，毫无表情忽而上仰忽而下俯忽而侧视忽面对人群……阳光明媚，点点滴滴洒在民房的房脊瓦片上；洒在亭亭而立的树间万片绿叶上；洒在远近耸立的无数高楼大厦的一尘不染的玻璃窗上同时反射出耀眼的光环。整座城市像是沉溺在阳光汇聚的无边海洋中，到处流动着明明灭灭快跳跃的波光鳞闪和一层层荡漾的线条。在嶙峋斑驳有如岛礁般的城市上方有一个无垠的碧空，空中有云舒卷像一本笨拙的北极熊在缩肩拱嘴抬爪仰头。一群鸽子呈喷射状无声地飞过蓝天，极为轻盈，极为娴雅，与远处烟囱冒出一股笔直而袅袅上升的轻烟各兼神韵。天下万物都很安详……

马林生两手下垂呆呆地直立，双眼平视，眼神专注作片刻，他左右扭动身体但两目始终平视前方。他解开衣服扣子边往下脱边转身问站在他身后的齐怀远：“你觉得这颜色配我么？”怎样穿着一身崭新的套装的齐怀远站到镜前端详着自己，“可以，你穿浅灰色很潇洒——我怎么样？穿这身合适么？”

“套装的通病就是穿上去显得腿不够长臀部太突出。”

“那是我长得不科学不怪人家服装设计师。”

“你还是买件旗袍当礼服吧，囫囵下来挺扬长避短的——

别怕穿不出去。这种浅灰色我也觉得轻佻，像个小开不符合我身份。”

“你什么身份呀？”“我比较适合穿深色庄重的，要么就随便宽松。”

两个人笑着分别把身上的新衣脱下来，挂在衣裳架子上，还给侍立一旁的女店员，“谢谢，不要了。”

二人步出时装店，在大街上继续漫步，悠哉悠哉，边逛边随意浏览着商店橱窗中的各色商品。

马林生感慨着，“别看我就在这条街上上班，可我从没怎么逛过这儿的商店，每日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现在才发现这儿的东——是高级。”“可惜好多东西，最喜欢的——买不起。”齐怀远也叹。

“看看也好，我现在发觉光看不买也是种享受，油然就觉得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了。”

“特自豪是么？”“……说自豪也挨不上边儿。”

“我可是十分嫉妒，每当看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别人却挤在那儿抢我眼都蓝了。”他们从街这头逛到街那头，然后掉回头沿着马路另一边往回逛，不时窜进感兴趣的商店半天才重新露面。

“到你们书店看看。”“呵不去不去，我现在对书一点兴趣都没有，闻见书味儿就恶心。每天上班简直是活受罪，非得不停搽风油精才挺得下来。我准备往茶庄调动了，那儿满室芳香又清闲无事——

最适合我。”“你说咱们还等房子么？”齐怀远往马林生身边靠靠，“哪天才能换成？先结了得了。”

“要等。”马林生歪了一下头，认真地说，“再住进去，这辈子都不动了，就死在那屋里了，所以一定要等。”

“再结婚，你还打算要孩子么？”

“……有这一个已经够了！我好好盘算盘算这辈子怎么善始善终吧。”“我的看法跟你一样，再生孩子太恐怖了。”

“……不堪回首。”“如果你还年轻，咱们是第一次结婚，都没孩子，你想不想要孩子？”“跟你，要。那纯粹是为了你，不是为了他或她。”马林生笑嘻嘻地说。“我是跟谁都不想再要了，除非我特别有钱，雇得起人房子又大——我只管生可以。”

夜里，马林生摸着黑回了家，打开灯，发现屋里空荡荡的没人。他走进里屋，看到马锐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上边压着枕头床上没人睡过。马蹄表在桌上哼高嗒嗒地走着，时针已指向十一点。“这子小，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他骂了一句，管自去倒水洗脸洗脚，拿起一张报纸赤脚坐着看，看了一会儿发现这张报纸看过了，是昨天的。他站起来在报纸堆里翻找，发现没有今天的报纸，颇有些纳闷。打开电视，主要的几个台节目已经结束，只有中央一台还在放一个八路军打国军的电视连续剧，屏幕上不是黄煞煞的一片国民士兵就是灰秃秃的一片八路军战士，几股爆炸的烟尘，零七八落的枪声中几个洪亮的男高音在憋着嗓子卖力地喊：“冲呵！杀呵……”

房门开了，夏经平穿着件毛背心探头探脑地进来，进门就说：“你回来了，见到马锐了么？”

“没有呵，他还没回来——咦，书包怎么都不在？”他这才发现不同寻常。“咳，你还不知道？到处找你，找你一天了，给你们单位打电话你也不在班上。马锐出事了，让人打了，你快去看看吧。”“怎么回事？”马林生皱紧眉头，“他现在怎么老爱跟人打架，他在哪儿？”“不是跟人打架，是让人家给了，打得不挺厉害，大概已经住院了。你先去派出所吧，是他们给送的医院，他们叫你回来先去他们那儿一趟甬管多晚。”

黑黢黢的胡同里的一个院落门口挂着盏红灯，红灯底下是派出所的白木牌，门口住着一辆带警灯的吉普车和两辆标有公安字样的三轮挎斗摩托车。

马林生进了派出所院子，见东西厢房都亮着灯，有人在大声呵斥有人刻在刻板地念着什么有人在小声嘟哝说的内容都听不大清。一个披大衣很年轻的警察从一间屋里出来嘴里叼着烟，看见马林生站在院里便问：“你找谁呵？”

马林生忙上前解释一通。

那年轻民警斜眼打量了马林生几眼，说：“噢，你就是那孩子的家长。你今儿一天上哪儿了？怎么到处找不着你——

跟我来吧。”他转身又回到屋里。马林生跟着进去，回答说今天临时有事出去了，所以没在班上。

“那也应该留个话儿，出了事也知道好上哪儿找你去。”年轻民警翻着白眼说，“你这孩子今儿是没死，万一死了呢——

坐吧。”他冲桌前的一把椅子一抬下颏。

马林生呆呆地坐下，那个民警拿出马锐的书包和一把大螺丝刀放在桌上。“事儿大概你也知道了，我就不从头细说了。情况就是这样儿，你们孩子用这把螺丝刀把人扎了，自己呢，也被人打得够呛。”“为什么？他为什么把人扎了？扎的什么人？伤得厉害么？”

“扎得倒不厉害，也就指甲那么大一个口，没事，就是衣服都扎破了，人家要赔呢。至于说扎的什么人……”年轻民警翻翻手头的卷宗，扫了一眼，“据你儿子的一个女同学，姓夏的小姑娘反映，这伙人平时就老欺负他，在他上学的时候截他，据说还抢过他东西和钱也打过他，双方一直有仇。我们叫你来就是想问问你，是不是有这么回事？这伙人没事总爱在胡同口大槐树下玩台球……”

“不知道，我一点不知道，从没听他说过。”

“噢，你当爸爸的也一点不知道，从没听他说过……你这孩子平时有事都不跟你说呀？”

“……很少。哦，我想起来了，那帮人确实打过一次我们孩子，那还是夏天，很早。我们孩子头被他们打破了，我带他上医院缝的针。”年轻民警点了点头，用笔在记录纸上随便记了几笔。“这帮人就是一帮流氓，专门在胡同里欺负小孩，好多大人也受过他们的气，我……”

“这些情况我们都了解，”年轻民警说，“他们是什么人我们比你清楚，你那孩子干吗惹他们呀？”

“肯定不是他惹的他们，肯定是他们把他欺负急了。”

“这我们知道，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么？所以他们吵吵着要赔偿损失时我们一下顶了回去，我们警告这帮小子了，都老实点，别乍翅儿，把人打成这样儿还……”

“为什么不把他们抓起来？”马林生十分激愤。

“怎么抓呀？”年轻民警掂着那把螺丝刀，“你们孩子也动手了，还用了家伙，这性质就变了，成了斗殴了，你们孩子也真傻，拿这么个破玩艺儿管什么用？真想跟这种人干，起码也得使刮刀。行了，老马——你是妈马吧——你也别难过，这帮坏小子只要还这么下去，早晚有一天跑不了，我们都拿眼珠儿盯着他们呢。也别觉得冤，你那孩子也得教育，有事找我们呀，自个

折腾还不是吃亏？你对付这些流氓不能也使怎样的流氓手段，那就不占理儿了，吃了亏自己差，占了便宜我们还得抓你对不对？”

“你说得对，非常对，这些道理我回去一定跟他讲。”马林生连连点头。

“他现在在医院呢，你快去看看吧，书包你拿走，这改锥我们就没收了。”“好好。”马林生拿了书包转身要走。

那民警忽然又在他身后说：“你平时是不是不大管孩子呵？”马林生立刻红了脸，“……也管，我工作忙，就一人……”“你这孩子这年龄还不能不管。他这年龄正是惹事的年龄，好些最后判了大刑的都是打他这年龄学的坏。”几乎还是个毛孩子的年轻民警相当老成地慢悠悠说，也不是说你不管就没人管了，你真不管，我们也可以替你管，但那管法就不一样喽。你既当了人家的爸爸，也别忒大松心了。我见得多了，那孩子最后五花大绑给提出来上刑场枪毙，做父母的哭都来不及——别回头再让孩子骂你！”

“你上哪儿了到处找你找不着我们还以为这孩子没亲属呢！”病房的护士知道了马林生的身份后也这么说，“没见你这么当爸爸的，孩子出了这么大事连你的影儿也找不着，这是你亲生的么？不想要了说一声，有得是等着孩子的——顺左边第二个病房四床。”马林生推开病房门，首先看到的是哭红了眼的前妻和岳母，然后才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马锐。

如果是在大街上，擦肩而过，他完全可能认不出儿子。他脸肿得都变了形，仿佛骤然两颊多出很多肉，眼睛肿成一条细缝儿，额头腮侧布满了淤血和青紫，皮肤亮晶晶颤巍巍像一块块透明的肉冻。他的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贴着纱布，可以看到渗透纱布的血渍和边缘的褐黄碘酒。一条胳膊打着夹板弯曲地搁在胸前。他的呼吸沉重急促，虽然醒着，可看到父亲没有任何表示。马林生的眼泪一下就流下来了。

他凑到床前，俯下身去看儿子，轻声说：“我来了，爸爸来了，你哪儿疼呵孩子？”

马锐一声不响，仍然以那种茫然，空洞的眼神仰望着天花板，一动不动地躺着。前妻在一边忍不住又啜泣起来，她见了仇人似地盯着马林生咬牙说。“马林生，我跟你没完。”

前岳母的目光也冷冰冰的，充满仇恨和憎恶。“他吃东西了么？”马林生问两个女人，“给他都用了什么药？”“马林生，你用不着这会儿再来假惺惺的。你还可以再回去玩去，别误了你的大事，这儿用不着你，没你也可以！”

老太太捅了一下女儿，前妻看了一眼儿子，声音低下去，耳语般咬牙切齿地说：“你走，马上离开这儿，我不要看见你。”

“这不是你撒泼的地方。”马林生忍不住低声回敬。

“你走不走？不走我赶你走！”前妻噌地站起来。

“孩子都这样了，你们俩还闹什么？”老太太急了，生气地站起来，对马林生，“你出来一下，我有话对你说。”马林生看产眼儿子，跟老太太离开病房。

两个不站在病房走廊上，半天没说话。马林生看着老太太，老太太看着马林生。最后，老太太叹了口气先开了口：

“我不是想怪你，事情已经到了这份儿上，再怪谁也没用了。过去的事就不说了，咱们得为孩子的今后好好想想了，再这么下去可不行了，今天能出这种事，明儿个不定还会出什么事。”老太太看了一眼马林生，马林生只是沉默。

“当初，你提出要管孩子，我们虽然不愿意，但也同意了。你既然想管孩子，爱孩子，我们也理解你，相信你能管好，把孩子交给父亲还能不放心么？可现在看来，你管得不怎么地，你没管好。不知是你没能力呢还是压根就没怎么去管？”

“我管了……”“你管了他还能成这样？你也不用瞒我，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别的事……”“那事和这事没关系，你问马锐，他让我管么？”

“这还能由他说了算？小马呀，我知道你的难处。一个男人，舒服惯了，管孩子是可能没经验，再说你也要成家了，顾不上这头了，这孩子的事你管不了也就别硬撑着了，对谁都不好。你瞧这孩子，你看着就不心疼？”

“我明白您那意思，不过没门儿，我不答应！”

“咱们得为孩子着想，不能感情用事。”

“我承认我这儿做得不够，我可以改正，我可以好好再做。我再婚孩子也是赞成的，征求过他意见的，不影响我们今后的关系。”“不是你再婚影不影响孩子，而是你根本没能力管这个孩子，你当爸爸就不够格！”老太太强硬起来，“这事我们已经决定了，孩子今后跟我们生活，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你们征求孩子意见了么？”

“不能再听他的了！就因为开始依了他，才有了后面这一系列。”“那我告诉您，你们甭想！”

“许娟是孩子的妈妈，我们有这权利。我们不是跟你来商量的，而是已经决定了，只是把这个决定通知你。孩子出院就直接到我们家去了，你回去把孩子的东西收拾一下，回头我去取。”“你们这么干就是拐带人口。”

老太太凝视了几秒马林生，“这次你说大天也白搭。”

第十八章

“……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南下的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其前锋今天中午已经到达了我国的内蒙古、东北和华北一带，预计明后两天将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将明显下降，并有五、六级大风。冷空气前锋过后，黄河流詹、淮河以北气温将下降十至十一摄氏度；长江流詹、淮河以南气温将下降五至八摄氏度。请各有关单位做好防寒防冻的准备……”

电视播音员在报告着大风降温消息，声音瓮声瓮气地在屋里回荡，由于草率的彩色失调，播音员的脸显得赭红，胸前的领带鲜艳得刺眼。马林生坐在电视机前，两手插在膝间，佝偻着身子呆呆注视着屏幕。电视的画面不序地变幻着，忽而翠蓝般绿，忽而褐红土黄，他的神情则始终如一地凄惻茫然。

他身后的火炉在熊熊烧，炉门内红光如练，不时有明亮耀眼的煤屑掉落炉底，转瞬黯淡余烬成灰。

炉上的水壶盖轻轻吱叫，缕缕水蒸汽从壶嘴里袅袅冒出，蓦地水壶尖叫，马林生如梦方醒，忙起身把水壶自放大上拎下。他拎着水壶挨个察看暖瓶，瓶瓶都是蔽的，旋把水壶置于地上。他封了炉门，又勾起炉盖看了看火势，将盖复原，一手拿钩一手拿通条竟愣在炉前，忘了自己要做什么。片刻，才压了块煤，捅了捅煤眼，那黑黢黢的左轮枪转膛般的煤孔经其疏浚，个个都喷出呼呼的火苗。

他放下铁钩通条，点起一支烟，正欲坐回沙发，才发现电视机已成灭片“雪花”、飒飒作响。他关了电视，屋里立刻寂静下来，他听到炉膛内煤火燃烧的风吟和窗户外寒露滴于阶上结晶成霜的裂帛之声。

一阵微风横空掠过，门窗翕动，铮然声响，他一下紧张起来，侧耳谛听，疑神疑鬼地问：“谁？”窗外并无人作答，只听得树叶一阵抖动，似有一些枯叶离枝而去，飘飘荡荡，触窗落地嚯啦有声随处翻滚似鼠蹊行。

马林生关了外屋灯，进了比较明亮的里屋，一大一小两张床皆被褥俨然。他拉开大床的被子，脱农腿裤钻入，坐在床头吸咽，不禁频频去看那张空荡的单人床。他的眼圈红了，咬唇抬头看门框，一截长长的烟灰嗒然掉落在被面上。

马林生穿得很齐整，一件黑色带着久压箱底造成的折印的双排扣雪花呢大衣，两肩搭着驼色羊毛围巾。那个面对他而坐的法院工作人员则是一身笔挺的制服，大盖帽上的国徽和肩章上的天平绣饰金碧辉煌，威势赫赫。小伙子很年轻，起码比马林生小十岁，但态度神色口吻举止已是相当老练。

尽管有预报，天却迟迟未变，外面依然是近乎秋末的明媚天气，纹风不动，阳光穿过高大的窗户洒了一地，使室内明暗有致，端坐的人脸十分清峻，汗毛茸茸。

两个男人都很郑重，很安然，交谈时只是嘴动并不辅以手势。他们谈了很久，两个人的姿势始终未变，各自正襟危坐。“不不，你没懂我的意思，目前我仅仅是找你了解一下情况，不是正式聆讯，你前妻已经诉到我院要求转移你对你们共同的孩子的抚养权，有正式诉状，我院也已决定受理。但是否立案尚在随之中，我们倾向于庭外调解，当然这也要根据你们双方的态度是否能达成妥协才能定守——还要看具体情节是否够立案标准。”“你指的是什么情节？”

“是否确有严重的虐待行为。”

“不，我认为完全谈不上是虐待。”

“所以我要找你了解情况，我们需要听取你们两方面的情况介绍。从控方提供的证人证言看，你确有虐待行为，这对你很不利。你若否认，必须也有相应的证人和证言，要形成书面的东西交给本院。”“我个人的否认不能说明问题么？”

“不足以，最好要有旁证。你看，人家指控你的每个行为都有充分的旁证。”“真不知她是从哪儿摘来的这些旁证。我和我儿子之间的事别人怎么会知道？”“你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你周围的邻居、老师、朋友都有眼睛和耳朵，你也该把你的事告诉别人。”

“我没有更多的证人，只有一个：我儿子。他最清楚我是怎么对他的——可她们不让我见他，她们变着法儿的想让他恨我。”“当然，你儿子是最重要的证人，实际上他才是当事人，我们也会找他了解情况的。”

“我会输么——如果由你们判的话？”“瞧，你们双方的态度都是毫不妥协的。调解的结果只能是一方有抚养权，如果你们都坚持，调解也不会成功。”

“可这不是分家产什么的，我可以多点也可以少点。这种事只能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

“还是有区别的，譬如赡养费的数目、探望的期限……”

“这些我都可以满足她们的要求——同志，您是公正的，您跟我说句实话，刚才我跟您说了那么半天，您觉得我够格当个父亲么？”“单方面陈述当然只能得出单方面的结论。包的判断还要根据你们双方的意见。我的意见也是希望你的陈述更有说服力，所以要您多找些旁证。”

“可最重要的是我儿子怎么说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你对他会怎么说没一点把握？”

“……实话说，我一点也不了解他。我不知道是该相信他的判断力还是依赖他的感情——哪种把握更大些。”

“你看，你和你儿子如此隔膜，那你真离失去他不远了——不管我们怎么判。”“我不知道你是否有儿子，儿子多大，可你想必也是当过儿子的——你说得对，这是不可避免，也许我不该如此认真……人仅仅是不能克服自己的感情。”

“我理解您的感情。”审判员不动声色的注视着马林生，“我们会最时限度地兼顾当事各方的情由，使事情有一个即便说不上圆满但是公正的结局。”

这时，马林生的眼神涣散了，外面的走廊上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他听到一橐橐脆响的高跟鞋声中，伴随着轻轻的胶底鞋的擦地声，此伏彼起，节奏错落，那是他熟悉的一种脚步声犹如母兽熟悉幼仔的气息。

马林生一看到儿子太阳穴便咚咚响起来。他穿得很厚甚至有些臃肿和衣着华贵的母亲站在门口。他几乎比母亲还要高出一点，如果再魁梧些，肩膀再宽些差不多就是个小伙子了。

从儿子出院后，他就没见过他，去了几次，都被前妻和其母拒之门外。他们脸已经恢复了原有的轮廓，头发短短的剪得很平整。但额头，颞颌和颧骨等有坚硬突出的骨头处仍留有线浅的伤痕，这使他面部的皮肤颜色看上去深浅不一，似有重重阴影，为那张年轻的脸增添了几分老成和风霜感。

他注视父亲的目光有几分阴沉几分冷漠，与其说是怀有敌意，不如说是麻木不仁。

审判员示意马林生可以走了，同时请那母子俩就座。

马林生几次张嘴，终于一字未吐，沉默地从儿子身边走过。来到外面走廊上。门在他身后关上了，走廊里充满阳光像是一条明亮的隧道。他走过一扇扇闪烁着金色光芒透明似无的窗户，从后面看去像是一截不溶于水的黑色铁棍。

窗外起风了，随着第一阵树叶哗哗抖响后风愈来愈大，视野里的树都开始剧烈摇曳。这股蒙古来风终于如期降临，如同帷幕遮住太阳，天地间顿时昏暗下来，霎时风景中艳丽明快的色彩荡然无存，房间内也显得阴森森的。

年轻的审判员把母亲请到另一个房间等候，单独面对着这个孩子开始询问。“你不要紧张，我叫你来只是核实了解一些情况，有什么你就说什么，我非常想知道你的真实想法，你知道你的父母亲关于你的情况互相说法不一，可能你能告诉我们哪些是真实的。”马锐没说话，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对这间法院的接待室有些好奇。“我们先从日常生活问起。”审判员拿过厚厚一沓笔迹不一的证人证词看了两眼，从第一份证词看了两眼，从第一份证词提供的情况开始问：“你母亲方面的证人说你父亲在日常生活中对你照顾得不够，经常给你吃挂面，即便在节假日也怎么省事怎么来，基本一天主要的两顿饭都是面条，早饭则断断续续，时有时无，这情况属实么？”

“差不多。”马锐眼睛看着保险柜回答。

“我想问你，你们家吃面条吃得复杂么？我是说是否需要很复杂的配料和看作像山西人那样？”

“不，就像吃方便面那么吃有时烩点卤有时炸点酱更多的时候也就放点酱油和香油拌拌——比日本人还不如。”

“就是说仅是出于方便根本没有随营养和口味？”

“是。”马锐看了眼审判员点点头。

“为什么？是你父亲不会做还是懒得干？”

“他怎么说？”他沉默了片刻，问。

“他说不会，可我这儿还有另一份证言，说他在他女朋友家经常又烹又炸，手艺好得很，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那就是懒得干了。”他的视线又开始在屋内游移。

“……看来是这样了，怎么你不清楚？”“我知道他能把鸡呀鱼呀的弄熟，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算手艺好。”他有点不耐烦地抽抽鼻子。

“就是说鸡呀鱼呀的还吃过？”

“吃过。”马锐奇怪地看了眼审判员。

“是呵，要说你连鸡都没见过，连我也不信。你父亲经常给你买衣服么？就是说该买的衣服都买。”

“我妈妈怎么说的？”“她说你父亲把更多的钱用在自己赶时髦上，而对你以不露出屁股为准——这是她证词的原话。她还说你的几件好衣服都是她给你买的。”“我父亲的衣服是比我多，可你觉得他时髦么？”

“不，我不觉得他时髦。他收入不高对么？”

“光有工资。”他谨慎地回答，似在斟酌措辞。

“噢，光靠工资现在都算下层了——那他就算打扮得可以了。看来这些证词和事实出入也不时，不方面囿于经济条件，的确他抚养你也很艰难。似乎你母亲的经济条件要比他宽裕。”“我姥姥有点外快。”“你父亲平时经常打你么？”

“不算经常。”他低头看自己脚上的棉鞋。

“打过？”“是。”他抬头，眼睛一亮。

“他打你时出手重不重？”

“反正打在身上感到疼。”

“打坏过你么？这儿有一份证言证明你有次挨打后脸上带着伤痕。”“可能，他有时抽我耳光。”他干巴巴地回答。

“都是为什么打你？”“当然是他认为我错了的时候。”

“那他为什么不跟你讲道理呢？”

“道也讲，耳光也打。”

“为什么？既然讲了道理何必又要打耳光？”

“道理没讲通呗。”“懂了，你有你的道理，他有他的道理，一旦相持不下，就看谁的劲儿大了。有没有完全无理的上来就打？”

“在我看来、从来都是无理的，可他自己从来都是觉得忍无可忍。”马锐微微一笑。

“你们常吵架么？”“这得算经常。”他带着一丝笑意点头。

“他常骂你？”“有时候。”“骂得很难听？”“比街上的脏话要干净。”

“当然，你毕竟是他儿子，他要破口大骂还要有所顾忌。你觉得你父亲生活是否检点？据你母亲提供证言说，他有酗酒的毛病，而且最近准备再婚，交了个女朋友，经常到女朋友家过夜。”“这是他的私生活，与我无关。”马锐眨眨眼嘟哝。

“我不同意他的私生活与你无关。譬如他要再婚势必要影响对你的关心，他经常处于醉酒的状态和夜不归宿怎么能履行做父亲的职责？当然我无意对他的行为进行道德评判，仅是对此类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感到关注，所以我

要弄清这些指控是否属实？”“属实。”他想了想，欲言又止。

“马锐，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是澄清事实，以利判断究竟由谁来抚养你对你更好一些，至于这些事实所牵涉到的道德问题一概不是我们所执意追求的，请你千万不要以为我的问话是针对谁成心要对谁予以贬斥。我再问你，你是不是经常在课堂上私下传阅某些你这个年龄的孩子不宜阅读的书籍？”

“我觉得我看的书都是宜于我读的。”

“我们不用你的标准，用社会的眼光……”

“是老师的眼光吧？”“就算是吧，老师眼光毕竟也代表社会某些势力的标准——我们不争论这个问题。”

“有。”他盯着审判员，下巴缩在毛茸茸的衣领中。

“这些书你从哪儿得来的？你父亲是不是你看这些课外书的一个来源？”“是，我从他的书架上拿过很多书看。”

“他对你看课外书进行过指导没有？还是完全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

“他的书架上没有锁。但他也说过要我多看描写英雄事迹的书，只不过他的书架上找不到一本描写英雄的书。”

“所以你也就只能挑选那些书看了？”

“我看那些书并不是我只能看那些书，而是我喜欢也只对那些书感兴趣——我看英雄事迹的书才是只能看才看。”“我说过了我们不争论谁对谁错，只谈论事实。”

“可你这个事实已经包含了是非观念……”

“当然当然，没有完全孤立的事实。事实总是代表一些看法，毫不证明看法的事实是毫无意义的，法庭听取事实的目的也是为了最后形成一种看法。这仍然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只是多数对少数而已。所谓道是非也无非是不问的生活观截然对立，在这儿我们按世俗的论处。最后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挨打那天你父亲毫不知情？”

“是的。”他垂下眼睛。

“有证人证明，实际上你已在很长时间表现出了异常，连你的同学都注意到了，而你父亲却丝毫没有察觉。”

“是。”“你为什么告诉他呢？”

“……不想。”他不耐烦地在椅子上动动屁股。

“是不是你对他能否解决这件事抱不信任的态度？”

“他知道了也不见得有什么办法。”

“你上次就挨过一次这伙流氓的欧打？”

“是。”他气冲冲地回答。

“他没采取什么措施么？”

“他只带我上医院缝了针。”他把脸扭向一边。

“懂了。”年轻的审判员疲倦地椅背上一靠，用手翻着那沓证词说：“从这经过证实的事实看，你父亲确实不能算个称职的父亲，不管他怎么解释自己的动机。”

“从这些事实看，是只能得出这个结论。”

“什么意思？”审判员抬眼看了下面前的这个毛孩子，“什么叫‘这些事实’？还有其他的事实么？”

“就看你想不想知道了。刚才你说的那些事加起来也不过是半个月的事，可我和我爸一起呆了十多年，要想再找出半个月他怎么对我好的事也很容

易，你要听了那些事没准就会得出结论：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就看人家给听的是什么是了。”审判员眉毛蓦地一挑，饶有兴趣地看着马锐，问：“你是说我受了人摆布？”“事实就是如此，谁也没说谎，可结论完全相反——我父亲没向你提供证明他对我一贯不错的事实么？”

“提供了，说了好多，他还说要让你证明。”

“我绝对可以证明，而且保证句句是实话，不信你就反过来再问我一遍。”

“你的意思是说，目前我还没有了解全部事实。”审判员若有所思地说，“只是单方面的，一种集锦，是事实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必须再听听另一方的事实？”

“即使你了解了全部事实，你也没法得出正确的结论。”

“为什么这么说？”审判员疑惑地皱紧眉头。

“因为你一点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马锐坦然回答。

“你怎么想会影响事实的存在么？”

“我要是块石头你当然可以不随是把我烧成灰好还是用水泥起来搭房子好。”“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能力尽到抚养、教育之责并不完全凭孩子的感受，有些父母一味溺爱殊不知正是害了子女。”“可我要没感觉你不能说我受到虐待。你刚才说的那些事不也正是猜着我的感受得出的结论？”

“照你这么说就没有一个客观世界和客观标准了？全部由你随意兴废，你愿它有即有，你想它无即无——你也随便了吧？”“你们关心的不是我么？不是做文学题也不是物理试验。既然你关心的就是一个人是否受到了……应有的对待——我在你眼里算个人么？”审判员闻言变色，坐正，恳切地说：“虽然你还未到法律规定可以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年龄，但你仍是个人，从一生下来就是个人。”“只不过需要你们为我负责。为什么女孩子十四岁就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而男孩子反倒不行？”

“呵，那是一项特殊的保护性法律，并非歧视男孩。”审判员微笑地说，“我无意把你的意见排斥在法庭的随之外。我们最看到视的就是你的看法。你不要那么敏感嘛，没人想忽视你。我现在就想听听你对这事的看法。听你的意思，你对你那个父亲还很满意？”马锐不吭声了，看看这个比他高出一头的因穿了漂亮的官衣而显得正儿八经的小伙子，温顺地垂下眼睛。

“算了，你还是按我妈妈的意思问我吧，我的想法也是小孩的瞎想。”“怎么你又不想说了？”审判员摸摸兜，找出一支皱巴巴的烟叼在嘴上，撇着嘴边划火柴边说，“我怎么成秉承你妈妈的意思来问你？我谁的意思也不按，只尊重事实，你还怀疑我的公正么？这得算对我这加入的侮辱了。”

马锐一笑，“我不是怀疑你，而是我得按我妈妈的嘱咐行事，出来前说好的。”“哦，那你们这可算出示伪证欺骗法庭，我得向你们问罪了。”“可我一言假话也没说呀。”

“隐瞒真实意图就是欺骗。”审判员吐着烟笑说，“好啦好啦，你不想让我乱判吧？你瞧我尊重你的意愿你偏又甘心放弃自己的权利。莫非你对跟谁过根本无所谓？”

“你真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你以为我跟你逗着玩呢？我们的目的不就是保护你的利益？你讲话，好赖都看你的感觉了。”

“你真想知道我就告诉你，我真无所谓，不管是改跟我妈过还是继续跟着我爸。”“这话怎么讲？你这么小怎么就这么想得开？你是觉得他们俩一样

好呢还是一样坏？”

“甭管好坏，对我还不是一回事？都得管我，教育我，还得赛着比着看谁管得好——我在谁家不都得挨管？谁让我小呢？还不到年龄不配自个管自个呢？”

“那你父母要都散手不管你，你就舒服了？”

“我不敢说这话。我要这么说，你们大伙还不得以为我将来非惹出大祸吃枪子儿去？再说也不孝呵，我有这挨人管的义务，我得把这义务尽到年龄，忍到十八。”

“你说这话已经不孝了，你爹妈听见非寒心死。”审判员笑说，“你以为一到十八就没人管了？你到死都有人管着你。”“少一层是一层。”马锐也笑，“我好好的谁还非没事为难我？起码关起家门清静了。”

“看不出你小小年纪还挺有心眼儿。没事儿是不是好琢磨个问题？没人说过你有点少年老成么？”

“噢，我年龄小就一定得傻乎乎的，你怎么跟我爸妈一个思路？”马锐不满地翻了翻白眼，“你是一到十八就突然明白在此之前一直是一盆浆糊？”

“不不，当然不是像生孩子那么准日子，到时间就瓜熟蒂落。”审判员笑说，“你特别不愿意人家说你小吧？”

“不是不愿意人家说我小，而是不喜欢别人因为我是小孩就把我看成糊涂蛋，不是哄着就是打着骂着。干吗呐？觉得自己了不起是不是？好多大不我看都胡子一把了还不如我们小孩懂事呢。您是法院的您还不清楚？关在您这儿的是大人多还是小孩多？”审判员咯咯笑，被一口烟呛住，连声咳嗽，像个下蛋母鸡憋红了脸，边笑边瞅着马锐：“你还挺能胡搅。”

“瞧，笑成这样，准知道你得把我说的话当成孩子话听。”

“没有没有。”审判员忙止住笑，擦去笑咳出的眼泪，面对马锐坐正，“我非常理解你，也同意你的部分观点，这明白不明白真不在年龄——分人，有的人就是一辈子不明白，到死都不明白，跟这些人比，你得算少年天才了。你没试过考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别以为我听不出你这是讽刺我。”

“绝对不是，我是十分钦佩，真的真的。”审判员一本正经地向马锐领首，“羡慕你，我像办这么大时还天真烂漫呢。后来不知道吃了多少亏，难为你没人教就自个学聪明。”

“也是生活摔打出来的。”马锐煞有介事地回答。

审判员忙低下头用手挡住脸，抽着肩膀笑得乱颤。片刻，好容易控制住，抬起头严肃地望着马锐，“你真无所谓……”一语未了，扑哧一下又笑了起来，“对不起对不起，你的话让我想起别的事，所以笑个不停，你别生气。”

他低头看那堆证词，看了一会儿，恢复了正常，抬起头，有些茫然地望着马锐说：“可你总得有个态度呀。你爸爸总打你，你跟着你妈起码能少挨几次打，最多唠叨——两害相权取其轻。”

马锐看看审判员，看出他确实不是在取笑他，便回答：“我爸是有时打我，可我就一个爸爸是不是？商店里也再没卖的。他再对我怎么厉害——我能跟他认真么？”

“可你也只有一个妈妈。商店里也再没卖的。”

“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谁我也不想得罪，只好没态度。”“那……”

譬如说调解不成，我们真开了庭。到了法庭上让你表态你怎么办？”“那我也一样，只能含含糊糊，让你们觉得我是被吓傻了——你们问个没完，我就光哭！”

“你小子还挺鬼，合着这得罪人的事全推给我们了。”

“咱们处境不一样，你跟他们谁也不认识，可我一个是爸一个是妈，都是亲人——你就胡乱判吧，判给谁我也没掉虎口里。”“你要这么说，那我可真就乱判了——爱谁谁。”

“爱谁谁，胡判吧你就。谁坚决闹得凶你就判给谁，到明天再说吧。”“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有底了。我就是不愿意落埋怨。”

“你还有什么想问的么？我一块堆儿都说给你。”

“我也甭多问了，既然你都不在乎我更不在乎了。”审判员收拾着桌子上的材料，“谢谢你呵，这么合作。”

“没事，不用谢，这事不是跟我也有点关系么？”马锐起身准备走，忽然起什么转回来对审判员说：

“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些话，你可得为我保密，千万别传话传到我父母耳朵里，要不我没法做人了。我到十八还好几年，这几年里我还得在他们跟着装小孩呢。”

“你明儿就向他们宣布，你已经长大了不就完了？”

“行不通行不通，他们接受不了，说了也白说，不费那劲，就让他们再觉得自己有用几年吧。”

“那倒也是。”审判员赞成地点点头，“我都这么大了，我爸开把我当小孩呢，跟老人没法讲理。忍着吧，谁让咱是人家生的呢？”审判员拍拍马锐的肩膀，“多哄着点你爸你妈，配这臊干吗？反正过一百年谁也认得谁了。”

“爸爸！”“儿子？”父子俩随着，步出法庭后，各自站住，互相凝望。马林生看着失而复得的儿子，双目渐渐模糊了，泪水就像碱水杀疼了他的眼睛。马锐初觉得那场面一定很肉麻，生怕自己难于启齿或不够自然把动作和表情搞得太过火，但真正面对父亲时，他还是毫无困难地喊出“爸爸”这两个字。当父亲一把将他揽入怀中，他蓦地感到一阵心酸，眼泪也就自然而然地流了下来。他发现这一切其实不用表演，和父亲重新相处并没他想象的那么尴尬，他们毕竟是父子，只要自己不设计，其实无从做作。他们泪眼相对，像隔着一层雨幕，彼此的眉目都飘移了。马林生使劲瞪大眼辨认着近在咫尺的儿子，但无论怎样努力也看不清，那张脸始终朦胧像拍虚了的照片。他的嗓音沙哑，几乎发不出声，刚才在法庭上他已经喊哑了嗓子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你还疼么？”“马锐摇摇头。“哪儿最疼？”他抚摸着儿子脸上那一块块光滑凸起的疤痕，“这块还是这块？”“都不是……”一阵突如其来的心室纤颤使马锐的心几乎停跳。父亲的眼泪滴在他的脸上，皮肤像触电般把阵阵寒噤传遍他的全身。“还疼么你还疼么？”父亲兀自抚摸着喃喃自语，“我怎么能下这样的手我真混……”

“这不是你打的，再说也早不疼了，只是有点痒痒。”

“要是你比我高比我壮比我有力气，你会还手么你会干挨打么？”“别说了爸爸，这伤不是你打的。”

“你回答我告诉我你会还手么？”

“你打过你父亲么？”

“可我这么对你还能算你的父亲么？”

“怎么不算？”马锐哭着说，“怎么能不算？怎么着都算。”

“不，不该这样，一个父亲不该像我这样——你没发现我其实很自私么？”“我也很自私，爸爸。”

“可这不一样，孩子，你可以自私，你还小，你还脆弱，你必须更多更小心地照料自己，这也就是帮别人的忙。我不同，我对你有责任有义务，你讲过的，否则就是犯罪！这道理是对的，肩负这种责任怎么还能自私？自私还能算个人么……”马锐真想放声恸哭，感到羞愧。他觉得自己是在用虚伪的态度来对待这个毫无伽爱着他的人，这使他既厌恶自己的理智也厌恶自己的眼泪，可报刊性一经产生，即使用感情的泪水将它淹没，它也仍在水下岿然不动地保存，感情的油漆只能使表面簇新耀眼。他为自己再不能浑然不觉地接受父亲的感情感到莫大的悲哀。后来，他平静了，不再絮语，眼泪也不知何时干涸了，只感到脸上一片冰凉和结痂般的紧绷。他在父亲的怀抱中冷冷地想：明白了之后真是可怕！

冬天的太阳显得冰凉，像块放入冷柜冻得梆梆硬的肥肉，惨白的光芒如同冻脂凝结在它的表面。

鹰、隼、白头雕蹲踞在同一株树上的不同枯枝头，呆呆地长久凝视着远方的高空；狼、豺耷拉着舌头低着头沿着单一、固定的路线不停地匆匆来去；金钱豹在长板凳上睡觉，鼠鼠在乱窜，白熊在洗澡，黑熊在乞求；大象一直在以同一姿势晃着尾巴默默地吃着干草；长颈鹿远远地以茫然的眼神儿眺望；远处有一片火烈鸟如同一层褪色的红霞；结冰的湖中散布着一些呆立的鹭鸶、丹顶鹤和蹒跚而行的七彩野鸭，它们的岸上笼舍周围还或站或卧着大批水铺，只是无一鸣叫。连一贯热闹的鸟舍也听不到通常的噉噉喳喳，只看到一些彩色小鸟纸屑般飞舞，翅膀发出噗噗拍打声。

狮子、老虎都齧了笼子，在山下的枯草中趴卧，对游客的挑逗置惹罔闻。树叶中落满枯叶，微风吹来，簌簌滚动，纵横屈伸的枝丫光秃如指，天显得豁朗，日光通泻。

父子俩在林、湖、山和形形色色的飞禽走兽间缓步穿行，时而抬头向四周看上一眼。当他们的视线相遇，便疑虑重重地互相微笑一下。一些兽栏空荡荡的，只留下一些粪便和污水。

“我想告诉你，爸爸。”马锐低着头边用脚踢着落叶边说，“你是我爸爸，我是你儿子，别的想是什么也是不成，咱们谁也别强迫自个——从今后！”

马林生也低着头踢着树叶，一声不吭。

“你没话对我说么？”儿子问。

马林生看了一眼儿子、神情严肃，“你真懂事，儿子。”

“嗷——”一声虎啸，一只斑斓猛虎从草丛中站起来，镇定了片刻，打着呵欠一扭一扭地从山石下的小门回笼子里吃饭去了。

